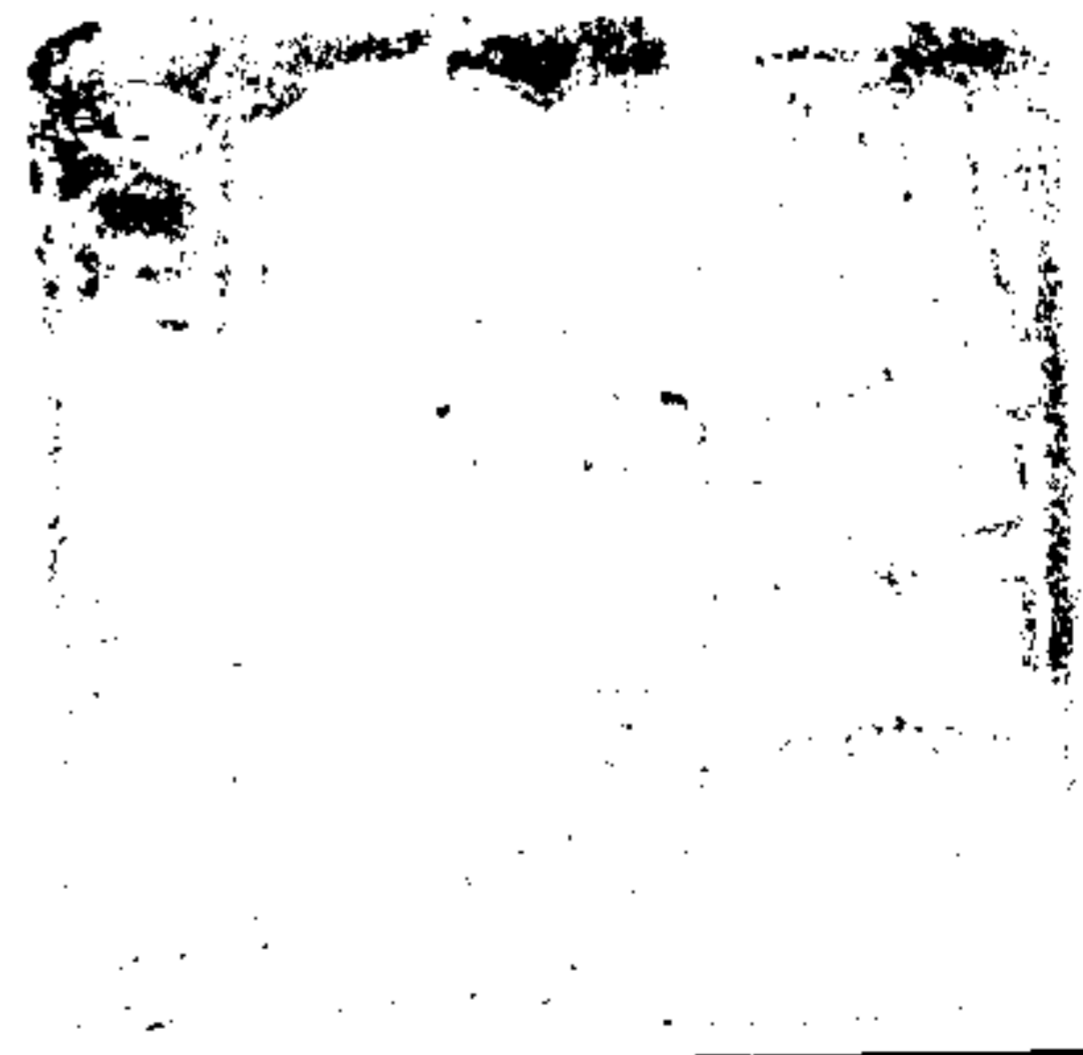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七六〇・史部・政書類

六典通考二百卷（卷一百十九至卷一百七十九）

〔清〕閻鎮珩撰

2445/6

.....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湖西閩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皇妃喪禮附

唐元陵遺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不以金銀彩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不須赴哀敕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在宮殿中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皇帝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其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同赴山陵初崩將復高品五人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外自前東齋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投衣承以篋自阼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齋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設御牀于殿內楹間去脚舒單簟置枕遷大行皇帝于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東西列哭位嗣皇帝以下舒草薦焉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使使告喪所至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于州府門外素服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左僧道右男子前婦人後使者立官長右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日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宣大行皇帝遺詔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纓經杖諸吏服斬纓無經杖大

小祥釋服將沐浴內有司爲塋于殿西廊下累塊爲甕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西階下掘埒陳明衣裳帛巾一方尺八寸

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練櫛及浴衣實于篋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盤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拒用浴衣設牀于大行東衽下莞席上簞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埋其鬚髮斷爪盛于小囊大殮內棺中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殮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將含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洗玉若貝寶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于巾右大臣一人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親納梁飯次含玉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衣十二稱實以箱篋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殮之衾乃闢帷內外俱入復位哭所司設十有二旂杠九仞旂委地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曰某尊號皇帝之柩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爲粥盛以鬲翼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篾將小斂侍中版奏中嚴御府令設牀于大行西南首備枕席加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陳衣十九稱及絞衾南領西上前二刻開宮殿諸門諸衛勒部仗衛如常式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從臨者哭內謁者引

諸王及百官各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于絞上乃遷于衣上舉衾而斂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進侍扶嗣皇帝哭進跪馮大行興哭踊無數扶引還次尚食奉饌列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升設于大行東齋郎取爵于筐受酒跪奠與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不絕聲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御府設牀如前所司陳衣百二十稱及絞給衾并六玉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服前二刻開門陳仗衛設皇帝位于殿東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于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于皇弟之東亦南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三

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于西階北隔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僚入侍中版奏外辦內高品扶皇帝就位典禮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僚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輅等陳于殿西階下司空引梓宮升自西階置于大行皇帝西南首加七星版于內加席褥于版上以黃帛裹施仰葢晝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于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奉大行皇帝即梓

宮以白素版書應入梓宮內物稱名進入然後加葢覆以夷衾皇帝哭內外皆哭太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太祝跪讀文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日月過速奄及大斂攀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尚饗後祝文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輅左右綽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柏暫等升自西階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輅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於西面纍之先以繡繡覆梓宮又張帟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奏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四

為四阿屋四面塗以白泥攢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攢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纓裳冠經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僚各服其服先祿卿率齋郎捧饌入陳設禮儀使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既定陵地使就其所卜筮之掌事者設次於陵地東南太常卿泣卜祝及卜師筮師几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元宮南北向西上贊者引泣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南向上下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詣卜筮席南十五步當元宮位北向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泣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籘出策兼執之執籘以擊策進前泣卜者命曰維某年某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

某乙爲大行皇帝度陵地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卜筮訖與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贊者引使者退立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啟前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啟太極殿攢宮其日質明皇帝纒經杖入就位晨哭諸王纒經去杖入就位哭鄜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公主以下纒服入就位哭中官皆布巾喪馭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前二刻設奠席香燭於帷門外奉禮郎設盥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盥水在洗東篋在洗西南禮生一人執拂光祿卿具太牢饌設罇站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酌羣禮儀使立罇站東御史立罇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五

站西太祝奉禮郎立罇站南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升就位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近侍引皇帝纒經就位哭踊禮儀使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各就位晨哭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盥洗爵升自東階請罇站所太祝舉饌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跪讀祝文奠版俛伏興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百官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

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攢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啟曰謹以吉辰啟攢塗太尉哭羣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攢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納幕內所由周廻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後皇帝纒經就位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入就位皇帝稽顙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羣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薦車馬明器前二日所司設帳殿庭帳內設吉幄神座南向又設龍輻素幄于吉幄右前一日除殿上鞞障及階下凶庭并板城少府所由移旒附于重北典儀設羣官夜哭版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于嘉德門內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六

門外設挽郎挽士席位並左右序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于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就版位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二更羣臣皆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每易更皆准此其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盥洗光祿卿具太牢饌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橫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位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去杖中官傳止哭如儀太尉以醴齊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及大祝跪讀祝並同啟奠儀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百官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所由

徹饌內所由徹殿上帷帳唯南北施素帷于舊帳座所以爲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輜車于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靈龍輜近侍扶皇帝就龍輜前哭踊盡哀迺復位執事者以蘇旒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朝服贊尙輦奉御帥腰輿繳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繳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寶又禮生二人取謚冊如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置其舊寶冊准次取置于車侍中當龍輜南跪奏請龍輜降殿太常卿帥執鬻者升以鬻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輜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梓宮少府將作所由並挽士奉梓宮登于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七

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羣臣立哭庭中竢祖奠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于龍輜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奉禮郎設罇玷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于橫街之次北而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于席上諸齋郎捧饌隨之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羣官哭又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于龍車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盥手洗爵執詣罇玷所太祝舉鬯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餘俱如啟奠儀自皇帝以下哭踊拜跪之節並同前儀皇帝退復龍輜後位羣官出就承天門外位光祿卿帥齋郎徹饌出禮官一人朝服

贊尙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繳扇詣神座前內謁者中官昇香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繳扇侍奉以出中官昇衣箱從之遂詣玉輅禮官贊登車內所由進當輅後繳扇分蔽左右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車輅前中官以衣箱授尙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並內侍乘馬從侍中跪奏稱請龍輜進發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旂車纛次之公主內官以下先升車俟之其遣奠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于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鹵簿使先進玉輅輿輦鼓吹吉駕鹵簿序列于前又進輶輶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各以序列奠前一刻光祿卿具饌龍輜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侍中進龍輜前跪奏稱請升輶輶車俛伏興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八

司徒帥昇者及所由奉梓宮升輶輶車所司設奠席西向奉禮郎設罇玷及鬯洗又設太尉版位于東西向禮官省饌禮生贊光祿卿及諸齋郎捧俎如前儀禮生引太尉就位其贊哭止哭太尉盥手洗爵詣罇玷所並同前儀太祝舉鬯酌醴齊禮儀使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出次立于奠東西向大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太尉以醴齊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太祝跪讀祝文奠版並同前儀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羣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少府監設讀哀冊褥于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等皆

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秘書監以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羣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禮儀使跪奏稱輶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稽顙哭踊再拜輶車發禮儀使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引皇帝入次太尉以下于次南橫行進名再拜奉辭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入次後諸王至輶車之左以南為上哭盡哀再拜辭如主內官不去者于輶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于輶車前跪請進發訖乃屬三繆練綁于輶車為挽凡六練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袴褶介幘皆白布分為兩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九

番挽郎二百人服白布深衣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縛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髮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禱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布禱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于輶車之前後山陵日依時刻吉凶二駕循備列訖尙輦帥腰輿繖扇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昇衣箱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尙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尙衣奉御置于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于牛將軍夾輅而趨禮生贊侍臣上馬夾侍于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官各督其屬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

不作侍臣下馬步導于前神駕至吉帷宮迴車南向尙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奉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停列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輶車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至陵門西凶帷帳殿下迴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並降車障以行帷哭于凶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羣官皇親哭者立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舉聲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于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于其南設文武官奉辭位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奉禮即位其北禮生二人立其南差退內謁者于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十

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設盥洗于東南盥在洗西篚在洗東光祿卿以饌奠于席上禮官引太尉洗爵詣罇所太祝酌醴齊太尉跪奠于饌前俛伏興太祝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輶于靈駕後禮官贊侍中進輶車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輶俛伏興退昇梓宮所由迺奉遷梓宮至龍輶昇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官并拂夷衾少府屬縛于龍輶禮官贊侍中進龍輶前跪奏稱請引龍輶即元官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輶左迴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幡弩素信幡大旒及髮皆依次而引近侍夾進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



太尉先導于龍輅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于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族皇親諸親羣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輅至羨道停于帷下南首時妃主內官以下于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鹵簿侍奉官少前序立于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聲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于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輅退出其押吉鹵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元宮並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幣位于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幣位及祕書監位禮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十一

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公服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謚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品以上清資立于太尉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于匣捧立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幣元三纁二置于篚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之後按元衣纁裳依周制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祕書監取謚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冊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于匣并薦巾又引太府卿取幣進授禮儀使以幣承巾玉龍輅既出禮儀官分贊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幣降自羨道至元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于神座西禮儀使以謚冊跪奠于寶綬西又以哀冊跪奠于謚冊西又奉玉帛跪奠于神座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

府監入陳明器白幡弩素信幡翼等分樹倚于牆大幡置于戶內其跌竿燒之餘明器各以次陳之陳布訖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羣官皇親諸親并侍奉官皆哭三十舉聲再拜又再奉辭退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扈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鑾閉元宮司空復土九鋪所司帥作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凶儀鹵簿解嚴退散輜輶車龍輅之屬于柏城內庚地焚之將啟太祝啟置捧神主置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及輿繖等各退將虞祭所由陳杖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于太極殿東階之東太祝位于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奏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十二

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于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捧饌太祝捧祝版禮生迺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羣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入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獲親奠即太尉行事光祿卿捧饌入俟升設醴醑酒罇于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于罇西實解一杓一皆有罍設盥洗于東階之東北向盥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罍執盥洗者立于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羣官在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省饌升就位光祿卿進饌奉饌司捧俎設于帳東門外席上太尉捧祝版升立于罇所禮儀使導皇帝于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

奉奠承傳皆內外止哭太祝以解酌醴齊跪進皇帝受醴齊  
跪奠俛伏興太祝持版北面跪讀祝文奠版俛伏興禮儀使  
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終  
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  
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  
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閣羣官等俱退太祝  
乃跪奉置神主遂閉帷門降出祝版焚于左延明門外附廟  
前二日所由脩腰輿等并昇人帝以三衛太祝先置代祖神  
主奉遷于西夾室帝主先出其人中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  
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閣令捧后主太祝捧帝主置于  
堦室俱東向自第四室至第八室迭遷如上儀幄帳等物各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三

遷入本室其九室幄帳香案斧展席褥等所司先造其日陳  
設室中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擇日奏定前一日太  
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內外京兆府修  
路從承天門向南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門宗正具  
耐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耐饗  
章出秘書省尚舍于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帳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繡展  
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置及跌耐前一日盛以箱  
覆以帕置于腰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座上迺下簾  
帷其日質明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主官盥洗就  
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橫之遂  
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于匱中前一日尚舍會鴻臚除太極

殿上白幕以吉幕代之殿中省除版城太儀進玉輅于承天  
門外及諸輦輅羽儀仗衛繖扇耐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  
留守與內檢校使奏開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太廟南門  
外設百官次如在太極殿庭儀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  
帥太官良醞實樽俎遷豆皆祭服序列于左延明門以蒞至  
時祭官升殿行事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僚常服入就位禮生  
贊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腰輿香案繖扇入侍從  
官攝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于嘉德門  
外禮生引祭官行告禮宗正卿光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  
引侍中升尚輦帥腰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于階  
門侍中跪奏請降座升輿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置神主捧

六典通考卷百十九

四

置輿上几後扶持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至嘉德門  
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置升輅其  
視于輅千牛將軍夾路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跪奏請  
中侍奉其敕侍臣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各逐便先赴太廟南  
門次以族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玉輅將至尚舍  
奉御設奉謁褥位于廟庭橫街南當中北向通事舍人引文  
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祭  
服立廟東門外北向西上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  
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于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  
御史以下皆再拜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降復位禮  
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堦室出神主宮閣令啟后主置出

主並置于座几後跌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齋即  
宮長各于本室依儀出入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尙輦  
帥腰輿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  
輿上太祝捧神主置置輿上几後遂昇詣幄座內侍捧几置  
座上東向太祝捧置置几後禮生引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  
西向立神主升殿侍中進跪奏請降座升輿附謁內侍捧几  
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置置几後神輿至廟庭褥位太祝  
捧置跪置于褥啟置出神主置于跌上侍中進北面跪奏稱  
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附謁少頃侍中東面跪奏請  
升輿附饗太祝跪捧神主置于輿其輿蓋亦置輿上近後腰輿既升禮  
官奉引神輿詣元宗室太祝跪捧神主置置于東壁下附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五

褥上西南少頃太祝復捧主置于輿奉引入第九室至帷座  
前內侍捧几置于座如幄中別有几其几置于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于曲  
几後跌上以題處其置置于几東近後禮生贊再拜太尉以  
下及在位官並再拜禮生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  
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  
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瓊升詣第一室酌鬱鬯登歌作太尉裸  
訖奠瓊于饌席俛伏興退出再拜次引詣第二室至第九室  
皆如常儀登歌止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司徒執俎入門  
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徹毛血諸太祝取蕭蒿焚于壇炭  
饌升設訖禮生引太尉盥洗執爵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  
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太之樂行饗禮亞獻終獻降復位

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饗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  
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白太尉禮生饗官自東  
門出在位羣官南門出禮官帥腰輿詣廟門南幄下太祝捧  
桑木主并置置于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昇入詣廟殿北簾  
下將作先具欽鑿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置遂埋之小祥前  
一夕毀凶廬爲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一丈二尺尙舍奉御設蒲  
席內所由陳練冠于別次其日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  
燭內外俱服練經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練裳經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  
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近侍扶皇帝就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六

次所司以練布冠練裳進服訖內外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大夫中丞尙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准禮合除首練練入升布爲冠六升布爲練裳其禮頭及衫袴准此所換初服俟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皆哭踊光祿卿  
設饌靈幄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如儀太祝  
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太祝跪  
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  
皇帝大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冤荼苦觸  
緒糜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云云讀訖禮儀使奏請再  
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大祥前一  
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純純縹頭巾子前一日夕  
將作塗堊室內所由陳大祥服如前日未明內外服練裳去

杖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綬裳去杖如小祥儀禮儀使  
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  
變服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皆就次變服素服訖  
黑施幘頭腰各人就位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省僕光  
帶白衫麻鞋祿卿設饌太祝五品以上供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奉引皇帝  
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  
使進皇帝餘俱同小祥儀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  
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羣官序立太極門奉慰訖以素  
服詣延英門起居禫變日百僚集西內侍中奏辦如大祥儀  
皇帝服大祥服即位哭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皇  
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大麻衫腰帶細麻  
鞋黑施幘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七

位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皆哭踊禮官省僕光祿卿陳設  
酌奠如大祥儀太祝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  
拜贊者承傳內外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趨出  
近侍扶皇帝還次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  
慘公服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淡淺黃  
衫細黑  
施幘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惟貞觀永徵開元故事服此服  
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  
百僚亦純吉服自  
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山陵制度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  
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昔漢成帝造延  
昌二陵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  
悲懷願謂羣臣曰嗟呼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  
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孝文感悟遂以薄葬又漢  
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  
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赤眉入  
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為盜之用甚無謂也  
魏文帝為壽陵作終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  
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椁足以朽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  
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  
器自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  
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為戮屍于地下  
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魏文此制可謂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六

達于事矣今為邱壠如此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家豈謂  
無金玉也臣愚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  
做今卜地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  
墳其方中制度減少事竟刻石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  
明器所須皆以瓦木不用金銀銅鐵使後代世世遵奉不易  
詔付所司詳議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案高祖長陵高九丈  
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  
度宏侈二文立規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實謂攸宜  
伏願卽尊願命俯順禮經從之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  
天皇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  
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

欲開乾陵合葬然皇后卑于大帝若開陵合葬是以卑動尊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元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誠恐多所驚瀆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已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漢時諸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然兩漢積年四百魏晉祚皆不長望依漢朝故事于乾陵旁更擇吉地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疏奏令百官詳議尋有敕令准遺詔合葬德宗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得說其代子言今朝有股肱足以保邦况茶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遂權度抑就公除攀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衷懷禮儀使顏真卿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九

奏曰哀號在次開闢所無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旣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乞奉願命順時卽吉則萬姓心安四万事集帝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冠聽政詔曰昔高宗亮陰三年舜爲堯禹爲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奉遺詔又迫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割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銜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爲禮儀使又奏曰臣伏守遺詔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卽吉更服練巾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覩見乞俯順人望仰遵先旨天下幸甚故事皇太后崩中書門下翰林學士在朝文武官內諸司使供奉官以下從成服三日每日赴長壽宮朝臨自後不臨其服以日

易月十三日除至小祥日釋服每月朔月望小祥大祥釋服日未除服者衰服臨已除服者素服不臨並赴長壽宮先拜靈訖移班近東進名奉慰

後唐同光三年正簡皇太后遺令曰皇帝以萬機至重勿衣粗縷勿居亮陰三年之制以日易月過三日便親朝政皇后諸妃及諸王公主並制齊衰本服以日易月十三日除在朝百官及諸道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僚佐官吏士庶僧道百姓並准故事降服勿使過制皇帝釋服不御八音勿廢羣祀勿斷屠宰勿禁宴遊園陵喪制皆從簡省太常禮院奏百官士庶各于本家素服一臨禁衛諸軍使以下各于本軍聽事素服一臨僧尼道士各于本寺觀一臨外命婦于本家素服

六典通考 卷百十九

十

朝臨三日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僚佐等聞哀成服三日改慘十三日除從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

湖西閩鎮新輯

禮制考

歷代大喪禮皇太后皇后太子及妃禮附

宋太祖遺詔如唐元陵制太宗即位號哭見羣臣禮官言羣臣當服布斜巾四脚直領布襖腰經命婦布帕首裙帔皇弟皇子二品以上加布冠斜巾帽首經大袖裙袴竹杖士民縞素婦人素纓諸軍就屯營三日哭帝御長春殿去杖經服斜巾垂帽視事小祥改布服四脚直領布襖腰經布袴大祥服素紗軟腳折上巾淺黃衫緞皮鞋黑銀帶羣臣及軍校以上皆本色慘服鐵帶鞞笏諸王入內服衰出則服慘明年四月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啟攢宮帝與羣臣服如初喪朝哺臨退易常服發引帝衰服啟奠哭羣臣入臨升梓宮于龍輜祖奠徹設次明德門外行遣奠禮讀哀冊帝哭盡哀再拜辭釋衰返宮百官辭于郊城外太宗崩真宗散髮號擗制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廣八尺陵臺方二百五十尺大駕鹵簿玉輅一革車五凡用九千四百六十八人散髮之禮皇太后皇后諸王公主主縣主諸王夫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竹杖腰經首經直領布襖衫白綾襖服諸王皇親以下加布頭冠綳服冠人無被文武二品以上布斜巾四脚頭冠大袖裙袴腰經首經直領布襖衫白綾並布撲頭綳服經綳軍庶民靈駕發引其凶仗法物牽駕白衫紙帽婦人素纓不花釵兵士用萬二千一百九十三人挽郎服白練寬衫練裙勒帛絹幘餘並如昌陵制真宗崩仁宗即位使告哀于契丹內侍

六典通考 卷一一〇

分領宮殿門衛士屯護皇城四面益禁兵器仗城門設器甲辨姦詐大斂日有司設御坐簾幕皆縞素羣臣絺班殿門外帝衰服杖經侍臣扶升坐通事舍人引羣臣入殿庭西向簾捲羣臣再拜宰臣升殿奏事如儀自是七日一臨至四十九日止大祥帝改服慘皇堂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陵曰永定仁宗崩英宗立用定陵故事發諸路卒四萬六千七百人治之三司請內藏錢百五十萬貫紬絹二百五十萬匹銀五十萬兩助山陵及賞資遣使告哀遼夏及賜遺留物又以聽政奠告大行近臣告升遐于天地社稷宗廟七月宰臣以下請諡于南郊靈駕發引天子啟奠梓宮升龍輜祖奠徹與皇太后步出宣德門虞主至皇太后奠于瓊林苑天子奉迎奠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于幄虞主如漢制不題諡號終虞行卒哭之祭禮院言故事大祥變除服制以三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從吉案王肅以二十五日為畢喪鄭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加至二十七月終天聖中敕斷以二十七月請以三月二十九日為大祥五月擇日為禫六月一日從吉英宗崩葬永厚陵羣臣成服後乘布裹鞍鞵小祥臨訖除頭冠方裙大袖大祥臨訖裹素紗軟腳幘頭慘公服乘皂鞍鞵禫除訖素紗幘頭常服黑帶二日改吉服去佩魚神宗崩葬永裕陵自復土六虞在途太常卿攝事三虞行禮于殿四日卒哭五日耐廟范祖禹言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之喪故十二日小祥期又小

一一一

祥二十四日大祥再期又大祥既以日又以月于禮無據又禫者祭名非服色今乃為懸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耐廟而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似此禮之無漸者宜令羣臣至期漸除重者再期釋衰餘則君服斯服至禫不必為服禮部謂當循祖宗故事及先帝遺制從之哲宗崩徽宗即位太常寺言太宗上繼太祖兄弟相及雖行易月之制實斬衰三年公除已後庶事相稱今皇帝用開寶故事為哲宗服衰重今神主已耐百官服並純吉皇帝服御宜如太平興國二年故事禮部言太平興國中公除後除不舉樂外釋衰從吉今皇帝當御常服素紗展脚幘頭淡黃衫黑犀帶與原言開寶時并汾未下祖宗櫛風沐雨其服制權宜一時非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

三

故事也于是詔依元降服喪三年之制紹興元年隆祐皇太后崩詔服承重服徽宗崩于五國城越二年始知凶問上號慟擗踊不食宰臣力請方進少粥自聞喪至小祥百官朝脯臨自小祥至禫祭朝一臨太常寺言舊制沿邊州軍不許舉哀宜就所屯成服日朝脯臨故校哭于本營命徽猷閣待制王倫等為奉迎梓宮使胡寅疏言大行太上皇帝大行宣德皇后蒙犯胡塵實由粘罕有不共戴天之讎禮讎不復則服不除寢苦枕戈無時而終伏觀聖旨以日易月臣切以為非大行幽厄之中疾病粥藥必無供億崩殂之後衣衾斂藏豈得周備正棺卜兆知在何所陛下縱未能俟讎殄而後除服猶當草漢景薄喪以三年為斷方今六師戒嚴誓將北討陛

下聽斷平決得禮之變卒哭之後以墨衰臨朝戶部尚書章誼等言梓宮未還謚冊禮缺請依明德皇后故事行埋重虞祭耐廟之禮虞祭畢而卒哭卒哭而耐廟小祥前卜日行之異時梓宮至安陵改葬更不立虞主從之紹興十二年金人官亦如之既至安奉于龍德別宮皇后異殿禮官請梓宮入境承之以柳有司豫備衰冕鞶衣以往至則納之柳中不復改斂三十一年欽宗計開詔朕當斬衰三年是日百僚詣天章閣聽詔舉哀哭畢詣几筵殿焚香高宗崩孝宗號慟二日不進膳論宰執欲寔行三年喪百官衰服治事二十日小祥帝未改服詔五日一詣梓宮前焚香帝衰服素幄引輔臣及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

四

班次禮官乞改服小祥之服去杖經禫祭畢改服素紗軟脚折上巾淡黃袍黑銀帶神主耐廟畢改服幘頭黑犀帶帝批淡黃袍改服白袍自是每御延和殿止服白布折上巾布衫過宮則衰經而杖三月啟攢帝服初喪之服親行虞祭大臣言虞祭乃吉禮合用鞶袍不從仍用布折上巾黑帶布袍又詔布素視事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為近古宜勿復有請大臣乃不敢言孝宗崩皇帝以疾在內成服太皇太后代皇帝行禮初高宗崩孝宗為三年服及孝宗之喪有司請易月外用漆紗淡黃朱熹不以為然奏言已往不及追改將來攢攢發引當用初喪之服詔百官皆以涼衫視事按歷代國恤儀制惟東漢史稍詳至唐為李義府許敬宗輩所創盡亡其禮故唐史無可攷宋九朝史及會要所載雖詳而儀注亦多未備獨文獻

通考存其大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三日百官入臨明日  
略今不著大斂饋于滋福宮百僚並服布斜巾四腳直領襪衫外命婦  
帕頭幘裙衫太常禮院言皇后燕國長公主皇帝光義光美  
並服齊衰三年准故事以日易月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  
禫除畢服吉心喪終制從之禮院言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  
司以謚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周宣懿皇后謚卽有司撰定  
奏聞修謚冊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坐詔從周制孝明孝惠二  
后陪葬安陵皇堂深四十五尺高三十尺陵臺再成四面各  
長七十五尺神牆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長六十五步南神門  
至乳臺四十五步高二丈三尺吉仗用中宮鹵簿凶仗名物  
悉如安陵而差減景德元年太宗明德李皇后崩帝去杖經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五

服衰卽御坐哀動左右太常禮院言皇后隨皇帝以日易月  
宗室雍王以下禫除畢吉服心喪終制章獻明肅皇后崩宣  
遺誥羣臣哭臨宗室削杖不散髮中書樞密使比宗室去斜  
巾垂帽首絰及杖二品以上又去中單及袴宰相百官朝脯  
臨三日內命婦朝臨三日保慶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帝  
本服總麻三月皇帝皇后服皆用細布宗室皆素服吉帶大  
長公主以下常服入內易素服三日而除詔加服小功五日  
而除元豐二年太皇太后崩宰臣王珪宣遺誥內外舉哭盡  
哀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山陵未畢俟掩皇堂去大行稱慈  
聖光獻太皇太后祕閣校理何洵直言古者葬在國城之北  
故平旦而往日中卽虞于寢後世葬地既遠禮不能盡如古

今大行太皇太后葬日至第六虞當行于外其七虞及九虞  
卒哭宜行于慶壽殿太常言嘉祐治平並虞于集英殿宜如  
故事開禧三年吏部尚書陸峻言列聖在御間有諸后上仙  
無山陵可耐故別葬若上仙在山陵已卜之後無不從葬者  
惟元德章懿二后葬時名位未正續行追冊其成穆皇后孝  
宗登極卽行追冊改殯所爲攢宮典禮已備與元德章懿不  
同所以更不遷祔今來從葬阜陵爲合典故從之乾道三年  
皇太子薨東宮設素幄皇帝自內至幄易服皂幘頭白羅衫  
黑銀帶絲鞋就幄發哀皇后服素詣宮發哀陪位官並常服  
吉帶詣宮幕次發哀畢易吉服退自發哀至釋服皇帝不視  
事權禁音樂其小斂大斂合祭告以本宮春坊官行禮差護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六

喪葬事一員左藏庫出錢二萬貫銀五千兩絹五千匹成服  
日皇帝服期次粗布幘頭襪衫腰絰絹襯衫白羅鞵六官人  
不從服皇太子妃及本宮人並斬衰三年百官服一日而除  
其合赴官祇應人並服布幘頭襪衫腰繫布帶本宮官僚並  
服齊衰三日哭臨七日而除賜諡日百官易黑帶行禮是夕  
皇帝詣東宮行燒香禮二日出葬宰臣上香酌茶奠酒舉冊  
官舉哀冊讀冊官跪讀訖宰臣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靈柩進  
行百僚奉辭于城外親王宗室並騎從至葬所掩壙畢退太  
常言國朝無皇太子小祥典禮將來莊文太子小祥日乞皇  
帝不視事先命侍從官常服行奠醑禮本宮官僚陪位慶王  
恭王常服奠醑畢退次太子妃及榮國公以下行人禮至



大祥日焚燒神帛衰服間月行禱祭家人禮從之

遺聖宗崩興宗哭臨于敢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皇帝率羣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輜輶車藉以素裯巫者祓除之詰旦發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圖畫馬馳儀衛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畢上哀冊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東向再拜天地訖乘馬率送葬者過神門之木乃下東向又再拜翼日且率羣臣命婦詣山陵行初奠禮升御容殿受遺賜又翼日再奠如初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崩敢塗于遊仙殿有司奉喪服天祥皇帝服斬衰皇族外之餘官及承應人皆白泉衣巾哭臨特哩衰三父房南府宰相約尼常衰九奚首郎君伊勒希巴國舅詳衰十扎薩克郎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

七

若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薦奠進鞍馬衣履犀玉帶等物表列其數讀訖焚表諸國所贈器服親王諸京留守奠祭進奠物亦小斂前一日皇帝喪服上香奠酒哭臨其夜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小斂翼日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贈器服置之幽宮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至食殺之次蓋遺國舊俗于此刑殺羊以祭皇族外戚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靈柩降車就舉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崗是夕皇帝入陵寢授遺物于皇族外戚及諸大臣乃命出以先帝寢幄過于陵前神門之木帝不親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辭陵而還其上諡冊如唐宋禮  
明太祖遺詔如漢文帝宋太祖故事諸國本國哭臨不赴京

中外管軍戍守官母離信地禮部議京官聞喪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赴內府聽遺詔朝哺詣几筵哭三日成服朝哺哭臨至葬乃止自成服日始二十七日除命婦孝服去首飾由西華門入哭臨諸王世子王妃郡主內使宮人俱斬衰三年二十七月初凡聽朝視事素服烏紗帽黑角帶退朝服衰服羣臣麻布圓領衫麻布冠麻鞋命婦麻布大袖長衫麻布蓋頭明器如所用鹵簿神主制依家禮外官詔書到日四拜聽宣舉哀再四拜第四日成服每旦朝闕設香案哭臨三日除建文帝詔行三年喪遺革除制皆不傳文帝崩于榆木川遵太祖遺制京師聞訃皇太子以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百官素服朝夕哭臨禮部定喪禮皇太子及諸王公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

八

主斬衰三年二十七日除停音樂嫁娶祭祀止停百日文武官聞喪詣思善門外哭五拜三叩頭不飲酒食肉四日衰服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十日衰服二十七日凡入朝及視事白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經麻鞋退朝衰服二十七日外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二十七日除聽選等官衰服監生吏典僧道素服赴順天府朝夕哭臨三日又朝臨十日命婦哭臨三日俱素服二十七日除凡音樂祭祀並輟百日婚嫁官停百日軍民停一月在外以聞喪日始三日成服哭臨餘如京官命婦素服舉哀三日二十七日除軍民男女皆素服十三日除如京師京官服給麻布自製四夷使臣工部給與諸王公主遣官及內外文武官詣几筵祭祀者光祿寺備物翰林院

撰文禮部引赴思善門外行禮禮臣請如遺命以日易月帝以梓宮在殯不忍易素冠麻衣麻經視朝退仍衰服羣臣聽便發引前三日遣官告天地宗社帝衰服告凡筵皇太子以下隨班行禮百官朝一臨前一日遣官祭金水橋諸城門并所過河橋及應祀神祠儀用酒果肴饌是夕設辭奠執事者設大昇舉陳葬儀將發設啟奠帝暨皇太子四拜奠帛獻酒讀祝四拜舉哀與哀止望瘞執事者升徹帷幙拂拭梓宮進龍輅設神亭神帛與謚冊寶與祖奠如啟奠儀內侍奏請靈駕進發捧冊寶神帛置輿中次銘旌出執事官升梓宮內執事持鬯左右蔽降殿內侍官請梓宮升龍輅執事官以彩帷幕梓宮內侍持繖扇侍衛如儀帝由殿左門出后妃皇太子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九

親王及宮妃隨至午門內設遺奠如啟奠儀內侍請靈駕進發皇帝以下哭盡哀俱還宮梓宮至午門外禮官請升大昇舉執事官奉升舉訖禮官請靈駕進發皇太子親王以下哭送出端門外行辭祖禮皇太子易服詣輿前跪捧神帛由太廟左門入跪置神帛于輿與禮官跪奏太宗文皇帝謁辭皇太子五拜三叩頭禮畢皇太子跪捧神帛與以授禮官禮官安奉輿中跪奏請靈駕進發皇太子仍喪服梓宮由承天門出皇太子步送至德勝門外乘馬至陵在途朝夕奠哭臨諸王皇親駙馬公侯伯及百官軍民緣途致祭至陵執事官先陳龍輅于獻殿門外俟大昇舉至禮官跪奏請靈駕降舉升龍輅詣獻殿執事官奉梓宮升龍輅由中門入皇太子親王

詣獻殿安奉訖行安神禮陳醴饌如常儀皇太子四拜奠酒讀祝四拜舉哀與哀止親王以下陪拜遣官祀告后土并天壽山設遷奠行禮如上儀內侍奏請靈駕赴玄宮執事官升奉遷梓宮入皇堂安奉訖內侍捧謚冊寶陳列明器行贈禮執事官陳醴饌奉玉帛皇太子四拜奠酒進贈執事官捧玉帛跪進皇太子受玉帛獻以授內執事捧入皇堂安置四拜舉哀與哀止遂掩玄宮行享禮如遷奠儀設題主案內侍盥手奉主置案上題主官盥手西向題畢內侍奉主安于神座藏帛箱中內侍奏請太宗文皇帝神靈上神主四拜獻酒讀祝又四拜舉哀內侍啟楨受主訖請神主降座升輿至獻殿奏請神主降輿升座行初虞禮皇太子四拜奠帛酒讀祝三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十

獻四拜舉哀望瘞內官捧神帛箱埋于殿前焚凶器于野柔日再虞剛日三虞後間日一虞九虞止至京先于城外置幄次列儀衛鼓吹備而不作主入幄次百官五拜三叩頭神主侍請神主降輿升座行安神禮皇帝四拜奠酒讀祝又四拜舉哀皇太子以下陪拜百官行禮如儀明日百官行奉慰禮卒哭用虞祭後剛日罷朝夕奠明日耐享內侍進御輦于几筵殿皇帝衰服四拜舉哀與哀止內侍請神主降座升輦詣大廟耐享皇帝易祭服詣御輦前跪太常卿奏請神主降輦皇帝捧主入典儀唱太宗文皇帝謁廟內侍捧主皇帝行八拜禮每廟俱同內侍捧主太常寺卿唱賜坐皇帝揖主捧神

主安于座行祭禮如時享儀太常卿奏請神主還几筵殿皇  
帝捧主出安奉于御輦皇帝易衰服隨至几筵殿前內侍請  
神主降輦升座皇帝入行安神禮畢釋服還宮明日百官素  
服奉慰大祥奏安神主于太廟仁宗崩皇太子還自南京至  
良鄉宮中始發喪宣遺詔文武官易素服迎皇太子于盧溝  
橋設幙次香案皇太子至常服詣次行四拜禮跪聽宣遺詔  
復四拜易素服黑翼善冠黑角帶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  
宮門外釋冠服披髮詣大行皇帝靈五拜三叩首哭盡哀宮  
中自皇后以下皆披髮哭皇太子就喪次行祭告禮尚書蹇  
義等請祔廟後西角門視朝孟冬行時享禮鳴鐘鼓黃袍御  
奉天門視朝歲暮時享亦然禫祭後始釋素服從之孝宗崩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

士

大行遺詔務從減省自辭靈至虞祔榮王陪列既而王以疾  
奏免捧帛朝祖皆帝自行發引親王送至大明門外在途臨  
奠護喪官行禮後遂爲例光宗卽位禮部請遵舊制以衰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朝參候梓宮發引除從之洪武十  
五年皇后馬氏崩京官人給布一疋製服斬衰二十七日而  
除服素服百日初喪第四日晨衰服入臨畢素服奉慰三日  
而止命婦入臨用麻布蓋頭麻布衫裙鞋  
去金銀珠翠首飾及脂粉外命婦同外官聞訃日成服  
三日而除軍民男女皆素服三日禁屠宰四十九日在外三  
日停音樂祭祀嫁娶百日軍民一月梓宮發引帝親祭于几  
筵百官奉辭其安厝皇堂皇太子奠玄纁玉璧行奉辭禮神  
主還宮帝復以醴饌祭于几筵殿自再虞至九虞皆如之卒

哭以神主詣廟祔享百日及小祥帝皆輟朝率皇太子以下  
詣几筵殿祭百官及外命婦進香皇太子親王熟布練冠九  
袂皇孫七袂皆去首經負版辟領衰見帝及百官則素服烏  
紗帽烏犀帶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皇孫女熟布蓋頭去  
腰經宗室駙馬練冠去首經成祖徐皇后崩輟朝不鳴鐘鼓  
帝素服御西角門百官素服哭臨三日成服二十七日止命  
婦哭臨三日世子郡王齊衰不杖期世子郡王妃郡主皆大  
功周楚諸王及寧國諸公主并郡王子皆服小功冊寶檀香  
爲之帝御華蓋殿百官列奉天殿丹墀鴻臚寺官引頒冊寶  
官行禮制曰永樂五年十月十四日冊諡大行皇后命卿行  
禮四拜畢序班舉冊寶案至奉天殿丹陛上置綵輿中出至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

主

几筵殿尚儀女官詣香案前跪進曰皇帝遣太子太保淇國  
公邱福禮部尚書趙鼎冊諡大行皇后謹告贊宣冊女官捧  
冊宣于几筵之右贊宣寶如之餘皆同洪武制正統中仁宗  
張皇后崩皇帝成服三日後聽政祀典皆勿廢親王以下內  
外各官及命婦哭臨如前儀衰服二十七日除軍民男女素  
服十三日諸王勿會葬外官勿進香臣民勿禁音樂嫁娶及  
葬遣官告太廟帝親奉太后衣冠謁列祖帝后及仁宗神位  
又奉宣宗衣冠謁太后神位其禮視時享世宗祖母邵氏嘉  
靖元年崩服除部臣請卽吉視事第母御中門不鳴鐘鼓從  
之仍免朔望陞殿既葬四日始從吉嘉靖中孝宗張皇后崩  
帝不用舊制罷祭告及謁廟禮武宗夏皇后崩帝自云于皇

兄后無服用青服視事羣臣成服後不以素服朝參無几筵之奉當卽耐廟令皇后攝事世宗陳皇后崩從詹事翟韶議帝玄冠素服御西角門十日卽玄冠玄服御奉天門百官烏紗帽玄衣侍班奏事退出仍素服白帽二十七日而除葬儀從減損百官哭臨止一日罷辭祖禮穆宗母杜氏三十三年薨輟朝二日不鳴鐘鼓裕王主饋奠率妃入宮素服哭盡哀四拜視小斂大斂成服後朝夕哭臨三日後每日一奠二十七日止燕居斬衰三年柩出玄武門王步送出城祭畢還宮禮部奏皇妃焚黃儀或所生皇子及親王或司禮監官行禮皆拜獻酒跪讀祝乃參用上尊諡之儀改賜諡如賜祭禮讀祝宣冊皆平立不拜洪武二十五年皇太子薨禮部議皇帝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主

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百官素服入臨給衰麻三日成服會哭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經以行在東停大小祀事及樂至復土日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官易服發哀停大小祀事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祭祀品物令光祿寺供具百官致哀行禮成化八年歲獻太子甫三歲薨輟朝三日御西角門視朝不鳴鐘鼓祭用素食羣臣素服麻布經帶麻鞋布裏紗帽哭臨一日而除外官素服舉哀二日而除嘉靖二十八年莊敬太子薨輟朝十日百官如制洪武七年成服十二日而除罷詣門哭臨葬道戚臣行禮貴妃孫氏薨無子太祖命吳王橚主喪事服慈母服斬衰三年東宮諸王皆服期永樂中貴妃王氏薨輟朝五日七七百日期再期皆祭贈謚冊行焚黃禮發引前期辭靈祭與初喪同啟奠祖奠遺奠各遣祭一壇發引日百官送至路祭所過

城門祭祀內門遣內官外門遣太常寺官下葬遺奠遣祭壇掩壙遣官祀后土迎靈轎至享堂行安神禮遣祭一壇天順七年故妃劉氏薨柩前儀仗內使女樂二十四人花旛雪柳女隊子二十人女將軍十一人

論曰觀明世宗之行事于其本生之親則厚之子其受統之君則薄之以恩而言世宗孝宗之猶子也其于武宗則弟也以義而言二帝者君臨天下歷數十年世宗且皆爲之臣矣夫臣事君猶子事父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魯僖公閔公之庶兄也閔公先立爲君而僖公嘗爲之臣及其薨也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春秋書之以爲逆祀世宗之耐與獻帝于廟也是亦魯僖逆祀之類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

西

而已明之大統至武宗而中絕世宗不欲奉孝宗爲父自謂繼統不繼嗣猶可言也至于張皇后正位中宮母儀天下比于兩漢故事則宜尊爲太后者也世宗縱不欲以母事之獨不當以君事之乎方后之崩禮部奏上舊制帝謂郊社不宜瀆而罷祭告之禮及其朝祖耐廟一切遣使代攝而不肯躬親行事甚矣帝之疏于后而薄于其君也其後武宗夏皇后崩禮部復奏上舊制帝曰朕于皇兄后無服夫世宗嘗爲武宗之臣矣今雖起而爲君其于皇后則舊臣也焉有臣而不爲君后服者哉魯僖不得加于閔公以其先臣而後君今世宗之于毅后亦先臣而後君願乃宴然無哀戚之情無几筵之

奉所謂禮緣人情而為之制者豈若是乎甚矣帝之疏于后而薄于其君也

大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五

大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一

禮制考

諸侯喪禮

夫人皇太子嫡妻王姬喪公主禮附

周制諸侯喪三日小斂衣十有九稱太祝實斂祝佐之太斂厥明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于阼以簟席布絞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絞紵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二衾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布精粗如朝服十五升子一人弁經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紵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卒告子馮之廬夫人

大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東面亦如之子弁經者未成服也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如之

右斂禮 杜佑曰凡喪大斂於阼即遷尸于棺而殯殯訖乃于室中設大斂奠天子諸侯喪斬縗者奠大夫齊縗者奠士朋友奠主人不親奠以孝子悲哀思慕不暇執事也牲牢如小斂之奠布席而未有几人君禮奠則有几案周成王乙丑崩癸酉闕間南向西序東向東序西向皆仍几即殯前有几之文諸侯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大夫士葬前下室無几降于人君也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葦席用萑繡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細者敦覆也棺在殯則葦敦既空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祭于廟同几凡喪事仍几奠用素器

職喪掌諸侯及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喪服士喪既夕餘莅其禁令序其事死曰薨復曰某甫其復矣言諡曰類

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

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繫也成十八年僖公三十有三年公薨于小寢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

路小寢非正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一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公上等侯伯中死王事加二等以

死勤于是有以衰斂衰衣公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告亡者之

之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而葬從主人葬不赴告天子

辭稱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白虎通諸侯薨

赴告鄰國何緣鄰國欲有禮也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

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為信今死矣嗣子諒陰三年之後乃當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禮曰諸侯薨使臣歸瑞珪于天子

右赴告君訃于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之喪曰寡君適子某死

諸侯行而死于館則其復如于其國如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復招魂復魄也如于其國主國館賓與使有

錦以為屋而行精載柩之車飾也精取名于觀與精飾皆至于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精為說于廟門外

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精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凡柩自外來者正棺于兩楹之間尸亦俛之于此因殯焉異

者柩入自門升自階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戒以棨尸入自門升自階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戒以棨

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戒備也謂衣衾也親身孔子曰共殯服殯謂布深衣其經散帶垂纆子麻并經疏衰菲杖

未安不忍成服于外也麻并經者布并而加入自闕升自西環經也布并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入自闕升自西

階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纆纆也宗周柩入毀宗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主人布衣不括髮入自門升自階

階親未生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右卒于道宋元公將如晉且召六卿曰寡人不佞不能

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楸柩所以藉幹者楸柩棺中答麻請無及先君仲幾對

曰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敢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

行己亥卒于曲棘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哭諸侯亦如之哭諸侯者謂薨

之記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也不可虛為之不以樂食蓋謂殯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

慘恒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重終追遠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

災子遭難之難嗚呼哀哉天王使臣某弔 哭天子九諸侯

此臣聞君喪而未奔為位而哭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此

七士亦有屬吏賤不得君臣之名

在他國聞喪者哭其舊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

君不敢拜賓辟為主

夫使于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在異國者吳子壽夢

卒臨于周廟禮也魯立其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于外城

其國同姓于宗廟之廟所出王同宗于祖廟之廟始封君同族于廟

父廟是故魯為諸姬臨于周廟為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

之廟六國皆周公之宣公薨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家

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也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既復命袒括

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禮設哭位遂奔齊

右臨哭 天子哭諸侯大夫哭其君鄰國之君臨哭于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魯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 定公元

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

正棺者象既小斂夷于堂

備飯合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

于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天子五日小斂七日大斂諸侯

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

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即位

即位也故須殯而後言即位

即位也聽政之處 內之大事曰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

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

厲危于厲之中又有義焉

先君未殯則後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

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

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

名之為代子何言代代不絕也代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

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

使大夫就其國而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

成公幼少與童子為禮者諸侯會公不見經以為魯聰明不

與童子為禮代子上受爵命依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

云韎韜有絕謂代子始行也

日知錄即位者即先君之位也

位也故耐廟而後嗣子即位般練而耐即位必在期年之後

周卒哭而耐故踰年斯即位矣有不待葬而即位如魯之文

公成公者其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者尸柩尚存猶以

君前臣既葬稱子所屈也 踰年稱公君薨太子號稱子待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猶君也

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

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春秋不稱楚越

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君不書葬辟其階號也

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

公侯曰子

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

子一人到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

施 五經異義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

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

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逾年以本爵

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

爵詘于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

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公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侯于葵邱宋子即踰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未踰年之君繫父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于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云未踰年之君未葬繫于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為君不繫于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捨父已葬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 日知錄凡繼立之君踰年正月乃書即位然後成之為君未踰年則稱子未踰年又未葬則稱名先君初沒人子之心不忍忘其父也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六

父前子名故稱名莊公三十二年子般卒襄公三十一年子野卒是也已葬則子道畢而君道始矣子而不名文公十八年子卒僖公二十五年衛子成二十八年陳子共定公三年邾子公是也踰年則改元國不可以曠年無君梁玉繩曰案無元年而稱元年者戴公亦欲踰年改元而身不及待其故臣子不忍從未成君之例即以懿公九年為戴公元年有不待葬而即位則已成之為君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公元年夏六月戊辰公即位桓公十三年衛侯惠宣公十一年陳侯成成公三年宋公共衛侯定是也所以敬守而重社稷也此皆周公之制魯史之文而夫子遵之也公羊傳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得之矣未葬而名亦有不名者僖公九年

宋子公襄定公四年陳子公懷是也所以從同也已葬而不名亦有名之者昭公二十二年王子猛是也所以示別也即位之禮必于踰年之正月即位然後國人稱之曰君春秋之時有先君已葬不待踰年而先即位者矣宣公十年齊侯使國佐來聘頃成公四年鄭伯伐許公稱爵者從其國之告亦以著其無父之罪

右諸侯即位及在喪之稱春秋公羊說云未踰年君有子無所錄也或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則不為立廟是背義棄禮也鄭元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諡不成于君也廟者當序于昭穆不成于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為壇祭之家人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為之蹕均其禁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繡荒火三列徽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繡紐六齊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七

五采五貝繡髮二徽髮二畫髮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繡戴六纁披六綵邊為繡文畫荒綵邊為雲氣火戴為列于其中耳偽當為帷有緒以觀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答衣以青布柳象宮室下地于荒之瓜端若承雷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懸于池下撿撿翟青也質五色畫之于絞緇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搖動行則又魚上拂池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髮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于壙中植曰曰周人櫛置髮也 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髮謂抗木與茵也葬者國君七個遣車七乘諸侯七則君葬用輅四綽二碑御棺用羽葆在日行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而設碑是 凡封用綽去碑以連言之碑恒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 魯莊公之喪既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母諱以鼓封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時子般被慶父作亂而反士大夫既卒哭



麻不入麻猶經也羣臣畢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定公十有五年秋

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喪事禮也喪成葬既有日不

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也謂乃急辭也

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也謂乃急辭也

孫使役如閔公氏將溝焉閔魯羣公墓所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禱鴟曰生不能事死又難之以自旌也旌章乃止葬昭公于

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溝而合諸墓公肩假曰夫魯有初

初謂公室視豐碑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後四

故事六絛四碑前子六絛四碑前三家視桓楹諸侯四絛二碑如桓大夫

後各重鹿盧也二絛無碑癸未葬宋繆公葬者曷為或日或不日不及

時而日渴葬也渴喻不及時而日慢葬也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八

而日隱之也隱痛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

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

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燒蛤為炭以瘞殯

葬重猶多也四阿四注椁也前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

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

又益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為通典諸侯執紼五百

人四紼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

右葬禮日知錄春秋葬皆用柔日宣公八年冬十月已

丑葬我小君故贏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

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己丑丁巳所卜之日也遲而至于明日者事之變也非用

剛日也經文所書葬列國君無非柔日惟成公十五年秋

至子明漢人不知此義而長陵帝高以丙寅茂陵帝武以甲申

平陵帝昭以壬申渭陵帝元以丙戌義陵帝哀以壬寅皆用剛日

穆天子傳盛姬之葬以壬戌疑其書為後人偽作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

北面于西階南變于朝夕哭位也攝主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

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母哭所服太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

日某之子生敢告某夫人之氏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

几筵于殯東眾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

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反朝夕小宰升舉幣下埋之階間三日

眾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三日奠子日太宰太宗太祝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九

皆皮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宗

人詔贊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日

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拜哭者祝宰宗人眾主

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

者三襲衰杖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亦謂太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

五祀山川因預子名之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

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于禰告生三月乃名于禰

以名徧告于社稷宗廟山川

右喪後世子生

魯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王穆后崩太子壽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

壺文伯苛謙也魯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

有何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于是乎以喪賓宴又

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諸侯

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齊

穀王姬之喪也齊襄公之夫人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

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春秋周

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嫁于王者之

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之妻非外祖

母也外祖母悼公之母死之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

又小功也為妾齊衰禮與貴者為之總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

我魯國人皆名之為我妻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使人問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

之情饋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以覆棺上也繆繆也繆繆如繆宣公八年冬葬敬贏早無

麻始用葛第所以引柩殯則有之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

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葬禮喪事有進無退禮先遷柩于廟其明味爽

猶當終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費曾子曰既曰明器矣

而又實之言行之為明器而與人器白虎通夫人無諡者

何無爵故無諡或曰夫人有諡夫人一國之母修閭門之內

羣下亦化之故設諡以彰其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

其稱諡何賢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諡

何諡也公妾所以無諡何卑賤無所能務猶士卑小不得有

諡也太子夫人無諡何本婦人隨夫太子無諡其夫人不得

有諡也天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諡知太子亦無諡也附庸所

以無諡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五等附庸本非爵也

后夫人于何所諡之以為于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

子共審諡白之于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而已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適長殯車一乘成人遣車五乘長

曰大功之殯小從上孺子殯之喪之少子哀公欲設撥

撥引輅車問于有若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孫氏顏柳曰天子龍輅而棹棹也殯以棹覆棺上塗之所

諸侯輅而設棹輅不為榆沈故設撥皮之水澆榆白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以播地于三臣者廢輅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

焉三臣于禮去輅今有拂是用輅借禮

右王侯太子諸侯夫人妾母庶子之喪日知錄定十五

年妣氏卒不書葬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蓋春秋自成風

以下雖以妾母為夫人然必公即位而後稱之此妣氏之

不稱者本無其事也後世之君多于柩前即位于是大行

未葬而尊其母為皇太后及乎所生亦以例加之妾貳于

君子疑于父而先王之禮亡矣

漢景帝中元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

鴻臚奏諡誅策皇帝延諸侯王賓皆屬大鴻臚故其列侯薨

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誅策禮有大行人小行人

王薨遣光祿大夫弔禮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  
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  
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元狩六年冠軍侯霍去病薨上悼之  
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遂其葬所以罷衛為冢象

祁連山在茂陵旁冢上有堅諡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景

剛曰景辟土服遠曰桓地節二年大將軍博陸侯霍光薨

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

護喪事中二千石治莫府塚上塚者為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

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鏡狀連綴之以

寸半為甲下至足梓宮以梓木為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以

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漢儀注

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椁梓柏黃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三

賜題漆便房椁木外臧椁十五具在正臧外婢妾臧東園溫

明鏡懸屋上方漆椁開一面漆畫之以皆如乘輿制度載光尸

柩以輜車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輜車駕大鹿白虎

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絮故遂為喪車耳輜者密

間輜者旁開窗牖各別一乘隨事為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

去其一總為藩飾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

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起冢祠堂

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舊法光妻顯改光時所自造塋

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昭靈承

也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家上作輦

後漢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賜印璽玉押銀樓

大貴人長公主銅鑲諸侯王貴人公主將軍特進皆賜器宮  
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  
公主貴人皆樟棺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  
以下坎侯漆空中勘合而漆也載飾以蓋龍首魚尾華布牆

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

虎公侯以上加倚鹿伏熊其正妃夫人皆如之孝靈帝葬馬

赤綬葬青羽蓋輿馬輅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貴人贈步搖

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諸侯王傅相

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贈璧帛載日命諡

如禮下陵羣臣醇羅服如儀主人如禮永平元年東海恭王

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及薨帝從太

后出幸津門亭發哀津門洛陽南面西頭門也使大司空持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三

節護喪事大鴻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事贈以殊禮升龍

旄頭鸞輅龍旂虎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館陶

公主北陽公主及京師親戚四姓夫人小侯皆會葬夫人小

帝追維疆深執謙儉不欲厚葬以違其意于是特詔中常侍

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以德自終遺送之物務從省約衣足

歛形茅車瓦器物減于制以章王卓爾獨行之志將作大匠

畱起陵廟東平憲王蒼薨遣大鴻臚持節五官中郎將副監

喪及將作使者凡六人令四姓小侯諸國王主悉會詣東平

奔喪賜錢前後一億布九萬匹及葬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

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永元二年中山簡王焉薨自

中興至和帝時皇子始封薨者皆購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

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是時寶憲兄弟擅權睦于焉而重于禮加賻錢一億詔濟南東海二王皆會大為修冢塋開神道墓前開道連石柱以為標謂之神道平夷吏人家墓以千數作者萬餘人發常山鉅鹿涿郡柏黃腸雜木黃腸柏木黃心三郡不能備復調餘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數千人凡徵發搖動六州十八郡制度餘國莫及自承初已後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賻錢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濟北王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

魏喪葬令云王及郡公侯之國者薨其國相官屬長史及內史下令長丞尉皆服斬縗居倚廬妃夫人服齊縗朝晡詣喪庭臨以喪服視事葬訖除服其非國下令長丞尉及不之國者相內史及令長丞尉其相內史吏皆素服三日哭臨其雖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西

非近官而親在喪庭執事者亦宜制服其相內史及以列侯為吏令長者無服皆發哀三日司空陳羣曰古者諸侯專國已乃選賢能代王居國相王為善否則彈糾國家置王以下之吏非陪臣之謂也禮記雖有與諸侯為親服斬者蓋謂異于國臣與有親于王斬耳雖陪臣不親猶不為服豈專帝臣而為藩王服斬近防輔小吏尚不稱臣况剖符帝臣而稱臣妾于藩黃初四年任城王彰薨賜鸞輅旂虎賁百人以葬如漢東平王故事青龍三年中山恭王哀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就省疾哀疾困勅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遠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

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與疾往居之其年薨詔沛王林詣訖葬使大鴻臚持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賻甚厚

晉制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旁親絕周而旁親為之服斬孽虞以為古者諸侯臨君之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其尊未全不宜從絕周之制而令旁親服斬縗諸侯既然則公孤亦宜如舊昔魏武帝表上漢朝依古為制不皆施行大晉採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咸甯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秦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元康中秦王薨秦國郎中令始平李舍因王葬訖除服被貶御史中丞傳咸表云秦王薨含悲慟之哀感于人心含俯就王制如令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五

除服葬後十七日乃親中正職時議謂之背戚居榮奪其中正而復闕于天子之喪既葬而除便云天朝殊尊援以為准非所宜言國制既葬而除既除而耐文皇帝升遐武帝崩殂陛下毀頓率土臣妾無攀慕遂服之心實以國制不可而逾天王之喪釋于上藩國獨遂于下甚不可安且秦王無後含應為喪主今制既葬應除而耐則應吉服以祭按放勳之殂遇密三載太宗之崩曾不數旬釋然即吉引古繩今皆應有貶前含有王喪上請差代尚書勅王葬日在近葬訖含應攝職不聽差代含承天臺之勅逼司徒之符然後攝職及適職隨而擊之此為臺勅府符陷含于惡也含之困頓何足惜國制不可偏安平王嗣孫薨或言諸侯應降服姜輯議云君薨

未踰年而代子卒者猶稱子而名不成君春秋之正義也不成君則羣臣親戚不得服重服況安平王見在而使諸王服嗣孫以諸侯之禮未之敢安也大晉建五等憲章舊物詔書亭侯以上與王公同列侯以上策命建國者皆宜依古諸侯使絕周服喪服記公為所寓齊衰三月新禮除此一章摯虞以為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曩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時天下多此比宜定新禮如舊經詔從之永和十一年彭城國為季大妃求謚胡訥云禮婦人生以夫爵死以夫謚春秋夫人有謚不復依禮耳安平獻王李妃琅琊武王諸葛妃太傅東海王業妃並無謚今宜率舊典王彪之云聳子為謚服虔諸儒以為非杜預亦云禮婦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六

無謚近世惟后乃有謚耳太尉荀顛上謚法云若賜謚而道遠不及葬者皆封策下屬遣所承長吏奉策即家祭賜謚升平元年帝姑廬陵公主未葬符問太常冬至小會應作樂不博士胡納議君子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云案武帝詔三朝舉哀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中興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十八年太常車胤上言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為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寧三年故梁王生母喪亦求三年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

古禮今制並無居廬三年之文詔聽胤所上可依樂安王大功為正瑯琊中尉王奧問國王為大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為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為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為大夫一人為士便降況諸侯而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禮以貴降賤王侯絕周以尊降卑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以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厥降之節與周不同總猶不降況其親乎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兗州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七

史義興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荊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二十三年七月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疎履期禮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為所生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期服為允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于傍親及自己以下至為帝王所厭猶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符脩儀亡廣德三主猶服大功海鹽公主上厭至尊豈得遂服又晉恭帝為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縗緣此前代故事謹依禮文又

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雖引諸條無救于失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成服于其所生反不得遂于是皇子皆申母服孝建元年六月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天年始及殤追贈諡東平冲王服制未有成准下禮官詳議大學博士陸澄議贈之爲義追加名命不爲吉內殊典今聖策咸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傷之制若喪既用成人親不得以殤服左丞臣羊希參議案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又曰尊同則服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不殤者唯臣子而已詔可大明二年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六

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宜爲今例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謂宜開許以爲永制詔可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輜造陵于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官者處寧假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

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當得作鼓吹及樂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樟棺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三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禮大功至則辟琴瑟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復吉唯縣而不作樂今准其輕重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

齊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歛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又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如與儲君一體義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九

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髮自用八從之建武時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于宮門變戎服著衣帙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梁天監四年安成國刺稱廟新建欲尅今日遷立所生吳太妃神主國王既有妃喪欲使臣下代祭明山賓議以爲不可宜待王妃服竟親奉盛禮五年貴嬪母車喪議者疑其儀明山賓以爲貴嬪既居母憂皇太子出貴嬪別第一舉哀帝從之十四年舍人朱异議禮年雖未及成人已有爵命者則不爲殤封陽侯年雖中殤已有拜封不應殤服帝可之于是議

王服封陽侯依成人服

後魏熙平二年清河王懌表曰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為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聖室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臣忝宮台傅備位喉唇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張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為二國始封之母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大夫命其妾子以為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為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為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為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為母練冠之與大功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封君之子命如之孫承如纂重遠別先皇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三

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經曰為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為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為命之為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若以諸王入為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為言也今之諸王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玉食一方不得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皇帝舉哀于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衰文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後齊定令親王公主太妃如喪者借白鼓一面王郡公主太妃皆聽立柏厯凶門五等開國通用方相詳見卿大夫篇

唐貞觀十一年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蒙先朝待遇者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于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祕器喪葬凡五等以上薨卒及葬祭者應布衣幘素墓壙皆官借之其內外命婦應得函簿者亦如之其墓制一品塋先方九十步今減至七十步墳先高丈八尺減至丈六尺二品先方八十步今減至六十步墳先高丈六尺減至丈四尺三品先方七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三

丈四尺減至丈二尺其四品先方六十步減至五十步墳先高丈二尺減至丈一尺五品先方五十步減至四十步墳高一丈減至九尺六品以下先方二十步減至十五步墳高八尺減至七尺開元中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勅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逮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已與前夫義絕殂日合從後夫禮葬若依繇所請卻耐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于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訢于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

宋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太常禮院

言檢詳故事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並用一品禮墓方圓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明器九十事石作六事音身隊二十人當曠當野祖明祖思地軸十二時神蚊厨帳帳各一轎車一挽歌三十六人拂一蠶一嬰六輛車魂車儀梯車買道車誌石車各一方相氏鵝毛蠶銘旌香輿影輿蓋輿錢輿五穀輿酒醴輿衣物輿庖牲輿各一黃白紙帳圍宅象生什物行幙並誌文挽歌詞啟攢啟奠祝文並請下有司修製其儀太僕寺革輅兵部本品鹵簿儀仗太常寺本品欵吹儀仗殿中省織一曲蓋二朱漆團扇四自第導引出城量遠近各還贈玉一絺二贈祭少牢禮料下光祿太府寺少府監諸司依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禮供應又楚王母依子官一品例准令文外命婦一品侍近二人青衣六人偏扇方扇各十六行鄣三坐鄣二白銅飾轎車駕牛馭人四從人十六夾車從車六轍一大扇一團扇二戟六十伏緣久不施用如特賜施行即合于孟昶吉凶仗內相參排列詔並令排列祇應仍俟導引至城外分半導至西京墳下及葬命供奉官周貽應押奉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詰墳莊一區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喪仍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忌禁內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

皇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與別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十梁額花冠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百五十兩其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鐘仍賜水銀龍腦以斂

明洪武十一年皇太子元如常氏薨帝素服輟朝三日中宮素服哀臨皇太子齊衰葬畢易常服皇孫斬衰祭奠則服之諸王公主服如制萬曆四十七年皇太子才人王氏薨輟朝五日不鳴鐘鼓常服淺淡色衣百官青素服黑角帶朝參皇長孫主饋奠親王喪輟朝三日禮部奏遣官掌行喪葬禮翰林院撰祭文謚冊文壇誌文工部造銘旌遣官造墳欵天監取官一員卜葬國子監取監生八名報訃各王府祭一壇皇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太后皇后東宮各一壇在京文武官各一壇自初喪至除服御祭凡十三壇封內文武祭一壇其服制王妃世子眾子及郡王郡主下至宮人斬衰三年封內文武官齊衰三日哭臨五日而除在城軍民素服五日郡王眾子郡君為兄及伯叔父齊衰期年郡王妃服小功秦王挾薨詔定喪禮禮部尚書任亨泰言考宋制宜輟朝五日今遇時享請暫輟一日皇帝及親王以下至郡主及靖江王宮眷服制皆與魯王喪禮同皇太子服齊衰期亦以日易月十二日除素服期年從之凡親王妃喪御祭一壇皇太后中宮東宮公主各一壇布政使委官開壙合葬繼妃次妃祭禮同其夫人則止御祭一壇俱造壙耐葬晉王妃謝氏薨宋濂等議曰按唐制皇帝為皇妃



舉哀宋制皇帝為皇親舉哀今參酌唐宋之制皇帝及中宮服大功諸妃皆服小功南昌皇妃服大功東宮公主親王等皆小功晉王服齊衰期靖江王妃小功王妃總麻輟朝三日既成服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首百官奉慰皇帝出次釋服服常服制曰可郡王喪輟朝一日行人司遣官掌行喪葬禮餘多與親王同無皇太后皇后祭郡王妃與親王妃同無公主祭合葬郡王繼妃次妃喪禮與正如同凡世子喪御祭一東宮祭一百日下葬期年除服御祭各一世孫喪禮如世子成化中從四川按察使彭韶言親王薨逝遣官致祭郡王初喪遣官一祭餘祭並遣本處官王國母妃喪其地有鎮守太監者遣行禮又王國塋葬夫婦同穴開壙合葬止命本處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禮

官司凡公主喪聞輟朝一日自初喪至大祥御祭凡十二壇下葬輟朝一日儀視諸王稍殺喪制同惟各官不成服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二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卿大夫喪禮

喪祝王弔則與巫前禮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職喪卿大夫喪莅其禁令序其事事斂葬也太史小喪賜諡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諫記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皆坐無則皆立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及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一

授人杖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臣某死至君所告之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

凡訃于其君曰君

大夫訃于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于士亦曰某不祿訃于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于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于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

不祿使某實適讀為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為至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紵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于

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先

右者入門而右也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君升視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

也君子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為之賜謂于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于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于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于諸妻為之賜大斂焉于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升而夾階立擯者進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擯者進立門東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稱言舉所以大北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二

君于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夫人弔于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外不拜世子之從君如視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于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即位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君弔見尸柩而後踊途之後雖往不踊也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右弔臨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為士者也己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象其適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使齒于士不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王氏最無理充其說則見子爵高父母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遂不能子之舜可以臣替喪矣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大夫有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妾之喪也輕喪也麻臨兄弟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一 三

齊晏桓子卒晏嬰薨衰斬直經帶杖管履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為大夫言己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斬衰斬者其後在齊衰之謂謂衰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為正微緝焉則屬于粗也士與大夫為父服異者有粗衰斬枕草矣王肅云其為母五升縗而四升為兄弟六升縗而五升乎

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餽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為大夫未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遞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粗衰枕草于當時為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為大夫遜辭以辟害也

右喪服



升自東階西向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位  
有司弗辨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鄰國之君弔君爲  
非也當哭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曰禮  
乎夫子不答他日又問夫子曰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汝何疑焉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  
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季康子之母死陳襲衣襲衣非上  
服陳之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襲  
衣何爲陳于斯命徹之徹姜康子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  
小公輸若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于梓般若之族多技巧者  
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豐碑大木爲  
之形如石碑于梓前後四角樹之身中于間爲鹿鹿三家視桓  
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緯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六

概斂之形如大盤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以與其  
母以官巧者乎則病者乎弗果從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  
子與子貢弔焉閻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入于其廄而脩  
容焉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閻人辟之見  
賢相隨爾涉內需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  
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有事于武宮衛入叔弓卒去  
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  
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  
爲今君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舉而往賓尸事君在祭樂之  
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  
以聞可乎變謂死喪大夫國體也古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

公孫蠆卒赴于晉晉侯以其善于伐秦也六月晉侯請于王  
王追賜之大夫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鄭人殺良霄  
伯有死于羊肆羊肆子產褫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  
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  
之曰禮國之翰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欲葬伯有公叔  
文子卒其子戍請諡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于  
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  
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齊豹作亂  
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  
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衛石駟仲卒無適  
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言齊繫則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七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  
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司寇惠子  
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經麻衰以吉服文子辭曰子辱與  
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  
名習禮文子亦以爲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深議之大夫來  
當然未覺其所讓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  
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  
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虎所讓  
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  
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而明矣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  
涕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

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禮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于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吾縱生無益于人吾可以死害于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不食謂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及墓而反言其既窆而歸不置賓客有事也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八

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遺車遺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器也个謂所包遺其性體之數也雜記曰遺車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時政在大夫專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有畏而哭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于是與哭諸縣氏陳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度諫之不能止也以斯于是弗果用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右列國大夫喪禮

掌客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大夫死于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于館死則其復如于家綏亦綏也大夫大夫以布為轎而行至于家而說轎載以轎車入自門至于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夫轎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轎者達名也不言轎惟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轎乃入言轎以轎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轎謂為轎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轎曰轎無轎曰轎周禮又有轎車天子以載極極登轎聲相近其制周乎轎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轎大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其為實者不易以轎也廟中有載極以轎之禮此不耳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九

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私館大夫之家也不于之為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宮為君別館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于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復始死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善其問自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凜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寡君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

命毀隊絕世于良燬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一日遷次

一日便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

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于是乎有朝聘

而終以尸將事之禮朝聘道死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

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母乃不可乎吳人內之傳言尹

右喪在外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則惠

叔請之至今期年而猶未已為惠叔毀襄仲欲勿哭惠伯

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

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母絕其親愛之道

也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紼哀後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代相承以為挽歌

後漢朝臣中二千石將軍薨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

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自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

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

不敢以戚凶服當尊者前漢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子臣也

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

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

看起居注曰大財賈充藋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

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

喪自王主貴人以下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

載飾以蓋龍首魚尾羣布縹繡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

中二千石以上有轎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上加倚鹿

蓋千石以下緇布蓋縹魚龍首尾而已二百石黃綬以下

至于處士皆以簾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鄭元云

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

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

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

臣堂下北面士之喪父兄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

魏武帝懲漢季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乃

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通典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

擇邠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

明公焉以為哉帝乃止其後甘露中大將軍參軍太原王

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云祇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

刊于墓陰云明帝時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

侯以上有爵士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

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同依禮稱不祿高堂崇議諸侯曰薨取隕墜之聲禮王者之

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為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

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圭大

將軍縣亭侯有爵士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

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

中大夫秩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此天子之大夫而

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為大夫死既從士非先聖制禮意

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曹訪云官僚終

卒依禮各有制至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何所

出高堂崇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干事也孫權令諸臣

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議立制胡綜以為宜定大

喪輒去陸遜陳其素  
減死一等自此遂絕

晉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成  
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與長虛偽傷財害人一禁斷  
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  
既葬固陳不起于是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准傳  
不得時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郗詵寄止衛國文  
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  
葬三年即吉詔用為征東參軍或以為城寺屋壁之間無葬  
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  
外祖舅為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  
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下方下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三

溼唯城中高故遂葬于所居之宅祭于所養之堂不知其不  
可也詔問山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于壁後假葬  
服終為平輿長史論者以為不合正禮詵文義可稱又甚貧  
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為不與常  
同便令人非恐負孝慕之心宜博論詳盡同異魏舒與濤書  
郊詵至孝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  
自致故過時不葬後于家堂北假葬庭道通堂中不時閉欲  
服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其事灼然無所為  
疑建武二年袁瓌上表云故尚書僕射曹叡歿于寇亂嫡孫  
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在昔聖人制禮樽周于棺棺周于身  
今允無喪而葬招幽魂氣于德為愆義于禮為不物監軍王

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元興元年詔下太  
常詳處賀循答啟宜如瓌所上今後禁絕犯者依禮法陳舒  
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歿塲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  
禮無招魂葬之文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懸新蔡王招魂葬  
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歿寇虜靈柩未返今  
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魂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  
非原形之實理靈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  
之言藏閉藏屍柩非為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  
而窆任情長虛非禮所許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  
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輕重不同有斬杖者  
有制齊衰三月總麻三月者有直素服盡哀者聖人制禮使  
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總麻當包之矣  
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理無  
輕重臣以為宜使明禮大臣議為正制詔禮雖無墓毀正文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三

然依附名例不為無准改葬總通制也已修復不臨尸柩素  
服可也下太常議國子祭酒杜夷議云墓既修復而後聞問  
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改葬者必墓  
壞露殯其痛一也發墓宜依改葬服總三月漢有盜高廟寶  
器者罪輕于長陵之士墓毀更復不比廟災不行服也侍中  
江啟表鄭元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  
葬服總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  
三月  
齊尚書左丞王遼問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  
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計十一月之  
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為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

八月非復正月若各自為祥廬聖相間玄素雜糅未審當有  
此疑不儉曰相待之意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  
有異故相去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  
旨遠還之人有為未祭在家之子何辭不變禮有除喪而歸  
者此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  
必待乃為衰經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絕于宗廟斯不可矣若  
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  
之子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  
奔喪禮云為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  
時寔緣在遠為位不奠蓋有可安庶子在家亦不待嫡況儲  
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古

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  
忌辰變除昆弟亦相就寫情而不對客司徒褚淵等同儉議  
請以為永制詔可

梁天監元年齊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庭門禮官  
何佟之議以為改葬服總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墳土  
不及于椁可依新宮火三日哭假而已帝以為得禮二年用  
佟之議追服三年無禫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  
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後魏司空清河王懌叔母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  
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下禮  
官議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期九月之喪既葬飲酒

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  
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  
云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  
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尚自不及聲作明不得也樂在  
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三司開國于王服皆有厭絕若尊  
同體敵雖疎尚徹樂如非敵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祭  
酒孫惠蔚等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聲樂本無作理鼓  
吹之制古之軍聲今者加台司之儀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  
無變于吉悲樂並用于理未盡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  
事明非欲聞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  
痛述理節情愚謂為允詔可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古

後齊從三品以上喪借白鼓一面儀同三司已上及令僕皆  
聽立凶門柏厯三品以上及五等開國通用方相四品以下  
達于庶人以魁頭旌則一品九旒二三品七旒四五品五旒  
六七品三旒八品以下達于庶人唯旒而已其建旒三品以  
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五品至輪六品至于九品至較  
勳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王元軌子欲改葬祖及祖母列上  
麻鄭玄注臣為君子為父妻為夫唯三人而已然嫡曾孫  
承重者曾祖父母祖父父母改葬既並三年之服皆應服總而  
止言三人若非遺漏便是舉其略耳

隋制正一品薨鴻臚卿監護喪事司儀令示禮制二品以上  
鴻臚丞監護司儀丞示禮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  
期喪以上喪並掌儀一人示禮制官人在職喪聽斂以朝服



有封者斂以冕服未有官者白帽單衣婦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斂棺內不得置金銀珠玉諸重一品懸隔六五品以上四六品以下二轎車三品以上油幃朱絲絡網施襪兩箱畫龍幃竿諸末垂六旒蘇七品以上油幃施襪兩箱畫雲氣垂四旒蘇八品以下達于庶人鼈甲車無幃襪旒蘇畫飾執紼一品五十人三品以上四十人四品三十人并布幘布深衣三品以上四引四披六鐸六翼五品以上二引二披四鐸四翼九品以上二鐸二翼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魁頭在京師葬者去城七里外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高四尺圭首方跌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者雖無爵奏聽立碣凶服不入公門期喪已下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六

解官者在外曹禱緣紗帽若重喪被起者皂絹下裙帽若入官殿及須朝見者冠服依百官例齊衰心喪已上雖有奪情並終喪不弔不賀不預宴期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小功已下假滿依例居五服之喪受冊及之職儀衛依常式唯鼓樂從而不作戎事不用此制

唐諸臣喪禮有疾齋于正寢臥東首北牖下疾困去衣加新衣徹藥清掃內外四人坐而持手足遺言則書之為屬續氣絕則寢于地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女子青練衣去首飾齊衰以下丈夫素冠主人坐于牀東啼踊無數眾主人在其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皆西面南上哭妻坐于牀西妾及女子在其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皆東

面南上藉槩坐哭內外隔以行帷祖父以下為帷東北壁下西南壁南面東上外姻丈夫于戶外東北面西上祖母以下為帷西北壁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及外親丈夫席位于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凡喪皆以服精粗為序國官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位于門內之東重行北面西上俱衰巾帕頭舒薦坐參佐位于門內之西重行北面東上素服皆舒席坐哭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總麻再不食復于正寢復者三人以死者之上服立侍之身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要招以左每招長聲呼某復三呼止投衣于前承以篋升自阼階入以覆尸乃設牀于室戶內之西去腳簞枕施幃去裙遷尸于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楔齒以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七

以脯醢酒用吉器升自阼階奠于尸東當牖內喪則贊者皆受于戶外而設之沐浴掘堊于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高其壤為塗窺于西牆下東向以俟煮沐新盆瓶六鬲皆濯之陳于西階下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絰寔于筭櫛寔于箱若簞浴衣寔于篋皆具于西序下南上水泚稷米取汁煮之又汲為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于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者丈夫于主人之東西上婦人以下于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以帳乃沐櫛束髮用組拒用巾浴則四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拒用浴衣設牀于戶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鬢斷爪如生

一第... 升... 史部

盛以小篋大斂內于棺中楔齒之柶浴巾皆埋于墳實之衣以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乃奠製衣三稱西領南上明衣裳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白纁面衣玄方尺纁裏組繫握手玄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削約于內傍寸著以縣組繫庶幾繼陳不用將製具牀席于西階西內外皆出哭如浴襲者以牀升入設于尸東布枕席陳襲于席祝去巾加面衣設充耳握手納鼻若履以大斂之衾內外入哭乃含贊者奉盤水及筭一品至三品飯用粟飯用稷舍用碧六品至九品飯用梁舍用貝升堂含者盥手于戶外洗梁壁寔于筭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徹枕去衾受筭奠于尸東含者坐于牀東西面繫巾納飯含于尸口既含主人復位乃為銘旌以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式

絳廣充幅一品至三品長九尺八寸緇緇日某封官之柶置西階上四品至五品長八尺六寸至九品長六尺六寸至九品長五尺六寸至九品長四尺六寸至九品長三尺六寸至九品長二尺六寸至九品長一尺六寸至九品長一尺木為重一品至三品長七尺六寸至九品長六尺六寸至九品長五尺六寸至九品長四尺六寸至九品長三尺六寸至九品長二尺六寸至九品長一尺六寸至九品長一尺為粥寔于高蓋以疏布繫以竹筥懸于重木覆用葦席北面屈兩端交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筥祝取銘置于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小斂衣一十九稱朝服一笏一陳于東序西領北設奠于東堂下無二寔以醴酒解二角相一少牢腊三適豆俎各贊者辟脯醢之奠于尸牀西南乃入設盆盥于僕東布巾贊者辟脯醢之奠于尸牀西南乃斂具牀席于堂西設盥盥西階之西如東方斂者盥與執事者以斂衣入喪者東西皆少退內外哭已斂覆以夷衾設牀于堂上兩楹間社下莞上簟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退乃斂髮而奠贊者盥手奉饌至階升設于尸東醴酒奠于僕南西上其俎祝受巾巾之奠者

徹奠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哭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疏為之夜則設燎于庭厥明滅燎乃大斂十稱上服一稱冕具贊導纓內裏則有花釵衾一西領南上設奠如小斂加勺在東南適豆俎皆有幕用功布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于殯所以哭熱入篋覆黍梁稻各二皆加魚腊燭俟于僕東設盆盥于東階東南祝盥訖升自阼階徹巾執巾者以待于阼階下祝盥贊者徹小斂之饌降自西階設于序西南當西霤如設于堂上乃適于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加冠若花釵覆以衾開帷喪者東西憑哭如小斂諸親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尸斂于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篋傍各三篋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帟于殯上祝取銘置于殯乃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于室之西南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式

隔東面又几巾已加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于席前祝加巾于俎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既殯設靈座于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按屏帳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如平生殷奠之日下饋于下室廬在殯堂東廊下近南設苦由齋衰于其南為聖室俱北戶前蒲為席不椽大功又于其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總麻又于其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于西房三日成服內外皆哭盡衰乃降就次服其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升立于殯內外皆哭諸子孫跪哭尊者之前祖父撫之女子子對立而哭唯諸父不撫尊者出主人以下降立阼階朔望殷奠饌于東堂下凡奠二簋二飯二木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飯二飯六適六豆其日不饋于下室葬有期前一日之夕除

蔽帳障設賓次于大門外之右南向啟殯之日主人及諸子皆去冠以衰巾帕頭就位哭祝衰服執功布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內外止哭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啟殯既告內外哭祝取銘置于重掌事者升徹殯塗設席于柩東升柩于席又設席柩東祝以功布升拂柩覆用夷衾周設帷開戶東向主人以下升哭于柩東西向南北上諸祖父以下哭于柩東北壁下諸祖母以下哭于柩西北壁下外姻丈夫帷東上婦人帷西祝與進饌者各以尊升設于殿之夕發引前五刻槌一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陳器用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于

徹帷持髮者升以髮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掌事者取重出倚于門外之東執旌者立于靈南北面槌三鼓為三嚴靈車進于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南向跪告腰輿降自西階以詣靈車腰輿退執鐸者振鐸降就階間南向持髮者障以髮執纛者卻行而引輜止則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輜止北面主人以下以次從輜在庭向南主及諸子以下立哭于輜東北向南西異姓之大夫立哭于主東南南西面北向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以下立哭于主西東南南面北向南上婦人以下立哭于輜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于主南面北向南上婦人以下立哭于輜外之際障以行帷國官立哭于執紼者東北面西上僚佐立哭于執紼者西祝帥執饌者設祖奠于輜東如大斂祝酌奠進饌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甯謹奉旋車式遵祖道尙

享輜出升車執披者執前後披紼者引輜出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于輜後輜出到輜車執紼者解屬於輜車設帷障于輜後遂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于柩東如祖奠既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五以繩束之盛以盤載于輿前方相大棺車輜車明器輿下帳與米與酒脯醢與苞牲與食與為六與銘旌纛鐸輜車以次行喪至于墓所下柩進輜車于柩車之後張帷下柩于輜丈夫在西憑以哭卑者拜辭主人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于羨道西東面北上入墓施行席于壙戶內之西執紼者屬紼于輜遂下柩于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輜出持髮入倚髮于壙內兩廂遂以帳張于柩東南向米酒脯于東北食盤設于前醢醢設于盤南苞牲置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主

于四隅明器設于右在壙掌事者以元纁授主人主人授祝奉以入奠于靈座主人拜稽顙施銘旌誌石于壙門內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祭后土于墓左反哭既下柩于壙槌一鼓為一嚴掩戶槌二鼓為再嚴內外就靈所槌三鼓為三嚴徹酒脯之奠追靈車于帷外陳布儀仗如來儀腰輿入少頃出詣靈車後靈車發引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去墓百步卑者乘以哭靈車至第西階下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于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俱升祖父母于靈西東面祖父母以下哭于輜西北面西上外婦人哭于靈西東面祖父母以下哭于輜西北面西上外婦人哭于靈南廂丈夫帷東婦人帷西皆北面西上外婦人哭于堂上西面人以下出就次沐浴以俟虞斬衰者沐而不櫛虞主用桑長

尺方四寸孔徑九分烏漆置置于靈席在寢室內戶西東向  
素几在右設洗于西階西南瓦甃二設于北牖下醴酒在東  
喪者既沐升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于戶外入哭于位如初  
饌入如殷奠升自東階主人盥手洗爵酌醴西面跪奠哭止  
祝跪讀祝文主人哭拜內外應拜者皆哭拜乃出杖降西階  
還次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如初小祥毀廬為聖室設蒲席  
聖室者除之席地主人及諸子沐浴櫛剪去首經練冠妻妾  
女子去腰經主用栗祭如虞禮大祥之祭如小祥間月而禫  
釋祥服而禫祭如大祥既祥而還外寢妻妾女子還于寢食  
有醴醬既禫而飲醴酒食乾肉耐廟筮日將耐掌事者為埽  
室于始祖廟室西壁主人及亞獻以下散齊三日致齊一日  
前一日主人以酒脯告遷遷之主乃遷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三

置于帷坐又奠酒脯以安神掌饌者徹饌以出掌廟者以次  
置神主于室又設考之耐坐于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  
右几設主人位于東南西面設子孫位于南門內東壁下西向  
西几設終獻亞獻位于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于終獻東  
南俱西面北上設贊唱者位于主人西南西面設酒奠于堂  
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于階東南南向設爵三  
二加其日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鉶二酒尊  
二其一寔玄酒為上其一寔清酒次之其遺豆一品者各十  
二二三品主人及行事者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者闔寺  
者各八入立于廟庭北面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埽室出曾祖曾祖妣  
神主置于座降出執尊罍篚者入就位祝進座前西面告曰  
以今吉辰奉遷神主于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于座前祝  
納神主于置升輿祝仍扶于左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于  
後至廟門諸婦人停于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  
自南門升自西階入于室諸子孫從升立于室戶西重行東

面以北為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與詣室前回輿西向祝啟  
置出神主置于座輿降立于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  
降自東階各就位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  
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于室各設于神座前主人盥手洗  
爵升自東階酌醴酒入室進北面跪奠爵于曾祖神座前主  
人出取爵酌酒入室進東面跪奠于祖座前出戶北面立祝  
持版進于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主人再拜祝進入奠  
版于曾祖座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人出亞獻盥手洗爵升  
又酌酒入進東面跪奠于祖神座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  
立于西壁下東面再拜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終獻入如亞獻  
祝入徹豆贊者皆再拜主人及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  
徹饌以出掌廟者納曾祖神主于埽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二

三

神座前納主于置置于輿詣考廟出神主置于座進酒脯之  
奠少頃徹之祝納神主于埽室六品以下耐祭于  
正寢禮略如之太常博士  
掌凡王公以下擬諡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諸諡職事官  
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勳校下無爵稱子沈約諡法云晉大  
太常擬諡記申省議定奏聞  
稱子養德邱園聲寔明著則諡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  
則小名張靖撰諡法兩卷又有廣諡一卷梁沈約集諡法  
凡一百六 告贈諡于柩如開元禮  
宋制冊諸一品二品喪敕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  
于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二纁二重一品柱扇六五品以上  
四六品以下二銘旌三品以上長九尺五品以上八尺六品  
已上七尺皆書某官封姓之柩輅車一品至七品同隋制九

品以上無旒蘇諸引披鐸髮挽歌並如隋制輓歌三品以上  
六行三十六人四品四行十六人五六品八人七八品六人  
六品九品四人其持引披者皆布幘布深衣挽歌者白練幘  
白練袴衣皆執鐸絳並鞵鞞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  
魁頭蘇五品以上竿長九尺以下五尺已上諸葬不得以石  
為棺椁及石室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及藏金寶珠玉動  
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其費凡凶儀皆有  
買道方相引魂車香蓋紙錢鵝毛影輿錦綉虛車大輿銘旌  
儀棺行幘各一挽歌十六其明器牀帳衣輿結彩牀皆不定  
數墳所有石羊虎望柱各二三品以上加石人二墳有當墳  
當野祖思祖明地軸十二時神誌石券石鐵券各一殯前一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禮

日對靈柩及墳所下事時皆設敕祭監葬官行禮定謚王公  
及職事官三品以上葬贈官本家錄行狀上尚書省考功移  
太常禮院議定具上中書門下宰臣判准始錄奏聞敕付所  
司未葬前賜其家藎德邱同聲寔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  
曰先生直史館胡旦言舊制文武官皆以功行上下賜謚近  
朝遂成闕典建隆以後三品以上合賜謚者百餘人  
望令史館錄送禮官  
定謚詔後為定式

明制凡藎衣三品以上三四品五品二六品以下一飯含五  
品以上飯稷含珠九品以上飯梁含小珠銘旌絳帛廣一榻  
品官依宋制斂衣朝服一襲常服十襲衾十番靈座設于柩  
前用白絹結帛以依神棺用油杉朱漆椁用土杉檜嬰八侯  
六三品以上四五品以上二明器公侯九十事一二品八十

事三四品七十事五品六十事六七品三十事八九品二十  
事洪武二年葬開平王常遇春給明器九十事鉦二鼓四紅  
旗拂子各二紅羅蓋按籠各一弓二箭三龍釜火爐各一  
以上俱以木為之木羅蓋甲頭盛蓋杓壺瓶酒甕唾壺水盆  
香爐各一燭臺二香合香匙各一香筋二香匙筋瓶茶鍾茶  
瓊各一筋二匙一匙筋瓶一梳二梳十二盤二以上俱錫造  
金裏之班劍身仗各一金裏立瓜骨朵戟筭各二交椅脚  
踏馬靴各一腰刀一腰刀六槍劍斧斧卓屏風杖箱交牀香  
卓各一梳二以上俱以木為之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  
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四人門神二  
人武士十人並以木造各高一尺雜物嬰六盤一筐筭檉  
衿鞞各一包二筭二糧漿餅二油餅一紗厨帳帳各二束  
帛青三段纁三段每段長一丈八尺後定制公侯准此  
公  
侯四引六披左右各八鐸一二品三引四披左右各六鐸三  
四品二引二披左右各四鐸五品以下二引二披左右各二  
鐸羽旛竿長九尺五品以上一人執之六品以下不用功布  
品官用之長三尺方相四品以上四目七品以上兩目八品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二

禮

以下不用柳車上用竹格以綵結之旁施帷幔四角垂旒蘇  
誌石二片一為蓋書某官之墓一為底書姓名鄉里三代生  
年月日卒葬月日及子孫葬地婦人則隨夫與子孫封贈二  
石相向鐵束埋墓中祭物四品以上羊豕九品以上豕碑碣  
功臣歿後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廣三尺六寸  
龜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鳳蓋三品天祿辟邪蓋  
四品至七品圓首一品至三品龜趺四品至七品方趺首視  
功臣歿後封王者遞殺二寸碑身遞殺五寸至其廣遞殺二  
寸跌遞殺二寸文武大臣薨逝命翰林官製文立神道碑墳  
塋一品地圍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墳一丈四  
尺三品七十步墳丈二寸以上石獸各六四品四十步七品

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功臣歿後封王者周圍百步墳高二丈圍牆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官各二石虎羊馬右望柱各二一品墳牆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遞殺一尺五品四尺三四品無石人五品無石虎六品以下無石羊馬望柱文武大臣請諡禮部定上中下三等送翰林院擬諡有應諡而未得者撫按科道官以聞舊制諡法文臣不可得武臣非贈侯伯不可得魯秦二王曰愍至建文諡王禕成祖諡胡廣文臣始有諡迨世宗則濫及方士且加四字矣定例三品得諡詞臣諡文福王時追諡開國名臣李善長等十四人正德諡臣蔣欽等十四人天啟慘死諸臣左光斗等九人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一

美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三

湖西閩鎮珩輯

禮制考

士喪禮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

死于適室帷用飲衾之南廂下有牀衽也衾大飲所并衾

右始死 記士處適寢寢東首於北牖下將有疾乃有疾疾者齊居其室也 養者皆齊徹琴瑟疾病內外皆掃為賓客來 徹褻衣加新衣御者四人皆坐持體為不能男易服朝服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氣絕為其氣微難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乃行禱於五祀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疾病廢牀御者持體一人 乃卒主人啼兄弟哭去

哭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 始死充充如有窮 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三日而食 水漿不入口者三日 士之妻皆死於寢 衾死而後制 孔子

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也 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禮占已夢而邱也

殷人也子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子子殆將死也宗奠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奠我以人君乎蓋寢疾七日而沒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啟開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魯大夫仲孫氏名捷曾子言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疾病曾元抑手曾華抱足元華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二

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子春曾元曾申坐於足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贊與華畫也贊謂牀第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說者以皖為刮節日子春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贊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革急也變動也幸觀也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乎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言病難困猶勤於禮子張病召申祥而諭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申祥子張子死之言漸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漸吾今日其庶幾乎

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左何之扱領於帶復者有司也爵弁服純衣纁裳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臯某復三降衣於前北面招求諸樹之義也臯長聲也某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復者降自後西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蔽西右復 記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 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於衣投於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歛婦人復不以神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惟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邾婁復之以矢蓋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三

自戰於升陘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復楔齒綴足飯設節帷室並作設節謂遷尸又加新衣楔齒用角柶為將含恐其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將綴足用燕几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將綴足用燕几當牖衽下筵上簟設枕病卒之間廢牀至是遷尸始死遷尸於牀櫛用歛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楔貌如輓上兩末也事便綴足用中雷而浴毀鬣而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於大門殷道也周人浴不擻中雷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於廟門之外學者行之奠脯醢醢酒升自阼階奠於尸東帷堂事小

右始死奠帷堂 記卽牀而奠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  
巾柶肩頭也用吉器或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  
與不容改新閣

乃赴於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也赴告 有賓則拜之

右命赴拜賓 記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

之臣某之某死赴也 士計於國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

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

吾子之外私某死赴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五廟

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死必計練祥則吉實四廟孫而

顯考為始 封子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四

入坐於牀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眾主人庶

也亦適妻在前親者在室謂大功以上父兄姑 眾婦人戶外

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眾婦人眾兄

右室中位 記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

焉亦坐 既正尸主人父兄子姓皆坐於東方主婦姑姊

妹子姓皆坐於西方

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使人弔徹帷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

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 主人哭拜稽

顙成踊稽顙以頭觸地 賓出主人拜送於外門外

右君使人弔 記尸在室有君命眾主人不出不二 凡

主人之出也徒跌扱衽拊心降自西階

君使人從徹帷主人如初從者左執領右執要入升致命之

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於西階

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

以刑士之旅拜也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

哭拜而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為賓出不成禮也

右君使人從 記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親者從不將命以卽陳大功以上同財不使人將之庶兄弟

從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委衣於尸東牀上某使某

室中位也朋友從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初退哭不踊進親

之思也退下 徹衣者執衣如從以適房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五

右親友從 記從者委衣於牀不坐牀高其從於室戶西

北面致命

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書銘

於末曰某氏某之柩銘明旌也雜帛為物大夫之所建也以

不命之士也半幅 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上杠銘也

右為銘 記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

甸人掘坎於階間少西為塗於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

之西 新盆槃瓶廢敦重鬲皆濯造於西階下盆以盛水

汲水也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重鬲 陳襲事於房中西

兩鬲懸於重者濯衣也濯衣也精讀為紵紵也襲事少上明

領南上不精陳而下不屈江河之間謂紵紵也襲事少上明

衣裳用布鬻并用桑長四寸緩中長四寸不冠故也緩中 布巾



環幅不整環幅廣表等也不整者士之子親含反其掩練帛

廣終幅長五尺折其末於願下又還結於項下環用白纁

纁充耳纁新綿也目用緇方尺二寸經裏著組繫極目用覆面者也

繫者也組繫握手用元纁裏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

組繫牢謂制約握之決用正王棘若擇棘組繫極極二也

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為決棘猶放弦也以杏指放弦

冷不舉指也生者以朱韋為之而三死用纁又二明不用也

胃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日殺質明也其用之先以殺

足而上後以質輔首而下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所衣之

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祿衣黑衣裳祿之為言緇帶黑帶

韎韐一命竹笏夏葛屨冬白屨皆總緇純組繫繫於踵冬

履變言白者明夏時用葛亦白也此皮庶穉繼陳不用貝三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實於筭貝水物古者以為貨稻米一豆實於篚豆四沐巾二

浴巾二皆用紵於筭浴巾二者上體下櫛於篋篋箭浴衣於

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皆饌於西序下南上東西南

右陳浴襲飯舍之具 記攝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

南其壤南順統於墜用塊塊墜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

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削 有前後裳不

辟長及殿不辟積也殿足附也凡他緇紳緇紳緇紳緇紳

緇紳緇紳緇紳緇紳緇紳緇紳

胃頰殺級旁三凡胃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胃死而後制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率帶士二采

士飯三貝 士併瓦盤無冰設牀禮第有枕舍一牀襲一

牀遷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緇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祝浙米於堂

南而用盆祝浙米於堂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於盥用重鬲

盥階三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復於篚士有冰用夷漿可也

謂夏月而君加賜冰 外御受沐入外御小臣侍從者主人皆

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乃沐櫛拒用巾拒櫛也

浴用巾拒用浴衣拒用巾灑濯棄於坎浴衣亦棄之

櫛如他日蚤為爪斷鬻用組乃拜設明衣裳用組以束髮

右沐浴 記夏祝浙米差盛之也差擇御者四人抗衾而浴

禮第抗衾為其裸禮第禮第其母喪則內御者浴鬻無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拜內御女御也無設明衣婦人則設中帶中帶者今管

人汲不說緇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

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浴用絺巾拒用

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於坎其母之喪則內御

者抗衾而浴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梁大

夫沐稷士沐梁甸人為墜於西墻下陶人用重鬲管人授

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扉薪用囊之管人授御

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拒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

棄於坎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禮死於

主人入卽位已設明衣商祝襲祭服祿衣次商祝視習商禮

上祭服祿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蠲有皮弁素主

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舍牀之東衽如初也

人出南面左袒報諸面之右盥於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柶  
建於米執以從俱入戶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  
微褻受貝奠於尸西當牖北面當尸南也設巾覆面為飯之  
矣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視受貝米奠之祝又受米奠於  
貝北宰從立於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報者也宰立牀主人  
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於右尸  
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商祝掩瑱設帳目乃屨綦結於跗連  
紉履頭上也紉履節如刀衣鼻在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  
左袒明衣不在算也設紉帶指笏紉帶用革指也設決  
麗於擊自飯持之設帳乃連擊麗施也擊手後節中也飯大  
強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設帳者以綦繫紉中指由手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表與決帶之餘連設胃藥之無用衾藥翰盛物者衾巾柶  
結之此謂右手也將藥辟奠蚤埋於坎既則反之  
右飯含襲 記飯於牖下 卒洗貝反於笄實貝柱右釀  
左釀象齒夏祝徹餘飯徹去瑱塞耳塞充設握裏親膚  
繫鉤中指結於擊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  
甸人築坵坎築實土其中堅之隸人溲廁溲塞也為人復  
神不 鬻爪士埋之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  
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叔氏子鑿  
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既襲宵  
為燎於中庭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木也縣物焉

鑿之為縣簪孔也夏祝齋餘飯用二鬲於西牆下夏祝視  
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鬻也重主道也士鬻用疏布久之繫用  
二鬲則大夫四鬲侯天子八與鬻同差鬻用疏布久之繫用  
幹縣於重鬻用葦席北面左袒帶用幹質之結於後久謂為  
蓋塞鬻口也幹竹箬也以席覆重辟屈而祝取銘置於重  
反兩端交於後左袒西端在上負加也

厥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  
也絞所以收束衣服以布為之縮從也緇衾類裏無統  
緇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令可結也緇衾類裏無統  
後也凡衾制皆五幅祭服次皮弁散衣次祿衣以下凡十  
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饌於東堂下脯醢醢酒冪奠  
用功布實於簠在饌東功布綴濕厭治之布也凡設盆盥於  
饌東有巾為奠設且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於東方且經斬衰之  
其貌且以爲經經重者尚粗惡經之言實也高也中人  
手撥圍九寸經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  
本陽也要經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  
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其差好也右本在上輕服本於陰而  
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  
房婦人亦有其經但言帶者記其異牀第夷衾饌於西坵南  
第簣也夷衾西方盥如東方布巾饌於西堂下鼎於寢  
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鬻去蹄兩肺脊肺設屬  
鬻鬻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覆匕東柄解也四解之殊屬  
喪尚質既饌將小飲則辟饗奠

右陳小飲衣經帶奠 記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士以葦  
席 厥明滅燎陳衣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凡小飲大

小斂布絞縹者一橫者三士縹衾一衾十有九稱士陳衣於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紵不在列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縫大夫士舉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絺紵紵不入絞紵衾胃死而後制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饌於其上兩甌醴酒酒在南篋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無北二以并邊亦如之椹今之聲也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為豆邊二以併則凡邊豆實具設皆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是大斂饌也凡邊豆實具設皆巾之巾之加飾也明小解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夕也喪不制奠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十一

也與祭肉也與制猶俛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喪服先散帶批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喪祭也吉祭批用棘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舉以素器士盥二人以并東面立於西階下俟舉布席於戶內下筵上單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飲者趨方或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設牀第於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也卒飲徹帷主人面西馮尸踊無算主婦面東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於房始死將衰者難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給象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冠代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則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髻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紉也於房於室釋髻髮宜於隱者

婦人髻於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縹將齊衰者骨笄并髻髮之異髻髮者既云縹而又以髮為大紉如今婦人髻紉其象也

右小斂髻髮記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大事謂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小斂辟奠不出室辟奠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小斂而徹帷無踊節既馮尸主人髻髮絞帶袒眾主人布帶小斂主人即位於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髻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於房中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紵不紐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馮則為之一不食凡斂者六人鋪紵紵踊鋪衾踊鋪衣踊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十二

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紵踊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與必踊娣不撫叔叔不撫娣遠別君不撫僕妾士舉男女奉尸俛於堂帷用夷衾男女於室位哭踊無算衾之衾也主人出於足降自西階眾主人東即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即位踊襲經於序東復位即位踊東方位襲經於序東夾前右奉尸俛於堂拜賓襲經記徹帷男女奉尸夷於堂降拜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士妻特拜命婦凡拜眾

賓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向婦人  
迎送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其無女  
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於  
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  
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  
辭焉積者以主人有事告也 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歛則  
出 士妻不當歛則爲命婦出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  
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事謂大小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后拜之不改成踊事謂大小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小歛大歛皆辨拜婦當事來者終不拜故  
乃奠奠與歛之舉者盥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阼階前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士

西面錯俎北面舉者盥出門舉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  
錯俎於此宜西面錯右人左執匕抽扇予左手兼執之取俎  
委於鼎北加扇不坐抽扇取扇加扇於扇上乃札載載兩俎  
於兩端兩肩亞兩胎亞脊肺在於中皆覆進祗執而俟乃札  
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左人也亞次也凡七夏祝  
體皆覆爲座祗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  
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  
巾待於阼階下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已奠於尸東執醴酒北  
面西上豆錯俎錯於豆東立於俎北面上醴酒錯於豆南祝  
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  
爲座也東反其位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人  
親執爲之

右小歛奠 記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  
歛斯席矣大奠奠於東 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士代哭不以官  
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出請之辭曰孤  
擯者入告須以賓入出告之辭曰 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  
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委衣如於室禮降出主人  
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踊三降主人不踊  
朋友既委衣又還哭禭者以禭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亦如  
於西階上不肯主人禭者以禭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亦如  
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禭無絮雖復與禭同

右有禭者

有爲燎於中庭燎火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士

右設燎 記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厥明滅燎陳衣於房南領西上綉絞紵袞二君禭祭服散衣  
庶綈凡三十稱紵不在算不必盡用紵單被也袞二者始  
衣數自天子達 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解木柶豆  
兩其實葵菹芋蕕醢兩邊無勝布巾其實栗不澤脯四臠白  
也齊人或名全菹爲芋勝絲也 奠席在饌北歛席在其東大  
詩云竹籜繩勝布巾勝也 奠而用席 擯肆見在擯肆  
擯用軸蓋在下擯肆見在 擯肆見在擯肆  
於西坵南於西坵南 於西坵南於西坵南  
合升魚鱠九腊左胖脾不升其他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  
豚體及匕俎之 陳如小歛時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記生與來日死與往日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 大斂於阼士以

韋席 大斂布絞緇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二也士陳衣於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紵如朝服絞一幅

為三不辟紵五幅無紵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士棺六寸裏棺不緣蓋不用漆

二衽二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后木得孝公子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 有虞氏

瓦棺始不用夏后氏望周火熱曰望殷人棺槨槨大木為周人牆置妻也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

后氏之望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古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中都魯邑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為墳不封不聚土不樹不樹行之

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案陳小斂衣章袍必有表陳衣運豆喪不剝奠批桑奠以素器凡六條并此章通用當互考

燭俟於饌東燭俟也饌祝徹徹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

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

設者出於足阼自西階婦人踊設於序西南當面榮如設於

堂堂謂尸東也凡設於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

如初者如醴酒乃適饌東方之帷堂

右徹小斂奠帷堂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祖祖大也士盥位如初布席如初階亦不莞上單鋪於阼商祝布紵紵

衾衣美者在外君冠不倒至此乃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時則當

降拜之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

主婦如之 右大斂 記大斂於阼主人奉尸斂於棺士之喪將大

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大夫升自階階東北面東

上視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主人奉尸斂於棺踊如初乃蓋棺在殯中斂尸主人降拜大

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北面於眾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階

之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塗以木覆棺上而卒塗祝取銘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三 古

置於殯主人復位踊襲為銘設柩右殯 記死三日而殯 士庶人三日而殯 士殯見在

塗上帷之熬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君於士有賜幣幣幕

者所以承應賜之則張於殯 既殯主人說髦既殯置銘

乃奠奠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於奧東面祝執巾與執席

位室中南面祝反降及執事執饌東方士盥舉鼎

執燭燭南而中安於席右祝入西面北上如初載魚左首進鬻三列腊進抵如初如小斂

局屬而載之儀魚左祝執禮如初酒豆遵俎從升自阼階丈

夫踊甸人徹鼎如初奠由楹內入於室醴酒北面亦如設

豆右菹菹南栗栗東脯豚當豆魚次腊特於俎北醴酒在遵

南中如初右道在臨南也此左右異于魚者載者既錯者 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閣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 由重南東丈夫踊實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 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小功以下至此可以 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

右大斂奠 記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

北東中奠而 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為君服者皆斬

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于大功以下者不

足則反之

主人揖就次斬衰倚廬齊衰室大功 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

右喪次 記居倚廬倚木為廬在中 寢苦枕由苦編菜不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說經帶哭晝夜無時非喪事不言歌粥朝一溢米夕一溢

米不食菜果二十兩曰溢為米一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君視大斂皮弁服喪主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

袒巫止于廟門外視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檀弓曰

喪以巫祝執芻執戈以惡之所以異于生也皆天子之禮諸

侯臨臣喪則使祝代巫執芻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

前使陪北面君釋采入門主人辟君釋采者視為君升自阼階

西向祝負壙南面主人中庭祝南面房君哭主人哭拜稽顙

成踊出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

北面命主人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卒公卿大夫逆

降復位主人降出如朝夕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

主拜稽顙成踊出撫手君反之復初位眾主人辟于東壁下

南面以君將降也南君降西向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

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馮亦如之奉尸斂于

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由便趨疾不敢久

君君升即位眾主人復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

亦復中 乃奠升自西階以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節謂執

階及既奠由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

辟君式之古者立乘式謂小 貳車舉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

數各視其命之等君出使異姓襲入即位眾主人襲拜大夫

之後至者成踊實出主人拜送

右君視斂 記君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 君視

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 大夫

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三日成服杖既殯之明日全

右成服 記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冠六升外緹纓條屬

厭通謂一絛絛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厭伏也 衰三升屨

外納餘也杖下本竹桐一也

拜賓及眾賓不拜棺中之賜棺中之賜

右拜君命及賓 記主人乘惡車拜君命與賓及 白狗臂

為之取其堅也蒲蔽蔽御以蒲蔽 蒲蔽也犬服 答間兵

也亦白木銘取少 約綬約轡木鑣少聲 馬不齊髦齊髦

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主婦之車亦如之疏布

祔於蓋引垂之武車白狗攝服攝猶維也狗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端衰喪車皆無等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

朋友州里舍人可也謂無主後

朝夕哭不辟子卯既殯之後朝夕及哀婦人卽位於堂南上

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西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

北上門東北而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

位辟門外兄弟異姓有婦人拊心不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

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

皆卽位於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

賓皆卽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於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總亦卽位哭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六 右朝夕哭 記朝夕哭不帷既出則帷殯非古也自敬

姜之哭穆伯始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

徹者置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祝取醴

北面取酒立於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

從降自西階婦人踊序次設於序西南直西榮醴酒北面西

上豆西面錯立於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於執豆之西東上

酒錯復位禮錯於西遂先由主人之北適饌復用也適饌適

右徹大斂奠

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如初設者豆先次

也也錯者出立於戶西西上滅燭出祝闔戶先降自西階婦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奠止乃

賓揖眾主人出就次

右朝夕奠 記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朔日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自大夫

半又奠如初無邊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邊位黍稷併於飯

者謂大斂時無邊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邊位北也於是始

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

舉鼎入升皆如初奠之儀卒柩釋匕於鼎俎行柩者逆出甸

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俎行者俎後執執俎者行

設於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邊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

位如初當邊位俎南黍祝與執豆者巾乃出主人要節而踊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九 皆如朝夕哭儀月半不殷奠殷盛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

出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

足執之令足問向前也其設於外如於室外序

右朔月奠薦新 記朔月童子執帚卻之左手奉執用左

用未從徹者而入比奠舉席婦室聚諸突布席如初卒奠

婦者執帚垂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比鬣先也室燕養饋

羞湯沐之饌如它日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饋朝夕食也

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如今之有薦新如朔

奠 第宅家人替之家人有司掌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

故也將北首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兆域也免經者命

筮者在主人右命尊者宜筮者東面抽上贖兼執之南面受

命兼與筮執之器也命曰哀子某為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

基無有後艱宅居也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

筮卦者在左凡筮因會命筮為述命中封中卒筮執卦以示

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

人占之曰從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主人經哭

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

右筮宅 記筮宅冢人物土物猶如筮則史練冠長衣

以筮占者朝服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耐

葬者不筮宅前入葬墓地不請受于公民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匠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為棺用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既哭之

右井椁 記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士

雜木椁棺椁之間容無不虞筐 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

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靡侈死不如

速朽之愈也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

獻材于殯門外西而北上精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

亦如之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

右獻明器 記竹不成月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

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篋篋 夏后氏用明器

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

焯置于焯在龜東楚制也焯焯所以燻灼龜族長泣卜及宗

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

執焯席在塾西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吉服服元端也

南面問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闈西闈外宗人告事具主

人北面免經左擁之泣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泣卜族長也更

命卜人抱龜焯先奠龜西首焯在北既奠焯又執宗人受卜

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

命卜命命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登

也降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

凡卜述命命龜與龜重感儀儀卜人坐作龜與焯焯宗人受龜

多也負東扉俟龜之兆也 示泣卜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三

泣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授卜人龜告于主婦主

婦哭不執龜者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眾賓卜人徹龜宗人

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實出拜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

右卜葬日 記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 凡卜筮日旬之

外日遠某日喪事先遠日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

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卜葬也孫謂為祖後

者稱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 卜日吉告從于

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 主婦主婦哭婦人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湖西閭鎮珩輯

禮制考

士喪禮

既夕哭 謂先葬二日已夕之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啟  
哭先葬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  
前三日請啟期告于賓 啟葬之期于主人以告賓

右請啟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下士祖廟共廟陳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  
之皆三鼎如大俵牀饌于階間朝正牀

右陳朝祖奠具

記夷牀軼軸饌于西階東夷牀饌于祖  
廟亦無軼軸焉 其二廟則饌于廟廟如小斂奠乃啟士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異廟下

二燭俟于殯門外燭用 丈夫髮散帶垂卽位如初為將啟變

之變如初朝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袒商祝免袒執功

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功布灰治之布

燭入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徹宿奠降與夏

祝取銘置于重 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祝交事相接也頂

為啟殯遷之 踊無算商祝拂柩用功布祝交事相接也頂

右啟 記啟之昕外內不哭既啟 啟辯拜

遷于祖用軸朝祖廟也軸軼軸也軸狀如轉轆刻兩頭如軼

侯以上有四周謂之 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從主人

大夫由右婦人由左 升自西階也奠俟于下東面北上

主人從升婦人升東面眾人東卽位東方正柩于兩楹間用

奠牀 兩楹間象向戶屬 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席升

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直柩之西當西階也

巾之者為 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義主婦及親者由足

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 薦車直東榮北轉進車者象生

也今時謂 質明滅燭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徹者辟新奠

之魂車 乃奠如初升降自西階為遷祖奠也奠升不由

要節而踊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圍人夾牽之駕車之

馬後哭成踊右還出賓出主人送于門外

右朝祖薦車設奠薦馬 記朝于廟廟重止于門外之西

東面柩入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奠止于西階下東面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四

北上主人升柩東西面眾人東卽位婦人從升東面奠

升設于柩西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重不入者主

先入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先

後後柩者適 主人降卽位徹乃奠升自西階主人踊如初

如降拜賓至要節而祝及執事舉奠中席從而降柩從序

從如初適祖此謂朝廟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

柩實出遂匠納車于階間主人載柩也送人主引徒役匠

後柩車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輕為輪薦乘車

鹿淺駟于竿革韉載旛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士乘

鹿淺鹿夏毛也帶覆答于盾也竿矢箛也韉韉也旛旛

車載朝服之車朝服元衣素裳乘車載簪笠

笠備雨服

笠備雨服

笠備雨服

笠備雨服

祥車曠左空神位也 士葬用國車 士喪有與天

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

有司請祖期將行而飲酒 日祖始也 日日側也

右請祖期

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算卒束襲舉柩卻下而載之降奠當前

東下遷祖之奠也當

右載 記將載祝與執事舉奠戶西南而東上卒東前而

降奠席于柩西 君若載而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

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主人拜踊于賓位不敢迫君

爾也君反

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為設柩柳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三

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雷以竹為之狀如小車等衣以青布一

池縣于柳前土不檢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為飾

左右而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製矣而設

披以三采緇為之上朱中白下蒼若以絮元士以上有貝

右飾柩 記巾奠乃牆飾也 池視重雷也承雷以木為

之用行水亦宮之飾柳宮象也 飾棺士布帷布荒一池

揄絞緇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髮二皆戴緇士戴前

纁後緇二披用纁 周人牆置髮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

志焉志謂 禱丹質以丹布為 蟻結于四隅畫禱

角其文如蟻行 殷士也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明器器也陳器于乘 折橫覆之折猶

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編者三橫者五無簣寧事畢加之

六典通考 卷一二四

見善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

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者前淺也幅 西南上綉明

器以西方南端為上綉之茵在抗木上陳苞二 羊豕之肉笱三

黍稷麥首與其類也 其容 奪三醢醢屑用疏布 容亦蓋一

殷也器也 醢醢之醢二醢酒用功布 瓦器皆木桁久之版苞笱

蓋案塞其口每器異桁用器 弓矢耒耜兩敦兩杆盤匝

寔于盤中南流杆盛湯漿 匱也匱也 無祭器有燕樂器可也

容燕飲用 役器甲冑干笱甲冑冑也 燕器杖笠燕居安體

右陳器 記抗木刊之茵著用茶寔綏澤焉 綏廉舊也

其香且御濕 葦苞長三尺一編管笱三其寔皆淪皆滌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四

湯之 弓矢之新沽功有弭飾焉弭以骨角為飾 亦可張

也有秘秘弓藥也 則縛之于弓設依捷焉 依捷也捷射

章為有鞞鞞布為之 撥矢一乘骨鏃短衛物而射之矢

也四矢日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 志矢一乘軒輶

中亦短衛志猶擬也 習射之矢朝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

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賓客之就器以多

為禮

徹奠中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于西方祖奠將

夫踊去象降婦人踴徹者由袒商祝御柩布居前乃祖 還柩

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袒商祝御柩布居前乃祖 還柩

始為行 踊襲少南當前東袒商祝御柩布居前乃祖 還柩

祖還車不還器器已前上 祝取銘置于茵移銘加于茵上

祖還車不還器器已前上 祝取銘置于茵移銘加于茵上

五五

人還重左邊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謂是

右祖奠薦馬記祖于庭祖還車不易位為向外執披

者旁四人前後左右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

上巾之言饌于主人之南當曾子弔于負夏主人既祖

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

有司請葬期入復位自死至殯自啟至葬主

右請葬期

公賙元纁束馬兩送葬兩馬士制也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

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眾主人祖馬入設于

庭在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幣元纁也格輅縛所

重南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當前輅之西于北而致命得鄉極與奠主人哭拜稽顙成

踊實奠幣于棧左服出棧極車也左服象授宰由主人之北

舉幣以東人位士受馬以出徒之士謂齊主人送于外門外

拜襲入復位杖

右公賙

賓賙者將命賓卿大夫擯者請入告出告須不迎告日馬入設

賓奉幣擯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主人拜于位不踊既

之後與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擯者出請若奠入告出

以賓入將命如初士受羊如受馬又請士亦胥徒之若賻財

賻入告主人出門左西面賓東面將命主人出者賻主人拜

賓坐委之宰由主人之北東面舉之反位反位反主若無器

則指受之謂對相授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贈者將命送擯

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賓奠幣如初亦于棧若就器則

坐奠于陳就猶善也陳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兄弟贈奠可

也且贈且奠所知則贈而不奠所知通問知死者贈知生者

賻書贈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其物于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

若五書遺于策策簡也遺送也謂乃代哭如初初謂既

燎于門內之右

右親賓賙奠賻贈記凡賙幣無常孟獻子之喪司徒

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

柳曰不可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半也如初如其寔羊左脾言左脾者體脾不升周貴肩腸五

胃五離肺豕如之豚解無腸胃也豚解如羊左脾脾不升離肺

既豚解豚子不食瀾腹魚腊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士腊用免

略之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脾醢葵菹羶醢脾析百葉也

四邊棗糗栗脯糗以豆醴酒此謂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

陳器滅燎執燭俠輅北面賓入者拜之

右陳奠遣記凡糗不煎以膏煎之

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入由重東而主人踊

其升也自重西北而徹設徹者東適葬奠之饌鼎入陳之

也陳之蓋于重東北乃奠豆南上精遠羶醢南北上精醢

酒也釀也二以成南上不精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精者魚醴酒

在遵西北上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

右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出入道左主人位今時有死者

樹于道側由中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

而俟南上前行者乘車在後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取

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寔之終始也土苞三个不以魚腊行器

前脛折取臂膊後脛折取脛亦得俎釋三个茵苞器序從如其陳車從器次徹者出踊如初

右重出車馬奠器從記載稯有子曰非禮也

脯醢而已

主人之史請讀贈執算從柩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

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史北面請既而與執讀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七

書釋算則坐卒命哭滅燭書與算執之以逆出公史自西方

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遺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

書者遺者入奠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使輅

右讀贈記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又讀贈所以存錄之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為之抑揚左右之節

主人袒乃行踊無算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出宮踊襲

右柩行記士葬二綽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有與天子同者乘人專道而行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

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

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嗚呼

者哀親之在彼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

之我未之能行也曾子曰葬引至于塋日有食之則有

變乎且不乎塋道也變

黨及塋日有食之老聃曰邱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

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反葬而邱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

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已止也數

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

行逮日而舍舍奠每將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

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平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

而恐懼其有吾聞諸老聃云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八

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元纁束邦門城

主人去杖不哭由左

聽命賓由右致命柩車前輅

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寔幣于蓋

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寔其幣于棺

右公使人贈記唯君命止柩于塋其餘則否

至于塋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屬引

更屬引于城耳主人袒眾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

右至塋記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服載之祝說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

孔子相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殷禮也國昭子之母

死婦人從男子皆西向詳見卿大夫篇

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窆下襲贈用制幣元纁束拜稽顙踊如

初丈八尺日制二制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即位拾踊三襲

主婦拜賓也賓出則拜送賓也藏器于旁加見器用器役器

更謂之見者加此藏苞筭于旁見外也加折卻之加抗席

覆之加抗木也宜次寔土三主人拜鄉人即位踊襲如初

右窆 記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

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 墓

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族葬各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

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列處

既封主人贈 魯人之贈也三元二纁廣尺長終幅 疏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九

布鞞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鞞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

醴者稻醴也糝紼符衡寔見間而后折入度糝紼之屬寔

內也折承席也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

者至卑不得引下棺為宮室不斬于邱木也邱壘 易

墓非古也易者邱陵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欲人

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身椁周于棺土周

于椁反壤樹之哉 舜葬于蒼梧之野舜征有苗而死因

南越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合葬孔子曰

衛人之祔也離之離其有以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于五父之衢五父人之見之者皆

以為葬也其慎也蓋殯也慎當作引殯引飾棺以柳是時以殯引

不以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曼父之母與孔

善相孔子既得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

者曰墳今邱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于是封

之崇四尺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虞事門人後兩甚至

後待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

之以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治也孔子

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之言曰吾見封之若

堂者矣封築土為堂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見若覆夏

屋者矣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刃上而長從

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俗謂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十

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尚行夫子之志乎

哉孔子葬于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

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季武子成廢杜氏之葬在

西階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

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大而不謂其細何居命

之哭記此善其不曾子問曰下殯土周葬于園遂與機

而往塗邇故也土周聖周也周以夏后氏之聖周葬下殯

以機舉尸與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今墓遠則其

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

下殯也墓遠者則棺載之矣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

宮中斂于宮中則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

葬當載之

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殯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棺謂斂于棺  
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也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眾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  
作也反哭者于祖廟不婦人入丈夫踊升自西階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出即位堂上西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弔者北面主人拜于位北面賓  
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遂適殯宮皆如啟位拾踊三位婦人入升堂文兄弟出主人拜送眾主人出門哭止問門主人揖眾主人乃就次廬也猶朝夕哭不奠是日也以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右反哭 記卒窆而歸不驅 既封而歸殷道也無柩者不帷 反哭升堂婦人入于室 升自客階受弔如賓位

士虞禮 虞安也士既葬父母迎精而反  
待豕饋食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辨也亨于爨  
吉魚腊羹亞之北上羹饌羹在東壁西面上齊于屋宇  
設洗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尊于室中北墉下堂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罍用絺布加勺南枋也酒在東上體也絺布葛屬素几葦席在西序下宜荆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饌于西坵上宜猶饌也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劔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從獻豆兩亞之四邊亞之北上豆從主人獻祝從主婦獻尸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祝北上菹與棗不東陳別于正

用葦席區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簾布在其東吐水  
也陳三鼎於門外之右北面上設局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于塾上統于鼎也羞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于南面取俎之便也肝俎在饋東

右陳饌具 記虞而立尸有几筵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 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膳在其中西上變日中而行  
事朝葬日中而虞再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殺豚解前解後解者羹任升左肩臂臠脰脊脊離肺而巳執乃體解升于鼎羹任升左肩臂臠脰脊脊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春香正香正香也肺也升魚鱠鮓九實于中鼎差減升腊左脾脾不升實于下鼎牲之類皆設局鼎陳之 劔筆用苦若薇有滑夏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用葵冬用菹有柶苦茶也菹薑類也乾則滑 豆實葵菹菹以西羸醢遵棗丞栗擇棗丞栗擇則菹也棗丞祝俎 脾脰脊脊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于鼎也統于敦明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即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即位于堂亦如之葬服者既夕日 也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于門西東面南上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 右門外位布席 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主人哭臨朝主人即 位于堂眾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如反哭位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 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諸主人 北面位接神尊也

右門內位

祝盥升取其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

哭也縮從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西面杖西序乃入贊薦菹醢

醢醢在北之脯不執事也佐食及執事盥出舉長在左也長在

左在西方位也鼎入設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匕俎從設左人

抽扇鼎匕佐食及右人載載則亦在右矣卒杵者逆退復位

復賓俎入設於豆東魚亞之腊特也贊設二敦於俎南黍

其東稷黍也設一鉶於豆南羹也佐食出立於戶西饌已

贊者徹鼎反於祝酌醴命佐食啟許諾啟會卻於敦南復位

復位會合也謂敦蓋也祝奠饌於鉶南復位復位復主

右設饌 記虞杖不入於堂祝廟於虞於虞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主

載猶進抵魚進饗猶士喪既夕言未可猶 主人在室則

宗人升戶外北面當詔主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

尊不空立戶廟之間謂之依

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其也

相夙興夜處不寤下至佐食許諾鉶取黍稷祭於其二三取

膚祭祭如初祝取奠解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

稽首鉶如神疑於其位設其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戶以事

特牲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其以藉祭也或曰其主道也則

主象其無可乎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者釋

右饗神謂陰 記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 曰哀

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寤祝之柔日取其陰靜 敢用絮

牲剛鬣香合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 嘉薦普淖

嘉薦普淖也普淖黍明齊溲酒明齊新水也言以新水溲

稷也普大也溲和也始虞謂之禘事者適爾皇祖某甫某甫皇

謂也哀薦禘事主欲禘先祖也適爾皇祖某甫某甫皇

言尾甫若饗之也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日再虞其祝

辭異者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當禘於

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日也土則庚日三虞王

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

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

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

喪祭哀子哀孫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篋哭從尸尸主也一人尸入門丈夫踊

婦人踊喪事主人不降者淳尸盥宗人授巾者賓執事者也

尸及階祝延尸告之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凡踊宗人入戶踊

如初哭止哭止婦人入于房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西

右迎尸 記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如特牲士元端 男

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入祝

從尸主人倚杖入祝從之既尸坐不說履淳尸盥執祭西

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祭以盛棄

人也執巾不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

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

從者錯篋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也尸取奠左執之取菹

擣于醢祭于豆間祝命佐食墮祭下祭日墮墮之猶言墮下

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尸嘗

醢奠之如初亦祝祝卒 佐食舉肺脊授尸尸授振祭噉之左

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祝命佐食通敦佐食舉黍錯于

席上尸祭銅嘗銅右手也少牢曰以柳祭羊泰羹清自門入

設于銅南截四豆設于左清肉汁也尸飯播餘于篚古者飯

于會時播餘三飯佐食舉幹尸振祭噉之實于篚飯間嚼肉又三

飯舉胙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篚尸不受魚腊又三飯舉

肩祭如初後舉肩者舉魚腊俎俎釋三个釋猶遺也个猶枚

其牲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反黍如初設九飯而已

右尸食 記饗辭曰哀于某圭為而哀薦之饗饗辭勸強

主潔也凡吉祭主人洗廢爵酌酒酬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

之爵無足日廢爵酬安食也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圭

也縮實肝炙于俎也喪祭進祇右鹽于俎近尸在執爵右取

肝擣鹽振祭噉之加于俎賓降反俎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

從其牲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答拜相爵者特牲日

右主人酬尸 祝酌授尸尸以誦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報主人坐祭卒

爵拜尸答拜

右尸醋主人

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答拜祝

南位因反西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噉之

興加于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擣鹽振祭噉之加于俎卒

爵拜主人答拜祝坐授主人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答拜佐食祭酒卒爵拜

主人答拜受爵出實於篚升堂復位篚在庭不復入事已也

右主人獻佐食

主婦洗足爵於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自反兩

邊東栗設於會南棗在西尸祭邊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

尸祭燔卒爵如初

右主婦亞獻

酌獻祝邊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於房從主人儀

右主婦獻祝佐食

賓長洗纒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纒爵口足之間婦人復位堂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夫

面上西右賓長三獻

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主人皆哭丈夫婦人

斯哭右祝告利成

祝入戶祝入而無事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祝前尸出戶

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降

右尸出降 記尸謾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

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降階

還及門如出戶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時皆

祝反入徹設於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扉用席改設饌者



之節改設之庶幾敬饗所以為厭飲也凡祝薦席徹入於房  
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也屏也祝薦席徹入於房  
祝自執其俎出初自房來贊闔牖戶食者

右陽厭 記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

主人降賓出 宗人詔主人降 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門外未

宗人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大門外也

右事畢 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

禮謂衣服既饗祭於且祝祝卒不殺祭無泰羹滫臠從獻

事尸之禮始於主人哭出復位於祝闔牖戶降復位於

門西面位也男女拾踊三也如食間九飯之頃也食祝

升止哭聲三啟戶啟也主人入祝從啟牖鄉如初屬後

啟扉在內也鄉屬一名也主人哭出復位也卒徹祝佐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七

食降復位 祝復門西北面位 宗人詔降如初宗人詔主人

也 重既虞而理之 就所倚 處埋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五

湖西閩嶺珩輯

禮制考

喪通禮

太史凡喪事攷焉 司巫凡喪事掌巫降之禮降下也巫下

或死既斂就巫 親始死雞斯徒跌扱上社交手哭惻怛之

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

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雞斯當為笄纓親始死去冠二日乃

頭笄纓之存象也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

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

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澁氣盛故袒而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宜袒故發臂擊心爵踊

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踊哭泣哀以

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爵踊足不絕地辟拊心也哀以

謂反哭及日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勿及也其

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送往也如慕其反也

如疑神者不知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入室又弗

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弗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反

哭之心悵焉愴焉愴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

鬼饗之微幸復反也 說虞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廡

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

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喪禮哀戚之至

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念父母生已復盡愛之道

也有禱祠之心焉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北面末諸幽之義也禮復者升屋北面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

隱之甚也隱痛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銘

明旌也神明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不可別形

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謂重與奠重主道也

重主其神也殷主綴重焉殷人作主而聯周主重徹周人作主以

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無飾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

也有算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愴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

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經葛而葬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五

與神交之道也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有敬心焉

周人弁而葬殷人苴而葬周弁而葬素禮同也歆主人主婦室

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歆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親

之處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親所饋也反哭之弔也哀之

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為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

孔子曰殷已愆吾從周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

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幣送死者于曠既反

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

卒哭日成事成事成祭事也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

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于祔必于是日也接不忍一

日未有所歸也未無也日有所用接之殷練而祔周卒哭而

祔孔子善殷荀子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

閑已續即屬續也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

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而作具之具之故

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備足也然後告遠者出

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

曰遠者可以至矣百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

其節大矣其文備矣忠誠也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

也月朝月初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止

之故三月之葬其親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

生也親象也言其象以生之所設始卒沐浴鬻體飯含象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五

生執也儀禮鬻體謂爪梳之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

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律理髮也今秦俗猶以批充耳而設奠

士喪禮項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槁骨貝也設襲衣

用白纁纁飯以生稻含以槁骨反生術矣士喪禮項飯以生稻含

也設掩面儼目醫而不冠笄矣士喪禮項飯以生稻含書其名

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槨獨明矣蓋後世禮變今猶然也薦

器則冠有蓋而無縱明器之冠有如兜蓋加首喪廡虛而不

實有簞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

其有外形內不可用也竿筮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與

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之道也生器用器

入明不用也略而不盡謂簡略而不盡備也貌形也但有形而藏象徒道又明不用也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故墳壘其貌象室屋也壘墓中棺椁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版謂車上障蔽者蓋車蓋也無帙絲繡縷其貌以象菲帷幬尉也斯未詳象字拂即第也禮記曰畫髮二皆載綬鄭云以采羽注于髮首也縷謂以銅魚懸于池下縷謂為柳菲當為縷縷之縷縷謂以縷也抗折其貌以象椁茨番閼也抗禦也所以禦土者無他焉明生死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 孔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四

子在衛司徒敬子卒夫子弔焉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聲而退遠伯玉請曰衛鄙俗不習喪禮煩吾子辱相焉孔子許之掘中霑而浴室中毀竈而綴足襲于牀及葬毀宗而躡行也足不欲令僻戾葬毀宗廟而出于大門及墓男子西面婦人東面既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子游問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夫子變之矣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喪事則從質而已矣漢白虎通議曰人死必沐浴于中霑飯哈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弓曰死于牖下沐浴于中霑飯哈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干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哈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哈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

士以貝也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奪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續于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為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為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夏后氏殯于阼階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周人殯于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為虛質反古也不在門外何戒不虞故也王者崩臣下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五

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恩淺故三月而已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腰經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以竹杖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為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為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為陰也

後漢鄭元云子為父斬縗始死并纏如故古者無縗以六尺一尾以并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時遺喪者義巾帕頭即其象也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于徒跪交手哭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跪為次于內不歃粥臣為君不并纏不徒跪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跪不扱上衽發冢拊心哭泣無數盤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為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跪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反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為母不徒跪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也今周之喪全三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為曾祖父母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六

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為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為父始死并纏革帶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跪拊心號咷而無常聲哭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丈夫在尸牀東兩面婦人夾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父為長子不徒跪不歃粥凡父兄難往哭于弟宮設哀次也女子子未嫁為父始卒去彩飾之屬并纏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跪吉白麻履無紉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踵不絕地父卒為母始死去元冠尸襲之後因其并纏而加素冠其餘與為父同吳射慈云大為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并士素委鄭元又視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履無紉尸襲之時亦哭踊鄭元又云子為父三月而葬腰經散垂如始時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于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

宮廟

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非舊法蓋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餘雖齊縗有變無廢今弔去冠甚違禮意博士杜布議論語曰羔裘元冠不以弔故周人元冠代以素弁漢去元冠代以布巾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元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故代元冠以素漢中興臨喪事與禮合自後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元冠代以布巾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七

晉賀循云飾棺衣以布元上縗下畫帷荒雲氣不為龍笭帷易布以紺緇池以象承蠶以竹為籠如今車笭帷以青緇代布紐元縗二其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二漆屏風一二穀三器梗黍稷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內為一代苞收所遺奠之俎為藏物也屨一瓦罇一屨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百副瓦套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甌一手巾贈幣元三縗二博充幅長尺瓦爐一瓦盥盤一又云載柩于輜未明而行遷于祖廟者乃將告辭于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北首納輜車于階下載之以適墓啟奠從設于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啟奠又云祖奠竟厥明又大奠大奠者加于常一等士以少牢大夫大牢盛葬禮也是謂遺奠奠畢包牲下體

以為藏備大夫包五土包三遂行如墓初設遺奠土陳五鼎用少牢庶物備包之以葬今雖不能備禮宜加于常奠以盛送終也其以葬日晨而設之喪車前後四引引十人合四十八十人一帳合四十四人皆素服白幘帳手執練幅以部伍所主禁讙呼嬉戲四帳一吏主之也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于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畢柩進及壙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壙中薦棺以席緣以紺緇植翠于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卒哭祭之明日以其班祔于祖廟各以昭穆之次各有牲牢所用卒哭今無廟其儀于客堂設亡者祖坐東向又為亡者坐于北少退平明持饌具設及主人之節皆如卒哭儀先向祖座拜次向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八

祔座拜訖西面南上伏哭主人進酌祖座祝曰曾孫某敢用潔牲嘉薦于曾祖某君以膺祔某君之孫某又酌亡者座祝曰哀子某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嘉薦祔事于皇祖某君適明祖某君尚饗皆起再拜伏哭盡哀復各再拜以次出妻妾婦女以次向神座再拜訖南向東上異等少退哭盡哀各再拜還房遂徹之自祔之後唯朔日月半殷奠而已其饌如來時儀即日徹之

宋崔凱云燕木為重形如札有簣設于中庭近南以懸之上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大子當九尺矣扇以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于南面以覆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于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

說以二瓦器盛始死之祭繫于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如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弔幕之類也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祀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躍皆有債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屬也卷音苦圖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為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纒不徒跣不披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髮以麻母為長子繼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為同母伯叔父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九

為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纒朝於祖廟一宿明日載柩將至墓柩將還南向少牢之奠於車西名曰用薦遺奠尚饗大夫以上太牢其祝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用薦此遺奠者也子為父三月而葬將啟出棺皆親散帶垂既啟袒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祔祭於祖廟祭於祖父以合亡者祔祀之也以卒哭明日其辭曰哀子某敢用潔牲剛鬣普淖普薦禮酒用薦祔事適爾皇祖某甫以膺祔女子祔於祖姑此皆於今亡者為祖姑也今代皆無廟室於客堂設其祖座東面令亡者在其北亦東面而共此饌也若祖父母生存無亡祖可祔者當中一以上祔高祖父母姑也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于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為當迎送及拜

以不當於廬室主當別施位耶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  
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繞此禮已廢並未詳旣小  
祥重服已除正當卽以練冠功纓受弔耶徐廣答曰皇子之  
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纓迎立於側皇子向戶揖訖  
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  
戶更哭

梁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  
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  
爲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爲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六年  
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獸碑唯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  
隋制三年及期喪不數閏大功以下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五

十

忌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齊衰心喪已上終喪不弔不賀不  
預宴期喪未練大功未葬不弔不賀並終喪不預宴

唐開元禮居喪雜制聞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  
子妻妾女子子俱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  
壁下西面以南爲上上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  
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上親以下婦人於北壁  
下南面以東爲上內外之際幃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  
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三日成服  
哀哭位亦然及廬室室苦由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  
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侍於墓東西向婦人  
侍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墓南北面哭盡哀再

拜又哭盡哀再拜于家不哭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答使  
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  
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曾若未得奔則成服而  
後行過州至境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以境哭至家內  
外哭待于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  
哭盡哀少退再拜退于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  
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厥明坐于殯東  
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  
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凡  
齊衰奔喪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總麻卽  
位而哭齊衰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面哭主人以下哭待于  
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五

十一

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  
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側門升自西階側  
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于西房  
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  
哭如常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  
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  
之墓北面近隄哭主人以下哭待于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  
待于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拜而後哭  
二棺者禮畢則再拜辭奔喪者盡哀再拜又于隄東被髮復  
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  
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于堂上如常奔

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衰周喪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哭盡哀餘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于隧西哭盡哀如常餘如男子齊衰周以下婦人奔喪哭于隧西餘如丈夫之禮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羣廟之主藏于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不能食粥則以為飯菜羹婦人皆以為飯諸衰經之喪蔬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周之喪凡哭斬衰若往而不反齊衰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總麻衰容可凡廬室之內不與人坐在聖室之內非時見于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各依間喪日月而除之凡三年之喪見人皆不去經父母之喪賓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葬必備衰經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母有艱未除則子不衣文綵三年之喪雖功綵而不弔既練之後服布如大功謂之功綵凡三年周喪皆不數閏禫則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禫之月為正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禫也速葬者速處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既葬即虞卒哭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祥而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一月者終二

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貞觀十一年詔庶人墓地七步墳高四尺其送葬祭盤不許作假花果及樓閣數不得過一牙盤太極元年右司郎中唐紹上疏曰孔子曰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也謂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傳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于生人以此而葬殆將于用人故曰不仁也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眩曜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扇慕破產傾資風俗流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侈日增望請王公以下送葬明器借依令式並陳于墓所不得于衢路昇行開元二十九年敕古之送終所尚于儉其明器墓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田等令于舊數內減三品以上明器先九十事減至七十事七十事減至四十事四十事減至二十事庶人先無文限十五事皆以素瓦為之不得用木及金銀銅鐵錫其衣不得用羅繡畫其下帳不得有珍禽奇獸魚龍化生其園宅不得廣作院宇多列侍從其轎車不得用金銅花結綵為龍鳳及旒蘇畫雲氣其別敕優厚官供者准本品數十分加三分不得別為華飾後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輦昇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牀七品常參官昇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牀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昇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牀並許設紗籠二庶

人昇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兩牀悉用香蠶魂車其五品葬  
祖父母父母品卑者聽以子品葬妻子者遞降一等其四品  
以上依令式施行

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喪葬之家不得用道釋威儀及裝  
束異色人物前引太平興國七年翰林學士李昉等定士庶  
喪葬制度奏議曰唐大曆七年詔喪葬之家送葬祭盤只得  
於喪家及坐所置祭不得於街衢張設又長慶二年令百姓  
喪葬祭奠不得以金銀錦繡爲飾及陳設音樂葬物稍涉僭  
越并勒毀除臣等參詳子孫之葬父祖卑幼之葬尊親全樸  
素卽傷孝道所用錦繡請不加禁斷其用音樂及欄街設祭  
身無官而葬用方相者望嚴禁之違者以違禁之物給巡司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古

爲賞喪家輒舉樂者請伶人佗不如制者但舉下里工作從  
之九年詔曰蓋聞隣里之內喪不相舂苴麻之旁食未嘗飽  
何乃匪人親罹變酷或則舉奠歌吹爲娛靈柩之前令章爲  
戲甚傷風教今後犯此者以不孝論預坐人等第科斷所在  
官吏覺察不及并當連坐景德二年開封府言文武官亡歿  
諸寺擊鐘未有定制欲望自今據狀聞奏許於天清開寶二  
寺擊鐘其聲數旋俟進止自餘悉禁從之紹興二十七年監  
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備具死  
則燔焚而棄捐之厚于生薄于死甚者焚而置水中識者見  
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  
狹人眾雖親喪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

安葬至今爲美談方今火葬之慘日熾事關風化理宜禁止  
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二十八年  
戶部侍郎榮蕤言比者禁火葬令州郡置地使貧民得以收  
葬誠爲善政臣聞吳越之俗葬送費廣必積累而後辦至貧  
下之家送終之具唯務從簡是以從來率以火化爲便相習  
成風勢難遽革況州縣生聚日繁所用地必寬廣乃附郭近  
便處官司以難得有未行標撥者既葬埋未有處所而行火  
化之禁恐非人情所安乞除豪富士族申嚴禁止外貧下民  
并客旅遠人姑從其便俟將來州縣標撥到荒閒之地別行  
取旨詔依仍令諸州措置標撥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古

婦護喪以子弟賢能者治棺訃告設尸牀帷堂掘坎設沐具  
沐者四人六品以下三人乃含置虛座結魂帛立銘旌喪之  
明日乃小斂又明日大斂蓋棺設靈牀于柩東又明日五服  
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哭相弔旣成服朝夕奠百日而卒哭  
乃擇地三月而葬告后土遂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舉作  
神主旣發引至墓所乃窆施銘旌誌石于壙內掩擴復土乃  
祠后土于墓題主奉安升車反哭凡虞祭葬之日日中而虞  
柔日再虞剛日三虞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于墓所  
墓遠途中遇柔日亦于館所行之若三虞必俟至家而後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明日祔家廟期而小祥喪至此凡十三  
月不係聞古卜日祭今止用初忌喪主乃易練服再期而大



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日亦止用第二忌日祭陳禫服告遷於  
祠堂改題神主遞遷而西奉神主入於祠堂徹靈座奉神主  
埋於墓側大祥後間一月而禫喪至此凡二十七日卜日喪  
主禫服詣祠堂祇薦禫事其在遠聞喪者始聞易服哭而行  
至家憑殯哭四日而成服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若  
既葬則先哭諸墓歸詣靈座前哭四日成服凡有改葬者孝  
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總麻服周親以下素服不設祖奠  
無反服無方相魁頭餘如常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孝子  
以下出就別所釋總服素服而還洪武元年御史高元侃言  
京師人民循舊俗喪葬設宴會親友作樂娛尸竟無哀戚之  
情甚非所以為治乞禁止以厚風俗乃令禮官定民喪服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六 制五年詔定庶民襲衣一稱用深衣一大帶一履一雙裙袴

衫襪隨所用飯用梁含錢三銘旌用紅絹五尺斂隨所用衣  
衾及親戚襚儀隨所用棺用櫨木油杉為上柏次之土杉松  
又次之用黑漆金漆不得用朱紅明器一事功布白布三尺  
引柩柩車以衾覆棺誌石二片塋地圍十八步祭用豕隨家  
有無又詔喪禮以哀戚為本喪具稱家有無近代富者奢僭  
犯分力不足者稱貸財物誇耀殯送及有惑於風水停柩經  
年不行安葬宜定制頒行違者論罪又諭禮部曰古有掩骼  
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者所在官司擇寬閒地  
為義塚葬埋或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力費歸之

自隋以前參取儒者之說自唐以後專崇時王之制蓋  
唐作開元禮多準儀禮士喪禮而宋之開寶禮明之集  
禮又多出于開元禮至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宋明  
所通行者大端無甚殊異故略而不著云

喪變禮

大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  
服而帶服輕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  
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  
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故  
君子不奪人之親 已練可以弁冕 日收殮曰辟周曰弁加旒  
亦不可奪親也 日冕主所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  
以入宗廟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  
而服事 禮已練男子除乎帶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七

退而致仕孔子益善之也 大夫將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  
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于異宮 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  
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 告告者反而后哭 次子  
不可以吉與 如諸父昆弟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  
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宿則與祭出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于公受宿矣而有  
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 雜記  
舍乎公宮注重受宿則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不得哭內喪同宮也 曾子問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  
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  
室老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謂夫之君既  
之喪者內子 曾子問曰君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  
大夫適妻也

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殷事朔月月半萬新之奠也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既葬而歸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遂送君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則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披上衽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君有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私喪家之喪也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勿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不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晉建武元年以温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充

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羣臣詳議太宰西陽王羨等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誠志在報讎不苟滅身也嶠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惡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以展其情無緣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畱志家巷也有司奏依禮文父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若亡遇賊難喪靈無處故應三年而除不得故從未葬之例若骨內殲於寇害而繼以遺賊未滅無收殯之實存者又關奔赴之禮人子哀痛無已輒依未葬之義久而不除若遂其情則人居無限之喪非有禮無時不得之義也東闕故事限行三年之喪禮畢而除唯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

素出自人情今嶠以未得改卜奔赴累設疾辭不得復遂其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可知前詔嶠受拜依東闕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朝廷議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否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允當人情帝以循議為然大興二年司徒荀組云二親陷沒萬無一冀者宜依王法隨例行喪庚蔚之云二親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宜盡尋求之理三年之外便宜婚宦盾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衰素自居不預吉慶若境內賊亂清平肆肯之後尋覓無跡便宜制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五

充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制考

歷代服制

杜佑曰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終身滅性其眾庶有朝喪暮廢者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人情為作制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跛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駒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祥禫之節焚蕪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遵鄭者過禮而重情遵王者輕情而反制夫聖人所以為練祥禫之制者以哀情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不可頓去而漸殺也聞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中猶間也謂大祥祭後間一月而禫也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於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服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無所不佩

周制喪服斬縗裳其經杖絞帶冠繩纓管屨者謂既殯成服斬縗裳三升其經大幅九寸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腰經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間相去四寸竹杖大如腰經長齊心本在下絞帶大五寸七分半偶結於前皆三重股絞之冠六升外縗條屬石縫管屨外納也納其餘外居倚廬中門外東

為廬北寢苦枕凶哭晝夜無時飲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寢不說紐帶義服所異者縗裳三升半繩屨餘與正同斬者不緝也且者麻之有贊也服上曰縗下曰裳在首在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縗以下用布盈手曰榻扼也中人之垢圍九寸以五分一以為絞者象五服之數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縗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為一升升登也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縗者冠前後屈而縫于武也二十兩為溢一溢為米一升二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卿士也公卿大夫厭于天子諸侯故降其公卿大夫室老貴臣眾臣布帶繩屨貴臣得伸不奪其正也其餘皆眾臣也君謂有采地者皆曰君眾臣杖不以即位也

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一尺髮縗三年女子子者女子也加一子別于男子也在室間已許嫁此女子之喪服之異于男子也總束髮也六升象冠素也長六寸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者出紼後垂為飾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也箭筈也髮縗紼也猶男子之斂髮也斬縗斂髮以麻則髮亦用麻矣以麻自頂而前交于額上卻縷紼後如著髮頭焉凡服上曰縗下曰裳此言縗不言裳婦人不殊裳也縗如男子縗下如深衣則縗無帶下又無袷矣陳註曰總束髮筈支紼也下曰縗裳婦人縗而裳雷次宗曰縗苦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為縗在裳則裳為縗男子離其縗裳故縗獨在衣上婦人同為一服故上下共其稱也縗音七焦反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縗裳七升布為冠縗帶亦如之一辟博三寸偶結于前薦屨內納葛經首經大七寸五分寸之一右本在上五分首經去一以為腰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參樛之食籩食水飲翦屏柱榻寢蒲席翦而不納朝夕即位哭婦人亦以六升布為連裳七升布為總葛洪云子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榻翦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為之屏也而更作外障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于上以曲就東牆以草被之既葬則翦去此草之拍地以短柱短柱起此橫梁之善地謂之柱榻榻一名梁既舉此梁

乃得於唐外作障但不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  
泥之既葬以泥之既柱起繫又立小障以辟風凶事轉輕  
十三月小斂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縗裳練冠素纓中  
衣黃裏縗為領袖緣以練帶繩屨無絢其腰縗縮一股去之  
飯素食自葬蔬食至練却素食也有菜茹鹽酪之和未有醯醬居室之室  
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戶嫡子在前庶子在後哭無時哀殺  
十日五日可也葛洪云小祥中衣黃為裏縗為領袖緣者  
哀無負版及心前縗辟領去宋凱云小祥祥者吉也故縗  
首經小祥祭則櫛稍自飾二十五日大祥朝服縗冠既祥  
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冠縗紕素中衣領袖緣  
帶皆然去腰經棄杖白麻屨無絢食醯醬乾肉出室始居  
內寢杜元凱云二十五日大祥祭主人夕為期朝服縗冠  
哭也崔凱云大祥居外寢平素所聽外寢事至入即位而  
也縗冠素紕紕者以素絲冠兩邊各二寸二十七月而禫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三

元衣黃裳而祭祭畢更服朝服以黑經白緯為冠而練纓縗  
帶緣中衣吉屨無絢革帶得佩紛帨之屬如其平常寢有牀  
猶別內始飲醴酒踰月復吉三年之禮成矣疏縗裳齊牡麻  
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謂齊縗三年既殯成服以  
纓縗四升為縗裳六升為冠纓布帶代絞帶牡麻經大七寸  
二分右本在上五分去一丈五寸六分以為腰經削桐木為  
杖杜元凱云圓削之象竹取長與心齊下本大如腰經薦削  
為屨食粥居廬與為父同五不食齊者緝也牡麻者麻之無  
子者馬融曰在上指右故曰右本鄭元曰齊縗不書受月者  
名衰輕乎斬也斬不同數可知也承衰以齊制而後齊也  
因絰而斬斬而後練也日右本在上麻本從左未加右  
本在上為母本於陰而練也也女子子在室白布總七升長

八寸一辟博一寸惡筭用榛木長尺用白布絢之博五分白  
布七升為帶無腰經深衣不裳居房中張帷為次至虞不變  
者三筭總帶也既卒哭受以八升布為縗裳冠九升布纓帶  
中衣領袖緣亦然服葛經首經大五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  
分十三月小祥除首經練九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  
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疏縗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  
杖布帶疏屨周者謂齊縗杖周降服四升為縗裳冠纓皆七  
升正服五升為縗裳冠纓皆八升義服六升為縗裳冠纓皆  
九升冠皆右縫內縗經帶與三年同不杖麻屨者謂不杖周  
成服五升布為縗裳八升布為冠纓經帶大小與杖周同居  
聖室食素食水飲寢有席薦不納斷木為枕不脫經帶朝夕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四

即位哭殯大功布縗裳牡麻無受者謂殯降大功成服七升  
布為縗裳十升布為冠纓帶中衣領袖緣牡麻為首經大五  
寸七分半腰經四寸六分不絞其垂唯中殯七月者不縗經  
繩屨張帷為次於內門外屋下哀至而哭素食有醯鹽既葬  
除經帶食菜果寢居內凡殯大功以上中從上小功以下中  
從下大功布縗裳牡麻經縗布帶三月受以小功縗即葛九  
月者謂成人大功成服八升布為縗裳冠十升義服九升布  
為縗裳其冠十一升經帶與殯同既葬皆受以十升布為縗  
裳冠十一升變麻經服葛經絞之九月除朝服素冠吉屨無  
絢踰月復吉殯小功布縗裳澡麻帶經五月者謂殯降小功  
十升布為縗裳十二升澡麻去萃絕本惡處也為經大四寸

六分腰經太三寸七分散垂唯周之下殤降在此者其帶不  
總本屈而反至腰而絞之張帷為次哀至而哭食有醯醬菜  
茹葬而除經食乾肉飲醴酒寢有牀五月除小功布縗裳即  
葛五月者謂成人小功成服十一升布為縗裳義服十二升  
布為縗裳冠同十二升亦澡麻絕本為經帶寢有牀哀至而  
哭既葬除麻受葛經大三寸六分腰經大二寸九分縗裳如  
故寢居內至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吉總麻三月者謂總  
麻之喪成服降正義同以七升半布總而疏之為縗裳及冠  
縗帶首經亦澡麻絕本大三寸七分腰經大二寸九分吉履  
無絢寢有牀飲酒食肉不至變色既葬受以朝服素冠踰月  
復吉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五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自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成帝時  
丞相翟方進事後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  
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及薛宣弟脩服母喪三年  
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于世袁夢麒  
進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見矣考宣紀地節四年  
令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送終盡其子道哀紀  
令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宜二年揚雄傳注云漢律不為親行  
三年喪不得選舉凡此皆詳于士民而略于百官公卿又何  
耶至平帝時王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  
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

徐天麟曰兩漢喪服之制雖不合于古禮然士大夫至孝  
出于天性者未嘗不服三年之喪在西都則公孫宏原涉  
河間王良在東京則桓榮韋彪鮑昂及東平王敞東

海王臻兄弟皆事親盡愛送終竭哀二史書之以為罕見  
所以貶俗之不能盡其通喪也

後漢安帝初令長吏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居官不行  
三年喪服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為刺史二千  
石宜從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  
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  
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使中常侍以  
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絕之

袁夢麒曰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為親行服者不  
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  
為不便司徒劉愷獨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六

尤宜尊重典禮尚書陳忠亦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  
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得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  
依此太后皆從之而尚書令祝諷等奏以為孝文定約禮  
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不可改忠復上疏爭之而宦豎不  
便卒寢忠奏桓帝時荀爽又言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  
於火故其性為孝今以公卿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  
非所以增崇孝道克稱火德也天下通喪可如舊禮三子  
之言如此而卒不得復三年之制也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衰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  
家臣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受畿內采邑有  
無復采邑郡縣吏權假斬喪代至則除之尚書左丞王爽除  
陳相未到國而王薨議者以為宜齊衰或云無服王肅云哭

至許昌聞王薨姓名未通君臣未定禮不責人之所不能義未正服君臣之服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如服斬衰斬衰而弔既葬而除之今喪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宜服斬衰既葬而除詔如肅議太尉蔣濟論禮嫂叔無服誤據小功章娣姒婦此三字嫂叔之文也古者有省文互體言弟及兄并嫂矣娣姒者兄弟之妻蓋夫之昆弟昆弟之妻相與皆小功也

晉泰始四年尚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詔下其奏所適無貴賤同依古制尚書問天子崩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博士卞樵答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七

云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縗三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服隨君輕重今司隸服斬下吏服齊爲合禮不卞樵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隸爲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爲從不每降一等當爲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樵答禮庶人爲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于喪庭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城皆應制服不卞樵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爲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又尚書問改葬應虞與否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賀循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

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卽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

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又晉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至尊百官皆服總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納議元帝繼武帝於康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衰三年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斬衰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衰改葬當總送上皇太后總服或問曾祖墓從祖墓毀哭制云何范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建元元年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日哭從祖一日哭期年應改服詔素服如舊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八

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羣臣皆反吉國如宜同除詔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禮開倫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雜陳內外乖異無乃情理俱違乎穆帝崩前尚書曹耽等奔赴皆服齊衰博士孔恢議禮無解職厭降之文今有去官從本官之品耽等不能仰尊王度自同隸人請免所覆除官曹耽上表自理曰禮臣爲君斬衰仕焉而已爲舊君齊衰又國喪儀注居職者朝夕臨去職者朔望臨禮哭泣之節各稱其服哭輕則服不得重據令宜爲舊君服齊臣率而行之不敢有加及梓宮將幸山陵諸官來赴服斬者多曾參欲勿除父母之喪仲尼患其過制今去官者服在官者服固爲過制太元元年崇憲褚太后崩后與帝爲從

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恭議今上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以君道服廢本親謂應服齊期於是帝制期服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謂應同為祖母後齊衰期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期詔可陳誠妻李氏遺賊請活姑命賊將李去說更娶嚴氏生子子暉等說後迎李氏還及李卒說疑暉服言于大將軍庾亮司馬王愨期議禮不二嫡故惠公元如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諸侯猶然況庶人乎李氏終身養姑則說之妻也為說妻則為母暉制服無疑虞珍議庶人兩妻不合典制應以先婦為主漢黃司農為蜀郡太守得所失妻便為正室後婦下之載在風俗通今可依准

宋大明二年有司奏故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期心喪三年檢元嘉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九

禮即吉孝建二年二月末諸公主心制終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元嘉季年禍難深酷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又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般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如期服召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秦豫元年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為有降異又于本親期以下當服與否太常

丞司馬變之議天子諸侯之妾為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服君及女君餘親東儲尚不服期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變之議為允齊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宜依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官屬假朝晡臨哭從之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為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若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為夫人服總衰七月今皇孫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為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帕素帶哭於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為君之父長子同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十

齊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羣臣應降一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期服臨汝曲江非正嫡不得禫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且乃設祭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為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梁天監二年始興王嗣子喪博士管咺議使國長從服總麻五年祠部郎司馬裝牒貴嬪母車亡應有服制宜准公子為母麻衣之制既葬而除從之七年詔議皇太子慈母之服可

馬筠引鄭元說服止卿大夫不宜施之皇子武帝以為不然曰慈母有三一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子母服以三年喪服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嫡妻子無母使妾養之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文曰庶母知其為嫡妻之子明異于三年之慈母也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亦有慈母之名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子游所問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鄭元不辨三慈混引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于是制改嫡妻之子母沒為父妾所養服之五月為永制

陳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請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注沈洙議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織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父在為母出適後之子則屈降以期期而除無復衰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綬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申明其制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喪終二十七月為王遂所難何修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今皇太后于安吉君心喪之期宜除于再周無心禫之禮詔可  
後魏廣陵侯愆生母雷卒表請解任詔先君餘尊之所厭禮之明文侯既親王之子宜從餘尊可大功永平四年尚書都令史陳終德祖母喪欲服斬衰三年國子博士孫景邕等議

嫡孫後祖持重三年終德宜先諸父太常劉芳議按喪服經正文唯為長子三年嫡孫周故傳注同說嫡子服斬衰三年附諸叔而持重可知且終德未登士秩庶人在官復無斬衰且諸叔見存宜依景邕等又議喪服經祖為嫡孫期豈祖以諸孫服周為允景邕等又議喪服經祖為嫡孫期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為祖期義可服祖三年按晉太康中令史殷遂求為祖母三年時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不許

三年之制詔如景邕議清河王懌生母羅太妃薨表求齊衰三年禮官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為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不在五服中也據喪服降厭之例無從厭之文今太妃為封君母尊崇一國臣下宜服期不得以王服厭屈博士封偉伯等議君為母三年臣則期今司空仰厭先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六

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謂宜小功尚書李平謂國臣厭所不及無隨降之理詔曰君服既促臣服仍遠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既葬除之

唐制斬衰三年正服子為父女子子在室與已嫁而反室為父加服嫡孫為後者為祖父為長子義服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妻為夫妾為君國官為君王公以下三月而葬葬而虞三年正服子父在為母加服為祖後者祖卒則為祖母母為長子義服為繼母慈母繼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齊衰杖周降服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報服亦如之龍朔二年繼母改嫁身亡請伸心制據令繼母改嫁不解官付所司議奏嫁雖比出稍輕于父終為義絕繼母之嫁既殊親母慈



義絕豈合心喪今請凡生父卒而嫁為父後者無服非承重  
 者杖周並不心喪又心喪之制唯施服屈杖周之服不悉解  
 依正服為祖後者祖在為祖母義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  
 服報夫為妻齊衰不杖周正服為祖父母為伯叔父為兄弟  
 為眾子為兄弟之子及女子子在室與適人者為嫡孫為姑  
 姊妹與無夫子報女子子與適人為祖父母妾為其子加服  
 女子子適人者為兄弟之為父後者降服妾為其父母為人  
 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父母義服為伯叔母為  
 繼父同居者妾為嫡妻妾為君之庶子婦為舅姑為夫兄弟  
 之子舅姑為嫡婦齊衰五月正服為曾祖父母女子子在室  
 及嫁者亦如之齊衰三月正服為高祖父母女子子在室及  
 嫁者亦如之義服為繼父不同居者王方慶問徐堅曰女子  
 早孤母貧不能守志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三

以適人為後父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為繼  
 父服否堅答曰禮同居繼父齊衰周戴記繼父服並有明文  
 唯傳元以為父無可繼不當制服衰准亦以為亂名之大者  
 然義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因託得存其繼  
 嗣生也賴其長育死也同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因託得存其繼  
 友之死同繫其喪也制總麻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寄養他  
 門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戴德喪服記云女子子適  
 人為繼父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梁氏集說亦云今為  
 服齊衰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  
 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為子女  
 子子之長殤中殤為叔父之長殤中殤為姑姊妹之長殤中  
 殤為兄弟之長殤中殤為嫡孫之長殤中殤義服為夫兄弟  
 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成人九月正服為從兄弟為庶孫  
 降服為女子子適人者為姑姊妹適人者報出母為女子子  
 適人者為兄弟之女適人者報為人後者為兄弟與姑姊妹

在室者報義服為夫祖父母與伯叔父母報為夫兄弟女適  
 人者報夫為人後者其妻為本生舅姑為眾子婦小功五月  
 殤正服為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叔父之下殤為姑姊妹之下  
 殤為兄弟之下殤為嫡孫之下殤為兄弟子女子子之下殤  
 為從兄弟姊妹之長殤為庶孫之長殤降服為人後者為兄  
 弟之長殤出嫁姑為姪之長殤為人後者為姑姊妹之長殤  
 義服為夫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夫叔父之長殤成人  
 正服為從祖祖父報為從祖父報為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  
 為從祖兄弟報為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為外祖父母為舅及  
 從母報降服為從父姊妹適人者報為孫女適人者為人後  
 者為姑姊妹適人者報降服為從祖祖母報為從祖母報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西

夫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娣姒婦報為同母異父兄弟姊  
 妹報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為庶母慈己者為嫡孫婦母  
 出為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嫂叔報總麻三月殤正服為從  
 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為庶孫之中殤下殤為從祖叔父  
 之長殤為從祖兄弟之長殤為舅及從母之長殤為從父兄  
 弟子之長殤為兄弟孫之長殤為從祖姑姊妹之長殤降服  
 為人後者為兄弟之中殤下殤為姪之中殤下殤出嫁姑為  
 之報為人後者為姑姊妹之中殤下殤義服為人後者為從  
 父兄弟之長殤為夫叔父之中殤下殤為夫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正服為族兄弟為族曾祖父報為族祖父報為族父報  
 為外孫為曾孫元孫為從母兄弟姊妹為姑之子為舅之子

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為族祖姑在室者報為族姑在室者  
報降服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  
報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為從祖姑適人者報為人後者為  
外祖父母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義服為族曾祖母報為  
族祖母報為族母報為庶孫婦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伯叔  
母為庶母乳母為壻為妻之父母為夫之高祖曾祖父母為  
夫從祖祖父母報為夫從祖父母報為夫外祖父母報為從  
祖兄弟之子為夫從父兄弟之妻為夫從父姊妹在室及適  
人者為夫舅及從母報改葬子為父母妻妾為其夫冠服杖履皆依  
儀初大宗嘗以同爨總而娒叔乃無服舅與從母親等而異  
服詔中魏徵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議於是服曾祖父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五

齊衰三月者增以五月嫡子婦大功增以期眾子婦小功增  
以大功娒叔服以小功五月報魏徵議曰或有長年之娒遇  
生分飢其寒契潤倍老在其生也愛同骨肉其弟妻及夫兄  
及其死也則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  
亦以小功舅服總請與從母增以小功然律疏舅報甥服猶  
總顯慶中長孫無忌以甥為舅服同從母則舅宜進同從母  
報又古庶母總今無服且庶母之昆弟也為杖齊是同氣而  
吉凶異自是亦改服總上元元年武后請父在服母三年開  
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為母期而服三年非也請  
如舊章乃詔并議舅及娒叔服久而不能決二十年中書令  
蕭嵩等改修五禮於是父在為母齊衰三年日知錄按父在  
開元禮然其時虛懷慎以母憂起復為兵部侍郎張九齡以  
母憂起復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邢王守禮以母憂起復左金

吾衛將軍郭王以母憂起復衛尉  
制而得終禮制者惟張說韓休二人

宋天聖五年學士孫奭錄五服年月并喪服制度編附假寧  
令下兩制禮院詳定板印頒行臣為君服三等文武二品以  
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布裙袴腰經竹杖或布幘頭襪衫布  
斜巾絹襪服五品以上布梁冠直領大袖衫裙袴腰經或幘  
頭襪衫自餘文武百官布幘頭襪衫腰經而已入局治事并  
不易服宰執奏事去杖小祥去冠餘官奏事如之大祥素衫  
軟脚折上巾驂公服白鞋錫帶禪除畢去黻服常服仍黑帶  
自鞍鞵耐廟畢始純吉服宗室出則常服居則衰麻終制宗  
之喪趙汝愚令羣臣服白京衫自帶治事終制乃止前熙  
四年太常寺言告哀使副并三節人從禮例如在大祥內合  
服布幘頭襪衫布袴腰經布涼織鞍鞵在禪服內合服素紗  
軟脚幘頭驂公服黑鞋青帶青織自鞍鞵俟禪除即從吉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六

仍繫黑帶去魚涼織鞵并從禪服景祐二年禮官宋祁言集  
賢校理郭積幼孤母邊更嫁積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  
今邊不幸而積解官行服按五服制為父後者為嫁母無服  
詔議之侍御史劉夔曰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  
杖期及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申  
心喪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律疏云為妾子  
及出妻之子合降服二十五月內為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  
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并同父母正服今龍圖閣  
學士王博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為嫁母解官行喪且杖期降  
服之制本出開元禮天寶降敕俾終三年則當時已悟失禮  
石苞問滄于睿曰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睿

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母積之行服不為過  
馮元言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惟唐天寶制出母嫁母并  
終服三年又劉智釋義云雖為父後猶為出母嫁母齊衰卒  
哭乃除天聖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杖期又言母  
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請凡子為父後者依通  
禮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如非為父後者為  
出母嫁母依赦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詔自今并聽  
解官以申心喪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祕閣校理  
聶震丁所生母憂嫡母尚在望特免持服禮官案周制庶子  
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  
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七

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而嫡母尚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  
曰為慈母猶三年况生母乎嫡母雖尊然婦人無專制豈得  
引父為比南齊褚淵遭庶母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後嫡母  
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熙寧三年御史  
臺言庶子為父  
後如嫡母存為生母服總三月仍解官申心喪若不為父後  
為生母齊衰三年而禫今判官李定所生仇氏亡宜依制服  
總解官心喪三年大理寺尹拙言禮婦為舅姑服周時俗  
多為重服劉岳書儀有奏請之文書儀小說不可沿為國章  
右僕射魏仁浦等議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期年後唐始定  
三年之喪三年之內凡筵尚存豈可夫處苦由婦被綺紈况  
婦為夫服三年於舅姑服期是尊夫而卑舅也孝明皇后為  
昭憲太后服喪三年足為後世法請自今如後唐制天聖四

年大理評事杜杞言祖母潁川郡君鍾歿無服重子婦孤孫  
七人臣居長今服斬衰未審解官否禮院言按喪服小記曰  
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謂孫無父而為祖後祖父已  
卒遭祖母喪故云為祖母後也又按令文為祖後者為祖母  
祖父歿嫡孫為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并解官合依禮令寶  
元二年集賢校理薛紳言祖母王氏卒先臣生母請服紀之  
制禮官言禮無服庶祖母之文有為祖庶母後者之服晉王  
廙議曰婦人無子託後族人猶為之服况其子孫乎今薛紳  
合申三年之制王洙言薛紳為映之孫耀卿為別子始祖紳  
繼別之後為大宗所守至重非如次庶子等不可輒服父所  
生庶母三年之喪惟其父為之三年可也眾官參詳紳受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大

代養當服令解官持齊衰三年詔從之元豐三年詔嫡子死  
無諸子嫡孫承重無嫡孫嫡孫同母弟承重無母弟庶孫長  
者承重曾孫以下准此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彝聘王顯  
孫女將歸而德彝卒疑其禮禮官言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  
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  
之注云謂無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今詳女合服斬於室  
既葬除或未葬出櫬即除之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黃價有  
叔為僧喪服未滿禮官議許赴試太常禮院言禮為叔齊期  
外繼者降服大功九月其黃價為叔僧合比外繼降服大功  
皇祐四年吉州司理參軍祝紳嘗為姪持服兄喪又請解官  
持喪有司以為言仁宗曰近世有匿親喪而干進者紳不

鞠養恩可勸也候服闋日與幕職知縣

金大定八年制子為改嫁母服喪三年

明初喪服多因前代洪武七年孝慈錄成復圖列於大明令

刊示中外先是孫貴妃薨敕禮官定喪服制禮部尚書牛諒

等奏禮父在為母服期庶母則無服太祖曰父母一也而喪

服低昂若是不情甚矣乃敕翰林學士宋濂等定喪禮濂等

考上古人論服母喪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者十四人太祖

曰三年天下之通喪觀願服三年視願服期者倍豈非天理

人情之所安乎乃立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

年繼母慈母嫡子庶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期洪武七年孝慈

且皇太子親王駙馬俱淡色常服惟二十七月內不聽樂不昏嫁不赴舉不服官所謂心喪也其製服五斬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五

衰以至麤麻布為之不縫下邊齊衰以稍麤麻布為之縫下

邊大功以麤熟布為之小功以稍麤熟布為之總麻以稍細

熟布為之

論曰古者姤叔不相為服至魏蔣濟從而疑之以為喪

服小功章有姊妹婦此姤之誤文也又引檀弓文小功

無位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姤則嘗為之位矣當時

何晏諸人多方詰辯晉之傅元宋之庾蔚又因而排斥

之然其後唐貞觀中卒從魏徵之議增定為小功之服

至韓愈少孤而養於姤姤卒為之服喪期年夫魏徵之

議增是緣情而設者也韓愈之制服是念恩而報者也

二者在後世未聞有議其非者豈非以準天理而即人

心之故哉古者父在子為母服喪周逮唐之

服喪三年自景龍以來羣臣上書爭論久而不決至開

元中遂定為齊衰三年之制至明太祖又易之以斬衰

三年沿行至今莫之或改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方武

后進說之時不過任一時之私見而適合乎天下之公

義是以羣臣議者雖多而卒莫能以相勝也夫衰麻之

容哭泣之節特外飾之文耳其自盡于中者惟在不飲

酒不食肉不御內所謂禮之實也往者吳幼清嘗謂服

制當以周公之禮為正後世所增改者皆溺乎其文味

乎其質而不究古人制禮之意者也蓋實之無所不隆

者仁之至文之有所或殺者義之精後世父在為母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六

五

年婦為舅姑從夫斬齊嫂有服弟婦亦有服意欲加厚

于古而不知古者子之為母婦之為舅姑叔之于嫂未

嘗薄也古人所勉者喪之實後世所加者喪之文觀人

事之誠偽足以徵世道之升降此又學禮者所不可不

知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七

湖西閻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制

凡人有血氣生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情感物而動于中聲成文而應于外聖王乃調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頌蕩之以鐘石播之以絃管故能滌精靈祛怨思施之于邦國則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則神祇格施之于賓燕則君臣和施之于戰陳則士民勇三五之代世有厥官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炎帝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寔不成于是其臣士達作為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一

羣生葛天氏之世三人參牛尾投足以歌八闕投足猶一曰載民二曰元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隋志云伏羲有絢同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闕神農五絃黃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三筒六律六呂各有管故曰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黃帝又命伶倫與榮獲鑄十三鍾以和五音以施黃韶以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二

帝顓頊生自若水寔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鱣先為樂倡鱣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作為聲歌九招六列六英英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悅帝堯立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當為夔以糜鞞置缶而鼓之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瞽叟乃拊五絃之瑟拊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是時陰多滯伏水道壅塞民氣鬱閉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及帝舜立瞽叟延乃拊瑟益之八弦為二十三弦舜又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勤勞天下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滂水以導河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于是命臯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又命登扶氏為承夏之樂鐘以記有德鼓以謀有道磬以待有憂鞀以察有說治天下以五聲為銘于篨篥焉殷湯伐夏功名大成乃命伊尹作為大濩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周公旦作詩以繩文王之德武王伐殷克之于牧野歸命周公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叛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逐之于江南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由來者尚矣非為一世所造也伏

義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黃帝  
曰厥池言大施于天下也顓頊曰六莖言和律歷以調  
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言和五聲以養萬物  
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  
言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言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  
也湯曰大濩言承堯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言斟酌文  
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象太平而作樂也合曰大  
武指天下樂周之征伐行武也自王澤中微矇官失職  
紂師師涓作新聲謂之北里周之衰政亂民流狄濫繁  
興淫有桑間濮上之奏孔子閔雅道之淪替惡鄭聲之  
蕩淫學韶三月食肉忘味反魯正樂雅頌得所凡詩三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三

百篇皆絃誦之以求合乎韶武方是時魯之伶工賤人  
稍稍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于是擊鞀襄武諸  
人抱器奔散踰河蹈海以避世亂至孟子與齊宣王論  
樂王自以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蓋俗  
趨之溺人久矣聞古音而思卧聆新樂而忘倦以魏文  
侯之賢且猶不免況下此乎秦漢以降人主乘會而興  
非有殊功絕德徒恣其強暴以幸取勝其事定而播之  
樂章也不過象其戰陣威猛之容以快一時耳目而又  
倡優百戲雜陳于庭貞淫無辨雅俗兼收至如學士大  
夫或能言其義而行之輒多窒碍樂人但紀其鏗鏘鼓  
舞而莫能推尋前聖制作之精意是以世愈降而樂愈

舛非聖人復起孰能有還古之望乎今採次歷代樂制  
曰器曰歌曰舞而以四夷之樂終焉至其律呂量衡之  
規五聲八音之別自班書迄于杜馬辨訂詳矣不復著  
云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也中猶忠也和剛柔適也祇敬庸有常也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興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者言節之日誦發端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鐘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豈分下生者去一焉大合樂者謂備作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四

池以祭地而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鞀寶  
歌南鐘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  
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  
聲播之以八音六者言其均皆待五聲八音乃成也播之言被也凡六樂者一變而  
致羽物及川澤之元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元三變而致  
鱗物及邱陵之元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元五變而致介  
物及土而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謂大膳索鬼神而致百物用大簇姑洗南方之祭用鞀寶西方之祭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用黃鐘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祭之凡動物致疾者地祇高下之甚者易致羽物既飛又走川澤有孔竅者始蟹走則遲填衍孔竅則小矣是其所所以舒疾之分土示原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凡樂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大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鼗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圃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為宮大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大簇為徵應鐘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五

呂與天宮之陽同位又辟之南呂上生姑洗姑洗南呂之合也又辟之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地宮林鐘之陽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凡樂事大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愷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凶聲亡國之聲若桑間濮上慢聲不恭 樂師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次序用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之事 凡樂成則告備奏一竟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享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樂出入令奏鐘鼓舞者及其器 凡樂官掌

其政令聽其治訟 大胥比樂官校也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言管者貴人氣也特 大享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 凡國之瞽矇正焉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擊石下管 應鼓及期皆小鼓也微歌而歌雍 大享亦如之凡小祭祀小樂事鼓棘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鐘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禘夏雝夏以擊鼓者先擊鐘次擊鼓以奏九入奏王夏出入奏肆夏出入奏騶虞出入奏齔夏出入奏鳴夏公出入奏騶虞夏詩齊夏族文王鹿凡祭祀享食奏燕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 凡祭祀享食奏燕樂以鐘鼓 掌鼗鼓縵樂作縵樂擊 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六

帥其屬而舞之 夷之舞大享亦如之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詩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廷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圍 瞽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柶周鼓也鞀小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大鼓也柶木柶也柶也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厥聲肅離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星也從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為月在天馴天馴房星也謂戊日在析木之津 津天漢也從尾十度至日宿辰在斗柄 斗柄前也謂戊子後三日得周星在天箕七度辰在斗柄 正月辛卯朔日戊子合在斗前一度星在天謂周正月戊午渡孟津距戊子三十一日二十九日己未

晦冬至辰星在須  
女伏天蓋之首  
北維北方水也  
我姬氏出自天龍  
及析木者有建星  
宿則我皇妣太姜  
遂公伯陵之後太  
野月之所在辰馬  
之所經緯也王欲  
神則分野所在  
南北之揆七同也  
之以聲昭之以聲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  
辰星在須女日  
在析木之津辰  
帝嚳受之受之  
顓頊之所建也  
天龍齊之分野  
逢伯陵之後齊  
從辰星所在須  
析木之分歷建  
木之分歷建星  
伯陵之後太姜  
我皇妣太姜之  
遂公伯陵之後  
野月之所在辰  
之所經緯也王  
神則分野所在  
南北之揆七同  
之以聲昭之以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遂及也事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  
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致謂膝至地子曰若非武音則何  
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  
矣子曰唯丘之間諸葛宏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賈牟賈起免  
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  
又久何也于綴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  
治也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象周公召公以文止  
武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  
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每奏武曲一終  
南方荆蠻之國侵畔者服也復綴反天子夾振之而騶伐盛  
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夾振之而騶伐盛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七

威于中國也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爲節也騶分夾而進  
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晉悼  
公十二年公伐鄭鄭伯嘉造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  
傳公子簡公也女美女工樂師傳日路晉以師歌鐘二肆  
肆半爲堵及寶鍾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魏絳于是  
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太師擊適齊太師魯樂亞飯于適  
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亞飯以下以鼓方叔入于河  
鼓播鼗武入于漢播搖也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少師樂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  
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  
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



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  
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  
乃作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皆也言眾皆待擊鼓  
雖一各相因以名焉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箱中有椎  
今夫新樂進俛退俛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儻雜子  
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濫  
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  
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  
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  
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  
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九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  
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  
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淫音燕女溺志也燕安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  
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  
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  
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執鼓控柶壎篪此六者德音之  
音也柶謂柷也然後鐘磬竽笙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  
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醕酢也所以官序貴賤  
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  
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二世尤以鄭衛之音  
為娛丞相李斯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  
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不相襲  
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亦各一時之化度時之  
樂二世然之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  
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  
廟樂太祖迎神于廟門奏嘉至也嘉善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  
至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乾豆上  
奏登歌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十

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美神明既享也皇帝就酒東  
廂坐定奏永安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  
所作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  
侯寬備其備管更名曰安世樂孝景元年詔高廟奏武德文  
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高祖六年  
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  
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  
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孝景采武德舞為  
昭德以尊太宗廟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至哀帝采詩夜誦  
者其言辭或不可宣露故于夜中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  
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

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邱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自此起是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班固曰漢郊廟詩樂未有祖宗之事入音調均又不協于鐘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于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其後諸帝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本始四年詔樂府減樂人神爵五鳳間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十一

召見待詔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曇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爲河間王所獻雅樂立太樂春秋鄉射于學官希濶不講宜風示海內事下公卿以爲久遠難分明議復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性不好音下詔曰惟世俗奢泰又巧而鄭衛之聲興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至平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鐘律者後漢之制高帝配食南郊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

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元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中元元年登封泰山用樂如南郊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上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帝問制禮樂云何對曰河圖括地象曰有漢世禮樂文雅出尙書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帝善之詔改大樂官曰大子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受命誅暴元元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帝受命節儉澤施四海孝景皇帝制昭德之舞孝武皇帝受命節儉澤施四海孝宣皇帝制昭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節儉澤施四海孝宣皇帝制昭德之舞所以象功世祖廟樂名宜曰大武之舞桓欒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與虞韶禹夏湯漢周武無異不宜以名舞漢書曰百官頌所登御者一章十四句依舊文始五行武德昭與修之舞節損益前後之宜六十四節爲舞曲八佾之數十月祭始御用其文始五行之舞乃分樂爲四品一曰大子郊廟上陵之舞如故勿進武德舞用焉二月雅頌辟雍鄉射用焉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十二

用之四曰短簫鏡歌軍中所用也又采百官詩頌爲登歌章帝卽位太尉趙熹等奏孝明皇帝功德茂盛四時祫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東平王蒼上言孝明皇帝在世祖廟當同樂如自立廟作武德之舞從之建初五年冬以馬防上言始施行月令迎氣樂天子迎春于東堂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于西堂唱之以商舞之以南堂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迎秋于北堂唱之以舞之以干戈和帝卽位有司奏章帝廟進武德之舞順帝陽嘉二年十月庚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樂器隨月律桓帝親祠老子用郊天樂諸行出入皆鳴鐘作樂其有灾眚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建安八年公卿初迎冬于北郊總章復備八佾舞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云缺不可復知

魏武平州杜夔善八音嘗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于是以爲軍謀祭酒使狃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歌詩多卽前代之舊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樂官如故爲太樂公卿奏請太祖武皇帝樂曰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三

武始之舞言神武之始王跡所處也高祖文皇帝曰咸熙之舞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于文武爲斌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今有事天地宗廟此三舞宜並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二舞總名大均之樂均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隆平也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侍中繆奏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富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于宮縣樂器音均宜如龔議王肅議曰禮天子宮縣舞八佾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釁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

天地宗廟事之六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高皇大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奏可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詔武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大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邱澤于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舊以祀天今可以兼雲翹祀圓邱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縣司空衛臻議圓邱宜用大韶樂宜宮縣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陸機孫權謀陸夏昭孫休世上鼓吹鏡歌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歌者習歌在廟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四

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但改樂章而使傅元爲之嗣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綬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于太常置清商署元于普明等荀勗遂典知樂事夏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復居其職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奏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元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寧元年詔祖宗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勗既以新律造二舞更脩正鐘聲會勗薨未竟其業元康三年詔其子藩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永嘉之亂伶官樂

器皆浸于劉石江在初立宗廟尙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  
太常置律呂曰魏氏增損漢樂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  
所以爲異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于今難  
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  
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  
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尙未有金石也  
庾亮爲荆州與謝尙脩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  
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及慕容雋平冉閔鄴下樂人頗有  
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尙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  
聲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  
元中破符堅又獲其樂工楊勗等閑習舊樂于是四廂金石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五

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初元有司奏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  
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施用十二  
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詔之又撰二十二章  
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  
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爽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  
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建元年殿中曹郎荀  
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祭  
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裸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于武宿夜  
此周道也至于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今廟祠登歌  
雖奏而舞象未陳謂宜設備樂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爲詔舞

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章皇太后廟奏文樂永  
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  
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  
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  
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  
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  
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  
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  
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  
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齊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六

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  
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其太廟  
二室及郊配辭並尙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  
肅成牲出入奏引牲薦籩豆呈毛血奏嘉薦迎送奏昭夏皇  
帝入壇東門奏永至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次奏武  
德宣烈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飲福酒奏嘉胙就燎  
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和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次奏昭  
德凱容瘞埋奏隸幽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  
烈實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太  
祝禋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  
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

兩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  
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四年藉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藉田  
歌二章六年即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建武二年雩祭  
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詔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  
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乃自制四  
器名之爲通詳見樂器篇遂定郊禋宗廟及三朝雅樂以武舞爲  
大壯舞文舞爲大觀舞國樂以雅爲稱雅者正也止乎十二  
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太常任昉據王肅  
議祀祭郊廟備六  
代樂帝曰周官分樂享祀虞書止鳴兩縣求之于古無宮縣  
之文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  
廟遂所應須皇帝出入舊奏永至改爲皇雅二郊太廟同用  
便即設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七

皇太子出入奏允雅王公出入奏寅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  
奏需雅徹饌奏雍雅並三朝用之牲出入舊奏引牲改爲滌  
雅薦毛血舊奏嘉薦改爲牲雅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  
及迎送舊奏昭夏改爲誠雅皇帝飲福酒舊奏嘉胙梁初改  
永胙又改爲獻雅北郊明堂及太廟同用先是就燎位奏昭  
遠就埋位奏隸幽至是俱奏禋雅眾官出入舊奏肅成改爲  
俊雅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製天監四年  
改皇太子樂爲元貞奏二舞皇太子元會出入奏制養德之  
樂名元雅迎送二備同用之賀  
場以爲宜備大壯大觀二  
舞以宣文武之德從之七年有事太廟八座議請與駕始  
出鼓吹從而作還宮如常儀從之遂以定制初帝在雍鎮  
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金蹄謂馬

也白金色及儀師與定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  
故即位更造新聲帝自爲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  
及臺城淪沒樂府不脩風雅咸盡後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  
送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  
人不知采用工人知音者入關沒爲奴婢

陳初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步兵府君至大常府君五室並  
容舞辭皇考武皇  
帝奏武德舞辭天嘉元年始定圓邱明堂及宗廟樂眾官  
出入奏肅成牲出入奏引儀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  
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  
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  
昭遠還便殿奏休成大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六

和五引眾官入奏俊雅林鐘作大簇參應之鼓吹作皇帝出  
和五引皇太子入奏至十字雅黃鐘作太簇夾鐘姑洗大呂皆應之鼓吹  
作皇太子入奏至十字雅黃鐘作太簇夾鐘姑洗大呂皆應之鼓吹  
王公登奏寅雅夷則作夾鐘應之皇帝入變服奏皇雅黃鐘  
作林鐘參應之鼓吹作皇帝出及升座皆奏皇雅並如變  
服之作上壽酒奏介雅大簇作南呂參應之食舉奏需雅並  
大壯夷則作夾鐘參應之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大觀姑洗  
作應鐘參應之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大觀姑洗  
夷則南呂無射應之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大觀姑洗  
鐘作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之鼓吹引而去來眾官出奏俊雅大觀姑洗  
之鼓吹作廟用宋曲宴準梁樂五年改天嘉中所用齊樂以  
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大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  
樂降神奏通韶牲出入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  
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  
執羽籥獻爵于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  
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尙書左僕射徐陵議曹

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縣高絙五  
案于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舉麾于殿上掌  
固應舉于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譙登奏變韶奉珪璧  
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  
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  
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徵更附益及後  
主嗣位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  
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西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  
與幸臣製歌詞絕艷相高極于輕簿男女唱和其音甚哀陳  
祖孝孫學製律于毛爽冬至日以黃鐘爲宮林鐘爲徵太簇  
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月異  
而後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九

後魏皇始元年破中山獲晉樂器皆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  
彥海奏上廟樂創制宮縣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箏邏  
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  
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  
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  
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充舞次奏送神曲祭  
天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祭地祇樂用神  
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享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縣正樂  
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享會亦用焉又有  
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敍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興廢之  
跡凡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條雜伎以備百

戲大享設之殿庭明元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  
節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渠氏得其伶人器  
服擇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于樂署祖英曰太  
西得沮渠蒙遜之伎實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符堅  
之末呂光出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  
秦漢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太和初訪吏人能體解古樂  
者與之廣脩器數甄立名器于是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  
列太樂金石羽毛之飾爲壯麗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與太  
樂詳採古今樂典歷年未精而閭卒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  
主修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皇陳孝孫戴當干  
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  
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清河王懌等奏言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十

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  
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  
臣等參議請使臣芳准依周禮更造樂器從其善者詔可先  
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  
八音神龜二年有司奏仲儒製作不可依詔如所奏正光中  
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採古今樂事芳  
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准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  
得在樂器考正聲律也及爾朱兆入焚燒樂署鐘石管絃略  
無存者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典造金石雅樂  
永熙二年瑩復議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  
成五郊天神六宮陰極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與舊



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于是正定  
 雅音為郊廟樂創造鐘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  
 伎教習以備享宴六年罷掖庭四夷樂其後帝聘皇后于突  
 厥得所獲康國龜茲等樂雜以高昌之舊并于大司樂習焉  
 採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時有龜茲人蘇祗婆善  
 胡琵琶一均之中間有七聲調有七種以七調勘校七聲冥  
 若合符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二曰雞識華言長聲  
 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候加  
 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  
 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候利筭華言斛牛聲即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三

變宮聲也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  
 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  
 聲亦應黃鐘太簇林鐘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  
 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  
 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  
 八十四調皆和合宣帝即位廣召雜伎始齊武平中有魚龍  
 爛漫俳優朱儒山車巨象板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百餘  
 物名為百戲是時鄭譯有寵于宣帝奏徵齊散樂人並會京  
 師為之蓋秦角抵之流也帝遊幸無節晨出夜還恆陳鼓吹  
 嘗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奏樂街巷迎之公私頓弊以至  
 于亡

隋開皇二年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已而鄭譯  
 請更修正于是詔太常卿牛弘等議正樂積年不定初譯在  
 周從蘇祗婆受七調十二律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鐘之  
 宮應用林鐘為宮乃用黃鐘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簇  
 為商應用應鐘為角乃用姑洗為角故林鐘一宮七聲三聲  
 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皆乖越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  
 七音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且作書明其指至是譯以其書  
 宣示朝廷立議正之時邳國公世子蘇夔亦稱明樂譯與夔  
 俱請雅樂黃鐘宮以黃鐘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  
 變徵眾皆從之又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何妥沮壞議  
 遂寢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太常置清商署管之得陳太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四

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鐘一宮  
 郊廟朝享用一調迎氣用五調或有能為蕤賓之宮者享祀  
 棘之更無覺者弘又修房內樂文帝龍潛時嘗倚琵琶作歌  
 二首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  
 并登歌上壽並用之秘書監牛弘等詳議按周制立二王三  
 恪通為六代之樂四時祭祀分用之以六樂配十二律一代  
 用二調隋去六代之樂又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  
 樂配焉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圓邱奏太簇歌應鐘以祭方澤  
 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奏蕤賓歌林鐘以祀宗廟奏夷  
 則歌小呂祀社稷先農奏無射歌夾鐘祀巡狩方嶽同用文  
 武二舞其圓邱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餘



享祀一變皇帝出入奏皇夏羣臣出入奏肆夏舉酒上壽奏  
需夏夏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享殿上奏登歌  
并文舞武舞為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今改為五音迎  
氣五郊降神奏之通前為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  
曲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子  
皆類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用登歌不設  
懸四時食舉樂作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殿庭月調之義  
也迎氣臨軒朝會并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簇及十二月懸  
大呂並撰歌詩三十首施用先是帝遣內史李元操等製清  
廟歌詞十二曲令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為太  
子從享太廟乃上言清廟詞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七

重

之于是詔尚書牛弘等創製雅樂歌詞大業元年詔修高祖  
廟雅樂新造歌九首帝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奏搜周齊  
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并付太樂  
始開皇置七部樂一國伎二清商伎三高麗伎四天竺伎五  
安國伎六龜茲伎七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  
厥新羅倭國等伎後牛弘請存鞞鐸巾拂等四舞與新伎并  
陳及大業中定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  
畢為九部樂大備矣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  
言歌室中聞之大驚駭然起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  
頃來有之令言歎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勿從行帝必不返  
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若也  
吾所以知之帝竟獄于江都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制

唐初因隋樂用黃鐘一宮惟擊七鐘其五鐘設而不擊謂之  
啞鐘武德中協律郎張文收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  
太常少卿祖孝孫吹調五鐘叩之而應田是十二鐘皆用孝  
孫又以十二月旋相為宮六十聲八十四調其法因五音生  
二變因變徵為正徵因變宮為清宮七音起黃鐘終南呂迭  
為網紀黃鐘之律管長九寸王於中宮土半之四寸五分與  
清宮合五音之首也加以二變循環無間故一宮二商三角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十一

四變徵五徵六羽七變宮其聲絳濁至清為一均凡十二宮  
調皆正宮也正宮聲之下無復濁音故五音以宮為尊十二  
商調調有下聲一宮也十二角調調有下聲二宮商也十二  
徵調調有下聲三宮商角也十二羽調調有下聲四宮商角  
徵也十二變徵調居角音之後正徵之前十二變宮調在羽  
音之後清宮之前雅樂成調無出七聲本宮遞相用唯樂章  
則隨律定均合以笙磬節以鐘鼓至貞觀二年奏之孝孫已  
定樂以為大樂與天地同和乃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  
大唐雅樂一豫和二順和三永和四肅和五雍和六壽和七  
太和八舒和九昭 and 十休和十一正和十二承和  
用於郊廟朝及孝孫卒張文收以十二和之制未備更考正  
律呂起居郎呂才叶其聲音樂曲遂備高宗以後稍更其曲

名開元定禮復遵用孝孫十二和豫和以降天神圓鐘爲宮  
三奏黃鐘爲宮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各一奏文舞六成五郊  
迎氣黃帝黃鐘爲宮赤帝函鐘爲徵白帝太簇爲商黑帝南  
宮爲羽青帝姑洗爲角皆文舞六成順和以降地祇函鐘爲  
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各三奏文舞八成望於山  
川以蕤賓爲宮三奏永和以降八鬼黃鐘爲宮三奏大呂爲  
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各二奏文舞九成祀先農皇太子釋  
奠皆以姑洗爲宮文舞三成送神各以其曲一成蜡兼天地  
人以黃鐘奏豫和蕤賓姑洗太簇奏順和無射夷則奏永和  
六均皆一成以降神而送神以豫和肅和登歌以奠玉帛天  
神以大呂爲宮地祇以應鐘爲宮宗廟以圓鐘爲宮祀先農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二

釋奠以南呂爲宮望於山川以函鐘爲宮雍和凡祭祀以入  
俎天神黃鐘爲宮地祇太簇爲宮人鬼無射爲宮又以徹豆  
接神之曲亦如之壽和以酌獻飲福以黃鐘爲宮太和以爲  
行節亦以黃鐘爲宮天子行則作止則止其出撞黃鐘之宮  
左五鐘應乃奏之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應乃奏之皆以黃  
鐘爲宮舒和以出入二舞及皇太子王公以下出入門則奏  
之皆以太簇之商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休和皇帝以反  
以肅拜三老以其月之律均正和皇后受冊以行承和皇太  
子在其宮有會以行若駕出則撞黃鐘奏太和出太極門而  
奏采茨至於嘉德門而止其還也亦然自武后稱制毀唐太  
廟禮樂有名無實則天中宗之代增造坐立諸舞尋以廢寢

坐部伎有謠樂長壽樂天授樂烏歌萬壽樂龍池樂破陣樂  
凡六部立部伎有安樂太平樂破陣樂慶善樂太定樂上元  
樂聖壽樂光聖樂凡六部元宗卽位作龍池樂舞者十有二  
人冠芙蓉冠躡履備用雅樂唯無磬又作聖壽樂以女子衣  
五色繡襪而舞之又作小破陣樂舞者被甲冑又作聖光樂  
舞者烏冠畫衣以歌王迹所興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  
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太常閱坐部不可教者隸  
立部又不可教者乃習雅樂唐之盛時凡樂人音聲人太常  
祿戶子弟隸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總號音聲人至數萬人  
玄宗又嘗以馬百匹盛飾分左右施三重榻舞傾盃數十曲  
壯士舉榻馬不動樂工少年姿秀者十數人衣黃衫文玉帶

大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三

立左右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後賜宴設脯亦會勤政樓  
其日未明金吾引駕騎北衙四軍陳仗列旗幟被金甲短後  
繡袍太常卿引雅樂每部數十人間以胡夷之技內閣廐使  
引戲馬五坊使引象犀入場拜舞宮人數百衣錦繡衣出帷  
中擊雷鼓奏小破陣樂歲以爲常天寶之亂帝西幸祿山遣  
其逆黨載京師樂器樂伎衣盡入洛陽尋肅宗克復兩京禮  
物盡闕命禮儀使于休烈造伎衣及大舞等服樂工二舞始  
備乾元元年上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差  
錯謂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  
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  
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供鐘磬朕當

於內自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代宗繇廣平王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八曲以獻皆宮調也大麻元年又有廣平太一樂涼州曲本西涼所獻也其聲本宮調有大偏小偏貞元初樂工康崑崙寓其聲於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鐘宮其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河東節度馬燧獻定難曲昭義軍節度使王虔休以德宗誕辰作繼天誕聖樂以宮爲調帝因作中和樂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伏一人舞於中又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文宗好雅樂詔太常卿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四

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樂以獻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人宣宗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舞者高冠方履褰衣博帶趨走俯伏中於規矩又有蔥嶺西曲士女蹋歌爲隊其詞言蔥嶺之民樂河湟故地歸唐也咸通間諸王多習音聲倡優裸戲天子幸其院則迎駕奏樂是時藩鎮稍復舞破陣樂然舞者衣畫甲執旗旆纒十人而已廣明初巢賊干紀樂工淪散金奏幾亡昭宗卽位將親謁郊廟有司請造樂縣詢於舊工皆莫知其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乃案周官考工記之文究其樂銑于鼓鉦舞甬之法沉

思三四夕用算法乘除鐃鐘之輕重高低乃定懸下編鐘正黃鐘九寸五分下至登歌倍應鐘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口項之量徑衡之圍悉爲圖遣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鑄成張濬求知聲者處士蕭承訓梨園樂工陳敬言與太樂令李存周令先校定石磬合而擊拊之八音克諧觀者聳聽古制雅樂宮懸之下編鐘四架十六口近代用二十四口五聲十二倍聲十二各有律呂凡二十四聲登歌一架亦二十四鐘雅樂淪滅至是復全

後梁開平二年太常奏皇帝南郊奏慶和之樂舞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帛登歌奏慶平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之曲飲福酒奏慶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五

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樂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追尊四祖廟各有樂舞登歌樂章

後唐莊宗起朔野好胡部鄭聲雅樂掃地莊宗廟舞武成之舞明宗廟舞雍熙之舞登歌樂章各一首

後晉天福四年詔定朝會樂章二舞鼓吹十二太常禮院奏正至王公上壽皇帝舉酒奏玄同之樂飲訖殿中監受虛爵羣臣就坐再拜受酒皇帝三飲皆奏文同之樂上舉食文舞奏昭德之舞武舞奏成功之舞三飲訖虛爵復於坵侍中奏禮畢羣臣再拜奏大同蕤賓之鐘皇帝降坐百僚旅退其月又奏宮懸歌舞雜用九部雜歌教坊法曲八年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時禮樂廢已久制作簡繆繼以龜

茲部寬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節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奏於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慙如薤露虞殞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舞工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後漢高祖受命判太常張昭奏改唐祖孝孫所定治康舞爲治安凱安舞爲振德又改正觀中九功舞爲觀象七德舞爲講功其治安振德二舞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依舊宴會行用又言周奏六代之舞今二舞是也竇祭常用別有九夏肆夏皇夏等是也梁武帝改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六

九夏爲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爲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爲成取韶樂九成之義也改豫和爲禋成順和爲順成永和爲裕成肅和爲肅成大和爲政成舒和爲禱成休和爲德成正和爲展成承和爲胤成昭和爲慶成雍和爲辟成壽和爲壽成祖孝孫元奏十二和曲開元中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梁置十二雅十二者天之成數輒益三和有乖稽古又祠祭所用不可盡去今取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奏宣和今改爲師雅三公升殿降階履行奏祓和今同用禩成享先農籍田奏豐和今同用順成皇帝至正受朝賀用樂次第正仗公卿入奏禩成冬仗公卿入奏禩成皇帝坐奏政成正仗同仗公卿獻壽奏壽成正仗皇帝舉爵奏德成正仗皇帝興奏

政成正仗羣臣降階及公卿皆出奏禩成正仗周廣順元年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爲政和振德爲善勝觀象爲崇德講功爲象成又議改十二成爲十二順曰昭順寧順肅順感順治順忠順康順雍順溫順禮順禋順福順世宗嘗觀樂懸問宮人不能答由是患雅樂凌替思得審音之士考正之乃詔翰林學士竇儼兼判太常寺與樞密使王朴同詳定朴作律準編古今樂事爲正樂

宋建隆元年太常竇儼奏改周樂文舞崇德爲文德武舞象成爲武成改樂章十二順爲十二安祭天高安祭地靜安宗廟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皇帝臨軒隆安王公出入正安皇帝食飲和安皇帝入朝皇后入宮順安皇太子軒縣出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七

入良安正冬朝會永安郊廟俎豆入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昨禱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器舊制宮懸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令徐州求泗濱石充磬材許之太祖以雅樂聲高不合中和詔峴討論其理峴言以朴所作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高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創新尺以定律呂是歲冬至受賀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峴復言隆安之樂自內出采芡之樂自外入宜並用今太樂署有唐采芡曲望依月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禮畢還宮奏隆安之樂從之太宗

嘗謂作五絃琴效南風後王復加文武二絃至道元年乃  
增作九絃琴五絃阮謂曰雅樂九絃名曰君臣文武禮樂正  
民心五阮名曰水火金木土景德二年翰林學士李宗諤編  
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上御崇政殿張宮縣閱試  
召宰執親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鐘磬按律準次令  
登歌鐘磬填箎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箏瑟筑三色合奏迭  
為一曲復擊鐃鐘為六變九變又為朝會上壽之樂及文武  
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頗為精習上甚悅時既罷兵垂意  
典禮乃詔大祀並宜用樂如通禮太祖室奏大定之曲 大中  
祥符元年改禧安為豐安德安為禪安禧安為祺安別制天  
書樂章瑞安靈文二曲五年聖祖降奏薦獻聖祖文舞曰發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八

祥流德之舞武舞曰降真觀德之舞自是玉清昭應宮親薦  
皆備樂上又取太宗所撰萬國朝天曲曰同和之聲平晉曲  
曰定功之舞親作樂辭奏於郊廟自後仁宗以大明之曲尊  
仁宗神宗以大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等以周王朴所造  
英之曲尊英宗律準考定樂器奏郊廟五十一曲集賢校理李照言朴準視  
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朴造準不合古法用之本朝  
卒無福應又編鐘鐃磬無輕重厚薄之差銅錫不精聲韶失  
美大者陵小者抑非中度之器也願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  
一簣詔於錫慶院鑄之照遂請改制大樂取京縣秬黍累尺  
成律鑄鐘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照自以九  
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星率一星占九秒一黍得四星六秒

九十黍得四百二十星以為十二管定法照因上言十二律  
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雷十二中聲去四  
清聲照又謂舊聲高乃以太府尺為法更造新器而新聲極  
下起五月至八月成議者以為迂誕罷之三年阮逸言臣前  
蒙召對言王朴律高李照鐘下竊睹御製樂髓新經言隋嘗  
依漢制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班志已  
後歷代無有合者惟蔡邕銅侖得周禮遺範唐張文收定樂  
亦鑄銅甌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乞將臣見鑄銅甌  
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  
合周制鐘量法翰林學士丁度言阮逸胡瑗鐘律法黍尺其  
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黃鐘之聲臣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九

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內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  
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  
用一等大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以其銅律  
十二枚臣等據楚衍等圖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  
侖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亦皆  
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一差難以  
定奪諫議韓琦等請復用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照  
所造勿施用皇祐二年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  
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上天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  
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  
俎曰饗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

昨安退文舞迎武舞亞獻終獻曰穆安徹豆曰散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成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四曲餘詔輔臣分撰王堯臣等言阮逸所上聲譜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五年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言舊樂高新樂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朝會非先王薦上帝享祖考之意帝以爲然初李照斥王朴樂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嘉祐四年御製給享樂舞名傳祖嘉祐四年御製給享樂舞名傳祖大基順祖大祚翼祖大熙宣祖大光太祖大統太宗大昌真宗大治孝惠皇后淑安孝章皇后靜安淑德皇后柔安章懷皇后和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瓊奏願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十

奉俎徹豆奏克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成武舞曰崇功昭德治平元年仁宗配享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元豐三年詔劉几范鎮楊傑詳定大樂初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更無舊鐘可校乃詔許借朴鐘爲清聲不得銷毀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日傑乃陳朴鐘已弊者一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使周聲云朴鐘甚不諧美使甚佳傑大沮初皇祐中益州進土房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侖各一胡瑗以爲非詔鎮與几等定樂鎮作律尺欲圖上之而几議律主人聲不以尺度求合鎮上奏曰李照黃鐘律合王朴太簇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鐘聲鬱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

辰且以太簇爲黃鐘是商爲宮也臣頃造律其聲和與古樂合今若樂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鑄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代之不應經義又無匏土二音八音不具不報六年初用新樂元祐三年范鎮上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鑄鐘衡一尺一斛一響石爲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箎篪笙和笙各二賜詔褒美崇寧元年詔議大樂之制蜀人魏漢津上言臣聞禹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十一

之爲九寸則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四年九月鼎樂成詔賜名大晟置大晟府立大司樂典樂大樂令等員以其樂施之郊廟朝會其釋奠賜宴悉用大晟樂選國子生習舞樂宣和元年蔡攸製太少二音登歌宮架於明堂劉昺主樂事謂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爲中聲于初氣奏之班志黃鐘九寸琯爲正聲于中氣奏之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它人預樂有田爲者善琵琶攸奏爲典樂遂不用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爲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爲

三黃鐘律樂成不克行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景陽鐘虛九鼎皆亡矣史臣曰宋改作在建隆初有和峴樂景祐中有李照樂至皇祐中又有阮逸樂神宗御歷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樂成奏之郊廟故元豐中有楊傑劉几樂哲宗元祐中有蔡鎮樂楊傑復議其失卒置不用徽宗銳意制作以文太平蔡京主魏漢津之崇宣以帝指為律度鑄帝鼎景鐘樂成賜名大晟謂之雅樂故猶能使人感嘆作興豈不以其制作有一定之器而授受承亦代有其人與宋之樂屢變而卒無一定之器而授受垂萬世高宗渡江舊樂燬散紹興元年太常卿蘇遲等言國朝大禮作樂壇殿上設登歌壇殿下設宮架今親祠登歌樂器尚闕宜權設登歌用樂工四十有七人十四年上徽宗徽號製顯安之樂奉皇太后冊寶樂用聖安皇后受冊寶樂用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坤安詔宰執學士院修郊祀樂章付太常肄習南郊圖鐘為宮三奏樂凡六成歌景安用文德武功舞明堂夾鐘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誠安用佑文化俗威成功睿德舞朝獻景靈宮樂與南郊同歌興安用發祥流慶隆真觀德舞朝享太廟黃鐘為宮三奏樂凡九成歌興安用文武二舞與南郊同僖祖廟用基命翼祖廟用大順宣祖廟用天元太祖廟用皇武太宗廟用大定真宗仁宗廟樂舞曰熙文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大明哲宗徽宗欽宗廟樂舞曰重光承元端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歲祀昊天上帝者四圓鐘為宮樂奏六成與南郊同用景安歌帝臨嘉至神娛錫羨之舞祀地祇樂奏九成用宣安歌儲靈錫慶恭將事之舞祀神州樂奏八成歌

宣安與祀地祇同名異曲慶生儲祐厚載凝福之舞祀感生帝歌大安樂舞與祀昊天同三年一祐及時享太廟九成之樂興安之歌而用孝熙昭德禮洽儲祥之舞太社太稷用宣安八成之樂與地祇同至于親製贊宣聖及七十二弟子以廣崇儒右文之聲親視學行酌獻釋奠為大祀用凝安九成之樂郡邑行事則樂止三成先農樂用靖安高謀樂用景安皇帝親行三推用乾安樂奏六成者做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中祀以下有樂無舞乾道元年郊祀詔禮文依藝祖乾德郊天例務從省約肄樂工伎率減半淳熙六年行明堂禮命禮官參酌舊典定為法程前日常設登歌樂于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于壇南內壇之外立舞表于舞綴之間明堂登歌設于堂上前景間宮架設于庭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于壇上樂虞西北一于宮架西北一于押樂官一太常丞于登歌樂虞北太常卿于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師工人二舞以次入皇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門入協律郎跪伏奏樂舉麾與工鼓祝官架乾安之樂作凡降行止皆奏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假麾而後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樂安之樂明堂作安文舞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大成止皇帝執大圭再拜內侍進御匾祝官架樂作觀手畢樂止禮儀使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奠玉幣于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禮安跪奠俎訖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架樂作明堂至堂上作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如之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位樂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正

安之樂作明堂作穆安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諸酌尊所西  
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亞獻作穆安三祭酒  
以次酌飲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宮架樂  
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安  
之樂作明堂作昨安飲福禮畢樂止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  
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明堂不降階徹豆登  
歌禮安之樂作明堂作飲樂送神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  
明堂作誠安詣望燎望位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  
無庭燎帝乘大輦出大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  
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宮架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  
振振作降階樂止齊殿景鐘止百官宗室班賀于端誠殿奏請  
神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芝之樂入門  
樂止明堂就賀于紫宸殿不奏采芝乃御麗正門肆放前期  
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設鉦鼓于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  
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  
止金雞立太常擊鼓四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裝寶  
之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帳樂止乘光宗上壽皇尊號樂  
華降門作樂導引文德殿降樂止乘光宗上壽皇尊號樂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古

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冊寶用成安受內外命婦賀用和安內  
命婦行賀禮用惠安外命婦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閣  
用太安冊寶入殿門用宜安初崇寧中皇后升降行止以樂  
為節紹興令太常門外設樂隆興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  
用之而紹熙特加詳備紹興樂奏仲呂宮仲呂為陰淳熙樂  
奏太簇宮太簇為陽樂同而揆律異焉先是孝宗廟用大倫  
光宗廟用大和至寧宗廟用大安初范鎮著書論黍律以  
大府尺為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之鎮以周輔漢斛為據光  
謂輔考工所記斛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收開元中  
遂及方響合于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  
此特唐世仲呂未必合乎后夔力止鎮勿奏往返爭議凡三

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是時大儒周惇頤之言樂曰古者聖  
王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  
平和則躁心釋後世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  
可禁者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  
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遠哉程頤之言曰律者自然之數  
尺度權衡皆起于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為準非秬黍之  
比也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  
之自得其正張載之言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  
弦絕木氣盛則金氣衰理自相應故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  
性深厚者能知之其後朱熹深悼先王制作湮泯與武夷蔡  
元定講明參訂以究其歸熹在慶元經筵嘗草奏曰自秦滅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古

學禮樂先壞而樂之為教絕無師受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  
士大夫莫知其說望明詔許臣招致學徒聚禮樂諸書編輯  
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後修禮書定為鐘律樂制等編云  
遼正旦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觥  
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中元大宴用漢樂文獻通考曰  
部百人夜以五十人歌于帳前每講拜木葉山諸國樂猶諸  
節射柳枝舞于唱歌前導彈瑟和之已事而罷諸國樂猶諸  
侯之風會同三年晉使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進  
酒作歌舞上為舉觴極歡端午日百僚泊諸園使稱賀如式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還得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委所司先  
赴中京太平元年尊號冊禮設宮懸于殿庭舉麾位在殿第  
三重西階上協律郎各入就舉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



常卿引皇帝將仗勳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左  
 右鐘皆應工人舉祝樂作皇帝即御坐扇合樂止王公入門  
 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押冊大臣初動樂作置冊殿前  
 就位樂止昇冊官奉冊初動樂作升殿置冊就西墉北上位  
 樂止大臣上殿樂作至殿欄內位樂止大臣降殿階樂作復  
 位樂止王公三品以下出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  
 引皇帝降御坐入閣樂止重熙九月上契丹冊皇帝出奏隆  
 安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后設宮懸簾太樂工協律郎入  
 太后儀衛動舉麾太和樂作太樂令太常卿導引升御坐簾  
 捲樂止文武三品以上入舒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入門雍  
 和作至殿位前樂止宰相押冊皇帝隨冊樂作至殿前置冊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去

樂止翰林學士大將軍昇冊樂作置御坐前樂止丞相上殿  
 樂作至讀冊位樂止皇帝下殿樂作至位樂止太后宣答訖  
 樂作皇帝至西閣樂止親王丞相上殿樂作退班出樂止下  
 簾樂作皇太后入內樂止冊皇太子初入門貞安樂作遼初  
 用唐十二和樂後有十二安樂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十二  
 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徑三分為本太康中詔行秬黍所定  
 升斗其法大抵用古律天慶元年上壽儀皇帝出東閣鳴鞭  
 樂作簾捲扇開樂止太尉執臺分班太樂令舉麾樂作皇帝  
 飲酒訖樂止應坐臣僚東西外殿太樂令引堂上樂升大臣  
 執臺太樂令奏舉觴登歌樂作飲訖樂止行臣僚酒福太樂  
 令奏巡周舉麾樂作飲訖樂止太常卿進御食太官令奏食

徧樂作文舞入三變引出樂止次進酒行臣僚酒舉觴巡周  
 樂作飲訖樂止次進食食徧樂作武舞入三變飲出樂止扇  
 合簾下鳴鞭樂作皇帝入西閣樂止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  
 樂亦有七聲謂之七巨語在隋樂篇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大樂  
 聲各調度曲協音其聲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句合近十  
 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野獲編載宋  
 用合字太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一字夷則用工字無  
 射應鐘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句字林鐘用尺字黃鐘  
 清用六字大呂散樂始於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  
 夾鐘清用五字冊皇后儀呈百戲角觝戲馬以為樂曲宴宋國使酒九行歌  
 角觝畫邊錄契丹待南使樂列三百餘人舞者更無回旋止  
 欲倒而不可散樂以三音該三才四聲調四時應十二管之  
 得名曰角觝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七

數截竹為四竅笛以叶音聲而發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  
 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  
 冬聲曰入鼓吹樂一曰短簫鏡歌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  
 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有鼓吹樂及橫吹樂四品  
 以上各有增損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為大樂散樂武事皆  
 亦西云  
 金太宗取汴得宋鐘磬樂篴以歸皇統元年熙宗加尊號始  
 用宋樂有司以鐘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以黃紙封之大定  
 十四年太常議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  
 製名曰太和明昌五年詔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樂律聲調  
 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久用唯辰鐘辰磬宜補鑄鐘十五

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四旋于是命禮部符下南京取朱  
舊工更鑄辰鐘以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  
鑄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而  
用之大定十一年太常議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以  
宣今止有太廟祫享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九年拜天  
用乾宣今太廟祫享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宣迎俎奏豐宣酌  
獻舞出入奏肅宣飲福奏福宣餘郊祀諸曲宜皆以宣名皇帝  
入中禮奏昌宣降神送神奏乾宣昊天上帝奏洪宣皇地祇  
奏坤宣配位奏示宣飲福奏福宣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並  
與入中太常又議唐韋萬石謂揖讓得天下先奏文征伐得  
天下先奏武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方丘如圜丘社稷  
則用登歌宗廟皇帝入門宮懸以無射宮升殿登歌以夾鐘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六

皆奏昌宣迎神送神奏來宣九成宣大定十一年朝享奏依開  
元開寶禮至版位即奏黃鐘宮三大呂角二太簇徵二應鐘  
羽二曲詞皆同進俎奏豐宣之曲酌獻宮懸奏無射大元之  
曲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獻帝曰大昭昭風曰  
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肅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  
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  
大和昭德皇后廟曰坤儀世宗曰大鈞顯宗曰大憲章宗曰  
大隆宣宗曰大慶皇帝遺版位及亞終獻皆奏無射宮肅宣  
之曲飲福登歌奏夾鐘宮福宣徹豆奏豐宣皆用無射宮  
大定二十九年升祔顯宗有司以爲宋太廟別廟堂上樂各  
四十八人今少十八人尙書省議古樂工無定數今通以百  
人爲定泰和四年尙書省奏宮懸樂工用二百五十六人而  
舊所設止百人時或用之即貼部教坊閱習宣宗兩遷諸帝  
主祔廟禮官言祔享畢車駕還宮百官奉迎宮懸奏采茨以

樂簾未備止用教坊樂太廟登歌皇帝受冊寶官懸樂作皇  
帝出就坐樂止奉寶出門樂作置褥位上樂止初引時宮懸  
樂作至位樂止寶初行樂作至御前樂止皇帝受寶樂作侍  
中奏稱賀樂止皇太子升殿登歌樂作復位樂止侍中奏禮  
畢宮懸樂作皇帝還幕次樂止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  
班皆樂作坐立定乃止其冊命中宮皇太子太孫受外國使  
賀宴外國使皆用官懸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  
教坊奏之鼓吹橫吹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  
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節其他行幸唯用兩部  
元太祖初平西夏皇子奎騰鎮西涼得一笙懸于木上募能  
吹者河西人高智耀應募自稱羅知音律西夏兵燹樂工多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九

存者乞徵用之詔如其言太宗十年得金掌樂許政掌禮王  
節及樂工翟剛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始命製登歌樂肄習于  
曲阜宣聖廟憲宗二年學士魏祥卿等以樂工李明昌五十  
餘人見于行宮明昌等各執鐘磬笛簫篪塤篪于帝前奏  
之曲終復合奏凡三終于是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中統  
元年用新樂享祖宗五年尙書省奏定樂名曰大成至元三  
年初用官懸登歌樂文武二舞于太廟太常寺以樂工四百  
十二人未習其藝遣太樂令許政往東平教之冬十有一月  
有事于太廟宮懸登歌樂文武二舞咸備迎送神曲曰來成  
烈祖曰開成太祖曰武成太宗曰文成皇伯考卓沁曰彌成  
皇伯考察罕台曰協成睿宗曰明成定宗曰熙成憲宗曰威

成初獻升降曰請成司徒奉俎曰嘉成文舞退武舞進曰和  
 成亞終獻酌獻曰順成徹豆曰豐成文舞曰武定文綏武舞  
 曰內平外成三十年夏六月初立社稷降送神曲曰鎮成初  
 獻盥洗升壇降壇望瘞位皆肅寧正配位奠玉幣曰億寧司  
 徒奉俎徹豆曰豐寧正配位酌獻曰休寧亞終獻曰咸寧樂  
 皆用金舊名釋奠成宗大德九年新建郊壇祀圓丘迎送神  
 曲曰天成初獻奠玉幣曰欽成酌獻曰明成登降曰隆成亞  
 終酌獻曰和成奉饌徹豆曰宣成望燎如登降惟用黃文舞  
 曰崇德武舞曰定功十年秋八月祀宣聖廟皆用舊曲武宗  
 即位祭告天地命大樂署編皇地祇酌獻大呂宮一曲及舞  
 節至大二年親享太廟皇帝入門奏順成出入小次奏昌寧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辛

改至元中來成曰思成太祖室開成睿宗室武成文舞退武  
 舞進改名肅寧皇帝飲福登歌新製釐成餘皆仍舊太常集  
 朝樂章皆用成字凡用寧字者金曲也國初禮樂悉用前代  
 舊工循習故常遂有用其舊者亦有不用其詞而冒以舊號  
 者如郊祀先冬十二月製先農樂章太樂署言禮記先農如  
 社遂錄祭社林鐘宮鎮寧等曲以呈蓋金曲也三年置曲阜  
 宣聖廟登歌樂十一月冬至祀南郊配以太祖皇帝出入中  
 壇黃鐘宮曲二盥洗黃鐘宮曲一升殿登歌大呂宮曲一酌  
 獻黃鐘宮曲一飲福登歌大呂宮曲一出入小次黃鐘宮曲  
 一皆無延祐五年命各路府宣聖廟置雅樂擇習古樂師教  
 肄冬十月真定廉訪司言釋奠三皇當用古樂大常奏曰古  
 帝王樂不相襲三皇樂曰扶桑曰咸池制作不傳故前代或

清酌而祭或有牲無樂蓋在大夏之樂不可以祀舜大漢之  
 樂不可以祀禹猶大成之樂不可以祀三皇也議遂止諸帝  
 祔廟曲世祖曰混成裕宗曰昭成順宗曰慶成成宗曰守成  
 武宗曰威成仁宗曰欽成英宗曰獻成明宗曰永成宴樂用  
 興隆笙中統間回國所進以竹為簧有聲而無律玉宸樂  
 院判官鄭秀乃考音律定清濁增改如今制在殿上者盾頭  
 兩旁立刻木孔雀二飾以真孔雀羽中設機每奏工三人一  
 人鼓風一人按律一人運動其機則孔雀飛舞應節殿庭  
 笙十延祐間增製不用孔雀輟晰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  
 制植眾管于柔韋以象大輓土  
 鼓二章蒙按其管則黃鳴首為二孔雀笙鳴機動則  
 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眾樂皆作笙止樂亦止  
 明初徵冷謙為協律郎謙知音善鼓瑟元末以黃冠隱吳山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壬

太祖令協樂章聲譜取石靈璧製磬採桐梓湖州製琴瑟乃  
 考正四廟雅樂命謙較定音律及樂舞之制又置教坊司掌  
 宴會大樂洪武元年定樂舞曲名圓丘迎神奏中和奠玉帛  
 奏肅和奉牲奏凝和初獻奏壽和武功之舞亞獻奏豫和終  
 獻奏熙和俱文德舞徹豆奏雍和送神奏安和望燎奏時和  
 方丘并同曲詞各異易望燎曰望瘞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廣  
 和省奉牲餘并與方丘同曲詞各異先農迎神奠帛奏永和  
 進俎奏雍和初獻終獻并奏壽和徹豆送神并奏永和望瘞  
 奏太和朝日迎神奏熙和奠玉帛奏保和初獻奏安和武功  
 之舞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俱文德之舞徹豆奏凝和送  
 神奏壽和望燎奏豫和夕月迎神易凝和奠帛以下與朝日

同曲詞各異大歲風雷嶽瀆迎神奏中和奠帛奏安和初獻  
奏保和亞獻奏肅和終獻奏凝和徹豆奏壽和送神奏豫和  
望燎奏熙和周天星辰初附祀夕月洪武四年別祀迎神奏  
凝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奏肅和俱  
文德舞徹豆奏雍和送神奏安和太廟迎神奏太和奉冊寶  
奏熙和進俎奏凝和初獻奏壽和武功舞亞獻奏豫和終獻  
奏熙和俱文德舞徹豆奏雍和送神奏安和初獻則德懿熙  
仁各奏樂舞亞終獻則四廟共之釋奠先師初用大成登歌  
舊樂六年命詹同樂韶鳳等更製樂章迎神奏咸和奠帛奏  
寧和初獻奏安和亞終獻奏景和徹饌送神奏咸和歷代帝  
王迎神奏雍和奠帛初獻奏保和武功舞亞獻奏中和終獻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三

奏肅和俱文德舞徹豆奏凝和送神奏壽和望瘞奏豫和又  
定王國祭祀樂章迎神奏太清初獻奏壽清亞獻奏豫清終  
獻奏熙清徹饌奏雍清送神奏安清其社稷山川易送神爲  
廣清增奉瘞日時清凡聖節正旦冬至大朝賀和聲郎陳樂  
于丹墀百官拜位之南北向駕出仗動和聲郎舉麾奏飛龍  
引曲樂作陞座樂止偃麾百官拜奏風雲會之曲拜畢樂止  
丞相上殿致詞奏慶皇都曲致詞畢樂止百官又拜奏喜昇  
平曲拜畢樂止駕輿奏賀聖朝曲還宮樂止凡宴饗和聲郎  
四人總樂舞二人執麾立樂工前之兩傍二人押樂立樂工  
之後兩傍殿上陳設畢和聲郎執麾由兩階升立于御酒案  
之左右二人引歌工樂工由西階升立于丹陛上之兩傍東

西相向舞師二人執旌又二人執翽又二人執幢俱北向武  
舞曰平定天下文舞曰車書會同四夷舞曰撫安四夷引大  
樂二人執戲竹引大樂工陳列于丹陛之西文武二舞樂工  
列于丹陛之東四夷樂工列于四夷舞之北俱北向駕將出  
仗動大樂作升座樂止進第一爵和聲郎舉麾唱奏起臨濠  
曲引樂二人引歌工樂工詣酒案前北面重行立定奏畢偃  
麾押樂引眾工退第二奏開太平曲第三奏安建業曲第四  
奏削羣雄曲第五奏平幽都曲第六奏撫四夷曲第七奏定  
封賞曲第八奏大一統曲第九奏守成平曲進第一次膳和  
聲郎舉麾唱奏飛龍引大樂作食畢樂止偃麾第二奏風雲  
會第三奏慶皇都第四奏平定天下舞第五奏賀聖朝第六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八

三

奏撫安四夷舞第七奏九重歡第八奏車書會同舞第九奏  
萬年春其舉麾偃麾如前儀九奏三舞既畢駕輿大樂作入  
宮樂止永樂十八年更定宴享樂舞一奏上萬壽平定天下  
舞二奏仰天恩撫四夷舞三奏感地德車書會同舞四奏民  
樂生表正萬邦舞五奏感皇恩天命有德舞六奏慶豐年七  
奏集禎應八奏永皇圖九奏樂太平正德三年以慶成大宴  
舉大樂禮部請選樂工年壯者督肄之河間等府奉詔送樂  
戶居之新宅移各省司送技精者于教坊乘傳續食數百人  
俳優勢大張矣嘉靖時禮官請求訪如宋胡瑗李照者授之  
太常考定雅樂給事中夏言以前太僕寺丞張鶚應詔召至  
言曰大樂先定元聲元聲起自亥子之際積絲成毫積毫成

釐積釐成分一時三十分一日十二時故聲生于日律起于辰氣在聲先聲從氣後須依蔡元定多截竹以擬黃鐘之律長短每差一分冬至日按律而候如眾管中先飛灰者即得元氣時在子初二刻即子初一刻移于初二刻在正二刻即子正一刻移于正二刻願命歷官同臣參候庶元聲可得又言古人製十六編鐘為旋宮而設近止用黃鐘一均不偏具十六鐘古人立樂之方已失况太常以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字譜之去古益遠且如黃鐘為合似矣其以大呂為下四大簇為高四夾鐘為下一姑洗為高一夷則為下工南呂為高工之類皆以兩律兼一字何以旋宮取律止黃鐘一均而已且黃鐘大呂太簇夾鐘為下四清聲蓋黃鐘為宮則十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音

一律皆從而受制至夾鐘為宮則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仲呂為商仲呂下生黃鐘為羽然黃鐘正律聲長非仲呂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所以用黃鐘為羽必用子聲即上黃六之清聲正為不敢用黃鐘全聲而用其半耳姑洗以下率若此此四清聲所由立也編鐘十六亦然宋胡瑗用四清聲皆小其圍徑以就之然黃鐘大簇二聲雖合大呂夾鐘二聲又非至李照范鎮不用四清聲其合于三分損益者則和矣夷則以降安能尊卑有辨不相湊犯耶臣又考周禮薦神之樂奏黃鐘歌大呂子丑合也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寅亥合也舞咸池以祀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辰酉合也舞大韶以祭四望奏蕤賓歌林鐘午未合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

則歌小呂已申合也舉大武以享先祖舞大濩以享先妣降神之樂圓丘以圓鐘為宮黃鐘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三者陽律相繼相繼天之道也方丘以函鐘為宮夾鐘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三者陰呂相生相生地之功也宗廟以黃鐘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夾鐘為羽三者律呂相合相合人之情也且圓鐘夾鐘也生于房心之氣祀天從此起宮在琴中角絃第十徽卯位也函鐘林鐘也生于坤位之氣在井東輿鬼之外祭地從此起宮在琴中宮絃第五徽未位也黃鐘生于虛危之氣祭人鬼從此起宮在琴中宮絃第三徽子位也陽數起于終于少陰之申陰數起于午終于少陽之寅圓鐘在卯自卯至申六數故六變而天神降函鐘在未自未至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音

寅八數故八變而地祇格黃鐘在子自子至申九數故九變而人鬼享以本元之聲召本位之神故感通速也或謂漢以來天地鬼神聞新聲習矣何必改作不知自人觀之由漢迄今千七百年自天地觀亦頃刻間耳今正之猶可及也著書成樂舞圖譜琴瑟以下諸樂逐字作譜曰古雅心談列十二圖以象十二律又以琴為正聲凡郊廟大樂分註琴絃定徽乃授鵠太常寺丞較定樂舞鵠上言世廟樂章律起林鐘均殊太廟臣竊異之蓋函鐘主祀地祇樂奏八變故用林鐘起調林鐘畢調也黃鐘主祀宗廟樂奏九成故用黃鐘起調黃鐘畢調也况天地者父母大君者宗子今以祀母之樂祀子恐世廟在天之靈不享且舊譜樂章字用黃鐘聲同太廟審聽七聲中少一律今更補正使依奏格尊親兩得神人胥悅

矣詔下禮官李時等覆奏鶚所言與臣等聞于律呂諸書者有合適者沈居敬更協樂章用尺用合用四用一用工用六夫合黃鐘也四太簇正聲也一姑洗正聲也六黃鐘子聲也以林鐘爲宮而所用爲角徵羽者皆非一均之聲謬甚矣今宜用舊協音律加以蕤賓句聲去再生黃鐘之六改用應鐘之九以成黃鐘一均乃命鶚更定廟享樂章其後七廟火復同堂之制四時歲祫樂章器物仍如舊制初增樂官及樂舞生人數二千一百名後裁革存半張鶚遷太常卿建三事其一請設特鐘特磬以爲樂節一請復官縣以備古制一請候元氣以定鐘律事下禮官言特鐘特磬宜造樂懸在廟廷中周旋未便不得更製惟黃鐘爲聲元候氣以定中聲成法可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美

依請築室園丘外垣隙地選知歷候者相其役待稍有次第然後委官考驗從之自太祖世宗樂章屢易然鐘律未能講明呂夔劉濂韓邦奇黃佐王邦直之徒然則後世考樂之明呂夔劉濂韓邦奇黃佐王邦直之徒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蕭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呂元聲獨宗呂覽黃鐘三寸九分之說世宗初御史范永鑾上其書不可用嘉靖十八年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著樂書四種授太常典簿而所云按人聲以考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時鄭世子載堉著律呂精義律學新說樂舞全譜表獻崇禎六年禮部尚書黃汝良進昭代樂律志宣付史館未及施行

論曰古之帝王德協兩儀之撰氣兼四時之和其制作之精意尤能通乎鬼神幽明之故而洽于天人上下之際是以其時百物動植各遂生成鼓舞化機不能自已此韶樂所以稱百代之冠也及商周代興易禪讓爲征誅于時綴兆疾徐之數進退屈伸之節大抵象乎武功

之成而考其先世皆有厚德深仁漸漬百年之久本躬行宣爲政理君民事物之間熙熙各得故其音和平怡愉而未嘗有噍殺愁怨之旨其後君德寢衰廟志形于上慢聲作于下桑間溱洧之詩太師採之以徵民風世道之變概可見矣秦漢以降用禪讓紹天下者甚自強臣之竊命用征誅得天下者率由匹夫而暴興德既不足言功亦無可述獨其戰陣殺伐之威粗可譜見于聲容而已且又雜以胡夷之伎俳優之工邪辟敖蕩之志其樂之不能復古宜也至于宿儒藝士考定古今審通律呂精識妙解或由天得初不過一編一曲之長語于上古之神聖中代之述作渺乎未之有逮也前史所記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毛

魏有杜夔晉有荀勗隋有鄭譯牛宏唐有祖孝孫張文收宋有王樸李照胡瑗范鎮明有冷謙張鶚皆巧思過人不襲前式獨矜創造其在當世之議毀譽各半即後之推測其術者亦或斥爲影響疑似之談世無后夔周公久矣是非嘵嘵庸有定乎

六典通考卷一百二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器

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黃鐘子...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表裏然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也林鐘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

如裏正謂上下正直則聲緩無所動下謂鐘形大下大也下則聲欲不越也放肆則謂其形微大也放肆則謂其聲...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乾音也一說笙柷鼓簫瑟埴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方柷在東方鼓在東方簫在東南方琴在南方埴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西北方也...

金之屬 金鐘也鋪也鐸也鐃也鏡也鐸也鐘者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爾雅云大鐘曰鑄書曰笙鑄以問

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棧棧音酸晉江左初所

得酸鐘是也縣鐘磬者曰筍籥橫曰筍從曰籥蔡邕曰

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籥清聲無力者以爲

磬籥擊其所縣知其籥鳴焉鋪如鐘而大前代有大

鐘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鐘鋪之言近代無聞焉鋪

獨鐘鐸並見周禮注

鐘師掌金奏金奏擊金以爲奏樂鋪師掌金奏之鼓磬

師掌教擊編鐘磬亦編于鐘言之者鐘有細鈺有鐘無鋪

昭其大也大鈺有鋪無鐘甚大無鋪鳴其細也徒鼓鐘謂

之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金錡和鼓以金鐻節

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鐸鐸于也圓如確頭大上小下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鏡如鈴無舌有柄小師掌六

教而鳴之以止擊鼓鐸大鈴也振之以通鼓

樂聲音之節與其和和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

之齊鼻氏爲鐘兩樂謂之鏡鈺間謂之子于上謂

之鐘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千鐘層之上祛舞上謂之甬

甬上謂之衡鐘懸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鐘柄所以懸之

能辟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景在於鼓鈺其名也

衡之問凡四今時鐘乳俠鼓于上之攤謂之隧攤所擊之處

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于上之攤謂之隧攤所擊之處

鼓中窶而生十分其鈺去二以爲鈺以其鈺爲之鈺間去二

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

徑居鈺徑之八而鈺間與鈺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鈺徑之六

與舞修相應舞修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

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恆居鈺之四

者其長十六也凡言間者亦以從案以其鈺之長爲之甬

介之鈺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鈺間以其鈺之長爲之甬

長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衡居甬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令衡居一分則參分

以旋當甬之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

中央是其正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

有說意也鐘已厚則石太厚則已薄則播聲散侈則柞

大外弁則鬱聲不長甬則震聲不震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

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爲之厚鼓鈺之間

今直異鼓外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驟鐘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

深而圍之厚鐘厚深謂室子夏曰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

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景王二十三年王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將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

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鏡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

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無射鐘

而爲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鐘也單穆公曰不可夫鐘不過

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鐘陰聲

聽及夫鐘聲以爲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猶目所不見不

可以爲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爲步

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爲墨倍墨爲丈尋常耳之察

蘇也在清濁之間黃鐘爲宮則濁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

所勝也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鈺重不過石以木長

絃繫之以爲鈺法律度量衡于是乎生衡有斤兩之數生于



黍千二百粒粒百為銖是為一籥籥二為小大器用于是乎  
 合合重一兩故曰律度量衡于是乎生焉  
 出出也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鈞石  
 之鐘聲不可以知餘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  
 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  
 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  
 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  
 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敬喜也是以作無  
 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  
 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不和無射于是乎有狂悖之言  
 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歷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  
 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五

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  
 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也鐘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匏也竹管也利制以聲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聲之主也  
 音調利為制無所向也重為金石也從細尚角也輕者從  
 第以及羽故樂器重者從細重為金石也從細尚角也輕者從  
 大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  
 其調利草木一聲革鼓也木祝也夫政象樂樂從和和  
 從平聲以和樂律以平聲入音而調樂也金石以動之絲竹  
 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草木以節  
 之物得其常曰樂極物事也極中也極之所集曰聲中和之所會聲  
 應相保曰和保安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磨之石繫  
 之絲木越之匏竹越謂為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也正猶順

日兌為金為闕闕風西北曰乾為石為不周風正北曰坎為  
 革為巽為東風東北曰艮為匏為融風正東曰震為竹為明庶  
 為絲為巽為西南曰坤為瓦為涼風于是乎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滯積也散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  
 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  
 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細無射也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  
 而大過其律妨于正聲細無射也聽聲越遠非平也透  
 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大陵也聽聲越遠非平也透  
 也夫有和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于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  
 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夫匱財  
 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于教而離民  
 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王將鑄無射伶州  
 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六

音而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取  
 也以器與以行之小者不窳窳細大者不樛樛樛大則和于  
 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于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也億安窳  
 則不惑不充滿樛則不容堪容心是以感實生疾今鐘樛  
 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白虎通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  
 萬物動成鐘為氣用金聲也鐘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  
 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  
 故謂之鍾大司馬教振旅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  
 執鐻教大閱司馬振鐸鼓行鳴鐻三鼓擁鐸鼓退鳴鏡且卻  
 樂書小師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鼓人掌六鼓四金之  
 音聲以金鐸和鼓自金聲之淳言之謂之鐸自和鼓之倡

言之謂之如其實一也蓋其形象鐘頂大腹擦口弁上以  
寸獸爲鼻內縣子鈴銅舌凡作樂振而鳴之與鼓相和後  
周平蜀獲其器太常卿斛斯證觀曰鐸于也以芒筒拊之  
其聲極振乃取以合樂焉國語曰戰以鐸于傲其民也又  
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鐘鼓鐸于振鐸後世之制或爲兩馬  
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宋史云廣漢什  
宋人段祖以鐸  
于款始與于鑿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圓二尺四寸形圓  
如筒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之令去地尺餘灌  
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當繩疏注鐸于以手振芒  
則其聲清音如雷良久乃絕樂書曰凡金爲樂之器有六  
類也鼓人以金鐸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鐸軍行鳴鐸詩  
曰鈺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汰斬而著于丁  
寧說文曰鐸鈺也章昭曰丁寧鈺也鄭康成曰鐸如小鐘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七

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鐸以其傲人  
言之謂之丁寧以其正人言之謂之鈺其實一也後世合  
官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近代有大銅登縣  
而擊之亦此類  
石之屬 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  
句作磬古史禮記考曰堯時人也曰叔之離磬爾雅曰  
形似犁鎔以玉爲之大曰磬音翳書云泗濱浮磬泗  
濱石可爲磬近代出華原也  
磬師掌教擊磬磬亦編  
如鐘教縱樂燕樂之鐘磬縱讀爲縱錦之  
和  
樂者也燕樂房中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  
爲句一矩爲  
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  
半展其弦則磬之倨句也其博爲一博博謂股  
股爲二鼓爲  
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

股外面鼓內面也股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  
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一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  
大上聲清也已下則摩其端短而博則清  
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磬方曰頌頌或作庸庸功也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 玉磬四代之樂器也 諸  
侯擊玉磬諸侯之僭禮也 徒鼓磬謂之卷 白虎通磬者  
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  
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  
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  
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  
磬也 子夏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  
思死封疆之臣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八

樂書春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  
齊告羅禮記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  
代樂器拊搏玉磬玉之于石類也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  
受小球大球先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  
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眾聲所求而依之者也商頌曰依  
我磬聲本諸此歟呂氏春秋言堯命夔鳴球以象上帝玉  
磬之音傳言金石有聲不考不鳴禮言玉之清越以長樂  
也梓人爲筍簾取羽屬清揚而遠聞者以爲磬簾故擊其  
所縣而由其簾鳴取鱗屬以爲筍且其匪色必似鳴矣漢  
武帝建招仙靈閣有黃金輕玉之磬非古制也晉賀循奏  
登歌之簾采玉以造磬隋蘇夔造玉磬獻于齊唐制宗廟

殿廷用玉磬則玉磬堂上之樂登歌用焉書言拊搏琴瑟以詠而以鳴球為先義可見矣通禮義纂曰晉賀循修奏殿廷用玉磬丘用石本去堂上樂以歌故名歌鐘磬唐制設歌磬于壇上之西歌鐘于東近南北向至魏竹于壇下也國語曰籛條蒙瑋漢樂章曰軒朱瑋蓋瑋與球同而字異其實一也隋文帝于翟泉獲玉磬十四垂之于庭有二神人擊之其聲絕妙又閩州得十二玉磬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開元時太真妃最善擊磬拊搏之音明皇令採藍田綠玉為磬造籛簾流蘇之屬皆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

土之屬 土塤也缶也世本云塤暴新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燒土為之大于鸞卵銳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九

上平底形似稱鍾六孔爾雅云大者曰器器音叫小者如雞子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云盆也坎其擊缶澠池會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也

小師掌教塤塤燒土為之 替睪掌塤 笙師掌教敝塤 白虎通塤在十一月塤之為言勳陽氣于黃泉之下勳蒸而萌 籥章掌土鼓土鼓以瓦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中春晝擊土鼓以迎暑 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擊土鼓以樂田畝 祭蜡擊土鼓以息老物 禮之初黃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黃讀為由謂搏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土鼓黃桴伊耆氏之樂也

樂書塤之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鏡如秤錘然火之形也大者聲合黃鐘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鐘要宿中聲之和而已風俗通謂圓五寸半長一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空蓋取諸此爾雅大塤謂之器蓋以其六孔交鳴而喧譁故也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世本曰暴公作塤謂暴公善塤可也謂之作塤未敢信矣塤又作塤金方而土圓水平而火銳從熏火也其微為黑則水從圓則土之形圓也或謂塤青氣陽氣始起萬物暄動據水土而萌始于十一月成于立春象萬物萌出于土中是生土主四季所言非主正位六月而言亦一說也塤六在上前一後二王于年拾遺記曰春皇庖儀氏易土為塤祖条于是興矣 古有雅塤如雁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十

子頌塤如雞子其聲重濁合乎雅頌今太常舊器無頌塤至皇祐中聖制頌塤調書聲韻並合鐘律前下一穴為太簇上二穴右為姑洗啟下一穴為仲呂左雙啟為林鐘後二穴一啟為南呂雙啟為應鐘合聲為黃鐘頌塤雅塤對而吹之協律清和

革之屬 革鼓也鞞也節也大曰鼓小曰鞞又曰應風俗通曰不知誰所造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鞞鼓及鞞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鞞六面者曰靈鼓靈鞞四面者曰路鼓路鞞長八尺者曰鼗鼓以鼓軍事長丈二尺者曰鼗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鼗鼗周禮音戚今世音切鼓反長六尺六寸者曰晉鼓金奏則

鼓之應鼓在大鼓創詩云應棘縣鼓是也小鼓有柄曰  
鞀大鞀謂之鞀月令仲夏修鞀鞀是也鞀鞀即鞀類又  
有鞀鼓焉節不知誰所造傳之節賦曰黃鐘唱歌九韶  
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從來亦遠矣

大司樂雷鼓靈鼓冬日至地上之圓丘奏之靈鼓靈鼓夏  
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路鼓路鼓于宗廟之中奏之  
師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 小師掌教鼓鞀其柄搖之旁耳  
擊自 大祭祀大享下管擊應鼓凡小祭祀小樂事鼓鞀 鞀  
鞀掌播鞀 既鞀掌凡樂事播鞀射皆奏其鐘鼓鞀鞀  
亦如之 鐘師掌鞀鼓鞀樂以和之 鈸師掌金奏之鼓  
謂主鞀晉鼓以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以  
奏其鐘鈸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十一

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 教為鼓而辯其聲用教為鼓者大  
小之數又別其 以靈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  
祭以鞀鼓鼓軍事以鞀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神祀祭天  
地祇鬼享享宗廟大鼓謂 鞀人為鞀陶 鞀長六尺有  
之發金奏謂樂作擊編鐘 鞀人為鞀陶 鞀長六尺有  
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版長廣頭狹為鞀隆也  
兩端廣六寸而其中央 穹者三之一 一則其鼓四尺者三分之  
廣尺也如此乃得有一倍之為二尺六寸六分之二加  
一尺三寸三分之一也倍之為二尺六寸六分之二加  
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  
上三正居二尺二寸不弧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直各  
長八尺鼓四尺中圖加三之一謂之鞀鼓中圖加三之一者  
分之一也而四尺其圖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圖以三  
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寬六  
寸三分寸 為鞀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磬折中曲  
之二也

也中圖與鼓鼓凡胃鼓必以啟營之日鼓所取象也胃象鼓  
以良鼓瑕如積環革調也 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  
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鞀在其北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負而置  
高制而植之亦謂之建鼓隋唐又樓翔鸞于其 朱世因之  
制高六尺六寸中植以柱設重斗方蓋蒙以珠 張以絳紫  
綉羅四角有六龍竿皆銜流蘇壁漢以五綵羽為飾竿首亦  
制應田在應鼓之 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  
者與遽令 大司馬教振旅王執路鼓諸侯執鞀鼓軍將執  
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 鈸師  
凡軍之夜三鞀皆鼓之守鞀亦如之 鼙鼓逢逢鞀鞀奏公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十一  
隨似蜥蜴長文餘皮 掌固夜三鞀以號戒 冥氏攻猛獸  
可胃鼓逢逢和也 太師大祭祀帥登歌令奏擊拊擊拊書乃  
以靈鼓鼓之 拊為拊司農云登歌歌者在堂也付字當為拊書亦或為  
拊樂或作擊或當拊登歌下管貴人聲也元謂拊形如鼓以  
韋為之著 小師登歌擊拊亦自有拊擊之佐大師令 古  
之以稊 樂會守拊鼓治亂以相亦以節樂也 拊拊四代之樂器也  
尙書大傳以韋為鼓謂之拊拊待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上之樂  
作者 笙師掌教應雅以教祓樂 雅狀如漆桶而身口大二  
鼓之有兩紐 子夏曰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  
疏畫之 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師之臣 白虎通鼓震音煩氣也萬物  
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温以煖之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  
至德之聲感和平之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

地祇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也故謂鼓也韜者震之氣也上應易聖以通王道故謂韜也

樂書先王為鼓胃之也以啟蟄之日伐之也為冬至之音其聲象雷其形象天子樂象君故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和傳曰鼓所以檢樂為羣音之長故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然則大而不短小而不長其聲必適舒疾之節其聞必適短遠之衷一歸中聲而已唐明皇善羯鼓而宋璟善腰鼓羯鼓深論制作之法使其君聞而悅之豈知周公之于成王作六樂禁四聲以善其心之意哉

絲之屬 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三

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大絃為君寬和而溫小絃為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武各加一絃為少宮少商說者不同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瑟世本云庖羲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灑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

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鐘之琴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琴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槐取氣上桑取氣下也

大司樂雲和之琴瑟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于宗廟之中奏之 小師掌教弦歌弦謂琴瑟 瞽矇掌弦歌 大琴練弦達越

大瑟朱弦達越練弦朱弦互文也越下孔也 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清請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蓋疎之使聲遲也 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子夏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古

然後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舉然高望而遠眺焉曰丘迨得其為人矣雖而黑願然長曠如望羊望羊遠也 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薄其心也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厲之動不在于體也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

和之感不載于心温酥之動不存于體所以爲亂亡之風

樂書宋太常琴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

絃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十暉爲

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絃爲

黃鐘按上爲大呂二絃太簇按上爲夾鐘三絃姑洗按上爲仲呂四絃蕤

賓單五絃林鐘五絃夷則按上爲六絃南呂無射按上爲七絃應鐘爲黃

鐘各隨鐘律彈之莫不合中呂之商

木之屬 木祝也故也不知誰所造祝如漆篋方二尺

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致狀

如虎背上有二十七鈕錡以竹長尺名曰止橫櫟之以

節樂終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五

小師掌教祝啟 舊曆掌祝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

之 摺擊四代之樂器也摺擊謂祝啟所以鼓祝謂之止止者

名所以鼓啟謂之籤敵如伏虎刻以木長尺白虎通祝啟者

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祝承順天地序

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也故終也 笙師掌教春

廣應雅以教絃樂春廣以竹大五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

尺五十首碎而出以節之

樂書宋太樂祝爲方色以圖瑞物東龍西虎南鳳北龜底

爲神蠟因唐制以竹二尺四寸折爲十二莖樂將作先擊

其首次三憂鈕錡而止與舊祝四面畫山卉用木櫟鈕錡

者異晉宋故事四箱各有祝啟同時憂作亦非古制隋牛

洪罷之宜矣

匏之屬 匏笙也竽也笙隨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

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傍

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它皆相似竽今亡太笙謂簧小

者謂和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詩傳曰吹笙則鼓簧

矣蓋笙中之簧也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漢章帝時

零陵文學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世易之以竹

笙師掌教敝竽笙凡祭祀享射其其鐘笙之樂鐘笙與鐘聲

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女媧之

笙世本日女媧造笙簧白虎通匏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

而勞笙者太簇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六

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通典今之笙竽以木代

匏而漆殊愈于匏荆梁之南仍尚古制南笙是匏其聲甚劣

樂書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

和笙應笙竽作清濁之聲又自制大笙上之太樂今太常

笙濁聲十二中聲十二清聲十二俗呼爲鳳笙孟蜀主所

進樂工不能吹雖存而不用巢笙之制第一管應鐘正聲

應中音子第三管應鐘正聲應頭子第四管南呂正聲應

第五子五中呂管無射正聲應無六六托管蕤賓濁聲應

第七子五中呂管大呂正聲應鐘入大韻管姑洗濁聲應

第五子南呂管清聲應鐘四管十中音子黃鐘清聲應

一托管蕤賓正聲應大托十二著聲管姑洗正聲應

韻十三仲呂管夾鐘正聲應無應十四高聲管太簇正聲

五平調子林鐘正聲應十六平調管林鐘正聲應十七大

族濁聲應高聲十八義聲管夷則正聲無應十九托

仲呂正聲無應

竹之屬 簫世本云舜所造爾雅曰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笄笄音又凡簫一名籥前世有洞簫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簫音騁中者曰篴小者曰篴音妙古者以玉為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瑄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今亡篴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舜時西王母獻管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篴乎爾雅曰篴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沂音銀一名翹小者尺二寸唐有胡篴出于胡吹非雅器也篴不知誰所造唐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篴是也詩云左手執篴右手秉翟篴如笛三孔而短小爾雅云七孔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七

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箛箛音握

大司樂孤竹之管冬曰至于地上之圍丘奏之孫竹之管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陰竹之管于宗廟中奏之 小師

掌教箛管箛管小竹管如今賣笛所吹者管如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子樂官有焉 舊瞭掌

箛管 笙師掌教箛管箛管箛管七空箛管如篴三空 箛師掌教

國子舞羽獻箛 箛章掌士鼓幽箛幽箛幽人吹箛之管章 中春畫擊

士鼓獻幽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

飲幽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獻幽頌擊土鼓以息老

物幽詩幽風七月也吹之者以箛為之聲幽雅頌亦七月也 葦箛伊耆氏之樂也

古樂訊疾以雅雅亦樂器名狀如漆桶中有柶 子夏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

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箛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 白虎通箛

者中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侈也箛也故謂箛箛以祿為本言承天繼物為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戮也故謂箛也

樂書箛箛箛管五者皆出于笙師所教杜子春謂如今

時所吹五孔竹筵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今亡大

抵管箛一法爾唐制尺八寸取倍黃鐘九寸為律漢丘仲

一穴為商商音有鼻箛法以後 宋太常箛無尺寸從下而

上一穴為太簇半竅為大呂一穴為姑洗半竅為夾鐘次

上一穴為仲呂次上一穴為林鐘半竅為蕤賓次上一穴

為南呂半竅為夷則變聲為應鐘謂用黃鐘清與仲呂雙

發為變聲半竅為無射後一穴為黃鐘清中管起應鐘為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九

六

首為宮其次上穴大呂為商又次上穴夾鐘為角又次上

穴仲呂為變徵又次上穴蕤賓為正徵又次上穴夷則為

羽為宮為無射後穴與第三穴雙發十二律用兩箛成曲

樂縣 記夏后氏之龍箛虞殷之崇牙周之璧翬註箛

虞所以縣鐘磬者橫曰箛飾以鱗屬植曰虞飾以鱗屬

羽屬箛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于龍上刻畫之為重

牙以挂縣絃也周又畫縵為翬載以璧垂五采羽于其

下樹于篋之角上飾彌多也周頌曰設業設虞崇牙樹

羽

典庸器祭祀享食賓射帥其屬而設筍虞 梓人為筍虞天

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贏者羽者鱗者脂牛羊屬膏豕屬鱗

淺毛者之屬羽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豸者鱗者  
以為筍虞外骨內骨卻行庀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  
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胛鳴者謂之小蟲之屬  
以為雕琢外骨也屬內骨也屬卻行也屬行也屬大行也屬連  
以為雕琢行魚屬紆行也屬脰鳴也屬注鳴也屬旁鳴也  
蚘蚘動股屬脰鳴榮原屬厚脣奔口出目短耳大胃燿後大  
體短脰若是者謂之羸屬恆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  
力而不能走則于任重宜聲大而宏則于鐘宜若是者以為  
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銳喙決吻數目願脰小體  
竊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恆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  
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于磬宜若是者以為  
磬虞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吻口脰也小首而長搏身而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九

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鴻備也凡攬網援簪之類必深  
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謂筍虞之獸也深猶藏也深其爪出  
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眡必撥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  
色必似鳴矣匪采也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類爾如  
委矣苟類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指其匪色必似不  
鳴矣指也虞業為虞植木以縣鐘磬其橫曰柶業柶上  
縣鐘磬處以綵色為崇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柶業上  
牙其狀橫橫然者也 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天子將出撞  
黃鐘右五鐘皆應然後奏登車告出也入撞蕤賓左五鐘皆  
應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 大司樂大祭祀宿縣遂  
以聲展之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  
縣士特縣辨其聲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宮縣軒縣去南面  
辨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

于東方或于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鐘磬者編縣之二八  
階間而已堵謂之肆諸侯之縣大夫半天子之  
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鐘其南鐘皆南陳  
笙猶生也東為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建鼓在阼  
之笙皆編而縣之鐘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鐘為節建鼓在阼  
階西南鼓應鼗在其東南鼓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鼗應朔  
鼗也鼗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  
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為君也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  
鐘其南鐘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擊在其北言成功  
為除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鐘磬謂之頌 一建鼓在西階  
朔始也奏樂先擊西擊樂為賓所由來也 一建鼓在西階  
之東南面鐘磬有鼓而已諸侯則軒縣籥在建鼓之間籥竹  
笙籥之屬 籥倚于頌磬西籥編磬也設籥諸侯之宮  
縣諸侯之僭禮也 戰于新築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十

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  
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樂書秦始皇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簣漢儀高廟撞千石  
之鐘十枚李尤銘曰漢因于周由若重規人因秦器事有  
可施其言過矣漢魏以來有四箱金石架少或八或六多  
則十六二十至隋唐益為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充庭有  
七十二架飾筍以飛龍飾簣以擊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  
武后飾宮縣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宋仿  
古制天子宮縣鐘十二簣編鐘十二簣編磬十二簣凡  
三十六簣各依辰次每鐘左右設編鐘編磬再辰次列  
三架今太常曲譜宮縣每奏一聲鐘鐘一擊編鐘磬三擊



清濁互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古者鐘磬簾皆取中簾之木故擊其所懸而由其簾鳴今鐘磬之簾例以實木為之故其鳴不由簾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十

湖西閣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器

唐樂志云聲無形而樂有器古之作樂者知夫器之必有敝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為之法以著之故始求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為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為侖合一黍之重積而為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為之長短之法而著之于度為之多少之法而著之于量為之輕重之法而著之于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敝則又總其法而著之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下

于數使其分寸侖合銖兩皆起于黃鐘然後律度量衡相用為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因度量衡亦可以制律不幸而皆亡則推其法數而制之用其長短多少輕重以相參考四者既同而聲必至聲至而後樂可作矣夫物用于有形而必敝聲藏于無形而不竭以有數之法求無形之聲其法具存無作則已苟有作者雖去聖人于千萬歲後無不得焉

漢宮商角徵羽職在太樂或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于是塞南越禱祠秦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空侯瑟自此起哀帝時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南北郊大樂鼓員六人嘉至鼓

員十人邯鄲鼓員二人騎吹鼓員三人江南鼓員二人淮南鼓員四人巴俞鼓員三十六人歌鼓員二十四人楚嚴鼓員一人梁皇鼓員四人臨淮鼓員三十四人茲那鼓員三人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給盛德主調箎員二人聽工以律知日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一人可罷琴工員五人三人可罷柱工員二人一人可罷繩絃工員六人四人可罷張瑟員八人七人可罷安世樂鼓員二十人十九人可罷沛吹鼓員十二人族鼓歌員二十七人陳吹鼓員十三人商樂鼓員十四人東海鼓員十六人長樂鼓員十三人緦樂鼓員十三人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二

楚鼓員六人諸竽瑟鐘磬員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初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造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中使一絃下有尺分寸六十律之節史官傳之至後漢建武之後不能定其絃緩急矣主莽令劉歆造銅律所制與房不殊

後漢制曰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所生也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吹黃鐘之律間竽或撞黃鐘之鐘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鐘之磬或鼓黃鐘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爲商徵角羽或擊黃鐘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卽坐于端門左

塾大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西上鐘爲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尙書御史謁者皆陛立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太史令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以備請行事制可太史令稽首起立少退願正德曰可行事正德立命八能之士曰以次行事間音以竽五音各三十爲闕正德曰令五音律先唱五音并作五十五闕皆音以竿訖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鐘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自囊送西陛跪授尙書尙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三

日禮畢制可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陽嘉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樂器隨月律

通典漢丞相田蚡前庭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篋之樂漢樂歌云高張四懸神來燕饗謂宮懸也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篋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代不知用宮懸按漢章和代實用旋宮漢代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樂爲最備後漢則亡矣魏武帝時杜夔爲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思想形器多所造作夔令玉鑄鐘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其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訢白于魏武魏武取所鑄鐘雜錯更試

然後知夔為精而玉謬也青龍中鑄大鐘高堂崇諫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詩詔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政平刑措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死存亡之機恆由此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

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鐘律其聲樂多不諧乃出御府令古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俱校減新尺短夔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音皆各用麤竇林鐘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定也因宮亢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亢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四

四之以調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為暗解初勗常于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果得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識陽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為異已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于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已所理鐘石絲竹皆短校一米乃服咸之妙復徵咸歸至孝武太元中破符堅獲樂工楊蜀等四廂金石始備

宋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繼之又改之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鐘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衡大于鍾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鍾太簇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

起南所次皆如黃鐘之宮設建鼓于四隅懸內四面各有祝敵史言大元四年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鐘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備樂

梁去衡鐘十二鑄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鐘設編磬各一簾合三十六架植建鼓于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山謙之謂三鐘悉周景王所鑄無射也遺樂官以今無射新笛飲不則其西應一鐘天監中移度東以今笛飲乃中南呂驗其鑄刻乃是太簇則下今笛二調較太樂令推校鐘有鑿處表裏皆然訪勗勗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之去銅既多故其調卑下宋武平中原使將軍陳傾致三鐘小大中各一今太極殿前一鐘是也天監元年詔博采古樂竟無所得帝素善音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亮廣九寸直長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元音通應鐘絃用百四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五

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鐘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簇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鐘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二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鐘絃用百八十八絲長六尺四寸四分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強無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鐘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簇笛長三尺四寸夾鐘笛長

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鐘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鐘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攷古夾鐘玉律并周代古鐘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和韻

陳制鼓吹一部十六人籥十三人箛二人鼓一人東宮一部降三人籥減二人箛減三人諸王一部又降一人減籥一庶姓一部又降一人復減籥一

後魏神龜元年陳仲儒自江南來歸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准以調八音准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其准平面直如停水中絃一柱高下與二頭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六

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施柱如等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于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若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為主清調商爲主平調角爲主時尙書蕭寶夤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抄或通曉仲儒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上進用舊之旨不合依許詔如所奏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號知音能以管候氣常與人對語別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

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并住與管灰相應及文宣受禪宮懸各設十二鐘鐘于其辰位四面并設編鐘磬各一簣簣合二十架設建鼓于四隅郊廟朝會同用之諸王爲州皆給赤鼓赤角皇子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給青鼓青角中州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皆有衣同鼓色

後周文帝攝政詔尙書蘇綽詳正音律綽時得宋尺以定諸管草創未就會閔帝受禪政由冢宰方有齊冠事竟不行後掘太倉得古玉斗按以造律及衡其事又多湮沒宣帝時達奚震及牛弘等議曰竊惟權衡度量經邦懋軌誠須詳求故實考校得衷謹尋今之鐵尺是太祖遺尙書故蘇綽所造當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七

時檢勘用爲前周之尺驗其長短與宋尺符即以調鐘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書律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于黃鐘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鐘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案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即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動取滿論理亦通今勘周漢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差又依淮南累黍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隱鈞深以律計分義無差異漢書食貨志云黃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鐵尺爲

近至玉尺累黍以廣為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其音梁尺量過為短小以黍實管彌復不容據律調聲必致高急斟量時事鐵尺為便故事懸鐘磬法七正七倍合為十四益準變宮變徵凡為七聲有正有倍而為十四也長孫紹遠引國語洽州鳩云武王伐殷歲在鶉火自鶉及駟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有七律又引尚書大傳謂之七始其注云謂黃鐘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歌聲不應此者皆去之然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為正變宮變徵為和加倍而有十四焉

隋參用儀禮及尚書大傳為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鐘起西磬次之林鐘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鼓東方西向太簇起北磬次之夾鐘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黃鐘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鐘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鐘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鉦鼓又准儀禮宮懸四面設鑄鐘十二簣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各設鐘一簣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簣共二十簣其宗廟殿庭郊丘社并同樹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為均四廂同作蓋取毛詩傳曰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鑄鐘據儀禮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鑄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其簣簣皆金五博山飾以崇牙樹

羽旒蘇其樂器應漆者天地之神皆朱漆宗廟及殿庭則五色漆畫晉宋故事廂別各有祝敵同時憂之至隋不用時有萬寶常者通鐘律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于絲竹文帝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音請以宋尺為律以調樂器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于譯調二律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絲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于千八聲試令為之應手成曲見者莫不嗟異

唐初張文收定樂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銅瓶二銅甌十尺玉斗同皆藏于太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迹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鐘請悉更制諸鐘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于禁中更加磨剋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鐘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

其後黃巢之亂樂工逃散金奏皆亡昭宗即位將謁郊廟有司不知樂縣制度太常博士殷盈孫案周法以算數除鑄鐘輕重高叩黃鐘九寸五分倍應鐘三寸三分凡四十八等圖

上口項之量及經術之圖乃命鑄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  
宰相張濬爲修奉樂縣使求知聲者得處士蕭承訓等校石  
磬合而擊拊之音遂諧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若祭  
祀則前祀二日太樂令設縣于壇南內壇之外北向東方西  
方磬簾起北鐘簾次之南方北方磬簾起西鐘簾次之鑄鐘  
十有二在十二辰之位樹雷鼓于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植建  
鼓于四隅置祝敎于縣內祝在右敎在左設歌鐘歌磬于壇  
上南方北向磬簾在西鐘簾在東琴瑟箏筑皆一當磬簾之  
次匏竹在下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  
鬼之類皆以路鼓其設于庭則在南而登歌者在堂若朝會  
則加鐘磬十二簾設鼓吹十二案于建鼓之外案設羽葆鼓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一大鐘一金鐸一歌籥笛皆二登歌鐘磬各一簾節鼓一歌  
者四人琴瑟箏筑皆一在堂上笙歌簫塤皆一在堂下若皇  
后宮先蠶則設十二大磬以當展位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  
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其制去宮縣之  
南面判縣二面唐之舊禮祭風伯雨師五嶽四瀆用之其制  
去軒縣之北面皆植建鼓于東北西北二隅特縣去判縣之  
西面或陳于階間有其制而無所用凡植者爲簾橫者爲簾  
簾以縣鐘磬皆十有六周人謂之一堵而唐人謂之一簾自  
隋以前宮縣二十簾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簾遂用  
之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簾高宗建萊宮成增用七十二簾  
至武后時省之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爲二十簾至昭宗時宰

相張濬已修樂縣乃言舊制太清宮南北郊社稷及諸殿廷  
用二十簾而太廟含元殿用三十六簾濬以爲非古而廟廷  
狹隘不能容三十六乃復用二十簾而鐘簾四以當甲丙庚  
壬磬簾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云舊唐書音樂志云  
笛漢武帝工邱仲造元出于羌中短笛修尺有咫長笛短笛  
之間謂之中管箎吹孔有背如酸棗橫笛小箎也漢靈帝好  
胡笛五胡亂華石遵翫之不絕音宋有胡箎出于胡吹梁胡  
吹歌云快馬不須鞭反插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傍兒  
此辭元出北國之橫笛皆去背其加背者謂之義背笛箎  
本名悲篋出于胡中其聲悲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云  
春牘虛中如箎無底舉以頓地如春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用以節樂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  
用春牘後世因之柏板長闊如手厚寸餘以韋連之擊以代  
扑箎本秦聲相傳蒙恬所造非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按京房  
造五音準如瑟十三絃乃箎也雜樂箎並有十二絃他樂皆  
有十三絃軋箎以片竹闕其端而軋之箎如箎細頸以竹擊  
之如擊琴清樂箎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四絃漢樂也  
初秦長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及漢武帝嫁宗女于烏孫乃  
裁箎爲馬上樂推而遠之曰琵琶引而近之曰琵琶清樂奏  
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遺制其他皆  
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疑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  
梁侯景將害簡文使太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

朝似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風俗通云以手琵琶之因為名案舊琵琶皆以木撥彈之貞觀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撥琵琶者是也阮咸亦奏琵琶而項長過于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明于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作以祠太一或云候輝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箜篌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亦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監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有二絃豎抱于懷用兩手齊奏俗謂之學箜篌鳳首箜篌有項如軫七絃鄭善子作開元中進形如阮咸其下缺少而身大傍有少缺取其身便也絃十三隔孤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三

柱一合散聲七隔聲九十一柱聲一總九十九聲隨調應律太一司馬紹開元中進十二絃六隔合散聲十二隔聲七十二絃散聲應律呂以隔聲旋相為宮合八十四調令編入雅樂宮縣內用之六絃史盛作天寶中進形如琵琶而長六絃四隔孤柱一合散聲六隔聲二十四柱聲一總三十一聲隔調應律天寶樂任偃作天寶中進類石幢十四絃六柱黃鐘一均足倍也聲移柱作調應律永泰初司馬紹進廣平樂蓋八缶具黃鐘一均聲鐘黃帝之工垂所造鐘種也立秋之音萬物種成也大曰鑄鑄亦大鐘也爾雅謂之鑄小而編之曰編鐘中曰剽小曰醜鑄于圓如碓頭大上小下縣以籠牀芒鐘將之以相鼓沈約宋書云今人間時有之則宋日非廟庭

所用後周平蜀獲之斛斯徵觀曰鐸于也依干寶周禮注試之如其言鐸木舌搖之以和鼓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方響以鐵為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梁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銅板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若浮漚貫之以韋皮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南齊穆士素所造非也鉦如大銅鑊縣而擊之節鼓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本胡鼓也石遵好之與橫笛不去左右齊鼓如漆笛大一頭設齊于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檐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三

手具擊以其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搥擊之毛員鼓似都曇鼓而稍大答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指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指鼓雞婁鼓正圓兩手所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間員孔適容其鼓擊之節樂也撫拍以韋為之實之以糠撫之節樂也金木之音擊而成樂今東夷有管木者桃皮是也西戎有吹金者銅角是也長二尺形如牛角員蓋也容可數升并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桃皮卷之以為篳篥鳴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四夷絲竹之量國異其制不可詳盡爾雅琴二十絃曰離瑟二十七絃曰麗漢世有洞簫又有管長尺圍寸而併漆之宋世有繞梁似臥

笙篴今并亡矣今世又有篴其長盈尋曰七星如箏稍小曰雲和樂府所不用

宋初王朴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冶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魯朕皇祖實錄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紐使下垂叩之奔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聲不和著作鄧綬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無異今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于宮中既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義叟之言爲驗崇寧元年秋七月景鐘成景鐘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

古

者黃鐘所自出也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于鐘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于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圍紹興十三年郊祀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辨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自一二三四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遠四埙篴簫并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色二十六巢笙及簫并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埙一十二篴一十八遠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用樂工四百四十人每祭各用樂工二人執色樂工

掌事掌器三十六人三祭共一百一十四人文舞武舞計用一百二十八人就以文舞幡充其二舞引頭二十四人皆召募補之給事中段拂等討論景鐘制度案大晟樂書黃鐘者樂所自出而景鐘又黃鐘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既至聲闕眾樂乃作祀事既畢升輦又擊之蓋天者羣物之祖今以樂之祖感之則天之百神可得而禮音韻清越拱以九龍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圍環以四清聲鐘磬鈔鐘特磬以爲臣圍編鐘編磬以爲民圍內設寶鐘球玉外爲龍簾鳳琴景鐘之高九尺其數九九實高八尺一寸垂則爲鐘仰則爲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實八斛有一焉內出皇祐大樂中黍尺參以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

古

太常舊藏黃鐘律編鐘高適九寸正相昭合遂遵用黍尺製造命禮局造鑄鐘四十有八編磬一百八十七特磬四十八及漆製編鐘等命軍器所造建鼓八雷鼓二晉鼓一雷鼓鼓二祝敔各四尋製金鐘玉磬二架漆置景鐘樂正一鐃鐘樂工十有二特磬樂工亦如之次降下古制銅鐃一增造其二古銅鐃一增造其六故遠登歌夷則律五磬長遠二十有四并付太常凡大禮用樂三十有四色歌色一遠色二埙色三篴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七編磬八鈔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祝敔十三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鞀應鼓十七雷鼓十八雷鼓十九靈鼓二十靈鼓二十一露鼓二十二露鼓二十三雅鼓二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鼓二十六



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鈺二十八金鐸二十九單鐸三十雙鐸  
三十一鑄鐸三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

金大定十一年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懸用二十

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

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太多今擬

太常因革禮天子宮懸之樂三十六簾宗廟與殿庭同郊丘

則二十簾宜用宮懸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簾從之宣

宗南還定制太廟登歌鐘一簾磬一簾歌工四簾二塤二篪

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簫一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閏餘匏一

搏拊二祝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二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

琴各二瑟四別廟登歌并同親祠則用金鐘玉磬攝祭則用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六

編鐘編磬宮懸樂三十六簾編鐘十二簾編磬十二簾大鐘

鋪鐘特磬各四簾建鼓應鼓鞀鼓各四路鼓一路鼗二晉鼓

一巢笙竽笙各十簫十箏十篪十塤八一弦琴三弦琴

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六瑟十二祝一敔一麾一文舞籥

翟各六十四武舞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旌二纛二牙杖

二單鐸二單鐸二雙鐸二金鈺二金鐸二金鈺二相鼓二雅

鼓二有司攝祭宮懸二十簾編鐘四編磬四辰鐘十二建鼓

四路鼓四路鼗二晉鼓一巢笙竽笙簫塤篪笛各八一弦琴

三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六瑟八祝敔各一麾登

歌及二舞引舞所執與親祠同初正隆間海陵營太廟于沐

主其地故宋景靈宮也攝其下

得編鐘十三編磬八皆刻大晟字

元至元元年括金樂器散在寺觀民家者先是括到燕京鐘

磬等器三百九十有九下翟剛辨驗給價至是大興府又進

所括鐘磬樂器十太常因言亡金散失樂器不止燕京合于

各路括之奏檄各道宣慰司括到鐘三百六十有七磬一十

有七鐸一送于太常又中都西京北京等處括到大小鐘磬

五百六十有九其完百景鐘二鈔鐘十二大聲鐘十中聲鐘

一小聲鐘二十有七編鐘一百五十有五編磬七三年初用

宮懸登歌樂丞相耶律鑄言今製宮懸大樂內編磬十有二

簾宜選石材爲之大樂署郭敏上編鐘磬三十有六簾樹鼓

四建鞀應同一座晉鼓一路鼓二鼗鼓二相鼓二雅鼓二祝

一敔一笙二十有七巢和等塤八箏簫篪笛各十琴十有七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七

瑟十有四單鐸雙鐸鑄鈺麾旌纛各二鑄編鐘百九十二

靈壁石磬如其數凡郊祀宗廟用宮縣工二百六十有一人

祀前一曰宿縣于庭中東方西方設十二鈔鐘各依辰位編

鐘左編磬右黃鐘之鐘起子位在通街之西雜寶之鐘居午

位在通街之東每辰三簾謂之一肆十有二辰凡三十六簾

樹建鞀應于四隅左祝右敔設縣中之北歌工次之三二

人重行相向而坐篳篥次之簫次之竽次之箏次之篪次之

塤次之長笛又次之夾街左右瑟翼祝敔之東西在前行路

鼓路鼗次之郊祀則雷鼓雷鼗閏餘匏在簫東七星匏在西

九曜匏次之一弦琴列路鼓東西一西二三弦五弦七弦

九弦次之晉鼓一處縣中東南以節樂一弦琴三三弦以下

皆六凡坐者高以杙地以瓊立四表于橫街南少東設舞位  
于縣北文郎左執籥右秉翟武郎左執干右執戚皆六十有  
四人享日先入就位舞師二人執纛二人引文舞分立于表  
南武舞及執器者俟立于宮縣左右執器鼓二雙鐸二單鐸  
二鏡二鐸二鐸用六八鉦二相鼓二雅鼓二凡二十人文舞  
退舞師二人執旌二人引武舞進立其處文舞還立于縣側  
又設登歌樂于殿之前楹殿陸旁設樂床一搏拊二歌工六  
一歌一在門內相向而坐鐘一簾在前楹之東一絃三絃  
五絃七絃九絃琴五次之瑟二在其東笛一簫一篴一在琴  
之南巢笙和笙各二次之塤一在笛之南閏餘匏排簫各一  
次之皆西上磬一簾在前楹之西一絃三絃五絃七絃九絃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六

琴五次之瑟二在其西笛一簫一篴一在瑟之南巢笙和笙  
各二次之塤一在笛之南七星匏九曜匏排簫各一次之皆  
東上十九年王積翁奏請徵亡宋雅樂器至京師鋪鐘二十  
有七編鐘七百二十有三特磬二十有二編磬二十有八鏡  
六單鐸各五鉦各八  
明樂器之制郊丘廟社樂工六十二人編鐘編磬各十六琴  
十瑟四搏拊四祝敔各一塤四篴四簫八笙八笛四應鼓一  
歌工十二協律郎一人執麾以引之後復增籥四鳳笙四塤  
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則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  
人各執干戈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執羽籥舞師二  
人執節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廟樂生六十人編鐘編磬

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祝敔各一塤四篴四簫八笙八笛  
四大鼓一洪武十六年鑄太和鐘做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  
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簾建樓于園丘齋宮之東北縣  
之郊祀駕動則鐘聲作升壇鐘止眾音作禮畢升輦鐘聲作  
俟導駕樂作乃止十七年改鑄減其尺十之四朝賀丹陛大  
樂簫四笙四篴四篳篥四頭管四龍笛四琵琶四棹六杖  
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後又定殿中韶樂簫十二笙十二排  
簫四橫笛十二塤四篴琴十瑟四編鐘二編磬二應鼓二祝  
一歌一搏拊二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頭  
管十二簫八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  
二命婦朝賀中宮設女樂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  
管十四簫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  
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節其後太皇太后皇太后并用之朔  
望朝參戲竹二簫四笙四笛四頭管二簫二琵琶二二十絃  
二方響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六殿內侑食樂簫六笙六  
歌工四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笙四琵琶六簫六篳篥四方  
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樂  
器笙二橫管二簫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樂杖鼓二  
琵琶二胡琴二篳篥二頭管二羌笛二簫二水盞一板一後  
又定殿內侑食樂祝一歌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  
四塤二篴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鼓一丹陛大樂戲竹二簫  
四笙四笛二頭管二琵琶二簫二二十絃二方響二杖鼓八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

六

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祝敔各一塤四篴四簫八笙八笛  
四大鼓一洪武十六年鑄太和鐘做宋景鐘以九九爲數高  
八尺一寸拱以九龍柱以龍簾建樓于園丘齋宮之東北縣  
之郊祀駕動則鐘聲作升壇鐘止眾音作禮畢升輦鐘聲作  
俟導駕樂作乃止十七年改鑄減其尺十之四朝賀丹陛大  
樂簫四笙四篴四篳篥四頭管四龍笛四琵琶四棹六杖  
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後又定殿中韶樂簫十二笙十二排  
簫四橫笛十二塤四篴琴十瑟四編鐘二編磬二應鼓二祝  
一歌一搏拊二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十二笙十二笛十二頭  
管十二簫八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二鼓二拍板八杖鼓十  
二命婦朝賀中宮設女樂戲竹二簫十四笙十四笛十四頭  
管十四簫十琵琶八二十絃八方響六鼓五拍板八杖鼓十  
二正旦冬至千秋凡三節其後太皇太后皇太后并用之朔  
望朝參戲竹二簫四笙四笛四頭管二簫二琵琶二二十絃  
二方響一鼓一拍板二杖鼓六六殿內侑食樂簫六笙六  
歌工四丹陛大樂戲竹二簫四笙四琵琶六簫六篳篥四方  
響四頭管四龍笛四杖鼓二十四大鼓二板二文武二舞樂  
器笙二橫管二簫二杖鼓二大鼓一板一四夷舞樂杖鼓二  
琵琶二胡琴二篳篥二頭管二羌笛二簫二水盞一板一後  
又定殿內侑食樂祝一歌一搏拊一琴四瑟二簫四笙四笛  
四塤二篴二排簫一鐘一磬一應鼓一丹陛大樂戲竹二簫  
四笙四笛二頭管二琵琶二簫二二十絃二方響二杖鼓八

鼓一板一迎膳樂戲竹二笙二笛四頭管二簫二杖鼓十鼓  
一板一進膳樂笙二笛二杖鼓八鼓一板一太平清樂笙四  
笛四頭管二簫四方響一杖鼓八小鼓一板一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

二十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歌

釋名人聲曰歌歌者柯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  
有柯葉說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爾雅曰徒歌曰謠齊  
歌也虞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又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  
良哉庶事康哉庶績載成也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墮哉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爲歌南風之詩詩曰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吾民之愠兮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塗山  
之陽女乃作歌始爲南音有娥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  
使鸞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視之鸞遺二卵五色北  
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爲北音夏后孔甲游于東陽箕山  
天大風晦冥迷入人室主人方乳或曰不勝之子必有  
殃后乃取歸以爲子後析橈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  
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爲東音周昭王南征殞于漢  
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乃封之西翟追  
思故處作歌始爲西音蓋四方之歌也沈約宋書曰黃  
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

之瑞以作歌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聲起周衰  
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于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  
青餞之于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  
畱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離門匿糧乃  
嚮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逆旅人  
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  
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  
抃舞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離門之人善歌哭效  
韓娥之遺聲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  
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虞  
公者善歌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歌也凡樂章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古詞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  
白頭吟之屬是也吳歌雜曲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

廣

大司樂九德之歌于宗廟之中奏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  
九歌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也風言賢  
聖治道之遺化也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雅以六  
正也頌之言誦也容也此者比方于物與者託事于物以六  
德為之本也知也道以六律為之音以律視其人為之樂  
師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  
士以采芣為節騶虞采蘋采芣皆樂章名在小師掌教弦  
歌弦謂琴瑟 瞽矇掌播弦歌播發揚 掌九德師之歌以  
役大師之使 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其笙南陔白

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工告于樂正曰正樂備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  
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  
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者曰工歌則琴瑟  
笙入則眾笙而已間歌不與焉間歌則歌吹間作未至  
于合樂也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並作而樂于是備矣 大  
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 奏狸首以射 衛  
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  
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 昔諸侯朝正于王  
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王所櫛而獻其功櫛根 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  
矢千以覺報宴也覺明 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賜之其敢干大  
禮以自取戾 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享之樂及鹿鳴之  
三而後拜樂三詳見享 禮篇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  
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王黍 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表東海者其太公乎  
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  
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泯泯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郢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節以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樂官也乙名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四

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詩也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履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履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書古樂志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法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其尤合雅音者雅歌而已古樂府有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行後緩聲歌行權歌行鞠歌行放歌行蔡歌行陳歌行其尤溺于鄭音者豔歌而已古之世伏犧有網罟之歌神農有豐年之詠黃帝有龍衰之頌堯有大唐之歌雖無所經見要不失爲雅歌而已漢高帝時叔孫通制宗廟禮有房中祠樂其聲則楚也見樂制考孝惠更名爲安世文景之朝無所增損武帝定郊祀禮令司馬相如等造爲安世曲合八音之調安世房中歌有十七章存焉初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五

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于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武帝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泰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嶂冬歌元冥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露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蹕萬里今安匹兮龍爲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次作以爲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

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  
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宏曰黜誹謗聖制當族十九章之歌一  
日練時日二曰帝臨三日青陽四曰朱明五日西顯六曰元  
冥七日惟泰元八曰天地九曰日出十曰天馬十一曰天  
門十二曰景益十三曰齊房十四曰皇后十五曰華燧燧十  
六曰五縛十七曰朝隴首十八曰象載瑜十九曰赤蛟  
東漢南郊樂歌與西京同五郊互奏之廟樂則明帝與東平  
王蒼等制舞歌一曲十四句薦于世祖之廟其軍樂曰短簫  
鏡歌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周官所謂王  
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元和二年章帝親著歌  
詩四章列在食舉一曰思齊如皇二曰六麒麟三曰竭肅雍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六

四曰涉祀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熹平四  
年正月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短簫鏡  
歌亦曰鼓吹曲多敘戰陣之事凡二十二曲朱鷺漢有朱鷺  
為思悲翁艾如張辭云誰在開門外羅家諸少年張機蓬艾  
黃雀倘為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觀李賀詩有艾  
葉綠花黃剪初中藏禍機不可測以剪艾葉為蔽張之具也  
上之回稱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游幸焉其歌  
擁離戰城南古辭云戰城南死北野死而不得歸巫山高  
古辭巫山高可食言忠臣深士朝出戰而暮不得歸巫山高  
水遠望思歸而已後之作者皆涉陽臺雲雨之說非舊意也  
上陵重來上陵四篇與鹿鳴承元器一曲為宗廟食舉又  
或以武帝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以此樂食舉亦芳樹  
前亦不可知將進酒有所思亦曰嗟佳人以此樂食舉亦芳樹  
上邪君馬黃美人歸以南以馬黃馬着二馬同逐臣馬良終第

命題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亦曰遠期石雷務成玄  
雲黃爵行釣竿篇伯常子避伏河濱為漁父其妻思之而為  
釣竿詩遂傳大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  
造四曰伏安五曰來歸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  
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  
淡淡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為不通利故省之  
樂書光武喜鄭聲順桓悅非心聲靈帝耽胡樂梁商大臣  
朝廷之望賓會以葦露之歌為樂京師近地諸夏之本嘉  
會以魁擲挽歌之技為樂豈國家久長之兆也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七

巴渝詩而已後並作于太祖之廟今安世之辭不行于世獨  
著渝詩歌焉漢巴渝舞有矛渝弩渝安壘行辭本歌曲四篇  
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乃使王粲更造其辭為矛渝  
弩渝安壘行辭新編安曲其述魏德特行辭一篇而已初杜  
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  
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  
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寔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每正旦  
大會太廟為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  
篇之行禮詩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  
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  
帝用延年所作文王聲第四曰復用鹿鳴鹿鳴之聲重用而

除古俊擅但欲四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當時稱妙魏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來不復傳遂絕鄭樵曰東漢之末禮樂蕭然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于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久矣不肄習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

晉泰始二年命傅休奕更造郊廟歌曲四十六章故有四十六曲存焉地祠天地五郊夕牲歌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享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八

歌天郊享神歌明堂享神歌祠廟夕牲歌祠廟迎送神歌祠登歌祠文皇帝登歌祠北府君登歌祠宣皇帝登歌祠景皇帝文舞歌一篇正德舞歌二篇大務舞歌二篇宣武舞歌四篇宣宣文舞歌二篇正德舞歌二篇大務舞歌二篇宣武舞歌四篇景帝歌文帝歌武帝歌元帝歌明帝歌成帝歌康帝歌穆帝武帝凡四十六曲也 初食舉亦用鹿鳴至泰始五年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等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勗曰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為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于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為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頌頌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皆為四言唯王公上壽

酒一篇為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為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制聲度曲非凡近之所能故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興廢隨時至其運逗留折皆繫于舊武帝命傅玄作短簡鏡歌曲二十二篇以述功德靈之祥受命言宣帝樂諸葛 征遼東 宣帝討滅公孫氏 宣輔政上之同十九句 時運多艱 帝討吳有征無戰 景龍飛 南二十一句 帝平玉衡 代巫山高十三句 文皇統百揆 代上陵二十也 因時運 代將進酒十句 惟庸蜀 代有所思二十六天序代芳樹十五句 大晉承應期 代上邪十四句 金靈運 代君三十六句 言於穆我皇 代雉子班三十句 仲春振旅 代聖人出晉乘金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九

言晉葛 夏苗田 代臨高臺二十二句 仲秋獮田 代遠如期二田以時 不順天道 代石雷二十九句 文也 唐堯代務成二十侍以時 玄雲 仍漢舊名三十八句 伯益 代黃帝行二十八句位化被 仍漢舊名三十八句 伯益 代黃帝行二十八句也 鈞竿 仍漢舊名三十八句 景皇篇 代魏魏歷長 天晉明魏魏 天命篇 代魏太和有聖 景皇篇 代魏魏歷長 天晉帝六十句 天命篇 代魏太和有聖 景皇篇 代魏魏歷長 天晉篇代魏魏 天命篇 代魏太和有聖 景皇篇 代魏魏歷長 天晉鵠吟 代魏魏 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 雨雪劉生知安道稟使行梅花落紫驪馬騶馬 復有騶馬 聖 雨雪劉生知何代人齊梁以來為辭者皆稱其任俠 古劍行洛陽公子行 知周游三秦問或云抱劍專征為符節郎 古劍行洛陽公子行 知昔說蚩尤氏帥魃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為龍 知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于是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耳 吳歌曲出江東始皆徒歌

既而被之管絃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  
辭之類是也安帝隆安初作懊惱之歌有草上女兒之句而  
宋高祖以季春草生時定京都誅桓氏而子女妓妾悉為軍  
賞

宋永初中太常鄭詳之等撰立新歌王韶之撰歌辭七曲並  
施用郊廟元嘉中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  
送神享歌詩二篇大明中使商談造文帝太后廟歌明帝自  
造昭宣二太后歌詩謝莊造明堂歌王儉造大廟二室及郊  
配辭其它多仍舊舊

齊初大廟登歌用司徒褚淵辭餘悉用謝超宗辭然超宗所  
撰文多刪顏延之謝莊之辭用為新曲而已鼓吹之樂宋齊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並用漢曲竄易其名以寔當代之事其充庭用十六曲高祖  
乃去其四存其十二以合四時如漢曲朱鷺易為本紀漢曲  
有所思易為期運集之類是已武帝嘗命歌姬舞女奏帷幔  
之樂為歡曲則撫几稱善作哀音則引巾拭淚甚者曲終而  
碎犀如意數枝帝嘗與王公集石頭烽火樓令長沙王晃歌  
子夜子曲曲終打牀為數段碎犀如意數枝

梁武帝作樂歌十二其辭並沈約所製凡二十曲俊雅三曲  
四言取禮記司徒論士之皇雅三曲五言取詩皇矣上帝  
肩雅一曲四言取詩君子萬年寅雅一曲三言取尚書周官  
齊天介雅三曲五言取詩君子萬年需雅八曲七言取易需  
地也介雅三曲五言取詩君子萬年需雅八曲七言取易需  
飲也食宴 雍雅三曲四言取詩史大享客滌雅一曲四言取禮  
樂也

牛必在滌 怪雅一曲四言取左傳性誠雅三曲二曲三言一  
三月也 誠感神也 獻雅一曲四言取記尸飲五君洗玉爵獻  
曲四言 誠感神也 獻雅一曲四言 卿今之飲福酒亦古獻爵  
之意 禮雅一曲四言 周禮大宗伯以鼓吹十二曲本紀謝  
也 齊謝 賢首山 言武帝 魏 桐柏山 言武帝 道亡 言東  
梁升 賢首山 軍于 魏 桐柏山 言武帝 道亡 言東  
道義師起 忱威 言破加 胡 漢東流 言義師克 鶴樓峻 言平郢  
樊鄧也 昏主恣淫 起言東昏 政亂武帝 石首局 言義師平京城  
無敵 昏主恣淫 起言東昏 政亂武帝 石首局 言義師平京城  
也 期運集 言武帝 錄受 於穆 言大梁開運 惟大梁 言梁德廣  
也 帝篤信浮屠氏法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龍王  
滅過惡除愛水斷若輪等十曲皆述佛法號為正樂又有法  
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為之時有吳安泰  
善歌後為樂令初改四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吳聲四曲又製江南歌當時妙絕  
陳鼓吹用宋曲燕用梁樂後主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  
和為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四曲玉樹後庭花黃  
鸝留金釵兩臂垂 或言隋 堂堂世盛歌王獻之桃葉曲曰桃  
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後隋晉王  
伐陳始營于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陳大將任蠻奴至新  
林以導北軍初後主自作新歌詞極哀怨令後宮美人習而  
歌之其辭曰玉樹後庭花花開不復久亦短祚兆也  
後魏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淫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  
聘漢魏旁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  
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 按歷代樂歌惟南之宋齊北之拓  
跋魏無所攷見此段姑據隋書禮



樂志序數

北齊武成時四郊宗廟三朝各有樂章鼓吹二十曲皆改古

名以敘功德水德言魏謝出山東言神武戰廣戰韓陵言

武定言武定武定言武定武定言武定武定言武定

言神武立魏王戰芒山言神武破周禽蕭明言文襄破侯景

天下安遷于鄴言文襄破周言文襄破侯景

復河南通定汝穎言文襄破周言文襄破侯景

嗣丕基言文襄破周言文襄破侯景

平滄海言文襄破周言文襄破侯景

至西夷言文襄破周言文襄破侯景

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被于鼓吹後主又自

為無愁伴侶二曲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後周用六代樂歌大呂應鐘南呂函鐘小呂夾鐘又奏九夏

大射奏騶虞諸侯歌狸首大夫歌采蘋士歌采芣雖著其文

未之行也宣帝革前代鼓吹制為十五曲玄精季言魏道陵

基王征隴西言太祖起兵誅侯迎魏武言太祖迎季武平寶

業言太祖討復恒農言太祖破克河苑言太祖斬戰河陰

齊于河上平漢東言太祖命將取巴蜀言太祖遣將

土受魏禪言太祖宣重光言太祖哲皇出言太祖平東夏

隋高祖嘗詔李元操盧思道等制清廟歌辭十二曲合齊樂

工曹妙達于太樂教習以代周歌太廟之中迎神七言象元

基曲獻奠登歌六言象傾杯曲送神五言象行天曲其後牛

洪等但改其聲使合鐘律而調經敕定不敢易也至仁壽初

詔牛洪等更改定清廟樂詞大業初郊廟歌詞並依舊制惟

新造享郊廟歌九曲繼又令秘書省定殿前工歌十四首太

常剛定樂曲一百四首五曲宮調黃鐘也一曲應調大呂也

二十五曲商調太簇也十四曲角調姑洗也十三曲變徵調

蕤賓也八曲徵調林鐘也二十五曲羽調南呂也十三曲變

宮調應鐘也以詩為本參以古調竟無成功焉後復大製艷

篇調極淫綺如七夕相逢玉女行賜之類掩抑摧藏哀音斷

絕而卒底滅亡初高祖聞羣臣好新聲奇變所奏無復正聲

謂之曰此不祥之大也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

使兒女聞也然卒不能救煬帝之淫蕩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唐太樂署掌教雅樂大曲三十日成小曲二十日清樂大曲

六十日大文曲三十日小曲十日燕樂西涼龜茲疎勒安國

天竺高昌大曲各三十日次曲各二十日小曲各十日高麗

康國一曲鼓吹署柷鼓一曲十二日三十日大鼓一曲十日

長鳴三聲十日鏡鼓一曲五十日歌籥笛一曲各三十日大

橫吹一曲六十日節鼓一曲二十日笛籥箏箏箏箏箏箏箏

一曲各二十日小鼓一曲十口中鳴三聲十日羽葆鼓一曲

二十日鐃十一曲五日歌籥箏一曲各三十日小橫吹一曲

六十日笛籥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箏

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使陽而不敢散陰而不敢集剛氣不

怒柔氣不攝暢于中發于外以應天地之和俗樂二十八調

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爲七宮越  
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爲七商大  
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爲七角中  
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般涉調高般涉爲七羽  
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則益濁上則益清慢者過節急者  
流蕩其後聲器寢殊或有宮調之名或以倍四爲度有與律  
呂同名而聲不近雅者其宮調乃應夾鐘之律燕設用之故  
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周隋管絃雜曲數百皆西涼樂也鼓  
舞曲皆龜茲樂也唯琴工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五弄楚  
調四弄謂之九弄隋亡清樂散缺存者纔六十三曲其後傳  
者平調清調周房中樂遺聲也白雪楚曲也公莫舞漢舞也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古

巴渝漢高帝命工人作也明君漢元帝時作也明之君漢鞞  
舞曲也繹舞漢曲也白鳩吳拂舞曲也白紵吳舞也子夜晉  
曲也前溪晉車騎將軍沈琬作也團扇晉王珉歌也懊儂晉  
隆安初謠也長史變晉司徒左長史王廙作也丁督護晉宋  
間曲也讀曲宋人爲彭城王義康作也烏夜啼宋臨川王義  
慶作也石城宋臧質作也莫愁石城樂所出也襄陽宋隨王  
誕作也烏夜飛宋沈攸之作也估客樂齊武帝作也楊叛北  
齊樂也驍壺投壺樂也常林歡宋梁間曲也三洲商人歌也  
采桑三洲曲所出也玉樹後庭花堂堂陳後主作也泛龍舟  
隋煬帝作也又有吳聲四時歌雅歌上林鳳雛平折命囑等  
曲其聲與其辭皆訛失十不傳其一二唐五十四曲傾杯曲

長孫無樂社樂曲魏證英雄樂曲虞世黃鸞疊曲太宗名  
高麗死于道命樂四曲太宗內宴詔無忌等作之皆宮調景  
工製黃鸞樂曲張文收采古義以爲歌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  
雲河清歌張文收采古義以爲歌慶善樂破陣樂承天樂  
一戎大定樂八絃同軌樂象高麗平夷美寶曲李勣七曲高  
宗朝所作立部伎八曲一安舞二太平樂並周隋三破陣樂  
四慶善樂五大定樂六上元樂七聖壽樂八光聖樂坐部伎  
六曲一燕樂二長壽樂三天授樂四鳥歌萬歲樂武后時有  
萬五龍池樂明皇卽大小破陣樂夜半樂明皇誅  
成曲明皇霓裳羽衣曲楊敬忠使元眞道曲顧奉詔作  
大羅天曲茅山道士紫清上聖道曲賀知章景雲九眞紫極小  
長壽承天樂順天樂並太常君臣相遇樂曲商謂章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古

楊貴妃生日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梨園法曲法曲本隋樂明  
曲會南方進荔枝故曰荔枝香梨園法曲法曲本隋樂明  
梨園宮女數百涼州伊州甘州千秋節明皇並明皇朝所作  
亦爲梨園子弟涼州伊州甘州千秋節明皇並明皇朝所作  
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終繁  
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爲西蕃諸境盡削矣明皇  
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天寶末始詔諸道法曲應長  
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議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難寶應長  
樂供奉張日進作廣平太一樂右代宗朝所作定難曲中和  
樂繼天誕聖樂孫武順聖樂德宗朝所作雲韶法曲霓裳羽  
衣舞曲文宗詔太常卿馮定作臣下功高者賜之樂又改法  
曲爲仙韶曲萬斯年曲武宗朝李德裕命樂工作播皇猷曲  
宣宗宴羣臣所製新曲也  
樂書自唐以來雅樂均調法著旋宮一律五音相生二變  
起自黃鐘爲始循于中呂爲終十二律總十二均音六十

聲成八十四調皆漢之京房晉之荀勗參定凡十二宮調  
並是正宮七聲以歸一律其正宮聲之下更無濁音故五  
音以宮為尊俗樂調有七宮七商七角七羽合二十八調  
而無徵調一器翻曲輪七調傳聲致宮徵相疎五聲不備  
是謂鄭衛之音

梁樂章二十五曲其歌聲靡曼胡鄭交奏後唐並用唐樂惟  
撰定廟室六曲莊宗即位引寵伶用事遂失士心底滅亡晉  
郊廟樂章史志不錄惟崔悅言造朝會十一曲當時被于樂  
府而盧詹張允等所撰宗廟十五曲標題禱舛豈未嘗被于  
弦歌而然耶天福中元日大享樂工登歌其聲大類薤露虞  
殯時出狩于鄴而安重進安鐵胡舉兵已叛漢高祖初年張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六

昭改宗廟樂歌謨次郊祀朝會等曲甚備而五郊迎氣諸祀  
但記用樂不見其曲可紀者特宗廟七室之樂而已自梁唐  
晉漢以來大祠郊廟用樂凡十有四南郊四祭降神奏昭順  
六變行奏順治奠幣奏感順迎俎奏禋順初獻奏福順飲福  
亞獻終獻同上進文奏忠順迎武奏善勝送神奏昭順太廟  
五祭迎神奏肅順九成行奏治順酌獻奏感順迎俎奏禋順  
飲福奏福順送文舞出亞獻上奏忠順迎舞入終獻上奏善  
勝徹及送神奏肅順宣懿廟五祭迎神奏恭順九成行奏治  
順酌獻奏大順迎俎奏禋順飲福奏和順亞獻上奏忠順終  
獻上奏感順餘祠祭並不用樂

宋郊祀二十三曲享太廟四十八曲奉安十四曲諸祠朝日

三曲夕月三曲祀汾陰十四曲祀后土廟二曲祭太社太稷  
五曲蜡百神三曲祭九宮貴神五曲封禪十四曲東封射謝  
一曲享先農二十二曲釋奠文宣王六曲釋奠武成王六曲  
朝謁太清宮九曲玉清昭應宮上聖號五曲大安殿冊五嶽  
帝號一曲五嶽加帝號祭告八曲郊祀回升樓一曲籍田回  
升樓一曲天書六曲諸大祠有司攝事四曲樂府正宮十曲  
一一陽生二玉牕寒三念遂功四玉如意五瓊樹枝六鶴鶴  
裘七寒鴻飛八漏丁丁九息鼙鼓十勸流霞南呂宮十一曲  
一仙盤露二冰盤果三芙蓉園四林下風五風雨調六開月  
幌七鳳來賓八落梁塵九望陽臺十慶年豐十一青驄馬中  
呂宮十三曲一上林春二春波綠三百花林四壽無疆五萬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七

年春六擊珊瑚七柳垂綠八醉紅樓九折杏紅十御園桃十  
一花下遊十二遊春歸十三千株柳仙呂宮九曲一折紅渠  
二鵲填河三紫蘭香四喜堯時五倚蘭殿六步謠階七千秋  
樂八百和香九佩珊瑚黃鐘宮十二曲一菊花杯二翠幙新  
三四塞清四滿簾霜五畫屏風六折菜萸七望秋雲八花中  
鶴九賜征袍十望回戈十一秋稼成十二汎金英高宮九曲  
一喜順成二安邊塞三獵騎沈四遊兔閣五錦步幃六博山  
鑪七暖寒杯八雪紛紛九時春來道調宮九曲一會夔龍二  
汎仙杯三披雲襟四孔雀扇五百尺樓六金罍滿七奏明庭  
八拾落花九聲聲好越調八曲一翡翠雌二玉照臺三香旂  
旋四紅樓夜五朱頂鶴六得賢臣七蘭堂燭八全滴流雙調

十六曲一宴瓊林二汎龍舟三汀洲綠四登高樓五夢龍雉  
六柳如烟七楊花飛八王澤新九玳瑁簪十玉階曉十一喜  
清和十二人歡樂十三征戍回十四一院香十五一月雲十  
六千萬年小石調七曲一滿庭香二七寶冠三玉瑤杯四辟  
塵犀五喜新晴六慶雲飛七太平時林鐘商十曲一秋探蘭  
二紫絲囊三畱征騎四塞鴻度五回紇朝六汀洲雁七風入  
松八夢花紅九曳珠佩十遊渚鴻歇指調九曲一榆塞清二  
聽秋風三紫玉簫四碧池魚五鶴盤旋六湛思新七聽秋蟬  
八月申歸九千家月高大石調九曲一花下宴二甘雨足三  
畫鞦韆四夾竹桃五舉露桃六鷓初來七蹈青回八拋綉毬  
九澄火雨大石調八曲一賀元正二待花開三採紅蘭四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八聞新雁九吟風蟬林鐘角九曲一慶時康二上林果三畫  
簾垂四水晶簾五夏木繁六暑氣清七風中琴八轉輕裾九  
清風來仙呂調十五曲一喜清和二菱荷新三清世歡四玉  
鈎欄五金步搖六金鑿落七鷓引鷓八草芊芊九步玉砌十  
整華裾十一海山青十二旋絮絲十三風中帆十四青絲騎  
十五喜聞聲南呂宮調七曲一春景麗二牡丹開三展芳茵  
四紅桃路五囀林鶯六滿林花七風飛花仲呂調九曲一宴  
嘉賓二會羣仙三集百祥四憑朱欄五香烟細六仙洞開七  
上馬杯八拂長袂九羽觴飛高般涉調九曲一喜秋成二戲  
馬臺三汎秋菊四玉殿樂五鷓鴣杯六玉芙蓉七偃干戈八  
聽秋砧九秋雲飛般涉調十曲一玉樹花二望星斗三金錢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一

呂調戴仙花南呂調菩薩蠻鷓鴣南呂調望征人般涉調嘉  
 寶樂般涉調引駕回般涉調拜月星般涉調樂書太樂太簇  
 也般涉調也黃鐘宮胡部正宮調也變宮變角姑洗角亦胡  
 部般涉調也黃鐘宮胡部正宮調也變宮變角姑洗角亦胡  
 餘並有問聲其無問聲者唯正徵變徵而已宣宗時姜夔進  
 大樂議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  
 歌詩用有九夏鐘鼓奏之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祭歌既畢  
 下管樂武管者箛篪篪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所謂吹以  
 管也周六笙歌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祭  
 享所謂吹以笙也周陔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  
 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  
 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有詩夕牲有詩享神有詩迎神送神又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三

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  
 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其議作欵吹曲以歌祖宗功德願  
 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作為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  
 太常夔乃自作聖宋饒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平上黨曰河之  
 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城暢取  
 蜀曰蜀土遂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望鐘山吳越獻國  
 曰大哉仁漳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瀆淵曰  
 臨塘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四篇奏上之  
 詔付太常

遠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日婆陁力平聲二日雞識長聲  
 三日沙識質直聲四日沙侯加濫聲五日沙臘皆應聲六日

般贍五聲七曰俟利箴解先聲自隋以來樂府取其聲四旦  
 二十八調為大樂婆陁力旦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雞識  
 旦越調大食調高調大食調雙調沙識旦大食角高大食角雙  
 鐘角沙侯加濫旦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四旦二十八  
 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  
 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

金大定九年皇太子生日上宴于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  
 朕製此曲名君臣樂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辭律不傳十三  
 年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願謂皇太子曰欲令汝輩  
 知女直醇質之風二十五年上京宴宗室羣臣故老起舞上  
 曰來故鄉數月矣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吾為汝歌上既自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三

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不復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  
 于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上復續調歌  
 曲畱坐一更極歡而罷其辭曰狗我祖聖矣武元誕膺明  
 開我後傳福萬世無何海陵淫昏多罪反易天道荼毒海內  
 自昔肇基至于繼體積累之業淪胥且墜望戴所歸不謀同  
 意宗廟至重人心難拒勉副樂推肆子嗣緒二十四年我興  
 萬幾億兆庶姓懷保安設國家開服靡然無事乃眷上都興  
 帝之第屬茲來游惻然于思風物減耗殆非昔時于鄉于里  
 皆非初始雖非初始朕自樂此雖非昔時朕無異視瞻於歲  
 想祖宗舊宇屬音容宛然如昨童孺舊慕願其處壯歲  
 經行恍然如故舊年從游依稀如昨歡誠契潤旦暮之若于  
 嗟胡不樂

元樂師運譜一人掌以樂教工人及運製曲譜至元十一年  
 製內庭曲舞上皇帝冊寶下太常大樂署編運無射宮大宮  
 等曲及上壽曲譜十六年大樂令完顏椿等以樂工見于香

閣文郎魏英舞迎神黃鐘曲武郎安仁舞亞獻無射宮曲十八年昭啓順聖皇后將祔廟製昭啓順聖皇后室曲舞大德三年製郊祀樂章皇帝出入中壘黃鐘宮曲二盥洗黃鐘宮曲一升殿登歌大呂宮曲一酌獻黃鐘宮曲一飲福登歌大呂宮曲一出入小次黃鐘宮曲其釋奠先聖樂章皆舊曲明洪武初勅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古通今之士禮送至京同製樂章命協音律者歌之先定九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泰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行九曰樂清寧後更定一曰炎精開運二曰皇風三曰眷皇明四曰天道傳五曰振皇綱六曰金陵七月長楊八曰芳醴九曰駕六龍二丘樂章太祖親製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三

改合祀其詞復更合祭大社稷奉仁祖配亦更製七奏嘗諭禮臣曰古樂詩章和而正後世淫以誇故一切諛詞艷曲皆棄不取嘗命儒臣撰回鑾樂歌所奏神降祥神貺酒色荒禽荒諸曲凡三十九章命曰御鑾歌皆寓諷諫之意殿中韶樂詞出于教坊俳狎褻褻大乖雅道十二月樂歌按月律以奏及進膳迎膳等曲皆用樂府小令禱劇淫哇不逞太祖所欲屏者反設之不怪也弘治中禮官言高皇帝命儒臣考定八音修造樂器參訂樂章其登歌之詞多自裁定歷今百三十餘年音律舛訛釐正宜急帝可其奏嘉靖九年始祈穀帝親製樂章命太常協于音譜又定享先蠶樂章時方釐定南北郊復朝日夕月之祭命詞臣取洪武舊樂歌更改夏言又

請依古禮定大雩之制括雲漢詩辭製爲雲門一曲使舞士合歌之帝可其議禮官又請更定宗廟雅樂言德懿熙仁四祖久祧舊章弗協太祖創業太宗定鼎列聖守成當有頌聲以對越在天若特享若祫享若大禘詩歌頌美宜命儒臣撰述取自上裁制可已而尊獻帝爲睿宗祔享太廟于是九廟春特三時禘季冬大禘樂章皆更定焉

論曰自三百篇亡作者之才不世出歷代雖有樂章其詞不純于古史臣載之特以脩掌錄而已非謂有闕于風雅六義之旨也魏晉六朝雅道淪替靡曼之風流宕不返其後者有鑒于前矯其卑陋創意師古然其才初無以相過故或依傍沿襲適以形其中之淺狹已耳惟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三

唐柳宗元平淮雅鏡歌十曲雄健質直得雅頌之遺意然當時未及施用故不著于篇至于宋元之代詞曲盛行其音靡靡無足觀采傳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非聖明而預于作述雖有帝王之尊猶不足以厭服人心況于科舉鬼瑣之士珥筆而代王言者乎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二

湖西閭鎮珩輯

樂制考

歷代樂舞

古者天子省風作樂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故天子八佾以象八風諸侯六佾以象六律大夫四佾以象四時士二佾皆以兩殺焉佾八人每人服冕而執戚有俛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肆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上古之代伏羲女媧朱襄氏葛天氏各有樂名至陰康氏作宣達之舞帝嚳命咸墨作唐歌乃令人弁兩手相擊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二

弁或擊鼗與鐘磬吹竽與管箎因令鳳鳥天翟舞命之曰五英堯樂謂之大章又謂之大卷孔子論樂獨取韶舞書曰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言其德被于飛走也詩禮述文王樂舞謂之象武王樂舞謂之武樂苑以巨業為文王樂象為武王樂誅矣樂記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論者謂武王以臣誅君雖曰明聖猶有慚德與湯之大濩畧同傳曰盡美矣未盡善也其謂是乎  
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

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大咸成池堯樂也

乃分樂而序之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而舞大磬

以祀四望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此舞大武以享

先祖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丘奏之咸池之舞夏日

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九磬之舞于宗廟中奏之樂師掌

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凡舞有敝舞有羽舞

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敝折五采繒今謂皇舞子持

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四詔來舊車舞大

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

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

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備治者以為舞人與古用大天子

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其位使相應也以序出入舞者長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二

幼次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小胥掌學士之徵令

而比之釁其不敬者釁謂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撻猶撻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籥籥文舞有持羽吹籥祭祀則鼓羽

籥之舞為之節司干掌舞器籥之屬祭祀舞者既陳則

投舞器既舞而受之受取司兵祭祀授舞者兵投以朱干

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諸子凡樂事正舞位授舞者位

也處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敝舞者兵謂干戚也敝

有秉皆舞舞師掌教兵舞師而舞山川之祭祀教敝舞師

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師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師而

舞早暎之事羽析白羽為之形如凡野舞則皆教之野人欲

者學舞凡小祭祀則不與舞與猶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

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干盾也戈勾子戟也干戈也也文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四人皆樂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大樂正學舞于戚戚斧也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二十舞大夏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見舞象籥南籥者籥以籥舞也南籥者象籥舞所執南文王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漸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籥者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籥而季子知其終也 舞莫重于武宿夜宿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三

夜武曲 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眾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也謂鳴鐘而退 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民勞則德薄德薄則去遠舞人少也諸侯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之備禮也錫傳其背如龜也王子頌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宋公享晉侯于楚邱請以桑林桑林殷天荀六代之樂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魯以禘禮祀周公于大廟朱干

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朱干赤大盾也戚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舞也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魯公問羽數于而舞武隱公五年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公問羽數于象之樂眾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夫四四四二士二二二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風八方以下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而用之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為僭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始僭諸公助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前僭八佾于惠公廟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初獻六雉並執翟雉之羽而舞也初獻六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四

羽始僭樂矣 萬者何干舞也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者何籥舞也籥所吹以節樂也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于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為樂舞故四年制武德六年



更文始又作昭容樂主出武德舞焉作禮容樂主出文始五行之舞焉五行則秦皇所更也四時則孝文所制也孝惠承統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景采武德為昭德以尊太宗廟孝宣采昭德為盛德以尊世宗廟諸帝之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公莫舞即巾舞也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且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制渝舞者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閩中范且率竇人以從勇而善鬪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閩中有渝水因所居故名曰巴渝舞其立靈屋祠用男舞童十六象教田為耕耨穫刈春籛之形武帝時用事甘泉園丘用女舞童三百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五

後漢光武中興南北郊祀明堂奏雲翹育命八佾之舞五郊迎氣春夏舞雲翹秋冬舞育命至先立秋迎氣黃郊樂奏黃鐘之宮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之舞四郊有司所行故其舞隆殺不同皇覽以為迎氣之禮當順天道唱之以舞以羽翟迎春之樂也唱之以微舞以鼓鞀迎夏之樂也唱之以商舞以干戚迎秋之樂也唱之以羽舞以干戈迎冬之樂也至宗廟之舞明帝不從東平王蒼大武之議世祖廟但進文始五行武德之舞諸帝室並奏武德而已

魏文帝受禪改漢安世樂為正世嘉至樂為迎靈昭容樂為昭業漢巴渝舞為昭武雲翹舞為鳳翔育命舞為靈應武德舞為武頌文始舞為大韶五行舞為大武太和初議太祖武皇帝曰武始舞高祖文皇帝曰咸熙舞烈祖皇帝曰章斌舞

三舞天地宗廟薦享及朝享用之總名大鈞王肅等議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猶周存六代之樂也故奏黃鐘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守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二至祀丘澤可兼舞四代又漢雲翹育命之舞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園丘育命祀方澤卒如肅議鞀舞未詳所起漢已施于燕享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鞀舞遭亂西隨段熲魏武帝聞其舊伎召之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

晉武帝命荀勗領樂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羽籥舞曰宣文咸宣初詔定廟樂廢宣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六

武宣文之制同用正德大豫之舞鞀舞漢曲至晉加以柶謂之世宣舞王粲云七聲陳子廣庭鮑昭云七聲起長袖皆以七聲為舞也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宣舞矜手以接盤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上苟貪飲食智不及遠至宋改為宋世宣齊改為齊代昌唐謂之鞀舞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皎皎白紵節節為雙吳音呼結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鐸舞漢曲也晉鞀舞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于元會其舞故常二八桓玄即真太樂遣眾伎尚書殿中郎裴明子啟增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鞀梁謂之鞀扇舞

鄭樵曰按晉陽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符即鳧也

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于吳其本歌云平平白

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

思從晉也然碼石章又出于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

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以

白鳩焉前代樂飲酒酣必起舞魏晉以來尤重漢李陵起

屬桓嗣則屬舞古人非不尚也然田蚡與灌夫過寶嬰家

酒酣起舞屬蚡蚡不起夫徒坐語侵之陶謙為舒令見大

守張磐磐舞屬謙謙不為起固強之難舞而不轉曰轉則

勝人江表孫綽酒酣舞而不知止願雍深賞之唐中宗

同波辭黃庭曲君臣之禮微矣

宋武帝紹晉改正德舞為前舞大豫舞為後舞元嘉中令奚

縱參議宗廟舞事會軍輿而寢總章給諸王伎十四種舞伎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七

左傳伶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樂必八人爲列

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例減二人止

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八

士二入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伶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

樂也殿庭入入諸王則應六入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

入晉以一入賜魏絳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

非唯入音不具于兩義亦乖至孝武有司奏宋承晉氏未有

稱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于是前舞爲凱容後舞爲宣烈既

而建平王宏又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以正德爲宣

化舞大豫爲興和舞郊廟初獻奏凱容宣烈終獻奏永安何

承天稱正德大豫舞蓋出三代容樂不知二舞乃出宣武宣

文魏大武三舞也宣武魏韶舞宣文魏武始舞魏改巴渝爲

昭武五行爲大武凱容舞執籥秉翟則魏武始舞也宣烈舞

舞曲歌辭大明中以鞞拂襍舞合之鐘石施之殿庭其後

王僧虔以爲乖于雅體

齊武帝南郊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太祖高

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次奏昭德凱

容明堂並同二郊宗廟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穆后奏穆德

凱容高祖奏明德凱容永明中鄭義秦論曰笛飾以毛籥飾

以羽今笛籥並用羽舊制進賢冠幘不簪筆朱衣裸服中厠

自緣曲頰白布袂復烏義秦乃改簪筆笛籥同用竹朱漆籥

三孔笛一頭五色毳籥兩頭葆羽毳著烏皮履梁武帝辨之

執籥右手秉翟筆笏以記

事受言籥者何事簪筆耶

梁武帝命武舞爲大壯文舞爲大觀南郊舞奏黃鐘取陽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六

化也北郊舞奏林鐘取陰始化也明堂宗廟舞奏蕤賓取恭

名陰主之義也三朝則大壯奏夷則大觀奏姑洗取其月王

也又論魏晉以降不應以巴渝夷狄之舞祿周舞三朝樂設

息孔雀鳳凰文鹿胡舞登連上雲樂歌舞伎先作文康辭而

後爲胡舞舞曲有六第一踏節第二胡望第三散花第四單

交路第五復交路第六脚擲又

次作上雲鳳臺桐柏等諸曲

陳遵梁制武舞奏大壯夷則作夾鐘參應之七月金始王取

其剛斷也文舞奏大觀始洗作應鐘參應之三月萬物畢榮

取其布惠也天禧五年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更

舞七德之舞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縣東繼舞九絃之舞

工執羽籥

後魏道武帝自制樂舞追尊祖考諸帝樂用八佾奏皇始之

舞冬至祭天奏雲和之舞夏至祭地奏大武之舞及破赫連昌通西域以悅般國鼓舞設于樂府文帝時公孫崇典樂言于帝曰樂府先傳正聲有王夏登歌鹿鳴之屬而有文始五行勺舞及太祖初興所制皇始之舞又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凡七舞用之郊廟中京造次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皇魏四祖三宗之樂宜有表章帝乃詔劉芳更定文武二舞大享用之後祖塋等請以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摠名曰嘉成詔特准古六代之樂易嘉成為大成爾赫連昌涼州悅般國之樂吳夷東夷西戎之舞並列太樂穆康生氣旋后于西林園文武坐酒酣迭舞至康生為力士舞及折旋問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瞑目傾首為不遜之勢北齊之舞作覆燾以享天地作恢祚以獻高祖宣政以獻文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九

襄光大以獻文宣朝享用文武舞咸有階步其禱樂歌舞自文襄所好河清以後無足紀焉

後周武帝初造山雲舞又定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以備六代之樂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朝會並用之然不制神室之舞非古象德昭功之意也武帝平齊作永安樂行列方正象城郭謂之城舞用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襖皮帽舞蹈姿致猶作羌胡狀隋牛宏等緝備前代樂文舞士六十四並黑介冠進賢冠絳紗連裳白內單皂褱領襪襪革帶烏皮履十六工執鬋十六工執帔十六工執旄十六工執羽左手皆執籥二工執鸞引前在舞員外衣冠亦如之武舞工六十四並服武弁朱鞞衣

革帶烏皮履左執朱干右執玉戚二工執旌居前二工執鸞二工執鐸金鐸二四工舉三工作二工執鏡二工執相在左二工執雅在右各一工作焉自旌以下夾引武舞者在舞員外衣冠亦如之又准樂記初來就位摠干而立思君道之難也發揚蹈厲威而不殘也武亂皆坐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東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復綴以闡太平文帝曰不用象功德直象事可也魏晉以來有矛兪弩兪及朱儒導引之類悉罷不用其後牛宏又請存鞞鐸巾排四舞宴會設于西涼前奏之帝曰聲音節奏及舞悉宜依舊惟舞人不捉鞞拂爾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十

唐制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懸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舞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元絲布大袖白練領襪白紗中單絳領青絲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籥人衣冠各同武舞左執干右執戚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鼓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鐸二人奏之二人執鏡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帽金支緋絲布大袖緋絲布繡襪甲金飾白練縠襜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鞞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凡大燕會有景雲舞慶善樂舞破陣樂舞承天樂舞凡太廟酌獻各用舞獻祖用光大舞黃鐘宮調懿祖用長發舞黃鐘宮調太祖用大政舞太簇呂調世祖用大成

舞姑洗高祖用大明舞舞則高宗用均太宗用功德舞舞則高宗用均天舞宮調中宗用文和舞睿宗用景雲舞宮調睿宗用景雲舞用承先舞太子廟用凱安舞玄宗曰大運肅宗曰惟新代宗曰保大德宗曰文明順宗曰大順憲宗曰象德穆宗曰和寧敬宗曰大鈞文宗曰文成武宗曰大定昭宗曰咸宜餘闕而不著唐自製三大舞曰七德舞曰九功舞曰上元舞武后毀唐太廟七德九功之舞皆亡唯其名存自後復用隋文舞武舞開元初瀛州司法參軍趙慎言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今之舞者並容貌醜陋屠沽之流欲求降福難矣隋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願復古道二舞人取品子年二十以下顏容修正者爲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一 十一

之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習六樂五禮十周年量文武投散官號曰雲門生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各依五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方色玉不同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今祭器茵褥總隨于五方五郊衣服獨乖于方色舞者常持皂飾工人極服絳衣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各依以所主色標袖周禮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樂經同于禮傳其樂經章目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德宗造舞因成八卦仲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且敘其舞曰朕以仲春之首紀爲令節聽政之暇韻于歌詩象中和之容

作中和之舞山南節度使于頔又獻順聖樂曲將半而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伎爲佾舞文宗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舞曲成太常卿馮定搃樂工閱之于庭咸道中伶人李可及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皆盛飾珠翠仍畫魚龍地衣以列之曲終樂闋珠翠覆地調語悽惻聞者流涕懿宗嘗厚賜之時宰相曹確屢論之不納至僖宗朝卒爲崔彥昭所奏死于嶺表樂書唐安樂太平破陣慶善大鼓雜以龜茲之樂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舞獨用西涼樂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更其衣冠合之鐘石別享郊廟以破陣爲七德之武舞慶善爲九功之文舞安樂等入舞皆立奏之伎也自長壽天授鳥歌萬歲龍池小破陣等舞皆用龜茲樂舞人皆穿皮靴惟龍池舞備用雅樂燕樂等六舞皆坐奏之梁開平初造崇德舞以祀天開平舞以享廟廟有四室室爲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十二

一舞一室爲大合二室曰象功三室曰來儀四室曰昭德後唐樂舞無所更造獨宗廟四室別立舞名懿宗用昭德獻祖用文明太祖用應天昭宗用永平莊宗用武成明宗用雍熙晉高祖初詔崔悅等定樂舞盡復唐制改文曰昭德武曰成功始爲大會陳之並推取教坊諸工以備行列屈信俯仰頗有儀度後太常募工多出市人閱習未幾而元會朝享遂用寺工進退無旅歌如虞殞識者知晉之將亡漢初太常張昭言唐有治康凱安七德九功四舞不可廢宜更名示不相襲改治康曰治安凱安曰振德用之郊廟七德曰講功九功曰觀象施之燕享又宗廟四室別舞名一室曰靈長二室曰積善三室曰顯仁四室曰章慶未幾高祖廟有司上觀德之舞

云周廣順初太常卿邊蔚奏政治安為政和振德為善勝觀  
 象為樂德請功為象成信祖廟舞肅雍僖祖廟舞章德義祖  
 廟舞管慶祖廟舞觀成太祖廟舞明德世祖廟舞定功  
 宋建隆初賈儼議更周樂名以崇德為文德舞象成為武功  
 舞羣臣上壽用文德武功然郊廟殿廷同制和峴言宜先奏  
 文舞殿廷用文舞宜為盛德升聞之舞取舜玄德升聞之義  
 也舞工用百二十人八佾之數判為八列列十六工皆著履  
 執拂服袴褶冠進賢二工執五采纛引之文容變數略做舊  
 儀武舞為天下大定舞取天下大定之義也舞工准文舞之  
 數被金甲持戟二工執五色旗引之一變象六師舉二變象  
 上黨平三變象維揚定四變象荆湖復五變象邛蜀來六變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三

象師還振旅至于饒鐸雅相鐸鼓並舞舞工冠服仍舊而已  
 淳化中峴弟嶸復奏改殿廷二舞景祐中宋祁建言武舞六  
 十四人左執干右執戚離為八列又別令工執旌居前次執  
 鼓次執鐸次作鐸次執鏡次執相次執雅在左右各分行夾  
 引至樂作舞人則自鼓而下咸振作之舞正定位而止及舞  
 將退又振作之舞工舉出而止又詔殿廷二舞復舊祥符中  
 別號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又因太宗朝天曲  
 造同和舞平晉曲造定功舞天聖中孫奭進言郊廟酌獻不  
 作文舞亞獻不作武舞劉筠等議復文舞武舞工先入以須  
 亞獻而亞獻終獻並奏正安郊祀天地與宗廟異廟室文舞  
 迎神之後各奏遂室之舞郊祀降神奏高安之曲文舞已作

及皇帝酌泛齊惟登歌奏僖安而舞綴不作亞獻終獻仍用  
 武舞焉明道中皇太后上壽進厚德無疆之文舞四海會同  
 之武舞各三變而罷元祐三年命太樂正葉防撰三朝二舞  
 儀武舞曰威加四海第一變舞人前南表三舞而聽  
 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遙速之狀再  
 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擊足相顧作猛賁遙速之狀再  
 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舉手再鼓皆不舞進一步轉身向裏  
 干戈各直腰再鼓皆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持  
 當前右手持戈在腰為進旅再鼓各相擊刺再鼓各退身復  
 位整其干為退旅再鼓皆正立再鼓各相擊刺再鼓皆正立  
 鼓皆轉身向裏以干擊足相顧作猛賁遙速之狀再  
 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前再鼓皆克捷之象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襄相擊刺足不動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再鼓皆無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賁速之狀再鼓皆  
 併入行以入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正立再鼓  
 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  
 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四

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面相向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鼓皆按盾擊戈東南向而望以象濠梁奉土再鼓皆擊刺于  
 正南再鼓皆按盾擊戈東南向而望以象濠梁奉土再鼓皆擊  
 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按盾擊戈東南向而望以象濠梁奉土再  
 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擊戈  
 西向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擊  
 左足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擊  
 皆左右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擊戈西北向  
 躬立再鼓皆擊刺于西北再鼓皆按盾擊戈西北向  
 下第一變舞人前南表三舞而聽  
 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皆少御身初解合手自上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  
 手推出為再解合手自上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  
 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謙合手為三謙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  
 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  
 樂則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  
 而皆左願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  
 鼓皆御身為初解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  
 固辭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皆正立再鼓

皆願為初謙再鼓為再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  
立節樂則舞第三變聽樂則舞再鼓皆躬而授之正  
向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再鼓皆左揖再鼓皆開  
手舞正立再鼓皆固舞再鼓皆固舞再鼓皆固舞再鼓  
皆再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  
兩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皆相向再鼓皆  
之正立節樂則舞第三變聽樂則舞再鼓皆躬而授之正  
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舞同 紹興十三年詔討論郊廟  
樂舞偕祖廟用基命之樂舞藝祖廟用大順之樂舞宣祖廟  
用大元之樂舞太宗廟用大定之樂舞真宗仁宗廟樂舞曰  
熙文曰美成英宗神宗廟樂舞曰治隆曰大明哲宗徽宗欽  
宗樂舞曰重光曰承元曰瑞慶皆以無射宮奏之樂制  
遼樂晉代所傳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亦以景雲遺工  
充其坐立部樂自唐已亡可考者惟景雲四部樂舞景雲舞  
八人慶雲舞四人破陣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五

金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武舞曰功成治定貞元又改  
文舞曰保大定功武舞曰萬國來同大定十一年加武舞曰  
四海會同  
元舞師四人皆執杖杖也執纛二人執旌二人祭則前舉以  
為舞容郊祀降神文舞崇德乾寧之曲六成圓鐘宮三成始  
聽三鼓一聲鐘一聲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合手退後三  
鼓相顧蹲三鼓畢間聲作一聲鼓一鼓稍前舞蹈二鼓舉左  
手收左揖三鼓舉右手收右揖四鼓高呈手五鼓兩兩相向  
蹲六鼓稍前開手立七鼓退後伏八鼓舉左手收左揖九  
鼓舉右手收右揖十鼓稍前開手立十一鼓合手退後躬身  
十二鼓伏興仰視十三鼓舞蹈相向立十四鼓復位交簪正

躡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黃鐘角太簇徵姑洗羽各一  
成舞節次與前同舞用樂音王隊男子三人戴青面具舞  
和歌男子五人執金字牌或執梅竹松檉石或作飛鳴之象俱  
各歌而進又有執寶蓋日月棕毛扇或魚鼓筒子龍竹葉  
杖齊而舞而前舞樂隊用童子五人執香花婦女二十人分  
為四行前躬拜與舞隨或執孔雀幢舞唱男子八人披金甲  
冠執圭齊唱舞而前

明文舞雲門咸池大韶在庭阼階之左武舞大夏大濩大武  
在庭實階之右位為六列施英韶而舞之各有四表表距四  
步為節級各六十四合用三百八十四人武舞士三十二人  
左于右戚四行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坐作擊刺之狀舞師  
二人執旌以引之文舞士三十二人左籥右翟四行行八人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六

舞作進退舒徐揖讓升降之狀舞師二人執翽以引之四夷  
舞舞士十六人四行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謁喜躍俯伏之狀  
舞師二人執幢以引之文舞生黑介幘漆布為之上加描金  
蟬服紅絹大袖袍胸背畫纒枝方葵花紅生絹為裏加錦臂  
鞞二卓皮四縫鞞黑角帶武舞生武弁以漆布為之上加描  
金蟬服飾鞞帶並同文舞生凡宴享舞師二人執旌引武舞  
士立于西階下之南又二人執翽引文舞士立于東階下之  
南又二人執幢引四夷舞士立于武舞之西南俱北向武舞  
定天下文舞曰撫安四夷永樂間殿內侑食樂奏平定天下之  
同四夷舞曰撫安四夷永樂間殿內侑食樂奏平定天下之  
舞引舞樂工皆青羅包巾青紅綠玉色羅銷金胸背襖子渾  
金銅帶紅羅襖補雲頭卓鞞青綠羅銷金包髻舞人服色如

之奏撫安四夷之舞高麗舞四人皆笠子青羅銷金胸背襖  
 子銅帶阜鞞琉球舞四人皆棉布花手巾青羅大袖襖子銅  
 帶白碾光絹間道賜袴阜皮鞞北番舞四人皆狐帽青紅紵  
 絲銷金襖子銅帶伍魯速回回舞四人皆青羅帽比里罕棉  
 布花手巾銅帶阜鞞奏車書會同舞舞人皆阜羅頭巾青綠  
 玉色阜沿邊襖茶褐線條阜皮四縫鞞奏表正萬邦舞引舞  
 二人青羅包巾紅羅銷金頂帕紅生絹錦領巾單紅生絹銷  
 金通袖襖子青線條銅帶織錦臂鞞雲頭阜鞞各色銷金包  
 臂紅絹裕襖舞人樂工服色與引舞同奏天命有德舞引舞  
 二人青幃紗如意冠紅生絹錦領巾單紅生絹大袖袍各色  
 絹采畫直纏黑角徧帶藍絹綵雲頭阜鞞白布襖舞人樂工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七

服色與引舞同嘉靖初建觀德殿以祀獻帝大學士費宏等  
 議三獻皆用文德舞遂去武舞已而太常復請乃命禮官會  
 張璉議璉言樂舞以侑數為降殺不聞以文武為偏全使入  
 其右是皇上舉天子禮樂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而闕  
 何以式四方垂萬世乃從璉議仍用二舞九年祀先蠶禮官  
 言唐開元先蠶儀注大樂令設宮懸于北郊諸女工咸列于  
 后則祀先蠶用女樂可知唐六典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  
 六佾則祀先蠶用八佾又可知然止言舞生冠服而不及舞  
 女冠服陳陽樂書享先蠶圖止有宮架登歌而不及舞前享  
 先農既以佾數不足降八為六則今祀先蠶止用樂歌不用  
 樂舞亦合古制帝以舞非女子事罷不用使議樂女冠服以  
 聞禮官言北郊陰方其色尚黑同色相感事神之道漢蠶東

郊魏蠶西郊色皆尚青非其色矣樂女冠服宜黑乃用樂六  
 奏去舞其樂女皆黑冠服

論曰自秦廢六代之樂所存者文武二舞而已文以昭  
 德武以象功秦取天下多暴功德兩無可言而詩書所  
 稱文武之舞則舜之籥韶武之箎箭是也後之論者有  
 見于帝王之功德不同遂創為揖讓先文征誅先武之  
 說夫聖人之于天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當包戈藏甲  
 之日而為發揚蹈厲之容非故自矜其威力也告成功  
 于神明而使子孫則而象之以無忘創業之艱辛豈嘗  
 有先武後文之意哉由漢魏以來借揖讓以為名者皆  
 奸雄篡竊之徒較其功德無以異于秦人而憫然自比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六

堯舜不亦誣且安乎若夫遭逢擾攘削除僭亂其威力  
 強盛于一時則有之矣固不足以言功何德之有如漢  
 之文始唐之慶善宋之化成天下明之車書會同第以  
 為耳目之觀玩則可耳謂其實有是德其孰從而信之  
 隋有天下為日至淺與亡秦一轍而文中子之書謂武  
 德之舞勞而決昭德之舞閑而泰武德則功存不如昭  
 德之善是非文中子之言殆唐臣之好諛者偽託而為  
 之而如韋萬石之徒又欲以唐之武功比述商周亦所  
 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

四夷樂

王者納四夷之樂包而用之美德廣之所及且以一天

下也東夷曰靺西戎曰侏離  
任言陽氣用事北狄曰祭禁言陰氣始通或曰西方  
日禁北方曰昧昧言陰氣用事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  
外各持其方兵獻其聲而已自周衰此禮斯廢

誅師掌教誅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大饗亦如  
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若今  
之樂亦皆有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  
聲歌及舞  
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天下也言與其聲歌則  
云樂者鞮鞻氏則飲而歌之為之聲燕亦如之  
主于舞  
東夷高麗樂工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  
頰飾以金鑲二人黃袴五色緙舞者四人赤黃袴襦極長其  
袖烏皮鞮雙並立而舞隋九部樂有高麗伎唐武后時餘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二

二十五曲貞元末唯集一曲衣服亦衰散其木風傀儡併越  
十八人善習高麗部百濟樂有鼓角笙篳篥等笙篳篥之戲宋初得之  
樂賜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末具周滅齊而得之唐貞觀中嘗  
後魏大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末具周滅齊而得之唐貞觀中嘗  
減自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并與文康禮畢而得之唐貞觀中嘗  
有箏笛桃皮等篳篥篳篥其時工人散開元中復奏置之其器  
而進之者有桃皮箏篳篥篳篥其時工人散開元中復奏置之其器  
人紫大袖信種章甫冠皮履二獬豸各為舞天作樂與夫餘  
同三韓為俗節十月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如琴瑟之有音曲  
馬韓五月節十月神常以五月祭之晝夜如琴瑟之有音曲  
迎鼓月祭天大會飲應為節有舞舞功如琴瑟之有音曲  
獻女樂行無晝夜歌吟不絕新羅八月射戲飲酒隋大業中嘗  
二女樂行無晝夜歌吟不絕新羅八月射戲飲酒隋大業中嘗  
日本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入月十五放  
文帝厚勞宴之皆國中高麗二部歌詞勿吉遣使朝貢  
起舞曲折多闕容

西戎高昌西魏始有高昌部樂隋開皇中來獻聖明樂曲  
笙笛簫等樂毛員鼓都曇鼓答腰鼓羯鼓篳篥瑟琵琶五弦  
銅鐵具等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鞮赤皮帶  
紅抹額其多變易至隋有西國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中列于七部樂唐以爲十部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未詳樂尤盛于開元時曹婆羅門集代傳其業太和初有米  
十四人紅抹額緋衣白襖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疎勒籟焉  
疎勒人善胡舞絃索爲一器工十二人橫箏箏箏箏箏箏箏  
有遠服解曲有白頭巾袍錦縹白後魏平馮氏隋有兀利死  
人白頭巾袍錦縹白後魏平馮氏隋有兀利死護樂舞工  
赤皮帶曲調有唐國歌有長笛正鼓和鼓錫鼓爲一部工七  
昔昔一臺盛唐國歌有長笛正鼓和鼓錫鼓爲一部工七  
始末安波地戲慧鉢阜始有二戲豐和去舞曲有賀蘭鉢北  
狄安波地戲慧鉢阜始有二戲豐和去舞曲有賀蘭鉢北  
絲布鞞錦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  
綺赤皮鞞白錦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  
具等工十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栢舞曲有末奚舞芝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二

西戎高昌西魏始有高昌部樂隋開皇中來獻聖明樂曲  
笙笛簫等樂毛員鼓都曇鼓答腰鼓羯鼓篳篥瑟琵琶五弦  
銅鐵具等為一部工二十人舞人白襖錦袖赤鞮赤皮帶  
紅抹額其多變易至隋有西國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中列于七部樂唐以爲十部燕樂奏安息樂以下雷大鼓用  
未詳樂尤盛于開元時曹婆羅門集代傳其業太和初有米  
十四人紅抹額緋衣白襖烏皮靴其舞曲有小天疎勒籟焉  
疎勒人善胡舞絃索爲一器工十二人橫箏箏箏箏箏箏箏  
有遠服解曲有白頭巾袍錦縹白後魏平馮氏隋有兀利死  
人白頭巾袍錦縹白後魏平馮氏隋有兀利死護樂舞工  
赤皮帶曲調有唐國歌有長笛正鼓和鼓錫鼓爲一部工七  
昔昔一臺盛唐國歌有長笛正鼓和鼓錫鼓爲一部工七  
始末安波地戲慧鉢阜始有二戲豐和去舞曲有賀蘭鉢北  
狄安波地戲慧鉢阜始有二戲豐和去舞曲有賀蘭鉢北  
絲布鞞錦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  
綺赤皮鞞白錦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人絃索隋唐領舞二  
具等工十人歌曲有附莖單時歌芝栢舞曲有末奚舞芝



俗以少為歲首... 于闐十二月一日肆筵設席... 手歌舞為樂

呂元泰上疏曰洪範八政曰謀時...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 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倡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 義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今後無

南嶽 九真徼外蠻... 獲扶南工人及其樂... 及至三十餘年... 樂有胡琴... 占城... 三佛齊

擊鼓銅鑼以祀神... 吹竽笙如蚊蚋... 水曲... 聖朝... 屬宴... 鳴大... 帝王... 德殿... 四隅... 姑洗... 宗閣... 于指... 伎指...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女攜... 本語... 麻囉... 手齊... 各執... 之多... 北狄... 者六... 喻是... 益嘉... 元忠... 將軍... 世淮... 陳暘曰隋大業中備作六代之樂華夷交錯其器千百煬

帝分爲九部以漢樂坐部爲首外以陳國樂舞玉樹後庭花也西涼與清樂并龜茲五天竺國之樂并合佛曲法曲也安國百濟南蠻東夷之樂並合野音之曲胡旋之舞也樂苑又以清樂西涼龜茲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爲九部必當損益不同始末異制不可得而知也開皇中顏之推上言太常雅樂盡用胡聲請憑梁國舊事考尋古曲高祖曰梁亡國之音奈何遣我用邪觀此則隋唐雖有雅胡俗三樂實不離胡聲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二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禮器考

車輅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生而有欲順其欲則安逆其欲則危太古之初質而已矣既而隨物飾之以文見者無不稱其美蓋人之所欲存故也然天下之物有限而生人之欲無窮聖人者爲之度量節制損其有餘益其不足于是禮之事起焉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椒蘭芬苾所以養鼻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鐘鼓管磬琴瑟笙竽所以養耳疏房楹額牀第几筵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一

所以養體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尊卑輕重各有稱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夏趨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紋韞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大路之馬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天下之人知夫天子之尊不可以妄干是以退然自省其欲而物無不足之患且夫天地之運既由質而日趨于文智者見爲有餘愚者見爲不足昔紂始爲象箸箕子聞之而嘆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宮室輿馬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故紂卒以亡而

世皆多其子之明智豈非守禮君子之察微細而預知天下之禍哉自周室既東禮亡于上僭作于下諸侯設兩觀乘大路大夫冕而舞朱干玉戚其餘山節藻梲鏤籥朱紘若茲之類不可以一二數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其不遜也寧固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曲縣繁纓以朝不如多與之邑作禮器考曰車曰服曰儀衛專以記天子之禮自五等而下詳具爵命考上古之初聖人觀轉蓬而制輪輪行可載因爲輿或曰人皇氏乘雲駕六羽出谷口即今之車也其在天文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爲帝車故庖犧氏則天畫卦而作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或曰黃帝始作車少昊始駕牛陶唐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二

氏制彤車乘白馬則馬駕之初也夏建旌旗以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一一器而羣工致其巧車最居多明堂記曰爲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魯有鸞和鈎有曲輿大路者木路春秋傳曰大路素鸞是也殷有山車之瑞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由曲也周因殷輅以制木輅約木以加飾爲玉五輅

巾車王之五輅一曰玉輅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也纓今馬鞅玉輅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旒之畫日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月者正幅爲纓旂屬焉金路鈎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亦以金爲之其樊及以五采屬飾之而九就大旂

九旗之畫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飾以交龍者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象飾以未象飾無鈎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革路龍勒條纓五五采屬飾之以七成赤九旒之通帛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龍鞮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木路前樊鸞纓建大麾以田以封五成不言樊蓋字脫爾木路前樊鸞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木路不鞮以革漆之而已前淺黑色木路無龍勒以淺禮書詩言鏤錫左傳言錫鸞和鈴莊周言齊之以月題錫白金也鏤其文也月題其象也詩采芑曰鈎膺脩革韓奕曰鈎膺鏤錫鈎在膺前赤金爲之爾雅曰轡首謂之革詩曰轡革金厄儀禮士纓轡貝勒諸侯之轡革有金厄也士之勒有貝飾則王之革路有龍勒矣巾車行人言樊纓禮記左傳皆作繁纓繁纓十有再就九就七就五就之別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三

此傳所謂游纓昭其數也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素席則纓非鞅也樊然爲鞅之飾耳考于詩方叔在征革路而有鈎膺方叔不必同姓又非就封于其師中乘革路韓侯就封象路而有鏤錫是錫不特施于玉路鈎不特施于金路也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領膺之著者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爲鞅帶之鞅又以龍爲危條爲轡前爲前非也纓蓋用組爲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爲就與圭纒纒旒之就同鄭司農以士喪馬纓三重康成謂樊纓以五采屬飾之又謂金路無錫有鈎鸞纓就數與革路同殆不然也禮曰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詩曰路車有夷毛氏曰夷赤貌路車之飾皆丹漆矣王祀天自國至大

次則乘玉路白大次升壇則乘素車猶之聽祭報以皮弁及祭則服大裘冕也

有以少為貴者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就般祭天之

車也周禮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三就

三就次路五就禮器言次路七就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

階面大輅玉綴輅金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先輅

象次輅木金玉象皆飾車木則無飾皆在輅寢門內左右塾前北而

禮書春秋傳與荀卿曰大輅越席禮器與郊特牲曰大輅繁纓一就明堂位曰大路商路也孔子曰乘商之路皆木

路也然禮器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言次路繁纓

五就七就則不同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加多亦以兩而已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四

書言次路以兼木革二路則商之次路五就七就豈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為誤過矣夫綴路金路也以綴于玉路先

路象路也以行道所先次路革路木路也以次于象路書

先路在左塾之前而居西次路在右塾之前而居東春秋

時鄭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子展以次路再命之服賜子

產魯以先路三命之服賜晉三帥以一命之服賜司馬與

師以下則先路貴于次路矣孔安國亦以先路為象路諸

侯有先路後路亦有次路樂記曰大路天子之路所以贈

諸侯雜記諸侯之贈有乘黃大路相禮以後路與冕服先

路與褻衣不以襪蓋諸侯之大路則金路猶熊侯謂之大

夫侯春秋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能言先王分魯

衛晉以大路王賜鄭子僑以大路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是革

木二路此不可考

秦平九國蕩滅典籍舊制多亡因金根車用金為飾謂金根

車而為帝軫元旗自旂以從水德復法水數駕馬以六五子

則六馬非始于秦又制辟惡車執弓韋矢禮祓不祥僕

令一人在車前執弓箭

漢氏因秦舊為乘輿所謂乘般之路者也漢尊金根亦周之

玉路也乘輿金根車安車立車各五立乘曰高車高祖乘黃

屋左蘇以黃織為蓋裏薄毛羽武帝天漢四年始定輿服

之制郊祀所乘謂之大駕備車千乘騎萬匹其儀甚盛及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五

莽篡位武車當制木也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初漢有鸞旗車

編羽旄列繫幢傍銅作鸞鳥于車衡上小車曰鈴獵前有曲

輿不衣以虎皮為軒曰皮車車赤皮為重蓋

後漢光武平公孫述獲葆車輿輦因舊制金根車輪皆朱班

重牙貳轂兩轄轂外復有一轂抱轄與外乃復設轄抱轄

于軸上金薄繆龍為輿倚較徐廣曰繆文錯之形也較在

文虎伏軾軾車橫覆膝龍首御輓左右吉陽箭鸞雀立衡

烏于橫文畫駟羽蓋華蚤駟羽蓋華裏所謂黃屋車也金華

矣金作華形蓋者低曲建大旂十二旂畫日月升龍駕六

馬象鑣鏤錫金鑣方鉞插翟尾金鑣馬冠也高廣各五寸上

也廣數寸在馬後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顏延之幼語曰

朱兼焚纓赤鬪易尊金就十有二左纛以龍牛尾爲之在左  
 駢馬輓上大如斗馬在中日駢駢亦名駢是爲德車五時車安立  
 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鬣尾爲朱鬣云  
 後從爲副車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轉耒耜  
 之簾土親耕所乘也楊雄爲黃門郎居中數見與華玉蓋華  
 金玉翠羽珠絡錦繡茵席質稱曰車必有蓋而戎車其飾皆  
 春獨爲路者爲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也戎車其飾皆  
 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駢駢甲弩之簾漢制以戎  
 周官其矢箭通俗文曰箭箭謂獵車其飾皆如之重網纒輪  
 之步注既夕曰服車箱也獵車其飾皆如之重網纒輪  
 繆龍繞之一曰閑猶車親校獵乘之

魏武受漢獻帝命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景初中山  
 柱縣黃龍見以爲魏得地統服色尙黃戎事乘黑首白馬正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六

始中詔出入必御輦乘輿獵車改名蹋武車

晉制五路爲天子之法車皆朱班漆輪畫爲橫文三十幅法  
 月之數重轂貳轄以赤油廣八寸長三注地繫兩軸頭謂之  
 飛鈴金薄繆龍之爲與倚較較重爲文獸伏軾龍首御輓左  
 右吉陽箭鸞雀立衛極文畫及幡青蓋黃爲裏謂之黃屋  
 金華施棹朱棹二十八以象宿兩箱後皆玳瑁爲鴨翅加金  
 銀雕飾亦謂之金鷗車斜注旂旗于車之左又加榮戟于右  
 皆橐而施之榮戟轄以繡繡上爲亞字繫大蛙蟻幡輓長丈  
 餘于戟杪以楚牛尾大如斗置左駢馬輓上是爲左駢輓皆  
 曲向上取禮緯山車垂句之義言不揉而曲曲玉金象三路  
 各以其物飾車革者漆革木者漆木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

九朝委地畫日月升龍以祀天金路建大旂九旒以會萬國  
 亦以賜上公及王子母弟象路建大赤通赤無畫以視朝及  
 賜諸侯革路建大白以卽戎兵及賜四鎮諸侯木路建大麾  
 以田獵其麾色黑亦以賜蕃國玉路駕六黑馬餘四路皆駕  
 四馬馬並以黃金爲文髦插以翟尾象鹿而鏤錫錫在馬面  
 金變而方鉉金變爲文旄以鐵爲之大二寸中央兩繫纒赤  
 屬易尊金就十有二五路皆有錫鸞之飾和鈴之響鈎膺玉  
 環鈎膺卽繫纒龍駟華轡駟車轡頭爲龍象轡以朱纒  
 以爲法駕行則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臨軒大會則陳乘輿  
 車輦旌鼓于殿庭又有五色立車安車各一合十乘名爲五  
 時車謂之五帝車天子所御則駕六餘並駕四建旂十二各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七

如車色立車則正豎其旂安車則斜注駕馬亦各隨五時之  
 色白馬則朱其鬣尾左右駢駢金鏤鏤錫黃屋左纛如金根  
 之制行則從後五牛旂平吳後所造以五牛建旂車設五牛  
 青亦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武帝太康中南越獻馴象詔作  
 大車駕之載鼓吹十人使越人騎之元正大會入庭大駕幽  
 簿行則試橋道自後不見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載金  
 鼓羽旂幢駢駢于軾上其建矛麾悉斜注又有雲罕車駕  
 建華車駕四凡二乘行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輶伏兔箱漆  
 車司款到畫輪車駕牛以絲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  
 致劫其罪畫輪車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青交  
 上路其東晉元帝踐極造大路戎路各一卽古金車之制無復  
 充庭之儀至郊祀大事則權飾餘車以用六師親征則用戎

路去其蓋而乘之屬車但五乘而已加綠油幢朱絲路飾青  
交路黃金塗五采其輪轂猶素兩箱無金錦之飾其一車又  
是輅車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時無復六馬之乘五路皆駕四  
而已皆用黑是爲玄牡無復五時車有事權以馬車代之建  
旗其上其後但以五木牛象五時車豎旗牛背行則使人與  
之取其負重致遠安而穩也旂常纏而不舒旆所謂德車結  
旆者也惟天子親戎五旗舒旆所謂武車綏旆者也指南車  
過江亡失義熙五年劉裕屠廣固始復獲焉及使工人張綱  
補輯周用十三年劉裕定關中又獲司南記里諸車制度始  
備輦車過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符堅于  
淮上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服其精記義熙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五年劉裕執慕容超獲金鉏釐豹尾舊式猶存  
宋大明中尚書左丞荀勗秋改造五輅依晉金根車加赤漆  
橫畫玉飾諸末建旗十有二旒駕以玄復因漢安車章  
施羽葆蓋以祀以金根爲金輅建青旗加玄馬以羽葆蓋以  
寶象革木輅並擬玉輅視朝革輅卽戎一輅並建赤旂  
駕玄馬四木輅建赤旆以田駕赤馬四大事以駕五輅俱出  
齊永平初伏曼容議齊德尚青車旗先青次赤次白次黑軍  
容戎事宜依漢道行運之色因宋金車而循玉輅畫輪金塗  
兩箱上望板前優游通綠金塗鏤鏤碧文箱鏤鏤金簿帖兩  
箱外織成衣兩箱裏金塗鏤面釘玳瑁帖望板箱上帖金博  
山優游上和鸞立花跌御鈴銀帶玳瑁箭優游下隱膝裏施

金塗鏤面花釘織成文優游橫前施玳瑁帖金塗花釘金塗  
倒龍後損鏤銀玳瑁龜甲金塗受花脊望板金塗受福望龍  
諸枝飾輓及諸末皆螭龍首龍形板在車前銀帶花獸金塗  
受福綠裏邊鏤鏤玳瑁織成衣裏金塗鏤面花釘外金塗博  
山辟邪障鳳凰御花升蓋金塗鏤鏤二十八爪支子花黃錦  
升衣複碧絹漆布綠油頂絳絲織成顏范精舌孔雀毛複錦  
綠紋隨陰懸諸珠蚌佩金塗鈴雲朱結仙人綬雜色眞孔雀  
毼一轅漆畫車衡銀花帶衡土金塗博山四鸞鳥立花跌御  
鈴龍首御輓插翟尾上下花脊絳絲的望繩八枚旂十有  
二旂畫升龍竿首金塗龍御大駟幡眞毼柴戟織成衣金塗  
沓駐及受福金塗雁鏤鏤安立牀在車中錦複黃紋爲安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立衣錦複黃紋幃泥八幅長九尺綠紅錦范帶織成花五輅  
江左相承駕駟左右駢爲六施絳絲游御繩其重轂貳轆飛  
輪幡赤油金紫眞毼左肅流左駢馬輓上金鏤方鉞繫音纓  
金塗紫皮帶眞毼橫在馬膺前其鏤錫皆如古制初加玉輅  
爲重蓋捷質鳳凰綴金鏤珠璫玉蚌佩四角金龍御五采毼  
又麒麟頭加以采畫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啓曰凡蓋圓象  
天軫方象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諸志錄最爲  
乖衷又假爲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至建武中  
明帝乃省重蓋等金輅之飾如玉輅而減少象輅減金輅玉  
輅如象輅而尤減木輅如革輅建大赤麾首施大駟幡玉輅  
金輅建碧旂象輅木輅建赤旂齊輦因宋制名小輿小輿卽古之輿

車輅車 盛增其飾竹蓬箱外鑿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范錦衣箱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瑇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銅絲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鏤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瑇瑁金塗校飾漆障塵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代龍師子鏤面榆花銅金龍虎扶轅輓上金鳳凰鈴鏤銀口帶星後梢瑇瑁帖金塗花沓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縱橫長網又制臥轎校飾如坐輦不堪服用復制小輿形如輅車小行幸則乘之

梁車輅初因齊制天監三年五輅旗麾同用赤而游不異以從行運所向也七年帝據周禮玉輅以祀金輅以賓今祀乘金輅詔下詳議周捨謂金輅為齊車本不關於祭祀于是改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十

陵廟皆乘玉輅轡以朱絲梁制小轡似輅車金裝漆畫地八橫元正大會乘出上殿西堂舉哀亦如之行則從後又制步輿方四尺上施隱膝人輿上殿天子下賤通得乘之復制副輦加笨反本如頓車通轡朱絡謂之蓬輦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書寶安侯到仲舉議造玉象革木等五輅各五色副車皆金薄交龍為輿倚較文豹伏軾蚪首御輓左右吉陽箭鸞雀立衡橫文畫轡綠油蓋黃絞裏相思檠華末斜注旂旗于車之左各依方色加棨戟於車之右輅以蔽繡之衣獸頭幡長丈四尺懸于戟杪玉輅正副同駕六馬餘輅皆駕四馬並黃金為叉髦插以翟尾玉為鏤錫又以綵畫赤油長三尺廣八寸

繫兩軸頭古曰飛鈴改以綵畫蛙蟆幡綴兩軸頭即古飛輪遺象也五輅兩箱後皆用玳瑁為賜翅加以金銀雕飾謂之金輅車兩箱裏衣以紅錦金花帖釘上用紅紫錦為後檐青絞純帶夏用篋冬用綺繡襜此後漸修具依梁制

後魏乘輿輦輅龍輅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捉鸞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遊蘇建太常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元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為飾者皆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大樓輦輅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輿輦輅同駕牛一十小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十一

樓輦輅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續漆直輅六左右駢駕天子籍田小祀時則乘之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為副乘繡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輅車駕馴金銀隱起出挽解合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為副乘金根車羽葆旒畫輅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鷩則乘之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熙平中崔光等議造車服五輅並駕亦無經據北齊車制多因後魏天保中乘太和中李韶所制五輅

後周司輅掌公車之政辨其名品物色皇帝輅十有一等一曰蒼輅以祀昊天上帝二曰青輅以祀東方上帝三曰朱輅以祀南方上帝及朝日四曰黃輅以祭地祇中央上帝五曰白輅以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六曰元輅以祀北方上帝及感帝神州此六輅通漆之而無他飾卽周之木輅遺象也馬皆疏面之旂就以方色俱十有二七曰玉輅以享先皇加元服納后八曰碧輅以祭社稷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九曰金輅以祭星辰視朔十曰象輅以望秩羣祀十一曰革輅十二曰木輅此六輅漆畫之用玉碧金象革物飾諸末錫面金鈎就以五采俱十有二其輅之飾重輪重較加茸焉皇帝之輅輿廣六尺有六寸畫輪輶衡以銀牙箱飾櫛文內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土

畫以雜獸伏軾鹿倚較三辰之常元青蒼等旗畫績之六仞曳地設和鑾以節趨行圓蓋方輿以象天地大象初遺鄭得建大樓車龍輅十二加以玉飾四級六衡方輿圓蓋金雞樹羽寶彝旒蘇鶴雀立衡大六螭龍銜輶建太常畫升龍日月駕二十牛又有象輅左右金鳳白鹿仙人羽葆旒蘇金鈴玉佩初駕二象後以六駝代之並有遊觀小樓等輦駕十五馬等合十餘乘皆藉天與中所制宜帝咸復御之隋開皇元年内史李德奏後魏輿輦乖制請廢唯留太和時李韶所制五輅後著令制玉輅青質重箱盤輿左龍右虎金鳳翅畫櫛文輓左立鸞金鳳一在軾前八鑾在衡二輪在軾龍輶之上前設障塵青蓋裏繡旂帶金博山綴以鏡子下垂八珮樹四十葆羽輪皆朱班重牙複轄左建太常十有二旂皆畫升龍日月其長曳地右載關戟長四尺闊三尺敝文

旗首金龍頭銜鈴及鏤垂以結縷駕蒼龍金鏤方鉤插翟尾五焦鏤鏤鏤鏤十有二就皆五采繒屬爲飾天子祭祀納后則乘之金輅赤質左建旒畫飛隼右建關戟盤輿鳳翅等並同玉輅駕赤騶臨朝會同饗射飲至則乘之象輅黃質左建旒畫麟右建關戟駕黃騶祀后土則乘之革輅白質挽以革左建旒畫鸞虞右建關戟駕白輅巡狩臨兵則乘之木輅黑質漆之左建旒畫元武右建關戟駕黑騶田獵則乘之其五輅並駕六馬馬飾皆同玉輅復制安車重輿曲壁紫油繡裏通德朱絲絡網朱鞶纓駕赤騶臨幸所乘按隋氏五輅遺約周制文質相半隋制鞶而不施輪通德朱絲飾以金玉而人荷之又依梁制副鞶復制輿如鞶而小宮苑私宴御之小輿方形同輶帳自閭內升殿御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土

唐制天子玉輅祭祀納后所乘青質玉飾末金輅饗射祀還飲至所乘赤質金飾末象輅行道所乘黃質象飾末革輅臨兵巡狩所乘白質輓以革木輅蒐田所乘黑質漆之五輅皆重輿左青龍右白虎金鳳翅畫文鳥獸黃屋左鸞金鳳一鈴二在軾前鸞十二在衡龍輶前設鄒塵青蓋三層繡飾上設博山方鏡下圓鏡樹羽輪金根朱班重牙左建旗十有二旒畫升龍其長曳地青繡綉杠右載關戟長四尺廣二尺敝文旂首金龍銜錦結綬及綬帶垂鈴金鏤方鉤插翟尾五焦鏤錫鞶纓十二就旒旗蓋鞶纓皆從輅質唯蓋裏皆用黃五輅皆有副耕根車青質三重蓋餘如玉輅安車金飾朱裏通德朱覆髮具絡餘並同隋制副輅耕根車安車皆八鸞四望



車制如安車青油繡朱裏又有屬車十乘曰指南車記里鼓  
車白繡車鸞旗車辟惡車皮軒車羊車與耕根四望安車為  
十乘行幸陳于鹵簿則分前後大朝會則分左右輦七一大  
鳳二大芳三仙遊四小輦五芳亭六大玉七小玉輿三一五  
色輿二常平輿三腰輿大駕兩旌先五輅以行

宋五輅及副輅多仍唐舊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曰顯慶輅  
親郊乘之制作精巧行止安重其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  
皆油畫刻鏤左青龍右白虎龜文金鳳翅龍花龍鳳金塗銀  
裝間以玉飾頂輪三層各施銀燦葉輪衣小帶絡帶並青羅  
繡雲龍周綴纓帶羅文佩銀穗毳小鈴平盤上布黃褥四角  
句闌設圓鑑翟羽虛匱內貼銀鏤香毳靴置銀龍二銜香囊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銀香爐香寶錦帶下有障塵青畫輪轅銀轂乘葉三轂銀龍  
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旗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載  
開戟繡蔽文並青繡綉紅又設青繡門簾銀飾梯一柘又二  
推竿一銀鑄頭銀裝行馬青繡裏輓素駕六青馬馬有金面  
插鵬羽纓纓拳胸鈴拂青繡履錦包尾文誕馬二在輅前飾  
同駕馬餘輅及副駕士六十四人金輅色赤駕六赤馬建大  
旂駕士六十四人象輅色淺黃駕六赭白馬建大赤駕士四  
十人革輅色以黃駕六駟馬建大白駕士四十人木輅色黑  
駕六黑駟馬建大麾駕士四十人其制皆同玉輅惟無玉飾  
五副輅並駕六馬駕士四十人用銀飾者皆以銅餘制如正  
輅政和三年議禮局上黃帝車輅之制玉輅箱上平盤黃屋

以下皆如舊頂輪三層內一層素輪頂上施金塗銀山花葉  
銀鑄首二十四角向四角向四角向四角向四角向四角向  
大珠二十八香置設香爐紅羅繡寶相花帶香囊香寶銀結  
纓二紅羅繡雲龍纓一紅羅繡龍鳳門簾一青羅繡龍鳳  
數乘葉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纓  
鳳一十二左建大常一十二左建大常一十二左建大常一  
青繡紅首飾以銀鑄首飾以銀鑄首飾以銀鑄首飾以銀鑄  
青馬六馬有銀面青馬六馬有銀面青馬六馬有銀面青馬  
尾又路馬二在輅前飾以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象輅淺黃  
同駕馬凡大祭祀乘之 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象輅淺黃  
質金塗銅裝以象飾諸末革輅黃質轅之以革木輅皂黑質  
漆之四年詔改修正副輅除去開戟改車箱兩轅文鷗翅  
左龍右虎之飾並用螺龍增益弓博山流蘇等數賦衛加和  
鸞金輅朱質飾以金塗銀左右建太常大旂及輪衣絡帶等  
色皆黃龍旂九旂駕馬以駟樊纓五采九就象輅金塗銀銅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鑄石左右建太常大赤輪衣絡帶等色皆紅大赤繡鳥隼七  
旂駕馬赤飾樊纓七就革輅金塗銅鑄石左右建太常大白  
輪衣絡帶等色皆淺黃大白繡熊皮六旂駕馬赭白樊纓五  
就木輅金塗鑄石左右建太常大麾輪衣絡帶等色皆皂大  
麾繡龜蛇四旂駕馬烏樊纓三就玉輅駕士六十四人餘皆  
四十人紹興十二年玉輅成明年作金象草木四輅副輅不  
設玉輅青色飾以玉通高十九尺輪高六尺三寸幅徑三十  
九寸軸長十五尺三寸頂上刻為輪三層象天圓外施青玉  
博山八十一名鑄以金塗龍文覆以青羅緞垂玉佩纓以  
五色垂尾曰流蘇一名頂四角分垂青羅表裏繡雲龍遇  
雨則油黃繡覆之輅之中四柱象地方前柱卷龍平盤上布

錦褥前有橫軾後垂錦輪簾登車則自後卷簾梯級以登四面周以闌執綬官先自右升立于右柱下闌柱頭有玉蹲龍軾前有牌鏤曰玉輅以玉篆之上有玉龍二中設御坐純以黃香木爲之下有塗金蹲龍十六在平架四圍下又有拓角雲龍金彩飾之前後左右各二前有轅木三鱗體昂首龍形轅木上策兩橫竿在前曰鳳轅馬負之以行次曰推轅班直推之以助馬力橫于轅後者曰歷轅車輪用榆圓數尺圍以鐵橫貫大木爲軸夾以兩輪皆彩畫每輪載鐵萬斤試之左建太常右建龍旂駕青馬六鑲錫盤纓金鈴紅旄繡屈金包纓錦包尾青緇裏索引之駕士二百三十二人左右索百二十八人入轅馬十三人龍頭子二人前後抱轅各六人推竿四人拓又四人淨席四人前擲人員一人後擲人員一人前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六

擲馬八人後擲馬八人道路人員二人踏道二十人小拓又四人小梯子二人燭臺二人香題子二人左右索人員二人又有呵喝人員二教馬官二人奉輪將軍四人千牛衛將軍二人推輪軸官建八人抱太常龍旂官六人職掌五人專知官一人手分一人童子八人裝柱工匠二人金輅制如諸作工匠十五人蓋殿儀鸞司十一人監官三員玉輅高減五寸博山輪衣絡帶轅輻輪並以黃建大旂九旂駕黃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象輅大赤七旂駕赤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革輅大白六旂駕黃白馬六駕士一百五十四人木輅大麾四旂駕黑馬六駕士百五十四人駕士服色各從其輅大輅制政和初徐秉哲言祀天祭地乘大輦疑非禮意禮制局請造大輅如玉輅唯不飾玉駕馬數如之樊纓一就仍建大旂十有二旒龍章日月禮畢還齋宮則御大輦赤質正方油畫金塗銀葉龍鳳裝其上四面行龍雲氣大

珠方鑑絲囊網珠翠結條雲龍鈿窠霞子四角龍頭銜香囊頂輪施耀葉中有銀蓮花坐龍紅綾裏碧牙壓帖內設圓鑑銀絲香囊銀飾勾闌臺坐紅絲條網粉箔中施黃褥上置御坐扶几香爐錦結綬衣几輪衣絡帶並繡歷金根綾長竿四銀裏鐵錫龍頭魚鉤錦膊褥銀裝畫梯柘又黃羅綠席褥吧梯杖褥朱索緋緇油吧主輦六十四人眞宗以舊輦太重命別造減七百餘斤中輿後存大輦平輦逍遙輦大輦又曰大安輦赤質正方高十五尺三寸方十一尺六寸四柱平架上覆青絲錦上有天輪三層外施金塗銀博山八十一內有圓鏡金塗銀頂龍一四面行龍十六火珠四輪衣青金鈴頂有青羅十字分垂四角龍首銜犖牛五色尾四面拱斗外施方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七

鏡九柱圍以朱闌中設御坐曲几屏風錦褥下舉以長竿四攢竹筋膠丹漆之竿爲龍首平架下四圍結紅絲網芳亭輦黑質頂如幕屋緋羅衣裙欄絡帶皆繡雲鳳兩面朱綠窗花版外施紅絲網金銅粉箔前後垂簾下設牙牀句闌長竿四銀頭銀飾梯行馬主輦百二十人鳳輦赤質頂輪下有二柱緋羅輪衣絡帶門簾皆繡雲鳳頂有金鳳一兩壁刻畫龜文鳳翅前有軾置香寶結帶下有句闌二重內設紅錦褥長竿三銀飾梯行馬主輦八十人逍遙輦以樓欄爲屋赤質金裝朱漆扶版二雲版一長竿二飾以金塗銀龍紅條輦官十二人中輿之制赤質金塗四柱樓屋上有走脊金龍四中起火珠凸頂四面不設窗障中有銜踏子制甚簡素祇應入

員服帽子宜男方勝襖衫平輦又名平頭輦亦曰太平輦飾如造透輦而無屋輦官十二人又有七寶輦隆興二年為德壽宮製高五十一寸闊二十七寸深三十六寸上施頂輪耀葉角龍頂龍滴子鐸子結穗毬下施紅絲裙網加綴七寶中設香木御座引手為轉身龍靠背為龍首靠杵子織以紅黃藤昇以長竿二竿為螭首金塗銀飾焉小輿制如鳳輦而小下有句闌牙牀繡瀝水中設方牀緋繡羅衣錦褥上有小案坐牀皆繡衣踏牀緋衣前後長竿二銀飾梯行馬奉輿二十四人腰輿前後長竿各二金銅螭頭緋繡鳳裙襪上施錦褥別設小牀緋繡花龍衣奉輿十六人

遼五輅制與唐宋同車制小于輅小事乘之涼車省方及罷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獵並用之赤質金塗銀裝五綵龍鳳織藤油壁緋條蓮座駕以囊馳大鳳輦赤質頂有金鳳壁畫雲金翅前有軾下有构欄絡帶皆繡雲鳳銀梯主輦八十人大芳輦仙游輦芳亭輦黑質幕屋緋欄皆繡雲鳳朱綠夾窗花板紅網兩簾四竿銀飾梯主輦百二十人大玉輦小玉輦造透輦樓屋赤質金塗銀裝紅條輦官十二人輿以人肩之天子用鞬絡臂縮其腰輿小輿畧同宋制

金熙宗幸燕始用法駕世宗制作乃定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檢宋南郊禮兩簿當用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明遠車指南車記里鼓車崇德車皮軒車進賢車黃鉞車白鷺車鸞旗車豹尾車輅車羊車各一革車五屬車十二按五禮

新儀玉輅以青金輅以緋象輅以銀褐革輅以黃木輅以皂蓋其物有隨輅色者有用別色者如玉輅用青絲繡雲龍絡帶青羅繡寶相花帶青畫輪轆青輦牛尾此隨輅色者也若象木革輅用緋用銀褐用黃及皂若至尊乘御踏床倚背踏道之褥皆用紅錦座褥及行馬褥透壁輪簾三用銀褐黃青羅錦三又大輦宋陶穀創意為之至祥符中更造其制金玉輅闕可見者象輅革輅木輅耕根皮軒進賢明遠白鷺羊車革車大輦凡十有一耕根車青質蓋三重制如玉輅而無玉飾皮軒車赤質上有漆柱貫五輪相重畫虎紋一轅進賢車赤質如革車緋輪衣絡帶門簾並鳳上設朱漆床香案帶綾衣一轅明遠車制如屋銳頂重簷勾欄頂上有金四角垂鐸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九

上層四面垂簾下層周以花板三轅白鷺車赤質周施花板上層有漆柱柱杪刻為鸞鷲銜鵝毛箭紅綾帶柱貫五輪相重輪衣皂頂緋裙緋絡帶並繡飛鷺一轅羊車赤質兩壁油畫龜紋金鳳翅幘衣結帶並繡瑞羊二轅大輦詳前篇七寶輦制如大輦宋欽宗為上皇製海陵自汴取而用之

元玉輅青質金裝青綠藻井栲栳輪蓋外施金裝雕木雲龍內盤碾玉福海圓龍一頂上匝以金塗鎗石耀葉八十一上圍九者二中圍九者三下圍九者四頂輪衣三重上二重青繡雲龍瑞草下一重無文輪衣內黃屋一黃素紵絲瀝水下周垂朱絲結網青紵絲繡小帶四十八帶頭綴金塗小銅鈴青紵絲繡絡帶二頂輪平素面夾用青紵絲蓋四周垂流蘇

八飾以五色茸線結網五重金塗銅鈹五金塗木珠二十石  
五又繫玉雜佩八珩璜衝瑀全金塗鑰石鈎挂十六黃茸貫  
頂天心直下十字繩二各長三丈蓋下立朱漆柱四柱下直  
平盤虛櫃中樞三十下外枕二漆繪犀象鸚鵡錦雉孔雀隔  
窠嵌裝花板櫃周朱漆勾闌雲拱地霞葉百七十有九下垂  
牙護泥虛板并朱漆畫瑞草勾闌上五行龍十碾玉蹲龍十  
孔雀羽臺九水精面火珠七金圈焰銅照八輿下周垂朱絲  
結網飾以金塗鑰石鐸三百綵畫鑰石梅萼嵌網眼中輿之  
長轅三界轅句心各三上下龍頭六前轅引手玉螭頭三並  
繫以蹲龍後轅方罨頭三枕頭十六銓以蹲龍三轅頭衡一  
兩端玉龍頭二上列金塗銅鳳十二含以金塗銅鈴與之軸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三

一輪二軸之望羅二明轄蹲龍經並青漆輪輻各二十四鈹  
首壓貼金塗銅鈹葉八十一金塗鑰石擎耳戀攀四櫃前朱  
漆金裝雲龍輅牌一牌字以玉裝綴輅箱四壁雕鏤漆畫填  
心隔窠龜文華板上層左畫青龍右畫白虎前畫朱雀後畫  
元武輅之前額玉行龍二奉一水精珠後額如之前兩柱青  
茸鈴索五貼金鸞和大響銅鈴十金塗鑰石雙魚五下朱漆  
軾櫃一櫃上金香毬金香寶金香合銀灰盤各一並黃絲綬  
帶輅之後朱漆後轡一金塗曲戍黃紅絲銷金雲龍門簾一  
緋紅絲繡雲龍帶二輅之中金塗鑰石鈹碾玉龍椅一靠背  
上金塗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旂十有二旂青羅繡日月  
五星升龍左建闈戟一九旂青羅繡雲龍中央黃羅繡青黑

繡文兩旗綢杠並青羅旗首金塗鑰石龍頭二金塗銅鈴二  
金塗鑰石鈹青纓綉十二重金塗木珠流蘇十二重龍椅上  
方坐一綠褥一皆錦銷金黃羅夾帕一方輿地褥二勾闌內  
褥八皆用襪錦綺青漆金塗鑰石鈹葉踏道一小褥五重青  
漆雕木塗金龍頭行馬一小青漆梯一青漆柄金塗長托又  
二短托又二金塗首青漆推竿一青茸引輅索二各長六丈  
餘金塗銅鑲二黃茸綬一輅馬誕馬並青色鞍轡鞅勒纓拂  
鞞並青韋金飾誕馬青織金紅絲履四青羅銷金絹裏籠鞍  
六蓋輅黃絹大蒙帕一黃油絹帕一駕士平巾大袖並青綉  
紅絲爲之至治元年詔定制鹵簿五輅是年玉輅成明年親  
祀御之後復命造四輅制與玉輅同工未成而罷後背作山字牙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三

一輪二軸之望羅二明轄蹲龍經並青漆輪輻各二十四鈹  
首壓貼金塗銅鈹葉八十一金塗鑰石擎耳戀攀四櫃前朱  
漆金裝雲龍輅牌一牌字以玉裝綴輅箱四壁雕鏤漆畫填  
心隔窠龜文華板上層左畫青龍右畫白虎前畫朱雀後畫  
元武輅之前額玉行龍二奉一水精珠後額如之前兩柱青  
茸鈴索五貼金鸞和大響銅鈴十金塗鑰石雙魚五下朱漆  
軾櫃一櫃上金香毬金香寶金香合銀灰盤各一並黃絲綬  
帶輅之後朱漆後轡一金塗曲戍黃紅絲銷金雲龍門簾一  
緋紅絲繡雲龍帶二輅之中金塗鑰石鈹碾玉龍椅一靠背  
上金塗圈焰玉明珠一左建太常旂十有二旂青羅繡日月  
五星升龍左建闈戟一九旂青羅繡雲龍中央黃羅繡青黑

軸一每輪輻十有八其朝皆紅髹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輪  
內車心用抹金銅鍍蓮花瓣輪盤裝釘軸中纏黃絨駕轅諸  
索轆亭高六尺七寸九分四柱長五尺八寸四分檻座皆紅  
髹前二柱戩金柱首寶相花中雲龍文下龜文錦前左右有  
門高五尺一寸九分廣二尺四寸九分四周裝雕木沉香色  
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旁門榻各二及明杖俱紅髹以抹金銅  
鍍花葉片裝釘榻編以黃線條後紅髹屏風上雕描金雲龍  
四其次雲板如之下三榻雕描金雲龍三其次雲板亦如之  
俱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亭內黃線條編紅髹匡軟座下蓮  
花墜石上施花毯紅錦褥席紅髹坐椅靠背上雕描金雲龍  
一下雕雲板一紅髹福壽板一并褥椅中黃織金椅靠坐褥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三

四圍椅裙施黃綺帷幔亭外青綺緣邊紅簾十扇轆頂并圓  
盤高三尺有奇鍍金銅躡龍頂帶仰覆蓮座垂簾頂黃線圓  
條盤上以紅髹其下外四面地沉香色描金雲內四角地青  
緙五彩雲以青飾轆蓋亭內貼金斗拱承紅髹匡寶蓋闕以  
八頂冒以黃綺謂之黃屋中并四周繡五彩雲龍九天輪三  
層皆紅髹上安雕木貼金邊耀葉板八十一片內綵地雕木  
貼金雲龍文三層間繡五彩雲襯板八十一片盤下四周黃  
銅頂裝施黃綺瀝水三層每層八十一摺間繡五彩雲龍文  
四角垂青綺絡帶各繡五彩雲升龍圓盤四角連轆坐板用  
攀頂黃線圓條并貼金木魚轆亭前有左右轉角闌干二扇  
後一字帶左右轉角闌干一扇皆紅髹內嵌雕木貼金龍間

以五彩雲三扇共十二柱柱首雕木貼金躡龍及線金五彩  
蓮花抱柱闌干內四周布花毯亭後樹太常旗二以黃線羅  
爲之皆十有二旒每旒內外繡升龍一左旒腰繡日月北斗  
竿首月鍍金銅龍首右旒腰繡黻字竿首用鍍金銅戟各級  
抹金銅鈴二垂紅纓十二纓上施抹金銅寶蓋下垂青線粉  
箔踏梯一紅髹以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行馬架二紅髹上  
有黃絨匾條用抹金銅葉片裝釘有黃絹幟衣即油縐雨  
衣青氈衣及油合扇梯紅油托叉各一轆以二象駕之玉轆  
亦駕以二象制如大輅而無平盤下十二榻之飾轆亭前二  
柱飾之以博換貼金升龍屏風後無上四榻雲龍及雲板之  
飾天輪內用青地雕木飾玉色雲龍文而太常旗及踏梯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三

馬之類悉與大輅同大馬輦高一丈二尺五寸九分廣八尺  
九寸五分輾長二丈五寸有奇輦座高三尺四寸有奇餘同  
大輅輦亭高六尺四寸有奇紅髹四柱長五尺四寸有奇檻  
座高與輅同四周紅髹條環板前左右有門高五尺有奇廣  
二尺四寸有奇門旁榻各二後榻三及明杖皆髹抹金銅鍍  
花葉片裝釘榻心編以黃線條亭內制與大輅同第軟座上  
不用花毯而用紅毯亭外用紅簾十二扇輦頂屏圓盤高二  
尺六寸有奇上下俱紅髹以青飾輦蓋其銅龍蓮座寶蓋黃  
屋及天輪輦亭制悉與大輅同太常旗踏梯行馬之屬亦同  
大輅駕以八馬備鞍轡轡轡鈴纓之飾小馬輦高廣減大輦  
一尺輾長丈九尺有奇餘同大輦輦亭高五尺五寸有奇紅

採四柱長五尺四寸有奇檻座紅髹四周條環板前左右有門高五尺廣二尺二寸有奇門旁榻各二及明欂後屏風壁板俱紅髹用抹金銅鍍花帶片裝釘亭底紅髹上施紅花毯紅錦褥席外屏紅簾四扇駕以四馬餘同大馬輦步輦高丈二寸廣八尺二寸有奇輦高三尺二寸有奇四周彫木五彩雲渾貼金龍板十二片間以渾貼金仰覆蓮座下雕木線金五彩雲板十二片輦四紅髹中二輦長三丈五尺九寸左右二輦二丈九尺五寸有奇俱以鍍金銅龍頭龍尾裝釘輦亭高六尺三寸有奇四柱長六尺二寸有奇檻座紅髹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香草板十二片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前左右有門高五尺七寸有奇廣二尺四寸有奇門旁紅髹十字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畫

榻各二扇雕飾沉香色描金雲龍板八片下雲板如其數後紅髹屏風上雕沉香色描金雲龍五屏後雕沉香色描金雲龍板三片又雲板如其數俱用抹金銅鍍花葉片裝釘餘同馬輦惟紅簾用十扇輦頂并圓盤高二尺六寸有奇其蓮座輦蓋天輪幃衣之屬俱同馬輦大涼步輦高廣各丈二尺五寸有奇四面紅髹匡裝雕木五彩雲板二十片間以貼金仰覆蓮座下紅髹如意條環板如其數紅髹輦六中二輦長四丈三尺五寸有奇左右二輦長四丈有奇外二輦長三丈六尺五寸有奇前後俱飾以雕木貼金龍頭龍尾輦亭高六尺五寸有奇廣八尺五寸有奇柱紅髹前左右有門高五尺八寸廣二尺五寸有奇四周描金香草板十二片門旁榻各二

後榻三及明欂皆紅髹編以黃線條亭底上施墊氈加紅錦褥并席紅髹坐椅一四周雕木沉香色描金寶相花靠背褥裙帷幔與馬輦同內設紅髹卓二紅髹闌干香卓一闌干四柱首俱雕木貼金蹲龍鍍金銅龍蓋香爐一并香題箸瓶紅錦墩二外紅簾三扇輦頂高二尺七寸有奇又鍍金銅寶珠頂帶仰覆蓮座高一尺三寸有奇垂攀頂黃線圓條四頂用丹漆上冒紅氈四垂以黃氈爲如意雲黃氈綠條四周施黃綺灑水三層每層百三十二摺間繡五彩雲龍文或用大紅羅圓頂以黃羅爲如意雲綠條灑水亦用黃羅頂下四周以紅氈爲帷黃氈綠條四角鍍金銅雲四亭內寶蓋繡五龍頂以紅髹木匡冒以黃綺爲黃屋頂心四周繡雲龍各一輦亭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三

畫

四角至輦座用攀頂黃線圓條四并貼金木魚輦亭左右轉角闌干二扇後一字帶轉角闌干一扇皆紅髹雕木渾貼金龍間以五彩雲板闌干內四周布席其飾及踏梯與馬輦同論曰周制五輅惟玉輅最尊天子乘以祀天建太常十有二旒蓋取法乎天之全數非臣下所敢擬也自金輅而下或以封同姓或以封異姓或以封四衛蕃國是天子之所乘者諸侯亦得而乘之先王豈不知上下等威之有辨哉蓋諸侯在外全乎爲君非若王朝之爲孤卿大夫者僅乘墨綬及夏篆而已自九命至于五命衣服車旗各視其命之數自九旒至于五旒長短多寡各視其位之等此先王所以經邦國而理民人者也漢魏去

周末遠建金根車以祀天猶古之玉輅也至于隋唐五  
輅之制如舊明太祖依準聖訓以為木輅即殷輅遂欲  
乘以祀天蓋取尚質不尚文之義焉然當時乘輿所用  
者不過大輅玉輅木輅而金革象三輅則王公卿士乘  
之天子不欲俯同焉雖曰為之等差以明尊卑之別然  
非先王制作之本意也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三

美

六典通考卷百二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禮器考

服冕

昔者黃帝作冕垂旒以蔽目黹纁以充耳至虞舜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記曰有虞氏皇而  
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皐而  
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衣而養老皇之制無文  
蓋爵弁之類收純黑前小後大冔名出于幬幬覆也黑  
而微白前大後小孔子稱禹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四

一

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其服黼尋則夏商服章蓋與古  
同周監二代典制詳密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等差  
有序古冠曰冔追章甫至周曰委貌委猶安也言安正  
容貌章明也白虎通義云夏十三月為正飾最大故曰  
冔追言其追大也周十二月為正飾微大故曰章甫尚  
未為極其本相當也周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冠飾最  
小故曰委貌委貌也記曰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  
于樂樂  
大也言所以自光也冔名出于幬幬覆也言所以自  
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  
未三王其皮弁素衣則夏商而上非無弁也檀弓又謂  
周人弁而葬商人冔而葬釋者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  
長尺二寸繪其上似爵頭色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然孔

子參酌四代獨服周之冕以其為物小而加于眾體  
之上藻采備飾文不過中故可貴也秦滅去古制郊祭  
之服皆以約玄至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  
還備衰冕之服明帝以公卿衰衣黼黻擬于至尊復  
損略之晉宋以下互有改更後魏北齊服章奇詭隋唐  
始復舊儀宋明二代多仍唐制云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用事祭祀朝會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  
王則衰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  
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六服同冕首飾尊也饗食賓  
衰卷龍衣也鷩神衣也毳屬衣也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  
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日龍次二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日火次五日宗彝皆畫以  
為繪次六日藻次七日粉米次八日龍次九日華蟲皆畫以  
繡則衰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  
三章裳四章凡七也畫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  
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  
衣無文裳刺粉米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也元者  
兵事章弁服弁又以為衣裳眠朝則皮弁服皮弁之服十五  
以為裳王受諸侯凡旬冠弁服旬田也冠弁委貌其服  
朝親于廟則衰冕凡旬冠弁服旬田也冠弁委貌其服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  
數也延冕之服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弁五采纁十  
所貫也今時冠卷常替者廣表以冠紐其舊象與五采纁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弁朱紘纁雜文之名也合五采  
後各十二所謂遠延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紐為紘也  
紘一條屬兩端于武練不言皆有此者此為衰衣之冕十  
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釐衣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  
纁衣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釐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六  
衣之冕三旒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之會會緝中  
用玉七十二

也堪讀如薄借其之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  
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綦下抵也以象骨爲之王之弁  
經弁而加環經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素冠也環  
禮書士服止于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  
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章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章弁  
耳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以爵爲尊聘禮主卿贊禮  
服皮弁及歸饗餼服章弁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  
則爵弁耳爵弁士祭服而王哭諸侯服爵弁即戎亦服之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緇袖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紉衣書  
二人爵弁執惠雜記復諸侯以喪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  
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爵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  
純衣則爵弁雖士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纁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  
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爵其色其笄紘  
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赤  
而微黑如爵頭然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  
固亦多而黑少鄭氏爲二說是自惑也宋皇祐三年詔問  
玉太常禮院奏杜佑通典章弁之制晉以韋爲之頂少尖  
宋因之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即戎則服  
之自此以來無服其制三禮圖韋弁服王及諸侯卿大夫  
之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古者非祭祀朝聘會  
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爲戎服于禮無執玉之文三禮圖誤不足據也  
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羔裘黑中秋獻良裘中秋  
毳毼因其良時而用之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鳥獸  
良裘玉藻所謂黼裘與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功裘人鳥獸  
裘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不會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視省



大裘非古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禮不盛服不

充禮盛者服充大故大裘不裼謂祭也天子玉藻十有二旒

前後遠延龍卷以祭祭先王之服也龍卷龍于衣元端而

朝日聽朔端當為冕元衣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卒食元端

而居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謂大 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

殷火周龍章黻冕服之釋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再湯至周

其明也龍取鞞圓殺直天子直四角直詩韎韐有奭以

作六師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韐也合韋為之赤貌

林氏曰周禮無十二章之文惟有袞冕至元冕說者謂周

登三辰于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夫子于四代禮樂特曰服

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反去三辰之飾文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四

乃不足乎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王者象三

辰之明歷代皆飾于衣周人特飾于旗有何意乎况上公

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別與郊特牲曰祭之日

王被袞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謂日月星辰之章此

魯禮也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何魯之足云豈有周止

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禮乎

秦郊社服皆以約玄以從冕旒前後遂延衿繪也以

漢舊儀凡齊皆衣玄紺緇也衣絳領袞緣縹縹緣縹緣縹

縹長冠緋青衣幘領袞縹縹白帶求雨卑緣衣緇縹縹衣

冬射獵衣流黃仲夏衣黃高西漢服制僅見此條高帝詔羣

臣議天子所服相國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調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可高祖以竹皮為冠及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初元

五年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縹縹為首服秋

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

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天子納其言罷之

馬端臨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

人故滅六國後獲其君之冠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以為

副車烏能參考損益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

椎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

後漢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皋陶篇天子冕

服從歐陽氏說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備五采大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五

赤舄絢屨以承大祭冕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絲裏

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獨旒云以其

綬采色為組纓組纓屬小者郊天祀地明堂則冠之謂人謂

冠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

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畱襄邑獻之云時東平王蒼

議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旒

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

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明肅雖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

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

促漆纒為之制如板以竹為裏謂之劉氏冠祀宗廟諸祀則

冠之皆服約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袴絺示其赤心奉神也

臣議天子所服相國何等議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

地之數中得人和臣請法之中調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可高祖以竹皮為冠及

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初元

五年罷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縹縹為首服秋

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

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天子納其言罷之

馬端臨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

人故滅六國後獲其君之冠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以為

副車烏能參考損益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

椎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  
銳所謂夏之母追殷之章甫也委貌以阜緝爲之皮弁以鹿  
皮爲之石渠論元冠朝服戴望曰元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緝帛帶素韋韋通天冠高九寸

正豎頂少邪却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筭爲述乘輿所  
常服深衣制有袍隨五時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  
施袍單衣阜緝領袖中衣爲朝服云

司馬彪曰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鞞鞞如今貴賤  
有殊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鞞非兵器

于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璫徐廣曰命名璫爲璫以爲章表紱佩既廢  
秦乃以采組連結于璫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

承秦制加以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璜皆以白玉乘輿絡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  
爲祭服云

魏明帝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後漢以來天子冕旒用眞白玉  
珠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

晉郊禮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冕阜表  
朱絲裏廣七寸長二尺二寸加于通天冠上前圓後方垂白

玉珠十有二旒以朱組爲纓無綬佩白玉垂珠黃大旒纓黃  
赤纓紺四采衣阜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古

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絲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絲其  
領袖赤皮爲鞞絳袴赤烏未加元服者空頂介幘釋奠先

聖則阜紗袍絳絲中衣絳袴赤烏臨軒亦袞冕朝服通天

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袍阜緣中衣拜陵黑介幘  
單衣其雜服有青赤黃白緋黑色介幘五色紗袍五梁進賢  
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帽單衣及過江服章多闕  
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舊禮冕十二旒用白  
玉珠今美玉難得可用白璇珠從之

宋制平天冕服更名鞞曰蔽膝其未加元服釋奠先聖視朝  
拜陵等服及雜色紗裙武冠素服並沿舊不改其冠委貌衣

黑而裳素中衣以阜領袖玄冠章弁絳韋戎衣復依漢法袴  
褶因晉初漢立秋日獵服緋幘晉哀帝初博士議改用素元

嘉六年徐道娒表不應素幘詔宜如舊秦始四年詔曰朕以  
大冕純玉纁玄衣黃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五采纁玄衣絳裳乘金輅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  
冕四采纁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

公又以肅冕三采纁朱衣素裳乘革輅征伐不賓講武校獵  
又以宏冕二采纁青衣裳乘木輅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

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齊制平天冠服郊廟臨朝服之舊衰服用織成建武中以織

太重以采畫爲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爲天衣通天冠服絳  
紗袍阜緣中衣乘輿臨朝所服臣下皆同拜陵則黑介幘服

無定色舉哀臨喪白袷單衣亦謂之素服  
梁衣畫而裳繡十二章素帶朱裏以朱絲裨飾其側更名赤

皮鞞爲鞞餘同舊法又有通天冠服絳紗袍阜緣中衣黑烏

是為朝服元正賀畢還儲更衣出所服也其釋奠先聖則阜  
紗袍終絰中衣絳袴襪黑舄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袷單  
衣代古之疑綾皮弁為弔服為羣臣舉哀臨喪則服之天監  
七年周舍議禮有虞氏皇而祭鄭玄云皇畫鳳皇羽也皇是  
衣非冕今衰服宜畫鳳皇王僧崇云冕服無鳳應改為翟又  
裳有圓花于禮無礙是畫飾如葩藻耳藻米黼黻並乖古制  
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以一辰攝三物山龍  
華蟲以一山攝三物藻火粉米以一藻攝三物是為九章今  
衰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云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  
向畫翟差降之文將安寄又曰禮祀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  
存恐未有畫陸瑋等請作古大裘按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八

裘也未可為據六冕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纁為之制式  
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乘輿宴會服單衣  
黑介幘八年改服

白紗

陳乘輿御服皆採梁舊制徐陵等言後漢冕旒用白玉珠晉  
過江用珊瑚雜珠飾以翡翠侍中顧和奏用白璇璣子云  
白璇璣珠是也帝曰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可  
彩畫金色宜塗珠玉之飾任用璠也至天嘉初悉改定依天

監舊制

後魏天興元年始制冠冕然未能得舊制太和中正定前謬  
更造衣冠至熙平二年太傅清和王懌等奏定五時朝服准  
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

後齊衰服阜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織成爲之十二章緣  
絳袴襪赤舄通天金博山冠則絳紗袍阜緣中單其五時服  
則五色介幘進賢五梁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  
通于下大祭祀受朝臨軒拜王公皆服衰冕還宮及齋則服  
通天冠藉田冠冕璪十二旒佩蒼玉黃綬青帶青袜青舄拜  
陵黑介幘白紗單衣釋奠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紗袍春分朝  
日青紗朝服青舄秋分夕月白紗朝服細舄俱冠五梁進賢  
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冠武  
弁黃金附蟬左貂襜類宜社武弁朱衣纂嚴升殿服通天金  
博山冠絳紗袍入溫涼室冠武弁右貂附蟬絳紗服征還飲  
至服通天冠廟中遣上將則衰冕還宮則通天金博山冠賞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九

祖罰社則武弁左貂附蟬元日冬至大小會皆通天金博山  
冠四時暇出宮服通天冠並赤舄明堂則五時俱通天冠各  
以其色服東西堂舉哀服白幘

後周司服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蒼衣蒼冕祀東方上  
帝及朝日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  
央上帝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素衣素冕祀北方上  
帝祭神州社稷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象衣  
象冕十有二章衣裳各六章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于窀  
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衰冕自龍以下九章十二等  
宗彝以下五章在衣藻火以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  
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羣臣巡儀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

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羣祀視朝臨大學入道法  
門貴諸侯羣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  
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裳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  
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標冕通十有二旒巡兵即戎服章  
弁田獵行鄉畿服皮弁皇帝凶服斬衰其吊服錫衰以哭三  
公總衰以哭諸侯抽其半疑衰以哭大夫升十四皆素弁如  
弁之環經一服凡大疫大荒大災則素服縞冠宣帝傳位太  
皇帝冕二十四旒車服旒皆加于前王之數常自帶綬及  
冠通天冠加金附蟬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弁  
令去之

隋高祖將改周制詔曰郊丘廟社可依衰冕之儀朝會衣裳  
宜用赤戎服皆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更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十

詳議太常少卿裴正奏曰後周制冕加為十二與前禮數不  
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  
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  
令起于秦有青旂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于  
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難以經證後魏草創多參胡制故  
魏收稱為違古周氏承統咸請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今  
立夏衰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  
謬謹案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  
如其色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  
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于是採東齊之法乘輿衰冕白珠  
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黹纁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

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  
黼黻為十二章等衣標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標襪  
裾革帶玉鈎鐔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黻隨  
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鈔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  
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  
尺小雙綬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  
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禘封禪朝日  
夕月宗廟社稷藉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元服納后正月受  
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  
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制白紗內單阜領縹襪襪  
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鈔佩綬舄俱與上同若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十一

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  
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  
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  
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烏皮  
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  
服之胡寅曰古之聖王等級分明冕十有二章黻璪纁烏  
尊重禮無與二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為大國  
之卿一狐裘三十年解衣罷冠以朝君子讓其隘隋文儉約  
施之宮闈燕私可也與庶人同服而  
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為法矣  
唐制天子之服十四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廣八寸長一  
尺二寸以板為之黑裘纁裏無旒金飾玉簪導組帶為纓色  
如其綬黹纁充耳大裘緇表黑羔裘為緣纁裏黑領標襟緣

朱裳白紗中單皂領青襟襪朱襪赤舄鹿盧玉具劔火珠  
鏢首白玉雙佩黑組大雙綬黑質黑黃赤白縹綠為純以備  
天地四方之色廣一尺長二丈四尺五百首紛廣二寸四分  
長六尺四寸色如綬又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如大綬而  
首半之闊施三玉環革帶以白皮為之以屬珮綬印章鞶囊  
亦曰鞶帶薄三寸許加金鏤玉鈎釵大帶以素為之以朱為  
裏在腰及鞶皆有裨上以朱錦貴正色也下以綠錦賤間色  
也博四寸緹約貴賤皆用青組博三寸黻以緇為之隨裳色  
上廣一尺以象天數下廣二尺以象地數長三尺朱質畫龍  
火山三章以象三才其頸五寸兩角有肩廣二寸以屬革帶  
朝服謂之鞶冕服謂之黻裳冕者踐阼享廟征還遣將飲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主

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賀臨軒冊拜王公之服也廣一尺二  
寸長二尺四寸金飾玉簪導垂白珠十二旒朱絲紐帶為纓  
色如綬深青衣纁裳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  
章在衣藻粉米黼黻四章在裳衣畫裳繡以象天地之色也  
自山龍以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衣襟領畫以升龍白  
紗中單黻領青襟襪裾鞞繡龍山火三章烏加金飾鷩冕者  
有事遠主之服也八旒七章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衣藻粉米  
黼黻在裳鷩冕者祭海岳之服也七旒五章宗彝藻粉米在  
衣黼黻在裳絺冕者祭社稷饗先農之服也六旒三章絺粉  
米在衣黼黻在裳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五旒  
裳刺黻二章自衮冕以下其制一也簪導劔珮綬皆同通天

冠者三至受朝賀冕者三至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十四梁附蟬  
十二首旒朱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纁翠玉犀簪導絳紗袍朱  
裏紅纁裳白紗中單朱領襟襪白裙襦絳紗蔽膝白羅方  
心曲領白襪烏白假帶其制垂二條帛以變祭服之大帶  
天子未加元服以空頂黑介幘雙垂鬢雙玉導加寶飾三品  
亦加寶飾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六品以下無飾緇布冠者  
始冠之服也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梁九品  
以上一梁武弁者講武出征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舞嚴  
之服也有金附蟬平巾幘弁服者朝日受朝之服也以鹿皮  
為之有攀以持髮十有二珠玉簪導絳紗衣素裳白玉雙珮  
革帶之後有鞶囊以盛小雙綬白鞶烏皮履黑介幘者拜陵  
之服也無飾白紗單衣白裙襦革素襪烏皮履白紗帽者視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主

朝聽訟宴見賓客之服也金飾玉簪導冠支以玉紫裙白袴  
玉具裝珠寶鈿帶有鞶白帽者臨喪之服也白紗單衣烏皮  
履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黻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後  
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襪飾太宗又制翼  
善冠朔望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襪通著之若服袴裙又與  
平巾幘通用著於令其常服赤黃襪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  
合鞶皆起自魏周便於戎事自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  
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顯慶元年長孫無忌等奏日月令孟  
冬天子始裘以御寒啟蟄祈穀冬至報天服裘可也季夏迎  
氣如之何可服伏請郊祀天地服衮冕罷大裘又新禮皇帝  
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按令

文三公亞獻服袞孤卿服毳鷩是天子同於大夫君少臣多非禮之中若降王一等則王服玄冕羣臣服爵弁既細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用矣請諸祭並用袞冕制可無忌等又奏皇帝為諸臣舉哀依禮著素服今令乃云白紵白紵出自近代事非稽古請改從素服從之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準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冕永徽二年高宗用之顯慶修禮改用袞冕則天已來用之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不可通用於寒暑廢不用自是元正朝會用袞冕通天冠大裘祀亦用袞冕餘諸服不復施用十七年朝拜五陵但素服而已朔望常朝亦用常服其翼善冠亦廢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如裙襦皆以白麻朝服於燕見賓客皆以進御亦用烏紗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老叟出望駕有蒼白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西

宋大裘之制開寶通禮皇帝服袞冕出赴行宮祀日服袞冕至大次質明改服大裘而冕出次元豐儀注車駕赴青城服通天冠絳紗袍祀之日服鞞袍至大次服袞冕臨祭集賢校理陸佃言先儒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無旒非是古者裘不徒服其上皆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麕裘且冬裘夏葛以適寒暑郊祀天地有裘無袞則夏祀赤帝與至日祭地祇亦將被裘乎然則王者祀上帝中裘而表袞明矣至夏祀天神地祇則去裘服袞以順時序今欲冬至禋祀服袞被袞餘祀天及祀地祇並請服袞去裘尚舊禮部言隋制以黑羔皮為裘黑緇為領袖及裏緣袂廣可運肘

長可蔽膝案皇侃說祭服下有袍繭袍繭下有中衣朝服褻衣下有裘裘下有中衣則今之視郊中單當在大裘之下其袂廣狹之長短皆當如裘於是神宗始服大裘而加袞冕焉元祐元年禮部員外郎何洵直以陸佃所議可疑者八案周禮節服氏掌祭祀袞冕六人郊祀袞冕二人既云袞冕又云袞冕是袞與裘各有冕今中裘而表袞何以示袞之別古人雖質不應以裘為夏服蓋冬用大裘當暑則以同色緇為之記曰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諸儒或言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或云脫裘服袞蓋袞無同冕兼服之理今乃以二服合為一可乎記曰大裘不褻說者曰無別衣以褻之蓋它服之裘褻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四

圭

不為表褻而冕亦無旒鄭志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為說不與經合古者齋祭異冠齋服降祭服一等鄭氏云王齋服袞冕是袞冕者祀天之齋服也唐開元及開寶禮以袞冕為齋服袞冕為祭服兼與張融臨燔柴脫袞服袞之義合請從唐制詔如洵直議去黑羔皮而以黑緇制焉政和禮大裘青表纁裏黑羔皮為領袖襍朱裳被以袞服中興後無存者紹興十三年詔有司如祖宗舊制以羔製之禮部言關西羊羔天生黑色今有司涅白羔為之不中禮制不如權以緇代從之遂以袞製袞冕亦十二旒焉袞冕之制初因五代之舊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二纁並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

錦表上綬玉為七星旁施琥珀餅犀餅各二十四周綴金絲網劍以真珠襍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條組帶亦謂之平天冠袞服素色日月星山龍雉虎雌七章紅裙藻火粉米黼黻五章紅蔽膝升龍二並織成間以雲朵飾以金釵花鈿窠裝以真珠琥珀襍寶玉紅羅襦裙繡五章青襟襖六采綬一小綬三結玉環三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神帶二繡四神盤結用袞服 白羅中單青羅袂帶紅羅勒錦鹿盧玉具劍玉鏢首鏤白玉雙佩金飾貫真珠金龍鳳革帶紅鞞赤舄金釵花四神玉鼻祭天地宗廟朝饗冊尊號元日受朝冊皇太子則服之乾德元年新造郊祀冠冕帝以多飾珠玉華而且重命改製之景祐二年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去

改制袞冕天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減翠旒並鳳子前後二十四珠旒天板頂上青羅為表采畫出龍鱗紅羅為裏采畫出紫雲白鶴所有犀餅琥珀餅減不用金絲結網子上舊有金絲結龍八今減四亦減絲令細天板四面花墮子素墜子依舊減輕造冠身并天柱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金輪等七寶元真玉碾成金更不用補空卻以雲龍細窠分旒玉鈎二金減去之天河帶組帶款幔帶依舊減輕造納言用青羅采畫出龍鱗錦金梭上棧道依舊用金即減輕製鞋續玉簪袞服八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青羅身紅羅襪續造所有雲子相度稀稠補空更不用細窠亦不使真珠裝綴中單衣舊皂白製造裙用紅羅繡出藻粉米黼黻用回花樣仍舊減

稀製之蔽膝用紅羅繡升龍二雲子補空減輕製之周同依舊細窠不用六采綬依舊減輕織造所有玉環亦減輕帶頭金葉減去用銷金四神帶不用劍佩梁帶鞞舄並依舊治平二年李育奏曰袞冕之飾非事繁侈冕以周官為本凡十二章旒間以采玉加以絃繩并瑱之飾袞以虞書為始凡十二章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由東漢至唐初無珠翠犀寶之飾自大裘廢纈用袞冕古樸稍去法度尚存今宜依舊以羅為之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二寸約以景表尺前圓後方勳上朱下以金飾版則以白玉珠為旒貫之以五采絲繩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珠相去一寸長二尺朱絲組為纈鞞纈充耳金飾玉簪導青衣纈裳十二章八章繪之於衣日月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去

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也四章繡之於裳藻粉米黼黻也錦龍標領織為升龍山龍而下一章為一行重以為等行十二別製大帶素表朱裏朱絲終辟鞞鞞大小綬亦去珠玉鈿窠琥珀玻璃之飾其中單革帶玉具劍玉佩朱鞞之制已中禮令無復改為元豐元年詳定所言少府監袞服其裳八幅不殊前後有違古義請改正裳以七幅殊其前後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紳裳下有純謂之緝紳緝廣各寸半表裏合三寸群臣祭服裳倣此從之政和議禮局更上皇帝冕服之制冕版廣八寸長一尺六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青表朱裏前後各十有二旒五采藻十有二就就間相去一寸青

碧錦織成天河帶長一丈二尺廣二寸朱絲組帶爲纓鞋續  
充耳金飾玉簪導長一尺二寸衰服青衣入章纁裳四章如  
唐制蔽膝隨裳色繡升龍二白羅中單皂襪襪紅羅勒帛青  
羅襪帶緋白羅大帶革帶白玉雙佩大綬六采赤黃黑白縹  
絲小綬三色如大綬間施玉環三朱纁赤烏絲以黃羅延以  
羅衣玄表朱裏長尺六寸前低一寸二分旁緣以金覆於卷  
武之上纁五色貫五色玉前後各十二凡二百八十有八玉  
笄充耳用黃絲紘以朱組一屬於左笄上垂下又屈而屬於  
右笄繫之而垂其餘衣玄八章升龍於山裳纁四章幅前三  
後四旁殺縫腰辟積裨緜之廣皆如舊大帶以緋白羅合而  
紘之上朱下絲束以組爲紐約下垂三尺通天冠絳紗袍亦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六

如之白羅中單領襪以黻服裘則白皂絳紗袍則衣用白  
紗領襪以朱綬大小各一大綬六采青黃黑白襪襪綠下  
垂青絲網上有結垂玉環三小綬制如大綬惟三色大裘絳  
紗袍皆用之革帶博二寸革爲裏緋羅爲表飾以玉鈎組以  
玉鈎鑿通天冠絳紗袍亦用之鞞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  
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佩有衡瑠璃衝牙繫於  
革左右各一上設衡衝下垂三帶貫以蠙珠次則中有金獸  
面兩旁夾雙瑣次設瑠璃下則衝牙居中央兩旁有玉滴子  
行則擊牙烏有約純縹緋羅爲之加金飾服通天冠絳紗  
袍則用黑烏皮爲之常服白烏以絲縹羅表縹裏施勒著  
綦赤烏以朱黑烏以白白烏同通天冠二十四梁金博山附

蟬十二高廣各尺青表朱裏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綉玉  
犀簪導絳紗袍以織成雲龍紅金條紗爲之紅裏皂襪襪  
絳紗裾蔽膝如袍飾並皂襪襪白紗中單朱領襪襪白羅  
方心曲領白縹黑烏佩綬如衰仁宗改承天冠高九寸乾道  
九年又用履袍袍以絳羅爲之折上巾通犀金玉帶繫履則  
曰履袍履襪則曰襪袍履襪皆黑革乘大輦則服通天絳紗  
如常儀常服赭黃淡黃袍衫玉裝紅束帶皂文鞞大宴服之  
赭黃淡黃襪袍紅衫袍常朝服之窄袍便坐視事服之皆皂  
紗折上巾通犀金玉環帶窄袍或御烏紗帽小冠間居所服  
神宗始易以巾高宗後殿早講服帽子紅袍玉束帶或服頭  
巾背子御閱服以金裝甲乘馬大閱則服之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九

遠以祭山爲大禮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縣魚三山  
紅垂飾犀玉乃錯絡縫烏鞞小祀皇帝硬帽紅絳絲龜文袍  
朝服寶魯袞原作寶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鞞謂  
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公服謂之展裏著紫皇帝  
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田獵幅巾擐甲戎裝以  
貂鼠或鵝頂鴨爲扞腰以上祭服郊邱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袞冕制與唐同元日朝會服袞冕朝服通天冠諸祭還及冬至朔  
日受朝臨軒拜王公元會冬會服之制與唐同元日上壽服通天  
冠絳紗袍公服繫履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黃袍九環帶白  
練裙襦六合鞞常服謂之穿執言穿鞞執笏也柘黃袍衫折上頭巾  
九環帶六合鞞



金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後高九寸五分身圍一尺八寸三分并納言表用青羅紅羅為裏週週用金稜天板下有四柱四面珍珠網結子花素墜子前後珠旒共二十四旒各長一尺二寸青碧線織造天河帶一長一丈二尺闊二寸兩頭各有真珠金碧旒三節玉滴子節花紅線組帶二上有真珠金翠旒玉滴子節花下有金鐸子二枚紅線款幔帶一韋纒二真珠垂繫上用金罽子二簪窠款幔組帶鈿窠款幔組帶鈿窠各二內組帶鈿窠四並玉鏤塵碾造玉簪一頂方二寸導長一尺二寸簪頂刻鏤塵雲龍袞用青羅夾製五綵間金繪畫正面日一月一昇龍四山十二上下襟華蟲火虎雌各六對背面星一昇龍四山十二華蟲火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手

各十二對虎雌各六中單一白羅單製羅領襟襖紅羅八幅夾製繡藻三十一粉十六米十六繡三十二徽三十二蔽膝一帶縹襖並紅羅夾製繡昇龍二綬一幅大綬以赤黃黑白綠縹六綵織紅羅托裏小綬三色同大綬銷金黃羅綬頭上間施三玉環皆刻雲龍大綬五百首小綬半之緋白大帶一銷金黃羅帶頭鈿窠二十四紅羅勒帛一青羅抹帶一玉佩二白玉上中下瑣各一半月各二皆刻雲玉滴子各二皆以真珠穿製金鈿鈿獸面水葉環釘涼帶一紅羅裏鏤金上有玉鵝七銜尾束各一金攀龍口以玳瑁板襯釘脚舄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鼻仁飾以珠鞞用緋羅加綿凡大祭祀尊號受冊則服袞冕行幸齋戒出宮或

御正殿則通元冠絳紗袍鎮圭大圭大定十一年太常寺按禮大圭長三八寸上終葵首自西魏隋唐大圭長尺一寸與鎮圭同今御府有故宋白玉圭圓無上綱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擬以御府所藏行禮初太宗親朝始服赭黃自後御袍帶章宗以世宗喪有司請御純吉不從乃服淡袍烏犀帶常朝服小帽紅襖偏帶或束帶

元袞冕以漆紗上覆曰緹青表朱裏四周匝以雲龍冠之口圍縈以珍珠前後旒各十二珍珠為之緹左右韋纒二繫以元統承以玉瑱纒色黃絡以珠冠之周圍珠雲網結通翠柳調珠纒上黃天河帶左右至地球鈿窠網結翠柳朱絲組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手

屬諸弁為纓絡以翠柳調珠簪以玉橫貫於冠袞龍服青羅飾以生色銷金帝星一月一月一升龍曰複身龍四山三十八火華蟲虎雌各四十八袞以緋羅狀如裙飾以文繡十六行每行藻二粉米一繡二徽二中單一白紗絳綠黃勒帛副之蔽膝緋羅有縹緋絹為裏形如襜褕上著之繡複身龍玉佩玕瑪瑙衝牙各一瑣二衝牙以繫瑣珞下有銀獸面塗以黃金雙瑣夾之次有衝下有衝牙傍別施雙的以鳴用玉大帶緋白二色羅合縫為之玉環綬制以訥克實金飾也上三小玉環下青絲織網紅羅鞞紅羅為之高勒履制以訥克實有雙耳二帶約飾以珠鞞以紅綾其冕制多與金同延祐七年命有司製袞冕如古式社稷祭服青羅袍白紗中單紅梅花羅裙藍織

錦綉或綾二紅織錦銅環綬百一十七紅織錦玉環綬紳  
四紅梅花羅蔽膝百一十三革履白綾襪白羅方心曲領黃  
綾佩銅珩者百一十九玉珩者四藍素紵絲帶銀帶四  
銅帶百一十九水角簪金梁冠一百七紗冠十獬豸冠二籠  
巾紗冠四木笏紫羅公服黑漆幘頭展角全二色羅插領鍍  
金銅荔枝帶角帶象笏十三枝木笏百一十枝黃絹單包複  
素紵絲抹口青氈鞵皂鞋窄紫羅衫黑漆幘頭銅束帶黃絹  
單包複皂鞋紫紵絲抹口青氈鞵濟遜漢言一色服也內庭  
大宴服之冬服十有一等服訥克實也金錦克獻爾里克前草  
作法則冠金錦暖帽大紅桃紅紫藍綠布哩頁蘇原作則冠  
七寶重頂冠服紅黃粉皮則冠紅金褶子暖帽服白粉皮則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三

冠白金褶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加銀鼠比肩俗稱  
子達乎原夏服十有五等服塔納圖訥克實綴大珠于金錦  
作若忽夏服十有五等服塔納圖訥克實綴大珠于金錦  
石則冠寶頂金鳳鈸笠服蘇布特圖訥克實綴小珠于金錦  
失則冠珠子捲雲冠服訥克實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布哩  
頁蘇紅毛子塔納則冠珠綠邊鈸笠服白毛子金絲布哩頁  
蘇則冠白藤寶貝帽服馳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  
銀褐黃褐金繡龍五色羅則冠金鳳頂笠各隨其服色服金  
龍青羅則冠金鳳頂漆紗冠服珠子褐七寶珠龍褶子則冠  
黃雅庫特原作寶貝珠子帶後簷帽服青蘇普原作金絲襪  
子蘇普同毛則冠七寶漆紗帶後簷帽  
明冕制前圓後方元表繡裏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采玉十二

珠五采繡十有二就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爲纓黻纒充耳玉  
簪導袞元衣黃裳十二章六章織於衣六章繡於裳白羅大  
帶紅裏蔽膝隨裳色繡龍火山文玉革帶玉佩大綬小綬均  
同唐制白羅中單蔽領青綠襪黃鞵黃舄金飾後更定冕版  
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元表朱裏餘如舊制圭  
長一尺二寸如舊制中單以素紗爲之紅羅蔽膝上廣一  
尺下廣二尺長三尺織火龍山三章革帶佩五長三尺三寸  
大帶素表朱裏兩邊用綠上朱下綠大綬六采黃白赤織成  
純元質五百首凡合單紡爲一系四系小綬三色同大綬間  
織三玉環朱鞵赤舄永樂冕冠皂紗爲之上覆日緹桐板爲  
質衣之以綺元表朱裏前圓後方以玉衡爲冠玉簪貫紐紐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三

與冠武足前體下曰武綬并繫纓處皆飾以金緹左右垂鞋  
纒玉璵朱紘如舊制玉圭長一尺二寸刻其上刻山四以象  
四鎮之黃綺約其下別囊韜之金龍文袞十有二章元衣八  
章日月龍在肩星辰山在背火華蟲宗彝在袖每袖皆織成  
領標襪襪者袖端纒裳四章織藻粉米黼各二前三幅  
後四幅辟積裊褐如宋制中單素紗爲之青領標襪領織  
黻文十三蔽膝隨裳色四章織藻粉米黼各二緣有紉施  
於縫中玉鈎二玉佩二各用玉珩一瑪一琚二衡牙一璜二  
瑪下垂玉花一玉滴二珠飾雲龍文描金自珩而下繫組五  
貫以玉珠行則衝牙二滴與璜相觸有聲金鈎二有二小綬  
六采黃白赤繡質三小綬色同鞵舄皆赤色舄用黑鈎純以

黃飾局首嘉靖八年更正其制冠以圓匡烏紗冒之旒綴七  
黃裳衣各六章洪武間舊制日月徑五寸裳前後連屬如  
帷六章馬褂膝膝隨裳色羅為之上結龍一下繡火三繫於  
革帶大帶素表朱裏上緣以朱下以絲革帶前用玉其後無  
玉以佩綴繫而掩之中單及圭俱如永樂間制朱轅赤舄黃  
條綠元 洪武元年定郊廟省牲皇太子諸王冠婚醮戒則服  
 通天冠絳紗袍與唐制同革帶佩綬與衰服同皮弁服朔望視朝  
 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貢外官朝覲策士傳臚皆服之嘉靖  
 以後祭太歲山川諸神亦服之其制用烏紗冒之前後各十  
 二纒每纒綴五采玉十二為飾玉簪導紅組纒其服絳紗衣  
 蔽膝隨衣色白玉佩革帶玉鈎躐緋白大帶白鞵黑舄玉圭  
 長如冕服之圭有脊并雙植絳紗袍本色領襟襖裙紅裳但  
 不織章數中單紅領襟襖裙餘俱如冕服武弁服親征遺將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服之嘉靖八年定制弁上鏡色用赤上十二纒中綴五采玉  
冠若若如星狀鞋衣鞋鞋給俱赤色佩綬革帶如常制  
佩綬及鞋給俱上繫於革帶馬如雲色玉圭  
視鎮圭差小刻上方下有篆文曰討罪安民 常服烏紗折角  
 向上巾盤領窄袖袍束帶間用金琥珀透犀永樂更定冠以  
 烏紗冒之折角向上後名翼善冠袍黃盤領窄袖前後及兩  
 肩各織金盤龍一帶用玉鞵以皮洪武中天子常服網巾嘉  
 靖七年酌古制更名曰燕弁冠匡冒以烏紗分十有二瓣金  
 線歷之前飾五采玉雲各一後列四山朱條為組纒雙玉簪  
 服如古元端之制色元邊緣以青兩肩繡日月前盤圓龍一  
 後盤方龍二邊加龍文八十一領與兩祛共龍文五九社同  
 前後齊共龍文四九襯用深衣之制色黃袂圓祛方下齊負  
 繩及踝十二幅素帶朱裏青表綠緣邊腰圍飾以玉龍九元

履朱絳紅纒黃結白鞵

論曰周官詳五冕之制而大裘之冕禮無明文後儒因  
 之互滋異議有謂裘衰同冕者有謂裘冕無旒者有謂  
 臨燔柴脫去大裘而服衰冕藻十有二旒者凡此皆禮  
 家附會之說得彼而遺此未有以信其必然也夫言裘  
 衰同冕者謂其衷裘而表衰也記曰盛服不裼大裘不  
 裼如使服裘于內表衰于外豈不裼之義乎且冬至圓  
 丘盛德在水其時裘與衰同服可也若夏日祭地祇于  
 方澤之上而亦以裘衰同服可乎夫言裘冕無旒者以  
 天地尚質而無文也不知冕而無旒乃一命之服子男  
 之國為大夫者服之今以天子行郊天之盛禮而服一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四

命之服下同子男之大夫豈所以示尊敬又非陶匏瓦  
 器之類也若夫臨燔柴而脫大裘經傳皆無明據特張  
 融一人之說其冕之與衰同乎異乎未可知也至政和  
 禮以黑緇代黑羔是大衣而非大裘則顯與經文戾矣  
 隋文帝矯後周之失革除十二服而復古五冕之舊制  
 可云卓特之見至唐長孫無忌等疑君與臣同服遂去  
 驚以下四冕自後人主所御者惟衰冕十二旒而已是  
 又信今而不信古之過也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行則設兵而後出  
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  
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凡以顯至尊務戒謹示慎重  
也慎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自黃帝以弧矢威天下盛  
德神功振古無二然猶假師兵為營衛至成周而有宮  
正宮伯虎賁諸子其儀遂大備焉漢武帝每上甘泉列  
鹵簿車千乘騎萬匹其居前殿則植戟懸楯以戒不虞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十

所由來者遠矣唐書始列儀衛志自後史官相因不廢  
蓋儀言其文衛象其武而天子車駕出入次第則謂之  
鹵簿尊君諸臣體統攸關迹其聲容文采雖非盡三代  
之盛制亦秩秩乎可觀焉其衛兵已詳宿衛考不重出  
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  
節教樂儀故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肆夏采薺皆樂  
節名或曰昔遠詩若今時行禮於太學能出以鼓吹為節行  
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王出既服至堂而肆夏作出路  
門而采薺作其反入至應門路門亦如之此謂步迎賓客王  
如車出之車登車於大寢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  
西階之前及降於階之前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凡馭路  
行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謂五路也行謂大寢  
至路門至應門凡馭路儀  
以鸞和為節舒疾之法也鸞在衛  
和在轅皆以金為鈴齊僕掌馭金以賓道  
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瀟儀如齊車朝夕朝掌馭車

之政令 司常王建大常道車載旒旒車載旒王畫日月象  
天明也道車  
樂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旒車木路也王以田  
以駟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路不出

禮書觀禮天子乘龍載大旒象日月升龍降龍郊特牲曰  
旒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魯頌與明堂位言魯  
用天子之禮亦曰龍旒承祀旒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左傳  
一曰三辰旒旒昭其明也然則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  
備弧矢重牙以備旒之側飾之以旒垂之以鈴人臣有  
功則書於其上考工記曰弧旌柱矢以象弧明堂位曰乘  
大路載弧鞬觀禮侯氏載龍旒弧鞬左傳曰錫鸞和鈴爾  
雅曰有鈴曰旒書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司勳凡有功者  
銘書於王之太常觀此則太常之制可知常之三辰日月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二

北斗與衣服畫星辰不同曲禮曰招搖在上穆天子傳稱  
天子尊盛建日月七星漢郊祀歌曰招搖靈旗則後世旗  
亦畫北斗也宋建隆中將郊祀陶穀建議取天文角攝提  
孛星之斗旗二十八宿旗十二辰旗龍墀十三旗五方神  
旗五方鳳旗四瀆旗時有黃鸞鸚鵡白兔及馴象自來又  
作金鸞鸚鵡玉兔馴象旗太祖又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  
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月旗君王萬歲旗天下太  
平旗各一師子旗二金鸞旗金鳳旗各一五龍旗五凡二  
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制與古異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車  
王自整齊之車也前之者已駕王  
未乘之時陪乘參乘謂車右也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  
則供而

式居馬前御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

之儀行道德之車王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

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表尊隸僕王行洗乘石

乘石王所登大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前驅如今道

左自馭不參小臣詔相王之小瀛儀小法儀趨行王之燕

出入則前驅燕出若今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

後雖羣行亦有局分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

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也中士為之帥焉節服氏掌祭祀

朝觀衰冕六人維王之常服衰冕者從王服也維維之以

持之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

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而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辟行人若今卒大司寇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以下

也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為王道辟除人若今時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屬士師士師王燕出入則前驅而

辟道王且鄉士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

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為之

前驅而辟鄉士為三公道也若今時三遂士若邦有大事

聚眾庶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大事王六卿若有

邦事則為之前驅而辟縣士若大夫有邦事則為之前驅

而辟天子左五鐘右五鐘凡律呂十二各一鐘天子宮縣

天子將出則撞黃鐘右五鐘皆應黃鐘在陽陽氣動西

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

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磬合於樂然後太師奏登車告

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蕤賓在陰東以治容貌在內

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玉色反其正性然後少師奏登堂

就席告入也

秦法羣臣侍殿上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又有陛盾郎得半相代及始皇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

車八十一乘周制良車散車不在馬者給游燕及思惠之賜

有沾沾也則屬車之流周未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

皂蓋赤裏木輻輳戈矛弩箭尚書御史所載最一乘懸豹尾

豹尾以前為省中豹尾施之道路須後屯圍乃解

周禮辨載法物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何承天謂戰國並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稜宜是秦矣晉武嘗問侍

臣旄頭何義彭推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

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張華曰有是而事不經臣謂州士之

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徐爰曰彭張之說無所承據案天

文畢昂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昂員因

其象星經昂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皮毛冠也

漢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

宮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陸數百人俠與挾同

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史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

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上傳告下為臚於是

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

次奉賀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為旗在前屬車在後翠

鳳之駕天子乘車為鳳旌旗鼓車施頭先驅施頭以羽林為

長衣結衣在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左御者居中又有

一人處車右以備領名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

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干乘萬

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法駕京兆尹奉引侍中驂乘奉

御屬車三十六乘大駕儀仗通號鹵簿唐人謂鹵簿也

甲騎之別凡兵衛以甲騎居外為前

甲騎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

令皆有鹵簿為君臣通稱或謂石季龍以女騎千人為一鹵

簿皇帝起居內百官所使按傳藉而後出入營衛周歷

書夜誰何殿門外署屬衛尉殿內郎署屬光祿勳黃門鈞盾

近署屬少府輦動則左右傳帷幄者稱警車則衛官填街騎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入卿執兵奉引

先置索室清宮而後往

後漢皇帝臨軒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

郎虎賁旄頭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陞端

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門廷尉監平分陞東西中華

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門南止車門宣陽城門軍

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尚

書令以下應陞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

刻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褒冕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

面禮畢出宮大駕御鳳皇車以金根為副惟上陵及遭大喪

施之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

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或曰四前驅有九旂雲

罕旂車有九乘武王剋鳳凰闕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

者編羽旄列繫轡旁建蓋在中以銅作鸞鳥車衡上後有金

鉦黃鉦黃門鼓車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皂

蓋赤裏木輻戈矛弩箠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豹

尾以前比省中記前載虎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

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

黃門副尚書主者即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法以

督正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

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

左纛金鏤方鉉繁纓重轂副牽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樓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文畫轡龍首鸞衡重牙班輪升龍飛輪飛輪以提油廣入寸

長注地畫左着龍右

白虎繫諸馬之文案乘輿金鏤方鉉插翟象鏤也用象牙

龍畫總沫升龍赤扇汗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

鳥節赤膺

魏文帝受禪多因漢制何融許都賦元正大饗壇彼咸熙二

年命晉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

車置旄頭雲罕雲罕疑是畢罕詩序曰齊侯田獵

晉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大駕鹵簿先象車鼓

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屋令駕一中道或道候二人駕一

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

一分三道鼓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皂車駕一中道次河南

中部掾中道河橋係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  
 駟載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河南主記駕一中道  
 次司隸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  
 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載吏六人次司隸主部駕一中道次  
 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掾中道五官掾居左功曹  
 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駕駟載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  
 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  
 太常駕駟中道載吏六人大常外部掾居左五官掾功曹史  
 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記居左衛尉居右並  
 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東西捕賊倉戶等曹屬  
 駕一列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八

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  
 中道三公騎令史載各八人鼓吹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  
 駕駟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  
 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二行戟  
 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  
 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  
 鼓吹各一部七人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匹命中督二  
 人分領左右各有載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  
 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各二行戟楯在外刀楯  
 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黃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  
 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

橋弓矢弩並熊渠伏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次御史  
 中丞駕一中道次武賁郎將騎中道次九遊車中道試剛車  
 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闕戟車駕駟中道長  
 戟斜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  
 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郎三人都官郎中道駕部在左中  
 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騎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  
 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  
 九尺橋弓矢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列騎次典兵中郎中道  
 督攝前却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  
 舉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郎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  
 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八

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  
 行次柵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大將軍參乘左  
 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引大戟楯二行九尺楯  
 一行刃楯一行細弩一行細跡禽一行棧斧一行刃楯一行  
 連細楯殿中司馬都尉校衛左右各十三行金根車建青旂  
 旂十二左將軍騎右殿中將軍持鸞腦斧夾車車後衣書主  
 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尚華蓋中道侍中騎常侍  
 黃門侍郎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  
 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秘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  
 中監騎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大輦中  
 道太官令丞在左大醫令丞在右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

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白安車次  
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旂如車色立車  
正盛旌安車斜拖之次鬪猪車駕駟中無旗次耕耜車駕駟  
中道赤旗十二旒熊渠督左飲飛督右次御韶車次御四望  
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  
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郎六人分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  
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蘭臺令史左右  
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  
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  
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  
道左右護駕尚書郎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鉞車駕三中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九

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并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  
左右各十三人次卓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  
部掾右五官掾功曹史並駕一次大鴻臚駕駟載吏六人次  
大司農引從中道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  
騎史四人鈴下二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人朱  
衣次領軍將軍中道鹵簿左右各二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  
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右軍將軍在右各鹵簿鼓  
吹如左軍前後次越騎校尉在左屯騎校尉在右各鹵簿鼓  
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騎遊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  
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執角金鼓鈴  
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繼扇幢麾各一騎

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掾騎從次騎十隊  
隊各五十四將一人持幢一人持鞞一人並騎在前督戰伯  
長各一人並騎在後郎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  
鞞角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稍次大戟  
一隊九尺楯一隊刀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五隊隊各五十  
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鞞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  
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并領之其屬車因後漢制復制御衣御  
書御韶御藥等車駕牛陽燧四望幟皂輪小形東晉元興時  
屬車唯九乘永和石虎死後舊工人奔歸國稍造車輿太  
元中苻堅敗後又得偽車輦於是屬車增爲十二乘

宋元嘉儀皇帝將出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十

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闕東中華雲  
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畱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生  
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  
上閭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  
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  
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  
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  
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騶讚陛  
者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  
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



衛鈹戟虎賁毛頭文鵞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帳省至哺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鈹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箸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衛從如常儀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畱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閣亦如常儀孝建中尚書令建平王宏議屬車起秦八十一乘及三十六乘並不出經典自胡廣蔡邕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十一

說耳又是從官所乘非常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則儉不中禮帝王文物旗旒皆十二為節今宜依禮十二乘為制

齊制時乘輿無副王儉議曰昔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今蓋衣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亦曰五時副車青萌車是謂掄輿車

梁制臺門闕禁衛皆嚴侍中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侍中扶左常侍扶右黃門侍郎一人執曲直華蓋從至階降輿納舄升坐尚書僕射沈約議御出乘輿至太極殿前納舄升階尋路寢本人君居處不容自敬宮室案漢氏乘小車升殿請自今宜乘小輿至太極階乃乘版輿升殿制可出行則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馭法駕

小駕皆侍中驂乘奉車郎馭公卿不引其餘行幸送往勞旋則槩仗近譙則隊仗三駕法天二仗法地陳氏承梁亦無改革

後魏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雁行前驅皮軒開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不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雁行更為方陣鹵簿列步騎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十一

內外為四重列標建旌通門建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箱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車後魏除伯男爵旒麾蓋信幡及散官禱服皆絳黑

後齊天子御正殿唯大正夾侍兵仗悉在殿下郊祭鹵簿則督將平巾幘緋衫甲大口褱

後周左右武伯掌內外衛之禁令兼六率之士皇帝臨軒則備三仗於庭服金甲執金鈿杖立於殿上東西階之側行則列兵於帝左右從則服金甲被繡袍左右小武伯各二人貳之服執同武伯分立大武伯下及靈門之左右墊行幸加錦袍左右武賁率掌武賁士其隊器服皆玄以四色飾之各總

左右持鉞之隊皇帝臨露寢則立左右三仗第一行之南北出別分在隊之先後其副率貳之左右旅賁率掌旅賁士其隊器服皆青以朱飾立三仗第二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射聲率掌射聲士器服皆朱以黃飾立三仗第三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驍騎率掌驍騎士器服皆黃以皓飾立三仗第四行之南北其副率貳之左右遊擊率掌遊擊士器服皆白以青飾其副率貳之武賁已下六率通服金甲師子文袍執銀鉞檀板副率通服金甲獸文袍各有倅長帥長相次陪列行則引前倅長通服銀甲豹文袍帥長通服銀甲鷄文袍自副率已下通執獸環銀飾長刀凡大駕則盡行中駕及露寢半之小駕半中駕常行軍旅衣色尚烏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幸

隋制臨朝大仗則領左右大將軍二人分在左右廂左右武衛開府各領三仗六行在大仗內行別六十大都督一人領之御都督一人後之大駕則執黃麾仗其次戟二十四左青龍幢右白獸幢罕畢各一鉞金二十四金節十二道蓋獸文絳引幡朱幢爲持鉞前隊應蹕大都督二人領之在御前橫街南左右武衛大將軍領大仗左右廂各六行行別三百六十人大督一人領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駕車備八十一乘並如犢車紫通幟朱絲絡網黃金飾駕一牛在鹵簿中單行正道既而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曰此起於秦遂爲後式張衡賦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此漢制帝曰大駕用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除之大

駕鼓吹並朱漆畫大駕鼓吹小鼓加金鐃羽葆鼓鏡鼓節鼓皆五采重蓋其羽葆鼓仍飾以羽葆長鳴中鳴大小橫吹五采衣幡緋掌畫交龍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大鼓長鳴大橫吹節鼓及橫吹後笛簫篳篥箱桃皮篳篥等工人服皆緋地苜文爲袍袴及帽羽葆鼓鏡及歌簫笳工人服並武弁朱襪衣革帶大角工人平巾幘緋衫白布大口袴其鼓吹督帥服與大角同以下準督帥服亦如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西

爲之四曰朔仗以朔衛爲之皆服鷄冠緋衫袂五曰散手仗以親勳朔衛爲之服緋紵縵縵縵野馬皆帶刀提仗列坐于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下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有押官有知隊仗官朝堂置左右引駕三衛六十人左右衛三衛年長疆直能糾劾者爲之分五番有引駕仗飛六十六人以仗飛越騎步射爲之分六番每番皆有主帥一人坐曰引駕官中郎將郎將各一人檢校引駕又有千牛仗以千牛備身備身左右爲之千牛備身冠進德冠服絳褶備身左右服如三衛皆執御刀已箭升殿列御座左右內外諸門以排道人帶刀提仗而立號曰立門仗宣政左右門仗內仗皆分三番而立號曰交番仗

每朝第一整齊絕訖持更稍皆舉張弓者攝箭收弩立門  
隊及諸隊仗皆立于廊下第二整齊聲接按稍強弓收鋪諸  
門隊元日冬至大朝會宴見蕃國王則供奉仗散手仗立于  
殿下黃麾仗樂縣五路五副路屬車輿輦轎二輪一陳侍中  
于庭扇一百五十有六三衛三百人執之陳于兩廂 侍中  
奏外辦皇帝步出西序門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開左右  
雷扇各三左右金吾將軍一人奏左右廂內外平安通事舍  
人贊宰相兩省官再拜升殿內謁者承旨喚仗左右羽林軍  
勤以木契自東西閣而入內侍省五品以上一人引之左右  
衛大將軍將軍各一人押之二十人以下入則不帶仗三十  
人入則左右廂監門各二人千牛備身各四人三衛各八人  
金吾一人百人入則左右廂監門各六人千牛備身各四人  
三衛三十三人金吾七人二百人則增以左右武衛威衛領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五

軍衛金吾衛翊衛等凡仗入則左右廂加一人監捉永巷御  
刀弓箭及三衛帶刀入則曰仗入三衛不帶刀而入則曰監  
引入朝罷皇帝步入東序門然後放仗內外仗隊七刻乃下  
常參較朝日六刻即下宴蕃客日隊下復立半仗于兩廂  
望受朝及蕃客辭見加繡稍隊儀仗減半凡千牛仗立則全  
仗立太陽虧昏塵大霧則內外諸門皆立仗泥雨則延三刻  
傳點大駕鹵簿將發乘黃令進路於太極殿西階南向千牛  
將軍一人執長刀立路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立侍臣之前  
贊者二人既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天子乘輿以  
出降自西階曲直華蓋警蹕侍備千牛將軍前執輿天子升  
路太僕卿授綬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郎前奏請法

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前奏請發駕動警蹕鼓傳音  
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千牛將軍夾路而趨駕出承天  
門侍郎乘馬奏駕少留敕侍臣乘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  
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乘馬贊者承傳侍臣皆乘侍衛之官  
各當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後部  
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路前贊者在供奉官內  
侍臣乘畢侍郎奏請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侍郎  
復位千牛將軍升侍郎奏請發導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  
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  
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一人執二人引  
二人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戎服分左右次金吾大將軍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六

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執褰稍騎從自龍騎以前檢校次金吾  
果毅二人領虞候仗飛四十八騎夾道單行分左右引黃麾  
仗次外鐵甲仗飛二十四騎並行分左右廂各六重引步甲  
隊次朱雀旗一騎執二騎引二騎夾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  
四十人執橫刀稍弩弓箭騎從次龍騎十二各一騎執並戎  
服被大袍橫行正道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  
亦二人護後副等二分左右金吾果毅二人騎領次指南車  
次記里鼓車次白鷺旗車十二旗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駕  
四馬駕士各十四人匠一人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並行正  
道騎帶橫刀自皮軒車後均布至細仗前一重弓箭相間金  
吾果毅一人檢校次鼓吹令二人次柷鼓十二面金鉦十二

面次大鼓百二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鏡鼓十二面歌籥各二十四次大橫吹百二十具節鼓二面笛簫筆築笳桃皮筆築各二十四次柷鼓十二面金鈺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籥各二十四自前柷鼓以下工人皆自副並騎分左右橫行每鼓皆二十人夾每隊皆有主帥皆五人以上統領次殿中侍御史二人次黃麾一人執二人騎夾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塵舉士八人次柷鼓金鈺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與正道匠一人舉士四十人十二次前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騎分左右次天色繡幟一次金節十二次罕畢各一左罕次朱雀幄一次左青龍幢右白武幢次導蓋一又次稍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七

長一次鈿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次左右衛將軍各御馬二十四正分左右次尙乘奉御二人分左右次左青龍旗右白武旗各一左右衛果毅各一人各領三十五人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史二人次拾遺二人次補闕二人並騎次起居郎一人在左次起居舍人一人在右次諫議大夫二人左右次事給二人在左次黃門侍郎二人在左次中書侍郎二人在右次左散騎常侍二人在左次右散騎二人在右次侍中二人在左中書令二人在右自通事舍人以下一人皆步從次香燈一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分左右次班劍儀刀左右廂各十二行次左右衛郎將各一人領散手翊衛三十人橫刀騎在

副使仗稍衛內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稍在散手外均布曲折至後門次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領親勳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分左右在三衛仗內次玉輅太僕卿馭駕士四十一人千牛將軍一人陪乘次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夾五輅次千牛將軍一人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分左右騎在玉輅前次御馬二疋次左右監門校尉各一人在後門內檢校次牙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監當後門十二行仗頭各一人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每隊三十五人並帶稍弩箭橫刀相間前第一隊各大將軍統領鳳旗第二隊各將軍一人領執飛黃旗第三隊各郎將一人領執吉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六

旗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隊三十人每隊各折衝一人果毅一人檢校次大繖二在牙門後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次腰輿一次小團扇四次方扇十二花蓋次大輦一尙輦奉御二人殿中少監一人騎從次諸司侍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正分左右次尙乘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小扇十二次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次俛倪十二次玄武幢一次絳麾二次細稍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史二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金吾果毅一人領橫行十重次後部鼓次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籥笳各工人二十四次鏡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籥笳各工人二十四次小橫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筆築笳桃皮筆築各

工人二十四次芳輦主輦二百人次小輦一主輦六十人次  
 小輦一奉輦十二人次尙輦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左右武衛  
 五牛旗輿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在左白黑在右各八人執左  
 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次乘黃令一人丞二人騎金輅次  
 象輅次革輅各駕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輅各駕四馬駕士各  
 二十八人次耕根車駕士三十二人次安車次四望車駕士  
 各二十四人次羊車小吏十四人次屬車十二駕牛駕士各  
 八人次門下中書省秘書省殿中等局官各一人並騎分次  
 黃鉞車駕士十二人次豹尾車駕士十二人次左右威衛折  
 衝都尉各一人領掩後二百人各執大戟刀楯弓箭及弩各  
 五十人爲一行並橫行次左右領軍將軍各一人各執標稍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九

步從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四十八隊前後各二十四隊並  
 鑿鎧弓刀楯五色相間隊引各三十人次左右廂黃麾仗廂  
 各十二部部各十二行並執弓刀戟楯及孔雀毳鵝毛毳雞  
 毛毳等行引十人左右領軍黃麾仗首尾廂各五色綉幡二  
 十口十口引前十口引後廂各獨揭鼓十二重重二人在黃  
 麾仗外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各大  
 將軍一人檢校黃麾仗次受仗左右廂各十八人廂別二百  
 五十人執受二百十五人執又每受一又一廂間次諸衛馬  
 隊左右各二十四隊從十二旗隊別主帥以下四十人每隊  
 皆折衝果毅一人檢校前第一隊辟邪旗二隊應龍旗三隊  
 玉馬旗四隊三角獸旗五隊黃龍負圖旗六隊黃鹿旗七隊

飛麟旗八隊駛騮旗九隊鸞旗十隊鳳旗十一隊飛黃旗十  
 二隊麟旗十三隊角端旗十四隊赤熊旗十五隊兕旗十六  
 隊太平十七隊犀牛旗十八隊鷄鵠旗十九隊驪駒旗二十  
 隊騶牙旗二十一隊蒼烏旗二十二隊白狼旗二十三隊龍  
 馬旗二十四隊金牛旗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金吾  
 折衝一人領五十騎分執稍弩次玄武隊前大戟隊後當正  
 道執受仗行內置牙門二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次牙門左  
 右廂各開五門門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第一門在左  
 右威衛黑質步甲隊後白質步甲隊前第二在左右衛步甲  
 隊後左右領軍黃麾仗前第三在左右武衛黃麾仗後左右  
 驍衛黃麾仗前第四在左領軍衛黃麾仗後左右衛步甲隊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五 辛

前五門在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後黑質步甲隊前右自清  
 遊以下諸衛將軍並平巾幘紫襴褱大口袴錦騰蛇金隱起  
 帶弓箭橫刀中郎將折衝果毅皆平巾幘緋襴褱大口袴錦  
 騰蛇銀梁金隱起橫刀弓箭仗飛執旗人引駕三行並武弁  
 緋襴褱大口袴供奉並武弁朱衣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  
 導駕官並朱衣冠履衣本品服其工人駕官並絳衣平巾幘  
 餘並戎服若法駕減大駕太常卿司徒兵部尙書白鷺車辟  
 惡車大輦五副輅安車四望車屬車減四其清游隊持鈸隊  
 玄武隊皆四分減一諸隊鼓吹三分減一餘同大駕縣令御  
 史大夫以前威儀亦三分減一小駕又減法駕御史大夫指  
 南記里鼓鸞旗皮軒象輅革輅木輅金根羊車黃鉞車豹尾

車屬車小輦小輿諸隊仗及鼓吹各減大駕半餘同法駕絲  
令州牧威儀減半其新製莛文旗雲旗刀旗肆神幢長壽幢  
及左右千牛將軍衣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左右驍衛大蟲  
文左右武衛瑞鷹文左右威衛豹文左右領軍白澤文左右  
金吾辟邪文左右監門師子文並綉爲袍文將軍中郎將皆  
同

五代漢乾祐中宮中置主輦十六人奉足一人掌扇四人持  
踏牀一人並服文綾袍銀葉弓脚幙頭尙宮一人寶省一人  
高鬟紫衣書省二人紫衣弓脚幙頭新婦二人尙髮青袍大  
將二人紫衣弓脚幙頭童子執紅絲拂二人高鬟髻青衣執  
犀盤二人帶鬚頭黃衫執翟尾二人帶鬚頭黃衫雞冠二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五

三

紫衣分執金灌器唾壺女冠二人紫衣執香爐香盤分左右  
以次奉引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宋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正旦冬至五  
月朔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設大仗月朔視朝設半仗外  
國使來設角仗發冊受寶設細仗鹵簿四一大駕郊祀大饗  
用之二法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小駕朝陵封祀奉  
謝用之四黃麾仗親征省方還京用之黃麾大仗五千七十  
五人仗首左右廂各二部絳引幡十執各一人左右領軍衛  
大將軍各一員左右領軍衛折衝掌鼓一人帥兵官一十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一

次執儀刀部十二行每行持各十人後部并第一行黃雞四  
角凡龍頭竿持第二儀鎧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龍頭竿持第四  
鳥戟第五排鳳六角龍頭竿持第六細弓矢第七白鶴四角龍頭竿持第八  
朱騰絡盾刀第九阜鵝六角龍頭竿持第十細弓矢第十一稍第十  
二綠騰絡盾刀揭鼓二掌鼓二人後部以上排列左右廂次  
廂左右各三部左右屯衛左右武衛并大將軍左右衛將軍  
各一員第一果毅第二第三折衝各一員于仗首左右廂第  
一部之南相向持黃麾幡二人在當御廂前各立當御廂左  
右各一部左右衛果毅各一人于玉輅前分左右并北向次  
後廂左右各三部第一左右驍衛將軍第二左右領軍衛折  
衝第三左右領軍衛果毅各一員次左右廂各三部左右武

衛將軍左右屯衛將軍左右領軍衛折衝各一員各在網子  
鷓鴣旗之前東西相向左右廂各步甲十二隊第一隊左  
右衛果毅第二左右衛第四左右衛第六左右武衛第八  
左右屯衛第十第十二左右領軍衛折衝各一員第三左右  
衛第五左右武衛第七左右屯衛第九第十左右領軍  
衛并果毅各一員每隊旗一獵鷓鴣鹿金鷓鴣瑞麥孔雀  
野馬犛牛甘露網子內第十二隊刀盾弓矢相間分十二隊  
各隊三十人五重左右廂後部各十二隊第一第二左右衛  
第五第七左右武衛第七第十二左右領軍衛并折衝第三  
第四左右武衛第八第九左右屯衛并果毅每隊旗二角觿  
赤熊兕太平馴犀鷓鴣馴駟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次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二

五人爲一列弓矢十人爲二重稍二十人爲四重眞武隊金  
吾折衝都尉一員仙童眞武騰蛇神龜旗各一執各一人擲  
稍二人弩五人爲一列弓矢二十一人爲四重稍二十五人  
爲五重尙輦陳孔雀扇四十于簾外執各一人陳輦輿于龍  
墀太輦在東部押執擎二百二十有二人腰輿在南一十有  
七人小輿又在南二十有五人皆西向平輦在西逍遙在南  
共三十七人皆東向設繖扇于沙墀方繖二分左右執繖將  
校四人團龍扇四分左右執扇都將四人方雉扇一百分繖  
扇之後爲五行執扇長行一百人押當執掌二人各立團龍  
扇之北金吾引駕官二人分立團扇之南文德殿入閣之制  
唯殿中省細仗與兩省供奉官班于庭正衙視朝之禮左金

吾引駕官一人四色官二人各帶儀刀被金甲天武官一人  
判殿中省一人排列官一人扇二方繖一金吾仗碧欄十二  
各執儀刀兵部儀仗排列職掌一人押隊員僚二人黃麾幡  
一告止幡傳教幡信幡各八龍頭竿戟各五十西面右金吾  
引駕官以下皆如東面天武官東西總百人門外立仗其東  
青龍旗一五嶽旗五五龍旗十其西白虎旗一五星旗五五  
鳳旗十御馬東西皆五匹每匹二人御龍官四人設御幄于  
殿後閤其日左右金吾將軍常服押本衛仗殿中省官押細  
仗東西對列俟皇帝受朝降坐放仗乃退黃麾半仗供二千  
二百六十五人殿內仗首左右廂各一部每部一百二十四  
人在金吾仗南東西相向絳引幡十執各一人分部南北爲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三

五重當御廂左右部同左部在帥兵官東右部在帥兵官西  
各爲十重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員居部之中次廂左右  
第一第二第三部同掌鼓一人次大將軍後次廂左右第一  
并當御廂左右部次果毅次廂左右第二第三次折衝次後  
廂左右部次將軍帥兵官十人分部南北爲五重北在絳引  
幡之南南在絳引幡之北次廂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部在部  
之南北當御廂次後廂左部在黃麾東右部在黃麾西執儀  
刀部十行行十人每色兩行爲五重次廂左右第一第二第  
三部同當御廂次後廂左右部每色一行爲十重左部以東  
爲首右部以西爲首並次帥兵官第一行龍頭竿黃雞四角  
擎凡擎皆持以龍頭竿第二儀鎧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

警第四烏戟第五緋鳳六角警第六細弓矢第七白鵝四角  
警第八朱滕絡盾刀第九阜鵠六角警第十稍揭鼓二掌揭  
鼓二人分立緋警烏戟後當中次廂左右第一第二第三部  
同當御廂次後廂并一在儀鎗青警間一在弓矢白警間與  
後行齊次廂左右各三部每部一百一十五人次左右廂仗  
首之南東西相向第一部左右屯衛大將軍及果毅各一員  
第二部左右武衛大將軍第三部左右衛將軍各一員折衝  
各一員黃麾幡二分立當御左右廂前中間北向當御廂左  
右各一部每部一百二十四人在殿門內中道分東西并北  
向次後廂左右部同大慶殿列于樂架南左右衛果毅各一  
員左在部西右在部東次後左右廂將軍準此次後廂左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四

爲四重眞武隊五十七人在端禮門內中道北向太慶殿于  
殿門外并有金吾折衝都尉一員僊童眞武騰蛇神龜等旗  
各一幟稍二人弩五人爲一列弓矢二十人爲四重稍二十  
五人爲五重排列仗隊職掌六人分立仗隊之間殿內四人  
殿外二人殿中省尙輦陳扇二十于簾外執扇殿侍二十人  
陳腰輿小輿于東西朵殿腰輿在東小輿在西都將各一人  
輦官共四十人陳繖扇于殿下方繖二團龍扇四并分左右  
夾繖執扇各一人將校或節級方雉扇六十作三重在繖扇  
南稍前四色官四人二人立于將軍南與繖扇一列宣赦放  
仗二人在引駕南執儀刀引駕官二人在親從官後長行二  
十四人在四色官之南排列官二人在長行之南次金甲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五



九十人宣德門泰禋門并陳于大黃龍旗之南東西相望太廟陳于西極星門外大黃龍旗之西少南視赤龍旗為列南北相望龍旗執紼各十二人左右有日月旗各一次君王萬歲一宣德門泰禋門在路東太廟在門外路南次獅子旗二左右有金鸞金鳳旗各一次五方龍旗各一青黃赤龍旗宣德泰禋門在東太廟在南黑白龍旗宣德泰禋門在西太廟在北天下太平旗一宣德泰禋門在路西太廟在路北以上旗皆在車駕前發仗內執紼人并錦帽五色袍繡寶相花衫錦臂鞵革帶遠使朝紫宸殿用黃麾角仗各一千五百六人殿內黃麾幡二次四色官之南分左右仗首左右廂各一部每部一百四十人朵殿下稍南絳引幡十分部南北各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六

五重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員在部中稍南次廂左右第一第二部同掌鼓一人次大將後次廂左右第一部次果毅第二部次折衝帥兵官十人分部南北北在絳引幡之南南在絳引幡之北次廂左右第一第二部在部南北各為五重執儀刀部九行每行持各十人第一龍頭竿黃雞四角筆皆持以龍頭竿第二儀鐙五色幡第三青孔雀五角筆第四扇戟第五緋鳳六角筆第六細弓矢第七白鵝四角筆第八稍第九阜鵝六角筆搥鼓一人在緋筆烏戟之後次廂左右第一第二部同次廂左右各二部每部一百五人次左右廂仗首之南第一二部左右屯衛大將軍果毅各一員第二左右武衛大將軍折衝各一員掌鼓以下至掌搥鼓人數并同仗

首殿外左右廂各步甲三隊每隊三十三人第一左右衛第二左右武衛并果毅第三左右驍衛折衝各一員貔金鸞瑞夢旗各一以次分在三隊刀盾三十人為五重內第三隊弓矢左右廂後部各三隊第一隊每隊三十八人第二隊每隊三十三人左右衛左右武衛并折衝左右驍衛果毅角觶太平馴犀旗各二弩五人一列弓矢十人四重第二第三隊為一列稍二十人四重排列仗隊職掌二人次廂第二部之南分左右以上殿內仗隊東西相向排列殿中省尚輦陳輿輦于東西朵殿平輦在東西向逍遙輦在西東向設繖扇于殿下方繖二分左右團龍扇四分左右夾方繖方雉扇二十四分左右各二重在繖扇之後金吾四色官一人文德殿發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七

冊用黃麾細仗共一千四百二人設日旗君王萬歲旗獅子旗金鸞旗青龍旗赤龍旗各一在殿東階東以西為上月旗天下太平旗獅子旗金鳳旗白龍旗黑龍旗各一在西階西以東為上每旗執搥四人俱北向立押當職掌二人分左右立于日月旗南次方繖二團龍扇四夾方繖次金吾上將軍二人將軍四人引駕官四次金甲二次四色官六人內二人執笏餘執金銅儀刀次碧欄二十四人內執金銅儀刀左右各六人在北次都押衙二人立于碧欄之南少退次阜纛旗一十二每旗執搥五人左右金吾仗司員僚各一人押纛立于旗南次青龍旗一在東白虎旗一在西每旗執搥六人員僚二人押旗在旗之北以上并分左右東西向次五方

龍旗在東五方鳳旗在西各二十五每五旗相間各依五色  
排列次五嶽神旗五在東五星神旗五在西各依方位排列  
每執旗摺三人次朱雀旗一在東真武旗一在西每旗執摺  
六人以上并北向員僚二人押旗在旗之南分左右次紅門  
旗二十八分左右每旗執摺二人次寅卯辰巳午未旗六在  
東申酉戌亥子丑旗六在西天王旗四分左右夾辰旗次龍  
君赤豹吏兵旗各五每旗各爲一列在東每列掩尾天馬旗  
一以次在東次虎君黃熊力士旗各五每旗各爲一列每列  
掩尾天馬旗一以次在西每旗執摺三人員僚六人押仗各  
分立旗前次員僚四人押旗分左右東西爲一列每列一員  
左廂第一隊鷓鴣雞白澤玉馬貌旗四續旗各一爲一列下至第九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隊旗行第二隊角亢氏房心宿旗各一第三隊虛危室壁奎  
宿旗各一第四隊參井鬼柳宿旗各一第五隊三角獸  
黃鹿苞文馴象飛麟旗各一第六隊辟邪玉兔吉利仙鹿祥  
雲旗各一第七隊花鳳飛黃野馬金鸚鵡瑞麥旗各一第八  
隊孔雀兕甘露網子角觸旗各一并各爲一列第九隊犛牛  
旗一設于孔雀旗後右廂第一第二隊尾箕斗牛女宿旗各  
一第三隊婁胃昂畢觜宿旗各一第四隊星張翼軫駃騠旗  
各一第五至第八隊并同左廂第五至第九隊驕牙旗蒼鳥  
旗各二相間爲一列每旗執摺三人俱北向員僚二人押黃  
麾立于龍鳳旗之北左右廂五色龍鳳旗之東西各設黃麾  
幡二次告止幡傳教幡信幡各五次絳麾幡二次絳引幡五

員僚五人押黃麾立于龍鳳旗北少東排欄旗三十自黃麾  
幡東西排列以次于南每旗執摺三人俱北向鐙杖哥舒各  
三十千殿東西兩廂排列鐙杖起北哥舒間之俱東西相向  
左右廂執白柯槍各七十五人東西相向又于驕牙旗南設  
大黃龍旗一在殿門裏少西執摺二十人小黃龍旗一在大  
黃龍旗後少西執摺三人次大神旗六分左右衛尉寺押當  
儀仗職掌四人排列通直官二人大將二人節級二人檢察  
六人左右金吾仗司押當職掌排列各官一人執掌大將檢  
察大駕鹵簿象六分左右次六引開封令開封牧大司樂少  
傅御史大夫兵部尚書各用品鹵簿次金吾囊稍左右阜  
轟各六執托各一人緋四人押衙四人騎并爆稍八執各一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本衛上將軍將軍各四人本衛大將軍二人并爆稍四夾大  
將軍執各一人夾次朱雀旗隊并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引  
隊爆稍二夾都尉執旗一人引夾各二人凡仗內引夾執人  
數準此弩四弓矢十六稍二十左右金吾衛果毅都尉二人  
押隊法駕弩減二弓矢減六稍減八次龍旗隊大將軍一員  
檢校騎引旗十二人并騎風伯兩師雷公電母旗各一五星旗  
五左右攝提旗二北斗旗一護旗十二人副竿二執人法駕  
引旗護旗人各減四次指南記里鼓車各一駕馬各四駕士  
各三十人白鷺鸞旗崇德皮軒車各一駕士各十八人法駕  
無白鷺崇德車次金吾引駕騎本衛果毅都尉二人儀刀弩  
弓矢稍各減二次大晟府前部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管押

指揮使一人搗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八人領大鼓一百二十帥兵官二十人領長鳴一百二十帥兵官六人領鑼鼓十  
 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笳各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帥兵官十人領節鼓二笛簫鸞築笳桃皮鶯築各二十  
 四擗鼓金鉦各十二帥兵官四人領小鼓中鳴各一百二十帥兵官八人領羽葆鼓十二帥兵官四人領歌工拱宸管簫  
 笳各二十四法駕前後擗鼓金鉦各減四大鼓減四十長鳴  
 減四十鑼鼓減四拱宸後管簫笳各減八大橫吹減四十節  
 鼓減四最後簫笳各減八帥兵共減十八人次持鈹前隊  
 左右武衛果毅都尉二人引隊左右武衛校尉二人絳引幡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十

一斬二人左右有金節十二執人罕翼各一朱雀幢又導蓋  
 青龍白虎幢各一又三執人稱長一人鈹戟二百八十人左  
 右武衛將軍二人檢校左右武衛校尉四人押隊法駕金節  
 減四鈹戟減七十二次黃麾幡一執一人法駕前有殿中  
 侍御史二員都頭二人羽林又有節級二人押仗本軍旗各  
 一排欄旗各二十合有吏兵力士旗各五掩尾天馬旗二羽  
 林有赤豹黃熊旗龍武有龍君虎君旗各一白柯槍五十哥  
 舒棒十鎗仗八法駕神武軍減排欄旗十羽林龍武軍各減  
 四吏兵力士旗減一次引駕旗天王旗二排仗通置官二人  
 押旗十二辰旗各一法駕同次龍捍旗天下太平旗一排仗  
 大將二人夾旗五方龍旗各一金鸞金鳳旗各一獅子旗二

君王萬歲旗二日月旗各一法駕減龍鳳獅子旗次御馬二  
 十四每匹天武二人御馬直二人為十二重法駕減八為八  
 重次中道隊大將軍一員檢校法駕同次日月合璧旗一莖  
 文旗二五星連珠旗一祥雲旗二長壽旗二次金吾細仗青  
 龍白虎旗各一五嶽神旗五方神旗五方龍旗五方鳳旗各  
 五已上執各一次方纛二大雉尾扇四夾執纛扇各一法駕  
 同次金吾四邑官六人押仗二人法駕減押仗次金甲二人  
 次金吾引駕官四人并次導駕官執政以上人從六人待制  
 諫議防禦使以上五人監察御史刺史諸衛將軍以上四人  
 次纛扇輿蓋大纛二中雉尾扇四夾腰輿一小雉尾扇四夾  
 應奉人員次十將將虞侯節級二人長行十六人排列官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十一

二人中雉尾扇十二華蓋執各二人香燈一執擎八人二小輿一  
 應奉人逍遙平輦下長行二十四人逍遙子一應奉人十將  
 將虞侯節級共九人長行二十六人法駕排列官後中雉尾  
 扇減四次駕前東第五班開道一阜纛旗十二引駕六十二  
 人鈞容直三百人引駕同作樂五方色龍旗五門旗四十御  
 龍直四步執門旗六十天武駕頭下一十二人茶酒班執從  
 物十一人御龍直仗劍六人天武把行門八人麋旗一殿前  
 班擊鞭十人簇輦龍旗八日月麟鳳旗四青白赤黑龍旗各  
 一御直四十人踏路馬二夾輅大將軍二員進輅職掌二員  
 部押二人教馬官二員法駕同皇帝乘玉輅駕青馬六駕士  
 一百二十八人扶駕八人骨朵直一百三十四人行門三十

五人分左右陪乘將軍二員法駕同次奉宸隊御龍直左廂  
骨朵子直右廂弓箭直弩直御龍四直并以逐班直所管人  
數列爲五重天武骨朵大劍三百一十人次駕後東第五班  
大黃龍旗一鈞容直三十一人扇簞下天武二十人茶酒班  
簇輦三十一人招箭班三十三人法駕同次副玉輅一駕青  
馬六駕士四十人法駕無次大輦一掌輦四人應奉十二人  
十將將虞侯節級共十人長行三百五十五人尙輦奉御二  
人殿中少監供奉職官二員令史四人書令史四人法駕同  
次太僕御馬二十四爲十二重法駕減八爲八重次持級後  
隊左右武衛旅帥二人法駕無次重輪旗二大繖二大雉尾  
扇四小雉尾扇朱團扇各十二華蓋二又二睥睨十二御刀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三

以赤革以赭白木山鳥鴛士五百五十人副一百人管押人  
員各二人耕根車一次屬車十二乘每乘駕牛三駕士十人  
法駕減四次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四省局官各二法駕同次  
黃越車豹尾車各一各駕赤馬二駕士十五人法駕除進賢  
明遠車外并同次掩後隊左右武衛折衝都尉二人領隊大  
戟刀盾弓矢稍各五十法駕各減十六次眞武隊金吾衛折  
衝都尉一人僊童旗一眞武旗一騰蛇神龜旗各一  
稍二十五弓矢二十弩五法駕稍減六弓矢減五弩減一次  
第六引外仗白澤旗二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二人弩八弓  
矢三十一稍四十法駕次第三引外弩減二弓矢減八稍減  
十法駕金吾騎及弓矢稍各減四次仗飛隊左右金吾衛果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六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三

尉二人分領第一前左右金吾衛折衝領角亢斗牛宿旗四  
 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第二氏房女虛宿旗四第三心危宿  
 旗第四尾室宿旗各二四隊左右領軍衛果毅領第五箕壁  
 宿旗第六奎井宿旗各二左右威衛折衝領第七婁鬼宿旗  
 第八胃柳宿旗第九昂星宿旗各二左右武衛果毅領第十  
 畢張宿旗第十一荷翼宿旗第十二參軫宿旗各二左右驍  
 衛折衝領弩弓矢稍人數同第一隊次步甲前隊凡十二左  
 右領軍衛將軍二人檢校并攝稍四逐隊皆有都尉二人分  
 領第一第三各以左右領軍衛第五以左右威衛第七以左  
 右武衛第九以左右驍衛第十一以左右衛並折衝第二第  
 四各以左右領軍衛第六以左右威衛第八以左右武衛第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西

十以左右驍衛第十二以左右衛並折衝內有鸚鵡玉馬三  
 角獸黃鹿飛麟駃騠鸞麟馴象玉兔辟邪等旗各二以序居  
 都尉之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後次前部  
 黃麾仗絳引幡二十下分六部第一左右威衛第二左右領  
 軍衛第三左右威衛第四左右武衛第五左右驍衛第六左  
 右衛諸部各有殿中侍御史兩員本衛大將軍二人檢校本  
 衛折衝都尉二人分領又各有帥兵官二十人龍頭竿六重  
 重各二十揭鼓三重重各二儀鎧五色幡小戟稍各一重重  
 各二十弓矢二重重各二十朱綠縑絡盾并刀二重重各二  
 十法駕止五部絳引幡帥兵官龍頭竿幡戟弓矢盾刀稍并  
 減六次青龍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分押旗及

領後七十騎弩八弓矢二十二稍四十法駕減後騎三十弩  
 減二弓矢減八稍減二十次班劍儀刀隊并騎左右衛將軍  
 二人分領郎將二十四人左右親衛勳衛各四人每衛班劍  
 二百二十人諸翊衛左右衛六人領儀刀四百八人左右鏡  
 衛二人領儀刀百三十六人左右武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  
 衛左右金吾衛各二人法駕親勳衛班劍減八十四人翊衛  
 儀刀減百三十二人增左右驍衛四人班劍儀刀九十二人  
 次親勳散手驍衛翊衛隊并左右衛供奉中郎將四人分領  
 親勳翊衛四十人左右衛郎將二人分領散手翊衛六十人  
 左右驍衛郎將二人分領驍衛翊衛五十六人法駕親勳減  
 十六人散手驍衛各減二十人次左右驍衛翊三隊并各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五

人分領第一本衛大將軍第二本衛將軍第三本衛郎將花  
 鳳飛黃吉利旗各二分爲三隊逐隊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  
 法駕弩減四弓矢稍各減半次夾轂隊凡六逐隊都尉二人  
 檢校第一第四左右折衝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并左右衛果  
 毅逐隊刀盾各六十人內第一第四有寶符旗二法駕各減  
 刀盾二十次捧日隊逐隊引一人押二人長行殿侍二十八  
 人旗頭三人槍手五人弓箭手二十人左右廂天武約欄各  
 百五十五人法駕同次後部黃麾仗分六部左右衛左右武  
 衛左右驍衛左右威衛左右領軍衛左右武衛部內殿中侍  
 御史大將軍都尉帥兵官絳引幡龍頭竿等并同前部法駕  
 減第六部絳引幡減六次步甲後隊凡十二皆有都尉二人

分領第一以左右衛第三以左右騎衛第五以左右武衛第七以左右威衛第九第十一各以左右領軍衛并果毅第二以左右衛第四以左右驍衛第六以左右武衛第八以左右威衛第十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并折衝內有貌鷓雞僊鹿金鷄鸚鵡麥孔雀野馬犂牛甘露網子祥光翔鶴等旗各二以序居都尉後逐隊有弓矢刀盾相間各六十人居旗後法駕止十隊次後部馬隊凡十二皆以都尉二人分領第一第二各以左右衛第五第六第七各以左右武衛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各以左右領軍衛并折衝第三第四各以左右驍衛第八第九各以左右威衛并果毅內有角觶赤熊咒天下太平馴犀鷓鴣鸞駟駟牙蒼鳥白狼龍虎金牛等旗各二以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太

序居都尉後每隊弩十弓矢二十稍四十法駕止十隊弩減四弓矢減六稍減十二凡鹵簿門有六中道門二第一門居日月合璧等旗後法駕居龍墀旗後第二門居掩後隊後法駕同各有金吾衙門旗四監門校尉六人左右道門四第一居步甲前隊第六隊後第二居第十二隊後第三居夾殿隊後第四居步甲後隊第六隊後法駕同各有監門校尉四人小駕減大駕六引及象木革輅五副輅小輿小輦又減指南記里白鸞鸞旗崇德皮軒耕根進賢明遠黃鉞豹尾屬車等十一餘並減大駕之半自太祖易繡衣鹵簿太宗眞宗皆增益之仁宗卽位儀多襲前宋綬定鹵簿爲圖記凡大駕用二萬六十一人太僕寺主車輅殿中省主輿輦繖扇御馬金吾

主繖稍十六騎引駕細仗牙門六軍主槍仗尙書兵部主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門下省主寶案司天臺主鐘漏太常主鼓吹朝服法物庫出旗器名物衣冠僊蓋車器庫出箠弩矢內弓箭庫出戎裝襍仗凡六引導駕太僕卿千牛將軍殿中侍御史司天監少府監僚佐局官乘黃令大將軍金吾上將軍將軍六統軍皆以京朝官內諸司使副以下攝事仗內用禁軍諸班直捧日天武拱聖神勇宣武驍騎武勝靈朔虎翼兵大將軍將軍以軍主都虞候攝中郎將郎將都尉以指揮使副指揮使攝校尉主帥旅帥隊正以軍使副兵馬使都頭副都頭十將攝餘法駕鸞駕黃麾仗則遞減其數景祐五年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宮詣郊廟日執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七

毬杖供奉官于導駕官前分列迎引至于齋宮夫毬杖非古蓋唐世以資玩樂其執之者皆褻服錦繡珠玉過于侈麗當時豫遊或宜施用今齋戒親奉大祀卽鼓吹不作乃陳戲賞之具導迎法駕入祠宮典儀未允謂宜徹去毬杖俟禮畢還宮復使就列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臣案羊車漢晉乘于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小駟馭以巾童自是遂從之唐兼有輦車副車之名國朝因循未革竊以郊廟大典動必由禮四望耕根兼包歷代或皆有因豈容後宮所乘參部五輅欲望大駕不用羊車三曰南郊大駕鹵簿儀衛甚眾有司雖依典禮預先分布而被差執掌吏員兵伍素不閑習行列先後多失次序所持名物亦或差互今請前後仗衛次第

于致齋前命儀仗鹵簿使令有司執簿籍率押當官暨諸衛  
諸有執仗士卒將領者自殿門至郊廟分列之處詳視先後  
及器仗名品無令差忒詔禮儀使宋綬詳定綬奏鹵簿內有  
諸司供奉蓋資備物以奉乘輿今請郊社前一日應供奉官  
等令宿幕次俟皇帝行禮畢降壇導至青城由青城前導歸  
大內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所駕名之隋禮儀志  
曰漢氏或以人牽或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  
于後宮非特掖庭制也况歷代載于輿衛志自唐至今著之  
禮令宜仍舊其鹵簿儀仗遇南郊前五使預閱素備願依昌  
朝所奏下儀仗鹵簿使加點閱皇祐二年將享明堂鹵簿使  
奏法駕減大駕三分之一而兵部亡字圖故本且文牘散逸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六

較之禮令未有以裁其中詔禮官兵部考正為圖奏上鹵簿  
用萬有一千八十八人嘉祐二年給享用禮儀使奏南郊仗  
金吾上將軍六統軍左右千牛皆服紫繡戎服珂珮騎而前  
節度使亦依袴褶導駕如舊例是月禮官奏南郊還禮當乘  
金輅而或詔乘大輦宜著于令以大輦從六年幸陸親宅內  
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奏嚴儀衛閤門太常  
禮院請以閤門祇候及內寺各二員扶駕頭左右次扇篋又  
以城親從兵二十人從熙寧七年太常奏言制器尚象有  
其軀必有其義後世車駕儀仗多雜秦漢制度當革其尤者  
周禮車僕凡師其革車各以其萃萃副車也諸輅之副宜次  
正輅羊車前代宮中所乘五牛旗蓋古之五時副車也以木

車載旗用人與之失其本制宜除去從之元豐元年詳定所  
言大駕輿輦仗衛儀物兼取歷代所用其間訛舛甚眾或規  
模苟簡因循已久或事出一時不足為法于是請去二十八  
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仙童大神金鸚鵡黃鸚鵡  
網子騰蛇神龜等旗舊制親祠南郊皇帝自太祠至版位內  
侍二人執翟羽前道號曰拂翟拂翟不出禮典乃漢乾祐中  
宮中導從之物不宜用諸郊廟詔可禮文所言近制金輅不  
以金飾諸末象輅不以象飾諸末革輅不鞮木輅不漆請改  
飾四輅太常繪三辰加升龍絳龍大旂繪交龍大赤鳥隼大  
白熊虎大麾龜蛇而去其雲龍使之應禮又古者五輅皆載  
旗謂之道德車考工記車載崇于受酋牙崇于戟各四赤戟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九

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謂之闕戟漢  
鹵簿前驅有鳳凰闕戟猶未施于五輅江左以來五輅乃加  
檠戟于車之右輅以繡繡之衣後周司輅左建旗右建闕戟  
方六尺而被之以繡皆戾于古請去五輅闕戟而建太常于  
車後之中央升輅則由左又按周禮大馭掌馭玉輅以祀則  
祀乘玉輅也齋僕掌馭金輅齋右充金輅之右則齋乘金輅  
也國朝親祠太廟致齋文德殿翌日即進玉輅非制請進金  
輅俟太廟祠畢翌日御玉輅詣郊又周禮戎右職曰會同充  
革車儀禮曰貳車畢乘禮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  
式蓋古者後車餘輅不敢曠空必使人乘之所以別曠左之  
嫌也自秦兼九國車服西漢因之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後漢

志云尚書御史所載楊雄曰鴟夷國器託于屬車則是漢之屬車非獨載人又以載物亦儀禮所謂畢乘之義也國朝鹵簿車十二乘虛設于後實近曠左之嫌請令尚書御史乘之或以載乘輿服輿又言法駕行必有其輿者以承清問周官有太僕齋僕道僕以御車至參乘則其禮益重故德車則有齋右道右武則有戎右皆以士大夫為之國朝乘輿有太僕而無參乘請增近臣一員立車右其後詔增製五輅及參乘五輅建太常金輅建大旂象輅建大赤革輅建大白木輅建大麾諸副輅各次正輅仍存闕戟焉紹興十三年郊準國朝大駕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內舊用錦襖子者以纈繒代用銅革帶者以勒帛代而指揮使都頭仍舊用錦帽子錦臂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三

袖者以方勝練鵲羅代用繡者以紉代禁衛班直服色用錦繡金銀真珠比珠者七百八十人以頭帽銀帶纈羅衫代旗物用繡者以錯采代車輅院香燈案衣褥睥睨御輦院華蓋曲蓋及仗內幢角等袋用繡者以生色代殿前司仗內金鎗銀鎗旗餘易以漆飾而拂扇坐褥以珠飾者去之

論曰自聖經熄而古制壞人主動作專趨侈靡苟可以資耳目之玩者無弗為也問其儀所從來則情然者多矣充庭之典創自漢魏然不過陳旌旂冕服鸞輅以昭示一代法物而已降及隋唐乃有黃麾之幡孔雀之扇二者徵諸經籍未有稱也蓋古者畫雉于器取其貞介而有別五色成文而不亂孔雀出于蠻越嶺海之陬晉

宋以來其名始著當三代盛時豈無博物君子通其名氏而知其文章之豐美者然而非中州之所常產于義固無取也宋神宗以黃麾幡為疑懼見非于後世多識之君子豈不以事起隋唐近狗俚俗之好尚而非關先聖之典章乎至于毬杖特遊戲之具羊車乃後宮所乘其為褻亦甚矣奈何郊天對越之地而漫以是瀆其間哉且秦不師古循戰國黷武之風而設相風畢罕漢不審義避乘車曠左之嫌而載鴟夷國器宋陶穀為學士任其私智臆說而造白兔馴象鸚鵡金鸞之旗皆所謂違經而戾于古者嗟乎非天子不制度有周公之才生成王之世然後可與言作否則不學無術師心自用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六

三

以見嗤于大雅而已故自秦漢以後議禮之臣雖多未有通酌古今而盡宜者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三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禮器考

歷代儀衛

孝宗嗣位詔有司討論德壽宮與輦儀衛先是紹興時詔上皇日常朝殿差御龍直四十三人執仗排立并設繖扇鳴鞭宰執退朝赴德壽宮起居遇行幸令禁衛所隨以祇應尋定制宰執百官詣德壽宮起居則禁衛所依後殿坐儀排列禁衛二百九十七人祇應行幸則禁衛所差行門禁衛諸班直天武親從官及繖扇鳴鞭燭罩等合五百人隨行扈從前引七十人內行宮殿前崇政殿親從十人都下親從二十人快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行親從二十人殿前指揮使二十人中道六十人編排禁衛行子十人執從物御龍直三十人執繖扇天武十人從政殿親從攔前十十人禁衛圍子四重四百人第一崇政殿親從百人第二御龍直骨朵直弓箭直三十人東西班七十人第三執燭罩都下親從百人第四內殿直十人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祇候金槍銀槍班各十人後從殿前指揮使二十人遼初受唐鼓鑼之賜為國仗其制甚簡十二神纛十二旗十二鼓曲柄華蓋直柄華蓋太宗即位置旗鼓神纛于殿前聖宗以輦車儀衛拜帝山太宗入汴收晉法物謂之漢仗步行擊執二千四百十二人坐騎擊執二百七十五人坐馬樂人二百七十三人步行教坊七十一人御馬牽籠官五十二人

御馬二十六匹官僚馬牽籠官六十六人坐馬挂甲五百九十八人步行挂甲百六十人金甲二人神輿十二人長壽仙一人諸職官等三百五人內侍一人引稍押衙二人赤縣令一人府牧一人府吏二人少尹二人司錄一人功曹一人太常少卿一人太常丞一人太常博士一人司從一人太僕卿一人鴻臚卿一人大理卿一人御史大夫一人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一人兵部尚書一人兵部侍郎一人兵部郎中一人兵部員外郎一人符寶郎一人左右諸衛將軍三十五人左右諸折衝二十一人左右諸果毅二十八人尚乘奉御二人排仗承直一人左右夾騎二人都頭六人主簿十四人教坊司差押雜一人左右金吾四人虞侯伙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飛十六人鼓吹令二人漏刻生二人押當官一人司天監一人令史一人司辰一人統軍六人千牛備身二人左右親勳二人左右郎將四人左右拾遺二人左右補闕二人起居舍人一人左右諫議大夫二人給事中書舍人二人左右散騎常侍二人門下侍郎二人中書侍郎二人鳴鞭二人內侍內差侍中一人中書令一人監門校尉二人排列官二人武衛隊正一人隨駕諸司供奉官三十人三班供奉官六十人通事舍人四人御史中丞二人乘黃丞二人都尉一人太僕卿一人步行太僕令一人職官乘馬三百四匹進馬四匹駕車馬二十八匹人數凡四千二百三十有九馬數凡千五百二十

一第 260 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反內

金制大禮朝會有內外立仗熙宗上冊寶立仗一千一百八十人自後用三千人大定七年上冊寶頗損其數用天德貞元故事不設車輅後或減至二千一千八百六百人初海陵立后發冊設黃麾細仗用前六部攝官七十一擊執六百七十八人受冊用後六部攝官三十六擊執三百二十二人大定八年冊皇太子用黃麾半仗二千二百六十五人奉表仁政殿用黃麾細仗一千四百二人後冊皇太孫亦如之常行儀衛弩手二百人軍使五人控鶴二百人首領四人服紅地藏根牡丹錦襖金鳳花交脚幘頭塗金銀束帶控鶴或阜帽碧襖各執金鍍銀蒜瓣骨朵長行四百人拳脚幘頭紅錦四襖塗金束帶二人紫衫前導無執物餘執列系骨朵七十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十六人第三節仗內攝官四十四人導駕官四十二人門仗官百人玉輅青馬八駕士百四十人護駕栲栳隊五百人執擊二百四十二人第四節攝官五十人金輅赤馬八駕士九十四人控鶴二十二入樂工八十四人執擊二百九十九人先事南郊右丞石琚奏其禮上曰前朝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朕謂祭天在誠不在儀仗其減半用之遂增損黃麾仗爲大駕鹵簿用七千人在內明昌五年尚書省奏世宗自西京還都採宋省方還京之儀用黃麾仗二千人及金玉輅栲栳隊甲騎五百人導駕官四十二員後遂不復用今車駕幸景明宮還都日宜依用詔可承安元年省臣奏南郊大駕鹵簿當用人二萬二千二百一十八馬八千一百九十八世宗親行郊祀仗用七千人今擬大定制外仗添甲卒三百栲栳隊執搨人二百四十八通七千五百四十八人仍分八節從之泰和六年祫享尚書省奏仗當用三千五百人馬八百六十五匹八年禘太廟用黃麾仗三千人屯門仗五百人元殿上執事擊壺郎二人掌直漏刻冠學士帽報紫羅窄袖衫塗金束帶烏鞞漏刻直御榻南司香一人掌侍香以主服御者國語曰舒攝之冠服同擊壺香案二在漏刻東西稍南司香侍案側東西相向立酒人凡六十人主酒國語曰達喇齊二十人主酒國語曰哈喇齊二十人主膳國語曰博羅齊二十人冠唐帽服同司

香酒海直漏南酒人北面立酒海南護尉四十人以質子在  
 宿衛者攝之質子國語曰觀魯格冠交角幘頭紫梅花羅窄袖衫塗金  
 束帶白錦汗騰帶弓矢佩刀執骨朶分立東西宇下警蹕三  
 人以控鶴衛士爲之冠交角幘頭服紫羅窄袖衫塗金束帶  
 烏鞞捧立于露階每乘輿出入則鳴其鞭以警眾殿下執事  
 司香二人亦以主服御者攝之冠服同殿上司香香案直露  
 階南司香東西相向立護尉凡四十人以戶郎謂德齊二十  
 人質子二十人攝之服同宇下護尉夾立階凡右階之下伍  
 長凡六人都點檢一人右點檢一人左點檢一人凡宿衛之  
 人及諸門者戶者皆屬焉如集寶台巴喇喇齊殿內將軍一  
 謂德齊之類是也人凡殿內佩弓矢者佩刀者諸司禦者皆屬焉如和爾齊伊  
 勒都齊之類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五

是殿外將軍一人宇下護尉屬焉宿直將軍一人黃麾立仗  
 及殿下護尉屬焉右無常官凡朝會則以近侍重臣攝之服  
 白帽白袖襖行膝履靴或服其品之公服恭事則侍立舍人  
 授以骨朶而易笏都點檢以玉石點檢以瑪瑙左點檢以水  
 精殿內將軍以瑪瑙殿外將軍以水精宿直將軍以金左階  
 之下伍長凡三人殿內將軍一人殿外將軍一人宿直將軍  
 一人冠服同右恭事則侍立舍人授以骨朶而易笏殿內將  
 軍以瑪瑙殿外將軍以水精宿直將軍以金司辰郎二人一  
 人立左樓上服視六品候時北面而雜唱一人立樓下殿視  
 八品候時捧牙牌趨丹墀跪報露階之下左黃麾仗內設表  
 案一禮物案一輿士凡八人每案四人前二人冠鍍金額交

角幘頭緋錦寶相花窄袖襖塗金束帶行膝鞋襪後二人冠  
 服同前惟襖色青圍人十人國語曰阿都齊冠唐巾紫羅窄袖衫青  
 錦緣白錦汗騰銅束帶烏鞞取立仗馬十覆以青錦緣緋錦  
 鞍複分左右立黃麾仗南侍儀使二人引進使一人通班舍  
 人一人尙引舍人一人閱仗舍人一人奉引舍人一人先輿  
 舍人一人糾儀官凡四人尙書一人侍郎一人監察御史二  
 人知班三人視班內失儀者白糾儀官而行罰焉皆東向立  
 右仗之東以北爲上侍儀使二人引進使一人承奉班都知  
 一人宣表日舍人一人宣表修撰一人宣禮物舍人一人奉  
 表舍人一人奉幣舍人一人尙引舍人一人閱仗舍人一人  
 奉引舍人一人先輿舍人一人押禮物官凡二人工部侍郎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六

一人禮部侍郎一人糾儀官凡四人尙書一人侍郎一人監  
 察御史二人知班三人視班內如右左輦路宣輦舍人一人  
 通贊舍人一人戶郎二人在承傳贊席前皆西向立左仗西  
 以北爲上凡侍儀使引進使尙書侍郎御史各服其本品之  
 服承奉班都知舍人借四品服知班冠展角幘頭服紫羅窄  
 袖衫塗金束帶烏鞞護尉三十人以質子在宿衛者攝之立  
 大明門楹間以承傳于外仗冠服同警蹕執金柄小骨朶殿  
 下黃麾仗黃麾仗凡四百四十有八人分布于丹墀左右各五行右前列執大蓋二人  
 執華蓋二人執紫方蓋二人執紅方蓋二人執曲蓋二人冠  
 展角幘頭服緋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烏鞞次二列執朱團  
 扇八人執大雉扇八人執中雉扇八人執小雉扇八人執朱

團扇八人冠武弁服同前執蓋者次三列執黃麾幡十人武弁青純生色寶相花袍青勒帛烏鞞執絳引幡十人武弁純生色寶相花袍緋勒帛烏鞞執信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黃執傳教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白執告止幡十人冠服同上其色紫次四列以下執葆蓋四十人武弁服緋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烏鞞執儀鎗斧四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黃執小戟蛟龍掌四十人冠服同上其色青左列亦如之皆以北爲上押仗四人行視仗內而檢校之冠服同上警蹕者殿下旗仗旗仗執護引屏凡五百二十有八人分左右以列左前列建天下太平旗第一牙門旗第二每旗執者二人護者四人皆五色純巾五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雲頭鞞執人佩劍護人加弓矢後屏五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七

執稍朱兜蓋朱甲雲頭鞞左二列日旗第三龍君旗第四每旗執者一人護者四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前列右前列建皇帝萬歲旗第一牙門旗第二每旗執者一人護者四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左前列右二列月旗第三虎君旗第四每旗執者一人護者四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前列左次三列青龍旗第五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天王旗第六執者一人巾服同上護者二人青白二色純巾二色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蓋朱甲雲頭鞞風伯旗第七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天王旗雨師

旗第八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青龍旗雷公旗第九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紫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白兜蓋白甲雲頭鞞電母旗第十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風伯旗吏兵旗第十一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巾服佩同雷公旗後屏五人執稍黃兜蓋黃甲雲頭鞞右次三列白虎旗第五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蓋朱甲雲頭鞞天王旗第六執者一人巾服同上護者二人青白二色純巾二色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蓋朱甲雲頭鞞江濱旗第七執者一人護者二人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八

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天王旗河濱旗第八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紫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黃兜蓋黃甲雲頭鞞淮濱旗第九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朱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白虎旗濟濱旗第十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青兜蓋青甲雲頭鞞力士旗第十一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河濱旗二十二旗內拱衛直指揮使二人分左右立服本品朝服執玉斧次臥瓜一列次立瓜一列次列絲一列冠鍍金額交角幘頭緋

錦寶相花窄袖襖塗金荔枝束帶行膝履襪次鎧仗一列次  
 斧一列次吾仗一列次班劍一列並分左右立冠鏤金額交  
 角幘頭青錦寶相花窄袖襖塗金荔枝束帶行膝履襪左次  
 四列朱雀旗第十二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  
 勒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青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  
 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整朱甲雲  
 頭鞞木星旗第十三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朱  
 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  
 屏五人執稍青兜整青甲雲頭鞞熒惑旗第十四執者一人  
 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紫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  
 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巾服執佩同朱雀旗土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九

星旗第十五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巾服佩同熒惑旗後屏五  
 人執稍黃兜整黃甲雲頭鞞太白旗第十六執者一人護者  
 二人巾服佩同木星旗後屏五人執稍白兜整白甲雲頭鞞  
 水星旗第十七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巾服佩同太白旗後屏  
 五人執稍紫兜整紫甲雲頭鞞旗第十八執者一人巾服  
 佩同上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  
 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巾服執同木星旗右次四列  
 元武旗第十二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  
 花鞞佩劍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  
 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紫兜整紫甲雲頭鞞執稍  
 東嶽旗第十三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巾服佩同元武旗後屏

五人執稍青兜整青甲雲頭鞞南嶽旗第十四執者一人巾  
 服佩同上護者二人青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  
 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整朱甲中嶽旗  
 第十五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護者二人紫青二色純巾二  
 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  
 黃兜整黃甲雲頭鞞西嶽旗第十六執者一人巾服佩同上  
 護者二人朱青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  
 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白兜整白甲北嶽旗第十七執  
 者一人護者二人巾服佩同南嶽旗後屏五人巾服執同元  
 武旗嶽旗第十八執者一人護者二人後屏五人巾服執佩  
 同西嶽旗左次五列角宿旗第十九亢宿旗第二十氏宿旗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十

第二十一房宿旗第二十二心宿旗第二十三尾宿旗第二  
 十四箕宿旗第二十五每旗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  
 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青朱二色純巾二色純生  
 色寶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青兜整青甲  
 執稍右次五列奎宿旗第十九婁宿旗第二十胃宿旗第二  
 十一昂宿旗第二十二畢宿旗第二十三觜宿旗第二十四  
 參宿旗第二十五每旗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  
 袍勒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青朱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  
 相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白兜整白甲  
 左次六列斗宿旗第二十六牛宿旗第二十七女宿旗第二  
 十八虛宿旗第二十九危宿旗第三十室宿旗第三十一壁

宿旗第三十二每旗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  
勒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  
花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紫兜蓋紫甲右  
次六列并宿旗第二十六鬼宿旗第二十七柳宿旗第二十  
八星宿旗第二十九張宿旗第三十翼宿旗第三十一軫宿  
旗第三十二每旗執者一人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勒  
帛花鞞佩劍護者二人朱白二色純巾二色純生色寶相花  
袍勒帛花鞞佩劍加弓矢後屏五人執稍朱兜蓋朱甲外仗  
金鼓隊金鼓旗二執者二人引護者八人皆五色純巾生色  
寶相花五色袍五色勒帛鞞佩劍引護者加弓矢分左右次  
折衝都尉二人交角幘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補襦紅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明鐵甲佩弓矢器仗馬鐵甲珂飾次金吾果毅二人交角幘  
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辟邪補襦紅錦襖袍金帶錦腰蛇橫  
刀弓矢騎次虞侯仗飛執弩二十人錦帽紅生色寶相花袍  
塗金帶烏鞞仗仗前隊領軍將軍二人交角幘頭緋羅繡抹  
額紫羅繡白澤補襦紅錦襖袍金帶錦腰蛇烏鞞橫刀騎帥  
步士五十人執仗二十五人執又二十五人錯分左右皆五  
色純生色巾寶相花五色袍五色勒帛五色雲頭鞞領軍將  
軍從者二人錦帽紫襖衫小銀束帶行膝鞋襪諸衛馬前隊  
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左右衛郎將二人交角幘頭緋羅繡  
抹額紫繡瑞馬補襦紅錦襖袍金帶錦腰蛇烏鞞橫刀佩弓  
矢騎分左右帥騎士一百五十有六人前辟邪旗左應龍旗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婁宿旗右各五積從次軫宿旗左奎宿旗右各五盾從執旗十四人生色黃袍巾勒帛鞞引旗十有四人服如執人惟袍巾色青護旗十有四人服如執人惟袍巾色紅執刀盾者三十人弓矢者二十人積者二十人皆五色兜鍪甲環白繡汗膊束帶五色雲鞞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服同前隊左右領軍黃麾仗前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領軍將軍二人服佩如二十八宿旗隊領軍將軍騎分左右帥步士凡一百五十人絳引旛十次龍頭竿繡鞞十皆分左右次江濱旗左濟濱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南方神旗左西方神旗右次鏗十次綵藤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南嶽帝旗左西嶽帝旗右次龍頭竿鞞十次朱藤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三

右次南天王旗左西天王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龍君旗左虎君旗右次鏗十次綵藤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執人凡一百三十人武弁五色生色寶相花袍勒帛鞞引旗十人青生色寶相花袍巾勒帛鞞護旗十人服同惟袍巾色紅及仗後隊領軍將軍二人騎帥步士凡五十人及二十有五又二十有五錯分左右服佩同前隊左右牙門旗隊監門將軍二人騎紫羅繡獅襴褙餘如仗仗隊領軍將軍之服佩次牙門旗四每旗執者一人引夾者二人並黃純巾黃純生色寶相花袍黃勒帛黃雲鞞皆騎次監門校尉二人騎服佩同監門將軍從者四人服同前隊左右設青龍白虎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領軍將軍二人服佩同仗仗隊之領軍

將軍騎分左右帥甲士凡五十有六人騎青龍旗左執者一人夾者二人從以執弩五人弓十人稍十人皆冠青甲騎冠青鐵甲青條金環束帶白繡汗膊青雲鞞白虎旗右執者一人夾者二人從以執弩五人弓十人稍十人皆冠白甲騎冠白鐵甲青條金環束帶白繡汗膊白雲鞞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服同前隊二十八宿後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領軍將軍二人騎分左右帥步士百十二人角宿旗左壁宿旗右各從以執弓者五人次亢宿旗左室宿旗右各從以執鞞者五人次氏宿旗左危宿旗右各從以執盾者五人次房宿旗左虛宿旗右各從以執弓者五人次心宿旗左女宿旗右各從以執鞞者五人次尾宿旗左牛宿旗右各從以執盾者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古

五人次箕宿旗左斗宿旗右各從以執弓者五人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執夾引從服佩皆同前隊諸衛馬後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左右衛果毅都尉二人騎分左右帥衛士百五十有六人角端旗左赤熊旗右次兕旗左太平旗右次驪駒旗左驪牙旗右次犀牛旗左鷄鵝旗右次蒼鳥旗左白狼旗右次龍馬旗左金牛旗右舍人左右衛果毅都尉從者四人執夾引從服佩同前隊左右領軍黃麾後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領軍將軍二人騎分左右帥步士百六十八人龍頭鞞十次朱藤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東兵旗左方士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次東天王旗左北天王旗右次鏗十次綵藤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東岳帝旗左北岳

帝旗右次龍頭竿篲十次朱膝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東方神旗左北方神旗右次小戟十次弓十皆分左右淮瀆旗左河瀆旗右次鎗十次綠膝絡盾加刀十皆分左右次綠引旛十分左右掩後舍人領軍將軍從者四人執夾服佩並同前隊左右衛儀刀班劍隊舍人二人四品服騎導左右衛中郎將二人交角幘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補襠紅錦襯袍錦騰蛇金帶烏鞞騎分左右帥步士凡四十人班劍二十人儀刀二十人並錦帽紅生色寶相花袍塗金束帶烏鞞舍人左右衛中郎將從者四人服同前隊供奉宿衛步士隊共奉中郎將二人交角幘頭緋羅繡抹額紫羅繡瑞馬補襠紅錦襯袍錦騰蛇金帶烏鞞橫刀佩弓矢騎分左右帥步士凡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五

五十有二人執短戟十有二人次執列絲十有二人次叉戟十有二人次斧十有六人分左右夾玉輅行皆弓角金鳳翅幘頭紫細摺線線襖塗金束帶烏鞞親衛步士隊親衛郎將二人服同供奉中郎將騎分左右帥步士凡百四十有八人執龍頭竿篲四人次小戟十人次篲二人次儀鎗十人次篲二人次小戟十人次儀鎗十人次篲十人次儀鎗十人次小戟十人皆分左右夾供奉宿衛隊次篲二人次儀鎗十人次篲二人次小戟十人次儀鎗二人次儀鎗十人次篲二人折繞宿衛隊後而合其端爲第一門士皆金兜牟甲青勒甲條金環綠雲鞞翊衛護尉除翊衛郎將二人服同親衛郎將騎帥護尉騎士百有

二人皆交角金花幘頭窄袖紫衫紅銷金汗膀塗金束帶烏鞞執金裝骨朵分左右夾親衛隊行折繞隊後而合其端爲第二門左右衛甲騎隊左右衛大將軍二人服如翊衛郎將帥騎士百人執青龍旗五人左青鳳旗五人右次赤龍旗五人左赤鳳旗五人右次黃龍旗五人左黃鳳旗五人右次白龍旗五人左白鳳旗五人右次黑龍旗五人左黑鳳旗五人右次五色鳳旗二十五居左五色龍旗二十五居右曲繞輅後合牙門旗爲第三門士皆冠甲騎冠金飾朱畫甲青勒甲條鍍金環白繡汗膀紅鞞佩弓矢器仗馬青金毛獅子甲珂飾左衛青甲隊左衛指揮使二人騎服紫羅繡雕虎補襠餘同左右衛大將軍帥騎士三十有八人執大青龍旗一人左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六

大青鳳旗一人右次小青龍旗一人左小青鳳旗一人右次大青鳳旗一人左大青龍旗一人右每旗從以持青稍者四人次小青鳳旗一人左小青龍旗一人右皆從以持青稍者三人皆青兜牟金飾青畫甲青條塗金環汗膀束帶鞞佩弓矢器仗馬青金毛獅子甲珂飾折繞隨門前衛赤甲隊前衛指揮使二人騎服佩同左衛指揮使帥騎士凡四十有八人執大赤鳳旗一人左大赤龍旗一人右次小赤鳳旗一人左小赤龍旗一人右次大赤龍旗一人左大赤鳳旗一人右次小赤龍旗一人左小赤鳳旗一人右每旗從以持朱稍者四人次執大赤鳳旗一人左大赤龍旗一人右皆從以持朱稍者三人皆朱兜牟金飾朱畫甲條環汗膀束帶鞞佩弓矢器



仗馬朱甲珂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中衛黃甲隊  
中衛指揮使二人騎服同前衛指揮使帥騎士凡五十有八  
人執大黃龍旗一人左大黃鳳旗一人右次小黃龍旗一人  
左小黃鳳旗一人右次大黃鳳旗一人左大黃龍旗一人右  
次小黃龍旗一人左小黃鳳旗一人右次大黃龍旗一人左  
大黃鳳旗一人右每旗從以持黃稍者四人次小黃龍旗一  
人左小黃鳳旗一人右皆從以持黃稍者三人皆黃兜牟金  
飾黃甲條環汗跨束帶鞞佩弓矢器仗馬黃甲珂飾從者二  
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右衛白甲隊右衛指揮使二人騎服  
同中衛指揮使帥騎士凡七十有四人執大白鳳旗一人左  
大白龍旗一人右次小白鳳旗一人左小白龍旗一人右次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七

大白龍旗一人左大白鳳旗一人右次小白龍旗一人左小  
白鳳旗一人右次大白鳳旗一人左大白龍旗一人右每旗  
從以持白稍者四人次小白鳳旗一人左小白龍旗一人右  
次大白龍旗一人左大白鳳旗一人右皆從以持白稍者五  
人皆白兜牟金飾白甲條環汗跨束帶鞞佩弓矢器仗馬白  
甲珂飾從者二人服同前隊折繞陪門牙門四監門中郎將  
二人服佩同各衛指揮使騎分左右次左衛次前衛次中衛  
次右衛牙門旗各二色並赤監門校尉各二人騎服佩同各  
衛之執旗者從者十人服同前隊

明太祖初卽帝位拱衛司陳設鹵簿列甲士於午門外之東  
西列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龍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

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後俱用甲士三人虎豹  
各二馴象六分左右布旗六十四門旗日旗月旗青龍白虎  
風雲雷雨江河淮濟旗末馬天祿白澤朱雀元武等旗木火  
土金水五星旗五嶽旗熊旗鸞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  
旗用甲士五人一人執旗四人執弓弩設五輅於奉天門外  
玉輅居中左金輅次革輅右象輅次木輅俱並列丹墀左右  
布黃麾仗黃蓋華蓋曲蓋紫方纒紅方纒雉扇朱團扇羽葆  
幢豹尾龍頭竿信幡傳教幡告止幡絳引幡戟鏃戈鏃儀鏗  
篳等各三行丹陛左右陳幢節響節金節燭籠青龍白虎幢  
班劍吾杖立瓜卧瓜儀刀鐙杖戟骨朶朱雀元武幢等各三  
行殿門左右設圖蓋一金交椅金腳踏水盆水罐團黃扇紅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太

扇皆校尉擊執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賀儀金吾衛於奉  
天門外分設旗幟宿衛於午門外分設兵仗衛尉寺於奉天  
殿門及丹陛丹墀設黃麾仗內使監擊執於殿上凡遇冬至  
聖節冊拜親王及蕃使來朝儀俱同其宣詔赦降香則惟設  
奉天殿門及丹陛儀仗殿上擊執云其陳布次第午門外刀  
盾戈叉各置於東西甲士用赤奉天門外中道金吾宿衛二  
衛設龍旗十二分左右用青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  
前豹尾一居後俱用黑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  
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門旗二每旗用紅甲士五人  
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二行月旗一用白甲士五  
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青龍旗一用青甲士五人內

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三行風雲雷雨旗各一每旗用黑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矢馬白澤朱雀旗各一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隨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其甲木青火紅土黃金白水黑熊旗鸞旗各一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五行角亢氏房心尾箕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六行斗牛女虛危室壁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右前第一行門旗二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二行日旗一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五

四人執弩白虎旗一用白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三行江河淮濟旗各一隨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其甲江紅河白淮青濟黑天祿各一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紅甲元武黑甲第四行東南中西北五嶽旗各一隨其方色每旗用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其甲東嶽青南嶽紅中嶽黃西嶽白北嶽黑熊旗麟旗各一每旗用紅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第五行奎婁胃昂畢觜參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弓箭第六行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每旗用青甲士五人內一人執旗旗下四人執弩奉天門外拱

衛司設五輅玉輅居中左金輅次革輅右象輅次木輅俱並列典牧所設乘馬於文武樓之南各三東西相向丹墀左右布黃麾仗凡九十分左右各三行左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繖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繖一紅方繖一雉扇四朱圓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龍頭竿二信幡二傳教幡二告止幡二絳引幡二黃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斿五戈攴五儀鎧斿五右前第一行十五黃蓋一紅大繖二華蓋一曲蓋一紫方繖一紅方繖一雉扇四朱圓扇四第二行十五羽葆幢二豹尾二龍頭竿二信幡二傳教幡二告止幡二絳引幡二黃麾一第三行十五戟斿五戈斿五儀鎧斿五皆校尉擊執丹陛左右拱衛司陳幢節等仗九十分左右為四行左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七

五

前第一行響節十二金節三燭籠三第二行青龍幢一班劍三吾仗三立瓜三卧瓜三儀刀三鐙杖三戟三骨朵三朱雀幢一右前第一行響節十二金節三燭籠三第二行白虎幢一班劍三吾仗三立瓜三卧瓜三儀刀三鐙杖三戟三骨朵三元武幢一皆校尉擊執奉天殿門左右拱衛司陳設左行圓蓋一金腳踏一金水盆一圓黃扇三紅扇三右行圓蓋一金交椅一金水罐一圓黃扇三紅扇三皆校尉擊執殿上左右內使監陳設左拂子二金唾壺一金香合一右拂子二金唾盂一金香爐一皆內使擊執和聲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三年命製郊丘祭祀拜褥郊丘用席表蒲裏為褥宗廟社稷先農山川用紅文綺表紅木棉布裏為褥十二年

命禮部增設丹墀儀仗黃繖華蓋圓蓋紫方繖紅方繖各二  
雉扇紅團扇各四羽葆幢龍頭竿絳引傳教告止信幡各六  
戟斃戈斃鎗斃各十永樂元年禮部言鹵簿中宜有九龍車  
一乘請增置帝曰禮貴得中過為奢不及為儉九龍車既先  
朝所無其仍舊便宣德元年更造鹵簿儀仗有具服幄殿一  
座金交椅一金腳踏一金盆一金罐一金馬杌一鞍籠一金  
香爐一金香合一金唾盂一金唾壺一御杖二擺錫明甲一  
百副盛一百弓一百箭三千刀一百其執事校尉每人鵝帽  
只孫衣銅帶鞞履鞋一副常朝各色羅掌扇四十各色羅絹  
織十萬壽織一黃雙龍扇二筵宴銷金羅織四銷金雨織四  
金龍響節二十四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三

論曰古之王者慎起居嚴出入自宮寢達于道途儀衛  
之設燦然備具考于周禮六官各有職司而蹕事則專  
屬秋官掌之孟子所謂行辟人者是也漢每有大朝會  
則衛官陳車騎張旗幟而武帝好微行入南山中為民  
所窘從官示以乘輿物然後得解故司馬相如上書以  
為卒然有不測之獸犯屬車之塵陛下何以禦之其戒  
之也至矣唐置衛尉卿掌儀仗帳幕之事宋有左右金  
吾衛司左右金吾仗司左右儀仗司總隸其秩于衛尉  
凡以清道巡徼排列奉引而已元更其名曰拱衛司領  
控鶴戶以供其事歷代沿革隨時異宜要其備非常而  
警不虞則一也明初以鹵簿過于文飾務從省節以示

存質去奢之意金之世宗亦嘗謂儀仗繁多徒為自泰  
之具敬天在誠不在儀仗賢哉斯言也孔子言夷狄有  
君其金世宗之謂乎明成祖即位禮官請置九龍車帝  
曰先朝審之精矣豈可輒有增益以啟後世之奢成祖  
之意猶金世宗之意也然而遵謀之善則太祖實啟之  
矣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七

三

司天考

閏朔

自黃帝迎日推策考定日星命其臣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容成作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由是歲月日時之名著焉歲首謂之正月首謂之朔時所以紀啟閉月所以紀分至啟閉者朔氣也分至者中氣也二氣以漸相差積分而為餘積餘而為閏故書日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蓋其來已遠矣凡帝王易代受命必改正朔朔者蘇也革也物蘇於下統革於上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改正朔有三承天之三統謂三微月也軒轅高辛夏后氏漢以十二月為正少昊有唐有殷以十二月為正高陽有虞有周以十一月為正改正之初必造律起元黃帝調律建子伏羲顓頊之律建寅神農少昊帝嚳其律未詳何建意或有建丑者與左傳郊子論官言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元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顓頊承之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亂德二官咸廢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失方堯育重黎之後無忘舊者使復興之而立羲和之官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平秩東

作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平秩南訛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平秩西成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和叔平在朔易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堯年耆禘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歷數在爾躬舜協時月正日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舊說渾天儀者羲和之舊器積代相傳謂之璣衡七政者謂日月五星運行之常度也夏道衰而羲和喪厥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傲緩天紀仲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是以仲康聲其罪命允侯總六師討之爰有允征之篇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為正平旦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為朔殷以季冬為正雞鳴為朔周以仲冬為正夜半為朔洪範五行傳曰天以甲子地以甲辰人以甲申謂三統之朔日也班固又推湯伐桀之歲在大火房五度大火闕伯之墟也商人是因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日在析木之津鶉火周之分野也故二后得天寶王天下然商書紀元渾稱曰祀至周人始以歲星所在分繫其年歲星十二年一周天謂之一終故定十有二歲之號四時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依斗所建之辰以紀其月故立十有二月之次六律六呂而十二辰立五音清濁而十日行十日與十二子相配以紀日故辨十有二辰之位十二者天之數也故能冥協二儀輔成歲功百嘉

遂民無疵癘方是時正年序事職在太史而司馬氏世守厥官則古重黎之苗裔也及王室中微天子不能班朔舊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部首是以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志其失而譏之用為大戒自後六國擾攘暴秦橫恣日以干戈相尋未遑修曆人之業也越數百年至漢武帝用唐都落下閏等運算轉律然後日辰之度復與夏正合焉由茲以降觀象者七十有餘家各立一元互相是非今粗撮其大凡次第如左

**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中數曰歲朔數曰正之以閏若今時作歷日矣頒告朔于邦國天子頒朔于諸廟至朔朝于廟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文王在門為閏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辰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敘事以會天位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以見歲日月星辰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訛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秩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各夏致候若今歷日太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敘**冬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春分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秋分日在角而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知其行得失也孟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

**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宿謂其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宿候何不得差也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大戴禮聖人慎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謂之歷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濁謂之律也律居陰而治陽主氣歷居

陽而治陰因天律歷迭相治也律以候氣其間不容髮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洪範次四曰協用五紀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懸度也星辰緯星也辰日月所會也十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不書日食必以書朔日為例

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歷者位從卿故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官言居卿也底平也謂平歷數

文公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請侯奉之不夫

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閏於終事則不悖事無悖亂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以正時四時漸差則時以作事事以厚生則年豐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襄公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斗常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

月錄歲應置閏而失不置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伏火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言未盡

歷官失一閏

孔穎達曰古法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三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據元首初章若後漸積餘分率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恆同初章倍五年

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治律者皆以爲章首之歲漢書志云  
文公元年距僖五年正月辛亥二十九歲是歲閏餘十三  
閏當在十一月後而在三月故傳曰非禮嫌閏月近前也  
杜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于法閏當在僖  
公末年誤于今年置閏嫌置閏近後也凡閏前月中氣在  
晦後月中氣在朔僖五年正月朔旦冬至則四年當閏十  
二月也杜長律僖元年閏十一月五年閏十二月與常律  
不同者杜以襄二十七年再失閏司律過昭二十年二月  
己丑日南至哀十三年十二月益云火猶西流司律過則  
春秋世律法錯失置閏或前或後蓋日月同者則數年不  
置閏若日月不同須置閏乃同者則未滿三十二月須置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五

閏所以異于常律 日月之行有遲有速凡二十九日過  
半月行及日謂之一月過半者謂一日于律法分爲九百  
四十分月行及日必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今  
一歲氣周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十二月一周  
唯三百五十四日一歲少弱十一日所以然者一月餘分  
二十九十二月餘分三百四十八日爲九百四十分四  
分日之一則爲二百三十五分今于餘分三百四十八內  
取二百三十五以當卻四分日之一餘分仍有一百一十  
三是一年有餘十日八百二十七分少一百一十三分不  
成十一日也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  
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

之正爾 大衍術中氣議曰中氣始于冬至稽其實蓋取  
諸曆景春秋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以周法推  
之入王子蒞第四章以辛亥一分合朔冬至殷法則王子  
蒞首也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閏至不  
在正左氏記之以愆司天之罪周法得己丑二分殷法得  
庚寅一分殷法南至常在十月晦則中氣後天也周法餽  
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天也傳所據者周法也緯所據  
者殷法也氣合于傳朔合于緯斯得之矣戊寅術月氣專  
合于緯麟德術專合于傳偏取之故兩失之又命律序以  
爲孔子修春秋用殷法使其數可傳于後考其餽朔不與  
殷法合及開元十二年朔差五日氣差八日矣蓋哀平間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六

治甲寅元術者託之非古也又漢太史令張壽王說黃帝  
調律以非太初有司劾官有黃帝調律不與壽王同壽王  
所治乃殷法也漢自中興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律  
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術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  
緯所載壬子冬至其遺術也魯法南至又先周法四分日  
之三而朔後九百四十分日之五十一故僖公五年辛亥  
爲十二月晦壬子爲正月朔又推曰餽賓于殷法其以閏  
餘一爲章首亦取合于當時也開元十二年十一月陽城  
測景以癸未極長較其前後所差則夜半前尚有餘分新  
法大餘十九加時九十九刻而皇極戊寅麟德術皆得甲  
申以元始律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二爲率推而上之則失

春秋辛亥是歲分太多也以皇極術氣分二千四百四十五為率推而上之雖合春秋而失元嘉十九年乙巳冬至及開皇五年甲戌冬至七年癸未夏至若用麟德術率二千四百四十七又失春秋己丑是歲分太少也故新法以二千四百四十四為率而舊所失者皆中矣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得夏四時之書也論語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孔叢子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政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代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八

七

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逸周書夏數得天百王所共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之視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於政

北史李業興傳天平四年使梁武帝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時何正業興對曰此夏正月梁武帝問何以得知業興曰案尚書中候述衡篇云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堯時以前何月為正業興對曰自堯以上書典不載

實所不知梁武又云寅賓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即是二月此出堯典何得云堯時不知用何正業興對曰雖三正不同言時節者皆據夏時正月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堯之日月亦當如此 梅文鼎曰孔子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為歲首于時為正非以斗柄指寅謂之寅月也案斗杓距北極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在斗杓南仰觀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言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在古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八

若以歲差考之則于今日差一二旬矣當其時不得不各據星象為之著令而未有言斗杓指何方作何事者則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考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于堯典然堯典祇舉昏中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於堯典四仲月外兼舉十二月然未嘗言斗杓指寅為孟春又考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所建之地支而不言斗建惟天官書言其略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衡魁亦可言建非僅斗杓夜半平旦亦有建非止初昏是知正月為寅二月為卯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所直即謂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為何月也

爾雅歲陽太歲在甲曰逢閏在乙曰旂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巳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元戲在癸曰昭陽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闕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中曰涪難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闕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圍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室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月名正月為媯離騷云攝提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余五月為皐六月為且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元元月是也十月為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為辜十二月為涂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九

順炎武曰甲至癸為十日寅至丑為十二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達至昭陽十名為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為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序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難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服集於舍許氏說文後敘粵在永元困頓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也

春秋各國皆自紀其年發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舉其年之大事而言若曰會于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御成子之歲鑄刑書之歲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是也舉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媯訾之口從後人言之則曰甲子曰癸亥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

幽厲之後周室微陪臣執政史不記時君不告朔故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禘禘廢而不統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其後戰國並爭在於疆國禽敵救急解紛而已豈遑念斯哉是時齊人鄒衍獨明於終始五德之傳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十

而散消息之分以顯諸侯其古歷可紀者惟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云秦滅六國採用鄒衍之說頗推五勝自以為獲水德更名河曰德水而正以十月色上黑然歷度閏餘未睹厥真也漢興亦自以為獲水德之瑞高祖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東井者秦分也遂因其地以定天下及叔孫通制禮未遑改作仍襲秦正朔服色又北平侯張敖言用顓頊歷比于六歷疏濶中最高為微近然正朔失真而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文帝時賈誼以為宜改正朔服色草具儀注事寢不用其後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以終始五德上書言漢得土德宜更



元改正朔易服色當有黃龍見丞相張蒼以為非是罷之後黃龍見成紀帝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而新垣平以望氣見亦頗言正歷改元得貴幸後作亂故孝文皇帝廢不復問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二歲矣大中大夫公孫卿遠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兒寬明經術上迺詔寬與博士共議今宜何以為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三統之制後聖復前聖者二代在前也今二代之統絕而不序唯陛下發聖德宣考天地日時之極則順陰陽以定大明之制為萬世則於是迺詔御史曰迺者有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十一

司言歷未定廣延宣問以考星度未能讎也蓋聞古者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欽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清濁謂律聲五部謂五行天有四時分五行氣二十四氣也然則上矣書缺樂弛朕甚難之依違以惟未能修明其以七年為元年遂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迺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舉終以定朔晦分至躔離望迺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自達論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歷皆在牽牛建星則斗星也太初歷四分法在斗一十六度史官舊法冬夏至常不及太初歷五度四分法在斗一十六度史官舊在斗二十一度與行事候法天度相應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為算願募治歷者更造密度各自

增減以造漢太初歷迺選治歷鄧平及長樂司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與民間治歷者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侖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之謂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新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先藉半日名曰陽歷不藉名曰陰歷所謂陽歷者先朔月生陰歷者朔而後月迺生平日陽歷朔皆先旦月生以朝諸侯王羣臣便迺詔遷用鄧所造八十一分律歷罷廢尤疏遠者十七家復使校歷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十二

律昏明官者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陵渠奏狀遂用鄧平歷以平為太史丞後二十七年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言歷者天地之大紀上帝所為傳黃帝調律歷漢元年以來用之今陰陽不調宜更歷之過也詔下主歷使者鮮于妄人詰問壽王不服妄人請與治歷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日月晦朔弦望八節二十四氣鈞校諸歷用狀奏可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課諸歷疏密凡十家以元鳳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盡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歷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歷第一即墨

徐萬且長安徐禹治太初歷亦第一壽王及待詔李信治黃帝調歷課皆疏濶又言黃帝至元鳳三年六千餘歲丞相屬寶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治終始言黃帝以來三千六百二十九歲不與壽王合壽王又移帝王錄舜禹年歲不合人年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驪山女亦爲天子在殷周間皆不合經術壽王歷迺太史官殷歷也壽王猥曰安得五家歷又妄言太初歷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謂之亂世劫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祥之辭作祿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候課比三年不中不服再劫死更赦勿劫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故歷本之驗在於天自漢歷初起盡元鳳六年三十六歲而是非堅定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三

至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三統術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後漢建武八年朱浮許淑等數上言歷不正宜改更時分度覺差尙微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歷署七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上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歷不中詔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歷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之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詔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歷元但用其弦望而已至元和二年大初失天

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章帝知其謬錯故召治歷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二月甲寅下詔曰朕聞古先聞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今改行四分以遵奉天之文於是四分施行四分術大周千三百三十五行未期章帝復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歷者衛承李崇梁鮪嚴勗徐震蘇統及訢梵等十人以爲月當先小卽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梵等以爲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諸耦十六日月朧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上知訢梵穴見勗母拘歷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歷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無

大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四

有差跌達論集狀奏之延光二年中謁者直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尙書郎張衡周興難誦豐以爲九道法最密詔公卿詳議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等議四分歷最得正不宜議大尉愷等議宜從太初尙書令忠上奏太初歷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有謬不可施行兩歷相課六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不可復用前以爲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爲有關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上納其言遂改歷事順帝漢安二年尙書侍郎邊韶上言

孝武皇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設清臺之侯驗六異課效猶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浸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改用四分更以庚申為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詔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歷宗新等議建歷必先立元四分歷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歷元光武皇帝創其端孝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五

明皇帝校其實孝章皇帝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晁言歷元不正歷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詔羣臣集司徒府會議議郎蔡邕曰歷數精微術無常是漢初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晁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及用四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中詢者直誦亦非四分庚申當用甲寅元百寶參議竟不施行元和甲寅制書改行四分深引河

顓頊圖識以為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晁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以邕議劾光晁不敬詔勿治罪何承天曰四分於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歷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弊亦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歷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之論光和中穀城門侯劉洪始悟四分歷幾平不知而妄言者歟光和中穀城門侯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濶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歷以步月行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史臣論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歷元以丁丑王莽之際

大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六

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太初歷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召能術者課校諸歷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歷元加六百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乎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歷者得開其說而其元渺與緯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歷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止於元光和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邕能著文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集錄以備一家魏文帝踐祚議改正朔辛昆以魏遵舜禹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尚書令桓階等奏

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機  
牲宜用白詔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月用丑耳  
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議更改歷數太史丞韓翊以為乾  
象減斗分大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  
紀法千二百五十為斗分其後尙書令陳羣奏言歷數難明  
黃初年以四分歷久遠疏濶大魏受命宜改歷明時韓翊首  
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望晦  
朔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案三公議皆綜盡典禮殊  
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定奏可  
景初元年尙書郎楊偉造景初歷元法萬一千五十八紀法  
千八百四十三表上帝遂施行偉歷以建丑為正改其年三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七

月為孟夏其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猶狩班宣時令皆  
以建寅為正王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  
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鐘之月為歷初元  
首之歲夜半甲子朔且冬至齊王卽位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  
下臣子永為忌日其復用夏正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  
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  
關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  
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曆天  
之儀以制儀象故孫氏用乾象歷至於吳亡晉泰始元年有司奏晉於五行之次應尙金金生於巳巳生  
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歷為泰始歷奏  
可咸甯中李修依杜預長歷作乾度歷江左武帝時侍中平  
原劉智推三百年斗歷改憲以為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  
以百五十為度法三十七為斗分名為正歷其後永和中華

作郎琅邪王朔之造通歷以上元歲甲子積九萬七千年四  
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千三百五為斗分因其上元為開闢  
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曆景即  
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後秦姚  
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婁造三紀甲子元  
術其略曰殷紀斗分纒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  
於古景初斗分雖在纒細之中而日所在乃差四度今治新  
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為斗分日在斗十七度  
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春秋下可以取驗今世圖緯皆云三  
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下至於今一千餘  
歲交會望進退於三節之間此法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  
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己未歲凡八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六

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  
千八百四十一算上歲以月餘檢日宿度所在為歷術者宗  
焉又著渾天論以步日於黃道駁前儒之失并得其中矣  
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  
年上表曰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  
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筭滋繁宜隨時遷  
革以取其合臣建元嘉歷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  
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  
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  
月有遲疾合朔月餘不在朔望亦非歷意故元嘉皆以盈縮  
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有司奏承天歷術合可施用宋二

十二年普用元嘉歷詔可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上表曰古歷疎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酉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更制新歷改易之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將來永用無復差動漢初卽用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斗十七今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記未盈百載所差已二度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并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九

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子爲辰首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日辰之號甲子爲先黃帝以來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又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爲始合璧連珠於是乎在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元法五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五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時世祖愛奇欲用冲之新法將以明年改元易歷未及施行而帝崩

梁初因齊用宋元嘉歷天監三年詔定歷員外散騎侍郎祖暕奏曰臣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歷元不同周天斗分疎密亦異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法爲正歷事皆符驗不可改張八

年輒又上疏論之詔使太史令將作匠道秀等候新舊二歷氣朔交會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訖九年七月新歷密舊歷疎暉乃奏稱史官所用何承天歷稍與天乖被詔付靈臺與新歷對課疎密始自去冬終於今朔得失之效已月別啟聞夫七曜運行理數深妙一失其源則歲積彌爽所上脫可施用宜在來正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歷朔至大同十年詔更造新歷以甲子爲元六百一十九爲章歲千五百三十六爲日法百八十三年冬至差一度月朔以遲疾定其小餘有三大二小未及施用而遭侯景亂遂廢陳氏因梁亦用祖冲之歷更無創改

後魏天興初命太史令晁崇脩渾儀以觀星象仍用景初歷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十

歲年積久頗以爲疎世祖平涼土得趙歐所修立始歷後謂爲密以代景初真君中司徒崔浩爲五寅元歷未及施行浩誅遂寢太和中詔祕書鐘律郎上谷張明豫爲太史令修綜歷事未成明豫物故遷洛仍歲南討而宮車晏駕世宗景明中詔太樂令公孫崇太樂令趙樊生等同考驗正始四年冬崇表曰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號服色觀于時變以應天道故易湯武革命治歷明時三五迭隆歷數各異皇魏紹天明命因前魏景初歷術數差違不協晷度世祖應期輯宣諸夏乃命故司徒東郡公崔浩錯綜其數浩博涉淵通更修歷術兼著五行論是時故司空咸陽公高允該覽羣籍贊明五緯并述洪範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踐祚乃用

敦煌趙歐甲寅之歷然其星度稍爲差遠臣輒鳩集異同研其損益更造新歷以甲寅爲元考其盈縮暑象周密又從約省起自景明故謂之景明歷須參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寶貴祕書監鄭道昭兼國子博士高僧裕尙書祠部郎中宗景前兼尙書郎中崔彬此數人請在祕省參候而伺察暑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後各五日然後可取驗延昌四年冬太傳清河王擇奏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張洪故太史令張明豫盪寇將軍龍祥校書郎李業興等三家並上新歷各求申用臣請廣訪諸儒及太史并集祕書與史官同驗疎密宰輔羣官臨檢得失至於歲終密者施用詔可臣擇等以天道至遠非卒可量請立表候影三載採其長者更議所從又蒙敕許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三

於是洪等與前鎮東府長史祖瑩等研窮其事介來三年大功獲成矣謹案洪等三人前上之歷并駙馬都尉盧道虔前太極採材軍主衛洪顯殄寇將軍太史令胡榮及雍州沙門統道蠲司州河南人樊仲遵定州鉅鹿人張僧豫所上綜合九家共成一歷元起壬子律始黃鐘考古合今謂爲最密陛下道唯先天靈蔡炳瑞壬子北方水之正位龜爲水畜寶符魏德修母子應義當麟趾請定名爲神龜歷乞付有司考議施用并藏祕府附於典志肅宗以歷就大赦改元因名正光歷班於天下其九家共修以龍祥業興爲主壬子元以來至大魏正光三年歲在壬寅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算外壬子歲入甲申紀以來至孝昌一年歲在丙午積四萬六千五

百五十四算外從壬子元以來至孝昌三年歲次丁未積十六萬七千七百五十六算上壬子歲入甲寅紀以來至孝昌丁未積四萬六千五百五十六算上章歲五百五孝靜世壬子歷氣朔稍違熒惑失次四星出伏歷亦乖舛興和元年十月齊獻武王入鄴復命李業興改正立甲子元歷詔以新歷十二月二十日新歷在營室十三度順疾天上歲星在營室十一度今月二十日新歷鎮星在角十一度雷天上鎮星在亢四度雷今月二十日新歷太白在斗二十五度晨見逆行天上太白在斗二十一度逆行便爲差殊業興對曰歲星行天伺候八九餘年恆不及二度今新歷加二度至於夕伏晨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三

見織毫無爽今日仰看如覺二度及其出沒還應如術鎮星自造壬子元以來歲常不及故加壬子七度亦知猶不及正度適欲并加恐出沒頓校十度十日將來永用不合處多太白之行頓疾頓遲取其會歸而已近十二月二十日晨見東方新舊二歷推之分寸不異行星三日頓校四度至其伏見還依術法又若唯嫌十二月二十日星有前卻業興推步三十餘載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涼州趙歐劉義隆廷尉卿何承天劉駿南徐州從事史祖冲之參校業興甲子元歷長於三歷一倍考洛京已來四十餘歲五星出沒歲星鎮星太白業興歷首尾恆中及有差處不過一日二日一度兩度三歷之失動校十日十度熒惑一星伏見體自無

常或不應度祖冲之歷多甲子歷十日六度何承天歷不及三十日二十九度今歷還與壬子同辰星一星沒多見少及其見時與歷無舛今依壬子元不改太白辰星唯起夕合為異業興潛構積年雖有少差校於壬子元歷近天者多若久而驗天十年二十年間比壬子元歷三星行天其差為密獻武王上言之詔付外施行芳又私撰歷書名曰靈憲曆算月每云何承天亦為此法而不能精靈憲若成百代當無異議書未成而卒

後齊文宣受禪命散騎侍郎宋景業叶圖識造天保歷景業奏依握誠圖及元命包言齊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節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文宣大悅施用之上元甲子至天保元年庚午積十一萬五百六算外章歲六百七十六度法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三

二萬三千六百六十斗分五千七百八十七歷餘十六萬二千二百六十一至武平七年董峻鄭元偉立議非之曰景業移閏於天正退命於冬至交會之際承二大之後三月之交妄減平分案景業有心改作多依舊章唯寫子換母妄誕穿鑿不會真理乃使日所在差至八度節氣後天閏先一月朔望虧食既未知其表裏遲疾歷步又不可以傍通冬至虛退日數減於周年平分妄設加時差於異日五星見伏有違二旬遲疾逆留或乖兩宿軌躔之術妄刻水旱今上甲寅元歷以六百五十七為率二萬二千二百三十八為節五千四百六十一為斗分甲寅歲甲子日為元紀時廣平人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歷事並制新法又有趙道嚴準魯影長短定日行

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之期孝孫以百一十九為章八千四十七為紀九百六十六為歲餘甲子為上元命日度起虛中張孟賓以六百一十九為章四萬八千九百為紀九百四十八為日法萬四千九百四十五為斗分元紀二人自云法略旨遠日月五星從斗十一一起盈縮轉度陰陽分至與漏刻相符上拒春秋下盡天統日月虧食及五星所在考之新法無不合其年六月戊申朔太陽虧劉孝孫言食於卯時張孟賓言在申鄭元偉董峻言在辰宋景業言在巳至日食乃卯辰之間言皆不中

後周武成元年詔有司造周歷露門學士明克讓麟趾學士庾季才及諸日者採祖暅舊議通簡南北之術頗觀其謬故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書

周齊並時而歷差一日克讓儒者不處日官以其書下于太史及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歷上元甲寅至天和元年景成積八十七萬五千七百九十二算外章歲三百九十一節法二萬三千四百六十一日法二十九萬一千六百六十朔餘十五萬三千九百九十斗分五千七百三十一會餘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六歷餘二十六萬八百三十冬至斗十五度參用推步終於宣政元年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又上景寅元歷上元景寅至大象元年己亥積四萬一千五百五十四算上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亦名節會法章歲四百四十八斗分三千一百六十七節法一萬二千九百九十二章中為章會法日法五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歷餘二萬九千六百九十

三冬至日在斗十二度小周餘盈縮積其歷術別推入部會  
分用陽率四百九十九陰率九每十二月下各有日月蝕轉  
分推步加減之乃為定蝕大小餘而求加時之正其術施行  
隋高祖受禪議造新歷張賓等依何承天法微加增損四年  
二月奏上上元甲子己巳已來至開皇四年甲辰積四百一  
十二萬九千一算上歷既行劉孝孫與冀州秀才劉焯并稱  
其失言學無師法刻食不中所駁六條其一云何承天不知  
分閏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閏其二云賓等不解宿度差  
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連珠合璧七曜須同乃以五  
星別元其四云賓等惟知日氣餘分恰盡而為立元之法不  
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賓等但守立元定法不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董

須明有進退其六云賓等唯識轉加大餘二十九以為朔不  
解取日月合會准以為定若乃驗影定氣何氏所優賓等去  
之彌遠合朔順天何氏所劣賓等循彼迷蹤時賓有寵於高  
祖劉暉附會之升為太史令二人叶議共短孝孫言其非毀  
天歷率意迂悻焯又妄相扶證惑亂時人孝孫焯等竟以他  
斥罷後賓死孝孫又上前後為劉暉所詰事寢不行仍畱孝  
孫直太史累年不調寓宿觀臺乃抱其書弟子輿輓詣闕伏  
而慟哭執法拘以奏之高祖異焉以問國子祭酒何妥妥言  
其善即日擢大都督遣與賓歷校長短先是信都人張胃玄  
以算術直太史久未知名與孝孫共短賓歷久之不定至十  
四年七月上令參問日食事楊素等奏太史凡奏日食二十

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尅而食尅不得其時又不知所起他皆  
無驗胃玄所尅前後時起分數合如符契孝孫所尅驗亦過  
半於是高祖引孝孫胃玄等親自勞徠孝孫請先斬劉暉乃  
可定歷高祖不憚又罷之俄而孝孫卒楊素又薦胃玄上召  
見胃玄因言日長景短高祖大悅賞賜甚厚令與參定新術  
劉焯聞胃玄進用又增損孝孫歷法更名七曜新術奏之與  
胃玄法頗相乖爽袁充與胃玄害之焯又罷至十七年胃玄  
歷成詔付有司施行擢胃玄員外散騎侍郎領太史令胃玄  
學祖冲之并兼其師法自後焯食廢中初祖冲之創設差分  
冬至每四十六年差一度梁康廟則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  
移一度胃玄折中兩家為法冬至八十三年卻行一度周馬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八

美

顯造景寅元歷有陰陽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胃玄以二  
十四氣盈縮由日行遲速自秋分至春分日行速一百八十  
二日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至秋分日行遲二百八十二日  
行一百七十六度古歷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入限便食張賓  
創有外限應食不食猶未能明胃玄以月道交給黃道日行  
黃道內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月  
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即為當食若月行  
內道在黃道北食多驗月行外道在黃道南食多不驗遂立  
定限隨交遠近逐氣求差損益食分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恆  
率胃玄推其差多者加減三十許日如熒惑平見在雨水加  
二十九日見在小雪減二十五日諸星盈縮皆然辰星舊率



一終再見然應見不見人人未能測胃玄積候知辰星平辰在雨水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啟蟄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古歷步術行有定限進退莫知多少胃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退多者差八十八餘度熒惑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又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向速背遲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古歷加時朔望同術胃玄以交有淺深遲速亦異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古歷去交十四度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當交即食應少分多應多反少胃玄知當交之中月掩日不盡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考

內掩日便盡更遠者其食又少交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古歷二分晝夜皆等胃玄以春秋二分晝多夜漏半刻由日行遲疾盈縮然也開皇十七年所行歷術冬至起虛五度後稍覺其疎至大業四年劉焯卒後乃敢改法命起虛七度諸法率更有增損朔終義寧自甲子元至大業四十年戊辰百四十二萬七千六百四十四年算外初開皇二十一年袁充奏日長影短高祖因以歷事付皇太子遣更研詳著日長之候太子徵天下歷算士咸集東宮劉焯復增修其書名曰皇極歷駁正胃玄之短太子頗嘉之未獲考驗焯為太學博士負其精博官不滿意又稱疾罷歸焯又造歷家同異名曰稽極大業元年著作郎王劭請葛穎侍宴言劉焯差歷

推步精審帝素知之乃下其書與胃玄參校互相駁難是非不決焯又罷歸四年駕幸汾陽宮太史奏日日食無效帝召焯欲行其歷袁充方幸於帝左右胃玄共排焯歷會焯死歷竟不行術士咸稱其妙

論曰自袁姬板蕩諸夏沸騰曲技雲浮疇官雨絕談天者侈五德之勝言術者溺專家之長張蒼以漢當紹周秦實闡運賈誼以子不代母義取相尅水土相乘一興一廢黃龍見祥此伸彼絀校其一時之贏負固然究而論之指各有所當也夫千載之期隸首所不能算宿離之忒既驗可以周知然道同而殊其遇則忿媚之心生緣寸而度其差則毫釐之謬見譬若射者之憎的塗者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八

考

之議室賈全勇而破片壤炫獨是而排羣非其言公而情乃私也其氣矜而智則鑿也自漢之壽王鮮于以至隋之張寶胃元其鈎摭毛舉巧詆深文豈直一端已哉楊偉之著景初自云古今無二承天之攻楊偉區區何足以云故後人而復哂後人者不知其幾何也劉焯高識忤俗發憤投紱觀其上書開皇語斯夸矣藝成弗施卒老鄉里故祖冲不顯于宋代孝孫見抑于劉暉其與焯之遭時無幸一也

司天考

閏朔

唐高祖受禪將治新法傅仁均善推步之學太史令庾儉丞  
 傅奔薦之詔仁均與儉等參議合受命歲名爲戊寅元術乃  
 列其大要有七曰唐以戊寅歲甲子日登極律元戊寅日起  
 甲子如漢太初一也冬至五十餘年輒差一度日短星昴合  
 于堯典二也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入餽限合于詩三也  
 魯僖公五年壬子冬至合春秋命律序四也月有三大三小  
 則日餽常在朔月餽常在望五也命辰起子半命度起虛六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九

符陰陽之始六也立遲疾定期則日行晦不見東朔不西眺  
 七也仁均以武德元年爲歷始而氣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  
 有加減差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算其周天度即古赤道也貞  
 觀十四年太宗將親祀南郊以十一月癸亥朔甲子冬至而  
 李淳風新術以甲子合朔冬至乃上言古歷分日起于子半  
 十一月當甲子合朔冬至故太史令傅仁均以減餘稍多子  
 初爲朔遂差三刻之其大最疏于高風然更相出入其有所  
 不能逾之戊寅歷上元戊寅歲至武德九年丙戌積十六萬  
 四千三百四十八算外及高宗時戊寅歷益疏淳風作甲子  
 元歷以獻詔太史起麟德二年頒用謂之麟德歷古歷有章  
 赫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淳風爲總法千四百四十

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考日至爲本渾圖以測黃道餘因劉  
 焯皇極歷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爲密與太史令瞿曇羅所上  
 經緯歷參行弘道元年十二月甲寅朔壬午晦八月詔二年  
 元日用甲申故進以癸未晦焉永昌元年十一月改元載初  
 用周正以十二月爲臘月建寅月爲一月神功二年司歷以  
 臘爲閏而前歲之晦月見東方太后詔以正月爲閏十月是  
 歲甲子南至改元聖歷命瞿曇羅作光宅歷將用之三年罷  
 光宅歷復行夏時麟德歷麟德元年甲子距上元積二十六  
 萬九千八百八十算中宗反正太史丞南宮說以麟德歷上  
 元五星有入氣加減非合璧連珠之正以神龍元年歲次乙  
 巳故治乙巳元歷推而上之積四十一萬四千三百六十算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九

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七曜起牽牛之初其術有黃道  
 而無赤道推五星先步定合加伏日以求定見佗與淳風術  
 同所異者惟平合加減差既成而睿宗即位罷之開元九年  
 麟德歷署日餽比不效詔僧一行作新歷推大衍數立術以  
 應之較經史所書氣朔日名朔度可考者皆合十五年草成  
 而一行卒詔特進張說與歷官陳玄景等次爲歷術七篇略  
 例一篇歷議十篇明年說表上之起十七年頒于有司時善  
 算瞿曇羅者怨不得預改歷事二十一年與玄景奏大衍寫  
 九執歷其術未盡太子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侍御史  
 李麟太史令桓執圭較靈臺侯簿大衍十得七八麟德纔三  
 四九執一二焉九執歷者出于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瞿

悉達譯之取開元二年二月朔為歷首度法六十月有一十九日餘七百三分日之三百七十三歷首有朔虛分百二十六周天三百六十度無餘分日去沒分九百分度之十三二月為時六時為歲三十度為相十二相而周天望前日白博又望後日黑博又其算以字書不用籌策其術繁碎或幸而中不可以為法自太初至麟德歷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至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倣之開元大衍歷演紀上元闕逢困敦之歲距開元十二年甲子積九千七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四十算至肅宗時山人韓穎上大衍歷或誤帝疑之以穎為太子宮門郎直司天臺又損益其術每節增二日更名至德歷寶應元年六月望戊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三

夜月蝕三之一官歷加時在日出後有交不署蝕代宗以至德歷不與天合詔司天臺官屬郭獻之等復用麟德元紀更立歲差增損遲疾交會及五星差數以寫大衍舊術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帝為製序題曰五紀歷于是頒用訖建中四年寶應五紀歷演紀上元甲子距寶應元年壬寅積二十六萬九千九百七十八算德宗時五紀歷氣朔加時稍後天推測星度與大衍差率頗異詔司天徐承嗣與夏官正楊景風等禱麟德大衍之旨治新歷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建中四年歷成名曰正元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軌漏交會悉如五紀法詔起五年正月行新歷會朱泚之亂改元興元自是頒用訖元和元年建中元歷演紀上元甲子距建中

甲子歲積四十萬二千九百算外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歷名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蒞章之數至于察斂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至穆宗立以為案世續緒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改撰歷術名曰天明上元七曜起赤道虛九度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更立新數以步五星其大略謂通法曰統法策實曰章歲撰法曰章月挂限曰閏限三元之策曰中節四象之策曰合策一象之策曰象準策餘曰通餘爻數曰紀法通紀法為分曰旬周章歲乘年曰通積分地中之策曰候策天中之策曰挂策以貞悔之策減中節曰辰數以加季月之節即土用事曰以小餘滿辰法為辰數滿刻法為刻乾寶曰象數秒法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四

三百以乘統法曰分統長慶二年用宣明歷自敬宗至僖宗皆遵用之訖景福元年觀象歷令有司無傳者長慶宣明歷演紀上元甲子至長慶二年壬寅積七百七萬一百三十八算外昭宗時宣明歷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太子少詹事邊岡與司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堉改治新歷然術一出于岡岡筭巧能馳騁反覆于乘除間由是簡捷超徑等接之術興而經制遠大衰序之法廢矣其上元七曜起赤道虛四度景福元年歷成賜名崇玄氣朔發斂盈縮朏朧定朔望望九道月度交會入蝕限去交前後皆大衍之舊餘雖不同亦殊塗而至者起二年頒用至唐終景福崇玄歷演紀上元甲子距景福元年壬子歲積五千三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八算

外

梁開平三年蜀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  
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乃用唐閏月改  
閏十二月秀林故唐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歷  
後晉高祖時司天監馬重績始更造新歷不復推古上元甲  
子冬至七曜之會而起唐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用正月  
雨水為氣首初唐建中時術者曹士為始變古法以顯慶五  
年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號符天歷然世謂之小歷祇行于民  
間而重績乃用以為法遂施于朝廷賜號調元歷然行之五  
年輒差不可用而復用崇元歷

周廣順中國子博士王處訥私撰明元歷于家民間又有萬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九

分歷見氏志合元萬分歷一卷唐曹氏撰歷元起顯慶而蜀  
有永昌歷正象歷南唐有齊政歷五代之際歷家可考見者  
止于此而調元歷法既非古明元又止藏其家萬分止行于  
民間其法皆不足紀而永昌正象齊政歷皆止用于其國世  
宗即位端明殿學士王朴通歷數乃詔朴撰定歲餘朴奏以  
步日步月步星步斂為四篇合為歷經一卷歷十一卷草三  
卷顯德三年七政細行歷一卷為欽天歷玉海唐三百年歷  
調元欽天而世宗詔司天監用之以明年正月朔旦為始上  
元甲子距顯德三年丙辰積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  
五十三算外  
宋初周周歷建隆二年以其歷推驗稍疏詔司天少監王處

謂等別造歷法號應天歷太平興國間或言應天歷氣候漸  
差詔處訥等重加詳定六年表上新歷詔付本監詳定會冬  
官正吳昭素徐瑩董昭吉等各獻新歷處訥所上歷遂不行  
詔以新歷集監官參校測驗考其疏密秋官正史端等言昭  
吉歷差昭素瑩二歷以建隆癸亥以來二十四年氣朔驗之  
頗為切準復對驗二歷惟昭素歷氣朔稍均可用又詔衛尉  
少卿元象宗等精加詳定象宗等言昭素歷法考驗無差可  
施永遠遂賜號乾元歷應天乾元二歷皆御製序焉至道元  
年鄭昭晏上言承詔考驗司天監丞王睿雍熙四年所上歷  
以十八事按驗得者六失者十二太宗嘉之賜昭晏金紫令  
兼知歷算真宗嗣位命司天監史序等考驗前法研覈舊文  
六典通考卷百三十九

編為新歷咸平四年歷成賜號儀天歷建隆應天歷上元木  
星甲子距建隆三年壬戌歲積四百八十二萬五千五百五  
十八乾元上元甲子距太平興國六年辛巳積三千五十四  
萬三千九百七十七儀天自上元土星甲子至咸平四年辛  
丑積七十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乾興初議改歷命司天役  
人張奎運算其術以八千為日法一千九百五十八為斗分  
四千二百九十九為積年詔以奎補保章正又推擇學者楚衍  
與歷官宋行古集天章閣詔內侍金克隆監造歷至天聖元  
年八月成率以一萬五百九十為樞法得九鉅萬數既奏詔  
翰林學士晏殊制序施行焉命曰崇天歷上元甲子距天聖

二年甲子歲積九千七百五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一上考往古歲減一算下驗將來歲加一算英宗即位命司天監周琮及冬官正王炳丞王棟主簿周應祥周安世馬傑靈臺郎楊得言作新歷三年成琮言舊歷氣節加時後天半日五星之行差半次日食之候差十刻既而司天中官正舒易簡與監生石道李遵更陳家學于是詔范鎮孫思恭劉攽考定是非上推尚書辰弗集于房與春秋日食參今歷所候而易簡道邁等所學疏闊不可用新書爲密遂賜名明天歷初皇祐中仁宗欲改歷從劉義叟言復用崇天歷治平二年始改用明天歷歷官周琮皆遷官後三年驗熙寧三年七月日食不效詔復用崇天歷奪琮等所遷官熙寧八年更用奉元歷沈括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七

主其議明年正月月食遽不效詔問修歷者姓名括具奏辨不得廢奉元歷熙寧七年甲寅衛朴造行十八年至元祐壬申後天七刻積年八千三百一十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七日法二萬三千七百紹興九年史官求奉元歷不獲觀天歷元祐七年壬申皇居卿造行三十一年至崇寧癸未先天六刻積年五百九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七日法一萬二千三十占天歷崇寧二年癸未姚舜輔造行三年至丙戌後天四刻積年二千五百五十萬一千九百三十七日法二萬八千八十崇寧紀元歷演紀上元上章執徐之歲距元符三年庚辰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算至崇寧五年丙戌歲積二千八百六十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六算宋歷在東

都凡八改及靖康之亂星翁離散紀元歷亡紹興二年高宗購得之六月語輔臣曰歷官推步不精今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自明年當改正五年日官言正月朔旦日食九分半虧在辰正常州布衣陳得一言當食八分半虧在巳初其言卒驗侍御史張致遠言太史所定日食不驗得一嘗言有依據願詔得一改造新歷委官專董其事參校太史有無以補遺闕擇歷算子弟粗通者授演撰要旨乃詔秘書少監朱震即秘書省監視得一改造新歷八月歷成賜名統元詔翰林學士孫近爲序以六年頒行遷震一秩賜得一通微處士官其一子得一等上推甲子歲得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日度起虛中以爲元著歷經七卷歷議二卷立成四卷考古春秋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八

日食一卷七曜細行二卷氣朔入行草一卷詔付太史副藏祕府統元歷上元甲子距紹興五年乙卯歲積九千四百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九十一然歷雖頒行有司不善用之暗用紀元法推步以統元爲名乾道二年日官以紀元歷推三年丁亥歲十一月甲子朔將頒行道士裴伯壽詣陳當進作乙丑朔于是依統元歷法正之光州士人劉孝榮言統元歷交食先天六刻火星差天二度當自著歷期以半年可成願改造新歷詔禮部尚書周執羔提領改造新歷執羔亦謂測景斂氣經涉歲月孝榮乃采萬分歷作三萬分爲日法號七曜細行歷上之侍御史單時言比年太史局以統元歷稍差而用紀元歷紀元差通者劉孝榮議改歷四月朔日食不驗

日官兩用統元紀元以定會朔二歷之差益甚如四月朔日不食雖爲差誤然一分之說猶爲近焉八月望月食五分新歷以爲食六分亦爲近焉聞欲以明年二月望月食爲驗是夜或有陰晦風雨願令日官與孝榮所定七政躡度其說異同者俟其可驗以渾象測之其稍近屢中者從其說以定歷庶不致甚差詔從之三年頒新歷名以乾道歷孝榮有考春秋日食一卷漢魏周隋日月交食一卷唐日月交食一卷宋乾道三年丁亥行九年至淳熙丙申後天一刻積年九千一百六十四萬五千九百三十七日法三萬乾道四年禮部員外郎李焘言大衍歷最號精微用之不過三十餘年後之欲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九

行遠也難矣熈嘗承詔監視測驗值新歷太陰熒惑之差恐書成所差或多迺詔諸道訪通歷者久之福州布衣阮興祖上言新歷差謬初新歷成荆大聲孝榮其爲之至是大聲以太陰九道變赤道別演一法與孝榮立異後裴伯壽上書言新歷出于五代民間萬分歷其數朔餘太彊明歷之士鄙之今孝榮乃因萬分小歷作三萬分爲日法以隱萬分之名緣朔餘太彊孝榮遂減其分乃增歷秒不入歷格前古至宋諸歷朔餘并皆無秒且孝榮不知王處訥千萬分增二爲應天歷日法朔餘五千三百七自然無秒而去王朴用秒之歷臣與造統元歷後潛心探討諸歷得失曉然誠假臣演與之職當與太史官立表驗氣窺測七政運算立法當遠過前歷詔

送監視測驗官許之淳熙元年禮部言今歲權用乾道新歷推算明年復欲權用乾道歷詔從之十一月春官正吳澤推等奏重造新歷七卷推算備草二卷校之紀元統元乾道諸歷新歷爲密詔名淳熙歷四年頒行淳熙三年丙申行一十五年至紹熙辛亥合積年五千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七十七日法五千六百四十四年國學進士會稽石萬言淳熙歷立元非是氣朔多差按淳熙十四年清明夏至處暑差一日如卦正月望二月十二月下弦六月八月上弦十月朔并差一日如卦候盈虛沒滅五行用事亦各隨氣朔而差請考正送秘書省禮部詳之皇甫繼明史元實等言石萬所撰五星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十

再聚應用一萬三千五百爲日法乃竊取唐末崇元舊歷淳熙歷立法乖疏丙午歲定望在十七日太史知其不可遂注望十六日下以掩其過今考淳熙歷經又差于將來戊申歲十一月下弦則在二十四日太史局官必將妄退于二十三日期望二弦歷法綱紀失其一則五星盈縮日月交會昏旦之中星晝夜之晷刻皆不得正渾儀景表壺漏之器私家無之是以歷之成書猶有所待請依改造大歷故事置局更歷以祛太史局之弊紹熙元年八月詔太史局更造新歷二年正月進立成二卷紹熙七曜細行歷一卷賜名會元四年布衣王孝禮言今年十一月冬至日景表當在十九日壬午會元歷注乃在二十日癸未差一日崇天歷癸未日冬至加時

在酉初七十六分紀元歷在丑初一刻六十七分統元歷在丑初二刻二分會元歷在丑初一刻三百四十分今八十有七年常在丑初一刻不減而反增崇天歷實天聖二年造紀元歷崇甯五年造計八十二年是時測景驗氣知冬至後天乃減六十七刻半方與天道協其後陳得一劉孝榮造歷未嘗測景苟弗立表測景莫識其差乞遣官令太史局以銅表同孝禮測驗朝廷雖從之未暇改作會元歷紹熙二年辛亥造行八年至慶元己未後天一十刻積年二千五百四十九萬四千八百五十七日法三萬八千七百慶元四年會元歷占候多差日官草澤互有異同詔禮部侍郎胡紘充提領官正字馮履參定監楊忠輔造新歷五年成賜名統元頒之凡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十一

歷經三卷八歷冬至考一卷三歷交食考三卷暑景考一卷考古今交食細草八卷盈縮分損益率立成二卷日出入晨昏分立成一卷岳臺日出入晝夜刻一卷赤道內外去極度一卷臨安午中晷景常數一卷禁漏街鼓更點辰刻一卷禁漏五更損點昏曉中星一卷將來十年氣朔二卷己未庚申二年細行二卷總三十二卷慶元五年己未造行八年至開禧丁卯先天六刻積年三千九百一十七日法一萬二千開禧三年大理評事鮑澣之言自唐麟德至于紹熙會元所更者十二書無非推求上元開闢為演紀之首氣朔同元而七政會于初度從此推步以為歷本獨石晉馬重績造調元歷不復推古上元甲子七曜之會施于當世五年輒差遂不可

用今自慶元三年以來測驗氣景見舊歷後天十一刻改造統天歷未幾而推測日食已不驗且其演紀起於唐堯二百餘年非開闢之端氣朔五星立虛加虛減之數氣朔積分有泛積定積之懸以外算而加朔餘以距算而減轉率無復彊弱之法盡廢方程之舊其差漏不可備言是乃民間小歷非朝廷授時之書也漢人謂歷元不正盜賊相續願詔有司選演撰之官募通歷之士更造新歷于是詔祕書監曾漸充提領官澣之參定官草澤精算及嘗獻歷與造統天歷者皆延之詔以戊辰年權用統天歷開禧歷開禧三年丁卯造行四十四年至淳祐辛亥後天七刻積年七百八十四萬八千二百五十七日法一萬六千九百嘉泰元年祕書監俞豐等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十二

請改造新歷淳祐十一年陳垓言成永祥等依開禧新歷推算辛亥歲十二月二十七立春在酉正一刻今所頒歷迺相師堯等依淳祐新歷推算到壬子歲立春日在申正三刻質諸前歷乃差六刻又考驗所食分數開禧舊歷僅差一二刻而李德卿新歷差六刻二分有奇與今頒行前後兩歷所載立春氣候分數亦差六刻則同舊歷差少未可遽廢新歷差多未可輕用請參考推算頒行淳祐歷淳祐十年庚戌造行二年至壬子合積年一億二千二十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七日法三千五百三十二年祕書省言太府寺丞張混同李德卿算造歷書與譚玉續進歷書頗有牴牾詔省官參訂兩歷得失密疏以聞十二年玉歷成賜名會天寶祐元年行之

行十八年至咸清辛未後天一刻積年一千一百三十五萬  
六千一百五十七日法九千七百四十咸清六年十一月三  
十日冬至至後爲閏十一月既頒歷浙西安撫司臧元震言  
歷法差謬宜改朝廷遣官偕元震與太史局辨正而太史詞  
窮元震轉一官判太史局鄧宗文譚玉等各降官因更造歷  
六年歷成七年頒行卽成天歷也德祐後陸秀夫等擁立益  
王走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歷賜名本  
天歷旋亡成天歷咸清七年辛未陳鼎造行四年至至元辛  
巳後天一刻積年七千一百七十五萬八百五十七日法七  
千四百二十

遼大同元年太宗自晉收歷象遷于中京遼始有歷卽調元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幸

歷也應歷十一年司天王李白正等進歷蓋乙未元歷也聖  
宗統和十二年汗原作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歷則大明歷也大  
遼古今錄稱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改歷大明歷本宋祖冲  
之法深陳用之至遼聖宗以賈俊所進新歷因宋大明舊號  
行之金時重修大明歷至元亦曰重修大明歷及改授時歷  
別立司天監存肆之每歲甲子冬至重修其法書在太  
史院禁遼始徵歷梁唐入晉後乙未大明歷法再變應歷六  
年宋用欽天歷十年宋用應天歷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歷統  
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歷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歷清寧十年宋  
用明天歷太康元年宋用奉元歷大安七年宋用觀天歷乾  
統六年宋用紀元歷五代歷三變宋八變遼終始再變歷法  
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爲歷  
國史問朔頗有異同遼初用乙

未元歷本何承天元嘉歷法後用大明歷本祖冲之甲子元  
歷法用乙未歷漢周多同用大明歷則間與宋異國史敘事  
甲子不殊閏朔多異以此故也耶律儼紀以大  
明法追正乙未月朔又與陳大任紀時或抵牾

金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歷十五年春正月朔頒行  
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爲歷元五  
千二百三十爲日法或曰因宋紀元歷增損之正隆戊寅三  
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  
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  
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命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歷十一  
年歷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歷二十一年十一月  
望大陰虧食命尚書省委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歷官  
驗所食時刻分秒比較以知微歷爲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幸

又改進親歷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校無差  
然後用之事遂寢終金世惟用知微歷演紀上元甲子距大  
定庚子八千八百六十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年日法五千  
二百三十分歲實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分通餘二萬  
七千四百二十四分期實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分通閏  
五萬六千八百八十四分歲策三百六十五日餘一千二百  
七十四分

元初承用金大明歷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效二  
月五月朔微月見于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歷後天  
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  
曜後先調五行出沒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



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殊遠創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名曰西征庚午元歷表上不果用至元四年西域札瑪里鼎撰進萬年歷稍頒行十三年平宋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政治新歷衡等以爲金雖改歷止以宋紀元歷微加增損實未測驗于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等參攷累代歷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以爲歷本十七年冬至歷成賜名授時歷詔頒行之守敬與諸臣上奏曰帝王之事莫重于歷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迄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統術百二十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五

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術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術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統甲子術始悟日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術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術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術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術頗采舊儀始悟定朔又四十六年李瀛風造麟德術以古法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進朔以避晦農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明術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

術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術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法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專命臣等政治新法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真測實數所考正者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後八十一刻各減大明術十八刻二曰歲餘自宋大明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法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六

至元四年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箕九度有奇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于箕與日食相符四日月離自丁丑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算變從黃道求入轉極遲疾并平行處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明法八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法三十刻與天道合五日八交自丁丑五月憑每月測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于黃道其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術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

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并依實測不以  
私意牽就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術據汴京爲準其刻數  
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  
立術推求每日月出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  
日入戌初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爲定式所  
創法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依立招  
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  
古法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析  
爲三百三十六限依堞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疾度數  
逐時不同三曰黃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從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七

算術句股弛矢方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率與天道  
實昭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據累年實測內外極度二十三  
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接句股爲法求每去極與所測相  
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黃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  
北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一十四度  
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子理爲盡  
同時楊恭懿上奏曰臣等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  
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星周  
天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本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  
至晷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高下晝夜  
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然必每歲測驗

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又合朔議曰日行四時一周謂之  
一歲月躔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  
謂合朔自漢太初用平朔法大小相間或有二大者故日食  
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始以月行遲  
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梁  
虞劇造大同歷隋劉焯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  
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  
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  
間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  
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三小何傷然亦不改臣等依前賢定論  
推算皆改從實今十九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七

朔之數也授時歷至元十八年歲次辛巳爲元上考在古下  
驗將來皆距  
歷元爲算周歲消長百年各一其  
諸應等數隨時推測不用爲元日周一萬歲實二百六十  
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通餘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朔  
實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九分九十三秒通閏十萬八千七百  
五十三分八十四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  
分旬周六十萬紀法六十  
明太祖吳元年十一月乙未冬至太史院使劉基上戊申大  
統歷太祖諭曰古者季冬頒歷太遲今于冬至亦未善宜以  
十月朔著爲令洪武元年改院爲司天監置回回司天監詔  
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回回司天監黑的兒等至京議歷法  
三年改監爲欽天設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大統歷曰回回

歷歲造大統民歷御覽月令歷七政躔度歷六壬遁甲歷四季天象占驗歷御覽天象錄各以時上其日月交食分秒時刻復起方位先期以開十七年閏十月漏刻博士元統言歷以大統為名而積分躔躡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况授時以至元辛巳為應元至洪武甲子積年百四十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合修改聞有郭伯玉者精明九數宜徵令推算報可採統為監令統乃取授時歷去其歲實消長之說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歷元命曰大統歷法通軌監副李德芳言統改作歷元不用消長之法以考魯獻公十五年戊寅歲天正冬至比辛巳為元差四日半強今當復用辛巳為元及消長之法疏入元統奏辨太祖曰二說難憑但驗七政交會行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九

度無差者為是自是大統歷元以洪武甲子而推算仍依授時法成化十七年真定教諭俞正己上改歷議尚書周洪謨等言正己止據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算氣朔又以己意創為八十七年約法每月大小相間輕率狂妄宜正其罪遂下正己詔獄十九年天文生張陞上言改歷欽天監謂祖制不可變陞說遂寢弘治中月食屢不應日食亦舛正德十三年連推日食起復皆弗合于是漏刻博士朱裕上言至元辛巳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歲久不能無差若不量加損益恐愈久愈舛乞簡大臣總理其事令本監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兼驗回回科推西域九執歷法仍遣官至各省候土圭以測節氣早晚則交食可正七政可齊部覆言今十月

望月食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不同請至期考驗既而濂等言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秒今正德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不經改正推步豈能有合臣參詳較驗得正德丙子歲前天正冬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日丑初初刻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為歷元其氣閏轉交四應併周天黃赤道諸類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望敕禮臣併監正董其事部奏古法未可輕變請仍舊別選精通歷學者同濂等以新法參驗從之十六年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通歷法俱擢光祿少卿管監事嘉靖二年湘言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十

古今善治歷者三家漢太初以鐘律唐大衍以著策元授時以晷景為近欲正歷而不測景皆空言也望許臣督中官正周濂等及冬至前詣觀象臺晝夜推測日記月書至來年冬至以驗二十四氣分至合朔日躔月離黃赤二道昏旦中星七政四餘之度視元辛巳所測離合何如差次錄聞更敕禮部延訪精通理數者共詳定而謹謂歷不可改禮部言湘欲自行測候不為無識請二臣各進所見從之萬曆十二年十一月癸酉朔大統歷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歷推不食已而回回歷驗禮科給事中侯先春因言邇年月食在西而曰戌月食將既而曰未九分舛甚矣回回歷科推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最為精密何妨纂入大統歷以備考驗詔可二十

三年鄭世子載堉進聖壽萬年歷律歷融通二書疏略曰高皇帝革命時元歷未久氣朔未差故不改作積年既久氣朔漸差後漢志言三百年斗歷改憲今以萬歷爲元而九年辛巳歲適當斗歷改憲之期又協乾元用九之義歷元正在是矣臣嘗以大統授時二歷較之考古則氣差三日推今則時差九刻夫差雖九刻處夜半之際所差便隔一日節氣差天一日則置閏差一月閏差一月則時差一季時差一季則歲差一年其失豈小小哉蓋因授時減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統不減失之後天因和會兩家酌取中數立爲新率編撰成書大旨出于許衡而與衡歷不同黃鐘乃律歷本原兩舊歷罕言之新法則以步律以爻象爲首堯時冬至日躔宿次何承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三

天推在須女十度左右一行推在女虛間元人歷議亦在女虛之交而授時歷乃在牛宿二度大統歷乃在危宿一度相差二十六度皆不與堯典合新法上考堯元年甲辰歲夏至午中日在柳宿十二度左右冬至午中日在女宿十度左右心昴昏中各去午正不逾半次與承天一行二家合皆與舊歷不同望敕大臣名儒參訂採用三十八年監推十一月壬寅朔日食分秒及虧圓之候職方郎范守己疏駁其誤禮官因請博求知歷學者令與監官推測于是五官正周子愚言大西洋歸化遠臣龐迪義熊三拔等攜有彼國歷法多中國典籍所未備者乞視洪武中譯西域歷法例取知歷儒臣率同監官盡譯諸書以補典籍之缺先是大西洋人利瑪竇貢

土物而迪義三拔及龍華民鄧玉函湯若望等先後至俱精究天文歷法禮部因奏精通歷法如邢雲路范守己爲時所推請改授京卿其理歷事翰林院檢討徐光啟南京工部員外郎李之藻亦皆精歷理可與迪義三拔等同譯西洋法歷法疏密莫顯于交食欲重修歷必重驗測乞敕所司修治儀器疏入雷中未幾雲路之藻皆至京參預歷事四十一年之藻奏言臺監推算日月交食時刻虧分之謬而力薦迪義三拔及華民楊瑪諾等所製窺天窺日之器精絕乞敕禮部開局取其歷法譯出成書又上西洋法一曰天包地外地在天中其體皆圓皆以三百六十度算之從地窺天其自地心測算與自地面測算者不同二曰北極出地高低度分不等其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三

赤道所離天頂亦因而異以辨地方風氣寒暑之節三曰各處所見黃道各有高低斜直之異故其晝夜長短不同所得日景有表北景有表南景有周圍圓景四曰七政行度不同各爲一重天層層包裹推算周徑各有其法五曰列宿在天另有行度二萬七千餘歲一周古今中星不同不當指列宿之天爲晝夜一周之天六曰五星之天各有小輪俱平行特爲小輪旋轉于大輪之上下故人從地面測之覺有順逆遲疾七曰歲差分秒多寡古今不同蓋列宿天外別有兩重之天動運不同其一東西差出入二度二十四分其一南北差出入一十四分各有定算其差極微從古不覺八曰春分至秋分多九日秋分至春分少九日由太陽天心與地心不同

處所人從地面望之覺有盈縮其本行初無盈縮九曰太陰小輪不但算得遲疾又且測得高下遠近大小之異交食多寡非此不確十曰日月交食隨其出地高下之度看法不同而人從所居地面南北望之又不同兼二者食分乃審十一曰日月交食人從地面望之東方先見西方後見凡地面差三十度則時差八刻二十分而以南北相距二百五十里作一度東西視所離赤道以爲減差十二曰日食與合朔不同日食在午前先食後合在午後先合後食凡出地入地之時近于地平其差多至八刻漸近于午則其差時漸少十三曰日月食所在之宮每次不同皆有捷法定理可以用器轉測十四曰節氣當求太陽真度如春秋分日乃太陽正當黃赤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三

二道相交之處不當計日勻分天啟元年春雲路復詳述古今交食數事以明授時歷之疏證新法之密章下禮部四月壬申朔日食雲路所推食分時刻與欽天監所推互異自言新法至密至期考驗皆與天不合雲路又嘗論大統宮度交界當與歲差考定不當仍用授時三百年前所測之數又月建非闕斗杓所指斗杓有歲差而月建無改移皆篤論也崇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禮部侍郎徐光啟依西法預推順天府見食二分有奇瓊州食既大寧以北不食大統回回所推食分時刻與光啟互異已而光啟法驗餘皆疏帝切責監官時五官正戈豐年等言大統乃國初所定即郭守敬授時歷也二百六十年毫末增損自至元十八年造歷越十八年

爲大德三年八月已當食不食六年六月又食而失推是時守敬方知院事亦無可奈何况斤斤守法者哉今若循舊向後不能無差于是禮部奏開局修改乃以光啟督修歷法光啟言近世言歷諸家大都因郭守敬法至若歲差環轉歲實參差天有緯度地有經度列宿有本行月五星有本輪日月有真會視會皆古所未聞惟西歷有之舍此數法則交食凌犯終無密合之理宜參取考訂與大統法會同歸一因舉南京太僕少卿李之藻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報可未幾玉函卒又徵西洋人湯若望羅雅谷譯書演算光啟進本部尙書仍督修歷法時巡按四川御史馬如蛟薦資縣諸生令守中精歷學以所呈歷書送局光啟力駁其謬并預推次年四月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四

四川月食時刻令其臨時比測四年正月光啟進歷書二十四卷夏四月戊午夜望月食光啟預推分秒時刻方位皆驗五年光啟又進歷書三十卷明年冬十月光啟以病辭歷務以山東參政李天經代之七年魏文魁上言歷官所推交食氣節皆非於是命文魁入京測驗是時言歷者四家大統回回外別立西洋爲西局文魁爲東局言人人殊天經進歷書二十九卷并星屏一具俱西人所造也十年正月辛丑朔日食天經等預推京師見食一分一十秒應天及各省分秒各殊惟雲南太原則不見食其初虧食甚復圓時刻亦各異大統推食一分六十三秒回回推食三分七十秒東局所推止游氣侵光三十餘秒而食時推驗惟天經爲密時將廢大統

用新法代州知州郭正中言中歷必不可盡廢西歷必不可  
專行四歷各有短長當參合兼收十一年正月乃詔仍行大  
統歷如交食經緯晦朔弦望因年遠有差者旁求參考新法  
與回科并存十四年十二月天經言大統置閏但論月無  
中氣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五年新歷其十月十二  
月中氣適交次月合朔時刻之前所以月內雖無中氣而實  
非閏月益氣在朔前則此氣尚屬前月之晦也至十六年第  
二月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第三月合朔之後則第  
二月爲閏正月第三月爲二月無疑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  
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  
改爲大統歷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據大統歷通  
軌及歷草諸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書稱爲編次首法原次立成大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日句股  
測望日孤矢割圓日黃赤道差日黃赤道內外度日白道交  
周日日月五星平立回回歷法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  
定三差日里差刻漏回回歷法西域默狄納國王馬哈麻所  
作其地北極高二十四度半經度偏西一百零七度約在雲  
南之西八千餘里其歷元用隋開皇己未卽其建國之年也  
洪武初得其書于元都十五年秋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  
精其五星緯度又中國所無命翰林李紳吳伯宗同回回大  
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其法不用閏月以三百六十五日爲  
一歲歲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而宮閏三十一日  
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十二月月有閏日凡三十年月  
閏十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一年宮月日辰再會西洋人來中  
國西人其歷法與回回同而加精密考前代遠國之人言  
歷法者多在西域而東南北無聞蓋堯命羲和仲叔分宅四

方義仲義叔和叔則以編夷南交朔方爲限獨和仲但日宅  
西而不以地豈非當時聲教之西被者遠哉周未時人子  
弟分散西域天方諸國接壤西陲非若東南有大海之阻又  
無極北嚴寒之畏則抱書器而西征勢固便也歐羅巴在回  
同西其風俗相類而好奇喜新競勝之習適之幾和既失其  
守古籍可見者僅有周曆而西人渾蓋通德之器寒熱五帶  
之法皆不出周曆範圍云

論曰漢以來精于歷者三家洛下閔以鐘律僧一行以  
著策郭守敬以晷景此三人者可謂具高世之識擅絕  
人之藝矣然其制器尙象行之不過數十年輒已乖舛  
與天不合賈逵謂一家歷法必在二百年之間子猶病  
其說之闕遠而無當于情實也何則日月之行天有遲  
速五星之踐度有進退循環而求過則爲差方其差之  
未著也雖聖人不能以預推積之數十百年而差數乃

六典通考 卷百三十九

盡暗矣差既甚則不能無改是以君子因時而修理之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在金火相革之卦象曰湯武革命  
應乎天而順乎人言其明辨三統調均四序所以後天  
而奉天時也近代治歷之家多稱古疏而今密特據周  
秦之間言之爾若夫唐虞之欽若羲和之平秩雖萬世  
莫能相易謂之爲疏得乎且士負其技以遊于世隨運  
爲之消長劉焯平朔之術絀抑于隋而顯于唐祖冲甲  
子之元不施於大明而盛行於梁陳遼金之代故用不  
用時也遇不遇命也君子之道易地皆然目論之士見  
咫尺而迷千里其與瞽矇何異哉西域九執之法唐志  
甚譏其繁碎至胡元有國而回回之科列在憲臺及前

明中葉而西洋之法流布中土孔子有言曰中國失道守在四夷太史公亦言曠人子弟分散或在夷狄故事之所從來者久遠矣老子西行而歷流沙其後天竺之佛竊其餘說為書以惑中國凡夷狄所矜為獨得者大抵祖吾中國聖人之遺教顧彼能研思以求精而我則媮廢而不振此其所以工拙異也嗚乎君國上下之際靡事不然豈獨一歷法哉豈獨一歷法哉

六典通考 卷百二十九

毛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十

湖西閻鎮珩輯

司天考

測步日

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與區占星氣測步之名由此昉焉及在唐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命羲叔宅南交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日中星虛以殷仲秋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釋者曰鳥南方朱鳥七宿火蒼龍之中星虛元武之中星昴白虎之中星堯時春分日纏在昴故初昏七星中鶉火次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一

也夏至日在七星故初昏心中大火次也秋分日在房故初昏虛中元枵次也冬至日在虛六度故初昏昴中大梁次也舜命皋陶撫于五辰察玉衡以齊七政禹作洪範協用五紀商之興命巫咸掌天官周有太史保章馮相氏皆世宿其職無忘舊業蓋古無二十四氣而有分至啟閉之節其日或長短殊候其星則寒暑異位非夫聖智之才精修器物無由推驗而審知焉周髀所謂用七衡以正十二中氣者是也自周衰日官廢職逮于六國秦漢晦朔望猶多失真宋祖冲之作大明術始悟歲差唐開元中遣使分測九服南自丹穴北極幽都累其差以協天下之晷而元人立測驗所凡二十有

七自是東西南北相距之高下遠近莫不釐然大明矣  
然而爲是法以教後世者大率古之聖人尤莫備于唐  
虞之時蓋日之行度四時不同故爲之中星以紀之鳥  
火虛昴卽所以定歲差也日之出入遠在窮裔故分列  
四方以度之岨交西朔皆所以求里差也作測步考別  
日景中星爲上下篇云

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冬夏以致日 春秋以致日 大司徒以土圭之

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 表陰陽審其南北  
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爲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  
之日西是地於日爲近西也如是凡日景陰陽偏而不和是  
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土圭之長尺有五寸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二

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 土方氏掌土圭

之灋以致日景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尺有三寸 匠人爲規識日

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

其景端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景兩端之內規之規畫參諸

之交乃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也極星謂北辰

後漢書志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冬至暑景丈三尺

小寒暑景丈二尺三寸大寒暑景丈一尺立春暑景九尺六

寸雨水暑景七尺九寸五分驚蟄暑景六尺五寸春分暑景

五尺二寸五分清明暑景四尺一寸五分穀雨暑景三尺二

寸立夏暑景二尺五寸三分小滿暑景尺九寸八分芒種暑

景六寸八分夏至暑景尺五寸小暑暑景尺七寸大暑暑景

二尺立秋暑景二尺五寸五分處暑暑景三尺三寸三分白

露暑景四尺三寸五分秋分暑景五尺五寸寒露暑景六尺

八寸五分霜降暑景八尺四寸立冬暑景丈四寸二分小雪

暑景丈一尺四分大雪暑景丈二尺五寸六分

宋元嘉十九年壬午使使往交州測影夏至之日影出表南

三寸二分何承天遂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

州路當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爲六百里而差寸

梁天監中祖暅造八尺銅表其下與圭相連圭上爲溝置水

以取平正撥測日晷求其盈縮至大同十年太史令虞胤又

用九尺表格江左之景夏至一尺三寸二分冬至一丈三尺

七分立夏立秋二尺四寸五分春分秋分五尺三寸九分陳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氏唯用梁法

先儒皆云夏至立八尺表于陽城其影與土圭等案尙書

考靈曜曰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易通卦驗曰冬至

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暑景長短以占和否夏至景

一尺四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周髀云成周土中夏至景

一尺六寸冬至景一丈三尺五寸劉向鴻範傳曰夏至景

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

七尺三寸六分後漢四分歷魏景初曆宋元嘉曆大明祖

冲之曆皆與考靈曜同漢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

景則齊

隋開皇十九年太史令袁克表曰隋興已後日景漸長開皇



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景長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一尺四寸五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仲冬日在須女十度開皇以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堯代去極俱近是年劉焯上言曰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張衡鄭玄王莽陸績等皆以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萬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異考之算法必為不可寸差千里亦無典說今交愛之州表北無影計無萬里南過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實差焯今說渾以為差率道里不定得差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四

乃審請一水工并解算術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數百里南北使正審時以漏平地以繩隨氣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

唐開元十二年詔太史交州測景夏至影表南長三寸三分測影使者大相元太云交州望極纔出地二十餘度以八月自海中南望老人星殊高老人星下環星燦然其明大者甚眾圖所不載莫辨其名大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其星皆見乃古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伏而不見之所也陽城北至之暑一尺四寸八分弱冬至之暑一丈二尺七寸一分半春秋分其長五尺四寸三分以覆矩斜視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四分凡度分皆以十分為法自滑臺表視之高三十五度三分

差陽城九分自浚儀表視之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陽城四分自武津表視之高三十三度八分差陽城六分雖秒分稍有盈縮難以目校然大率五百二十六里二百七十步而北極差一度半五百三十一里八十步而差一度樞極之遠近不同則黃道之軌景固隨而遷變矣自此為率推之比歲朔州測影夏至長七寸七分冬至長一丈五寸三分春秋分四尺三寸七分半以圖測之定氣長四尺四寸七分案圖斜視北極出地二十九度半差陽城五度二分蔚州橫野軍測影夏至長二尺二寸九分冬至長一丈五尺八寸九分春秋長六尺四寸四分半以圖測之六尺六寸三分案圖斜視北極出地四十度差陽城五度二分凡南北之差十度半其徑三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五

千六百八十里九十步自陽城至朔州一千八百二十六里百九十六步自陽城至許州橫野軍一千八百六十一里二百一十四步北至之暑差一尺五寸三分自陽城至朔州差七寸二分自陽城至橫野軍差八寸南至之暑差五尺三寸六分自陽城至朔州差二尺一寸八分自陽城至橫野軍差二尺一寸八分率夏至與南方差少冬至與北方差多又以圖校安南日在天頂北二度四分北極高二十度四分冬至影長七尺九寸四分定春秋分影長二尺九寸三分差陽城十四度三分其徑五千二十三里至林邑圖日在天頂北六度六分強北極之高十七度四分周圍三十五度常見不隱影長六尺九寸其徑六千一百一十二里假令距陽城而北

至鐵勒之地亦十七度四分合與林邑正等則五月日在天  
頂二十七度四分北極之高五十二度周圍一百四度常見  
不隱北至之晷四尺一寸三分南至之晷二丈九尺二寸六  
分定春秋分影長九尺八寸七分北方日沒地纔十五度餘  
昏伏於亥之正西晨見於丑之正東以里數推之已在回紇  
之北又南距洛陽九千八百一十六里則五月極長之日其  
夕常明然則骨利幹猶在其南矣一行因修大衍圖更爲覆  
矩圖林邑圖北極高十七度四分冬至影在表北六尺九寸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八寸五分夏至影表南五寸七分  
安南都護府北極高二十六度六分冬至影在表北七尺九  
寸四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二尺九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南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六

三寸三分朗州武陵縣北極高二十九度五分冬至影在表  
北一丈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四寸七分夏至影在  
表北七寸七分襄州恆春分影在表北四尺八寸蔡州上蔡  
縣武津館北極高三十三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  
三寸八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二寸八分夏至影在表  
北一尺三寸六分半許州扶溝北極高三十四度三分冬至  
影在表北一丈二尺五寸三分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  
寸七分夏至影在表北五尺四寸四分汴州浚儀太岳臺北  
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二尺八寸五分定  
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五寸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寸三分  
滑州白馬北極高三十五度三分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三尺

定春秋分影在表北五尺三寸六分夏至影在表北一尺五  
寸七分太原府恆春秋分在表北六尺蔚州橫野軍北極高  
三十度冬至影在表北一丈五尺八寸九分定春秋分影在  
表北六尺六寸三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

宋沈括測景新術候景之表三崇八尺博三寸三分殺一以  
爲厚者圭首刻其南使偏銳其跌方厚各二尺環跌刻渠受  
水以爲準以銅爲之表四方志墨以爲中刻之綴四繩垂以  
銅丸各當一方之墨先約定四方以三表南北相重令跌相  
切表別相去二尺各使端直四繩皆附墨三表相去左右上  
下以度量之令相重如一自日初出則量西景三表相去之  
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別記之至日欲入候東景亦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七

如之長短同相去之疎密又同則以東西景端隨表影規之  
半折以求最短之景三者皆合則半折最短之景爲北表南  
墨之下爲南東西景端爲東西三候一有不合未足以爲正  
既得四方則爲設一表方首表下爲石席以水平之植表于  
席之南端席厚三尺長如九服冬至之景自表跌刻以爲分  
分積爲寸寸積爲尺爲密室以樓表當極爲雷以下景景使  
當表端副表併跌崇四寸跌博二寸廣五分方首刻其南以  
銅爲之凡景表景薄不可辨卽以小表副之則景墨而易度  
元測景之所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漢池南踰朱崖北盡  
鐵勒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  
六分晝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

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暑景長一尺四寸八分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暑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暑景長五尺一分晝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暑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十八刻大都北極出地四十度太強夏至暑景長二尺三寸六分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八

半強興元北極出地三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強河南府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三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大其器用正方案方四尺厚一寸四周去邊五分為水渠先定中心畫為十字外抵水渠去心一寸畫為圓規自外寸規之凡十九規外規內三分畫為重規偏布周天度中為圓徑二寸高如之中心洞底植桌高一尺五寸南至則減五寸北至倍之凡欲正四方置案平地注水于渠既平乃植桌于中自桌

景西入外規即識以墨影少移輒識之每規皆然至東出外規而止凡出入一規之交皆度以線屈其半以為中即所識與桌相當其景最短則南北正矣復徧閱每規之識以審定南北南北正則東西正然二至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少即外規出入之景以為東西二分前後日軌東西行南北差多朝夕不同外規出入之境或未可憑必取近內規景為定仍校以累日則愈真測用之法先測定所在北極出地度即自案地平以上度如其數下對南極入地度以墨斜經中心界之又橫截中心斜界為十字即天腹赤道斜勢也乃以案側立懸繩取正凡置儀象皆準此圭表以石為之長百二十八尺廣四尺五寸厚尺四寸座高二尺六寸南北兩端為池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九

圓經一尺五寸深二寸自表北一尺與表梁中心上下相直外百二十尺中心廣四寸兩旁各一寸畫為尺寸分以達北端兩旁相去一寸為水渠深廣各一寸與南北兩池相灌通以取平表長五十尺廣二十四寸厚減廣之半植於圭南端圭石座中入地及座中一丈四尺上高三十六尺其端兩旁為二龍半身附表上擎橫梁自梁心至表顛四尺下屬圭面共為四十尺梁長六尺徑三寸上為水渠以取平兩端乃中腰各為橫竅徑二分橫貫以鐵長五寸繫線合於中懸錘取正且防傾墊案表短則分秒太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影前人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為規皆取端日光下徹表面今以銅為表高

三十六尺端挾以二龍舉一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尺是為八尺之表五圭表刻為尺寸舊一寸今申而為五釐毫差易分別景符之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閫為趺一端設為機軸令可開闔指其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遷就於虛梁之中竅達日光僅如米許隱然見橫梁於其中舊以表端測暑得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毫末不差至元十六年夏至暑景一丈二尺三寸六分九釐五毫十六年冬至暑景七丈六尺七寸四分閫几之制長六尺廣二尺高倍之下為跌廣三寸厚二寸上閫廣四寸厚如跌以板為面厚及寸四隅為足撐以斜木務取正方面中開明竅長四尺廣二寸近竅兩旁一寸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分畫為尺內三寸刻為細分下應圭面几面上至梁心二十六尺取以為準闕限各長二尺四寸廣二寸脊厚五分兩刃斜網取其於几面相符著限兩端厚廣各存二寸銜入几闕俟星月正中從几下仰望視表梁南北以為識折取分寸中數用為真景又於遠方同日測取景數以推星月高下也明崇禎初西洋人測京省北極出地度分北京四十四度周天三百六十度度六十分南京三十二度半山東三十七度山西三十八度陝西三十六度河南三十五度浙江三十度江西二十九度湖廣三十一度四川二十九度廣東二十三度福建二十六度廣西二十五度雲南二十五度貴州二十四度以上極度惟兩京江西廣東四處皆係又以十二度度六十分之表測實測其餘則據地圖約計之

京師各節氣午正日影夏至三度三十三分芒種小暑二度四十二分小滿大暑四度十五分立夏立秋五度六分穀雨處暑六度二十三分清明白露八度六分春秋分十度四分驚蟄寒露十二度二十六分雨水霜降十五度五分立春立冬十七度四十七分大寒小雪二十度四十七分小寒大雪二十三度三十分冬至二十四度四分西洋又謂地半徑居日天半千餘分之一地面所測太陽之高少于地心之實高故有地半徑差之加近地有清蒙氣能升卑為高暑影所推太陽之高或多于天上之實高故又有清蒙差之減二差皆近地多而漸高漸減以至于無地半徑差至天頂而無清蒙差至四十五度而無也東方見日早西方見日遲東西相距三十度則差一時東方之午乃西方之午乃西方之子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中星 尚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大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故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故曰敬授人時此之謂也夏小正云正月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三月參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月參則見初昏大火中六月初昏斗柄上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嚮斗柄縣在下則旦八月初昏則伏參中則旦九月初昏繫于日十月初昏南門見織女正則旦

蓋夏時正月日經降婁初昏參已過中云中者舉大體言之史記天官書杓擗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故云斗柄縣在下也二月日經大梁三月日經實沈實沈參位也日所在故伏而不見四月日經鶉首故昴宿朝觀南門在元氏之南五月日經鶉火故參宿朝觀大火中者左傳張趯云火星中而寒暑退在周為建未之月在夏則建午之月也六月日經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經壽星漢案戶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入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柄縣在下者魁枕參首魁參相應也八月日經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日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

主

所在故伏也且參中者亦已過中舉大體言也九月日經析木之津辰繫于日者日將出心乃見東方也十月日經星紀南門二星朝見于東南隅非昏見也織女北嚮者星紀東升故降婁值北織女恆嚮降女者也凡小正所述星象與堯典符合僧一行謂小正為羲和遺跡者信然

馮相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辨其序事以會天位歲日月星辰面所在辨其序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秩南說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辨在朔易是也詩定萬中作于楚宮定營室也方陶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也功成可以授冬衣矣左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火見而致用角亢見者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月陸朝觀而出之星朝見東方謂三月四月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冬十二月蠶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畢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九月官失一閏國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農祥晨正謂立事之候故曰農祥底止也天廟營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水涸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也謂草木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見謂房星也謂而清風戒寒謂霜降後清風先至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治而春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月會于司里之官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謂二月建寅之辰也在與鬼南建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春謂三月建辰之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謂四月建巳之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謂五月建午之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謂六月建未之辰孟秋之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

主

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月陸朝觀而出之星朝見東方謂三月四月梓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冬十二月蠶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畢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是九月官失一閏國語虢文公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農祥晨正謂立事之候故曰農祥底止也天廟營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辰角大辰龍之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水涸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涸盡竭也本見而草木節解也謂草木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見謂房星也謂而清風戒寒謂霜降後清風先至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倣曰收而場功治而春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始也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期會也致其築作之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月會于司里之官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仲春謂二月建寅之辰也在與鬼南建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季春謂三月建辰之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孟夏謂四月建巳之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仲夏謂五月建午之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季夏謂六月建未之辰孟秋之

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秋日月會于鶉仲秋之月日  
 在角昏牽牛中旦觜仲秋日月會于鶉仲秋之月日  
 房昏虛中旦柳中季秋日月會于大孟冬之月日  
 中旦七星中孟冬日月會于析木仲冬之月日  
 中旦軫中仲冬日月會于星季冬之月日  
 氏中季冬日月會于元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  
 天數將幾終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  
 漢三統術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立春  
 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  
 三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  
 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十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八月節  
 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  
 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  
 十一度中九月節日在氏五度昏虛二度去日九十七度旦  
 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  
 旦張十八度中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  
 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  
 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去日  
 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  
 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  
 去日八十四度旦氏十二度中大雪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旦斗十六度中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百  
 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四月節日在畢十二度昏軫四  
 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二度中四月中日在井初度  
 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六度中五月節日在  
 井十六度昏氏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  
 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  
 奎十一度中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  
 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  
 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  
 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

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  
 後漢志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自胃一  
 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自畢六度至井  
 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  
 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  
 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  
 次立秋處暑居之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  
 秋分居之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火之次寒露霜降居  
 之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自斗  
 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自須女二

度至危十度謂之元枵之次小寒大雪居之

宋元嘉術立春日在危三度昏昴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月半昏觜觶一度中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柳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昏七星中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九度中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氏五度中旦室五度中六月節日在井三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太

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氏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大雪日在箕十度昏亢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且角七度中小寒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且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且氏十三度中

唐書志日度議曰古法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係星度于節氣其說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反不及皇極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考古史及日官候簿以通法之三十九分太為一歲之差自帝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及今開元甲子卻三十六度而乾策復初矣日在虛一則為火昴虛皆以仲月昏中合于堯典劉炫依大明術四十五年差一度則冬至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矣梁武帝據虞術百八十六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以為皆承閏後節前月卻使然而此經終始一歲之事不容頓有四閏故清風因為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七

說曰若冬至昴中則夏至秋分星火星虛皆在未正之西若以夏至火中秋分虛中則冬至昴在已正之東互有盈縮不足以為歲差證是又不然今以四象分天北正元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總晝夜刻以約周天命距中星則春分南正中天秋分北正中天冬至之昏西正在午東十八度夏至之昏東正在午西十八度軌漏使然也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胃二度中昴距星直午正之東十二度夏至尾十一度中心後星直午正之西十二度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間而清風以為不叶非也又王孝通云如歲差自昴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冬至日應在東井井極北故

暑斗極南故寒暑易位必不然矣所謂歲差者日與黃道俱差也假冬至日躔大火之中則春分黃道交於虛九而南至之軌更出房心外距赤道亦二十四度設在東井差亦如之若日在東井猶去極最近表景最短則是分至常居其所黃道不遷日行不退又安得謂之歲差乎孝通及消風以為冬至日在斗十三度昏東壁中昴在巽維之左向明之位非無星也水星昏正可以為仲冬之候何必援歸于始觀之際以惑民之視聽哉古法冬至昏中星去日九十二度春分秋分百度夏至百一十八度率一氣差三度九日

宋史天文志冬至之日堯時躔虛至于三代則躔于女春秋時在牛至後漢永元已在斗矣大略六十餘年輒差一度開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

太

禧占測已在箕宿校之堯時幾退四十餘度蓋自漢太初至今已差一氣有餘而太陽之躔十二次大約中氣前後乃得本月宮次蓋太陽日行一度近歲紀元術定歲差約退一分四十餘秒蓋太陽日行一度而微遲緩一年周天而微差積累分秒而躔度見焉

元史志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末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隋開皇十八年猶在斗十二度唐開元十二年在斗九度半今退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慶元間改統天術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

元所距之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為日卻行一度之差

明崇禎元年京師昏旦時刻中星春分戊初二刻五分昏北河三中寅正一刻一十分旦尾中清明戊初三刻十三分昏七星偏東四度昏旦時或無正中之星則取中前中後之大星用之距中三度以內者為時不及一刻可勿論四度以上者為中寅正初刻二分旦帝座中穀雨戊正一刻七分昏翼偏東七度寅初二刻八分旦箕偏東四度立夏戊正三刻二分昏軫偏東五度寅初初刻十三分旦箕偏西四度小滿亥初初刻十二分昏角中丑正三刻三分旦箕中芒種亥初一刻十二分昏大角偏西六度丑正二刻三分旦河鼓二中夏至亥初二刻五分昏房中丑正一刻一十分旦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

元

須女中小暑亥初一刻十二分昏尾中丑正二刻三分旦危中大暑亥初初刻十二分昏箕偏東七度丑正三刻三分旦營室中立秋戌正三刻二分昏箕中寅初三刻十三分旦婁偏東六度處暑戌正一刻七分昏織女一中寅初二刻八分旦婁中白露戌初三刻十三分昏河鼓二偏東四度寅正初刻二分旦昴偏東四度秋分戌初二刻五分昏河鼓二中寅正一刻十一分旦畢偏西五度寒露戌初初刻十四分昏牽牛中寅正三刻一分旦參四中霜降酉正三刻十一分昏須女偏西五度卯初初刻四分旦南河三偏東六度立冬酉正二刻十一分昏危偏東四度卯初一刻五分旦輿鬼中小雪酉正一刻十二分昏營室偏東七度卯初三刻二分旦張中



大雪酉正一刻五分昏營室偏西八度卯初二刻一十分旦  
翼中冬至酉正一刻二分昏土司空中卯初二刻十三分旦  
五帝座中小寒酉正一刻五分昏婁中卯初二刻一十分旦  
角偏東五度大寒酉正一刻十三分昏天囷一中卯初二刻  
二分旦亢中立春酉正二刻一十分昏昴偏西六度卯初一  
刻五分旦氏中雨水酉正三刻十一分昏參七中卯初初刻  
四分旦貫索一中驚蟄戌初初刻十四分昏天狼中寅正三  
刻一分旦心中

梅文鼎曰歲差法防於虞喜而暢於何承天祖冲之劉焯  
唐一行累代因之講求加密然皆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  
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即恆星所謂歲即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三

黃道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假如  
至元十八年冬至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凡四百十一年  
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自箕十度西  
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在西法則是箕星十度東行過  
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同所以致差者  
則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為星行乎曰西法以經緯度  
候恆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至一處此蓋得之  
實測非臆斷也唐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之  
度皆與舊經異今以歲差考之一行銅儀成于開元七年  
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  
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至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

三

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輿鬼至  
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于舊經是在夏至以後至冬  
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去北極之  
度漸差而多也嚮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  
夏至後者漸南乎恆星循黃道行實只東移無所謂南北  
蓋橫斜之古測極星即不動處齊梁問測得離不動處一  
度強祖恆至宋熙甯測得離三度強沈存中測詳至元至  
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郭太史候極儀經七度終夜見使  
恆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二十八宿之距度古今六  
測不同詳元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星既循黃道東行  
一而古測皆依赤道黃赤斜交句絃異視所以度有伸縮正

由距有橫斜耳不則豈其前人所測皆不足憑哉故僅以  
冬至言差則中西之理本同而合普天之星以求經緯則  
恆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兩至處恆星之差在經度  
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歲西遷近二分處恆星之差竟  
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若只兩至西移諸星經  
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恆星之東移信矣

司天考

占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記也五星有贏縮圓角日有薄食運珥月有盈虧勝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星土星也封猶界也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以十有二歲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稜象物色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五星

古法推步五緯不知變之加減北齊張子信仰觀歲久知五緯有盈縮之變當加減以求逐日之躔蓋五緯出入黃道內外各自有其道觀日遠近爲遲疾其變數之加減如里路之徑直斜曲也宋人有言曰五星行度惟畱退之際最多差自內而進者其退必向外自外而進者其退必由內其迹如循柳葉兩末銳於中間往還之道相去甚遠故星行兩末度稍遲以其斜行故也中行

度稍速以其徑捷故也測驗之法每夜昏曉夜半月及

五星所在度秒置簿錄之滿五年其間去陰雲晝見日

數外可得三年實行

詩小雅大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朱子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先日而出謂之啟明

後日而入謂之長庚蓋金星二星常附日行周語昔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歲歲星鶉火星在天龜曰元枵從須女八度

度爲天龜晉語董因曰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公五年且以

辰出以參入必霸諸侯辰大火也參伐也重耳處狄十二

年而行過衛五鹿乞食于壘人壘人舉塊以與之子犯曰天

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尾

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壽星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魯僖十六年也後十一年魯僖二十七年歲在鶉尾二十八年

十一月也故歲在鶉尾二十八八年文公左傳晉侯以公宴

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

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十二年一星終也於子矯之

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

今五月降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猶降婁也歲星不

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蠓營之口蠓營營室東壁也

其明年乃及降婁吳伐越始用師

于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歲星三周三十六歲

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紀星紀吳越

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  
 壽天根氏也角亢下繫于氏爾雅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  
 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爲天駟房也龍天馬也故房大辰  
 木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龍尾斗南斗星紀斗牽牛也牛  
 斗者日月五星之所元枵虛也虛虛也在正北北方色黑顛項之  
 終始故謂之星紀元枵虛也虛虛也在正北北方色黑顛項之  
 虛虛也在正北北方色黑顛項之營室之定正也  
 中爲正娥黠之口營室東壁也方似口因名云降婁婁星也  
 奎爲溝瀆大梁昴也西陸昴也別名濁謂之畢  
 故名爲濁因味謂之柳朱鳥柳鶉火也鶉鳥名火河鼓謂  
 星形以名味謂之柳朱鳥柳鶉火也鶉鳥名火河鼓謂  
 之牽牛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

爾雅十二次闕實沈鶉首鶉尾實沈參也牧星參也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三

首東井與鬼也鶉尾軫也龍角謂之靈星婺女謂之須  
 女尾謂之依昂謂之留軫謂之帑營室謂之大水娥黠  
 之口謂之豕韋元枵謂之天龜壽星大火之津東陸也  
 星紀元枵娥黠之口北陸也降婁大梁實沈西陸也鶉  
 首鶉火鶉尾南陸也軫至氏曰壽星氏至尾曰大火尾  
 至南斗曰析木之津南斗至婺女曰星紀婺女至危曰  
 元枵危至東壁曰娥黠之口東壁至婁曰降婁婁至畢  
 曰大梁畢至東井曰實沈東井至柳曰鶉首柳至張曰  
 鶉火張至軫曰鶉尾建星星紀之維首也婺女元枵之  
 維首也虛北陸之中也  
 星備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

三十三分度之一三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  
 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太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  
 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一周天此條見周禮疏所云熒惑三  
 周皆漢志木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漢志木壹見三百九十八日五百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二分  
 行星三十三度三百三十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七分通其率  
 故日日行千七百二十八分度之四百四十五金壹復五百八  
 十四日百二十九萬五千三百五十二分行星亦如之故日  
 日行一度土壹見三百七十七日千八百三萬二千六百二  
 十五分行星十二度千三百二十一萬五百分通其率故日  
 日行四千三百二十分度之四百四十五火壹見七百八十日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四

千五百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分行星四百十五度八百二十  
 一萬八千五分通其率故日日行萬三千八百二十四分度  
 之七千三百五十五水壹復百一十五日一億二千二百二  
 萬九千六百五分行星亦如之故日日行一度  
 後漢書志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  
 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則後留留而  
 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晨  
 夕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差參齊之多少均  
 之會數生焉  
 秦蕙田曰五星合見之行皆由距日而生星與日同度謂  
 之合星光爲日所揜故伏而不見如月之合朔也既合以

後星行遲日行速星在日後故晨見東方如月之生明東方也始見順行最疾已而漸遲及距日一象限而留不行如月之上弦也既留之後星始退行由遲而疾距日半周謂之衝日如月之望也衝日以後星之退行由疾而遲日又漸與星近至距日一象限而復留不行如月之下弦也既留之後又復順行由遲而疾去日漸近復與日同度而伏是爲一終合伏以後星後于日謂之晨見衝日以後星先于日謂之夕見此土木火伏見之理也金水之行速於日無與日衝之時方其與日同度亦爲合伏既合之後星速日遲星在日前故夕見西方始見順行由疾而遲距日漸遠始留不行自是漸退行亦由遲而疾復與日同度而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五

伏謂之退合退合以後星在日後故晨見東方退行由疾而遲距日漸遠復留不行自是復順行由遲而疾追及於日復與同度而伏是爲一終土木火有合有衝金水有晨夕兩合此其異也秦漢之際古法失傳班固天文志以爲五星無逆行之理乃天變使然由未明數術故也劉歆三統術始有五步之術四分術因之又以月之晦朔弦望與星之合見留逆爲例其理最確

晉書志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逆有遲疾留逆互相遞及星與日會同宿其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隋張胄元曰辰星平晨見在雨水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

在啟蟄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五星遲速留退真數多者差八十餘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夏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

宋史志五星見伏皆以日度爲規日度之運既進退不常星行之差亦隨而增損是以五星見伏先考日度之行今則審日行盈縮究星躔進退五星見伏率皆密近舊說水星晨應後數兩前夕應見不見在處暑後霜降前又云五星在卯西南則見遲伏早在卯西北則見早伏遲蓋天勢使然明崇禎六年李天經進五緯之議三一曰五星應用太陽視行不得以段日定之蓋五星皆以太陽爲主與太陽合則疾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六

行衝則退行且太陽之行有遲疾則五星合伏日數時算時多自不可以段目定其度分二曰五星應加緯行蓋五星出入黃道各有定距度又木土火三星衝太陽緯大合太陽緯小金水二星順伏緯小逆伏緯大三曰測五星當用恆星爲準則蓋測星用黃道儀外宜用弧矢等儀以所測緯星視距二恆星若干度分依法布算方得本星真經緯度分或繪圖亦可免算

五星平行以下皆新法

土星以五十九年又一日四分日之一弱行次行圈五十七周會日五十七次對行周天二周又一度四十三分木星以七十一一年不及四日又六十分日之五十四行次行圈六十

五周星行本圈六周不及四度又五十分火星以七十九年又三日六十分日之一十六行次行圈三十七周經周行四十二周又三度一十分右三星皆于中積年數減本星次行之周數其較為星本行周天之數金星以八年不及二日又六十分日之一十八行次行圈五周水星以四十六年又一日六十分日之三行次行圈一百四十五周其平行皆與太陽同

五星順逆留疾

凡星在小輪極遠之所必合太陽其行順而疾其體見小凡在小輪極近之所其行逆而疾其體見大土木火行逆則衝太陽金水行逆夕復而合行順晨伏而合其各順行轉逆逆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行轉順之兩中界為留留非不行乃際于極遲行之所也留段前後或順或逆皆有遲行其土木火行逆即衝太陽而金水則否者緣土木火之本天大皆以太陽為心而不包地不能衝太陽也金水不能衝太陽而能與之離金離太陽四十八度水離二十四度梅文鼎曰七政皆從天以生本輪而月五星又從乎日以生次輪天西行故七政之本輪皆從天而西轉其行皆向最高也日月五星之在本輪俱象本天最高為所攝日天東移故月五星之合望次輪皆從日而東運其行皆向日也亦行若于星離日若干次輪度惟本輪從天于是有最高卑之加減而其行度必始于最高本輪行始于本天最高輪之最高卑故本輪均輪至最高卑皆無加減為起算之端惟次輪從日于是有離日之

加減而其行度必始于會日月次輪行始于朔望星次輪始沖日皆無是故七政皆以半周天之宿度行縮律半周天之宿度行盈律閱宿度三百六十而本輪一周起最高終最高也因最高有行分故視周天稍贏次輪則月以閱黃道一周而過之凡三百八十九度奇而行二周起朔望終朔望也然大致不變月之遲疾亦然五星歲輪即次則土以行黃道十二度奇木以三十三度奇火以四百八度奇金以五百七十五度奇水以一百十四度奇而皆一周起合伏終合伏也

五星交周緯度

本道外之歲行小輪恆與黃道為平行而又斜交於本道其上半恆在黃本二道中凡星躔於此則加其緯然此小輪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八

緯向則恆不變如土星三十年行天一周其在正中二交之下必無緯度分十五年恆北十五年恆南耳凡衝太陽因在小輪下半即加本道緯度凡會太陽因在小輪上半即減緯度他星亦猶是也其或行近於地小輪加緯益多太白至夕伏合之際因其近地其緯幾及八度矣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蓋金緯甚大凡逆行緯在北七度餘而合太陽於壽星大火二宮則雖與日合其光不伏故一日晨夕兩見水緯僅四度餘設令緯向是南合太陽於壽星嗣後雖離四度夕猶不見合太陽於降婁嗣後雖離四度晨猶不見二者用渾儀一測便見

分星

鄭康成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左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主祀辰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大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晉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祀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九

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數必始于火詳火政篇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于元枵星紀在丑斗牛之次元枵在亥至此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歲乃當在元枵今已在元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蓄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飢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飢何為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元枵歲星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日帑周楚之分昭公八年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顛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顛頊氏以歲在鶉火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九年夏四月陳災鄭

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孛于婺女鄭裨竈曰今茲歲在顛頊之虛顛頊之虛謂元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任薛姓二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客星居元枵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陳太皞之虛也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皆火房也房舍星孛天漢漢水祥也漢水術顛頊之虛也故為帝邱衛今濮陽縣其星為大水衛居營室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十

營室 春秋緯文耀鉤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岷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 賈公彥曰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經傳所言乃古受封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年度受封故同次 角亢氏沈州房心豫州箕尾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豈觸參益州

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荆州甲乙海外日月不  
占時不以占之 丙丁江淮海岱戊己中州河濟庚辛華山  
 以西壬癸常山以北一曰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  
 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  
 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秦之疆候太白  
 占狼弧吳楚之疆候熒惑占烏衡燕齊之疆候辰星占虛危  
 宋鄭之疆候歲星占房心晉之疆亦候辰星占參罰及秦并  
 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  
 為陽陽則曰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  
 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  
 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十一  
 是以秦晉好用兵秦晉西南維之北為陰與胡貉引弓之民同故好用兵 復占太白太

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趨疾常主夷  
 狄其大經也

右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地理志秦為鬼東參之分野周為柳七星張韓為角亢氏趙為畢昴燕為尾箕齊為虛危魯為奎婁宋為房心衛營室東壁楚為翼軫吳為斗為牽牛婺女

自軫十二度至氏四度為壽星于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  
費直周易分野壽星起軫七度 自氏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  
蔡邕月令章句壽星起軫七度 自尾十度至  
 于辰在卯宋之分野屬豫州費直起亢八度 自尾十度至  
 南斗十一度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 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于辰在丑吳越之

分野屬揚州費直起斗十度 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  
 枵于辰在子齊之分野屬青州費直起女六度 自危十六度  
 至奎四度為娵訾于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度  
 危十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于辰在戌魯之分野屬徐  
 州費直起奎八度 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于辰在酉  
 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起婁一度 自胃十二度至東井十五  
 度為實沈于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費直起畢九度 自東  
 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于辰在未秦之分野屬雍州費直起井十度 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于辰在午周  
 之分野屬三河費直起柳三度 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  
 鶉尾于辰在巳楚之分野屬荆州費直起張十三度 州郡躔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十二  
 次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角

亢氏鄭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  
 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濟陰入氏一度東平入氏  
 七度房心宋豫州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  
 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度魯國入心三度楚國入  
 房四度尾箕燕幽州涼州入箕中十度上谷入尾一度滎陽  
 入尾三度右北平入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  
 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渤海入箕一度樂浪入箕三度玄菟入  
 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斗牽牛須女吳越揚州九江入斗一  
 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楊入斗十六度會稽入  
 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度六安

入女六度虛危齊青州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  
 入危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  
 舊川入危十四度營室東壁衛并州安定入營室一度天水  
 入營室八度隴西入營室四度酒泉入營室十一度張掖入  
 營室十二度武都入東壁一度金城入東壁四度武威入東  
 壁六度敦煌入東壁八度奎婁胃魯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琅  
 琊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膠東入胃一度  
 昂畢趙冀州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度常山入昂五度  
 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一度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  
 度趙郡入畢八度安平入畢四度河間入畢十度眞定入畢  
 十三度冀參魏益州廣漢入觜一度越巂入觜三度蜀郡入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三

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梓潼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  
 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東井輿鬼秦雍州雲中入東井一  
 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  
 八度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上黨入輿鬼二度柳七星張周  
 三輔弘農入柳一度河南入七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  
 入張九度翼軫楚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  
 入翼十二度零陵入軫十一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  
 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右魏晉諸家所論分野纏次

隋志九坎東列星北一星曰齊齊北二星曰趙趙北一星曰  
 鄭鄭北一星曰越越東二星曰周周東南北列二星曰秦秦

南二星曰代代西一星曰晉晉北一星曰韓韓北一星魏魏  
 西一星曰楚楚南一星曰燕其星有變各以其國  
 唐貞觀中李淳風撰法象志因漢書十二次度數始以唐之  
 州縣配焉僧一行以爲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星傳謂北  
 戒爲胡門南戒爲越門于天象則弘農分陝爲兩河之會五  
 服諸侯在焉自陝而西爲秦涼北紀河山之曲爲晉代南紀  
 山河之曲爲巴蜀皆負險用武之國也自陝而東山川中嶽  
 爲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濟南至于淮東達鉅野爲宋  
 鄭陳蔡河內及濟水之陽爲鄴衛漢東濱淮水之陰爲申隨  
 皆四戰用文之國也北紀之東至北河之北爲邢趙南紀之  
 東至南河之南爲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距岱山爲三齊夾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四

右碣石爲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爲鄒魯南涉江淮爲  
 吳越皆負海之國貨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東及海  
 爲戎狄自江源循嶺徼南東及海爲蠻越觀兩河之象與雲  
 漢之所始終而分野可知矣于易五月一陰生而雲漢潛萌  
 于天稷之下進及井鉞間得坤維之氣陰始達于地上而雲  
 漢上升始交于列宿七緯之氣通矣東井據百川上流故鶉  
 首爲秦蜀墟得兩戒山河之首雲漢達坤維右而漸升始居  
 列宿上鶉觜參伐皆直天關表而在河陰故實沈下流得大  
 梁距河稍遠涉陰亦深故其分野自漳濱卻負恆山居北紀  
 眾山之東南外接髦頭地皆河外陰國也十月陰氣進踰乾  
 維始上達于天雲漢至營室東壁間升氣悉究與內規相接



故自南正達于西正得雲漢升氣爲山河上流自北正達于東正得雲漢降氣爲山河下流媿營在雲漢升氣中居水行正位故其分野當中州河濟間且王良閣道由紫垣絕漢抵營室上帝離宮也內接成周河內皆豕韋分十一月一陽生而雲漢漸降退及艮維始下接于地至斗建間復與列舍氣通于易天地始交泰象也踰析木津陰氣益降及大辰升陽之氣究而雲漢沈潛于東正之中故易雷出地曰豫龍出泉爲解皆房心象也星紀得雲漢下流百川歸焉析木爲雲漢末派山河極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窮南紀之曲東南負海爲星紀自北河末派窮北紀之曲東北負海爲析木負海者以其雲漢之陰也唯媿營內接紫宮在王畿河濟間降婁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五

玄枵與山河首尾相遠隣顛頊之墟故爲中州負海之國也其地當南河之北北河之南界以岱宗至于東海自鶉首踰河戒東曰鶉火得重離正位軒轅之祇在焉其分野自河華之交東接祝融之墟北負河南及漢蓋寒燠之所均也自析木紀天漢而南曰大火得明堂升氣天市之都在焉其分野自鉅野岱宗西至陳留北負河濟南及淮皆和氣之所布也陽氣自明堂漸升達于龍角曰壽星龍角謂之天關于易氣以陽決陰夬象也升陽進踰天關得純乾之位故鶉尾直建已之月內列太微爲天廷其分野自南河以負海亦純陽地也壽星在天關內故其分野在商毫西南淮水之陰北連太室之東自陽城際之亦異維地也夫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

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其分野與帝車相直皆五帝墟也究咸池之政而在乾維內者降婁也故爲少昊之墟叶北宮之政而在乾維外者媿營也故爲顛頊之墟成攝提之政而在巽維內者壽星也故爲太昊之墟布太微之政而在巽維外者鶉尾也故爲列山氏之墟得四海中承太階之政者軒轅也故爲有熊氏之墟木金得天地之微氣其神治于季月水火得天地之章氣其神治于孟月故章道存乎至微道存乎終皆陰陽變化之際也若微者沈潛而不及章者高明而過亢皆非上帝之居也斗杓謂之外廷陽精之所布也斗魁謂之會府陽精之所復也杓以治外故鶉尾爲南方負海之國魁以治內故媿營乃爲中州四戰之國其餘列舍在雲漢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六

陰者八爲負海之國在雲漢之陽者四爲四戰之國降婁玄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星紀鶉尾以負南海其神主于衡山熒惑位焉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大梁析木以負北海其神主于恆山辰星位焉鶉火大火壽星豕韋爲中州其神主于嵩邱鎮星位焉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周分則疆場舛矣當七國之初天下地形雖韓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河東河內北固障鄴東分梁宋至于汝南韓據全之地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號略距函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繇互數州相錯如繇考雲漢山河之象

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徙大梁則西河合于東井秦拔宜陽而上黨入于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效今則同在畿甸之中矣而或者猶據漢書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更以七宿之中分四象中位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其州縣雖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須女虛危玄枵也初須女五度餘二十三度七十四秒四少中虛九度終危十二度其分野自濟北東踰濟水涉平陰至于山荏循岱岳眾山之陰東南及高密又東盡萊夷之地得漢北海千乘淄川濟南齊郡及平原渤海九河故道之南濱于碣石古齊紀祝瀆于萊譚寒及斟尋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七

過有禹蒲姑氏之國其地得陬訾之下流自濟東達于河外故其彙著爲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羣臣之錄皆主虛危故岱宗爲十二諸侯受命府又下流得婺女當九河末派比于星紀與吳越同占營室東壁陬訾也初危十三度餘二千九百二十六秒一太中營室十二度終奎一度自王屋太行而東得漢河內至北紀之東隅北負漳鄴東及館陶聊城又自河濟之交涉滎波濱濟水而東得東郡之地古邯鄲衛凡邢邴雍共微觀南燕昆吾豕韋之國自閭道王良至東壁在豕韋爲上流當河內及漳鄴之南得山河之會爲離宮又循河濟而東接玄枵爲營室之分奎婁降婁也初奎二度餘千二百一十七秒十七少中婁一度終胃二度自蛇邱

肥城南屆鉅野東達梁父循岱岳眾山之陽以負東海又濱泗水經方與沛留彭城東至于呂梁乃東南抵淮並淮水而東盡徐夷之地得漢東平魯國琅邪東海泗水城陽古魯薛邾莒小邾徐邾郕邶邠邶任宿須句顓臾牟遂鑄夷介根牟及大庭氏之國奎爲大澤在陬訾下流當鉅野之東陽至于淮泗婁胃之墟東北負山蓋中國膏腴地百穀之所阜也胃得馬牧之氣與冀之北土同占胃昴畢大梁也初胃四度餘二千五百四十九秒入太中昴六度終畢九度自魏郡濁漳之北得漢趙國廣平鉅鹿常山東及清河信都北據中山真定全趙之分又北逾眾山盡代郡雁門雲中定襄之地與北方羣狄之國北紀之東陽表襄山河以蕃屏中國爲畢分循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六

北河之表西盡塞垣皆髦頭故地爲昴分冀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存焉觜觥參伐實沈也初畢十度餘八百四十一秒四十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一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西河之地古晉魏虞唐耿揚霍冀黎郇與西河戎狄之國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故其地上應天關其南曲之陰在晉地眾山之陽南曲之陽在秦地眾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河東永樂芮城河北縣及河曲豐勝夏州皆東井之分參伐爲戎索爲武政當河東盡大夏之墟上黨次居下流與趙魏接爲觜觥之分東井與鬼鶉首也初東井十二度餘二千一百七十二秒十五太中東井二十七度終柳六度自漢三輔及北地上郡安定西自隴坻至河右

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爲越嶲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柯古秦梁剛茂畢駘杠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東并居兩河之陰自山河上流當地絡之西北與鬼居雨河之陽自漢中東盡華陽與鶉火相接當地絡之東南鶉首之外雲漢潛流而未達故狼星在江河上源之西弧矢雞犬皆微外之備也西羌吐蕃吐谷渾及西南微外夷人皆占狼星柳七星張鶉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秒七少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度北自滎澤滎陽並京索暨山南得新鄭密縣至外方東隅斜至方城抵桐柏北自宛葉南暨漢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雒邑負北河之南西及函谷逾南紀達武當漢水之陰盡弘農郡以淮源桐柏東陽爲限而申州屬壽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九

星古成周號鄭管節東號密滑焦唐隨申鄧及祝融氏之都新鄭爲軒轅祝融之墟其東鄙則入壽星柳在輿鬼東又接漢源當商洛之陽接南河上流七星係軒轅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張直南陽漢東與鶉尾同占翼軫鶉尾也初張十五度餘千七百九十五秒二十二太中翼十二度終軫九度自房陵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江夏東達廬江南部濱彭蠡之西得長沙武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達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自富昭象龔繡容白廉州已西亦鶉尾之墟古荆楚鄖都羅權巴夔與南方蠻貊之國翼與昧張同象當南河之北軫在天關之外當南河之南其中一星主長沙逾嶺微而南爲東甌青邱之分安南諸州

在雲漢上源之東陽宜屬鶉火而柳七星張皆當中州不得連負海之地故麗于鶉尾角亢壽星也初軫十度餘八十七秒十四少中角八度終氏一度自原武管城濱河濟之南東至封邱陳畱盡陳蔡汝南之地逾淮源至干弋陽西涉南陽郡至于桐柏又東北抵嵩之東陽中國地絡在南北河之間首自西傾極于陪尾故隨申光皆豫州之分宜屬鶉火古陳蔡許息江黃道柏沈賴蓼須頓胡防弦厲之國氏涉壽星當洛陽眾山之東與臺土相接次南直潁水之間曰太昊之墟爲亢分又南涉淮氣連鶉尾在成周之東陽爲角分氏房心大火也初氏二度餘千四百一十九秒五太中房二度終尾六度自雍邱襄邑小黃而東循濟雍界于齊魯右泗水達于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十

呂梁乃東南接大昊之墟盡漢濟陰山陽楚國豐沛之地古宋曹邳滕茅郟蕭葛向城偃陽申父之國商亳負北河陽氣之所升也爲心分豐沛負南河陽氣之所布也爲房分其下流與尾同占西接陳鄭爲氏分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餘二千七百五十秒二十一少中箕五度終南斗八度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郡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于渤碣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爲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斗牽牛星紀也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二秒十二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九江負淮水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

海又遶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西濱彭蠡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爲星紀之分也古吳越羣舒廬桐六蓼及東南百越之國南斗在雲漢下流當淮海間爲吳分牽牛去南河遠自豫章迄會稽南逾嶺微爲越分島夷蠻貊之人聲教所不暨皆係于狗國云

宋志東蕃十一星南一曰宋二曰南海三曰燕四曰東海五日徐六曰吳越七曰齊八曰中山九曰九河十曰趙十一曰魏西蕃十一星一曰韓二曰楚三曰梁四曰巴五曰蜀六曰秦七曰周八曰鄭九曰晉十曰河間十一曰河中

蘇伯衡曰左氏謂熒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其法蓋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三

古有之然吳越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地東而亥枵則在子魯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誠有可疑者杜註旣莫能詳而鄭氏謂諸中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以疏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嘗試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而言鄭氏所謂星所主土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若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

相屬列國之在天下縱橫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于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而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分野者指列星所屬之分蓋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古曆家之所取驗者因其度數次舍所在而妖祥見焉則所屬之分可徵矣

明洪武天文分野書斗三度至女一度星紀之次也直隸所屬之應天太平寧國鎮江池州徽州常州蘇州松江九府暨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一

三

廣德州屬斗分鳳陽府壽縣六安三州泗州之盱眙天長二縣揚州府高郵通泰三州廬州府無爲州安慶府和州皆斗分淮安府斗牛分浙江布政司所屬之杭州湖州嘉興嚴州紹興金華衢州處州寧波九府皆牛女分台州温州二府斗牛須女分江西布政司所屬皆斗分福建布政司所屬皆牛女分廣東布政司所屬之廣安府亦牛女分惠州女分肇慶南雄二府德慶州皆牛女分潮州府牛分雷州瓊州二府崖儋萬三州高州府化州廣西布政司所屬梧州府之蒼梧藤岑溪容四縣皆牛女分二度至危十二度元枵之次也山東布政司所屬之濟南府樂安德濱三州皆危分泰安州青州府皆虛危分萊州府膠州府登州府寧海州東昌府高唐州

皆危分東平州之陽穀東阿平陰三縣北平布政司所屬之  
 滄州皆須女虛危分危十三度至奎一度艸營之次也河南  
 布政司所屬之衛輝彰德懷慶三府北平之大名府開州山  
 東東昌之濮州館陶冠臨清三縣東平州之汶上壽張二縣  
 皆室壁分奎二度至胃三度降婁之次也山東濟寧府之兗  
 州滕嶧二縣青州府之莒州安邱諸城蒙陰三縣濟南府之  
 沂州直隸鳳陽府之泗邳二州五河虹懷遠三縣淮安府之  
 海州桃源清河流陽三縣皆奎婁分胃四度至畢六度大梁  
 之次也北平之眞定府昂畢分定冀二州皆昂分晉深趙三  
 州皆畢分廣平順德二府皆昂分邢州昂畢分河南彰德府  
 之磁州山東高唐州之恩縣山西布政司所屬之大同府應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星

朔渾源蔚四州皆昂畢分畢七度至井八度實沈之次也山  
 西之太原府石沂代平定保德崞嵐六州平陽府皆參分絳  
 蒲吉隰解霍六州皆鶩參分澤汾二州皆參分潞沁遼三州  
 皆參井分井九度至柳三度鶩首之次也陝西布政司所屬  
 之西安府同華乾耀邠五州鳳翔府隴州延安府鄜綏德葭  
 三州漢中府金州臨洮平涼二府靜寧州皆井鬼分涇州鬼  
 分慶陽府寧州鞏昌府階徽秦三州皆井鬼分四川布政司  
 所屬惟蘇州皆分合州參井分餘皆井鬼分雲南布政司所  
 屬皆井鬼分柳四度至張十五度鶩火之次也河南之河南  
 府陝州皆柳分南陽府鄧汝裕三州汝寧府之信陽羅山二  
 縣開封府之均許二州陝西西安府之商縣華州之洛南縣

湖廣布政司所屬德安府之隨州襄陽府之均州光化縣皆  
 張分張十六度至軫九度鶩尾之次也湖廣之武昌府興國  
 州荊州府歸夷陵荊門三州黃州府蘄州襄陽德安二府安  
 陸沔陽二州皆翼軫分長沙府軫房小星曰長沙應其地衝  
 州府桂陽州永州府全道二州岳州常德二府澧州辰州府  
 沅州漢陽府靖鄉二州寶慶府武岡鎮遠二州皆翼軫分廣  
 西所屬除梧州府之蒼梧藤容岑溪四縣屬牛女分餘皆翼  
 軫分廣東之連州廉州府欽州韶州府皆翼軫分軫十度至  
 氏一度壽星之次也河南之開封府角亢分鄭州氏分陳州  
 亢分汝寧府光州懷慶府之孟濟源温三縣直隸壽州之霍  
 邱縣皆角亢氏分氏二度至尾二度大火之次也河南開封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星

府之杞太康儀封蘭陽四縣歸德睢二州山東之濟寧府皆  
 房心分直隸鳳陽府之潁川房分徐宿二州壽州之蒙城縣  
 潁州之亳縣皆房心分尾三度至斗二度析木之次也北平  
 之北平府尾箕分涿通薊三州皆尾分霸州保定府皆尾箕  
 分易安二州皆尾分河間府景州皆尾箕分永平府尾分灤  
 州尾箕分遼東都指揮司尾箕分朝鮮箕分

漢晉天文分野皆始角氏亢以東方蒼龍爲首也唐始  
 女虛危以十二支子爲首也明始斗牛以星紀爲首也  
 古言天者皆由斗牛以紀星故曰星紀

司天考

雲氣

古者分至啟閉必書雲物後世其法寔備瑞氣則有慶雲光昌之屬祲氣則有虹蜺祥雲之類以候天子之符應驗歲事之豐凶明賢者之出處占戰陣之勝負焉

魯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物氣色災變也易通卦驗曰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木之狀立春青陽雲出房如積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二

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鶴穀雨太陽雲如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上如羊下如礪石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赤雲扶日黃帝起黃雲扶日白帝起白雲扶日春秋文曜鈞曰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太史唐勒以葭灰遺於地乃更滅拂之其蒼雲為之半滅又遺灰乃盡去之故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凡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千餘里二千里登高而望之下屬地者居三千里雲氣有戰居上者勝自華以南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常山以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

黃車氣乍高乍下往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搏專前卑

而後高者疾前方而後高者銳後銳而卑者卻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後卑者不止而反氣相遇者卑勝高銳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道者不過三四日去之五六里見氣來高七八尺者三四十日去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戰精白其芒低者戰勝其前赤而印者戰不勝晉志凡天地四方昏濛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天地霾君臣乖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北夷之氣如牛羊羣畜穹廡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自華以南氣下黑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恆山之北氣青勃碣海岱之間氣皆正黑江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二

淮之間氣皆白東海氣如員登附漢河水氣如引布江漢氣勁如杼濟水氣如黑狹渭水氣如狼白尾淮南氣如白羊少室氣如白兔青尾恆山氣如黑牛青尾東夷氣如樹西夷氣如室屋南夷氣如閣臺或類舟船陣雲如立垣杼柚雲類軸搏兩端兌灼雲如繩居前巨天其半半天其翊者類闕旗故鈞雲句曲諸此雲見以五色占而澤搏密其見動人及有兵必起合闕其直雲氣如三疋帛廣前銳後大軍行氣也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車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鄭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困校騎之氣正蒼黑長數百丈遊兵之氣如彗掃一云長數百丈無根本喜氣上黃下赤怒氣上下赤憂氣上下黑

凡候氣初出時若雲非霧若霧非雲髮鬚若可見初出寒涼然若桑榆上高五六尺者若千五百里外平視則千里舉目望即五百里仰瞻中天即百里內平望桑榆間二千里登高而望下屬地者三千里散在東日出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軍上氣高滕下厚滕薄實滕虛長滕短澤滕枯氣見以知大占期內有大風雨久陰則災不成凡連陰十日晝不見日夜不見月亂風四起欲雨而無雨名曰蒙臣有謀霧氣若晝若夜其色青黃更相奄冒乍合作散亦然視四方常有天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氣如穰大風將至視所從來雲甚潤而厚大雨必暴至四始之日有黑雲氣如陣厚大重者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三

多雨氣若霧非霧衣冠不滯見則其城帶甲而越日出沒時有霧雲橫接之白者喪鳥者驚三日內雨者各解有雲如蛟龍所見處將軍失魄有雲如鵠尾來蔭國上三日亡有雲赤黃色四塞終日竟夜照地者大臣縱恣有雲如氣味而濁賢人去小人在位 凡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軍上有氣如塵埃前下後高者將士精銳敵上氣如乳武豹伏者難攻軍上恆有氣者其軍難攻軍上雲如華蓋者勿往與戰雲如旌旗如蜂向人者勿與戰兩軍相當敵上有雲如飛鳥徘徊其上或來而高者兵精銳不可擊軍雲上如馬頭低尾仰勿與戰軍上雲如狗形勿與戰望四方者有氣如赤鳥在烏氣中如烏人在赤氣中如赤杼在烏氣中如人十五五或如旌旗在

烏氣中有赤氣在前者敵人精悍不可當敵上有雲如山不可說有雲如引索如陣前銳或一或四黑色有陰謀赤色飢青色兵有反黃色急去

漢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迎至甘泉宮黃雲蓋其上天漢三年月氏國獻神香使者曰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于呂連月不散意中有好道之君故貢神香宣帝祠甘泉紫雲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後漢光武封太山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升靈臺望元氣觀物變

魏文帝生於沛縣譙國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四

晉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碎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為大兵碎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秦伐中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繆胤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寧平城石勒攻破其眾死者十餘萬六月京都焚滅帝如虜庭建興元年十月己巳夜有赤氣曜於西北荊州刺史陶侃討杜弼之黨於石城戰敗

宋高祖北征至洛陽常有紫雲見於軍上孝康建元二年二

月乙未日有雲如錦文光色潤澤

北魏世祖在江州起義建牙軍有紫雲一段落於身上

唐肅宗自奉天而北夕次承壽有白雲起西北長數丈如樓

閣之狀識者以為天子之氣貞元壬午有五色雲見長安太

史張璠曰在宋分一百六十年有聖人興其地至天成丁亥

宋祖生洛陽

宋乾德三年七月己卯夜西方起蒼白氣長五十尺貫天船

五車亘井宿占曰主兵動六年十月己未旦西北起蒼白氣

三道長二十尺趨東散占曰游兵之象至道二年二月丙子

夜西方有蒼白氣長短八道如彗掃榻經天漢參錯如交蛇

占曰所見之方主兵勝祥符元年封太山十月壬辰天文院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五

言紫雲如蓋黃雲如龍鳳青雲如竹木名稍雲熙寧二年七

月甲申日下有五色雲元祐三年七月戊辰夜西北有白氣

經天主兵宜防西北二節元符二年九月戊辰夜有白氣十

道各長五尺主兵及大臣黜崇寧二年五月戊子夜蒼白氣

起東南方長三丈貫尾箕斗主蠻夷入貢舊臣來歸政和五

年四月庚子白雲自北直徹中天漸成五色如華蓋宣和三

年九月壬午夜蒼白氣長三丈貫月主其下有亂者乾道九

年十月壬申喬雲見

金太祖之生也常有五色雲氣若二千斛困廩之狀屢見東

方遼司天孔致和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

非人力所能為也天德二年十二月乙卯雲見狀如鸞鳳

五彩大定七年閏七月己卯午刻慶雲環日八月辛亥亦如

之二十三年十月己未慶雲見於日側興定三年七月庚申

五色雲見十月乙丑平涼府慶雲見遣官驗實以告太廟五

年正月山東行省蒙古綱奏慶雲見命圖以進正大三年三

月庚午省前有氣微黃自東北亘西南狀如虹中有白物十

餘往來飛翔又有光如二星移時方滅

明洪武四年四月辛丑五色雲見洪武之時永樂元年六

月甲寅日下五色雲見八月壬申日珥隨五色雲見八年二

月庚戌車駕次永安甸日下五色雲見十一年六月戊申朔

武當山頂五色雲見十七年九月丙辰十二月癸未慶雲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六

二十二年十一月丙戌月下五色雲見洪熙元年二月癸酉

庚辰三月乙未俱五色雲見宣德元年八月庚辰白雲起東

南如羣羊驚走十一月丙辰北方有蒼白雲東西竟天二年

十一月乙未日下五色雲見四年戊子夜五色雲見六年二

月壬子昏西方有蒼白雲南北竟天十年三月丁亥月生五

色雲正統二年七月庚子如之十月己丑日生五色雲十二

月癸亥如之三年七月己亥夜中天有蒼白雲南北竟天貫

南北斗八年十一月戊辰夜東南方有蒼白雲東西亘天九

年十一月甲午月生五色雲十年九月丁酉十一月甲午並

如之十四年十月庚申晝生蒼白雲復化為三東西南北竟

天景泰元年六月乙酉赤雲四道兩頭銳如耕壠狀徐徐東



北行而散八月甲戌黑雲如山化作龍虎麋鹿狀九月丙寅  
蒼白氣南北亘天二年六月戊寅日上五色雲九月辛酉夜  
蒼白雲三東西竟天三年正月癸亥東南有黑雲如人戴笠  
而揖四年十一月丁卯月生五色雲天順二年十月壬申四  
年十月戊午亦如之成化三年三月辛未白雲起南方東西  
竟天十一年正月丙寅月生五色雲十八年十月庚午五色  
雲見於秦陵二十一年閏四月壬辰開濮二州清豐金鄉黑  
雲起西北化為五色須臾晦弘治二年正月辛巳日生五色  
雲十四年三月己酉朔嘉靖十七年九月戊子並如之十八  
年二月庚子朔日下五色雲見形如龍鳳萬曆五年六月庚  
辰祥雲繞月天啟四年六月己巳南方五色雲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七

風占

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多死聲楚必無功 春秋考異郵曰  
陽立於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  
風相距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  
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闐闐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  
易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見風至立  
春條風至雨水猛風至二月京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  
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明風  
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  
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

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 洪範五行傳曰思心  
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愷風魯釐公十六年六鵠退  
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為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  
鵠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為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  
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霧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  
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為楚所執應六鵠之數云京  
房易傳曰潛龍勿用眾逆同志至德迺潛厥異風其風也行  
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  
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  
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焱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  
風絕經紀止即温温即蟲侯專封茲謂不統厥風疾而樹不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八

搖穀不成辟不思道利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  
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温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  
謂惑厥風温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  
恆地變赤而殺人

漢文帝二年六月淮南王都壽春大風毀民室殺人劉向以  
為是歲南越反攻淮南邊淮南王長破之後年入朝殺漢故  
丞相辟陽侯上赦之歸聚姦人謀逆亂自稱東帝見異不脩  
後遷於蜀道死癘文帝五年吳暴風雨壞城官府民室時吳  
王濞謀為逆亂天戒數見終不改寤後卒誅滅五年十月楚  
王都彭城大風從東南來毀市門殺人是月王戊初嗣立後  
坐淫削國與吳王謀反刑僂諫者吳在楚東南天戒若曰勿

與吳爲惡將敗市朝王戊不勝卒隨吳亡昭帝元鳳元年燕王都薊大風雨拔宮中樹七圍以上十六枚壞城樓燕王且不勝謀反發覺卒伏其辜

後漢永初元年大風拔樹時鄧太后攝政以清河王子年少立之是爲安帝不立皇太子勝後安帝親譏廢免鄧氏令郡縣迫切死者八九人家三破壞此爲警霜也是後西羌大亂涼州十餘年建寧二年四月癸巳京都大風雷雨拔郊道樹十圍已上百餘枚其後晨迎氣東郊道於維水西橋逢暴風雨鹵簿車或廢蓋百官需濡還不至郊使有司行禮

魏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爲時刑大臣執政之憂也時曹爽區裔自專驕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九  
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敬恆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滅吳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格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從家務連日時孫繼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侍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又大風發木揚沙明日耕誅

晉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木後二年宮車晏駕元康五年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氏羌反叛大兵西討九年六月颶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詐是年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太子廢

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還洛是日大風雷電蟬蓋飛裂四月張華第舍颶風折木飛石

軸六七是月華遇害十一月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石朔

年正月趙王倫篡位永興元年正月癸酉祠太廟災風暴起塵沙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永昌元年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十一月宮車晏駕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太

元二年六月長安大風拔符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身戮國亡元興二年二月甲辰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

玄篡位由此閉入先是玄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輦輓蓋三月玄敗五月江陵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亦屠裂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琅邪揚州二射堂倒塌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十  
三帥南討 宋景平二年正月朔旦暴風發殿庭會翻揚數十丈五月帝廢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風拔木雨凍殺牛馬雷電晦冥二月宮車晏駕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隊口左標折鍾山通天臺

新成飛倒散落山瀾明年閏五月帝崩 梁天監六年八月大風折木京房易飛候曰角日疾風天下昏不出三月中兵必起是歲魏軍入鍾離承聖三年十一月

癸未帝閱武於南城北風大急普天昏闇洪範五行傳曰人君替亂之應時帝既平侯景公卿咸勸帝反丹陽帝不從又多猜忌有替亂之行故天變應之以風是歲爲西魏滅

陳天嘉六年七月癸未大風起西南吹倒靈臺候樓洪範五

行傳以為大臣專恣之咎時太子冲幼安成王頊專政帝不  
時抑損明年崩皇太子嗣位頊遂廢之太建十二年六月壬  
戌大風吹壞皋門中闕十二年九月夜大風發屋拔樹始興  
王叔陵專恣之應禎明三年六月丁巳大風自西北激濤水  
入石頭堆是時後主任司馬申誅戮忠諫沈客卿施文慶專  
行邪僻江總孔範等崇長淫縱杜塞聰明齊亂之咎

後齊神武戰於芒山有風自西北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  
來必勝果如言河清二年大風三旬乃止時佞臣和士開專  
恣天統三年五月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天變再見而帝不悟  
明年帝崩後主詔内外表奏皆先詣士開然後聞徹趙郡王  
叡馮翊王潤按士開驕恣不宜居内職反為士開所譖叡竟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十一

坐死士開出入宮掖生殺在口尋為琅邪王儼所誅  
隋仁壽二年西河有胡人乘螺在道忽為迴風所飄并一車  
上千餘尺乃墜皆碎後二年漢王諒在并州潛謀逆小人乘  
騎之象升空而墜顛隕之應天戒若曰當覆敗而諒不悟及  
高祖崩諒發兵反州縣響應月餘而敗

唐武德二年十二月壬子大風拔木易巽為風重巽以申命  
其及物也象人君誥命其鼓動於天地間有時飛沙揚塵怒  
也發屋拔木者怒甚也其占大臣專恣而氣盛眾逆同志君  
行蒙暗施於事則皆傷害故常風又飄風入宮闕一日再三  
若風聲如雷觸地而起為兵將興神龍元年三月乙酉睦州  
大風拔木崔玄暉封博陵郡王也大風折其輅蓋開元二年

六月京師大風發屋大木拔者十七八四年六月辛未京師  
陝華大風拔木十四年六月戊午大風拔木發屋端門鴉尾  
盡落端門號令所從出也元和三年四月壬申大風毀含元  
殿閣檻二十七間占為兵起四年十月壬午天有氣如煙臭  
如燔皮日暎大風而止五年三月丙子大風毀崇陵上宮衙  
殿鴉尾及神門戟竿六壞行垣四十間八年六月庚寅京師  
大風雨毀屋飄瓦人多歷死者十二年春青州一夕暴風自  
西北天地晦冥空中有若旌旗狀屋瓦上如蹂躪聲有日者  
占之曰不及五年茲地當大殺戮太和八年六月癸未暴風  
壞長安縣署及徑行寺塔四月辛丑大風拔木萬株墮含元  
殿四鴉尾拔殿廷樹三槐金吾仗舍發城門樓觀内外三十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十二

餘所光化門西城十數雉壞咸通六年十一月己卯晦潼關  
夜中大風山如吼雷河噴石鳴羣鳥亂飛重關傾側  
宋天禧四年四月丁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五  
月乙卯暴風起西北有聲折木吹沙黃塵蔽天占並主陰謀  
姦邪是秋内侍周懷坐妖亂伏誅景祐元年九月甲寅夜漏  
上風自丑起有聲擺木鳴條二年六月戊寅平明風自未來  
占者以為百穀豐衍之候嘉祐二年正月元日平日有風從  
東北來徧天有蒼黑雲占云大熱多雨建炎元年正月辛卯  
朔大風霾丁酉風霾日色薄而有暈二月丁酉汴京風霾日  
無光是日張邦昌僭位二年七月癸未風雨晝晦是日東京  
留守宗澤薨

金大安三年二月乙亥夜大風從西北來發屋折木吹清夷門關折是歲有男子郝贊詣省言上即位之後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折門關非小異也宜退位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乎贊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宰相皆非其言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隱處崇慶元年七月辛未未時有風從東來吹帛一段高數十丈宛轉如龍墜於拱辰門內是歲河東陝西山東南京諸路旱

元至正二十一年正月癸酉石州大風拔木六畜皆鳴人持槍矛忽生火焰抹之卽無搖之卽有二十四年台州路黃巖州海溢颶風拔木禾盡偃二十七年三月庚子京師有大風起自西北飛砂揚礫昏塵蔽天逾時風勢八面俱至終夜不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三

止如是者連日自後每日寅時風起萬竅爭鳴戌時方息至五月癸未乃止

明建文元年七月癸酉燕王起兵風雲四起咫尺不辨人少焉東方露青天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天順二年二月暴風拔孝陵松樹懿文陵殿獸脊梁柱多摧三年四月順天河間眞定保定廣平濟南連日烈風麥苗盡敗成化十四年八月丁未南京大風拔太廟樹十五年八月辛卯大風拔孝陵木二十一年五月南京大風拔太廟樹推大祀殿及皇城各門獸吻正德元年六月辛酉暴風折郊壇松柏壞大祀殿齋宮獸瓦二年閏正月癸亥盧龍遷安大風拔樹毀瓦乙丑大風壞奉天門右吻嘉靖元年七月己巳南京暴風雨郊社陵

寢宮闕城垣獸吻脊欄皆壞拔樹萬餘株五年陝西屢發大風捲掣廟宇民居百數十家了無踪跡天啟元年三月辛亥大風揚塵四塞四年五月癸亥乾清宮東丹墀旋風驟作內官監鐵片大如屋頂者盤旋空中隕於西墀鏗訇若雷

論曰傳稱迅雷風烈必變蓋言君子畏天之誠隨事致謹見物有反常爲變而失其本性者則必思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加戒懼焉雖細微不敢或忽及後世學者專爲災異之說指事立應有若影嚮至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自漢儒董仲舒劉向向子歆皆以春秋洪範爲學而失聖人本意其言之支離而不能相通也往往父子之間自相違戾可不謂大惑哉昔者箕子陳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二

四

禹洪範之書條其事爲九類別其說爲九章謂之九疇考其說初不相附屬而何爲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爲人事皆屬五行歟則致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理豈非所謂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者乎班固不悟其非更推演而爲五行志晉宋以來載筆之臣莫能易也迹其所云祥青禍疴之說自爲數術一家之學故節存其一二以待深識博聞之士有以考而擇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湖西閻鎮珩輯

司天考

占候 十輝

眠視掌十輝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輝謂日一曰履二曰象

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閏六曰營七曰彌八曰敍九曰隤十曰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想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開日月食也營日月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是風雨之候也若天氣清靜無諸遊氣日月不明乃為失氣

或天氣下降地氣未升厚則日紫薄則日赤若于夜則月白

皆將雨也或天氣未降地氣上升厚則日黃薄則日白若于

夜則月赤將旱且風亦為日月暈之候雨少而多陰或天氣

已降地氣又升上下未交則日青若于夜則月綠色將寒候

也或天地氣雖交而未密則日黑若于夜則月青將雨不雨

變為雲霧暈背虹蜺又曰沉陰日月俱無光晝不見日夜不

見星皆有雲部之兩敵相當陰相圖議也日矇矇光士卒內

亂日薄赤見日中烏將軍出旌旗舉此不祥必有敗亡又日

數日俱出若闕天下兵大戰日闕下有拔城日戴者形如直

狀其上微起在日上為戴戴者德也國有喜也一云立日止

為戴青赤氣抱在日上小者為冠國有喜事青赤氣小而交

于日下為纓青赤氣小而圓一二在日下左右者為紐青赤

氣如小半暈狀在日上為負負者得地為喜又曰青赤氣長

而斜倚日傍為戟青赤氣圓而小在日左右為珥黃白者有

喜又曰有軍日有一珥為喜在日西西軍戰勝在日東東軍

戰勝南北亦如之無軍而珥為拜將又曰旁如半環向日為

抱青赤氣如月初生背日者為背又曰背氣青赤而曲外向

為叛象分為反城璫者如帶璫在日四方青赤氣長而立日

旁為直日旁有一直敵在一旁欲自立從直所擊者勝日旁

有二直三抱欲自立者不成順抱擊者勝殺將氣形三抱在

日四方為提青赤氣橫在日上下為格氣如半暈在日下為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承承者臣承君也又曰日下有黃氣三重若抱名曰承福人

主有吉喜且得地青白氣如履在日下者為履日旁抱五重

戰順抱者勝日一抱一背為破走抱者順氣也背者逆氣也

兩軍相當順抱擊逆者勝故曰破走日抱且兩珥一虹貫抱

抱至日順虹擊者勝日重抱內有珥順抱擊者勝亦曰軍內

有欲反者日重抱左右二珥有白虹貫抱順抱擊勝得二將

有三虹得三將日抱黃白潤澤內赤外青天子有喜有和親

來降者軍不戰敵降軍罷色青將喜赤將兵爭白將有喪黑

將死日重抱抱內外有珥兩珥順抱擊者勝破軍軍中不和

不相信日旁有氣圓而周匝內赤而外青名為暈日暈者軍

營之象周環匝日無厚薄敵與軍勝齊等若無軍在外天子

失御民多叛日暈有玉色有喜不得玉色有憂凡占兩軍相當必謹審日月暈氣知其所起留止遠近應與不應疾速大小厚薄長短抱背爲多少有無實虛久亟密疎澤枯相有等者勢等近勝遠疾勝遲大勝小厚勝薄長勝短抱勝背多勝少有勝無實勝虛久勝亟密勝疎澤勝枯重背大破重抱爲和親抱多親者益多背爲不和分離相去背于內者離于內背于外者離于外也凡占分離相去赤內青外以和相去青內赤外以惡相去日暈明久內赤外青外人勝內青外赤內人勝內黃外青黑內人勝外黃內青黑外人勝外白內青外人勝內白外青內人勝內黃外青外人勝內青外黃內人勝日暈周而東北偏厚厚爲軍福在東北戰勝西南戰敗日暈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三

暈內有珥一抱所謂圍城者在內內人則勝日暈有重抱後有背戰順抱者勝得地有軍日暈有一抱抱爲順貫暈內在日西西軍勝有軍日暈有一背背爲逆在日西東軍勝餘方放此日暈而背兵起其分失城日暈有背背爲逆有降叛者有反城在日東東有叛餘方放此日暈背氣在暈內此爲不和分離相去其色青外赤內節臣受王命有所之日暈上下有兩背無兵兵起有兵兵入日暈四背在暈內名曰不和有內亂日暈而四背如大車朝者四提設其圍眾在外有反臣日暈四提必有大將出亡者日暈有四背瑤其背端盡出暈者反從內起日暈而兩珥在外有聚雲在內與外不出三日城圍出戰日暈有背珥直而有虹貫之者順虹擊之大勝得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四

黃白不鬪兵未解青黑和解分地色黃土功動人不安日色黑有水陰國盛日暈七月無風雨兵大作不可起眾大敗不及日蝕日暈而明天下有兵兵罷無兵兵起不戰日暈始起前滅而後成者後成面勝日暈有兵在外者主人不勝日暈內赤外青羣臣親外外赤內青羣臣親內其身身外其心日有朝夕暈是謂失地主人必敗日暈而珥主有謀軍在外外軍有悔日暈抱珥上將軍易日暈而珥如并幹者國亡有大兵交日暈上西將軍易兩敵相當日暈兩珥平等俱起而色同軍勢等色厚潤澤者賀喜日暈有直珥爲破軍貫至日爲殺軍日暈員且戴國有喜戰從戴所擊者勝得地日暈而珥背左右如大車朝者兵起其國亡城兵滿野而城復歸日暈

君爭地日有三暈軍分爲三日方暈而上下聚二背將敗人  
亡日暈若井垣若車輪二國皆兵亡又曰有軍日暈不匝半  
暈在東東軍勝在西西軍勝南北亦如之日暈如車輪半暈  
在外者罷日半暈東向者西夷羌胡來入國半暈西向者東  
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北向者南夷人欲反入國半暈南向者  
北夷人欲反入國又曰軍在外月暈師其上其將戰必勝月  
暈黃色將軍益秩祿得位月暈有兩珥白虹貫之天下大戰  
月暈而珥兵從珥攻擊者利月暈有蜺雲乘之以戰從蜺所  
往者大勝月暈虹蜺直指暈至月者破軍殺將

魯哀公六年楚昭王卒是歲也有雲如眾赤烏夾日以飛三  
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爲人君妖氣守之故以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五

爲當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  
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  
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漢永光元年四月日色青白亡景日下無景惟質見耳正中時有景無

光是夏寒至九月乃有光京房易傳曰美不上人茲謂上弱  
厥異曰白七日不温順無所制茲謂弱君順從臣下無所能制日白六

十日物無霜而死天子親伐茲謂不知日白體動而寒弱而  
有任茲謂不亡日白不温明不動辟警公行茲謂不伸辟君也

過而厥異曰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晦晦與不難上政茲謂  
公行厥異曰黑大風起天無雲日光晦晦與不難上政茲謂

見過日黑居反大如彈丸成帝和平元年正月壬寅朔日月  
俱在營室時日出赤二月癸未日朝赤且入又赤夜月赤甲

申日出赤如血無光漏上四刻半乃頗有光燭地赤黃食後  
乃復京房易傳曰辟不聞道茲謂亡厥異日赤三月乙未日  
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京房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  
逆厥異日赤其中黑間善不予茲謂失知厥異日黃夫大人  
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故聖王在上總命羣賢以亮  
天功則日之光明五色備俱燭耀亡主有則爲異應行而變  
也色不虛改形不虛毀觀日之五變足以監矣哀帝時李尋  
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晷也  
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  
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六

度晦昧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作起陰雲邪  
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  
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繞間者日尤不精光

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  
至日中間差瘵瘵讀愈同小臣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

害世不可不慎

後漢建武七年四月丙寅日有暈抱白虹貫疊在畢八度古

注日時日加卯西面東面有抱須臾成暈中有兩鈞在畢  
南北有白虹貫暈在西北南面有背在景加已皆解也

邊兵秋隗囂反侵安定畢晉分也永和六年正月己卯暈  
兩珥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聚爲  
雲氣立爲虹蜺離爲背僑分爲抱珥考異郵曰臣謀反偏刺

日巫咸占曰臣不知則日月僞蠅螬謂之虹蠅謂之蜺白外  
向日曰抱在畔直靈帝時日數出東方正赤如血無光高二  
丈餘乃有景且入西方去地二丈亦如之京房占曰國有佞  
不光暗其占曰事天不謹則日月赤是時月出入去地二三  
丈皆赤如血者數矣春秋感精符曰日無光主勢奪君臣以  
讒術色赤如炭以急見代久兵馬發禮斗威儀曰日月赤君  
喜怒無常輕殺不辜戮于無罪不事天地忽于鬼神時則天  
雨土風常起日食無光地動雷降其時不救兵從外來為賊  
戮而不葬京房占曰日無故日夕無光天下變枯社稷移亡  
光和四年二月己巳黃氣抱日黃白珥在其表春秋感精符  
曰日朝珥則有喪孽又云日已出若其入而雲皆赤黃名曰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日空不出三年必有移民而去者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  
大如瓜在日中春秋感精符曰日黑則水溢六年二月乙  
未白虹貫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天下悉極文法大擾百  
姓殘賊酷法橫殺下多相告刑用及族世多深刻獄多怨宿  
吏皆慘毒又曰國多死孽天子命絕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星  
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填星之變易識曰聰明蔽塞政在臣  
下婚戚干朝君不覺悟虹蜺貫日

魏太和初太史許芝奏曰應蝕與太尉于靈星祈禱帝曰人  
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以災異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  
朕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于皇神故上天有  
以寤之宜勅政自修天之于人猶父之于子未有父責其子

而可熾盛僎以求免也今上公與太史令俱禳于義未聞羣  
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

晉泰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貫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  
失明丑為犂牛主吳越是時孫皓淫暴四月降元康九年正  
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為惑懷廢死之徵永  
康元年正月癸亥朔日暈三重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占  
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十二月庚戌日中有黑氣京房  
易傳曰祭天不順茲謂逆厥異日中有黑氣永宣元年九月  
甲申日中有黑子京房易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  
百姓惡君則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光熙元年五月壬  
辰癸巳日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道失明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按河  
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食皆于晦朔不有于晦朔者為  
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奄日光也占類曰蝕二年正  
月戊申白虹貫日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白  
虹貫日近臣作亂不則諸侯有反者暈有重有國者受其祥  
天下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暴殘人主五年劉聰破京  
都帝蒙塵建興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  
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  
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  
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  
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年為建武劉聰李雄亦跨



曹劉疆宇于是兵連累葉東晉永昌元年十月辛卯日中有黑子時劉隗搆威福虧傷君道王敦舉兵逼京都禍及忠賢大寧元年正月己卯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陰陽昏臣有陰謀京房曰下專刑之應敦既陵上卒伏其辜咸康二年七月白虹貫日自後庾氏專政由后族貴亦婦人擅國之義寧康二年三月庚寅日中有黑子二枚大如鴨子十一月己巳日中黑子大如雞卵時帝已長而康獻皇后從嫂臨朝實傷君道故日有瑕也隆安元年十二月壬辰日有暈有背璫是後不親萬機會稽王世子元顯專威罰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中三月庚子白虹貫日未幾桓玄劫京都王師敗績明年玄篡位義熙六年五月景子曰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九

暈有璫時盧循逼京都內外戒嚴七月循走七年七月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其後劉裕代晉十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灾在秦分秦亡之象自義熙至元熙日蝕從上始皆革命之徵宋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至八年春凡三度謂之日死

陳天嘉七年二月庚午日無光烏見占曰王者惡之其日庚午吳楚之分野四月甲子日有交暈白虹貫之及癸酉帝崩大建十年三月癸亥日上有背占曰其野失地有叛兵甲子吳明徽兵敗于呂梁將卒没于周明年淮南地盡入于周後周保定五年正月辛卯白虹貫日占曰為兵喪建德二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占曰臣謀君不出三年又曰近臣為亂

後年衛王直舉兵反六年十一月甲辰日晡時日中有黑子大如杯占曰君有過而臣不諫人主惡之天成元年正月丙午癸丑日皆有背占曰臣為逆有反叛邊將去之又曰卿大夫欲為主其後隋公作霸尉遲回王謙司馬消難等舉兵隋開皇九年正月己巳白虹夾日占曰白虹御日臣有背主又曰人主無德者亡是月滅陳仁壽四年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占曰主勢奪又曰日無光有死王丁未上崩漢王諒反楊素討平之皆兵喪亡國死王之應大業十三年十一月辛酉日光四散如流血占曰賊入宮主以急兵見伐又曰臣逆君明年三月宇文化及等弑帝諸王及幸臣並被弑唐貞觀二十三年三月日赤無光李潛風日日變色有軍急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十

又曰其君無德其臣亂國濮陽復日日無光主病開元二十年三月丙午風霾日無光近晝昏也占為上刑急人不樂生天寶三載正月庚戌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棄光天下有兵大曆二年正月丁巳日有黃冠青赤珥辛丑亦如之凡氣長而立者為直橫者為格立于日上者為冠直為有自立者格為戰鬪又曰赤氣在日上君有佞臣黃為土功青赤為憂咸通七年十二月癸酉白氣貫日日有重暈甲戌亦如之白氣兵象也乾符六年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鬪三日乃不見鬪者離而復合也唐明元年日暈如虹黃氣蔽日無光日不可以二虹百殃之本也天祐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暈上有青赤背乙酉亦如之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

月己巳日有黃白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狀如人如馬乃消占曰背者叛背之象日暈有虹者爲大戰半暈者相有謀蒼黑祲祥也夾日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兵

後周顯德七年正月癸卯日既出其下復有一日相奄黑光磨蕩久之時太祖北征知星者苗訓指謂親吏楚昭輔曰天命也是日周恭帝遜位五代史論曰日有冠珥環暈縷紐負背氣尤多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影如三日狀占在危宿幽州之野時契丹請和三年九月戊申日赤如赭占曰將相憂明年河陽節度同平章事王顯卒熙寧十年二月辛卯日中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十一

黑子如李主臣于君不奄惡令民見則有此變戒王者惡之至己巳散高宗建炎三年春白虹貫日占近臣爲亂或諸侯叛三月己卯朔日中有黑子壬寅乃消伏占臣不奄君惡又臣有蔽主明者三年五月庚子日生兩珥占主民壽考四年二月辛亥白虹貫日于是金虜始退羣盜大起紹興二年四月壬申日生戴氣占人君德至于天則有戴者戴者德也推戴福祐之象次月之戊寅復然于是宗子伯琮始育于宮中丙申日生背氣占背叛乖逆邪謀不成于是孔彥舟叛降劉豫三年二月乙卯日生戴氣丙申生抱氣占戴者推戴福祐之象抱者抱扶向就之狀主鄰國臣來降亦有子孫之喜臣下忠誠以附其上四年正月壬子日生承氣占臣承君也人

主有喜二月趙鼎參知政事三月辛未日有抱氣色黃潤澤占天子有喜有和親來降者不戰而降軍罷六月壬辰日暈于井秦分有憂五年正月庚申月生戴氣占國有喜是歲建資善堂皇子建節封公六年十月壬戌日中有黑子如李大占臣蔽主明八年二月辛酉日中有黑子大如棗占君有過而臣不諫辛巳白虹貫日占諸侯有叛或歲中有喪次年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二十一年四月壬申日生暈占臣專政又云邊兵動虜主死時秦檜在相位三十年四月戊辰日生暈周匝占邊兵動虜主死或多風其應在次年乾道元年六月丁未日生格氣占格鬪之象四年五月戊戌日赤暈周匝在畢占邊兵動甲辰日下暈外生青黃色承氣君臣相承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十二

喜之象淳熙十五年三月壬寅日半暈再重占國民蕃息歲大和紹熙四年二月癸亥日暈周匝知臣專政日躔奎宿其下有兵大人凶十一月辛未日生黑子占黑子者陰也臣不掩君惡又曰臣有蔽主明者慶元元年正月丙辰白虹貫日占眾亂之基有兵又曰近臣爲亂于是侂冑用事時政已變兵禍始矣四月己未月生格氣占格鬪之象六年八月乙未日內生黑子如棗大凡六日乃消伏十二月乙酉日又生黑子如棗大凡二十日乃伏時侂冑用事羣姦附和蔽主明嘉定六年四月己卯日生赤黃暈周匝躔在胃宿占后族盛日暈胃宿則倉庫之官凶或殺不登七年二月壬申日生赤黃暈外生青赤黃承氣後暈周匝占曰有承氣臣承君也凡珥

氣圓而小在日左右主民壽考三珥色黃白女主喜純白為喪赤為兵青為疾黑為水四珥主立侯王有子孫喜日有黃芒君福多昌黃輝王政太平日無光為兵喪又為臣有陰謀日旁雲氣白如席兵眾戰死黑有叛臣如蛇貫之而青穀多傷白為兵赤兵下有叛黃臣下交兵黑為水日始出黑雲氣貫之三日有暴雨青雲在上下可出兵有赤氣如死蛇為飢為疫禱氣刺日皆為兵日暈七日內無風雨亦為兵甲乙憂火丙丁臣下忠戍己后族盛庚辛將利壬癸臣專政半暈相有謀黃則吉黑為災暈再重歲豐色青為兵穀貴赤蝗為災三重兵起四重臣叛五重兵飢六重兵喪七重天下亡日並出諸侯有謀無道用兵者亡日闕為兵寇日隕下失政日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三

見飛燕下有廢主日晝昏臣蔽君之明有篡弒赤如血君喪臣叛日夜出兵起下陵上大水日光四散君失明白虹貫日近臣亂諸侯叛日赤如火君亡日生牙下有賊臣日食為陰蔽陽食既則大臣憂臣叛主兵起日食在正旦王者惡之日珥甲乙日有二珥四珥而食白雲中出主兵丙丁黑雲天下疫戊己青雲兵喪庚辛赤雲天下有少主壬癸黃雲有土功日食在甲乙日主四海之外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川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常山以北各以其下所主當之寅卯辰木招謀者司徒也巳午未火招謀者太子也申酉戌金司馬也亥子丑水司空也

月變

月為太陰女主之象一月一周天君明則依度臣專則失道或大臣用事其刑失理則乍南乍北或女主外戚專權則或進或退月變色為殃青飢赤兵旱黃喜黑水晝明則姦邪作月旁瑞氣一珥五穀登兩珥外兵勝四珥及生戴氣君喜國安終歲不暈天下偃兵晦而明見西方曰朏朔而明見東方曰仄匿朏則政緩仄匿則政急六日而弦臣專政七日而弦主勝客八日而弦天下安十日不弦將死戰不勝兩月並見兵起國亂水溢星入月中亡國破將白暈貫之下有廢主白虹貫之為大兵起生齒則下有叛臣生足則后族專政月珥背珥而珥六十日起兵珥青憂赤兵白喪黑國亡黃喜有背珥臣下弛縱欲相殘賊不和之氣暈三重兵起四重國亡五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古

重女主憂六重國失政七重下易主八重亡國九重兵起亡地十重天下更始月食從上始則君失道從旁始為相失令從下始為將失法歲星犯之兵飢民流熒惑犯之大將死有叛臣民飢填星犯之人臣弒主合國飢月食填星民流一日月犯填女主憂民流太白犯出月右為陰國有謀左為陽國有謀出月下君死民流月戴太白起兵入月將死與太白會太子危辰星犯之天下水月食辰水飢辰入月臣叛主彗星入或犯之兵期十二年大飢貫月臣叛主流星犯之有兵入無光有亡國在月上下國將亂月犯列星其國受兵列星會月國將死星見月中主憂

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占曰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

也街南中國也昂為匈奴參為趙畢為邊兵是歲高皇帝自將兵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所圍七月乃解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見京房易傳曰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言君弱而婦彊為陰所乘則月並出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朏者月行故早見仄者月行遲在日後當沒而更見仄朏則侯王其肅朏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為朏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也仄隱者不進之意君肅急則臣恐懼故日行疾而月行遲不敢迫近君也不舒不急以正失之者食朔日劉歆以為舒者侯王展意顯事臣下促急故月行疾也肅者王侯縮胸不任事膺音世倪之母臣下弛縱故月行遲也哀帝時李尋疏言月不在事之類也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五

者眾陰之長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問者月數以春夏與日道房有四星其間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二星裏道也秋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五星之所由過軒轅上后受氣星為后入太尉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

後漢建武八年三月庚子夜月暈五重紫微青黃似虹有黑氣如雲月星不見丙夜乃解興平二年十二月月在太微端門中重暈二珥兩白氣廣八九寸貫月東西南北魏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帝崩明年大赦天下

晉太和四年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温廢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天子有賊臣羣下自相殘桓玄篡位之徵也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朏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隱之應云十一年十一月乙未月入輿鬼見而暈占曰王憂財寶出一日月暈有赦月奄犯五緯梁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鉤見于西方占曰其國亂必見亡國大寶元年正月丙寅月晝光于東方占曰月晝光有隱謀國雄逃又云月晝明姦邪並作擅君之朝其後侯景篡弒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六

後周天和五年正月乙巳月在氏暈有白虹長丈所貫之而有兩珥連接規北斗第四星占曰兵大起大戰將軍死于野是冬齊師寇邊明年齊公憺率師自龍門渡河攻拔其新築五城兵大起大戰之應也建德五年十月己未庚申月連暈規昂畢五車及參占曰兵起爭地又曰王自將兵天下大赦宣政元年正月丙子月食昂占曰有白衣之會又曰匈奴侵邊其月突厥寇幽州殺刺史人五月帝北伐六月帝疾甚還京次雲陽而崩

隋大業九年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唐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月見西方是謂朏朏則侯王其舒武太后時月過望不虧者二天寶二載正月庚戌月有紅氣如垂帶肅宗元年建子月癸巳乙夜月奄昂而暈色白有氣

自北賈之昂胡也白氣兵喪建辰月丙戌月有黃白冠連暈  
圍東井五諸侯兩河及與鬼東井京師分也大曆十年九月  
戊申月暈熒惑畢昴參東及五車暈中有異氣乍合乍散十  
二月丙子月出東方上有十餘道如疋練貫五車及畢觜觿  
參東井與鬼柳軒轅中夜散去占曰女王凶白氣為兵喪五  
車主庫兵軒轅為後宮其宿則晉分及京師也元和十一年  
己未旦日已出有虹貫月于營室開成四年閏正月甲申朔  
乙酉月在營室正偃魄質成早也占為臣下專恣之象五年  
正月戊寅朔甲申月昏而中未弦而中早也占同上景福二  
年十一月白氣如環貫月穿北斗連太微天復二年十二月  
甲辰夜月有三暈裏白中赤黃外綠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七

宋道化五年六月乙未食九分占云后妃臣下災明年孝章  
皇后崩十二月癸巳既占云大臣災明年春同知樞密院事  
劉昌言罷夏宰相呂蒙正參知政事蘇易簡罷咸平二年正  
月甲辰七月壬寅月食占羌夷有兵明年契丹大舉寇邊天  
禧四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重見占云大臣爭權有誅又  
云有大水其年秋宰相寇準以罪貶滑州河決京師大雨壞  
廬舍皇祐四年十一月丙辰食未復而盡占曰后妃臣下裁  
後二年貴妃張氏薨嘉祐四年十二月乙亥食既占曰月陰  
類后妃大臣之位食則修刑及兵今食既宜卹刑以除咎若  
三日有雨雪則不占來年二月赦天下太子少傅王舉正卒  
治平四年二月甲午月食丑之四刻虧見西方在翼十五度

至六刻食甚及八分疆至酉地入濁不見主飛虫多死北夷  
有兵熙寧元年七月乙酉月食丑之五刻在危十度虧見東  
北方食及二分半入濁不見食甚及復主齊分有喪大臣憂  
二年閏十一月丁未月食亥之一刻虧見東方起東北至子  
之初刻食甚及八分弱在井度中至三刻復主五穀不登四  
年五月乙亥月食戌之一刻虧見東南方出濁未圓六分在  
東井度中至五刻復主大臣黜或宮中宜崇福十年正月丙  
寅月食子之三刻虧見東南方至七刻食甚及七分在張度  
中至丑三刻復主后有憂周地貴人卒死及大霖拔城元豐  
元年正月庚申月食有雲障之至丑五刻見西南方正東食  
及四分半寅初食既曉刻雲映不見復主糴貴周分貴人死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三

六

六月戊午月食戌之一刻雲間見正東方食及五分半至二  
刻食既在虛度中至亥三刻半復主後宮憂大臣有咎齊分  
有喪四年四月辛未月食既自戌之二刻出濁已食甚月體  
東退生光一分正西九分在尾度中至六刻復主后妃災辛  
巳食于昏出濁食及七分在畢度中至二刻復主有赦令邊  
臣有咎越分有兵胡人有疫五年十月癸亥月食自酉至二  
刻虧見東北方至七刻食甚及三分在昴七度太弱戌之三  
刻復主邊兵起或女主憂元祐三年六月庚寅月食亥之五  
刻虧初至子六刻食既丑四刻復在斗度中吳分主吳兵起  
大臣有憂四年五月甲申月食初雲陰不見至丑初刻食已  
九分在斗度中吳分至六刻復主大臣憂有小兵七年三月

戊戌月食亥初一刻虧初至七刻食既子七刻復食甚在氏  
度中主大臣有憂十日內有風雨則解災紹聖四年正月庚  
子月食雲陰不見初虧至酉七刻已食三分戌一刻食及四  
分後復有雲障之主貴臣後宮有憂周分民飢元符二年五  
月丙辰月食子之三刻至丑二刻食既寅二刻復在箕度中  
主御者或掌樂人當黜又為風十月甲寅月食亥之四刻虧  
初至子四刻食既丑四刻復在參度中主兵官當黜崇寧二  
年二月甲子月食既主貴人當之八年辛酉月食既主西方  
兵起四年十二月戊寅月食七分七主王者宮室不安政和  
三年七月甲午月食八分主其下君憂或兵起宣和二年三  
月丙辰月食三分主人主當之建炎四年十月己卯月生五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九

色暈占人主有後宮喜次年張婕妤好吳才人進封紹熙二年  
二月丙子月未當闕而闕體如餓色赤黃占大臣黜又曰臣  
下不奉法侵奪主勢于是張浚專制于蜀始議召歸四年六  
月壬子月暈而珥占期六十日兵起五年正月戊午月暈于  
東井占有胡兵一曰夷狄求和嘉泰三年七月壬午白虹如  
半暈穿貫月中占曰大兵將起軍戰于野

容齋隨筆太史局官劉孝榮言月本無光受日為明望夜  
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日光所不照  
處則為食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日上掩太陽而過  
則日光為所遮故為日食非此二日則無薄蝕之理又夷  
堅志紹興三十二年正月子被命接伴北使次盱眙天文

官荆大聲隨行見向西邊大星去月三寸許指示于曰此  
木星也或食月或為月所食少刻便可決子質其議日月  
體自若而星居月上此為星食日月遇之而星隱不見此  
為月食星既而仰視高空失星所在俄出于月東問其兆  
應如何唯唯不肯說至四月半子報聘復挾荆行荆出一  
書大抵皆星氣占驗其一曰日月星相食當有易主事時已  
竊聞將有堯禪舜之舉矣子按景祐乾象新書引晉書月  
蝕歲星野有逐相又引天文總論曰主殺戮將相侯王之  
象或其分有兵喪其說淺矣五月十六日五更初過臨淮  
境瞻月外有環暈五重附近者紫紅色白者次之青者又  
次之黃者又次之最外深紅各相去一丈分寸不差忒其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十

圓如規馬上諦視起敬荆馳至傍附耳曰是為月重輪前  
史所紀多不過兩三重而今五數但太陰極盛恐非太陽  
之利耳將曉乃沒未一月而高宗異位乾道二年六月北  
極前星之左有小星大聲謂子向者不記有此星若本無  
而今有懼為東宮禍三年又指軒星之側客星曰非宮中  
禍已而皆然八月中蒙宣對便殿孝宗聖意悲哽進輒奏  
大聲之說以為上穹默定久矣乞少寬宸抱上固素諳星  
象慘然曰朕亦見之時大聲沈湛塵市遂遭逢今以春官  
大夫判太史局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  
知其幾世宗二十九年間日珥虹貫者四五慶雲環日者三

元司天之官靡有差忒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  
珥虹霓精祲雲氣等事係于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遊  
不志天文金元二史不詳月變今  
錄其序說略見大意餘可例推

明宣德元年二月己卯月生兩珥白虹貫之二年十二月甲  
戌月生交暈左右珥白虹貫之正統元年八月癸酉至己卯  
月出入時皆有遊氣色赤無光十二月丙戌月生背氣左右  
珥白虹貫之三年十二月癸酉月生兩珥白虹貫之隨生背  
氣十四年八月辛未月晝見與日爭明景泰二年四月己卯  
月色如赭五年十一月壬戌月暈左右珥及背氣又生白虹  
貫右珥天順五年正月戊戌月生連環暈弘治元年十一月  
己卯月生芒如齒長三尺餘色蒼白二年十一月戊辰月暈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三

連環貫左右珥十八年二月己巳月暈左右珥白虹彌天嘉  
靖元年四月癸未月生連環暈二年正月己酉月暈連環左  
右珥月道與緯星相似而行甚速出入黃道二十七日而周  
右珥計其掩犯板星殆無虛日豈皆有休咎可占今見于實  
錄者不及百分之十然已  
不可勝書故闕而不書

論曰日月星辰陰陽之精氣也惟聖人能統理之自晚  
周以來流為怪變之占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故孔子修  
正六經不屑論著焉昔之修天數者唐虞以上皆聖人  
殷以下多賢士儒者然未嘗有書至甘唐皋石從衡之  
徒出因時變論書傳其事極于米鹽凌雜無足稱者太  
史公心厭薄之以為此不可勝紀乃考自秦始皇以來  
取其率率大者載焉漢氏既東緯學日盛班固司馬彪

之徒率祖用甘石之說自後修史者因襲不改故所記  
日月暈適五星凌犯之事往往附以占驗惟宋金元明  
四史錄其事而不著其占其見卓矣然上下千數百年  
間或一歲而數十見或一月而四五見凌雜煩碎有類  
帳籍連策累幅或未能盡是以竊取太史公之意擬其  
有占而應驗者存之于篇然亦不過千百之一二所謂  
幸而偶中者爾未可以為常法也春秋遇凡災異必書  
而無一語及于占驗左氏則言之詳矣至漢代董何二  
劉諸子纖悉惟恐其不備其溺惑殆有甚矣夫三光之  
容氣時有發見大抵與人事俯仰故彊大有德者昌弱  
小節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其次修禮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三

三

正下無之今不務修人事而惟怪異之欲聞此諸子術  
數之學所為謬戾于聖道也與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司天考

漏刻

昔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子晝夜冬至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沒後二刻半乃昏減夜五刻以益晝漏謂之昏旦漏刻皆隨氣增損冬夏二至之間晝夜長短凡差二十刻每差一刻為一箭冬至互起其首凡有四十一箭晝有朝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有禹中有晡有夕夜有甲乙丙丁戊昏旦有星中每

箭各有其數皆所以分時代守更其作役

挈壺氏

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

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櫟凡喪縣以

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

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火視刻數

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

箭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

司寤氏掌夜時

夜時謂夜時謂

若今甲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者如今都候之屬

夜士主行夜微候

夜士主行夜微候

漢興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闕及孝武考定星曆下漏以追

天度亦未能盡其理劉向鴻範傳記武帝時所用法云冬夏

二至之間一百八十餘日晝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後九

日而增損一刻焉至哀帝時又改用晝夜一百二十刻尋亦

罷廢至王莽竊位又遵行之

後漢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

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

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

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

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

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二氣俱十五日去極各有

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

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

司徒司空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

近日道周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一參晷景今官漏以計

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耦法太史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

者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

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子四十八箭文多

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並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

刻于下

宋元嘉二十年何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

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

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

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

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為經改用二十

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遂定春秋二分昏旦晷



夜漏各五十五刻

齊及梁初因循不改至天監六年武帝以晝夜百刻分配十二辰辰得八刻仍有餘分乃以晝夜為九十六刻一辰有全刻八焉至大同十年又改用一百八刻依尚書考靈曜晝夜三十六頃之數因而三之冬至晝漏四十八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七十刻夜漏三十八刻春秋二分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八刻昏旦之數各三刻先令祖暅為漏經皆依渾天黃道日行去極遠近為用箭日率

陳天嘉中亦命舍人朱史造漏依古百刻為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梁大同並以百刻分子晝夜

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三

馬袁充上晷影漏刻充以短影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刻之節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苟役私智變改舊章其于施用未為精密開皇十七年張胄玄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與何承天所測頗同皆日出卯三刻五十五分入酉四刻二十五分晝漏五十刻一十分夜漏四十九刻四十分晝漏差六十分刻之四十七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有日行遲疾推二十四氣皆有盈縮定日春秋分定日去冬至各八十八日有奇去夏至各九十三日有奇二分定日晝夜各五十刻又依渾天黃道驗知冬至夜漏五十九刻一百分刻之八十六刻晝漏四十

刻一十四分夏至晝漏五十九刻八十六分夜漏四十刻一十四分冬夏二至之間晝夜差一十九刻一百分刻之七十二胄玄及焯漏刻並不施用然其法制皆著在曆術推加驗時最為詳審大業初耿詢作古欵器以漏水注之獻于煬帝帝善之因令與宇文愷依後魏道士李暹所修道家上法稱漏制造稱水漏器以充行從又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于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辰又作馬上漏刻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下漏刻

唐挈壺正司辰掌知漏刻孔漏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箭有四十八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冬至日南為發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四

日北為斂去極六十七度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發斂中去極九十一度晝夜各五十刻秋分已後減晝益夜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後減夜益晝九日減一刻二至前後則加減遲用日多二分之間則加減速用日少凡候夜漏以為更點之節每夜分為五更每更分為五點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擊漏鐘典鼓一百六十人掌擊漏鼓

後晉司天監馬重績上言漏刻之法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八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會要天曆三年同天

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刻三分  
之一六十分爲一刻一時有八刻二十分四刻十分爲正前  
十分四刻爲正後二十分中心  
爲時正上古以來皆依此法

宋淳熙十四年會稽石萬言淳熙術立元非是氣朔多差不  
與天合太史局去年測驗太陰虧食自一更一點還光一分  
之後或一點還光二分或一點還光三分以上或一點還光  
三分以下更點乍疾乍徐隨影走弄以肆欺蔽然其差謬非  
獨此耳冬至日行極南黃道出赤道二十四度晝極短故四  
十刻夜極長故六十刻夏至日行極北黃道入赤道二十四  
度晝極長故六十刻夜極短故四十刻春秋二分黃赤二道  
平而晝夜等故各五十刻此地中古今不易之法至王普重  
定刻漏又有南北分野冬夏晝夜長短三刻之差今淳熙術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五

皆不然冬至晝四十刻極短夜六十刻極長乃在大雪前二  
日所差一氣以上自冬至後晝當漸長夜當漸短今過小寒  
晝猶四十刻夜猶六十刻所差七日有餘夏至晝六十刻極  
長夜四十刻極短乃在芒種前一日所差亦一氣以上自夏  
至後晝當漸短夜當漸長今過小暑晝猶六十刻夜猶四十  
刻所差亦七日有餘及晝夜各五十刻又不在春分秋分之  
下至于日之出入人視之以爲晝夜其長短有漸不可得而  
急與遲也今日之出入增減一刻近或五日遠或三四十日  
而一急一遲與日行常度無一合者請考正其差命送祕書  
省禮部詳之沈括暑漏議下漏家常患冬月水涸夏月水利  
應法予以理求之冬至日行速天運已期而日已過表故百  
刻而百餘夏至日行遲天運未期而日已至表故不及百刻

此古人所  
未知也

明崇禎二年禮部侍郎徐光啟言定時之法五事一曰壺漏  
二曰指南鍼三曰表臬四曰儀五曰晷漏壺水有新舊清濁  
則遲疾異漏管有時塞時磷則緩急異正漏之初必于正午  
初刻此刻一誤廢所不誤故壺漏特以濟晨昏陰晦儀晷表  
臬所不及而非定時之本指南鍼術人用以定南北辨方正  
位咸取則焉然鍼非指正子午曩云多偏丙午之間以法考  
之各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若憑以造晷冬至  
午正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夏至午正先天五十一分有  
奇若表臬者即考工匠人置藥之法識日出入之影參諸日  
中之影以正方位今法置小表于地平午正前後累測日影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六

以求相等之兩長影爲東西因得中間最短之影爲正子午  
其術簡甚儀者本臺故有立運儀測驗七政高度臣用以較  
定子午于午前屢測太陽高度因最高之度即得最短之影  
是爲南北正線既定子午卯酉之正線因以法分布時刻加  
入節氣諸線即成平面日影又今所用員石欹晷是爲赤道  
晷亦用所得正子午線較定此二晷皆可得天之正時刻所  
爲晷測日也古時北極星正當不動之處今時久漸已移去  
不動處三度有奇舊法不可復用故用重盤星晷上書時刻  
下書節氣仰測近極二星即得時刻所謂夜測星也七年前  
參政李天經言定時之法古有壺漏近有輪鐘二者皆由人  
力遷就不如求端于日星請製日晷星晷望遠鏡三器日晷

者礪石為平面界節氣十三線內冬夏二至各一線其餘日  
行相等之節氣皆兩節氣同一線平面周列時刻線以各節  
氣太陽出入為限又依京師北極出度範為三角銅表置其  
中表體之全影指時刻表中之銳影指節氣此日晷大略也  
星晷者治銅為柱上安重盤內盤鐫周天度數列十二宮以  
分節氣外盤鐫列時刻中橫刻一縫用以窺星法將外盤子  
正初刻移對內盤節氣乃轉移銅盤北望帝星與句陳大星  
使兩星同見縫中即視盤面銳表所指為正時刻此星晷大  
略也望遠鏡亦名窺筒其製虛管層疊相套使可伸縮兩端  
俱用玻璃隨所視遠近以為長短焉凡晝夜刻分依法推算  
與日見恆異蓋太陽體大算法皆以體心出地為晝始而人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七

目以見日輪為晝始又日出沒升降度有斜正不同又地平  
各曜出沒之界受清蒙氣有變皆非人目能辨故術家有視  
差法一晝一夜平分為十二時時各八刻一日十二時共刻  
九十有六其永短遞遷不但日行南陸北陸不同亦由北極  
出地高卑互異而永短因焉如赤道正過天頂之地兩極合  
于地平行其下晝夜亦無長短之較但太陽百八十日恆  
見百八十日恆隱耳此外諸方各有永短願一歲之中晝夜  
均停者四日據四日之一日逐漸加減因得九十日之晝夜  
長短隨可以推終歲之數也晨昏者分晝分夜之二界太陽  
將出未出數刻前其光東發星光漸為所奪是名為晨太陽  
已入迴光返照數刻始盡名為昏其久暫分數亦因冬夏而

分短長今以日在地平下十八度內為晨昏之限但太陽行  
此十八度又各方各宮不等因有五刻七刻十刻之別

顧炎武曰術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  
正二正三正四謂之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  
盡者置一初初於初一之上置一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  
小刻每刻止當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為初初者十  
二為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前為百刻宋王達齋海  
集言百刻之說每刻分為六十分百刻共得六千分散于  
十二時每時得五百分如此則一時占八刻零二十分將  
八刻截作初正各四刻卻將二十分零數分作初初正初  
微刻各一十分也周禮挈壺氏注漏箭晝夜共百刻禮記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八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注百度百刻也靈樞經漏水下百  
刻以分晝夜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玉海每時  
初行一刻至四刻六分之一為時正終八刻三分之一則  
交入次時國史志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鼓後  
進時牌餘二十分為雞唱唱絕擊一十五鼓為時正

救日月

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劉炫曰房所舍之次也  
集會也合也不合則日蝕可知或以房為房星斯不然  
矣君子慎疑甯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且術家推仲康時  
九月合朔已在房星之北矣古文集與輯同義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

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梁虞劇以為事在仲康元年唐之術家推其時為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斯臆說耳未足據也周禮地官鼓人疏救日月宜用雷鼓至疏夏官太僕則又云救日用雷鼓救月用靈鼓兩說歧異如此穀梁傳天子陳五兵五鼓糜信徐邈皆謂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央黃各隨其方以備五色又非鼓人六鼓之等然考之經傳並無明文特注家以意揣之闕疑可耳

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救日月食王必親擊鼓者聲大太僕凡軍旅四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擊其餘面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日月食所射大陽與太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與不言日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示奉事時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不迎尸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伐非常也未實七月朔置閏矢所故鼓月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食慝之常也然

食于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於社請於上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公羊傳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齋之或曰為闔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繫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闔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穀梁傳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編也五兵矛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文公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得常鼓之月而于社用牲為非禮侯用幣昭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食當用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于社責羣諸侯用幣于社請上伐鼓于朝退自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于周為六月陰氣未動而侵陽災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有伐鼓用幣之禮

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過分未至過春辰日月星也日月相侵又犯是宿故三辰皆為災降物素服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奏鼓伐鼓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此六月當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漢制天子救日食素服避正殿陳五鼓五兵以朱絲繫社內

外嚴警太史登靈臺候日月有變便伐鼓太史贊祝史陳辭以責之聞鼓音侍臣皆著赤纁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驅馳繞紫察守備日復常皆罷按晉書注云約魯昭公時叔孫昭子說天子救日之法

後漢制朔前後各二日牽羊酒至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有變執事者冠長冠衣卓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絺以行禮如故事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餽朝臣疑會不共詣尚書令荀文若諮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慎禱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餽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為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十一

眾人咸喜遂朝會如舊日亦不餽

魏正元二年太史奏三月一日寅時合朔去交二度恐相附近乃敕有司為救日備既時過不餽大將軍曹爽推史官不驗之負空設合朔之期以疑上下太史令邕言典歷者按歷術推交會之期候者伺遲疾之度當朔事無有違錯耳重問典歷周冕等對曰歷候所掌推步遲速可以知加時早晚度交緩急可以知薄蝕深淺合朔之時或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或日掩月則日從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至于日月相掩必蝕之理無術以推是以古者諸侯旅見天子日蝕則廢禮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以前代史官不能審日蝕之數故有不得終禮自漢故事

以為日蝕必當于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甲寅詔書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侍中鄭小同議史官不務審察暑度謹綜疎密謬準交會以為其兆至乃虛設疑日大警外內其有不効則委于差暑度禁縱自由皆非其義按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日蝕晉史墨以庚午之日始有請自庚午至辛亥四十二日日蝕之兆固形于前矣此為古有其法而今不察是守官情職考察無効此有司之罪又答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疎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十一

也諸侯伐鼓于朝以自攻也按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于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至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卻會與不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蔡謨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竈慎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為變異預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謹告王者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服用幣伐鼓躬親救之夫謹戒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區慎而行之孔子老聃助葬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桓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王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追懼未已故廢

宗廟之祭况闕天告將至而行慶樂之會于禮乖矣記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餽乃知耳非先聞當餽而朝會不廢也劉邵所執者禮記夫子老聘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令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為式故正之云爾于是冰從議卻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據咸甯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謂先存其事而使倖史官推術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于是又從彪之議

齊永平元年十一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腊祠大社稷一日合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十一

朔日餽既在致齋內未審于社祠無疑不曹檢未有前準尙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祀當祭之日火及日餽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尙矣而致齋初日乃值薄餽則不應廢祭又漢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餽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母地郊社不殊此則前準謂不宜廢詔可

後齊制日餽則太極殿西廂東向堂東廂西向各設御座羣官公服盡漏上水一刻內外皆嚴三門者閉中門單門者掩之餽前三刻皇帝服通天冠卽御座直衛如常不省事有變聞鼓音則避正殿就東堂服白袷單衣侍臣皆赤幘帶劔升殿侍諸司各于其所赤幘持劔出戶向日立有司各設官屬

並行宮內諸門掖門屯衛太社鄰令以官屬圍社守四門以朱絲繩繞繫社壇三匝太祝令陳詞責社太史令二人走馬露版上尙書門司疾上之又告清都尹鳴鼓如嚴鼓法日光復圓止奏解嚴

唐制合朔伐鼓其日前二刻郊社令及門僕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設龍蛇鼓于右東門者立于北塾南面南門者立于東塾西面西門者立于南塾北面北門者立于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立于鼓外牙在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于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繫之太史一人赤幘赤衣立于社壇北向日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四

十一

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次之在北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立候變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舉麾龍鼓發聲如雷史官曰止乃止其日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廢務自府史以上皆素服各于其廳事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貞元三年八月日有食之有司將伐鼓德宗不許太常卿董晉言伐鼓所以責陰而助陽也請聽有司依經伐鼓不報由是其禮遂廢諸州見日變廢務所司置鼓于廳事前刺史及州官立鼓後每等異位向日刺史先擊鼓執事伐之

明復俱止

僧一行日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寔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

之象也望而正于黃道是謂臣于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于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蝕矣且十月之交于數當蝕君子猶以爲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存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律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蝕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以戊寅麟德術推春秋日蝕大最皆入蝕限于數應蝕而春秋不書者尙多則日蝕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蝕開元十二年七月戊午朔于數當蝕半疆自交趾至于朔方候之不蝕十三年十一月庚戌朔于歷當蝕太半時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間皇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五

帝微膳不舉樂不葢素服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長之來助祭者降物以需不可勝數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雖算術乖舛不宜如此然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矣

宋建隆元年司天監言日食五月朔請掩蔽戈兵鎧冑事下有司有司請皇帝避正殿素服百官各守本司遣官用牲太社如故事皇祐初以日食三朝不受賀百官拜表嘉祐四年詔正旦日食毋拜表自十二月二十一日不御前殿減常膳宴遊使罷作樂至日仍遣官祀太社百官三表乃御正殿復膳六年六月朔日食詔禮官詳典故皇帝素服不御正殿無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率工人如方色執麾旂分置四門屋下龍

蛇鼓隨設於左其四門立者方面皆如唐禮隊正一人執刀率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稍在北郊社令立積於壇四隅繫朱絲繩三匝又於北設黃麾龍蛇鼓一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俱靜立俟司天監告日有變工舉麾乃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詞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乃罷鼓如霧晦不見即不伐鼓自是日有食之皆如其制政和上合朔伐鼓儀有司設太社玉幣遵豆如儀社之四門及壇下近北各置鼓一竝植麾旂各依其方色壇下立黃麾麾杠十尺旂八尺祭告日於時前太官令帥其屬實篚具畢光祿卿點視次引監祭御史奉禮郎太祝升就位太官令就酌尊所告官盥洗執爵三祭酒奠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六

爵俛伏興少立引太祝詣神位前跪讀祝文告官再拜退伐鼓其日時前太史官一員立壇下視日鼓吹令率工人加色服分立鼓左右以俟太史稱日有變工齊伐鼓明復太史稱止乃罷鼓其日廢務而百司各守其職如舊儀

明洪武六年二月定救日食禮其日皇帝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復圓乃止月食大都督府設香案百官常服行禮不伐鼓雨雪雲翳則免二十六年三月更定禮部設香案於露臺向日設金鼓于儀門內設樂于露臺下各官拜位于露臺上至期百官朝服入班樂作四拜興樂止跪執事者捧鼓班首擊鼓三聲眾鼓齊鳴候復圓復行四拜禮月食則百官便服于都督府救護如儀在外

諸司日食則于布政使司府州縣月食則于都指揮使司衛  
所如儀隆慶六年大喪方成服週日食百官先哭臨後赴禮  
部青素衣黑角帶向日四拜不用鼓樂

論曰日月侵蝕天之大變王者備五兵張弓矢凡以抑  
陰扶陽而已故唐開元宋嘉祐皆有一弓四矢之設其  
相傳者舊矣而鄭康成解周禮乃謂日食則射太陽月  
食則射太陰何其悖聖而不經哉夫縣象著明莫大乎  
日月其尊固與天等苟此而可射則宋偃王之射天不  
爲暴虐無道而周公且爲後世妖妄之祖惑不已甚乎  
康成又云救日用枉矢救月用恆矢夫庭氏之所射者  
蓋烏獸之幽隱不見而能爲妖且神者也經文但云以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七

其弓與其矢射之亦未嘗主日月而言也彼康成者獨  
奚從而知之與且日月之神又非烏獸之妖可比也穀  
梁傳曰天子救日陳五兵五鼓徐邈說五兵者矛在東  
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此弓矢卽周禮所  
謂救日月者是也然以陳則可以射則不可如康成說  
弓矢果用以射日月則彼矛戟鉞楯者又將安所施乎  
禮曾子問諸侯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穀梁  
傳亦云諸侯陳三兵蓋兵之爲器性剛而質勁外銳而  
中堅陳之欲以充其陽耳甯曰利其刃而試之乎傳曰  
日爲君月爲妃君妃不修其德則日月之譎變見焉假  
爲諸侯者親執弓矢以上射其君與妃豈所謂以臣道

自責者乎而天子又烏能晏然而已乎吾以是知康成  
之說誕漫而不足信也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四

六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司天考

卜筮

易稱君子之道四卜筮其一焉卜筮者先聖王所以使人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決嫌疑定猶與也自伏羲畫八卦以象天地得神著而定皇策始有連山之易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雲氣出內于山故曰連山及黃帝重之而作歸藏其卦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皆藏于其中故曰歸藏中古以來世有卜官司怪主之舜將禪位于禹枚卜功臣書曰官占唯先蔽志昆命于元龜太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史公亦云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啟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豈非擇賢用占聖人有所不能廢者乎康成解易謂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而皇甫謐世紀則云夏因炎帝曰連山殷因黃帝曰歸藏易密戲為炎帝其說與杜子春不同子春又言玉卦帝顓頊之卦瓦卦帝堯之卦原卦有周之卦蓋自上古創立卜筮至周人演三百六十爻以乾為首遂兼三易三卦而用之又夏殷之世龜則不靈著久則不神事已輒棄去之至周室卜官乃寶藏著龜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考古祀禮有先卜而無先筮康成引世本巫咸作筮而先卜則未聞其人

意者出于黃帝顓頊之倫乎自禹受九疇已有卜筮貞悔之說又言龜從筮從言龜筮共違于人用作凶故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休咎之徵豈徒然乎周禮太卜卜師小宗伯皆掌命龜而作龜以委卜人在士喪禮有所謂泄卜授視者亦其事也周道既衰列邦各立卜官左氏傳所著占驗最繁及秦燔六籍惟易以下筮獲存而漢有司馬季主嚴君平之屬推論象數導人為善其補益於政教頗多故時掇取一二著於篇且以廣異聞焉

大小掌三卦之法一曰玉卦二曰瓦卦三曰原卦卦者灼龜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聲每是用名之其經兆之體皆馬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其經兆之體皆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百二十其頌皆干有二百頌謂絲也三法體絲之數同其名色又重之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掌三稽之法一曰致稽二曰辨稽三曰咸陟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稽言稽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言稽皆得則人作焉辨讀如諸戎持之持騎亦言得也殷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當為輝既所掌以邦事人作焉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不也也象謂所造立也易曰以制器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者尚其象與謂所與共事也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象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以此入事命卜筮著龜參徒占其事吉則為否則止又佐明其繇之占演凡國大貞卜其意以視國家餘事之吉凶凶則告王救其政

1 第 76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政書類

立君卜大封則既高作龜君無家適卜可立者卜大封謂竟

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泄卜用龜之腹骨骨近

足者其部高作龜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

前左秋灼前大祭事則既高命龜凡小事泄卜國大遷大師

則貞龜正龜於位也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天子卜葬兆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

兆開開出其占書也經書金縢曰開筮見書是謂與凡卜事既

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

龜者而詔相之上俯者也下俯者也左左俯也右右俯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靈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

之色與其體辨之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弁果後弁

木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龜左倪雷右倪若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

西龜北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

右各從其體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

龜室上春蠶龜祭祀先卜先卜始用卜筮者言祭祀祝尊焉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莖氏掌其燹

契以待卜事士喪禮楚燹置于燹在龜東楚燹凡卜以明火

熱燹遂飲其燹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契柱樵火而吹之也契

既然後之使助之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

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

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此

巫筮皆當為筮更謂筮遷都邑咸猶僉也謂筮眾心散不也

式謂筮制作法式也日謂筮與民和比也謂筮牲

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凡國之大事

先筮而後卜筮因則止不卜上春相筮相謂更選凡國事

共筮表記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春秋傳諸侯

有守筮之勞天子道以筮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

筮卜宅寢室入他國則不筮諸侯因國而天子不小處太廟

則宮廟吉可知月令孟冬命太史覈龜筮占兆審卦吉

凶曲禮外事以剛日出郊為外事春秋內事以柔日凡卜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

先近日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命龜筮辭龜

常卜筮不過三求吉不過三魯四卜筮不相襲不吉又筮

是謂龜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

曰蒙曰驛曰克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為

為金克者交錯有相曰貞曰悔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七卜五占用二

衍式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衍推式過也白虎通禮三正

記曰天子總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

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

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

六典通考 卷一四五

二八七

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乾草枯骨  
眾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  
之為言久也著之為言耆也久長意也不見吉凶於著復以  
卜何著者陽道多變變乃成也

儲泳祜疑曰自卜官失其守世莫有精其術者洪範所載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而食墨不食墨之說未聞焉太  
史公分四時而定吉凶以橫正安節觀其身以矜開倪太  
觀其首足而雨蒙之說不及焉今之龜人又不過定五鄉  
動靜首足矜直而已小得大遺莫詰其奧然其說亦復有  
三焉一兆固有五鄉首甲乙而足壬癸此舉世所通用或  
以日辰為祖而定五鄉之變如丙丁日則首起丙丁而次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五

戊己庚辛居戊己之中位甲乙乃居足焉十干皆然而甲  
乙之日乃居甲乙之正位謂古人以甲乙日為起例而後  
人遂以為定例也或以本位為祖而變五鄉之用如腰  
金之兆金位也則以甲乙為財爻金克木也以丙丁為官  
鬼火克金也木兆則以戊己鄉為財爻庚辛鄉為官鬼其  
說尤為合理而又有一法則以五鄉之動者察其為金木  
水火土之象隨本鄉而定吉凶如甲乙之鄉動而有金之  
象則為官鬼有水之象則為父母戰則不祥相生則吉所  
謂動者驛也戰者克也霽者食墨也蒙者不食墨也太史  
公以四時定吉凶其亦日辰變五鄉之義乎 沈括筆談  
曰古之卜者皆有繇詞周禮三兆其繇皆千有二百如鳳

鳳于飛和鳴鏘鏘問于兩社為公室輔專之淪壞公之諭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大橫庚子為天王夏啟以光  
之類是也今此書亡矣漢人尚視其體今人雖視其體而  
專以五行為主三代舊術莫有傳者 日知錄禮記少儀  
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子孝臣忠義也違  
害就利志也卜筮者先王所以教人去利懷仁義也左傳  
子服惠伯曰易不可以占險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故嚴  
君平之卜筮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  
臣言依于忠而高允亦有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之  
論其知卜筮之旨矣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六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  
與京陳厲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  
使筮之遇觀三三之否三三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  
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士上故曰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賓於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  
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  
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  
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

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三三之乾三三曰同復於父敬於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寡之渝據公之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於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七

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救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三三之需三三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啟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祚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右兼言 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憊民國移心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且其兆云

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 鄭皇耳帥師侵齊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衛人追之獲鄭皇耳 吳人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爲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 楚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八

敗巴師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上畢 萬筮仕於晉遇屯三三之比三三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爲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眾歸之六體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般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梅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三三之睽三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盂也女承筐亦無貺

高郵賈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  
震為雷為火為熾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於  
宗邱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從其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  
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  
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  
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  
占勿從何益 公子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  
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為也司空季子  
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  
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  
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九

原以資之士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  
坎勞也水也眾也車有震武也眾而順文也文武具厚之至  
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長  
也故曰元眾而順嘉也故曰亨內有震雷故利貞車上水下  
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眾順有  
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彊故曰豫其繇  
曰利建侯行師居樂出威之謂也是二者得國之卦也 董  
因適公於河公問焉吾其濟乎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  
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 晉成公之  
歸也晉筮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 晉楚遇於  
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三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

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  
艮之八三三史曰是謂艮之隨三三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  
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  
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  
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  
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  
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姦不可謂貞有  
曰德者隨而无咎我嘗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  
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  
夷三三之謙三三以示卜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謙  
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十

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  
且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  
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勳故  
曰君子于行當三在且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  
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必讒也純離為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  
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子後乎吾子亞卿也  
抑少不終  
顧炎武曰連山歸藏非易也而云三易者後人因易之名  
以名之也左傳僖十五年戰于韓成十六年戰于鄆陵其  
占皆不用周易而別有引據之詞即所云三易之法也而

傳不言易其用周易處必出周易之名于上類錢大昕

曰春秋之世三易尚存其以周易占一爻變則以變爻詞

占如觀之否明夷之謙歸妹之睽之類是也數爻變則以

象詞占如艮之八貞屯悔豫皆入之類是也六爻皆不變

亦以象詞占泰之八是也以爻辭占稱九六以象辭占稱

八九六八之名惟周易有之若雜以它占則否千乘三去

射其元王不云蠱之八復之八者非周易繇詞也惠氏棟

嘗言之著固而神七也卦方以智八也六爻易以直九六

也七七四十九著之數八八六十四卦之數九六變成三

百八十四爻之數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知來為卦之未成

者藏往為卦之已成者故不曰七而曰八春秋內外傳從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十一

無筮得某卦之七者以七者筮之數未成也

左傳穆姜筮遇艮之八杜預注云周禮太卜掌三易雜

用連山歸藏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其說

非也顧炎武釋其義謂乾坤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

用其不變者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

而二爻不變則名之八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故

蜀人楊損之云卦畫七八爻稱九六考晉語公子筮貞

屯悔豫皆八貞本卦也悔外卦也沙隨程氏曰初與四

五三爻皆變二三上不變在屯為八在豫亦八足與顧

氏之說互相證明

漢高祖因秦立太卜之官隸太常卿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

邊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武帝

博開藝術之路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帝攘伐四夷卜筮豫

見表象及猛將獲勝于彼而著龜亦有力于此上尤加意賞

賜或數千萬如邱子明之屬龍傾朝廷至以下筮射蠱道巫

蠱時或頗中意所不快因公行誅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

僚震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亦夷三族初文帝為代王大

臣已誅諸呂遣使迎立之王猶豫未決遂卜之兆得大橫曰

大橫庚子為天王夏啟以光王曰寡人固已為王又何王

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遂乘六乘傳入關果立為

帝宣帝時行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劍挺墜刃向乘輿車馬驚

於是召梁丘賀筮之不吉上乃還時任宣子章夜入廟門待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十二

上至欲為逆事覺伏誅上由是奇賀元帝時京房治易事梁

人焦延壽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

寒溫為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葉夢得曰吾家有焦贛易林京氏易傳二書大抵皆卜筮

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

易大抵皆本之田何而焦贛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贛

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即以學出孟氏其徒瞿牧白生

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受學自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

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邱賀辨以為

田生絕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

固之所本縱焦贛書出孟氏固謬矣焦氏易林又名大易通變凡四千九十六

卦證一卦可以變六十四卦也沙隨程迥記云南渡諸人以易林為圖學多奇說求之累年始得之皆韻語古雅頗類左氏所說或謂卦數文共一經不可考也

魏鍾毓與管輅共論易義輅言卜可知君生死之日毓使筮其生日如言無蹉跌毓大愕然曰君可畏也毓問輅天下當太平否輅曰方今四九天飛利見大人神武升建王道文明何憂不平毓未解輅言無幾曹爽等誅乃覺輅云吳陸抗克意張乃使尚廣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願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結常自履上國之志晉惠懷之際河東先擾郭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呼黔黎將溷於異類桑梓其剪為龍荒乎元帝初鎮建鄴王導令璞筮之還咸之井璞曰東北郡縣有武名者當出鐸以著受命之符西南郡縣有陽名者井當沸其後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三

得銅鐸五枚歷陽縣中井沸經日乃止及帝為晉王又使璞筮遇豫之睽璞曰會稽當出鍾以告成功上有勒銘應在人  
家井泥中得之繇辭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太興初會稽剡縣人果於井中得一鍾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郭璞嘗過顏含欲為之鑿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  
知者性也自有性命毋勞若龜齊柳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如此季矣屏人命與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履題簾箔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至是年世祖果崩世隆先二年卒  
後魏爾朱榮將攻河內令劉靈助筮之靈助曰未時必刻時

已向中士眾疲意靈助曰時將至矣榮鼓之即便剋陷及至北中榮攻城不獲以盛暑欲還待秋涼莊帝詔靈助筮之靈助曰必破十八九間果如言孝武帝將即位使吳遵世筮之遇否之萃曰先否後喜晉曰喜在何時遵世曰剛決柔則春未夏初也又筮遇明夷之賁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若為後始慎終不失法度無憂入地矣終如其言

後齊神武崩于晉陽葬有日矣擇地頻卜不吉又至一所筮遇革咸云凶趙輔和少年最在後進云革卦於天下人皆凶唯王家用之大吉革象辭云湯武革命應天順人文宣遠登車願云以此地為定即義平陵也武定八年文宣在晉陽宋景業上言易稽覽圖曰鼎五月聖人君天與延年齒東北水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古

中庶人王高得之案東北水謂勃海也高得之明高氏得天下也時在三月及還并州文宣令景業筮遇乾之鼎景業曰乾君也天也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鼎五月卦也宜以仲夏吉辰順天受禪

隋文中子云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唐太卜令掌卜筮之法以占邦家動用之事一曰龜二曰兆三曰易四曰式凡龜占辨龜之九類五色依四時而用之一曰石龜二曰泉龜三曰蔡龜四曰江龜五曰洛龜六曰海龜七曰河龜八曰淮龜九曰旱龜春用青靈夏用赤靈秋用白靈冬用黑靈四季之月用黃靈龜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甲有十三文以象十二月一文象閭邊土甲有二十八匡法二十

八卷骨有六間法六府匡有八間法八卦文有十二柱法十  
 二時故象天地辨萬物者矣欲知龜神骨白如銀欲知龜聖  
 看龜千里徑正欲知龜志看龜十字分四時所灼之體而用  
 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足冬灼後右足凡兆  
 以千里徑為母兩翼為外正立為木正橫為土內高為金外  
 高為火細長芒動為水兆有仰伏倚著落起發羅折斷動之  
 狀而知其吉凶又視五行十二氣一日受氣二日胎三日養  
 四日生五日沐浴六日冠帶七日臨官八日王九日老十日  
 病十一日死十二日葬以占之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月三  
 十六筭六變而成卦一變為兆再變成卦二為甲乙三為丙  
 丁四為戊己五為庚辛六為壬癸其用五行相生相剋相扶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相折大抵與卦同占凡易之策四十有九用四十九算分而  
 揲之其變有四一日單爻二日折爻三日交爻四日重爻凡  
 十八變而成卦又視卦之八氣王相囚死胎沒休廢及飛伏  
 世應而使焉凡八純之卦十六變而復初為一變次日二變  
 三日三變四日四變五日五變六日游魂七日為外戒八為內  
 戒九為歸魂十為絕命十一為血脈十二為肌肉十三為體  
 骨十四為棺槨十五為冢墓凡內卦為貞朝占用之外卦為  
 悔暮占用之凡式占辨三式之同異一日雷公式二日太乙  
 式並禁私家畜三日六壬式士庶通用之凡用式之法其局  
 以楓木為天棗心為地刻十二辰下布十二辰以加占為常  
 以月將加卜時視日辰陰陽以立四課一日日之陽二日日

之陰三日辰之陽四日辰之陰四課之中察其五行取相剋  
 者三傳為用又辨十二將十二月神十二將以天一為首前  
 一日騰蛇二日朱雀三六合四勾陳五青龍後一曰天后二  
 太陰三元武四太常五白獸六太空前盡於五後盡於六天  
 一立中為十二將又有十二月之神正月登明二月天魁三  
 月從魁四月傳送五月小吉六月勝光七月太卜八月天閻  
 九月太衝十月功曹十一月大吉十二月神后凡陰陽雜占  
 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之猶豫一日嫁娶二日生產三  
 日歷注四日屋宅五日祿命六日拜官七日祠祭八日發病  
 九日殯葬凡歷注之用六一日大會二日小會三日雜會四  
 日歲會五日除建六日人神凡祿命之義六一日祿二日命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三日驛馬四日納音五日湓河六日月之宿也皆辨其象數  
 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凡國有祭祀則率卜正占者卜日  
 於太廟南門之外命龜既灼而占之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  
 乃授卜正作龜與象占之乃告太常卿曰某日從乃微龜也  
 先卜上旬不吉次卜中旬若卜國之大事亦如卜日之儀  
 後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來討圍之急命馬重績筮之遇  
 同人曰天火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  
 嚮之所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  
 戰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北  
 而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  
 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績筮之



遇隨曰南瞻折木木不自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賓敗劉莫借號曰周傑知司天監問國日卦有二土土數生五成於十二五相比以歲言之當五百五十災大喜賞資甚厚奠以梁貞明三年借號至開寶四年開誠止五十五年蓋

宋至和嘉祐間蜀人費孝先傳管輅軌革卦影之術名聞天下李璋罷鄂州病臥襄陽驛舍召孝先為作卦影先畫一鳳止於林下有關焉又畫一鳳立于臺又畫衣紫而哭者五人蓋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時璋止二子從行三子守官於外聞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明日璋卒臨其喪者五人又有李某者亦善其術丞相某嘗問之卦影畫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團練使占卦影亦同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七

乃除知渭州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筮筮卜法者本楚越間小術自楚屈原始稱有筮筮之卜越相范蠡頗有其書當卜時自所向得草木枝初不計多寡左右手一縱一橫揲之以三而數用其劫然後一時之吉凶從違休咎福禍立可見者達賢君子或不道然亦有可采焉

儲冰祛疑筮易以著古法也近世以錢擲爻欲其簡便其錢有字者為陰無字者為陽故兩背為拆二畫也兩字為單一畫也朱文公以為錢之有字者為面無字者為背凡物而屬陽背屬陰反舊法用之故建安學者悉主其說余嘗以木為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刻二畫呪而擲之以盡老少陰陽之變三丸各六面十有八變之

義也三面為三乾之九也三面為二坤之六也三者乾之一畫而三也二者乾之一畫分二也三九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三九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所用者乾坤之畫以成八卦是乾坤成六子之象也九象太極之一也三三為乾二二為坤象兩也三九者象三才也每九得數十五洛書皇極數也合三九四十有五河圖九宮數也上二則下三上三則下二動靜皆五故五藏於用參以四十五大衍之數五十也三九成九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陽變陰之體也三九成六於上則三九伏九於下此老陰變陽之體也二三相對每九各具三五此三五以變錯綜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六

其數之旨也體圓而轉變動不居也六位相乘周流六虛也三九六擲而成卦亦十有八變之義也因著其法與好事者同其用

遼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不破即不出劉璘以下知名應曆中周兵犯燕上以敗勝問璘璘曰周姓柴也燕分火也柴入火必焚其言果驗

元太祖每征討必命耶律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遼東志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至元十一年阿爾哈雅奏請益十萬眾渡江朝議難之帝密問田忠良曰汝試筮之濟否忠良對曰濟帝不豫召忠良謂曰或言朕今歲不嘉汝術云何忠良對曰聖體行自安矣三月帝疾愈

明初晉稽疑司以掌卜筮尋罷太祖年二十四謀避兵卜於  
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問  
三月甲戌朔入濠劉宋解序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  
中為臣下為民以一為少陽二為少陰三為老陽四為老陰  
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說得敵而爭  
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  
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  
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舟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提而達之  
天下之物無不該矣馬又化為龍水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  
故曰靈棋象

占夢

漢藝文志七略雜占十八家以黃帝甘德占夢為首其  
說曰雜占者紀百家之象候善惡之證眾占非一而夢  
為大故周立其官大卜掌三夢之法其三曰咸陟者乃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九

周人所作而占夢自為一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  
凶詩書禮經所載高宗夢得說周文王夢帝與九齡武  
王伐紂夢協朕卜宣王考牧牧人有熊羆虺蛇之夢召  
彼故老訊之占夢左傳所書尤多孔子夢坐奠於兩楹  
是知古之聖賢未嘗不以夢為大至魏晉方技猶時有  
之唐宋以來不復留意於此卜雖市井妄術所在如林  
而無一人以占夢自名者其學殆絕矣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其歲時今歲日時  
所處之日辰陰陽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天地之會建  
之氣休王前後陽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日月星辰  
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  
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且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  
在辰星寅午之日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

一曰正夢無所感動二曰噩夢謂驚愕三曰思夢覺時  
而夢之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夢喜悅六曰懼夢恐懼季冬  
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聘問也季冬發幣而問馬  
之吉夢於乃舍萌于四方以貽惡夢舍謂為釋舍萌猶釋采  
去故惡善書太誓王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詩小雅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  
蛇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  
羊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旒維旗矣太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  
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濼濼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嫫  
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  
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五

十

周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嫫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  
之足不長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  
稷遇屯三三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三三之比三三  
以示史朝史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  
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  
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  
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  
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  
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  
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懸  
害乃逐太叔遺遺奔晉衛公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

鼻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  
天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實之而逃奔  
宋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  
將亡闔門塞寶乃自後踰 列子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  
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  
八曰死此八者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  
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  
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炳陰陽俱壯則夢生  
殺其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  
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三

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晝想夜夢神形所  
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  
也 越絕書吳王夫差晝臥姑胥之臺覺寤而起其心惆悵  
如有所悔即召太宰而占之曰向者晝臥夢入章明之宮入  
門見兩鑿炊而不蒸見兩黑犬噪以北噪以南見兩鐔倚吾  
宮堂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見前園橫索生樹桐見後房鍛  
者扶挾鼓小震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太宰  
詬對曰善哉大王興師伐齊夫章明者伐齊克天下顯明也  
見兩鑿炊而不蒸者大王聖氣有餘也見兩黑犬噪以北噪  
以南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鐔倚吾宮堂夾田夫也見流水  
湯湯越吾宮牆獻物已至則有餘也見前園橫索生樹桐樂

府吹巧也見後房鍛者扶挾鼓小震者宮女鼓樂也吳王大  
悅而賜太宰蘇維縉四十疋王心不已召王孫駱而告之對  
曰臣智淺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之夢臣知有東門亭長  
越公弟子公孫聖博聞彊識通於方來之事可占大王所夢  
臣請召之吳王曰諾王孫駱移記曰告東掖門亭長公孫聖  
吳王晝臥覺寤而心中惆悵也如有所悔記到車馳詣姑胥  
之臺聖得記發而讀之伏地而泣有頃不起其妻大君接而  
起之曰何也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之所能知也今日  
壬午時加南方命屬蒼天不可逃亡吳王腴心而言師道不  
明直諫身死無功大君曰汝彊食自愛慎勿相忘上車不願  
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吳王曰寡人晝臥姑胥之臺夢云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三

云子為寡人精占之吉則言吉凶則言凶公孫聖伏地有頃  
而起仰天歎曰悲哉夫好船者溺好騎者墮君子各以所好  
為禍朕讒申者師道不明正言切諫身死無功伏地而泣者  
非自惜因悲大王夫章者戰不勝走倖倖明者去昭昭就冥  
冥見兩鑿炊而不蒸者王且不得火食見兩黑犬噪以北噪  
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見兩鐔倚吾宮堂者越人入吳  
邦伐宗廟掘社稷也見流水湯湯越吾宮牆者大王宮堂虛  
也前園橫索生樹桐者桐為不器詬王孫駱惶怖解冠幘肉  
袒而謝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力士石番以鐵杖擊殺聖後  
吳王果為越所敗且死曰以三寸之帛冥吾兩目死者有知  
吾憐見伍子胥公孫聖也

後漢樂安太守楊沛夢人曰八月一日曹公當至必與君杖  
飲以藥酒使周宣占之是時黃巾賊起宣對曰夫杖起弱者  
藥治人病八月一日賊必除滅至期賊果破後東平劉楨夢  
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  
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  
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

魏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  
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  
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  
幾帝復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  
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甄后璽書聞宣言悔之遣人追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三

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摩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  
耶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  
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弟植之罪偏於  
太后但加貶

金世祖每與敵戰嘗以夢寐卜其勝負烏春兵至蘇速海甸  
世祖曰予夙昔有異夢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當克既  
而與肅宗等擊之敵大敗太祖嘗往寧江夢幹帶之禾場焚  
頃刻而盡覺而太戚卽馳還幹帶已寢疾翼日不起幹帶伐  
高麗太祖臥而得夢亟起曰今日捷音必至乃爲具於球場  
以待有二麀渡水而至獲之太祖曰此休徵也言未既捷書  
至

論曰易稱人謀鬼謀書言格人元龜洪範稽疑先聽卿  
士庶人之謀而後及于卜筮蓋惟盡人之明猶豫而不  
能決是以就決于幽隱之鬼神而卜筮二者又不容相  
襲誠知人事之信而有功而鬼神之嚴而不可瀆也夫  
子孝臣忠天之經地之義豈待卜而後知哉君子將有  
行也將有爲也其受命如響豈擇其吉而趨計其凶而  
避哉屈原知此義故著詹尹之言曰用君之心行君之  
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又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心猶豫  
而狐疑蓋眾人之所謂謂吉乃原之所謂凶故寘舍人而  
從我賢哉屈子可謂知易道矣苟悅論卜筮曰德斯益  
否斯損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五

四

橫渠張子亦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二子之言猶  
屈子之道也昔者穆姜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於辱卦  
非不吉也而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稱之南蒯得坤之  
比惠伯知其不免於咎爻非不吉也而黃裳元吉南蒯  
不足以當之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而占父者憂  
之父入土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而占母者憂  
之女之終也故觀其所占之人與其所主之事其徵應  
莫測有出乎卦爻之外者若僅僅焉挾策布卦以分陰  
陽而明吉凶是直日者巫史之小數而非通賢君子之  
達理者也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十六

湖西閭鎮珩輯

建國考

建國通論

封建之制莫詳其所自始司馬遷黃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軒轅乃習用干戈討不來諸侯咸來賓從又置左右大監監萬國萬國利協是時蚩尤最為強桀其後有其工氏而州甫甘許戲露齊許怡向申呂皆炎帝之子孫也並為諸侯或分四岳焉唐虞建官外有州牧侯伯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東西南北相距五百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舜封象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有庫封契于商封稷于郟皋陶之後于英六而丹朱商均以帝胄作賓仍其有國舊號曰唐虞閼伯虞思其後世也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防風氏後至禹戮而殺之啟誅有扈仲康命允侯征羲和至太康失德有窮之后曰羿寔篡夏室后緡方娠逃歸有仍其遺臣曰靡奔于有鬲在平原因其資力收樹灌在青州樹尋在青州而滅過在東萊戈宋鄭以復夏后氏之祀桀為不道湯興師伐之葛伯韋顧昆吾皆以同黨夷滅豸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殷有天下制千里以為邦畿其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皆用賢

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

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于天子之老二

入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老謂天子使其大夫為三

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佐方伯其處畿內凡九十三

國而公卿大夫之閒田在焉湯之威德既盛諸侯率從

四夷賓服故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及于高宗鬼方不靖勞師三年商頌所云撻彼荆蠻者

是也至帝乙時周王季以大功九命作伯賜以圭瓊鬯

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焉既而化澤四洽六州歸心陝以

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亦號曰二伯武王觀兵

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既克商于牧野大封帝王之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二

後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曰附庸或謂大國五百

里其次四百里最小者百里考于周禮王制及孟子說

皆不合唐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諸侯歸

殷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

殷武王不得而易夫聖人以公天下為心曷嘗私其力

于一已而獨崇吾之所親愛者哉自秦易侯王置守宰

論者咸謂古今異宜封建不可復行矣然如宗元之說

則是以聖人為徇俗而遂其私非所謂公其爵賞于天

下者也作建國考

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

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畿猶限也自王為外有分限者九籍其禮差之書也政職所共王政之職謂賦稅也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五百里曰藩服天子也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藩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要服蠻服也此六服去王城九千里之外謂之蕃國蕃服也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主

右畿服之制 唐仲友曰堯命治水弼成五服自王畿至荒服各二千五百里九州之境方五千里為方千里者二十五九州之外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不在五服之內學者惑於五百里之說謂周公斥大封域九州之界方七千里非也又謂夷鎮皆在九州外亦非也或謂周公之境

廣於禹貢五百里雖稍異於鄭氏亦未盡知禹貢也周官既言六服又言五服祭公謀父不言九服而言五服蓋九服五服一也自禹貢一而言之率五百里為限周禮以二而言之率以二百五十里為限則自鎮畿而內二畿而當一服與弼成五服至於五千無纖毫抵牾者惟藩畿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周官以二百五十里率之亦非地域止於此也夷鎮尚在九州之內以其荒服使之終王各摯所實同於蕃國行人之言與周官六服合不謂夷鎮即在九州之外也然則商制如何曰詩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邦畿至四海知其與禹貢周禮同制又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知其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四

與祭公之言合也况作康誥之初周禮未制己言侯甸男邦采衛則周因商禮可知然則王制言四海之內九州方千里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說者謂商之制有諸乎曰春秋而降四夷交侵中國境土褊矣漢文帝令博土采六經而作王制特據當時所見境土言之豈商制哉方五千里為方千里者二十五由堯迄周無異制也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建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一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職

方百里者則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  
 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  
 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循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  
 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積以九約  
 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  
 各有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  
 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  
 其千里則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則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  
 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則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則  
 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過是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  
 焉其餘以爲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  
 稱而已 王制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  
 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間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大國三十十三公也次國六十六卿也小國百二十二十  
 二小卿也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五

爲縣內餘八各立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  
 一州此股制也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  
 皆侯之附庸不與 禹承堯舜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夏末諸  
 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股湯更制中國方  
 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  
 復考侯之舊域要服之內方七千里而因股諸侯之數廣其  
 土其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  
 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  
 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  
 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附庸間田諸侯之有功  
 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天子之縣內方  
 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  
 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

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  
 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  
 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子產曰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  
 列國一同方百 自是以衰衰差 今大國多數圻矣 孟子曰  
 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  
 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謂待其朝覲聘問之  
 制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  
 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  
 右分封之制 白虎通王者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  
 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  
 以尊天子備藩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六

謙不自尊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諸侯封不  
 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功德  
 也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五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其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  
 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贖其不足制土三等  
 何因土地有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  
 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天  
 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既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海內之眾已盡得使之不  
 忍使親屬無不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  
 典瑞土圭封國則以地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 土方

氏掌三圭之法以土相宅而建邦國知其東南西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畿九封人凡

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封國建諸侯量人掌建國

之法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

大宗伯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后土土神也黎所食大祝建邦國先告

后土用牲幣 司凡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斧謂之

右有采以綵帛為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於依前為王設席左

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而狹者纁席前蒲蒨展之編

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巾車金路鉤樊纁九就建

旂后姓以封象路朱樊纁七就建大赤異姓以封革路龍

勒條纁五就建大白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纁建大麾以封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七

蕃國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

內而已異姓王甥舅四衛四方諸侯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

助為牽傍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凡封國若家牛

於周乃建大社於周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

中央壘以黃土將建諸侯壘取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

白茅以為土封故曰受則土於周室其方謂建東方諸侯以

社也衛子魚曰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也尹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

大旂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

長勺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醜類也以法則

周公用卽命于周使六族就周受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

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敦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典策

制之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與四國流言或進春秋

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少皞墟曲阜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結

莜旂旌少帛雜帛也結莜大呂鐘名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

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

境畛塗所徑也界界也武取於有閭之士以共王職有閭衛

宿邑蓋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

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殷虛

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鬲鞮

如汝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命以唐誥

而封於夏虛夏虛今晉陽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八

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

肅慎北夷之國楛木名弩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

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刻曰銘楛以分

天大姬配胡虞公而封諸陳後虞武王元女胡公舜古者分同

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

右封國之禮 白虎通王者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

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

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

祖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喙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

周也



周初國名

唐虞夏商微盧彭濮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武王伐商  
俱以師至牧野羗在西蜀黎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  
江漢之間 巢殷之臣巢伯南方之遠國武王克商乃來朝  
芮伯作旅巢命 奄東方淮夷之種武王崩與三監武庚叛  
周周公討而滅之遷其君於蒲姑 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訶封帝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  
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於宋 昔周公弔  
三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鄘霍魯衛毛聃郟  
魯首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管國在榮陽京縣東北雍國在  
西北鄆國在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韓  
始平鄆縣東邢晉應韓武之穆也 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九

縣西北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蔣在弋陽期思縣高平  
有邢城 昌邑縣西有茅胙東郡  
後 畢萬 形伯姒姓成王時為宗伯 密康公姬姓共王  
游于涇上康公從有三女犇之康公不獻于王一年王滅密  
邠邠武王克商三分其地自紂而北謂之邠南謂之邠東  
謂之衛初以處三監三監討滅乃封康叔于衛而以邠邠封  
同姓之國後為衛所并 檜妘姓高辛火正祝融之後武王  
封之為檜子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榮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幽王時為鄭桓公所滅 榮厲王時榮夷公為卿士好專  
利諸侯不享王流於彘 甫侯姜姓與申皆太岳之後穆王

時甫侯作呂刑 樊侯仲山甫宣王時為卿士 韓姬姓武  
王之穆後為晉所滅其地在同州 黎姓未詳侯爵國在上  
黨壺關縣後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國寄於衛衛處以中露泥  
中二邑

春秋列國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  
十人爵五品而別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不滿者為附庸蓋二千八百國周衰轉相吞滅列國  
耗盡春秋世見於經傳者百六十五國蠻夷戎狄在其  
間至其朝聘會盟侵伐圍入孔子筆之于經公穀發明  
于傳今撮取其尤者次于後焉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十

魯侯鄭伯祭伯衛侯虢公隨侯邾伯晉侯凡伯滕侯郟子芮  
伯荀侯賈伯曹伯單伯蔡侯息侯滑伯邢侯虞公周公畢公  
伯鄆侯應侯韓侯甘公頓子毛伯巴子唐侯吳子召伯尹  
子紀姜侯齊姜侯陳媯侯杞如伯南燕姑伯薛任侯許姜男  
州姜公穀盧伯鄧曼侯葛盧伯邾曹子荆芊子徐贏子舒偃  
子鄆子梁贏伯須句風子夔芊子秦贏伯沈如子麋贏子  
邾贏子邾贏子箕子子偏陽如子舒鳩偃子邾子以上異  
申姜東虢姬羅熊夷邾霍姬耿姬魏姬黃贏温姬任風顛  
夷風焦姬管雍邾胙茅蔣聃以上七國並姬都元蓼偃六偃  
闕揚姬以上不具諡子弦子宗子萊子杜伯賴子鍾吾子蘇子

不具錄 鄭武軫絞卒遂權陽共冀道柏厲項英氏江巢廢

崇舒庸郭鑄毫房桐右姓簡 極隱二 向隱二 於餘丘莊二

容齋隨筆左傳載魯哀公大夫云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漢公孫卿語武帝云黃帝

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君七千按王制所紀九州九千七百

七十有三國多寡殊不侔以理推之一君會朝所將吏卒

姑以百人計之則萬國之眾當為百萬塗山之下將安所

歸宿乎共為僮言無疑所謂存者數十考諸經傳可見唯

葛耳薛之祖奚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自此受封歷商及

周末始為宋偃王所滅其享國千九百餘年歷六十四代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薛壤地褊小以詩則不列於國風以

世家則不列於史記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視同僑

邾杞滕鄆獨未嘗受大國侵伐則其為邦亦自有持守之

道矣

春秋十二列國及戰國七雄史記有年表有世家敘述

詳備茲不具錄

盧威十 驪莊二 山莊二 戎莊二 北文十 戎文十 揚文十 拒文十 泉文十 臯文十 伊文十 雒文十 介文十

盧威十 姜文十 戎文十 長文十 狄文十 一文十 百文十 濮文十 六文十 群文十 蠻文十 六文十 陸文十 渾文十 三文十 赤文十 狄文十

宣文十 白文十 狄文十 八文十 根文十 九文十 潞文十 九文十 甲文十 氏文十 留文十 吁文十 十文十 鐸文十 辰文十 六文十 茅文十 戎文十 成文十 膚文十 咎文十

如文十 三文十 無文十 終文十 義文十 淹文十 奄文十 元文十 淮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肅文十 慎文十 九文十 鮮文十 虞文十 三文十 肥文十 四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五文十 十文十 戎文十 蠻文十 夷文十 四文十 十文十 鼓文十

徐

徐贏姓子爵出自伯翳國始封於夏歷殷周國在下邳僮縣

今泗州臨淮有徐城武王崩成王幼三監及徐商奄叛周

公討之及伯禽封於魯徐戎淮夷復寇東郊伯禽討之作費

誓穆王西巡忘歸徐君誕僭稱偃王四方諸侯爭辯者無所

質正咸實祭於徐費玉帛于庭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乃命造

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偃王失國走死彭城武原山

下宣王時徐方不庭王命太師皇父程伯休父總六師討之

馬端臨曰徐有國已久而俗流於夷周初一叛於三監流

言之時再叛於伯禽撫封之日周公魯公僅能定之至穆

王遠狩而偃王遠爾僭號侈然有朝諸侯有天下之意洎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厲王無道宣王撥亂而釋騷於南國者又徐也東遷以後

徐始微弱而荆楚吳越相繼興矣其後徐益弱服屬於吳

楚而卒不得免焉然吳楚偏強於東周衰微之後而徐偏

強於西周鼎盛之時則其初本非弱國也

戎

隱公三年會戎於濬戎請盟陳留濟陽縣 秋盟于唐七年戎

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實冬王使凡伯聘于魯還戎伐

之于楚丘以歸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戎人之前遇覆者

奔祝聃逐之喪戎師戎前後及中遇三覆 前後擊之盡殫戎

師大奔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

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莊公十八年公追戎於濟西

二十年齊人伐戎三年魯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山戎也

其病燕故也北燕齊人伐山戎北戎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

捷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僖公二年虢

公敗戎于桑田在弘農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十一年揚拒

泉臯伊雒之戎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拒泉臯皆戎邑今

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晉侯平戎于王十二年王

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

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十三年為戎難故諸侯成周齊仲孫湫

致之十六年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成周二十二年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

三十三年晉及姜戎敗秦師于殺文公八年魯公子遂會伊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雒之戎盟于暴鄭地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

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戎山夷也大林陽

丘訾皆楚邑

十七年周甘歆敗戎于邠垂乘其飲酒也歆周大夫邠垂周

地在河南新蔡縣

北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成公

元年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敗績于

徐吾氏茅戎之別六年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

之戎陸渾蠻氏侵宋蠻氏戎別種河南新襄公四年無終子

嘉父使孟樂于晉無終山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

戎公使魏絳盟諸戎五年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戎陵周

于盟十四年晉及諸侯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不果昭公九

年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十六年楚子聞蠻

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使然丹誘成蠻子嘉殺之

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河南新城縣十七年晉侯使屠蒯

如周請有事於雒及三塗雒雒水三塗山九月丁卯晉荀吳

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

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

周大獲范宣子夢文公携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乃謀北

方與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河

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楚司馬販也析縣屬南鄉

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右師軍于蒼野蒼野在

使陰地之命大夫士蔑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陰將裂田以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六

與蠻子而城之以許且將為之下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

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

遺民而盡俘以歸

莊公三十一年狄伐邢閔公元年狄人伐邢齊人救邢二年

冬狄人伐衛衛及狄人戰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熒澤在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臯僖公元年春

諸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八年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平陽北屈

采桑津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十年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

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十三年狄侵衛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因

晉敗也狐厨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衛園菟園二十一年狄侵衛為邢二十四年王

將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

櫟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惠后將立

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

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遂出

及坎欲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

師王出適鄭處于汜太叔以隗氏居于温二十五年晉侯納

王殺太叔二十八年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

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十年晉人侵鄭狄間晉之有鄭虞

也夏狄侵齊三十一年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冬狄圍

衛衛遷于帝丘三十二年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

衛人及狄盟三十三年狄侵齊因晉喪也狄伐晉及箕晉侯

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故西先軫死于狄師

文公七年狄侵魯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鄆

舒且讓之鄆舒狄相九年狄侵齊十年狄侵宋十三年狄侵

衛宣公三年赤狄侵齊四年赤狄侵齊六年秋赤狄伐晉圍

懷及邢丘今河內平皋縣七年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八年白狄及

晉平會晉伐秦十一年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

之役遂服于晉赤狄潞氏最強秋會于橫函眾狄服也十三

年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晉人討先穀殺之十五年潞

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

之曰晉侯將伐之六月癸卯晉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

潞今平陽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立黎侯而還

其地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實士伯以瓜衍之縣使趙同

復立之晉侯賞桓子狄臣于室實士伯以瓜衍之縣使趙同

甲氏甲氏潞呼獻狄俘于王成公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齊

如討赤狄之餘焉晉滅潞氏其餘齊魯皆如潰上失民也九年

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十二年狄人問宋之盟以侵晉

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襄公十八年白狄始來白狄

別二十八年白狄朝于晉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

群狄于太原即大鹵也崇卒也崇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

侯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

城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綿臯歸肥白狄也綿臯其君名

累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

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

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大獲而歸十五年晉荀吳帥

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鉅鹿取之以鼓子戴鞮歸二十

二年反鼓子又叛於鮮虞鮮虞屬六月荀吳略東陽晉之小

使師偽乘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

戴鞮歸使涉陀守之守鼓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苑

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哀公六年晉趙鞅伐鮮虞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馬端臨曰按戎種類不一在西方者曰犬戎最強盛攻殺幽王于驪山取周地居涇渭之間秦攻戎卻之取周故地春秋時虢公敗犬戎于涇汭則其遺種在中國者也在北方者曰山戎亦曰北戎侵衛侵齊在南方者曰徐戎居淮泗間公會戎于潛追戎于濟西者是也在伊雒間曰姜戎亦曰陸渾之戎本三苗裔出自太岳世居瓜州熒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其族于伊川自是世服屬于晉戎子支駒之屬是也其姓氏史不載惟姜戎姓驪戎姬姓犬戎亦姬姓小戎子姓宅則未詳狄種亦不一有赤狄有白狄臯落氏潞甲氏留吁皆赤狄之類也鼓鮮虞肥皆白狄之類也姓隗氏而潞為潞氏餘未詳然戎狄與春秋相始終而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七

齊之伯必先制戎狄而後可為盟主齊桓時戎病周病燕狄伐邢戈衛俱為齊所攘卻至晉都冀北立國戎狄之間祝鮀所謂強以戎索籍談所謂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故其所以待戎狄者尤不容以無策自獻惠文襄以來戎易服故懷之以德如遷姜戎分以南鄙之田世修其職及命魏絳和諸戎是也狄難服故威之以刑如作三行作新軍皆以禦狄後滅潞滅鼓滅肥范宣子言吾先君之亟戰也其強可知古稱西戎北狄今考春秋時戎散居四方惟狄獨強于北散居故易弱并力故其慄悍飄忽雖誅鋤之未易帖服兩漢以來匈奴常盛于羌戎有由來矣

秦始皇初并天下丞相王管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母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族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自王侯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秦楚之際起兵自立者六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六

楚陳勝以二世元年七月起兵于蕲據陳自立為王至二年十二月兵敗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自起兵至亡凡六月初涉令符離人葛嬰徇地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 二世二年正月秦嘉聞陳王兵破出走立景駒為楚王三月嘉敗死景駒走死梁地 秦二世二年三月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得楚懷王孫心立以為楚懷王都盱眙漢元年項羽尊懷王為義帝徙于江南都郴二年項羽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自立至弑凡二年零四月 趙武臣為陳王將兵徇趙下趙七十餘城自立為趙王其將李良襲邯鄲殺趙王自立至亡凡五月 趙王歇二世二年春正月立為趙王漢元年項羽徙為代王以張耳為常山王分為二趙陳餘張耳耳敗走歸漢迎趙王于代復為趙王漢二年韓信張耳

擊趙禽王歇自立至亡凡三年零九月 燕韓廣爲武臣將  
兵徇燕二世元年九月至薊自立爲燕王漢元年項羽分燕  
爲二徙廣爲遼東王都無終以臧荼爲燕王廣不肯徙臧荼  
殺之併其地自立至亡凡二年零十一月 齊田儋故齊王  
族二世元年自立爲齊王二年六月爲章邯擊殺田榮收儋  
餘兵走東阿齊人立故齊王建弟假爲王榮逐假立儋子市  
爲王漢元年項羽分齊爲三徙市爲膠東王都卽墨六月田  
榮殺市自立并取三齊之地項王北擊齊榮戰敗死項王復  
立假爲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攻田假假走死四年韓  
信襲破齊虜王廣自僭至廣凡四傳共六年 魏甯陵君咎  
本魏公子二世元年立爲魏王二年六月章邯擊破魏咎自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九

殺其弟豹亡走楚懷王與豹兵復徇魏地九月豹自立爲  
王都平陽漢元年項羽徙豹爲西魏王王河東二年八月韓  
信擊魏虜豹凡二傳四年 韓橫陽君成本韓諸公子二世  
二年六月張良說項梁立韓後謂成最賢立爲韓王漢元年  
從項羽入關羽分韓爲河南令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羽以  
韓王無功廢爲穰侯已又殺之自立至亡凡三年

項王所立諸侯王凡四十國

漢元年項羽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  
郡都彭城五年十二月漢滅之自立至滅凡四年 雍秦將  
章邯降項羽立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漢二年漢王  
取雍地殺邯自立至亡凡一年零五月 塞秦長史司馬欣

故櫟陽獄掾羽立爲塞王王咸陽至河東都櫟陽漢元年漢  
王襲雍塞王欣降自立至亡凡七月 翟秦都尉董翳本勸  
章邯降楚故羽立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元年漢王兵至  
咸陽翟王翳降自立至亡凡七月 河南瑕丘申陽張耳髮  
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羽分韓地立申陽爲河南王  
都洛陽漢二年申陽降漢爲河南郡自立至亡凡九月 殷  
趙將司馬卬定河南數有功故羽立卬爲殷王王河內都朝  
歌二年春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取魏將兵從下河內虜殷  
王卬置河內郡自立至亡凡十四月 常山羽以趙相張耳  
爲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漢二年陳餘以趙兵與齊共襲常  
山王張耳敗走歸漢自立至敗凡九月後漢以耳爲趙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十

九江當陽君黥布爲楚將常冠軍故羽立布爲九江王都  
漢三年隨何說布叛楚間行歸漢自立至歸漢凡一年零十  
月 衡山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羽立芮爲  
衡山王都邾項籍死高祖以芮將梅鋗有功徙爲長沙王都  
臨湘一年薨諡文王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靖王差孝文後  
七年薨無子國除五傳共五十年 臨江義帝柱國共敖將  
兵擊南郡功多故羽立敖爲臨江王都江陵漢三年楚子尉  
嗣漢定天下尉不降遣盧縮劉賈擊虜尉凡再傳共五年  
燕將滅荼從楚收趙因入關故羽立荼爲燕王都薊漢誅項  
籍荼反使盧縮劉賈擊荼取燕自立至亡凡五年 齊將田  
都從楚救趙因入關故羽立都爲齊王都臨菑五月田榮殺

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取齊地為王自立至亡凡五月  
濟北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羽故立為  
濟北王都博陽六月田榮遣彭越擊殺安并其地自立至亡  
凡六月 韓項羽既殺韓王成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二年  
漢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擊韓王昌昌降自立至亡  
凡三月

論曰自古至于唐虞天子屬國以萬數至殷初而存  
者三千焉更逮周而存者千八百焉以湯武躬行仁義  
未嘗不欲存亡繼絕使諸侯復還唐虞之舊然而其勢  
有所不能何者嗜欲日開殺伐日熾勢成于相爭相奪  
雖聖人不能驅遏其流考于書傳所記湯十一征武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一

主

滅國五十其餘自相吞滅或為夷狄所并兼者不可勝  
數也子孫莫守其宗祀土地半淪于異域聖人順時而  
動擇其可誅者誅之察其可絕者絕之故封建之亡非  
聖人意也勢也周有天下八百年天子弱諸侯強其罪  
積惡稔而覆敗者匪惟人事抑有天道且以六國言之  
齊魏韓趙皆由篡弑而得燕近于狄荆迫于蠻秦之德  
不足以并天下而地形便兵力强故卒并天下夫生人  
苦戰爭久矣徒以諸國角立之故一旦掃而去之譬脫  
哉項羽建立諸國叛者數起其後多為漢所并非漢能  
亡之勢不得不亡也項羽以私意而封之高祖以公道

而取之當是時雖有湯武仁義之君亦必行漢高帝之  
專惟其勢則然矣後世柳宗元之論封建以周制為失  
秦制為得予謂周未嘗失秦未嘗得二者各當其時而  
已春秋列國之無道非文武周公所及知時可封建則  
封建焉功臣子弟無尺土之封非盡始皇李斯之本意  
時可郡縣則郡縣焉天滿而必覆天之道也由上世至  
千秦封建之行歷數千餘年其數盈矣其運窮矣窮則  
變變則通故天特假手于秦以為之其制之得失則不  
足論也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六

主

六典通考卷一百四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建國考

歷代建國

漢初異姓諸侯八國

漢既取韓王昌地立韓襄王孫信為韓王漢五年與信剖符

王穎川六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備胡信請治馬邑從之

秋信以馬邑降匈奴七年破亡走匈奴自立至亡凡五年

趙常山王張耳歸漢立為趙王薨諡景王子敖嗣坐貫高反

降為宣平侯再傳六年淮南九江王英布歸漢立為淮南

王都六謀反敗滅自立至亡凡八年齊韓信既取齊立為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齊王既平項籍徙為楚王都下邳謀反降為淮陰侯復坐誅

立凡二年梁彭越為梁相國漢五年以睢陽以北至穀城

封越為梁王都定陶十一年廢為庶人後誅自立至亡凡六

年燕盧縮擊燕王臧荼破之因立為燕王十二年縮反亡

入匈奴自立至亡凡七年閩越王無諸漢五年封王閩中

地傳郢丑餘善元封元年餘善反漢遣兵誅之自受封至亡

凡四傳九十二年南粵漢十一年遣陸賈立南海尉趙佗

為南粵王傳胡孫嬰齊興建德元鼎六年相呂嘉反漢遣兵

擊滅之自受封至亡凡五傳八十五年呂后立八國呂

周呂侯呂澤從高祖定三秦子台嗣侯高后元年以台為呂

王割齊之濟南郡為呂奉邑二年薨子嘉嗣六年廢自立至

廢再傳凡六年梁王產台弟初為呂王徙梁王呂后崩作

亂周勃等誅之自立至誅凡三年趙王祿建城侯呂釋之

子呂后崩作亂周勃誅之自立至誅凡二年燕高后稱制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呂后崩諸呂謀亂坐誅

淮陽高后稱制元年立所名孝惠子疆為淮陽王外戚恩澤侯表

言強等皆呂氏子五年強薨諡曰懷以壺關侯武為淮陽王文帝立

武坐誅凡再傳八年恒山高后稱制元年立所名孝惠子

不疑為恒山王二年薨諡曰哀更立襄城侯山為恒山王四

年立為帝更名弘以軹侯朝為恒山王文帝立坐誅凡三傳

八年濟川高后稱制七年立所名孝惠子平昌侯太為濟

川王文帝即位坐誅魯高后稱制元年封魯元公主子張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偃為魯王八年誅諸呂坐廢為侯馬端臨曰漢初諸侯王具見太史公秦楚之際月表

及班孟堅異姓諸侯王表然楚一也有武襄強景駒張耳呂孫

二十九年間趙凡四易姓燕一也有韓廣臧荼盧縮呂通三

十年間燕凡四易姓韓一也有韓成鄭昌韓信四年間韓凡

三易姓馬班二表于其受封之異易姓之殊稍欠分

別故今各敘其受封之本而並稽其興廢之歲月焉

高祖昆弟子孫為王者二十國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既廢楚王信分其地為二國封交

為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二十三年薨夷王郢

客嗣四年薨子王戊嗣後謀反自殺景帝立平陸侯禮奉元

王後為文王傳安王道襄王注節王純至延壽有罪自殺國

除凡八傳一百三十五年代高祖兄仲六年以雲中鴈門

代郡五十三縣封為代王七年棄國歸廢為邵陽侯子溥隸



布反時從破軍立為吳王王東陽章郡吳郡三郡五十三  
 城景帝三年謀反敗死國除代二年吳四十二年 齊悼惠  
 王崩高祖外婦子六年以七十城封肥為齊王傳哀王襄文  
 王則則無子文帝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揚  
 盧侯將閭為齊王吳楚反坐通謀自殺諡孝王景帝封其太  
 子壽為懿王子厲王次昌為主父偃所構自殺國除凡三傳  
 七十六年 城陽景王章以朱虛侯入宿衛孝文二年割齊  
 一郡封章為城陽王傳共王喜項王延敬王義惠王武荒王  
 順戴王恢孝王景哀王雲雲無子國絕武帝復封雲兄偃為  
 城陽王王莽時絕凡十傳一百八十六年 濟北東牟侯興  
 居與大臣迎立文帝二年割齊一郡封興居為濟北王三年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謀反自殺復以安都侯志為濟北王亦悼惠王子徙王菑川地薨  
 諡懿王傳靖王建項王遺思王終古考王尚孝王橫懷王交  
 交子永王莽時絕興居一年懿王志以下八傳一百七十四  
 年 菑川武城侯賢孝文十五年分王菑川孝景三年同吳  
 楚反坐誅國除凡十一年 膠東白石侯雄渠孝文十五年  
 分王膠西孝景三年同吳楚反坐誅國除凡十一年馬端臨曰孝文  
 時齊七十二城楚四十城吳十五城魏錯所謂封三庶孽分  
 天下半是也三國齊尤大悼惠子多而材呂氏之亂哀王  
 欲舉兵西向關中震恐且有自帝之謀其弟朱虛東牟將為  
 內應幸諸呂已誅文帝正位而其謀遂寢然則諸侯之勢疏  
 而逼地大而可思者莫如齊吳楚帝之慮豈不及此故雖盡  
 復呂后所奪齊地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陽濟北逮濟北  
 逆誅文王絕世則盡以齊地分悼惠六子即賈誼所謂各受  
 其祖之分地也盡而止天子無所利焉者及孝景時吳楚  
 為逆六國預其謀然俱以國小兵弱故齊與濟北雖預密謀  
 而終不敢發膠東膠西濟南菑川僅能出兵圍齊及漢兵出

則各已潰散使齊地不早分以一壯王據七十二城與  
 吳楚合從西向漢之憂未艾也孰謂誼言不見用哉 荆  
 將軍劉賈高祖從父六年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二縣  
 立賈為荆王黥布反擊荆賈為所殺無後國除凡六年 淮  
 南厲王長高祖少子十一年立為淮南王文帝六年坐謀反  
 廢死上分淮南故地立厲王三子以阜陵王安為淮南王元  
 狩元年坐謀反自殺國除為九江郡長二十二年安四十二  
 年 衡山後為濟北安陽侯勃淮南厲王子文帝分淮南地以勃  
 為衡山王吳楚反勃不應景帝徙為濟北王薨諡貞王傳式  
 王胡胡子寬有罪自殺國除為泰山郡北安縣凡三傳共八  
 十年 盧江陽周侯賜淮南厲王子文帝分淮南地以賜為  
 盧江王後徙為衡山王坐謀反自殺 趙隱王如意高帝子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立四年為呂后所殺亡後共王恢高帝子十一年立為梁王  
 高后七年徙王趙自殺無後幽王友高帝子十一年立為淮  
 陽王孝惠元年徙王趙後幽死孝文立幽王子遂為趙王孝  
 景時與吳楚謀反敗自殺國除凡四王五十六年 河間文  
 帝二年立趙幽王次子辟疆為河間王薨諡文王哀王福嗣  
 無子國除再傳凡十四年 燕靈王建高帝子十二年立為  
 燕王呂后殺其子無後 琅琊營陵侯劉澤高祖從祖昆弟  
 高后七年封為琅琊王文帝元年徙為燕王復以琅琊歸齊  
 薨諡敬王子康王嘉嘉子定國有罪自殺國除凡三傳五十  
 三年  
 文帝子孫王者七國

代孝王武景帝同母弟孝文二年立為代王十二年徙為淮陽王十三年徙為梁王薨景帝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太子買平王襄頃王無傷敬王定國夷王遂荒王嘉嘉子立元始中坐與平帝外家衛氏通廢為庶人自殺國除凡八傳一百八十四年 太原孝王參文帝諸姬子二年封太原王四年徙為代王都晉陽傳共王登剛王義元鼎中徙代王於清河子頃王湯湯子牟坐淫亂廢為庶人國除凡五傳一百一十三年 梁懷王楫文帝少子二年封梁王後墮馬死無子國除 濟川垣邑侯明梁孝王次子景帝立為濟川王立七年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濟東王彭離梁孝王子立二十九年有罪廢為庶人國除 濟陰哀王不識梁孝王子立一年薨無子國除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五

景帝子孫王者十七國 河間獻王德景帝子二年封傳共王不害剛王堪頃王授孝王慶慶子元坐淫亂殘賊廢國除成帝立元弟良為河間王 薨諡惠王子尚王莽時絕凡八傳一百六十年 臨江哀王闕景帝子二年封無子國除閔王榮景帝初立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江王坐侵廟墮地自殺國除魯恭王餘景帝子前二年封為淮陽王吳楚反後徙王魯傳安王光孝王慶忌頃王頸文王駿無子國除哀帝立駿弟閔為魯王王莽時絕凡六傳一百六十四年 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前二年立為汝南國吳楚反後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子建坐淫亂殘酷不

道自殺國除為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景帝子前三年封無子國除為膠西郡 趙敬肅王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王徙王趙傳頃王昌懷王尊尊無子國絕宣帝立尊弟高為哀王子共王充充子隱王莽時絕凡六傳一百六十二年 平于武帝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于王今廣是為頃王子繆王元嗣有罪國除凡再傳三十六年 中山靖王勝景帝子前三年封傳哀王昌康王昆侈頃王輔憲王福懷王循循無子絕成帝復立憲王弟孫利鄉侯子雲客為廣德夷王無子國絕哀帝復立雲客弟廣漢為廣平王無後平帝元年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後王莽時絕凡九傳一百一十六年 長沙定王發景帝子前三年封傳戴王庸頃王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六

鮒鮒刺王建德煬王旦旦無子絕元帝立旦弟宗是為孝王子魯人王莽時絕凡七傳一百六十一年 廣川惠王越景帝子中二年封傳繆王齊齊子去坐殘酷廢自殺國除宣帝復立去兄文子海陽又坐罪廢國除平帝復立戴王弟子瑜為廣德王奉惠王後子赤王莽時絕凡七傳一百五十五年 膠東康王寄景帝子中二年封傳哀王賢戴王通平頃王音共王授授子殷王莽時絕凡六傳一百五十八年 六安王慶膠東康王寄少子景帝立為六安王王故衡山地寄母王太后妹 傳夷王祿繆王定頃王光光子育王莽時絕凡五傳一百三十年 清河哀王乘景帝子中三年封無子國除 常山憲舜景帝子中五年立子勃坐罪廢國除 眞定頃

王平常山憲王子天子以憲王最親母亦王夫人以三萬戶封平  
為真定王傳烈王假孝王由安王雍共王普普子陽王葬時  
絕凡六傳一百二十三年 泗水思王商常山憲王子與真  
定王同時封子哀王安世無子武帝立其弟賀為戴王傳勤  
王煖戾王駿子靖王葬時絕凡六傳一百三十三年  
武帝子孫王者六國

齊懷王閔武帝子元狩六年封無子國除 燕刺王旦武帝  
子元狩六年封坐謀反自殺國除 廣陽頃王建燕刺王旦  
太子宣帝即位封為廣陽王傳穆王舜思王璜璜子嘉王葬  
時絕凡四傳八十二年 廣陵厲王胥武帝子元狩六年立  
坐詛祝上自殺國除後宣帝立胥太子霸為孝王傳共王意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哀王護無子絕成帝復立孝王子守為靖王守子宏王葬時  
絕凡六傳一百一十九年 高密哀王弘廣陵厲王少子宣  
帝封為高密王傳頃王章懷王寬寬子慎王葬時絕凡四傳  
八十二年 昌邑哀王髡武帝子天漢四年立子賀昭帝崩  
即位以淫亂廢歸故國賜湯沐千戶國除為山陽郡凡再傳  
十四年

宣帝子王者四國  
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康三年封傳文王元元子續王葬時  
絕凡三傳七十一年 楚孝王尊宣帝子甘露二年立為定  
陶王三年徙王楚傳懷王文無子國絕成帝復立文弟平陸  
侯衍為思王衍子紆王葬時絕凡四傳六十年 東平思王

宇宣帝子甘露二年封子煬王雲坐息夫躬告祝詛廢自殺  
國除元始元年立雲子開明為東平王無子復立開明兄信  
子匡為東平王王葬居攝翟義舉兵立信為天子兵敗滅凡  
四傳五十一年 中山哀王竟宣帝子初元二年立為清河  
王三年徙王中山無子國除  
元帝子王者二國

定陶共王康元帝子元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山陽王  
又徙王定陶子欣成帝徵為皇太子即哀帝成帝立楚思王  
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哀帝追尊共王為共皇徙定陶王  
景為信都王王葬時絕凡三傳四十七年 中山孝王興元  
帝子建昭二年封為信都王徙中山子衍哀帝崩無子徵衍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入即位是為平帝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  
王奉孝王祀王葬時絕凡三傳四十五年  
王子侯高祖兄及兄子侯者三人 頡羹侯信帝兄子七年  
封後呂罪削爵為關內侯 合陽侯喜帝兄為代王匈奴攻  
代棄國廢為侯 德哀侯廣帝兄子十二年通薨何坐耐金  
免郢客禮二人嗣 楚元王子侯者六人皆景帝時封 休侯富  
登嘉章亡後國除 沈猷侯歲受坐有罪免 宛胸侯勢反  
誅 棘樂侯調應慶坐耐金免

齊悼惠王子侯者四人皆文帝時封 管共侯罷軍罷音皮 戎奴坐  
反誅 氏共侯甯國偃坐反誅 營平侯信都廣坐反誅  
楊丘侯安偃坐出國界削為司寇

淮南厲王子侯者四人見前東城侯良孝文時封無子  
國除梁孝王子侯者二人乘氏侯買桓邑侯明俱景  
帝時封後為王見前河間獻王子侯者十五人茲侯明  
坐殺人自殺國除距陽侯句淒坐耐金免萇侯退嬰益  
壽克世遺亡後國除阿武侯豫宣侯嬰齊黃長久王莽時  
絕參戶侯免嚴元利親度州鄉侯禁齊惠商伯禹王莽  
時絕平成侯禮坐罪免右十國武廣侯順坐耐金免蓋侯讓坐  
耐金免重侯橋坐罪免右十國武沈陽侯自為不得封  
年景成侯雍歐禹福平隄侯昭榮曾世育迺始樂鄉  
侯終劇鄧勝地緒高郭侯瞞久長菲稱霸無後右四國景  
長沙定王子侯者十五人皆武帝安城侯蒼自當壽光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九  
坐罪廢宜春侯成坐耐金免句容侯黨無後容陵侯  
福坐耐金免路陵侯童坐殺人自殺攸輿侯則坐篡死  
罪囚棄市茶陵侯訢湯亡後建成後拾坐罪免安眾  
侯丹山樹母妨褻款崇王莽時舉兵遇害寵建武二年紹  
封松葉平侯喜坐耐金免夫夷侯義禹奉宗慶福春  
陵侯買熊渠仁做社建武二年立為城陽王都梁侯定侯  
弘順懷容佗人王莽時絕洮陽侯狩燕無後眾陵侯賢  
真定慶骨王莽時絕楚安王子侯者二人武帝浮丘侯  
不害坐耐金免杏山侯成坐耐金免魯共王子侯者六  
人並武帝廣戚侯將坐耐金免靈陽侯恬慶思信扈方  
瑕丘侯政國湯奉義遂成禹公丘侯順置延壽賞元王

莽時絕都根侯驕坐耐金免西昌侯敬坐耐金免江  
都易王子侯者五人皆武帝丹陽侯敢無後盱台侯蒙  
坐耐金免胡孰侯胥行聖犯罪免秣陵侯纏亡後淮  
陽侯定國坐耐金免梁共王子侯者一人張梁侯仁武  
帝時封順為匈奴所殺菑川懿王子侯者十三人皆武帝  
龍丘侯代耐金免劇原侯錯廣昌骨吉鬻勝容懷昌  
侯高遂延平時可置平望侯賞楚人光起均臨眾侯始  
昌革生廣平農理賢商王莽時絕葛魁侯寬戚坐縛家吏  
恐獨受賕棄市益都侯胡廣嘉坐非廣子免平的侯強  
中時福鼻親宣劇魁侯黑招德和親嬰向壽梁侯守坐  
耐金免平度侯行慶忌帥軍欽宗嘉宜城侯偃福棄市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七十  
臨胸侯奴乘賞信禕岑城陽共王子侯者十三人皆武帝  
雷侯稀坐耐金免東莞侯吉病不任朝免辟土侯  
壯明耐金免利鄉侯嬰罪免有利侯釘罪誅東平侯  
慶坐姦免運平侯記山州侯齒海常侯福以上並坐  
騶丘侯寬報德毋害罪誅南城侯貞猛尊克國遂友王  
莽時絕廣陵侯裘成坐耐金免杜原侯臯耐金免趙  
敬肅王子侯者二十四人皆武帝尉侯丙犢坐耐金免  
封斯侯胡傷如意宮仁榆丘侯受福坐耐金免襄侯建  
坐耐金免邯鄲侯仁慧賀康重蒼朝節侯義祿固城坐  
耐金免東城侯遺無後陰城侯蒼嗣子有罪不得立  
邯平侯順坐耐金免武始侯昌嗣為趙王烏氏侯賀意

千秋漢強鄂 易安侯平種德坐殺人免 柏暢侯終古朱

歌安侯延年耐金免 漳北侯寬為匈奴所殺 南蠻侯

佗耐金免 南陵侯慶下獄死 鄣侯舟坐祝詛誅 安檀

侯福坐祝詛死 爰戚侯當謀反自殺 栗節侯樂忠根况

汶夷侯周舍惠迺始勳承 獠侯起克國廣明固鉅鹿

柳裴侯道尊章景發 中山靖王子侯者二十人皆武帝時封

廣望侯忠中何齊遂閣 將梁侯朝平 薪館侯未央 陸

城侯貞 薪處侯嘉 陸地侯義以上並坐耐金免 臨樂侯光建

固萬年廣都王莽時絕 東野侯章中時亡後 高平侯喜

坐耐金免 廣川侯頗耐金免 東丘侯將夜德外人罪死

高丘侯破胡亡後 柳宿侯蓋蘇耐金免 戎丘侯讓耐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七

金免 樊輿侯修過王生自子莽時絕 曲成侯萬歲耐金

免 安郭侯傅富偃崇罪死 安儉侯應耐金免 安道侯

恢耐金免 澎侯屈釐坐祝詛要斬 廣川惠王子侯者六

人武帝時封 浦領侯嘉罪絕 西熊侯明武帝時亡後 棗強

侯晏亡後 畢梁侯嬰罪免 參蔽侯則耐金免 沂陵侯

喜耐金免 濟北貞王子侯者六人皆武帝時封 陰安侯不害

秦客亡後 營關侯鴛坐罪免 唐望侯何當時耐金免

陪侯則邑 前侯信耐金免 安陽侯樂延年記戚得亡後

濟北式王子侯者五人武帝時封 五據侯曜丘耐金免 富

侯龍罪免 平侯遂罪免 羽康侯成係棄莽時絕 胡母

侯楚耐金免 代共王子侯者九人皆武帝時封 離石侯縮罪

免 邵侯順坐殺人免 利昌侯嘉樂萬世光祿殷煥王莽

時絕 商侯罷軍坐罪免 臨河侯賢耐金免 温成侯忠

亡後 土軍侯郢耐金免 畢琅侯遷亡後 干章侯遇耐

金免 齊孝王子侯者十一人皆武帝時封 博陽侯就終古耐

金免 陂陽侯燕偃壽定閔廣王莽時絕 定侯慈德福湯

乘莽時絕 稻侯定陽都咸閔永王莽時絕 山原侯國棄

守發外人 繁安侯忠守壽漢嘉光起 柳陽侯已罷師自

為攜刺守 雲侯信茂發遂終古得之莽時絕 牟平侯濩

如更生建蔽威隆莽時絕 柴侯代勝之賢齊莫如亡後

高樂康侯史失名 亡後 衡山賜王子侯者一人武帝時封 終弋

侯廣置 城陽頃王子侯者二十人皆武帝時封 麥侯昌 鉅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七

合侯發 昌侯羌 贊侯方以上並坐耐金免 虞葭侯澤澤閭

原洛侯敢坐殺人棄市 挾術侯昆景亡後 挾侯霸威賢

思眾亡後 劫侯讓興 文成侯光坐耐金免 校清侯雲耐金

庸侯餘罪免 程侯壽 醴侯應 彭侯強以上並坐耐金免

輒侯息封守 虛水侯禹爵敞王莽時絕 東淮侯類 拘

侯賢 涓侯不疑皆坐耐金免 菑川靖王子侯者四人武帝時封

融閔王莽時絕 兪閔侯母害況隣亡後 廣川繆王子侯

者九人 甘井侯光武帝時封坐殺人棄市 襄隄侯聖武

帝時封坐耐金免 新市侯吉昭帝時封義欽 東襄侯寬

使新亡後 樂信侯強何賀涉 昌成侯元齒應江亡後

歷鄉侯必勝長壽官東之 武陶侯朝宏勳京以上皆宣帝  
 時封 桃侯良元帝時封傲狗 膠東康王子侯者三人武帝  
時 皇虞侯建定哀勳顯樂王莽時絕 魏其侯昌傅光禹  
 驕嘉王莽時絕 祝茲侯延年坐棄綬出國免 六安共王  
 子侯者一人 松茲侯霸昭帝時封始緘均王莽時絕 膠  
 東哀王子侯者一人 温水侯安國坐上書妖言免 魯安  
 王子侯者三人昭帝 蘭旗侯臨朝去疾嘉位 容丘侯方  
 山未央昭 良成侯文德昭帝時封舜原元閔 清河剛王  
 子侯者六人 蒲領侯祿推不識京 南曲侯遷昭帝時封  
 江尊 東昌侯成規昭祖 新鄉侯豹步可尊 修故侯福  
 坐匿群盜棄市 東陽侯弘縱迺始封親伯造以上皆宣帝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主  
 時封 長沙頃王子侯者四人 高成侯梁昭帝時封景請  
 士馮 復陽侯延年宣帝時封漢道 鍾武侯度宣帝時封  
 宣霸亡後 高成侯梁宣帝時封景諸士馮 中山康王子  
 侯者二人 成侯喜昭帝時封得疵備貴 宣處侯章宣帝  
 時封眾 城陽慧王子侯者二人 江陽侯仁昭帝時封坐  
 罪免 高鄉侯休宣帝時封興革如 廣陵厲王子侯者二  
宣帝 人時封 朝陽侯勝廣德安國 平曲侯曾臨農 南利侯  
 昌坐殺人免 燕刺王子侯者二人宣帝 安定侯賢延年  
 昱 新昌侯稱未央 趙頃王子侯者四人宣帝 邯鄲侯  
 偃勝度定 樂陽侯說宗崇鎮 桑中侯廣漢縱敬 張侯  
 嵩坐罪廢 膠東戴王子侯者四人宣帝 樂望侯光林起

成康侯饒新 柳泉侯強建萬年永昌 新利侯偃坐罪  
 免 六安夷王子侯者一人 宣陽侯賜宣帝時封坐罪免  
 平干頃王子侯者九人 曲梁侯敬時光瓠辯 廣鄉侯  
 明安周齊克國 成鄉侯慶霸果 平利侯世嘉禹旦 平  
 陽侯任成陽 平纂侯梁亡後 成陵侯克坐罪免 陽成  
 侯用賢說報 祚陽侯仁坐罪免 眞定列王子侯者一人  
 遠鄉侯宣宣帝時封亡後 廣川戴王子侯者一人 西  
 梁侯關兵宣帝時封廣官傲 河間孝王子侯者六人 陽  
 與侯昌宣帝時封坐罪誅 廣昌侯賀成帝時封 都安侯  
 普成帝時封胥 樂平侯永成帝時封 宜禾侯得哀帝時  
 封恢 富春侯玄哀帝時封 中山頃王子侯者一人 和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西  
 陽侯安宣帝時封遂固 魯孝王子侯者八人宣帝 昌應  
 侯弘奉世益 平益侯傲坐殺人棄市 山鄉侯紹丘 建  
 陵侯遂魯連文 合陽侯平安上 東安侯強拔 承鄉侯  
 當坐罪免 建陽侯咸霸並 城陽荒王子侯者十四人  
 茲鄉侯弘昌應宇 籍鄉侯顯坐罪免 都平侯丘訢堪  
 棗原侯山藹妾得 箕侯文騰褒 高廣侯勛賀福吳 卽  
 來侯佼欽以上並宣帝時封 庸釐侯談端坐罪免 昆山  
 侯光儀 折泉侯根詡 博石侯淵獲 要安侯勝守 房  
 山侯勇 式侯憲霸萌以上並元帝時封 高密哀王子侯  
 者一人 膠鄉侯漢成帝時封 長沙孝王子侯者三人  
 安平侯習元帝時封嘉 陽山侯宗元帝時封買叔 湘鄉

侯昌哀帝時封 廣陽頃王子侯者四人元帝時封 臨鄉侯雲  
 交 西鄉侯容景 陽鄉侯發度 益昌侯嬰政福 膠東  
 頃王子侯者十人 羊石侯固成順 石鄉侯理建國 新  
 城侯根霸 上鄉侯欽 昌鄉侯憲以上並元帝時封 順  
 陽侯共 樂陽侯獲 平成侯邑珍理 密鄉侯林欽啟  
 樂都侯訢臨延年以上並成帝時封 泗水勤王子侯者二  
 人元帝時封 于鄉侯定孝聖 就鄉侯璋亡後 城陽戴王子  
 侯者四人元帝時封 石山侯玄嘉 都陽侯音闕 參侯嗣殷  
 伊鄉侯遷亡後 梁敬王子侯者十四人元帝時封 貫鄉侯  
 平病狂自殺 樂侯義坐罪免 中鄉侯延年 鄭鄉侯罷  
 軍駿良 黃侯順申亡後 平樂侯選寶 菑鄉侯就逢喜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五

東鄉侯方護 陵鄉侯訢坐罪免 溧陽侯欽畢 釐鄉  
 侯固 高柴侯發 臨都侯未央息 高侯舜始便肖 菑  
 川孝王子侯者四人元帝時封 北鄉侯譚 廣侯便護宇 平  
 侯服嘉 臺鄉侯眈 廣陵孝王子侯者二人元帝時封 蘭陵  
 侯宜譚便強 廣平侯德 六安繆王子侯者一人 博平  
 侯交就 趙哀王子侯者二人 桓鄉侯買雲譚 安鄉侯  
 喜胡合眾以上並元帝時封 高密頃王子侯者六人 卑  
 梁侯都 膠東侯恁 武鄉侯慶勁 成鄉侯安德 麗茲  
 侯賜放 安丘侯常並成帝時封 楚孝王子侯者二人成帝時  
 廣成侯勳顯嬰居攝元年為孺子王葬篡位為定安公  
 葬敗死 陰平侯回詩 淮陽憲王子侯者一人孫侯者二

人 樂平侯訢坐狂易免 外黃侯圍 高陽侯並 平陸  
 侯罷並成帝時封 魯頃王子侯者三人 郟鄉侯閔延  
 建鄉侯康自當 新陽侯永級並成帝時封 東平思王子  
 侯者五人孫十七人 栗鄉侯護玄成 桑丘侯頃 桃鄉  
 侯宣立 富陽侯萌 西陽侯並偃 金鄉侯不害 平通  
 侯旦 西安侯漢 湖鄉侯開 重鄉侯少伯 陽興侯寄  
 生 陵陽侯嘉 高樂侯修 平邑侯閔 平纂侯況 合  
 昌侯輔 伊鄉侯開 就鄉侯不害 膠鄉侯武 宜鄉侯  
 恢 昌成侯豐 樂安侯禹皆成帝時封 膠東共王子侯  
 者四人成帝時封 陵石侯慶 臨安侯閔 徐鄉侯炆王葬建  
 國元年坐死 堂鄉侯恢亡後 梁夷王子侯者一人 邢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六

鄉侯賢 梁荒王子侯者一人 曲鄉侯鳳 城陽孝王子  
 侯者一人 桃山侯欽 泗水戾王子侯者一人 昌陽侯  
 以上皆成帝時封 趙共王子侯者凡五人 安國侯吉  
 梁鄉侯交 襄鄉侯福章 容鄉侯強弘 緡鄉侯固以  
 上皆成帝時封 廣陽思王子侯者二人 方鄉侯常得成  
 帝時封 廣成侯走平帝時封 當陽侯益平帝時封 六  
 安頃王子侯者一人 庸鄉侯宰成帝時封 河間惠王子  
 侯者一人 南昌侯禹哀帝時封 東平煬王子侯者七人  
 嚴鄉侯信哀帝時封後坐罪免王葬時翟義舉兵立信為  
 天子兵敗死 武平侯璜哀帝時封坐罪免翟義舉兵敗死  
 陶鄉侯恢 釐鄉侯褒 昌鄉侯且 新鄉侯颺 春城

侯允以上皆平帝時封 楚恩王子侯者十八人 陵鄉侯

曾哀帝時封後坐舉兵誅莽死 武受侯受哀帝時封坐罪

免 郡鄉侯光 新城侯武 宜陵侯置 堂鄉侯護 成

陵侯由 成陽侯眾 復昌侯休 安陸侯平 梧安侯譽

朝鄉侯克 扶鄉侯普 呂鄉侯尚 李鄉侯殷 宛鄉

侯隆 壽泉侯承 杏山侯遵以上並平帝時封 廣陵繆

王子侯者二人 方樂侯嘉哀帝時封 方城侯宣平帝時

封 河間孝王子侯者二人 宜禾侯得 富春侯賢並哀

帝時封 長沙刺王子侯者二人 昭陽侯賞 承陽侯景

並平帝時封 貞定共王子侯者一人 信昌侯廣平帝時

封 元朔二年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

形易制今諸侯或遠或近或十地方千里援則驕奢淫亂急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則阻其強而合縱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

冕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嫡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

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

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

矣上從其計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

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姓名自是支庶畢侯矣

功臣侯 平陽懿侯曹參 六百戶 奇時襄宗喜 八世 本始九

宏 建武初 曠 信武肅侯靳歙 五千三百戶 亭 坐事 安漢 六世

汝陰文侯夏侯嬰 六百九十九戶 寵賜頗 自殺 信 六世孫 清河定

侯王吸 二百二十戶 疆仇不害克國 陽陵景侯傅寬 二千六百戶

明 偃 謀反 景 六世孫 廣巖侯召歐 二千二百戶 勝嘉 亡 不識 立

復 廣平敬侯薛歐 四千五百戶 山澤穰 免去病 復家 博陽巖

侯陳濞始 殺人 壽 復家 塞 罪 免 堂邑安侯陳嬰 六百戶 祿午

季須 殺尊 復家 曲逆獻侯陳平 五千戶 買悝何 殺鳳 元始時

侯 留文成侯張良 萬戶 不疑 城旦 千秋 立孫 六世 射陽侯

劉 綱 漢 封 侯 睢 不得 鄧文終侯蕭何 千戶 祿 亡 延 更 道

後 則 武 陽 嘉 弟 勝 免 慶 紹 孫 壽 成 免 建 世 紹 孫 輔 獲 免 尊 七

章 禹 王 莽 絳 武 侯 周 勃 八 千 戶 勝 之 免 亞 夫 紹 孫 堅 紹 封

建 德 免 耐 金 廣 漢 復 家 共 立 孫 紹 舞 陽 武 侯 樊 噲 五 千 戶 伉 呂

氏 市 人 紹 封 侯 廣 免 勝 客 復 家 章 元 始 時 紹 曲 周 景 侯 鄒 商

四 千 八 寄 免 堅 遂 成 世 宗 終 根 免 猛 元 始 時 賜 穎 陰 懿 侯

灌 嬰 五 千 戶 何 強 免 賢 紹 封 侯 復 家 誼 元 始 時 賜 汾 陰 悼 侯

周 昌 開 方 意 免 左 車 侯 紹 封 侯 復 家 梁 鄉 孝 侯 武 虎 二 千

戶 最 嬰 齊 山 附 金 坐 耐 免 克 復 家 子 成 敬 侯 董 謀 二 千 八 戶 赤 免

節 氏 復 封 罷 軍 朝 誦 復 家 孫 蓼 夷 侯 孔 聚 賊 免 宜 復 家 費 侯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陳 賀 常 最 儂 免 罪 僑 復 家 孫 陽 夏 侯 陳 豨 坐 反 隆 慮 克 侯 周

竈 通 免 罪 詔 復 家 孫 陽 都 敬 侯 丁 侯 七 千 八 戶 甯 安 城 免 賜 復 家 孫

陽 信 胡 侯 呂 青 千 戶 臣 義 它 善 談 金 坐 耐 免 陽 復 家 孫 東 武 貞 侯

郭 蒙 三 千 戶 它 市 乘 廣 漢 復 家 孫 什 防 肅 侯 雍 齒 二 千 五 戶 鉅 鹿 野

桓 耐 金 章 復 家 孫 棘 蒲 剛 侯 陳 武 奇 誅 嘉 復 家 孫 都 昌 嚴 侯

朱 軫 率 誦 偃 辟 強 亡 先 復 家 孫 武 疆 嚴 侯 嚴 不 職 嬰 青 翟 仁

復 家 孫 貫 齊 侯 合 傅 胡 雲 六 百 戶 方 山 赤 遺 精 市 世 復 家 孫 海

陽 齊 信 侯 搖 母 餘 千 七 戶 昭 嬰 建 省 衛 不 更 復 家 孫 南 安 嚴 侯

宣 虎 九 百 戶 戎 千 秋 免 罪 護 復 家 孫 肥 如 敬 侯 蔡 寅 千 戶 戎 奴 復 仁 福

復 家 孫 曲 成 困 侯 蟲 達 四 千 戶 捷 皇 柔 論 鬼 宣 復 家 孫 河 陽 嚴

侯 陳 涓 信 免 罪 元 復 家 孫 淮 陰 侯 韓 信 誅 坐 反 芒 侯 彤 跖 昭 申



敬市侯開澤赤千無害績毅耐全章世六世 柳丘齊侯戎賜戶八千 安國嘉成角免先生復家 魏其嚴侯周止千 簡反廣世復家 平悼侯工師喜千三 奴執免 魯侯奚涓 四千入 母底 成父嚴侯尹恢戶二千 開方 關內侯殷復家 任侯張越免 棘丘侯襄 河陵頃侯郭亭歐客免 延居封 則耐金賢復家 昌武敬信侯單究戶九百 如意賈成德市萬 玄孫之 高宛制侯丙猜千六百 得武信免 齋孫之 宣 由齊侯丁義六百七 通免年復家 終陵齊侯華母害七百 戶勃祿免告復家 東茅敬侯劉到戶千 告免 咸復家 斥丘 懿侯唐厲戶千 朝賢尊免 廣意復家 臺定侯戴野午 謀反 安昌復家 安國武侯王陵戶五千 忌旂辟方定免 襄復家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九

樂成節侯丁禮戶千 馬從吾客義 言事 禹七世 辟陽幽侯 審食其平 誅反 復家 蒯成制侯周縲 百戶 昌免 應 昌弟 居免再 復家 安平敬侯鄂千秋戶二千 嘉應寄但 市 北平 文侯張蒼百戶 奉類免 蓋宗 復家 高胡侯陳夫乞戶千 程後 勝之 復家 厭次侯爰類嗣 謀反 世六世 平臯煬侯劉它 五百入 遠光勝耐金 勝之 復家 復陽剛侯陳胥戶千 嘉拾強 免 幸復家 河陽齊其石 封五 安國午章仁 祝詛 益壽 復家 柏至靖侯許益戶千 祿昌安和福 薪 建 復家 中水嚴侯呂 馬童 千五 瑕青眉德宜成 耐金 建明 七世 杜衍嚴侯王翥 千七 福市臣舍 免 安樂 復家 赤泉嚴侯楊喜 千九 敷母害 免 孟嘗 復家 胡陽齊侯華寄 戶千 要當 免 定國 復家 棘陽

嚴侯杜得臣戶二千 但武後 涅陽嚴侯呂騰 千五 成實 非子 代忠 復家 平棘懿侯林摯 戶千 辟強 免 常驩 復家 深澤齊 侯趙將夕 戶七百 頭脩 免 史 紹封 延世 復家 押頃侯温 疥 千 百 驚寵 免 弘 復家 武原靖侯衛肱 戶二千 八 寄不害 免 堯 孫 復家 蔡祖侯陳錯 戶六百 嬰應安千秋 免 耐金 儒 復家 宗子惠 侯許應 五百三 留九 免 迺 復家 猗氏敬侯陳邈 戶千 一 支 羌後胡 復家 清簡侯室中 戶千 聖耐金 古生 免 耐金 武 復家 疆 圍侯留盼 戶千 章復 免 定 復家 彭簡侯秦同 戶千 執武 免 壽 孫 復家 吳房嚴侯楊武 戶七百 去疾 免 談 孫 復家 甯嚴侯魏遂 戶千 連指 免 都 復家 昌圍侯呂鄉 戶千 通 謀 反 光 復家 共嚴侯 旅罷師 戶千 黨高信 復家 闕氏節侯馮解散 戶千 亡 遺勝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十

之平 耐金 安丘懿侯張說 戶二千 奴執新拾 免 舜 六世 襄 平侯紀通相夫夷吾 復家 萬年 復家 龍陽敬侯陳畧 戶千 堅 免 平嚴侯張瞻師 戶千 卑寄安國 復家 陸量侯項無柔 慶 忌毋 耐金 聖 復家 高景侯周成 謀反 緇 孫 紹 平 免 賜 復家 離侯鄧弱 義陵侯吳郢 戶千 五 重 亡 宣平武侯張敖 偃 歐王 免 廣孫 紹 昌 免 修 封 信 都 侯 樂昌 時 免 東陽武侯張 相如 戶千 殷安國 強 復家 慎陽侯樂說 戶二千 願買之 市通 復家 開封啓侯陶舍 戶二千 青偃 睢 耐金 元 復家 禾 成孝侯公孫昔 戶千 九 漸 後 廣意 復家 堂陽哀侯孫赤 戶八百 德 免 明 復家 祝阿孝侯高色 戶千 八 成 免 弘 復家 長修平 侯杜恬 戶千 九 意 免 相 夫 復家 江邑侯趙堯 戶六百 營陵

侯劉澤 土軍式侯宣義 戶八 莫如平生 免寄復家 廣阿  
 懿侯任敖 戶一 敬但越人 免定復家 須昌貞侯趙衍 戶四  
 福不害 免步昌 復家 臨贛堅侯威鯁 戶五百 觸龍中賢 免  
 常復家 汲紹侯公上不害 戶三 武通廣德 免常復家 甯  
 陵夷侯呂臣 戶千 謝始得 復家 汾陽嚴侯靳強解胡右封 免  
 忠復家 戴敬侯秘彭 戶千 惲安國軫蒙 誅 政復家 衍  
 簡侯翟肝 戶九百 山嘉不疑 免光復家 平州共侯昭涉掉尾  
 千種它人馬童 免罪復家 中牟共侯單右軍繼終根舜  
 免金 充國 復家 印嚴侯黃極忠 戶千 榮成明遂 免調復家  
 博陽節侯周聚 免罪 萬年 復家 陽羨定侯靈常 戶二千 賀勝  
 後橫 復家 下相嚴侯冷耳 戶二千 順 復家 安 復家 高陵圍侯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王虞人 戶九百 弄弓行 反 期思康侯 戶二千 亡後克 復家 戚  
 圍侯季必 戶百 長瑕信成 免買之 復家 穀陽定侯馮谿能  
 卯解中 偃 復家 武 復家 嚴敬侯許猜 戶六百 恢則周廣宗 免  
 任壽 復家 成陽侯奚意 戶六百 信誅通 復家 桃安侯劉襄  
 戶千 舍由自為 復家 益壽 復家 梁共侯鄺疥勃平 免賜復家  
 紀信匡侯陳倉 戶七百 開煬 復家 千秋 復家 景嚴侯王競 戶五百  
 戶 真粘 免昌 復家 張節侯毛釋之 戶七百 鹿舜 免景 復家  
 煮棗端侯革朱式昌 免奉 復家 僞陵嚴侯朱渾 戶二千 七  
 慶 復家 南嚴侯張平 戶二千 七 勝 免常 復家 右高祖百  
 四十七人 周呂建成二人在外 戚羹頡合陽沛德四人在王  
 子凡百五十三人 便頃侯吳淺 戶二千 信廣志 戶千 秋 免 金 編

復家 軼侯黎朱蒼 戶七百 豨彭祖扶 免漢 復家 平都孝侯  
 劉到 戶千 成 免如意 復家 右孝惠三人 南宮侯張買將生 免  
 梧齊侯陽城延 戶五百 去疾 假戎奴 市注 復家 平定敬侯  
 齊受市人應延居昌 免安 德 復家 博成敬侯馮無擇代 呂  
 氏 沅陵頃侯吳陽福 周 後 中邑貞侯朱進 戶六百 悼 免  
 樂平簡侯衛毋擇 戶六百 勝 侈 死 山都貞侯王恬啓中黃觸  
 龍當 免 祝茲夷侯徐厲悼 愜 免 成陰侯周信 戶五百 勃 免  
 俞侯呂它 氏 坐 誅 醴陵侯越 戶六百 右高后十二人 其恩澤  
 外戚十一人 別見 浹沛信都樂昌東平五人 隨父又王子三  
 人已在前 凡三十一人 陽信夷侯劉揭 戶二千 中意 免 壯  
 武侯宋昌 戶千 四百 戶 奪 樊侯蔡兼 戶千 客平辟方 免 汜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陵康侯衛泗 南郎侯起 削爵 復家 黎頃侯召奴潰延 誅  
 餅侯孫單反 誅 弓高壯侯韓隴當 則 後 誅 免 說與 誅 侯  
 誅 曾 復家 襄城哀侯韓嬰釋之 免 故安節侯申屠嘉  
 共史 免 右孝文十人 外戚三人 別見 王子十四人 見前 凡二  
 十七人 俞侯樂布 賈 免 建陵哀侯衛綰 信 免 金 建平  
 敬侯程嘉 橫 回 後 平曲侯公孫渾邪 免 賀 死 獄 江陽康  
 侯蘇息 盧朋 離 免 耐 金 遽侯橫 史 失 其 姓 干 新市侯王棄  
 之始昌 商陵侯趙周 自 坐 罪 山陽侯張當 居 後 坐 罪 免  
 安陵侯于軍 戶千 五百 亡 後 桓侯賜 史 不 言 道侯陸強 戶千  
 戶 則 誅 容城携侯徐盧 戶七百 纒光 誅 詛 易侯僕 誅  
 戶 亡 後 范陽靖侯范代 戶六百 德 復家 政 免 孫 賜 翁

侯邯鄲免 亞谷侯盧宅之戶一千種漏賀死 塞侯直不  
 疑相如堅免耐金 右孝景十八人王子八人外戚二人各見本  
 篇隆慮一人隨父凡二十九人 翁侯趙信戶六百八十  
 特轅侯樂六千五百 亡後 親陽侯月氏戶六百八十 若陽侯  
 猛戶反誅三十 平陵侯蘇建坐敗免 岸頭侯張次公戶二千  
 免 涉安侯於單亡後 昌武侯趙安稽克口亡 襄城侯  
 桀龍戶四百病已誅 安樂侯李蔡戶二千 合騎侯公孫  
 放戶五百餘戶 軹侯李朔免 從平侯公孫戎奴戶一千  
 罪 隨成侯趙不虞免 博望侯張馮免 眾利侯  
 郝賢戶罪免 療悼侯王援皆戶五百六十 從票侯趙破奴  
 二千戶 宜冠侯高不識戶罪免 輝渠忠侯僕朋雷電  
 耐金免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隼  
 下摩侯譚毒尼戶七百 伊即軒冠支 涇陰定侯昆邪戶萬  
 蘇後 輝渠慎侯應北亡 河綦康侯烏黎戶六百 餘利鞮亡  
 常樂侯稠雕戶五百五 廣漢後 邳離侯路博德戶六百  
 義陽侯衛山戶罪免 杜侯復陸支戶三百 偃耆宣平福免  
 眾利侯伊即軒百戶 當時輔宗後 湘成侯傲屠洛戶八百  
 耐金 散侯董舍吾戶千一 安漢賢死 臧馬康侯離延年  
 戶七百七十 賸侯次公戶耐金免 術陽侯建德戶罪誅  
 龍侯穆廣德戶耐金免 成安侯韓延年戶三百 昆侯渠  
 復榮乃始後 騏侯駒幾戶五百二 督崇詩 梁期侯任破胡  
 當千罪 賸侯畢取戶五百一 奉義誅 將梁侯揚僕免  
 安道侯揭陽定戶六百 當時乘 隨桃頃侯趙光戶三千 昌樂子

有罪不 湘成侯監居翁戶八百三 益昌 海常嚴侯蘇弘  
 得代 外石侯吳陽戶千首誅 卜郎侯左將黃同戶七百 奉漢  
 後 緜嬰侯劉福免 荀兒嚴侯轅終古亡 開陵侯建  
 誅 成二千祿誅 臨蔡侯孫都戶襄死 東城侯居股謀反  
 誅 無錫侯多軍戶卯死 涉都侯喜戶亡後 平州侯  
 王映戶四百八 荻且侯韓陶戶五百四 渣清侯祭戶  
 駢茲侯稽谷戶九百 浩侯王恢免 軹譚侯杆者戶七百六  
 勝不得 綏侯張路罪 涇陽康侯最亡 海西侯李廣利  
 八千戶敗 新時侯趙弟免 承父侯續相如戶罪誅 開  
 陵侯成婉順褒級封參王莽 秬侯商丘成戶罪誅 開  
 重合侯莽通戶四十八百七 德侯景建戶罪誅 題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七 隼  
 侯張富昌戶八百五 邗侯李壽戶罪誅 轅陽侯江喜戶千  
 百二 仁免 當塗康侯魏不害戶二千二 聖揚向堅居王莽  
 十戶 蘇昌戶二千 夷吾免 丞父侯孫王戶罪免 右孝  
 武七十五人外戚恩澤九人見本篇南命龍額宜春陰安發  
 千五人隨父凡八十九人王子不在其中 秬敬侯金日磾  
 二千三百 賞後當千戶王 建平敬侯杜延年戶二千三百 緩  
 業輔憲 宜城戴侯壽倉戶七百 安尊武級舊王莽 弋陽節  
 侯任宮 承相徵事手捕反者上 千秋輝岑固 商利侯王山  
 壽以丞相少史侯九 成安嚴侯郭忠戶七百二 遷賞長萌每  
 王莽 平陵侯范明友戶二千九百二 義陽侯傅介子戶七百  
 敗絕 右孝昭八人恩澤外戚六人別見桑樂一人隨父凡十

五人 長羅壯侯常惠二千八百 成郡翁後 爰戚敬侯趙  
 長平三千五百 訥牧 博成侯張章三千九百 建罪 高昌壯  
 侯董忠百戶 楊武 平通侯楊輝二千五百 成郡敬  
 侯金安上七百七 常後欽封楊王 合陽侯梁喜千五  
 放明王莽 安遠繆侯鄭吉七百九 光後永 紹封王 歸德  
 靖侯先賢揮二千二百 富昌諷讓霸罪 信成侯王定千六  
 坐削一 廣漢後楊 義陽侯厲滄敦 反削爵為關內侯 右  
 百五 孝宣十一人 恩澤外戚別見二十一人 樂平冠陽鄒周子南  
 君四人 隨父凡三十六人 義成侯甘延壽 二千 建遷相  
 駟望忠侯洽廣千八百 何齊 延鄉節侯李譚千成 王莽  
 新山侯稱忠 童鄉釐侯鍾祖千匡 王莽 樓虛侯嘗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蓋  
 順戶右孝元六人 安平平恩扶陽三人 隨父陽平樂安二人  
 在恩澤外戚凡十一人 孝成五人 恩澤外戚十人 別見武陽  
 博陽贊騏龍額開陵樂陵博望樂成安平平阿成都紅陽曲  
 陽高平十五人 隨父凡三十六人 外戚恩澤侯 臨泗侯  
 呂公 周呂令武侯澤台嘉 建成康侯釋之則 罪右  
 高祖三人 扶抑侯呂平 襄城侯義 壺關侯武  
 軹侯朝 昌平侯大 贅其侯呂勝 勝侯呂更始 反  
 呂成侯呂忿 祝茲侯呂瑩 建陵侯張釋  
 寺人 右高后十人 五人 隨父凡十五人 軹侯薄昭戎  
 奴梁 鄔侯駟鈞 周陽侯趙兼 右孝文三人 章武  
 景侯竇廣國 一定常生 南皮侯竇彭祖 良桑林 耐金

魏其侯竇嬰 蓋靖侯王信克受 耐金 右孝景四人  
 武安侯田蚡 周陽懿侯田勝祖 長平烈侯衛青  
 仇宜春侯 不疑 耐金 登 耐金 免 後 玄 復家 賞 內侯  
 平津獻侯公孫弘 十三百七 度 免 冠軍景桓侯霍去病 遺 亡  
 山 樂平侯三千 雲 冠陽千八百 周子南君姬嘉 周後三 置當 罪  
 戶後反 誅 武 更 爲 樂通侯樂大 腰斬 罪  
 延年封安世黨常 侯 武 衛公 樂通侯樂大 腰斬 罪  
 丘恬侯石慶德 富民定侯車千秋 八百 戶 順 罪 右孝  
 武九人 三人 隨父凡十二人 博陸宣成侯霍光 萬七 千 戶 禹  
 謀反 陽 紹封王 安陽侯上官桀 二千三百 安 千五百 宜  
 腰斬 陽 葬時 絕 春敬侯王訥 六百 誼咸章強 安平敬侯楊敞 五千五百 忠  
 譚 富平敬侯張安世 萬三千六百 延壽敞臨放紙 建武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美  
 侯 陽都侯張彭祖 六百 陽平節侯蔡義 七百 右孝昭六  
 人 一人 桑樂侯隨父凡七人 營平壯侯趙充國 千二百七  
 弘欽岑 免 平丘侯王遷 二千二百五十 昌水侯田廣明 千二  
 七百 戶 陽城侯田延年 二千四百五 爰氏肅侯便樂成  
 自殺 二千三百 輔臨子鳳 葬 絕 扶陽節侯章玄成 七百十 寬  
 二十 王 葬 平恩戴侯許廣漢 五千六百 嘉 弟 況旦敬 王  
 育湛 敗 絕 高平憲侯魏相 八百十 弘 關內 樂昌共侯王武 六千  
 商安 平昌節侯王無故 六百 接臨獲 建武中 陽城繆侯  
 劉德 六百 安民慶忌 嫻 樂陵安侯史高 二千三 術  
 崇 後 岑 王 葬 武陽頃侯史丹 千三 邯 獲 卬成共侯王奉  
 先 二千七百 做勳 免 堅固 王 葬 安平夷侯王舜 千四 章淵

買葬敗 將陵哀侯史曾二千二百 博望頃侯許舜千五百  
 傲葬敗 並後報 王葬 樂成敬侯許延壽千五百 湯常恭以弟  
 疾葬敗 博陽定侯丙吉千三百 顯奪爵 昌封 並勝葬敗  
 建成定侯黃霸千二百 賞輔 西平安侯于定國六百六 永  
 恬葬敗 右孝宣二十一人 陽都侯隨父凡二十二人 陽平  
 頃侯王禁八百 鳳襄岑莫 安成共侯王崇萬 奉世持弓葬  
 絕 平阿侯王譚千一百 仁為葬 述建武 成都景成侯王商  
 三千 況罪 邑葬敗 紅陽荒侯王立千一百 柱葬敗 曲陽煬  
 侯王根萬二千 涉葬時 高平侯王逢時二千 置葬敗  
 新都侯王莽千五百 後位 誅 褒新侯王安二千 賞都侯王  
 臨二千 自殺 樂安侯匡衡六百四十 右孝元二人 安平侯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考

隨父凡三人 安昌節侯張禹四百 宏 高陽侯薛宣千九  
 免 安陽敬侯王音千六百 舜葬 攝葬 成陽節侯  
 趙臨二千 訢罪 欽罪 高陵共侯程方進千五百 宣弟 義舉 兵  
 定陵定侯淳于長千 坐 殷紹嘉侯孔何齊千六百七  
 爵公 益 宜鄉侯馮參千 死 汜鄉侯何武二千 況 博山  
 九百 簡烈侯孔光萬 放葬 右孝成十人 安成平阿成都紅陽曲  
 陽高平新都武陽侯八人 隨父凡十八人 陽安侯丁明千五  
 戶 孔鄉侯傅晏千 平周侯丁滿百三十九 高樂節  
 侯師丹二千三 業葬 高武貞侯傅喜二千三 勁葬  
 楊鄉侯朱博千 罪死 新甫侯王嘉千六十八 崇葬 汝昌  
 侯傅商五千 昌正 免 陽新侯鄭業千 非正 免 高安侯董賢

二千 戶 方陽侯孫寵千 宜陵侯息夫躬千 下 長  
 自殺 平頃侯彭宜千七百四 聖業葬 右孝哀十三人 新城新都平  
 陽營陵德五人 隨父凡一十八人 扶德侯馬宮二千 扶  
 平侯王崇二千 廣陽侯甄豐五千三百六十五 承陽  
 侯甄邯二千四百 葬為 承新 公 褒魯節侯公子寬二千 相如更 姓  
 氏後 更 褒成侯孔均二千 防鄉侯平晏千 葬為 新公  
 為姬 氏 紅休侯劉歆葬 墓為 公 寧鄉侯孔求大 司馬 定鄉侯  
 孫遷 常鄉侯王暉千 望鄉侯閻遷 南鄉侯陳崇 邑  
 鄉侯李翁 亭鄉侯郝黨 章鄉侯謝殷 蒙鄉侯逸普葬  
 位為 大 盧鄉侯陳鳳 成武侯孫建葬 墓為 新公 明統侯  
 侯輔 破胡侯陳馮千 四 討狄侯杜勳千 右孝平二十二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考

人 叩成博陸宣平紅舞楊秣樂陵都成新甫爰氏合陽義陽  
 章鄉信成隨桃褒新賞都十七人 隨父繼世凡三十九人  
 論曰封建廢於秦而復興於漢自高帝以來叛者數起  
 莫不謂封建有以致之予以為高帝子房之明智豈不  
 如始皇李斯願其勢有不得不然耳蓋陳涉項梁之起  
 首號為張楚而同時齊魏韓趙諸國亦各自立其主分  
 王天下彼惟有懲於亡秦之孤立是以益其敵而樹之  
 黨然而天下之爭自此始矣當是時陳餘構怨常山破  
 走田榮反覆三齊為墟彭越且中分梁地而有之雖以  
 項羽之暴莫之能禁也高帝起巴蜀定三秦出兵以擊  
 東諸侯盡取項羽之所封置而更易之及天下既定乃

復效項羽之所爲何哉勢有所不得已也韓信黥布彭越三人者皆天下之人傑而又坐擁土地甲兵與楚則楚勝與漢則漢勝故高帝不惜捐重地以予之以其爲天下存亡之所係也其餘羣臣諸將踴起細微日夜暴衣露蓋從帝于矢石之中其意無他亦欲覲尺寸之壤耳故雍齒未封之先人人有自危之見賴張良一言而始定然則高帝于時大封功臣豈盡出其本心哉勢有所不得已也至其眾建同姓又自有故韓信禽而封楚王交黥布戮而封吳王溷山東之國莫如齊強悼惠王富於春秋席有七十餘城一旦關中有變則齊得舉兵以爲援焉如意之王趙避呂后之禍也文帝之王代備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七

匈奴之寇也高帝之計慮可不謂深且遠與然而吳楚七國之難則已基于高帝定封之始何者分之以過多之地假之以山海之饒招致亡命誘納豪傑恣其富貴驕溢而不早建賢師傅爲之輔導以禮義則適以速其叛亡而已矣度高帝之心不過以天下一家廣樹枝葉本根自固而豈知子孫悖逆不道反以重吾宗廟社稷之憂哉晁錯求六國罪過請削其地亦猶賈誼少力之說然諸侯連兵西向錯遂不保其身蓋不量其勢之不可而爲之者也及武帝任主父偃之策庶孽畢封天下獲安偃非能賢于錯也彼所謂因其勢而順導之耳是故不審時勢之難易而妄欲變祖宗之成法必底于亂

而後止後之人主苟欲權以濟一時之宜則如武帝之事亦可也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七

三

大典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湖西閭鎮珩輯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後漢王侯

定陶王祉春陵康侯敞之子更始立紹封春陵侯入關封定

陶王建武二年改封城陽王薨諡恭王子平蔡陽侯真禹嘉

燕王慶敞同產弟更始入關封燕王後為亂兵所殺子順

武成侯遵奔亡嗣元氏王欽光武族父更始入關封王建

武二年改泗水王子終淄川王柱印侯鳳 漢中王嘉敞弟

初奉興德侯入長安封王後封順陽侯子參嗣循章 宛王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賜蒼梧太守利之孫更始封宛王建武二年封慎侯改安成

侯子閔嗣商昌 汝陰王信賜兄更始入長安封王光武即

位封汝陰侯後坐楚王英事國除 王匡更始封此陽王為

鄧禹所破 王鳳更始封宣城王 朱鮪更始封膠東王光

武即位鮪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 王常更始時為廷尉大

將軍封鄧王光武封山桑侯薨諡節侯子廣嗣徙封石城坐

楚王事國除 申屠建更始立自長安奉迎遷都封平氏王

赤眉入關建謀共劫更始東歸謀泄見殺 陳牧更始封陰

平王赤眉入關牧與申屠建等謀劫更始東奔事覺收殺

張卬更始即位為衛尉大將軍封淮陽王赤眉入關卬守河

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謀劫更始勒兵掠東西市戰于宮

中更始大敗及更始降赤眉卬與謝祿謀益更始殺之 廖

湛聖公入長安封穰王赤眉入關謀劫更始計泄勒兵掠東

西市更始戰敗後降赤眉將兵攻順陽侯嘉兵敗死 胡殷

更始封隨王赤眉入關更始兵敗殷等謀劫更始謀泄勒兵

掠東西市後降赤眉 李通新市兵起通勸光武起兵更始

立為輔漢侯封西平王建武二年封固始侯卒諡恭侯子音

嗣定黃壽 李軼通從弟更始封舞陰王後與朱鮪守洛陽

為鮪所殺 成丹更始封襄邑侯赤眉入關丹與王匡等屯

新豐拒之後為更始所殺 尹尊更始封鄆王光武時據地

最强帝使賈復擊降之

宗姓王王子齊武王縝光武長兄為更始大司徒更始忌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而殺之建武二年立續長子章為太原王徙齊王薨諡哀王

殤王石坐罪肥無忌石子復嘉承建安中魯王興齊武王

次子建武二年封嗣光武兄仲復徙王北海薨諡靖王子敬

王睦哀王基威坐罪項王普恭王翼康王後下博侯張孺

王石弟封它人 臨邑侯復北海靖王子封駒駘 趙孝王

良光武叔父封廣陽王徙趙降為公子節王相項王商靖王

宏惠王乾懷王豫獻王赦珪魏受禪降城陽恭王祉泗水

王欽安城孝侯賜順陽懷侯嘉成武孝侯順並見高鄉侯堅

城陽恭王子建武十三年封柱侯 中山王茂欽從父弟

光武封中山王降穰侯 宜春侯匡茂弟建武二年封浮護

壤坐罪白牛侯嵩安成孝侯賜之子建武三十年封坐楚

事國除 甘里侯閔弋陽侯國成武孝侯順叔父弘之子建武二年封 黃季侯順陽侯嘉之子 襄邑侯劉求更始長子更始降赤眉見殺明年求兄弟與母詣洛陽帝封求襄邑侯徙封成陽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姚毅執侯歆壽光侯鯉俱更始子與求同時封 建武十三年詔以長沙王興為臨湘侯真定王得為真定侯河間王邳為樂成侯中山王茂為單父侯宗室及絕國封侯者一百三十七人降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右光武時封宗室王侯 東海恭王強故為皇太子以母廢改封兼食魯合二十九縣都魯傳靖王政項王肅孝王臻懿王祗子美魏受禪為崇德侯 永元十六年封項王肅弟二十一人為列侯永建二年封孝王臻二弟歆儉為鄉侯初平四年封懿王祗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三

沛獻王輔初封右馮翊公徙中山王并食常山郡徙沛王傳釐王定節王政孝王廣幽王榮孝王琮恭王曜子契魏受禪廢為侯 中元二年封獻王輔子寶為沛侯永平元年封寶弟嘉為僮侯元和二年封釐王定節王正弟二人為侯 楚王英初封楚公進爵為王以臨淮之取慮須昌二縣益楚國坐交方士有逆謀廢徙丹陽自殺國除建初元年封英子楚侯种五弟皆列侯种後徙封六侯子度拘 濟南安王康初封濟南公晉為王以祝阿安德朝陽平昌隰陰重丘六縣益濟南國傳簡王錯孝王香無子錯子阜陽侯顯嗣為釐王子悼王廣無子國除 中元二年封安王康子德為東武城侯永元十一年封簡王錯弟七人為列侯永初二年封孝王香弟四人為列侯香又上書分爵土封叔父篤子九西平昌侯 東平憲王蒼由東平公進為王顯宗即

位以東郡之壽張須昌山陽之南平陽棗湖陵五縣益東平國子懷王忠忠弟讓分封為任城王餘五人皆為列侯忠傳孝王敞項王端子凱魏受禪降為侯 永平二年封蒼子二人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以上能趨拜者令帶之永元十年封蒼孫梁為粉陽侯敞弟六人列侯永寧元年封蒼孫二人 任城孝王尚蒼子元和元年封食任城亢父樊三縣傳貞王安節王崇無子延熹元年立河間孝王子恭為參戶亭侯博為任城王無子熹平四年立河間貞王邈新昌侯子佗為任城王魏受禪廢為侯 永元十四年封尚子福 阜陵質王延由淮陽公進為王以汝南之長平西華新陽扶樂四縣益淮陽國坐罪徙阜陵王子殤王冲無嗣和帝初昌冲兄飭為頃王傳懷王恢節王代無子國絕桓帝立勃道子侯便親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四

嗣恢為恭王傳孝王統子救無子國絕 永元八年封飭弟十三年封恢兄弟 廣陵思王荆由山陽公進為王坐祝詛自五人鄉亭侯 殺子元壽廣陵侯壽弟三人鄉侯壽子商商子條 臨淮懷公衡建武十五年立無子國除 中山簡王焉由左馮翊公進爵王徙中山傳夷王憲孝王弘穆王暢節王稚稚無子國除 永元四年封憲弟十一人列侯永寧二年封 瑯邪王京除 弘二弟亭侯永和六年封暢弟荆南鄉侯 瑯邪王京由公進爵王永平二年以泰山之蓋南武陽華東萊之昌陽盧鄉東牟六縣益瑯邪傳夷王宇恭王壽貞王尊安王據順王咨子熙坐謀欲過江被誅 建初七年封宇弟十三人列侯光元年封尊弟四人鄉侯永初元年封壽弟八人列侯延和五年封據弟三人鄉侯 右光武子十王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無子國除 陳敬王羨初封廣平王徙西平又



徙陳王食淮陽郡傳思王鈞懷王竦無子永寧元年立敬王  
 子安壽亭侯崇為頃王傳孝王承愍王寵後為袁術所殺元  
十二年封封爵六弟列侯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耕亭侯  
 彭城靖王恭初號靈壽王有未  
國後封鉅鹿王徙江陵改南郡為國又徙六安以盧江郡為  
 國更徙彭城食楚郡傳考王道頃王定孝王和和孫祗魏受  
禪降為侯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竹邑侯元初五年封道  
弟三人鄉侯本初元年封定兄弟九人皆亭侯  
 樂成靖王黨初賜重熹王後封樂成王以清河之游觀津勃  
 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安平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傳  
 真王崇無子和帝立崇兄修侯巡為樂成釐王隱王賓嗣無  
 子立濟北惠王子萇為樂成王坐罪貶臨湖侯延光元年以  
 河間孝王子得嗣靖王後改國安平孝王子續坐不道誅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五

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  
 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傳貞王成愍王意  
 哀王宜無子國除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  
為列侯陽嘉元年封愍王弟八人鄉亭侯  
 梁節王暢由汝南王徙梁王以陳留之鄆監陵濟之薄單  
 父已氏成武六縣益梁國傳恭王堅懷王匡無子匡弟孝陽  
 亭侯成爲梁夷王傳敬王元子彌魏受禪降侯永元十六年  
封堅弟二人  
 淮陽頃王嗣由常山王徙淮陽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  
 淮陽國殤王側無子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靖王傳頃王儀  
 節王豹子嵩遭黃巾賊棄國走國除永建二年封儀兄二人  
亭侯永嘉元年封豹兄  
 濟陰國無子國除右孝明子八王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

封子寵改國樂安爲夷王子鴻生質帝梁太后改鴻封勃海  
 爲孝王無子立桓帝弟蠡吾侯悝爲王奉嗣王甫誣以逆自  
 殺國除 平春悼王全建初四年封薨葬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初爲皇太子後廢爲王子祐卽安帝上慶尊號  
 曰孝德皇子愍王虎威無子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爲清河恭  
 王子恭質帝崩李固議徵立不果遂立桓帝甘陵人劉文等  
 謀立恭事覺坐奪爵自殺國除立安平孝王子經爲甘陵威  
 王傳貞王定獻王忠無後國除 濟北惠王壽永元二年封  
 分太山郡爲國傳節王登哀王多無子立戴鄉侯安國爲濟  
 北釐王傳孝王次子鸞鸞子政無子國除 河間孝王開  
 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爲國傳惠王政貞王建安王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六

利利子陔魏受禪爲侯 蠡吾侯翼孝王開子元初六年以  
 翼爲平原懷王後懷王勝爲王聖江京等所譖貶都鄉侯父  
 開上書願分蠡吾縣封翼帝從之子志梁翼立爲桓帝追尊  
 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封帝兄都鄉侯楨爲平  
 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建安中國除 解瀆亭侯淑以孝王子  
 封子長長子宏寶武立爲靈帝追尊淑爲孝元皇長爲孝仁  
 皇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祀康子贊贊子開魏受  
 禪降侯 城陽懷王淑永元二年分濟陰爲國無子國除  
 廣宗殤王萬歲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爲國無子國除右孝章  
 子七王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延平元年封無子都太后  
 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爲平原哀王無子又立河間王開子都

鄉侯翼為平原王安帝廢之國除右孝和子一王

范蔚宗云諸王止於和帝蓋孝和以後殤冲質皆早世安  
順桓皆無子惟靈帝二子王子辯陳留協辯為董卓廢殺  
立協為獻帝獻帝六子其二為曹操所殺建安十七年封  
熙濟陰王懿山陽王邈濟北王敦東海是時雖有封爵之  
名而實無土地租食後九年魏受禪四王皆降列侯 建  
武十五年以太牢告祀宗廟使大司空融封皇太子輔等  
十人皆為公前見明帝永平三年封皇子建羨為王十五年  
封皇子恭等六人皆為王初帝按地圖將封皇子悉半諸  
國明德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乎帝曰我子豈  
與先帝子等乎歲給二千萬足矣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七

功臣侯太傅高密侯鄧禹建武元年封鄼侯食邑萬戶更封  
梁侯食四縣後以功高定封高密侯薨諡元侯分所封為三  
國長子震高密侯襲昌安侯珍夷安侯少子鴻永平中為小  
侯震子乾成襲昌襲子藩 全椒侯馬成初封平舒侯後定  
封全椒侯子衛嗣香徙封棘陵侯 豐玄邑醜桓帝時有昌年以成  
陽亭侯 廣平侯吳漢初賜號建策侯帝即位封舞陽侯  
建武二年封廣平侯食四縣薨諡忠侯子哀侯成為奴所殺  
乃分漢封為三國成子旦濯陽侯旦弟盱築陽侯成弟國新  
蔡侯漢兄尉從征戰死封子彤安陽侯漢弟翁襲親侯吳氏  
侯者五國且無子國除盱子勝 韋成侯王梁初封武強侯  
後增邑定封阜成侯子禹嗣石堅坐父弟與楚王英謀反誅 膠東侯賈

復初封冠軍侯建武二年益封魏郡陽二縣後定封膠東侯

食郁秩壯武下邳即墨挺湖觀陽六縣卒諡剛侯子忠嗣敏  
坐誅告更立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即墨侯各一縣育  
母國誅宗建 祝阿侯陳俊初封新處侯後增邑定封祝阿  
子長參子建 侯子浮專諸篤 好時候耿弇初封食好時美陽二縣後增  
邑卒諡愍侯子忠嗣馮良協 弇弟况歸先武封隃廩侯  
子霸文金喜顯援初况封牟平侯子舒襲封寶坐罪自 參  
遠侯杜茂初封樂鄉侯苦陘侯後增邑封修侯罪免官削戶  
邑定封參遠鄉侯子元坐罪奉茂孫復封 雍奴侯寇恂初  
號承義侯建武二年封雍奴侯邑萬戶卒諡威子損嗣釐襲  
恂同產弟及兄子姝以軍封列侯者八人終其身不傳後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八

昆陽侯傅俊建武二年封卒諡威侯子昌罪貶關 鐵昌復封  
侯 舞陽侯岑彭初降大司徒伯升封歸德侯建武二年封  
舞陽侯討公孫述為刺客所殺子遵嗣伉祀熙福世祖思彭  
功封遵弟淮穀陽侯 合肥侯堅鐔初封濉強侯定封合肥  
侯子鴻嗣浮雅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初破王郎封應  
侯進封夏陽侯子彰嗣普有罪安帝時 世祖思異功以彰  
弟訢為祈鄉侯 淮陽侯王霸從討王郎封王鄉侯進封富  
波侯後增邑戶改向侯定封淮陽侯子符嗣度歆 鬲侯朱  
祈初曰偏將軍封安陽侯進封堵陽侯後增邑封鬲侯食七  
千三百戶子商嗣演冲 陵阿侯任光以郡迎世祖封武成  
侯進封阿陵侯子隗嗣屯勝世 穎陽侯蔡遵建武二年封

卒諡成侯無子國除 中水侯李忠更始時與任光同奉世

祖封武固侯建武二年更封中水侯食邑三千戶子威嗣純

廣 東光侯景丹更始時號奉義侯帝即位封櫟陽侯子尚

嗣苞臨無子遠弟封 槐里侯萬修初以偏將軍封造義

侯建武二年更封槐里侯子普嗣無子豐修曾孫復封熾恭

安平侯蓋延建武二年封後增封定食萬戶子扶嗣側謀

除恢延曾孫復遂 靈壽侯邳彤從帝拔邯鄲封武義侯改

封靈壽侯子湯嗣某無子音平亭侯 柴 安成侯姚期建

武元年封食邑五千戶卒諡忠侯子丹嗣舒羽蔡帝復封丹

弟統為建平侯 昌成侯劉植建武二年封討密縣賊戰死

子向嗣述坐與楚王英喜植弟與植同謀植兄亦同謀 皆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九

傳國于後 東光侯耿純初率族從帝封耿鄉侯帝即位封

高陽侯定封東光侯卒諡成侯子阜嗣坐罪肝後封高騰忠

緒植純從弟宿純從弟訢純弟為赤眉將山桑侯王常事

前 朗陵侯臧宮初封成安侯與岑彭吳漢共滅公孫述增

邑更封鄧侯定封朗陵侯卒諡愍侯子信嗣震松坐罪由弟

固始侯李通事見揚虛侯馬武初封山都侯定封揚

虛侯子檀坐兄與楚王震武孫紹封側 安豐侯竇融建武

中討平隗囂詔以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

卒諡戴侯移罪嘉萬全會宗武 亢父侯劉隆建武二年封

後增邑封竟陵侯罪免復封扶樂鄉侯卒諡靖子安 宣德

侯卓茂建武初拜太傅褒德侯邑二千戶子崇從琴訢訢隆

無子建武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

食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諸將功大誠欲傳無窮其顯效

未副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

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

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謂功臣

地多而滅亡者乃遺詔者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

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陰

貴人之兄陰鄉侯陰識有軍功當增封力辭而止帝令諸

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守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

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新安鄉侯帝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十

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

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至十三年大饗將士頒爵

冊勳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史臣論曰議者多

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使英姿茂勳委而勿用原夫深圖

遠算將有以焉爾自秦漢世資戰力翼扶王運皆武人屈

起亦有鬻綰屠狗輕滑之徒或崇連城之賞或任阿衡之

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伴則亂起蕭周猶且縲絏信越終見

菹戮不其然乎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縉紳

道塞賢能蔽壅故光武鑒前車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

高助景賈鴻業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

崇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

崇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

百餘若夫數功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  
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永平中顯宗追感  
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  
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

西華侯鄧晨初封房子侯改封西華侯卒謚惠侯子棠固國  
福無子除光武復封晨長子汎吳房侯 征羌侯來歙光武祖  
姑子公孫述造刺客害之贈中郎將征羌侯帝以歙有功改  
汝南當鄉縣為征羌國謚節侯子哀歷定虎帝嘉歙忠封歙  
弟由為宜西侯 新息侯馬援以隴西太守擊羌破交趾拜  
伏波將軍封新息侯後為梁松所譖收侯印綬肅宗時謚忠  
成伏波輔佐中興功不減雲台諸將獨以椒房之戚不得預  
成焉然鄧晨光武姊婿來歙光武祖姑之子其功雖劣于寇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十一

鄧馮耿而賢于臧宮馬武孫彤鏡期之流遠矣蓋三公者俱  
非泛泛外戚如思澤侯之比故敘其事于雲台功臣侯者之  
次 慶吾劉永將建武三年斬永首來降封列侯 韓湛吳漢  
校尉擊斬董憲封列侯 安丘侯張步斬劉永將蘇茂來降  
封侯坐謀反誅 漁浦侯意帛李憲軍士憲敗來降封 建  
忠侯彭寵以漁陽郡歸光武受封後謀反寵蒼頭子蜜斬其  
首來降封不義侯 鏐羌侯隗恂子遣入侍拜胡騎校尉  
甘侯囂叛誅 同義侯王遵隗囂將囂叛諫不從與家屬東  
詣京師封上洛侯 陽都侯伏湛建武三年封後徙不其侯  
邑三千六百戶子欽光晨無忌質完為曹操所殺賜鄉哀侯  
侯霸建武時薨追封為則鄉侯食二千又六百戶子昱建昌  
扶陽侯韓歆以司徒封坐直言免自殺 柁邑侯宋宏建

武二年封後徙宜平侯無子國除 節鄉正侯趙熹建武時  
封子代直淑無子國除 陽武侯朱浮建武二年封食三縣  
後徙父城又徙新息坐罪死 成義侯梁統武威太守與竇  
融等同歸漢封改封高山子松誹誘下獄死國除 富平侯  
張純安世元孫少襲爵土建武初來歸復國薨謚節侯子奮  
吉甫無子國除 陽平侯桓焉榮孫順帝時以前廷議守正  
封子順典 陵陽侯丁鴻征伐有功封定陵新安鄉侯後徙  
今封食邑五千戶徙魯陽鄉侯子湛浮夏 平鄉侯謝安順  
帝末斬盜首徐鳳封邑三千戶 右鄉侯山陽桓帝時破平  
薛盜封 烏程東鄉侯杭徐長沙太守平盜封 鄆侯鄧邯  
中興初封子鳳 安鄉侯張禹安帝以定策功封食邑千二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十二

百戶子盛 龍鄉侯徐昉與禹同功封千一百戶子衡 育  
陽安樂鄉侯胡廣定策立桓帝封梁冀誅奪爵 安國亭侯  
袁京安子定策立桓帝封子逢基 定穎侯郭鎮躬子與孫  
程等誅江京闡景立順帝封邑二千戶子賀 福亭侯尹勤  
定策立安帝封無子國除 定遠侯班超使西域為都護有  
功封邑千戶子雄始誅 臨晉侯楊賜震孫靈帝時封千五  
百戶子彪建安中 務亭侯楊眾震曾孫獻帝時從帝東遷  
封 宜陽鄉侯尹勳誅梁冀功與霍譚張敬歐陽參李偉虞  
放周永並封亭侯 高陽鄉侯蔡邕獻帝時從遷長安封後  
為王允所殺 祁鄉侯黃瓊桓帝時不阿梁氏封邑千戶孫  
琬獻帝初封陽泉鄉侯 壽成亭侯皇甫規平賊討羌功封

臣二百戶 新豐縣侯段熲討羌胡功封邑萬戶王甫誅下獄死 進鄉侯劉寬黃巾逆謀封六百戶子松 高陽鄉侯陳蕃靈帝時輔政封與竇武謀誅宦官為曹節等所殺 溫侯王允獻帝初從遷功封二千戶後為李傕所殺 槐里侯皇甫嵩平賊張角封食槐里美陽八千戶 西鄉侯朱雋平賊張角封更封錢塘 繁鄉侯董卓中平元年討羌封邑千戶將兵入誅宦官立獻帝更封郿侯王允等討誅之 容丘侯劉虞討平反者張純等封進封襄賁侯公孫瓚襲殺之 薊侯公孫瓚討黃巾功封後為袁紹所殺 滎陽侯陶謙破黃巾封為曹操敗死 邳鄉侯袁紹以渤海太守封侯獻帝都許封鄴侯後為曹操敗死 武城侯劉表以荊州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三

收封卒後曹操取其地 溫侯呂布初封都亭侯與王允討董卓封溫侯後為曹操所殺 被陽侯歐陽歆世祖時以河南尹封改封夜侯坐賊下獄死子復無子國除 褒成侯孔志孔子後襲封子損曜完 外戚侯 壽張恭侯樊宏世祖舅封長羅侯更封壽張子儵徙燕侯汜時建盼尚 射陽侯丹宏弟建武中封 玄鄉侯尋宏兄子更父侯忠宏族兄均與宏同時封 平望侯茂宏少子建武二十七年封 陽安節侯郭況郭后弟建武十七年封子璜寶憲誅坐死 新鄆侯竟后從兄從征伐封子嵩勤無子國除 發干侯匡竟弟子助駿無子國除 南蠻侯陳茂郭后叔父梁之壻以恩澤封 原鹿貞侯陰識光烈皇后前母兄建武元年封陰鄉侯

改封原鹿子躬璜弟璜 吳房侯綱識姪孫和帝陰后之父後坐罪自殺 嗣陰侯慶識弟興之子永平元年封子琴萬全桂 潁強侯博慶弟同時封 順陽安侯馬廖明德皇后兄建初四年封子遵徙程鄉無子國除鄧太后封廖孫度 潁陽侯 潁陽侯防廖弟同時封六千戶坐罪徙封程鄉子鉅 許侯光防弟同時封六千戶寶憲誅坐罪自殺子勳紹封合鄉 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奏宜依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淫雨之應又田蚡賣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謹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西

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安可上負先帝下虧先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固不許帝省詔悲歎重請曰漢舅氏封侯猶皇子為王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加恩三舅乎且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令不諱使臣長抱刻骨之恨太后報曰昔寶太后欲封王皇后之兄丞相條侯言高祖約無軍功非劉氏不侯今馬氏無功于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邪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祭祀下求溫飽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食則蒙御府餘資斯豈不足而必得一縣乎陰陽調和邊境清淨然後行子之志四年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皆為列侯廖等辭遜不得已受封 武陽侯寶憲章德皇

后兄和帝初封食邑二萬戶坐罪自殺鄧侯篤汝陽侯景夏  
陽侯環皆憲弟同時封憲敗自殺 樂平侯梁棠和帝母梁  
貴人父竦之子和帝親政封子安乘氏侯雍單父侯翟棠皆  
同時封 上蔡侯鄧騰和熹皇后兄永初元年受封食邑萬  
戶后崩坐誣徒羅侯死 葉侯惺隨弟同時封子廣宗嗣封  
后崩中黃門譖殺之 西平侯弘西華侯閻皆隨弟同時封  
弘子廣德甫德廣德弟封都鄉侯 閻子忠均爲中黃門譖殺 北宜  
春侯閻暢安思皇后父元初三年封邑五千戶子顯封長社  
縣侯食邑萬三千五百戶罪誅 乘氏侯梁商順烈皇后父  
冀父雍封子冀大將軍益封萬三千戶後坐罪誅穎陽侯不  
疑冀弟子馬襄邑侯胤冀子子桃西平侯蒙冀弟冀敗並坐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五

誅 南頓侯鄧演桓帝弟鄧后兄后立封子康訛陽侯康昆陽  
侯統清陽侯秉皆演兄弟同時封 槐里侯竇武桓思皇后  
之父后立封五千戶靈帝立輔政改聞喜侯謀誅宦官見害  
修侯董重靈帝母董皇后兄子帝即位封後以罪自殺  
不其鄉侯宋鄧靈帝宋皇后父后立封后廢坐死 慎侯何  
進靈思皇后兄后立封後誅宦官不克爲張讓等所殺進弟  
濟陽侯苗同死 宦者侯 鄭鄉侯鄭眾誅竇憲封邑千五  
百戶和熹后益三百戶養子閔安 龍亭侯蔡倫久宿衛封  
邑三百戶後坐罪死國除 雍鄉侯李潤安帝時譖害鄧惺  
等封三百戶 都鄉侯江京與潤同封 浮陽侯孫程與江  
京等譖廢太子帝崩程等誅京迎太子立爲順帝封萬戶養

子壽華容侯王康鄉侯王國與孫程同功各封九千戶湖南  
侯黃龍五千戶西平侯彭愷中廬侯孟淑復陽侯李建各四  
千二百戶廣宗侯王成祝阿侯張賢臨沮侯史汎廣平侯馬  
國范縣侯王道褒信侯李元山山侯楊佗下隳侯陳子析縣  
侯趙封枝江侯李剛俱與孫程同封各二千戶東阿侯苗光  
千戶是爲十九侯孫程卒謚剛侯王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  
魏猛皆早卒黃龍楊佗孟淑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  
九人坐罪減租四分之一唯馬國陳子苗光保全封邑 東  
鄉侯籍建都鄉侯良賀俱順帝爲太子時小黃門帝立封  
費亭侯曹騰定策立桓帝與州輔等七人皆封亭侯養子嵩  
新豐侯單超誅梁冀功封二萬戶 原武侯徐璜東武陽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六

侯具瑗與超同功封萬五千戶 上蔡侯左棺汝陽侯唐衡  
同誅梁冀封各萬二千戶棺後坐罪自殺時又封小黃門劉  
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 高鄉侯侯覽誅梁冀功封後坐罪  
自殺 育陽侯曹節定計立靈帝功封長安鄉侯後誣奏陳  
蕃竇武殺之改封育陽邑三千戶又誣奏殺渤海王惺增封  
七千六百戶 冠軍侯王甫與曹節誣殺陳蕃等封七千六  
百戶司隸校尉陽球奏誅之朱瑀共普張亮王騰皆以誣殺  
蕃竇功封瑀華容侯千五百戶普等五人各三百戶 都鄉  
侯呂強靈帝時例封鄉侯強辭讓後爲趙忠等誣請自殺  
都鄉侯趙忠誅梁冀功封後與張讓等殺何進袁紹勒兵誅  
之張讓與忠同封列侯後殺何進劫天子爲追兵所迫投河

死

論曰昔商周之興伊呂以佐命元功疇錫國邑其後傳  
祚保世與二代相終始及秦漢間商君白起韓彭黥布  
之徒皆建不世之勳受連城之賞然莅封未幾身首夷  
戮子孫無噍類若是者何哉蓋嘗考阿衡尙父之生各  
具聖賢命世之畧而適當桀紂無道生人塗炭得以展  
其堯舜君民之志故其得位而用兵也不過奉天明命  
除民苛慝未嘗有意于多殺也而為之子孫者謹承家  
法惟恐失墜故慶衍于奕世而福流于無窮若夫商白  
韓彭數人或階自庶孽或起于白屋素非有仁義之  
行管墨之智遭世多故奮其凶暴既已貴極富溢南面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七

稱孤矣方且負其功伐岸然與人主爭強其身之不恤  
于子孫何有焉顧自高帝言之元功不賞致使將士離  
心人人自危而不知無德而厚祿天命固所不佑適以  
速其亡而已矣光武鑒其失策矯而正之分地不過數  
縣授爵不過列侯是以寇鄧馮賈諸臣身享榮秩後嗣  
蒙休既免拔劍爭論之失亦無烏盡弓藏之患方諸前  
世不既優乎然而名雖謂之有國實則淪于間冗以虛  
爵糜故人以吏事責三公所謂夾輔王室作周股肱者  
吾未見其人焉若其宗支定封始自建武訖于延平襪  
襪勝衣多佩組綬苴茅分虎布滿海甸然當其盛時雖  
無吳楚七國之難亦有柴武開章之謀至如東平之博

識東海之守 蕭蕭賢主並世無儔外此諸王率多以

罪削免即無大侈辱亦僅稱備位而已自後冲主嗣位  
外戚擅朝阿母閹豎濫膺疆土梁竇覆族于前何董釀  
禍于後宗社岌岌如千鈞之係一髮其得不絕者幸耳  
昔周之建國同姓五十迄于東遷晉鄭是依漢有天下  
四百年大禍仍構同姓無勤王之師宗子失維城之固  
則封建之不足恃非其明效大驗乎而曹元首追論六  
代猶斤斤然嘆惜于周制之不復豈非狗遠而忘近與  
方新莽建國元年遣吏四出頒示符命漢諸侯王厥角  
稽顙奉上璽紱惟恐後時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及  
曹魏受禪盡廢劉氏子姓削秩貶號夷于凡庶而慨然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六

仗節舒憤為宗國申舉大義者曾不聞有一人焉豈其  
材資皆不肖哉膏粱醉飽溺其本心驕恣荒佚習與性  
成味師保之規戒忘稼穡之艱難雖欲作興而有為不  
可得矣嗟乎俗非三代臣非伊呂而欲議行封建難矣  
哉

魏諸侯王 任城威王彰漢封鄆陵侯文帝即位增邑至萬  
戶進爵公又封任城王子楷徙中牟封任城縣復改任城國  
食五縣坐罪削二千戶徙濟南增四千四百戶 陳思王植  
漢封平原侯徙臨菑邑至萬戶文帝即位罪貶安鄉侯晉鄆  
城王二千五百戶徙雍丘增戶再徙浚儀及東阿以陳四縣  
封陳王邑二千五百戶子志徙濟北 蕭懷王熊早卒追封

子哀王炳邑二千五百戶無子國除 豐愍王昂早卒追諡  
豐悼公以樊安公均子琬嗣襲爵豐王增邑至二千七百戶  
子廉 相彊王鏐早薨追封子潛假二千五百戶無子國除  
鄧哀王冲早卒以宛侯據子琮嗣罪削邑貶侯轉平陽公  
邑一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漢封范陽侯徙宛侯文帝進爵  
公改章陵王徙義陽彭城濟陰罪削爵尋復邑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漢封都鄉侯改魯陽文帝進爵授邳王徙單父縣  
轉燕王邑五千五百戶子奐繼帝位 沛穆王林漢封饒陽  
侯徙譙文帝進爵公改譙王封譙縣徙郵城再徙沛邑四千  
六百戶子緯 中山恭王衮漢平鄉侯徙東陽文帝進爵公  
改北海王徙濮陽及中山坐削邑尋復子孚邑二千四百戶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九

百戶 樂陵王茂漢萬歲亭侯改平與乘氏中丘聊城封王  
又改曲陽罪削邑後復徙樂陵邑五千戶 右太祖二十五  
男封國十七人 贊哀王協早卒追封子尋戶三千無子國  
除 北海悼王薨由陽平縣王改北海贊琅邪徙昌鄉饒安  
子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鑿黃初六年封無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初為河東王徙館陶東海子啓增邑六千二百  
戶子髦繼帝位 元城哀王禮由秦公改京兆王又改元城  
以任城王楷子梯嗣改梁王邑四千五百戶 邯鄲懷王邕  
由淮南公封王改陳及邯鄲以任城王楷子温嗣改魯陽四  
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賁廣平哀王儼並黃初三年封皆無  
子國除 右文帝八王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十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九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十

濟陽懷王玳漢西鄉侯早卒以沛王林子贊襲爵贊弟邑  
紹子恒邑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漢封鄆侯徙襄邑魏進  
爵改襄邑陳留子渙食四千七百戶 范陽憫王矩早卒樊  
安公均子敏嗣封臨晉侯改范陽王徙句陽邑三千四百戶  
子焜 趙王幹漢高亭侯徙賴亭弘農文帝封燕王改河間  
樂成鉅鹿封趙王邑五千戶 楚王彪漢壽春侯徙汝陽弋  
陽吳壽春白馬改楚王犯禁削縣尋復封二千戶令狐愚等  
謀立彪凌敗彪自殺子嘉為常山真定王 鄆戴公子整漢  
鄆侯無子彭城王據子範奉後子闡邑千八百戶 樊安公  
均漢封子抗徙屯留子湛封千九百戶 東靈王徹漢歷城  
侯文帝封廬江王徙壽張東平罪削邑尋復子翕封二千四

漢祖增秦所置郡至先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  
益不及焉其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時法制待藩國既峻寮屬  
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發  
老數不過  
二百人  
列侯魏制制封王侯  
制見爵命考 公孫康斬袁尚功封襄平侯子淵樂  
浪公景初元年反司馬懿討誅之 張燕本河北盜降漢封  
安國亭侯邑五百戶子方融 張繡漢末降太祖封宣威侯  
邑二千戶子泉謀反國除 張魯以漢中降封閬中侯邑萬  
戶五千及閬中諸侯子富 夏侯惇從征呂布封高安  
鄉侯邑二千五百戶諡忠侯子克襄邵 韓浩史渙俱掌禁  
兵封侯 夏侯淵以軍功封博昌亭侯後死漢中死諡愍侯  
子衡績褒 曹仁太祖從弟封陳侯邑三千五百戶諡忠侯



子秦轉甯陵侯弟楷皆列侯 仁弟純封高陵亭侯邑三百戶謚威侯子演亮 曹洪太祖從弟封野王侯邑二千一百戶卒謚恭侯子桓太祖又分洪戶封子震族父瑜亦封侯 曹休太祖族子封長平侯邑二千五百戶謚壯侯子肇興文帝分休戶封肇弟纂 曹真封東鄉侯邑二千九百戶謚元侯子爽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為司馬懿所誅明帝封真子五人義訓則彥愷皆列侯文帝分真百戶封其弟彬 夏侯尚封昌陵鄉侯卒謚悼侯子玄謀殺司馬師見殺 荀彧封萬歲亭侯邑二千戶卒謚敬侯子惲魁頽 荀攸與或同功封陵樹亭侯邑七百戶子適彪 賈詡說降張繡封都亭侯進壽鄉侯邑八百戶謚肅侯子穆模 田疇破虜封亭侯邑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三

五百戶不受 何夔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謚靖侯子曾 鍾繇封嵩高鄉侯邑千八百戶謚成侯子毓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邵孫豫駿皆列侯 華歆封安樂侯改博平侯邑千三百戶謚敬侯子表文帝時分歆邑封其弟緝 王朗封樂平鄉侯改封蘭陵邑千二百戶謚成侯子肅文帝分朗邑封其兄子詳 程昱破袁譚封安國亭侯改安鄉侯邑八百戶謚肅侯子武克良 郭嘉消陽亭侯邑千戶謚貞侯子率深獵 董昭千秋亭侯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謚定侯子肅 劉曄東亭侯邑三百戶謚景侯子寓 蔣濟齊王卽位封昌陵亭侯謚景侯子秀凱 劉放掌機密封西鄉侯邑千一百戶謚敬侯子正 孫資與放掌機密封陽亭侯邑千戶

謚貞侯子宏 劉靖廣陵亭侯邑三百戶謚景侯子熙 司馬朗昌武亭侯邑百戶子洪 梁習申門亭侯邑百戶子施 張既西鄉侯邑四百戶謚肅侯子緝謀誅司馬師見殺 賈逵陽里亭侯食四百戶謚肅侯子克 任峻都亭侯謚成侯子先 蘇則征羌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謚剛侯子怡淪 怡弟襲封 杜畿封豐樂亭侯邑百戶謚戴侯子恕 張遼封晉陽侯邑二千六百戶謚剛侯子虎統 樂進封廣昌亭侯邑千二百戶謚威侯子琳肇 于禁封益壽亭侯邑千二百戶謚厲侯子圭 張郃封鄭侯邑四千三百戶謚壯侯子 魏明帝分其邑封郃四子 徐晃封平楊侯邑三千一百戶 李典侯子蓋霸吳子孫二人並列侯 李典封都亭侯邑三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三

百戶謚愨侯子頑 李通封都亭侯邑四百戶謚剛侯子尋 臧霸初封都亭侯文帝時封良城侯邑三千五百戶謚威侯子艾權霸子三人皆列侯 文聘封新野侯邑千九百戶謚壯侯子休武 呂虔封益壽亭侯邑六百戶子翻桂 許褚封萬歲亭侯邑七百戶謚壯侯子儀綜 龐德封關門亭侯攻關羽不克死謚壯侯二子皆列侯 衛覲封陽吉亭侯邑三百戶謚敬侯子權 傅叡封武鄉亭侯邑千戶後為石勒所殺 荀勗荀勗賈克在魏時皆已封爵詳見晉列侯篇 杜襲武平亭侯五百五十戶謚定侯子會 趙儼封都鄉侯邑六百戶謚穆侯子亭 裴潛清陽侯邑二百戶謚貞侯子秀 韓暨封宜城亭侯邑二百戶謚恭侯子邦 崔林安

陽亭侯邑六百戶魏三公封列侯自林始 謚孝侯子述 高柔延壽亭

侯預誅曹爽封安國侯邑四千戶謚元侯孫暉 孫禮封大

利亭侯邑百戶謚景侯孫元 王觀以誅曹爽封觀陽鄉侯

邑二千五百戶謚肅侯子懼 辛毗廣平亭侯謚肅侯子傲

滿寵安昌亭侯晉昌邑侯邑九千六百戶謚景侯子偉

田豫討胡功封長樂亭侯邑五百戶子彭祖 郭淮進陽曲

侯邑二千七百戶分三百戶封一子亭侯謚貞侯子統 徐

逸討叛封都羌亭侯邑三百戶謚慎侯子武 胡質追封陽

陵亭侯邑百戶謚貞侯子威 王泉戰功封京陵侯邑四千

七百戶謚穆侯子渾 王暮高貴鄉公即位封長樂亭侯邑

五千七百戶謚景侯子徽 王凌戰功封南鄉侯邑千三百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五十戶以謀立楚王彪事覺自殺 母丘儉父興高陽鄉侯

儉襲爵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司馬師專政儉起兵敗

死 諸葛誕討吳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司馬昭秉政舉

兵降吳敗死 鄧艾方城鄉侯邑二萬戶封二子亭侯邑各

千戶鍾會諸殺之 鍾會繇小子高貴鄉公即位功封東武

亭侯邑三百戶平蜀進封縣侯邑萬戶封二子亭侯各千戶

謀反誅馬謖臨曰漢人稱萬戶侯蓋列侯大者多食萬戶魏

以元功則雖親王未有及萬戶者漢先武封功臣節寇輩皆

益既矣五世漢盛時天下至一十餘萬戶而魏氏不過六十

萬有奇尚不及漢十之一宜其分封之戶數不如漢制又兩

漢戶賦輕而魏晉以來戶賦重輕者不容不多重者不容不

步強魏晉而下戶口減耗十數一存諸將

晉諸侯王 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泰始元年封邑四萬戶

孫穆王隆無子國除 義陽城王望孚子初出繼伯父朗封

邑萬戶孫奇徙封棘陽 河間平王洪望子出繼叔父昌武

帝受禪封子昆涓休 隨穆王整望子封隨縣王子邁 竟

陵王楸望子初封東平王邑三千九十七戶懷帝改封竟陵

後為亂兵所害 太原成王輔字子始封渤海王邑五千三

百七十九戶後徙太原子弘徙封中丘錄 下邳獻王晃字

子封邑五千一百七十六戶子韓韶 太原烈王瓌字子封

邑五千四百九十六戶子顯徙封河間趙王倫既誅顯舉兵

誅長沙王義後為南陽王模所殺并其三子以彭城王植子

融嗣改樂成縣子欽 高陽元王珪字子封邑五千五百七

十戶子哀王緝訟 常山孝王衡字子封邑三千七百九十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戶子敦 沛順王景字子封邑二千四百戶子韜 彭城穆

王權宣帝弟封邑二千九百戶子元王植 康王釋雄紘玄

弘之邵之崇之緝之宋受禪 高密文獻王泰宣帝弟初封

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改高密邑萬戶子孝王畧恭王俊敬

王純之恢之宋受禪 東海孝獻王越泰次子封五千戶侯

進東海王食六縣長沙王義敗越與河間王顥輔政懷帝時

以憂薨冲元帝子嗣越率徙琅邪王後嗣 彥璋為温所殺國

除 南陽王模泰子初封平昌公進爵南陽王鎮關中敗降

劉聰見害子保 新蔡武哀王騰泰子初封東瀛公改新蔡

王鎮鄴為群盜李豐等所害子莊王確為石勒所殺弼邈晃

崇惠宋受禪國除 范陽康王綏宣帝弟子城黎 濟南惠

王遂宣帝弟子耽 譙剛王遂宣帝弟邑四千四百戶子定

王隨沒于石勒閔王承隨弟元帝時紹遜烈王無忌忠王尙之

為相立文思謀反死高陽王睦宣帝弟初封中山王邑五

千二百戶徙高陽孫毅沒于石勒文深去連宋受禪任城景王

陵宣帝弟初封北海王邑四千七百戶改任城子濟石勒

西河繆王斌陵子初封陳王邑千七百十戶改西河子隱齊

平原王幹宣帝子邑萬一千三百戶世子琅邪武王仙

宣帝子初封東莞郡邑萬六百戶徙琅邪恭王觀即元哀

以皇子奉恭祀早卒德文立為恭帝武陵莊

王潛仙子仙薨分國封之石勒子哀王喆元帝子璉遺

東安王繇仙子仙薨封後為成都王穎所殺無子淮陵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圭

王瓘仙子討趙王倫封子貞王融蘊安之燕王機

父清惠亭侯宣帝子早卒武帝封機六千六百六十三戶增

戶至二萬子幾 扶風武王駿宣帝子初封汝陰王邑萬戶

徙扶風子暢改順陽亂後不知所終 新野莊王欽駿子初

封歙縣公討趙王倫封邑二萬戶後為賊劭沒于梁孝王

形宣帝子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預廢賈后增一萬戶子禧

殺于翹璉和珍之齊獻王攸文帝子為景帝嗣封

齊王子同誅趙王倫惠帝反正河間王顥長沙王義舉兵殺

之子超柔之建之宋受禪東萊王蕤攸子繼遼東王定國

徙封東萊謀廢齊王同坐死定國文廣漢冲王贊攸子紹

廣漢王文帝寔以弟紹贊改北海 城陽哀王肇文帝子

早卒武帝追封景度憲祇遐 樂安平王鑒文帝子子籍冰

樂平王延祚文帝子無後 汝南文成王亮宣帝子初封

扶風邑萬戶後為楚王瑋所殺子矩同祐義遵之蓮扶

除 西陽王羨亮子惠帝時封坐降蘇峻賜死國除 南頓

王宗亮子討劉喬功封萬戶坐反死 汝陽王熙亮子討劉

喬功封後沒于石勒 趙王倫宣帝子初封琅邪郡徙趙以

兵廢賈后篡位齊王同討誅之 楚隱王瑋武帝第五子初

封始平王後徙楚賈后矯詔殺之範長沙厲王義太

康十五年封與齊王同等誅趙王倫復攻同殺之後為張方

所殺子碩沒于劉聰 成都王穎太康末封齊王同敗穎鎮

鄴遙執朝政以兵犯京師廢太子華後為烏丸羯末等所襲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圭

奔長安范陽王虓幽頴殺之沒于秦獻王東初封汝陽

王改秦邑八萬戶以吳王晏子嗣後入立為愍帝國絕 毗

陵悼王範早天追封以楚王瑋子義嗣 城陽懷王景繼叔

父城陽哀王兆早卒無子 東海冲王祗早卒 始平哀王

裕早天迪淮南允淮南忠壯王允初封濮陽後更封趙王

倫謀篡允攻之為倫所害祥 代哀王演子廓 新都王該

咸寧三年封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繼叔父兆子覃為皇

太子後廢為清河王被害箭汝陰哀王謨早卒無後 吳

敬王晏太康十年封洛京陷遇害 渤海瑒王恢早卒無後

右武帝子馬端臨曰魏疏忌骨肉武之子文之母弟不過食

故宣文子一縣且刻削遷徙無益日幾不能自存晉矯其失

王家人食御府別給之親親之意厚矣劉詒所言無成國

之制蓋以其徒享封土而不治吏民有同郡縣此乃漢景武  
以後之法制然惠帝既立諸王或鎮雄藩或專國政廢賈誼  
趙倫運之掌亦不可言無事任矣而自相屠毒遂以覆臨川  
國蓋晉之創業不以道而垂統非其人故天命不佑也  
獻王郁簡文子早卒追封宣康寶 會稽文孝王道子簡文  
少子繼琅邪王後更封會稽討桓玄不克見害子修之 右  
晉宗室王 張軌破鮮卑功封安樂鄉侯進西平郡公諡武  
公子寔諡昭公弟茂諡成公兄子駿群臣勸稱涼王諡文公  
子重華自稱涼州牧河西公假涼王諡昭公子曜靈為伯父  
長寧侯所弑諡哀公祚篡位改元和平旋為張瓘等所殺  
玄視耀靈庶弟稱晉正朔為天錫所弑諡冲公天錫駿少子  
兵敗降秦自軌至天錫九世七十六年 李暹呂光本郡推  
為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改元建初薨諡武昭王子士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末

業改元嘉興為沮渠蒙遜敗死國亡暹以晉隆安四年立至  
宋景平元年滅凡再世二十四年 右晉祚中微群雄割據盜  
藩臣禮故晉書述于列傳明其異替位  
之群胡也今敘于宗室王後為異姓王 晉五等侯 王祥  
魏末封亭侯後為睢陵侯晉武進爵為公諡元公子覆根  
鄒冲常道鄉公時封壽光侯武帝進為公諡成公子微簡  
何曾紹父襲爵武陽亭侯後封朗陵武帝進為公諡孝公子  
鄒 石苞魏封東光侯武帝封樂陵郡公諡武子統次子崇  
伐吳功封安陽鄉侯後為孫秀所殺 羊祜魏封鉅平子武  
帝進爵為侯改封南城諡成篇 以祐兄 法興 孝武時封坐桓  
帝進爵為侯改封南城諡成篇 杜預紹祖繼爵封樂亭侯平吳功進當陽縣侯諡成子錫  
義 陳騫封安國亭侯武帝進高平郡公諡武子與粹浩之

魏玄孫紹爵宋 裴秀魏封魯陽鄉侯武帝進鉅鹿郡公諡  
受謂國即除 趙倫運弟嗣為嵩顛子 楷秀從弟楊駿誅坐不阿  
元子濟顛 趙王倫所殺 衛瓘紹父魏爵封閔鄉侯平蜀誅  
附封臨海侯諡元子與 衛瓘紹父魏爵封閔鄉侯平蜀誅  
鍾鄩封苗陽侯武帝進封公為賈后所殺諡成瑛以孫紹爵  
崇 張華伐吳封廣武侯惠帝封壯武縣公為趙王倫所殺  
王沈文帝封安平侯武帝進為公諡元子浚 為石勒  
道素  
從孫紹 崇之 宋受禪 荀勗魏封亭侯武帝進臨淮公諡  
康徽 荀勗 荀勗文帝封安陽子武帝改濟北  
郡公諡成子駿 賈充襲父遠陽里亭侯進安陽鄉侯武  
封魯郡公諡武諡 韓壽子以外孫紹  
封魯郡公諡武諡 封為趙王倫所殺 模充從子平陽鄉侯  
成子遊 郭章冠軍縣侯諡烈 楊駿臨晉侯為賈后所殺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末

魏舒武帝封劇陽子諡康融 庶孫 晃 李熹武帝封祈侯  
諡成子贊 劉寔文帝封循陽子元康初進為侯諡元子躋  
高光延陵縣公 王渾襲父昶爵京陵侯平吳進公諡元  
子濟 王濬襄陽縣侯諡武子矩 唐彬伐吳功封上庸縣  
侯諡襄 山濤武帝封新沓伯諡康子該 王戎渾子封安  
豐縣侯諡元 以從弟 子嗣 鄭袤魏封安成鄉侯諡元子默  
李胤文帝時為廣陸伯泰始初進侯諡成子志 盧欽襲父  
毓爵亭侯武帝進大梁侯諡元子浮 石鑒武帝封棠陽子  
改昌安縣侯諡元子陋 溫羨封大陵縣公諡元 武陵景  
帝時封亭侯武帝封薛縣侯諡定子鋪 任愷封昌國縣侯  
諡元子罕 郭奕武帝封平陵男諡穆 侯史光泰始初封

臨海侯子玄施 何攀封西城侯子璋 傅玄魏封鶉觚男

武帝進爵子追封清泉侯子成敷 傅祗玄從父弟封靈川

縣公 閻續封平樂鄉侯 謝鯤封咸亭侯子向康肅靈祐

曹志陳王植之子少襲封武帝降鄆城縣公諡定 華譚

封都亭侯諡胡子茂 羅憲以蜀太守降卒追封西鄂侯諡

烈 滕修吳廣州牧從孫皓降封武當侯諡聲子並聲諡蘇

馬隆平涼州封奉高縣侯子咸 胡奮從宣帝征伐

封夏陽子諡壯 陶璜以吳交州降封宛陵侯 趙誘封平

阿縣侯後戰沒諡敬 周玘定江南封烏程侯諡忠烈子觀

周札兄弟封東遷縣侯為王敦所殺札兄子懋清流侯懋

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鄉侯 周訪尋陽縣侯諡壯子撫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堯

封建城 楚瓊越 孟觀殺虜駿封上谷郡公坐趙王倫黨誅

張輔封宜昌亭侯為帳下督富整所殺 索靖封安樂亭

侯諡壯子聿 索琳靖子終帝時封上洛郡公後與帝降劉

聰見殺 賈疋酒泉公後為祥胡所襲敗死 周浚平吳封

武威侯子顛為王敦所殺 閔琳 周馥浚從父弟永靈伯 荀歸

封東平郡侯進爵公為石勒所殺 劉喬安眾男 劉琨廣

武侯為段匹磾所殺諡怒子群 劉輿琨兄封定襄侯諡貞

子演 邵續祝阿子後沒于石虎 李矩東明亭侯 段匹

磾父務勿塵遼西公匹磾襲父爵為石虎敗沒馬端臨曰晉

侯承熙初楊駿輔政普進封爵以嬖嬖者以為優于泰始

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役其後趙王倫竊帝位在職者皆

封侯爵亦加以爵位金銀治 王導少襲祖寬爵即丘子渡

江輔政積封至始興公諡文獻子悅早混 叔恢恬導次

子爵協導子紹武 諡顯協 劉弘新城郡公諡元 陶侃初

封東鄉侯積功封長沙郡公諡桓子夏弘綽之延壽宋受禪

侯 温嶠建寧縣公及平蘇峻進始安郡公諡忠武子放之

式之以弟 郗鑿高平侯改南昌縣公諡文成子惜超僧施

曇鑿子賜 板鑿子 顧榮嘉興伯元帝追封為公諡

元子毗 紀瞻臨鄉侯諡穆子景早友 賀循封鄉侯

諡穆 薛兼元帝即位封安陽鄉侯 劉隗封都鄉侯後以

王敦反奔石勒 戴淵功封秣陵侯後為王敦所殺諡簡

應詹封觀陽縣侯諡烈子玄 甘卓功封于湖侯為王敦襲

殺諡敬 卞壺父粹成陽公為長沙王義所殺壺紹父爵蘇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辛

峻反壺力戰死諡貞忠子瞻同死諡子 卞敦壺從父弟

封安陵亭侯諡敬子滔 劉超元帝封原鄉亭侯後為蘇峻

所殺諡忠子納 孫惠封臨鄉縣公 庾亮封都亭侯進承

昌縣公諡文康子義準 庾翼亮弟廣饒男 庾冰亮弟吳

縣侯諡忠成 桓彝萬寧縣男蘇峻反為賊所害諡簡子雲

序 桓冲彝子豐城公諡宣子嗣胤 王承藍田縣侯子述

坦之愷 荀松封平樂伯諡敬子蕤籍 范汪都鄉侯諡穆

子康 王舒導從弟封彭澤縣侯諡穆子康陋之宋受禪

王允之舒子番禺縣侯諡忠子晞之肇之 王廙導從弟武

陵縣侯諡康子頤之 庾潭討張昌賜爵都亭侯進武昌縣

侯諡孝烈子伋嘯父 顧眾番禺縣伯諡靖子昌 張闓宜

陽伯子混 陸曄江陵伯謚穆子諱 陸玩曄弟興平伯謚  
康子始 何克都鄉侯謚文弟子放嗣松 褚爽哀從父兄  
長平縣伯謚穆子希 蔡謨濟陽男謚文穆 諸葛恢博陵  
亭侯又封建安伯謚敬子尅 孔愉餘亭侯謚貞子閏靜  
孔沈愉從子永安伯謚簡子話 陶回康樂伯謚威子汪  
謝安建昌縣公謚文靖改廬陵郡公子瑤諒 謝琰安子望  
蔡公後爲賊害謚忠肅子昆 謝峻琰子建昌縣侯子密  
謝玄安兄子東興縣侯進康樂縣公謚獻武子瑛靈運 謝  
石安弟南康郡公謚襄子注明慧婦 王遜襄中縣侯謚壯  
子澄 羊鑿豐城縣侯 劉胤豐城子後爲郭默所殺子赤  
松 桓宣竟陵縣男 桓伊宣族子承修縣侯謚烈子肅之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三

威 王虔安壽亭侯子士文 王愷虔弟山東縣侯 楊文  
宗務亭侯謚穆 羊玄之興晉侯 虞豫早卒追封平山縣  
侯子胤洪 褚裒封都亭鄉侯謚元穆子歆 何準晉興縣  
侯 王蘊建昌縣侯 王敦導從父兄漢安侯舉兵破石頭  
進武昌郡公病卒討殺之 桓溫彝子襲爵萬寧男平蜀封  
臨賀郡公改封南郡公子玄借位 祖約逃弟封五等侯謀  
反奔石勒爲所殺 蘇峻封邵陵公坐反誅  
論曰魏之待諸王也多設防制過生猜忌有租稅之奉  
而不任之以政事有城邑之守而不予之以甲兵是以  
中外單危本末俱弊曹爽以宗屬而爲大將軍一朝失  
政引頸待斃非獨其資性之庸闇也亦其力少而權分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八 三

又連五十餘城之眾卷甲西嚮當此之時關東疑非漢有矣然景帝遣一周亞夫靜坐而鎮之吳楚不能越梁地而西吳王走死丹徒諸國相繼敗滅夫八王之材畧未能賢於吳濩楚戊也其土地甲兵又非能踰於山東諸國也使晉有景帝為之君八王雖無道必不敢舉兵犯關即有逆謀遣一梟將禽之足矣何至中原版蕩宗社為墟乎夫以惠帝之庸昏賈后之淫慝即無八王未有不亡者也至其封建強弱之形特一時因變而為之制何與於興亡之數乎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八

三

大典通考卷一百四十九

湖西閻鎮珩輯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宋諸王 長沙景王道憐武帝永初二年卒子義欣謹 義融桂陽縣侯子觀冕 義宗新淦縣侯子懷珍承 義實興安侯 義恭營道縣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武帝弟晉世起 義討桓元封南郡公武帝追封臨川王義慶長沙景王子嗣畢綽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卒諡元子澄之 廬陵孝獻王義真 初封桂陽縣公晉廬陵王為徐羨之等廢紹文帝第五子嗣義真 彭城王義康元嘉時輔政後廢為庶人賜死 江夏文獻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王義恭為廢帝所殺 南郡王義宣元嘉元年封竟陵王改封南郡孝武時反兵敗死 衡陽文王義季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後改封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右武帝子五人 始興王浚與元凶邵同行弑逆伏誅 南平穆王鐸卒諡敬獻廢帝子嗣 宣曜以晉平王休伯子嗣 伯玉以衡陽恭王疑子嗣 竟陵王誕封廣陵王改竟陵孝武時反敗死 建平宣簡王宏子素景廢帝時舉兵見殺 廬陵王禕初封東海王改廬陵孝武時罪廢死 晉熙王昶初封義陽王廢帝即位舉兵反奔魏變明帝子嗣 武昌王渾孝武時廢死 建安王休仁明帝賜死皆元 晉平刺王休祐初封山陽王改晉平明帝殺之 海陵王休茂大明時謀反敗死 鄱陽哀王休業封一年卒

弘以山陽王 臨慶冲王休倚未拜即卒 新懷王夷父野

蚤卒加封 桂陽三休節初順陽王大明元年改封廢帝時

反誅 巴陵哀王休若明帝時賜死以上並孝建中封右

豫章王子尚初封西陽王改豫章廢帝殞賜自盡 晉安王

子勛大明四年封明帝定亂即位見殺 淝滋侯子房初封

尋陽王明帝即位舉兵應晉安王坐貶淝滋侯尋見殺 臨

海王子頊初封臨陽王改臨海坐應晉安王事敗死 始平

孝敬王子鸞初封襄陽王改封新安廢帝即位見殺明帝改

封始平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大明五年

封年十歲遇害 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東

平王子嗣並為明帝所殺 齊敬王子羽晉陵孝王子雲並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為廢帝所殺右孝武子 武陵

王贊明帝誅孝武諸子詔以贊奉孝武後封郡王昇明二年

卒國除 邵陵殤王年五歲封昇明二年卒無子國除 隨

陽王翽昇明二年封齊受禪降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齊受

禪降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齊受禪降荔浦縣公尋並為齊

殺右明帝

齊諸王 衡陽元王道度高祖長兄宋安定太守齊受禪加

封謚無子鈞高祖十一子紹 珉永陽王 子坦 始安貞王道

生高祖次兄宋奉朝請齊受禪追封謚子鸞即明帝追尊為

景皇鳳道生長子宋正員郎高帝謚靖世子明帝追封始安

靖王子遙光明帝崩輔政東昏鸞即帝 紹安陸 豫章文獻

王瑛高帝封武帝進封太尉子子廉元琳梁受禪降 臨川

映高帝封子子晉梁時 長沙威王晃高帝封武帝時

卒 武陵昭王曄高帝封隆昌元年卒 安成恭王暕高帝

封鄱陽王鏘明帝立見害 桂陽王鐸為明帝所殺 始興

簡王鑑初封廣興郡後改封 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

鑑晉熙王球江東王鉉以上並明帝所害右高帝子 竟陵

文宣王子良武帝崩受詔輔太孫子昭胃東昏時誅 魚復

侯子亨初封巴東郡荊州刺史坐誅死貶為侯 安陸王子

懋隆昌初封江州刺史明帝輔政誅翦高武諸王子懋謀起

兵見害 隨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

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以上並武帝子年幼遇害

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並文惠太子之子已上諸王子

並為明帝所殺

梁諸王 長沙宣武王懿武帝兄齊中書令為東昏所殺武

帝追封謚子業孝儼齊藻業弟西 猷藻弟臨 韶猷子 紹猷子 封

長沙 駿韶弟南 明 暕猷弟貞 武帝以明督師北伐兵敗沒于魏

齊文宣時遣使送明南還王僧辯納之稱尊號陳霸先襲殺

僧辯立敬帝廢明齊人徵之薨 永陽昭王敦武帝兄齊隨

郡內史武帝追封謚子伯游 衡陽宣王暢武帝弟齊太常

江陵縣侯武帝追封謚子獻 桂陽簡王融齊太子洗馬與

害武帝追封謚象長沙王 臨川靜惠王宏齊王府功曹武



帝受禪封子正義正德正義百壘縣侯後奔魏復還封臨賀

郡王侯景反奉正德僭位景廣而殺之正則德弟樂山正立

則弟建安成王秀齊太子舍人武帝封子機操 南平

元襄王偉齊王廣參軍武帝封子恪恭恪弟衡祗恭弟定諮

偉孫武修修弟宜泰泰弟豐始興忠武王憺齊外兵參軍

武帝封子亮曠曠弟封廣暉暉弟安以上皆武帝弟 豫章

王綜武帝子天監三年封後沒魏 南康簡王績天監七年

封子會理會理弟景通理通理弟義理義理弟安樂 盧陵威王績天監

八年封子應 邵陵攜王綸天監十三年封侯景反以綸為

大都督討景不克奔郢州後奔汝南魏兵攻殺之子堅汝南

正階侯並為 確侯景所殺 武陵王紀天監十三年封益州刺史侯景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四

陷臺城紀遣兵入援止于白帝未幾僭位於蜀為元帝所殺

豫章安王歡昭明太子長子子棟侯景廢簡文帝立棟王

僧辯討誅景棟為朱買臣所害 河東王譽昭明太子中子

大通三年封為湘江刺史侯景反入援臺城陷還鎮元帝遣

王僧辯襲殺之 岳陽王譽昭明太子中子大通三年封為

雍州刺史侯景克臺城晉稱藩於魏元帝立魏入寇取江陵

害元帝立晉為梁王授以荊州江陵取其雍州襄陽晉即位

稱藩於魏子歸謚明帝子琮朝于隋隋取其地賜爵莒公

尋陽王大心為江州刺史侯景反遣師入援無功景將任

約得其州大心為侯景所殺 臨川王大款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太臨侯景反遇害 南郡王大連東陽州刺史侯

景反入援無功為景所害 安陸王大春侯景反遇害 桂

陽王大威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魏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侯景反發憤感疾卒 興新王大莊西陽王大

鈞武寧王大威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摯以上

皆簡文子並為侯景所害

陳諸王 衡陽獻王昌武帝平侯景拜長城國世子後留荆

州為西魏所得帝即位遣人請之文帝立使人迎昌濟江於

中流殞之伯信文帝弟南康愍王曇郎武帝母弟忠壯休

先之子質齊見害武帝追封謚子方泰坐罪削爵土入方慶

臨汝始興王伯茂文帝子紹封始興王嗣伯父昭烈王道

談後臨川王廢伯茂坐降溫麻侯 鄱陽王伯山天嘉元年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五

封 新安王伯固天嘉六年封與始陵王謀反誅 晉安王

伯恭陳亡後入長安為成州刺史 盧陵王伯仁江夏王伯

義武陵王伯禮並天嘉六年封後皆入隋 永陽王伯智太

建中封陳亡入隋為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太建中封入

隋為番禾令以上文帝子 始興王叔陵太建元年封後謀

反伏誅 豫章王叔英太建元年封入隋為涪陵太守 長

沙王叔堅太建元年封入隋為遂陵郡守 建安王叔卿太

建四年封入隋為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太建五年封入

隋為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太建五年封入隋為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太建七年封隋師渡江先送款授開府宜州

刺史 淮南王叔彪太建八年封 始興王叔重叔陵為逆

誅立叔重嗣昭烈王後入隋爲太府少卿 尋陽王叔儼後  
主時立入隋卒 岳陽王叔慎太建十四年立隋師渡江爲  
湘州刺史拒戰死之 義陽王叔達太建十四年立入隋爲  
絳郡通守唐禮部尚書 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並太建  
十四年封虞入隋爲胡蘇令 臨賀王叔敖至德初封入隋  
爲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至德初封入隋爲涇城令 西  
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並至德初封叔澄入隋  
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至德初封入隋爲給事郎 岳山  
王叔韶新興王叔純並至德初封叔純入隋爲河北令 巴  
東王叔謨至德四年封入隋爲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至德  
四年封入隋爲鵜觚令 新會王叔坦至德四年封入隋爲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涉縣令 新寧王叔隆至德四年封入隋卒於長安 新昌  
王叔榮禎明時封入隋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禎明時立  
入隋爲壽光令以上皆宣帝子 始安王深至德初封後立爲太子  
入隋爲抱罕太守唐初爲秘書丞 吳興王匡初立爲皇太  
子後廢爲吳興王入隋卒於長安 南平王疑至德初立  
永嘉王彥至德初立入隋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至德初立  
入隋爲涿令 信義王祗至德初立入隋爲通議郎 邵陵  
王競禎明初立入隋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至德初立入  
隋爲昌隆令 東陽王怡禎明二年立入隋爲通議郎 吳  
郡王藩錢塘王恬並禎明二年封藩入隋爲任城令右後主子十一人

論曰宋齊承魏晉之後雖封建之名無改於舊而諸王  
遭遇多故不克保令終者多矣至齊明帝誅翦高武子  
孫略無遺類當世身被其害者至有世世不願生帝王  
家之語其意良可悲矣梁武諸子材質弱弱臺城之難  
天崩地坼而宗室任藩翰之寄者舉莫敢援戈而一鬪  
重以元帝猜忍骨肉相殘身死江陵國亦殞焉考三代  
之初皆用不義得國躬行弑逆之惡悍然無所顧忌傳  
不數世遂嬰屠戮之慘天道神明無施不報固其理之  
自然不爽者也陳武值侯景之亂仗義討賊元帝既斃  
於強隣宗社無主乘間竊位其事較前代爲稍正是以  
國祚雖云短促而枝庶鮮參商之隙宗族無參夷之禍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入隋以後冠帶累世不絕豈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而食  
報亦有隆殺者乎

宋列侯 武帝受禪之初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  
盧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始興公爲縣盧陵公爲柴桑縣  
公始安公爲荔浦縣公長沙公爲醴陵侯康樂公降縣侯以  
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 劉穆之平桓玄功封西  
華縣子卒贈南昌縣侯武帝追封南康郡公謚文宣子慮之  
臣形坐罪彪弟紹齊受禪 式之穆之中子封德陽縣侯諡  
恭 徐羨之以佐命功封南昌縣公文帝改封南平郡公尋  
坐罪誅 湛之羨之兄孫封枝江縣侯元凶邵斌逆見害諡  
忠烈子聿之同時 孝嗣聿之子襲封 傅亮佐命功封建城縣

公文帝進封始興郡公尋坐罪誅 檀道濟佐命功封永修  
 縣公文帝進封武陵郡公後坐罪死 檀韶道濟兄預桓玄  
 功封巨縣侯更封宜陽 檀祗道濟兄預舉義封西昌縣  
 侯謚威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王鎮惡拒盧循功封博陸縣  
 子進封漢壽縣子平姚泓取長安為沈田子所殺武帝追封  
 龍陽縣侯謚壯傳國至曾孫敷齊受禪國除 朱齡石平蜀  
 封豐城侯鎮關中敗於青泥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超石齡石弟封興平縣侯後殺於夏 朱修之封南昌縣侯  
 卒謚貞 王玄謨討臧質封曲江縣侯卒謚壯子湮早潰子  
 玄載玄謨從兄宋末送誠於齊高祖封鄂縣子卒謚烈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八

帝從母兄討桓玄功封東興縣侯蔚祖以弟道存 懷敬懷  
 肅弟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武帝以佐命功進爵侯卒  
 謚肅子德願 榮祖懷敬弟子破魏軍封都鄉侯 亮榮祖  
 從孫封順陽縣侯 道隆榮祖從子廢帝封永昌縣侯 劉  
 粹從征廣固封西安縣侯武帝改封建安縣侯子曠之 孫  
 處討桓玄功封新番縣侯卒追封侯官侯 蒯恩討桓玄功  
 封都鄉侯後以戰功增封入關沒於夏傳國至孫除 向靖  
 討桓玄封山陽縣侯進封曲江縣侯子植貞 劉鍾封永興  
 縣男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巨進望蔡縣男傳國至曾  
 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陽豐縣男無子國除 龍符懷玉  
 弟從征廣固功封臨沅縣男 胡藩陽山縣男卒謚壯侯子

陸世 劉康祖父處之弟新康縣男康祖嗣封後北伐敗死  
 謚壯 道產康祖從弟父簡之晉安縣侯道產嗣爵子延孫  
 趙倫之閬中縣侯改封霄城縣侯卒謚元子伯符勗齊受  
 除 蕭思話父源之陽縣侯思話勗爵卒謚穆子惠開齊受  
 除 臧熹高陵亭侯 熹熹弟始興縣侯子質坐反  
 晦武昌縣公文帝誅徐羨之等晦反敗死 述晦從弟吉縣  
 五等侯 王弘華容縣侯加封縣公文帝封建安郡公卒謚  
 文昭子錫僧亮齊受禪 曇首弘弟預誅徐羨之等沒後追封  
 豫寧縣侯子僧綽儉齊武受禪封南 梁受禪 規 王誕弘  
 從祖兄作唐縣侯 瑩誕族孫梁武帝封建城縣公 亮瑩  
 從父弟梁武封豫寧縣公 華誕從祖弟元嘉初追封新建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九

縣侯卒謚宣子定侯長終齊受禪 智誕族建陵縣侯子或  
 績 王淮之晉都亭侯王懿盜縣侯子正循 到彥之晉假  
 山縣子武帝進爵侯文帝討謝晦進封昌縣公卒謚忠子仲  
 度為沆 坦護之孝武時封益陽縣侯 崇祖護之弟子齊  
 高祖封望蔡侯 榮祖崇祖從兄齊高祖封將樂縣子 閻  
 榮祖從父封樂鄉縣 張與世明帝初封作唐縣侯 袁湛  
 晉陵縣男卒謚敬 豹湛弟追封南昌縣子子淑顛 榮淑  
 從子孝武時興平縣子討齊高祖不克死 褚裕之武帝封  
 番禺縣男子恬之 淵裕之從孫明帝封零都伯齊高祖初  
 封南康郡公子纂薺 張永明帝時封孝昌縣侯瓌永子齊  
 高祖封義城縣侯改封平都 稷懷弟梁武封江安縣子

張邵武帝封臨沮伯子敷式 仲邵孫定襄侯 暢邵兄子  
夷道縣侯 鄭鮮之武帝封龍陽縣五等子 顏峻孝武起  
兵佐命功封建城縣侯後為帝所殺 顏師伯峻族兄平都  
縣子後為廢帝所殺 庾登之晉江縣五等男 顧琛永興  
縣五等侯 沈演之伐蜀封宜新縣男 江夷預討桓玄功  
封南郡江陵縣五等男 沈慶之封南昌縣公後為廢帝所  
殺 殷謚襄子景亮齊受禪 文季慶之次子山陽縣五等伯  
攸之慶之從父兄子洛平縣五等侯後封東興縣侯齊高  
祖輔政攸之興兵入討兵敗死 宗懋洮陽侯卒謚肅子元  
寶 柳元景曲江縣公後為廢帝所殺子承宗 世隆元景  
弟子齊高祖使禦沈攸之封貞陽縣侯卒謚忠武子愔昭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陳顯達宋彭澤縣子後進封彭澤侯明帝封鄱陽郡公  
東昏時舉兵反敗死 張敬兒佐高祖起兵封襄縣侯後進  
爵為公武帝時坐罪誅 崔慧景高祖封樂安縣子後舉兵  
反敗死 李安人高祖封安樂侯卒謚肅 戴僧靜高祖封  
建昌縣侯卒謚壯 桓康高祖封吳平縣侯 焦度討沈攸  
之功封東昌縣子 曹武預平石頭功封羅江縣男改封益  
利縣卒謚壯 昌安國宋封鍾武縣男高祖進封湘鄉侯卒  
謚肅 周山圖討沈攸之功封晉興縣男 周盤龍宋封晉  
安子高祖改封純陽侯 王廣之宋寧都縣子高帝進爵為  
侯卒謚壯子珍國梁武封宜陽縣侯子僧度 荀伯玉高帝  
封南豐縣子後為武帝所殺 蘇侃高帝封新建縣侯卒謚  
六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男 昌義之封永豐侯卒諡烈子寶景 張弘策武帝母文獻后從弟封洮陽侯後為賊所害諡閔子緬 續緬弟尚主封利亭侯 庾斌武帝封廣牧縣子後進爵為伯子子與鄭紹叔武帝封營道縣侯後改封東興卒諡忠子貞 呂僧珍武帝封建昌縣侯卒諡隱子旋實 范雲武帝封廣城縣侯卒諡文子孝才 章叔武帝封梁都子後進爵為侯卒諡嚴子放榮 裴邃武帝封夷陵縣子卒諡壯子政 之高寤兄子封都城縣侯 之平之高弟費縣侯子思陳時封東興縣侯 之橫之高弟豫寧侯卒諡忠壯子鳳賢 江淹武帝封臨沮縣伯後改豐陵侯卒諡憲子荔 陳伯之齊時封魚復縣伯梁武進封豐城縣公後叛入魏已復來降 陳慶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三

之送魏元顥入北封永興侯卒諡武子昭 蕭欽天監中封懷安縣男後改曲江縣公 王神念本魏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卒諡壯僧辯誅侯景功封永寧縣公 羊侃本魏將來降封高昌縣侯子球 鵬侃第三子手殺侯景封昌國縣侯 羊鴉仁由魏歸梁封廣晉侯 杜崩元帝時討侯景封枝江縣侯後進封公卒諡武 岸崩兄元帝封江陵縣侯後為岳陽王警所殺 幼安崩弟元帝封華容縣侯後為侯景所殺 合龍崩兄子元帝封中盧縣侯後為陳霸先所殺 王琳建寧縣侯陳武帝即位琳降齊後為齊所攻兵敗見殺 何遠梁武封廣興男 周石珍太清三年以恩倖封南豐縣侯坐侯景黨誅 杜僧明討侯景功封

臨江縣侯卒諡威子晉 周文晉討侯景功封南移縣侯後進為公為熊曇副所殺諡忠愍子寶安碧 侯瑱討侯景功封樂康縣公進零陵郡公卒諡壯肅子淨藏 侯安都討侯景功封富春縣子改封西江縣公文帝進封清遠郡公後坐罪死子璽 歐陽顛始興縣侯文帝改封山陽郡公子紇反敗誅 黃法範封巴山縣子進爵郡公卒諡威子玩 淳于量廣晉縣男進封始安郡公 章昭達欣樂縣侯進封邵陵郡公子太寶 吳明徹宣帝時累封至南平郡公後拒周師敗沒于長安子慧覺 胡穎漢陽縣侯卒諡壯子商 徐度廣德縣侯進封湘東郡公諡忠肅子敬成敗 杜稜文帝封永城縣侯卒諡成子安世 周鐵武純陽縣子進封侯子瑜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三

程靈鈺遂安縣伯進封侯卒諡忠壯子文季譽 沈恪東興侯卒諡光子法興 陸子隆益陽縣子進爵侯卒諡威子之武子才子隆弟康縣子 錢道戢永安縣侯卒諡肅子選 略文臨安縣侯子義 孫瑒當陽侯卒諡桓子訓 徐世譜討侯景功封魚復縣侯卒諡桓 周敷拒侯景功封西豐縣侯後為周迪所害子智安 荀朗興寧縣侯卒諡壯子法尚 周昉西陵縣伯進武昌郡公卒諡壯 魯悉達以晉熙等五州歸封彭澤縣侯卒諡孝子覽 廣達悉達弟中宿縣侯後隨軍渡江戰死 蕭摩訶累封至綏建郡公隋軍渡江戰敗被擒後與漢王諒作逆誅 任忠安腹縣侯隋師渡江降隋 樊毅夷道縣伯進爵侯 趙知禮從討侯景封始平

縣子進爵伯卒諡恭子元恭 蔡景歷文帝封新豐縣子進爵侯卒諡忠敬子微 華皎文帝封懷仁縣伯進封侯後降為梁侯 毛喜宣帝封東昌縣侯子處冲 沈君理以尚主及后父封望蔡縣侯卒諡貞憲 沈炯討侯景功封原鄉侯卒諡恭 蕭濟預平侯景功封陽縣侯 司馬申文招縣伯後魏宗室王公 上谷公紇羅神元帝曾孫道武時以功封子題進爵王悉隆簡 建德侯嬰文 眞定侯陸並神元後 武陵侯因章帝後道武時封後改封 長樂王壽章帝後文成時封後坐罪誅 望都公頽昭帝後道武封 尚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 宜都王晨並桓帝後事道武文成以功封後並坐罪死國除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並道武族弟 高涼王孤平文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帝第四子昭成分國半部封孤道武時追封王卒諡神武子斤構道 眞樂以孤孫 禮那紇大曹孝文時降 洪威為高歡所殺陵武禮弟太 瓌鸞大器度孤孫道武初 乙斤平葛子華 樂城侯興都烈帝後文成時賜爵提丕興都次子告反封東陽公孝文時封王後以非道武子孫例降為公坐罪免爵俱 子封新安及 河間公齊玄帝玄孫太武時封卒諡敬子蘭陵弟紹 志 扶風公處眞烈帝後罪誅 文安公泥魏疏族道武賜爵子屈坐事 磨渾公長少 秦王翰昭成子道武追贈諡明子儀封王後賜死纂良弟紹 禎瑞 烈儀弟封陰平王諡喜子求 觚烈弟使慕容垂見害追封秦王子夔 常山王遵昭成孫道武時封後賜死子素可悉陵陪斤玄懋遵後

孝武時封北平王 順弟 封濮陽王偉順子南安郡王毗亦遵之後孝武時封魏郡王 陳雷王虔昭成孫以戰功封後沒于陣諡桓子悅崇以弟 建降魯 毗陵王順昭成孫以功封後坐罪免 遼西公意烈昭成孫軍功封坐罪賜死子拔于受洛太武時 清河王紹道武子天興時封後行弒逆伏誅 平陽王熙天興時封子佗顯世遵 河南王曜天興時封子提平原和鑒顯 河間王修天賜時封錫兒以罪國除 長樂王處文天賜時封無子國除 廣平王連天賜時封渾飛 京兆王黎天賜時封子吐根紹右 樂平王丕明元帝子泰常七年封子拔罪賜死國除 安定王彌泰常時封無子國除 樂安王範泰常時封子良 永昌王建泰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常時封子仁罪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時封坐罪死 新興王俊泰常時封坐罪死右皆明 晉王伏羅太武子眞君三年無子國除封 東平王翰眞君時封子道符坐反誅 臨淮王譚眞君時封子提昌或孝友齊受命國除 廣陽王建眞君時封子石遣興嘉深淇法輪 南安王餘眞君時封太武暴崩宗愛矯詔立餘復為愛所殺右太 平陽王新成景穆帝子太安三年封子順宗胤罪免國除 衍頤弟廣陵侯暢從孝武入關封博陵王融暢弟魏 欽衍弟鉅平縣公子孝義陽 贊 京兆王子推太安時封子太興子昂棕仲景退冲 濟陰王新成和平時封子儁暉業 樂良王萬壽和平時封子樂平長命忠 汝陰王天賜和平時封罪廢死

廣平王洛侯和平時封子匡獻祖育勒 任城王雲和平

時封子澄彝 順彝兄東阿縣公順弟紀華山郡王 畧熙

弟義陽王怡英弟魯郡王 城陽王長壽皇興時封子鸞徽

延 章武王太洛皇興時封子彬融景愨 樂陵王胡兒和

平 封子永金景畧 安定王休皇興時封子鑾超琰右皆景穆

子 安樂王長樂文成皇帝子皇興四年封子銓鑾斌之

廣川王畧延興時封子諧靈道 齊郡王簡太和時封子祐

河間王若子琛 安豐王猛太和時封子延明長孺右文

咸陽王禧獻文帝子太和九年封坐反賜死子坦 趙郡

王幹太和時封子謚謀 廣陵王羽太和時封子恭即簡閔

帝 欣恭兄孝壯初封沛郡王 高陽王雍太和時封為爾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六

朱榮所殺子斌 彭城王勰太和時封為高肇等譜死子劼

韶 北海王詳太和時封為高肇譜死子顯奔梁梁送之北

還終敗死右文獻子 京兆王愉孝文帝子太和二十一年封坐

反死 清河王懌太和時封後為元乂所殺 廣平王懷

汝南王悅爾朱之亂奔梁梁立為魏主北還遇害右孝文

後魏列侯 衛操桓穆二帝時封定襄侯 莫題道武初賜

爵東宛侯坐罪死 雲題弟安定公 劉庫仁南部大人為

慕容文等所殺 眷庫仁弟 羅長眷子南部大人道武時

賜爵永安公子殊暉紹求引介頭仁 尉古真道武時賜爵

東州侯子德萬 眷古真弟子封漁陽王子多侯 穆崇道

武封宜都公子遂留乙真秦板觀崇子紹爵贈宜都王壽平

國伏干羅亮羅弟趙恭王 紹長嵩 奚斤道武封山陽侯進

宜城王子他觀緒 叔孫建登國初封安平公進丹陽王子

俊蒲 安同封高陽公卒贈高陽王子原坐反 頡同子封西

平公進封王 庾業延濩陽公 羅結屈地侯子斤敢一伊

利 婁代連廣陵公進封王子真 閻大肥封榮陽公 奚

收封任城公坐罪誅 和跋封定陵公坐事誅 莫題封高

邑公坐事誅 奚眷封南陽公坐事誅 燕鳳太武時封平

舒侯子才 許謙高陽公子洛陽 崔宏定策封壽光侯子

浩坐修史族誅 張袞從平中山封臨渭侯子度白澤 鄧

彥海參定朝儀封下博子坐事誅子頴進爵侯怡侍 長孫

嵩軍功封鉅鹿公太武進北平王子敦道降為 悅 儉嵩五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七

世孫周封索盧侯進爵國公 道生嵩從子汝隆公進封上

黨王子旃觀冀歸彥兕熾晟熾 紹遠冀歸子孝武封文安

縣子子覽洪 澄冀歸子西華縣侯子榮 長孫肥琅邪公

子翰封平陽王成降為 陵翰弟吳郡王 于栗磾明元時

封新安侯後進封公子洛拔烈祚忠祚弟明帝時勤弟以

太原公暉勤後 西魏封新郡公周閔帝進封燕國公子寔

顛世虔仲文世虔弟延 冀寔弟向主封安平 子璽義冀弟廣

宣道 崔頤道武封清河侯 凌頤裔孝武時封武城縣公

王憲道武時封北海公子崇祖念昕顛 封懿道武時封

章安子子玄之回隆之纂 古弼太武時拜靈壽侯坐反誅

張黎明元時封廣平公坐罪誅 劉潔太武時封會稽公

坐反誅夷 丘堆太武時封臨淮公坐事誅 娥清明元時積封至東平公子延 伊馥太武時積封至河南公子蘭益生 乙瓊太武時向主封西平公進封王子乾歸海瓊 周幾明元時封交阯侯子步 豆代田太武時積封至長廣公贈王爵子周求 車伊洛世為東境部洛封前部王子嗣 王洛兒明元初封新息王卒贈建平王子長城 車路頭明元初封宣城侯卒贈宣城王子眷 盧魯元封襄城公卒贈王子統彌娥 陳建太武時封趙郡公後進魏郡王子念生 來大千太武時封盧陵公子丘頹 宿石太武時向主封泰山公贈太原王子倪 萬安國獻文時向主封安城王罪賜死子翼 周觀太武封金城公 尉撥獻文時累封至安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文

城侯 陸真太武時積封至河南公子延 呂落拔太武時封武城侯子文祖 薛彪子道武時封河東公子瓊允 尉元獻文時累封太昌侯進淮陽王子詡 慕容白曜晁之玄孫文成時封南鄉公進濟南王坐罪誅 和其奴文成初封平昌公贈王子受 苟頹太武時爵至河南公進河南王子愷 宇文福封襄樂縣男 許彥太武時封武昌縣公子熙 安仁元康宗之熙弟封潁川公坐罪誅 刁靡明元時爵東安伯子遵楷冲 韋閻太武時爵高平男子範子榮 韋道福閻從叔本仕宋來附封高密侯 珍閻族弟封霸城子進 爵侯子續彧 杜銓太武時新豐侯 屈遵道武時封下蔡 子子須爵信都侯恆破平涼封濟北公子道拔 張蒲太武

封壽張子子昭進修武侯 谷渾太武時封濮陽公子闕洪 穎士恢 公孫表明元初爵固安子坐罪死子軌燕郡公獻 良昌平子 張濟父千秋事慕容永來奔封成紀侯濟紹封 子多羅 李先明元時封壽春侯子國 賈秀太武時封陽 都子子雋叔休 寶瑾衛國侯坐事誅 李崇事馮跋以城 降太武封固安侯子訢扶風公坐事誅 韓延之仕晉奔秦 入魏封陽夏子子濟 毛修之仕晉沒統萬夏亡入魏太武 時封南郡公子法仁贈南郡王 朱修之宋臣守滑臺被禽 明元嘉其固守封邵陽侯子幼玉 唐和仕涼再仕蠕蠕文 成時來歸封酒泉公後封王子欽 侯景宣 冠讚仕符秦來 歸封軹縣侯進河南公子元寶 鄺範燕臣以城降魏太武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文

爵永寧子子道元 韓秀仕燕歸魏封遂昌子子務 堯暄 祖父仕燕來歸封平陽伯子洪傑師 陸侯太武封建鄴公 進東平王子敏改建安王秀景祚 騰侯裔清河縣伯子玄 麗侯子立文成時封平原王子定國所之彰功義敬麗次 子鉅鹿郡公希道士懋 源賀禿髮俸檀之子奔魏太武時 賜姓封西平公策立文成進西平王子延麟懷子邕彪 劉 尼世為方面大人太武時封昌國子迎立文成封東安公子 社生 薛提封太原公為宗愛所殺弟浮 司馬休之晉嗣 譙王奔秦入魏贈始平公子文思爵鬱林公進譙王 司馬 楚之晉宣帝弟太常煊八世孫以四郡來降封琅琊王子金 龍徽亮 後降 肅鳩孝政 裔肅弟西魏封琅琊縣伯後進公



子侃連 景之晉汝南王亮之後明元時來歸賜爵蒼梧公  
 贈汝南王子師 淮景之兄歸魏封新安公于安國 國璠  
 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奔慕容超自秦亡來歸國璠淮南  
 公叔璠丹陽侯 天助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闕封東海  
 公 劉景宋文帝子降魏封丹陽王加號宋王子承緒早暉  
 以孫 蕭寶夤齊明帝子奔魏封丹陽郡公齊王坐反誅  
 寶夤 寶夤兄子梁武封豫章王後奔魏封高平郡公丹陽王  
 蕭祗梁南平王偉之子侯景之亂奔魏封清河郡公子放  
 泰梁鄱陽王恢之子入魏封義興郡公子寶 撫梁安成王  
 秀之子周伐蜀以城降累封至廣臺郡公子濟 圖肅梁武  
 陵王紀之子與搗同降累封至棘城郡公 大圖梁簡文帝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子  
 子使魏江陵亡留魏封始寧縣公 盧玄太武時封固安子  
 子度世爵為侯伯源道舒 同玄之裔莊帝時封章武縣伯  
 子斐 辯斐子孝武封范陽縣公子慎 光辯弟封燕國公  
 子貴 高允謀平涼州功封汶陽子進爵梁城侯子忱貴賓  
 濟允從叔同徵封浮陽子子矯 遵矯弟封安昌子 祐  
 允從祖弟從滅夏封南皮子進爵侯子和璧顯德政齊時封  
 藍田公後為文宣所殺王臣 翼祐從父弟孝宣末封樂成  
 縣侯子乾孝武時定策封長樂郡公呂兒 昂乾弟莊帝時  
 建議封武城縣伯進爵侯戰死追封永昌王子道額 季式  
 昂弟封乘氏子進平陽縣伯 崔鑒與盧玄被徵封桐廬縣  
 子子合 巨倫鑒族孫莊宗時封漁陽縣男子子武 士謙

鑒族裔西魏恭帝時封至武康郡公子曠 彭曠弟隋時封  
 安平縣公子弘度武鄉郡公 弘昇弘度弟黃臺縣侯進爵  
 公 挺鑒族裔封秦昌子子孝芬猷西魏時封平原縣伯隋  
 進汲郡公子仲芳 李靈授文成帝經封高邑子子恢進爵  
 侯悅祖瑾 顯甫悅祖弟封平棘子子元忠佐高歡起兵封  
 晉陽縣伯搔 渾靈曾孫齊初封涇陽縣男子湛 琛靈弟  
 均之子封始安侯子茂元秀之順靈從父弟太武時封平棘  
 子進爵侯坐誅敷封高平公坐罪誅憲祖俊 祖勳祖俊弟  
 齊文宣時以女為王妃封丹陽王 孝伯順從父弟太武時  
 封昌子進宣城公子安仁 裔孝伯族封固安伯子子且  
 子雄子旦弟隋初高都郡公子公挺 育靈族裔武定時封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子  
 趙郡公子情 游雅太武時與高允等俱徵積封至廣平公  
 明根雅從祖弟獻文時封新泰侯子肇祥 高閭文成時  
 累封至安樂侯子元昌 胡叟自涼歸魏封始復男弟繼之  
 胡方回臨涇子 張湛仕涼歸魏封南浦男 微湛兄西  
 平縣公子敢之 宗欽仕涼入魏封臥樹男後與崔浩同誅  
 宗繇為涼使魏太武時封清水公涼亡入魏改西平侯子  
 巖蔭季預 王慧龍仕晉來奔太武時封長社侯子寶興瓊  
 郭羲孝文時累封至滎陽侯子懿恭業 道邕羲從曾孫  
 孝武時封永寧縣侯子訓 譯訓弟周宣帝封歸昌縣侯進  
 封沛國公子元瑋 先護義族裔莊宗封平昌縣侯後奔梁  
 死 薛辯仕秦入魏封汾陰侯子謹拔河東胤裔孝紳慶之

一第 70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版 反文下

拔從孫封龍巨子 瑞慶之弟子西魏時交城縣伯周受禪  
 進文城郡公子胃 濟胃從祖弟周天和中紹父爵虞城侯  
 孝通聰從孫封汾陰侯子道衡 温道衡兄周武帝時封  
 齊安縣子進博陵縣公子褒 慎善弟周閔帝時淮南縣子  
 薛澄孝武封邵陽縣子周受禪進侯子明 薛澄孝武封  
 夏陽男進爵子子舒 韓茂太武時封蒲陰子進爵安定公  
 子備均 皮豹子太武時累封至淮陽公子承宗嗣 封救  
 文天水公子滄 呂羅漢文成時累封至山陽公子與祖  
 孔伯恭父昭封齊郡公信恭紹父爵 田益宗太和時歸魏  
 封光城伯子纂 孟表齊馬頭太守太和時歸魏封譙縣侯  
 奚康生本姓達奚以軍功封安武縣男爲元義所殺子子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剛 楊大眼安城縣子 崔延伯仕齊入魏賜爵定陵男改  
 新豐子 李叔仁軍功積封至陳郡公坐事誅 裴雙碩封  
 安邑子子駿 裴果西魏時冠軍縣侯子孝仁 裴寬西魏  
 時夏陽縣男進封子後沒于陳 裴俠西魏時封清江縣伯  
 後封侯 裴文舉西魏時澄城縣子進爵伯子胃 薛安都  
 眞君五年奔宋復叛入魏封河東公子道樹 道異道樹弟  
 安邑侯道次河南公 眞度安都從祖弟封臨晉伯子懷徹  
 房法壽仕宋降魏封壯武侯子伯祖翼 畢眾敬始仕宋  
 以兗城降魏封東平公子元賓義允僧安 祖朽元賓子須  
 昌侯子義暢 祖暉祖朽弟新昌縣子子義勳 羊規之仕  
 宋來降封鉅平子子社深 李景西魏時臨黃縣伯子丹

揭播孝文時封華陰縣伯子侃純佗 愔播族裔魏封魏昌  
 男齊文宣時封至華山郡公後爲孝昭所殺 敷播族孫臨  
 貞縣伯進爵公子素周末封清河公隋平陳封越公子玄感  
 坐逆誅 約素弟安城縣公進修武公子玄挺 昇約從弟  
 周時積封至樂昌縣侯 宣敷叔父孝武時華山郡公子文  
 思紀 王肅仕齊奔魏孝文時封開陽伯子紹紀遷 郭祚  
 孝文時封東光子進封伯子景尙 張彝紹祖幸爵平陸侯  
 爲羽林兵所殺子嵩之 郭繼紹父封平城子進平舒縣伯  
 子遜 李崇后兄譚之子紹封陳留公封降侯子神軌 平  
 崇從弟紹爵彭城公子與諸 世哲崇子爵衛國子 崔光  
 孝文時積封至朝陽伯子勵 裴叔業齊徐州刺史降魏封  
 大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蘭陵郡公子譚測芬之封上蔡伯 念先叔業兄子雍巨子  
 子約植叔業兄子崇義侯 李元護仕齊降魏封廣饒縣伯  
 子會景宣 席法友仕齊降魏封苞信縣伯子景通郎 王  
 世弼仕齊降魏封慎縣伯 江悅之事梁降魏封安平縣子  
 子文遙 張謐仕宋降魏封平陸侯子敬叔 李苗父仕梁  
 被誅甘降魏禦爾朱世隆敗死贈河陽縣侯子曇 劉藻仕  
 梁降魏封易陽子子紹珍 傅永仕宋降魏封貝丘縣男  
 張烈宣武時封清河縣子 李述爵蓀縣男子象 孫紹永  
 安時爵新昌子子伯元 祖瑩莊宗時封容城縣子子挺  
 爾朱榮祖父皆封梁郡公榮紹爵王光中封博陵郡公莊宗  
 立封太原王後爲帝所殺 兆榮從子封隸川郡公進爵爲

王後為高歡破死 彥伯榮從祖父世為始昌侯節閔帝立  
封博陵郡王為高歡所殺子敬奔西魏封靈壽縣公隋改邊  
城郡公子最 仲遠彥伯弟孝莊封清河公節閔帝進封彭  
城王後奔梁死 世隆仲遠弟莊宗封平樂郡公進位王後  
為長孫承業所殺 弼世隆弟節閔帝封河間郡公進常山  
王高歡討誅之 天光榮從祖兄子莊帝封廣宗郡公進爵  
王為高歡所殺 朱瑞為爾朱榮腹心封陽邑縣公後為世  
隆所殺 叱列延慶從爾朱氏封北海郡公為高歡所殺  
斛斯椿從爾朱榮封曲陽縣公累封至城陽郡公卒贈常山  
郡王子微該政 元壽椿弟從孝武封桑乾侯 賈顯度從  
爾朱榮封石艾縣公後從入關坐罪死 智顯度弟封義陽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書

縣伯後從入關坐事死 樊子鶴累封至西陽郡公為高歡  
所殺 侯深莊帝時積封至厭次侯坐反誅 賀拔允世為  
鎮將允紹侯積封至壽陽縣公高歡入洛進爵王為歡所殺  
勝允弟孝莊封易陽縣伯後降梁復歸西魏至琅琊郡公  
子仲華 岳勝弟孝莊封樊城男進爵清河郡公後為侯莫  
陳悅所殺子緯 侯莫陳悅莊宗封桓人縣侯進爵白水郡  
公為宇文泰所誅 念賢封屯雷縣伯進爵安定郡公子華  
梁覽世為西羌部落積封至安德郡公 雷紹西魏時積  
封至昌國伯 毛遐世為酋師積封至始昌縣伯 鴻賓遐  
弟縣侯 乙弗朗世為部落大人封長安縣公 高恭之孝  
莊時爵龍成侯子士鏡 山偉東阿縣伯子昂 費穆爾朱

榮黨積功至平原郡公為元顯所殺 賀悅道武母黨從平  
中原功封鉅野侯子泥進爵琅琊公醜建 杜超密皇后兄  
封平陽公進爵王子鳳皇 遣超弟封廣平王子元寶 閔  
毗文成母恭皇后兄封河東公與弟紇並進爵王餘子弟賜  
封王者二人公五人侯六人子三人 馮熙文明太后兄封  
肥女侯進昌黎王子誕例降侯穆 李惠思皇后父紹父爵  
南郡公進為王坐事誅 高肇文昭皇后兄平原郡公坐罪  
誅 胡國珍靈太后父封安定郡公子祥 梁越明元時封  
祝阿侯 盧醜太武時封濟陰公張偉太武時與高允等俱  
徵封建安公 李業興孝武封屯雷縣子 乞伏保獻文時  
紹封宣國侯 段進太武時蠕蠕入塞被擒死贈顯侯 郭

六典通考 卷百四十九

書

琰孝武封新豐縣公改馮翊郡公 乙速孤佛保比秀容胡  
酋孝武時從封蒲子縣公 李崇孝武時封廣宗縣公子敬  
實瑗從平葛榮封容城縣伯 李洪之太武時安陽男進  
任城侯 劉靈助爾朱榮入京師封長子縣公 周濟明元  
時善醫封成德侯 王顯宣武時營療功封衛國縣伯 王  
肅文明太后時恩倖封太原公進爵中山王子襲降為公  
王仲興宣武時恩倖封上黨郡公 侯剛明帝恩倖積封至  
武陽縣公 宗愛太武時恩倖封秦郡公坐弒逆誅 仇洛  
濟宦者太武時封零陵公子儼 王琚亦宦者孝文時積封  
至高平王 趙默闡人封河內公進爵王 孫小闡人封中  
都侯進爵彭城公 張祐闡入官孝文封新平王後降公

李堅文成時闢入宮封魏昌伯 劉騰靈太后封長樂縣公  
楊範華陰子 成軌始縣伯 王溫樂城縣侯 己上並  
闢人在靈太后臨朝時

馬端臨曰元魏時封爵所及者眾自道武興代北以來凡  
部落大人與鄰境降附者皆封以五等之爵或賜以王封  
中世以後則不緣功而封者愈多程駿傳載獻文崩初遷  
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羣臣咸  
以爲宜依舊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  
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聞預事于  
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帝王之制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  
豈足爲長世之軌書奏從之然高允在太武時封汶陽子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美

至文成時史言其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無祿允  
第唯草屋衣惟縕袍食唯鹽菜恆使諸子採樵自給則其  
時雖有受封之名而未嘗與之食邑又道武以來有封建  
鄴公丹陽侯會稽侯蒼梧伯之類皆江南土地未嘗爲  
所有可見當時多虛封前史雖言魏制侯伯四分食一子  
男五分食一然若眞食五分之一則不至於高允之貧乏  
且受封丹陽會稽等處者雖五之一亦於何取之乎

論曰宦者恩澤之封始於孝惠時張子卿至東京順桓  
之代廢立大計決自中官于是同時受印紱者十有九  
人珥貂鳴璫南面稱孤自古爵邑之濫加未有若此其  
甚者也後魏出于胡貉之裔持法峻刻御下無術雖以

太武之剛暴不免隕身於嬖倖之手蓋執御近臣人主  
易曰玩忽防制稍疏禍卽隨之至于孝文號稱一世道  
主然考其時以奄豎凡猥而赫然膺王公之位者頗不  
乏人又非直二漢恩倖之侯而已及靈太后臨朝宦者  
尤多得寵滋溢彼固亡國之后無足論矣所惜者孝文  
以高世之資而亦優崇僕隸輕簡名器幾與齊周之末  
造無以異豈其沿國舊制而不欲卒然變革耶毋亦溺  
于左右之私愛而不能以自禁乎

大典通考卷百四十九

美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十

湖西閩鎮新輯

建國考

歷代建國

齊宗室諸王 趙郡王琛神武弟天平三年追封子廆後主  
 時見殺 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天保初封子邁入周仕隋  
 廣平公盛神武從叔祖從起兵封子瓊改平昌王 陽州  
 公永樂神武從祖兄子太昌時封子孝緒改修城郡王 襄  
 樂王顯神武從祖弟天保初封 上洛王思宗神武從子天  
 保初封子元海齊亡死於周 思好思宗弟南安王後反敗  
 死 平秦王歸彥神武族弟天保初封後反誅 普歸彥兄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子天保初封武興郡王齊亡卒於周 永樂簡平王浚神武  
 子保定初封為文宣所殺子準 平陽翼王淹子德素 彭  
 城景思王洸為武成所殺子寶德 上黨則肅王煥子寶嚴  
 襄城景王清子亮齊亡卒於周 任城王楷齊亡入周死  
 高陽康穆王湜子士義 博陵文簡王濟天保初封為後  
 主所殺子智 華山王凝神 馮翊王潤子茂德 漢陽敬  
 懷王洽子建德 右皆神武子 天保初封 河南康孝王獻瑜文襄帝子  
 子弘節 康寧王孝珩齊亡卒于周 河間王孝琬天保初  
 封為武成所殺子正李 蘭陵武王長恭天保初封 安德  
 王延宗後主時軍敗奔出周克鄴擒之見殺 漁陽王紹信  
 齊亡沒于周 右文襄 太子王紹德文宣子天保初封為武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成所殺子辨才 范陽紹王義天保初封周既取齊紹義入  
 突厥稱帝周購得之流死蜀 西河王紹仁隴西王紹廉並  
 天保初封 右文 樂陵王百年孝昭帝子初立為太子後為  
 武成所殺子白澤 汝南王彥理武帝初封齊亡入關隋初  
 卒于并州刺史 汝南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皆孝昭子與彥理同時受封後不知所終 南  
 陽王緯武成帝子河清時封為後主所殺 琅邪王儼河清  
 初封為陸令萱等所殺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淮南王  
 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丹陽王仁直東  
 海王仁謙皆武成子齊亡與後主俱死長安 高平王仁英  
 安樂王仁雅亦武成子周殺齊宗室二王在瘡獲免徙蜀

萬侯普魏孝武時封清水郡公神武封河西郡公子洛  
 可朱渾道元魏封東縣伯神武時累封扶風郡王子長舉  
 天元道元弟昌陽縣伯 天和天元弟積封至博陵郡公  
 劉豐封山鹿縣公後戰死子曄討破六韓魏封永安縣侯齊  
 受禪封廣川縣伯 金祚神武封安定縣公 劉貴樂縣男  
 子洪徵 蔡雋神武封烏洛縣侯 韓賢汾陽伯子裔 王  
 懷神武時盧鄉縣侯 任祥積功封魏郡公子冑 莫多婁  
 貸入從神武積功封石城郡公子敬顯 庫狄迴洛神武時  
 封順陽縣子昭帝進為王 庫狄盛積封華陽縣公 張保  
 洛積封安武縣公 侯莫陳相從神武積封白水郡公後封  
 王子晉貴 薛孤延從神武積封都昌縣公 斛律羨舉封

密縣侯子孝卿 王則封太原縣伯 慕容紹宗太原王恪  
之後封索盧侯進封燕郡公子三藏 叱列平封懷陶伯子  
孝冲 步大汗薩積封義陽郡公 薛修義封正平郡公子  
文殊 慕容儼鹿之後積封義安王 潘樂積封至金門郡  
公子晃 彭樂積封至陳留王謀反誅 暴顯積封至定陽  
王 皮景和積封至廣漢郡公子信機 基連猛積封至山  
陽王 元景安魏昭成裔封歷陽郡王 獨孤永業封臨川  
王 鮮于世榮封義陽郡王周取齊不屈見殺 傅伏永昌  
郡公齊亡入周爲岷州刺史 孫騰神武時積封至石安縣  
公子鳳珞 高隆之封夏陽王子子遠 司馬子如魏節閔  
時封平陽郡公後封須昌郡公子消難 賈泰封廣阿子後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三

陣亡子孝敬 尉景從神武封博野縣公追封長樂王子榮  
世辯 婁昭武明皇后母弟封濟北公追封太原王子仲達  
定遠昭次子臨淮郡王 啟昭兄子東安王 庫狄干從  
神武封廣平郡後封章武郡王子士文 韓軌封德安郡公  
子晉明 段榮封姑臧縣侯子韶封公進爵平原郡王子懿  
孝言韶弟 斛律金魏孝莊賜爵阜城男後封咸陽郡王  
子光後主時祖珽譖殺之 陳元康爲安平子子善臧 杜  
弼文宣封長安縣伯 張纂神武時封武安縣伯 張亮封  
安定縣男 張曜天保初封都鄉男 平鑒封西平縣伯子  
敬 唐邕天保初封廣漢鄉男 元文遙孝昭時永樂縣伯  
趙隱神武功曹積封至宜陽縣王 馮子琮後主時封昌

黎郡公 魏蘭根神武封鉅鹿縣侯子相如 趙猛姊爲齊  
文穆皇后神武時封信都縣伯 胡長仁武成后長兄封隴  
東郡公爲和士開所殺 馬敬德後主師傅追封廣漢郡公  
張景仁後主侍書封建安王 張華原神武時積封至新  
城公子宰均 由吾道榮文宣時以術封沐陽縣公 顏惡  
頭神武時以術封安夷縣公 信都芳以筮封長城縣子  
陸法和仕梁元帝時梁亡入周後入齊文宣封安湘郡公  
郭秀神武以恩倖封壽陽伯 和士開後主封淮陽伯爲瑒  
邪王儼所殺 穆提婆城陽郡王 高阿那肱淮陽郡王  
韓鳳昌黎郡王右四人皆後主時以恩倖封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四

後周宗室王公 邵惠公顯文帝長兄保定初追封子什肥  
自爲楊堅所殺 導顯子封饒陽縣伯子廣追封蔡國公洽爲楊  
毅 護顯子積封至中山公改晉國公以專權爲武帝所誅  
杞簡公連保定初追封子元寶亮椿爲楊 苒苒公洛介  
朱榮所殺保定初追封子菩薩至賓貢 虞國公仲德帝從  
父兄保定初追封子興洛隋受禪 廣川公測魏孝武封子  
該 深測弟積封至長樂侯子孝伯爲天元 敬 東平公神  
舉文帝族子初從孝武封成陽縣公爲天元所殺子同 慶  
神舉弟封汝南郡公子靜協 衛刺王直文帝子建德三年  
封反誅 齊煬王憲文帝子建德三年封爲天元所殺 趙  
王昭建德五年封 譙孝王儉建德時封子乾輝 陳王純  
越王野代王達冀王通滕王迥並建德三年封右文帝諸子

並為楊堅所殺 紀厲王康孝閔子建德三年封坐罪死子  
混為楊堅 畢王賢鄧王貞並明帝子 漢王贊秦王贊曹  
 王允道王充蔡王先荆王元並武帝子 萊王衍郢王術並  
 宣帝子以上並楊堅所殺 周列侯 寇洛積功至京兆郡  
 公子和 趙貴積功至楚國公為宇文護所殺 善貴從祖  
 兄襄城縣公 李賢上邽縣公子端 詢端族孫武帝封高  
 平郡公子元方 崇詢弟以父賢功封迺樂侯子敏 穆賢  
 弟魏孝武封永平縣子進安武郡公子筠渾 梁禦積功至  
 廣平郡公子睿洋 李弼積功至趙國公子暉 衍暉弟封  
 真鄉公子仲威 綸衍弟河陽郡公子長雅 曜弼子封邢  
 國公子寬密 樹弼弟晉陽公子椿改河東郡公 宇文賁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五

軍功封許國公子善 忻善弟興國縣公隋文時英國公  
 愷忻弟安平公 侯莫陳崇積功至梁國公子芮 顏芮弟  
 廣平侯 王雄武威郡公子謙 王監德皇后兄封魏昌縣  
 公子勵誼 獨狐信魏孝武封浮陽郡公子善 竇熾積功  
 至鄧國公子茂榮定毅賢德藏 賀蘭祥積功至涼國公子  
 敬 叱烈伏龜從征伐封樂縣公子椿 閻慶積功封大安  
 郡公子毗雄 權景宣積功封千金郡公子如璋 王厲軍  
 功封扶風郡公子慶遠述謨 王思政積功封太原郡公後  
 周于東魏子康 尉遲回封蜀國公宣帝崩楊堅圖篡回舉  
 兵討堅不克死 王軌積封郊國公為天元所殺 周嘉遠  
 文帝時積封至文安公 蘇綽文帝時封美陽縣公子威隋

封邳公 椿綽弟美陽子進封侯子植 亮綽從兄臨涇縣  
 子子師 韋叔裕積功至鄆國公子綽 壽叔裕子永  
 安縣侯子保緒 沈叔裕兄孫封衛國縣公進郡公子協  
 藝沈弟破尉遲回封武威縣公 冲藝弟安固縣侯 章植  
 周時封長安縣男隋進封普安郡公 柳檢封萬年縣子職  
 沒子斌祚 慶檢弟封平齊縣公子機述 達奚武封高陽  
 郡公子震 若十惠胡戴文帝積功至長樂郡公子鳳 怡  
 峰華陽縣公子昂 劉亮封長廣公子昶 王德胡戴功封  
 河間郡公子慶 赫連達勃勃後魏孝武封魏昌公子遷  
 韓果褒中郡公子明 蔡祐懷寧郡公子正 常善積功至  
 永陽郡公子昂和 辛善積功至宿國公子永達 梁椿封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六

清陵郡公子明 梁臺胡戴功封中部縣公 田弘雁門郡  
 公子仁恭 王傑積功至張掖郡公 王勇新陽縣公子昌  
 宇文虬功封南安侯 耿豪平原公子雄 高琳健為郡  
 公子儒 李和永豐縣公子微 伊婁穆平陽縣公子豐  
 劉雄趙郡公子昇 侯植肥城縣公子定 李廷孫華山郡  
 公子人傑 韋祐固安縣公子初 陳欣許昌縣公子萬敵  
 魏玄魏孝武封廣宗縣公 泉命丘軍功封上洛郡公子  
 貞暉 李遷哲仕梁敗降立功封安康郡公子敬猷 楊乾  
 運仕梁來降封安康郡公子端 扶猛仕梁來降封臨縣公  
 楊雄從孝武西遷積功至魯陽縣公子長寬 席固仕梁  
 來歸封新豐縣公子雅 任果仕梁來附封樂安郡公 崔

彥穆千乘縣侯隋進封東郡公子君綽 楊纂永興縣進封  
 封公子睿 段永累封廣城郡公子岌 令狐整累封平城  
 縣公子熙 唐瑾平江陵封臨淄縣公孫大智 柳敏積封  
 至武德郡公子昂 王士良積封至廣昌郡公子德衡 豆  
 盧德魏孝武時積封至楚國公子勤毓願師通寬 楊紹積  
 功封儂城郡公子雄 達雄弟遂靈縣子 王雅積功封居  
 庸縣伯子世積 韓雄積功封新義郡公子擒虎隋時積封  
 壽光縣公世諤 僧壽擒虎弟隋初封昌樂縣公 洪僧壽  
 弟甘棠縣侯 賀若敦本部落大人歸周文積封至武都郡  
 公晉公護所殺子弼平陳封宋國公 誼敦弟周霸城縣子  
 子舉 申微迎魏孝武封博平公子康 陸通宋武平秦時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七  
 沒關中積封至綏德郡公弟暹中都縣公子操 庫狄時奉  
 使和蠕蠕封高邑公子疑 楊薦迎孝武積封至清水公子  
 淹 趙剛復東荊州功封浮陽郡公子元卿世弘 趙景積  
 封至長樂郡公 王悅積封至河北縣公子康 趙文表使  
 突厥迎皇后封伯陽縣伯子仁海 元定積封至長湖郡公  
 子樂 楊樹封華陽縣侯 韓褒文帝時參軍封三水縣侯  
 子繼伯 趙肅運糧功封清河縣子子軌 張軌壽河縣子  
 李彥良積封至平陽公子昇明 郭彥周文時封龍開縣  
 伯 梁昕胡城縣伯 皇甫璠長樂縣子 辛昂繁昌縣公  
 王子直從孝武封北山縣男 杜果奉使江南封義興公  
 呂思禮從擒寶泰封侯 冀雋從平侯其陳悅封長安縣

男加封昌樂侯 辛彥之周受禪封五原郡公 何妥天元  
 時襄城縣侯隋進封公 王褒仕梁入周封石泉縣子 庾  
 信仕梁入周積封至義城縣侯子立 顏之推天元即位封  
 平陽縣公隋進鉅野縣公 梁彥先從平齊功積封至華陽  
 郡公 樊叔畧從平齊封清鄉縣公隋進安定縣公 燕榮  
 從平齊封高邑縣公 蔣昇高城縣子  
 隋宗室王  
 蔡景王整文帝子周武帝時戰死隋受禪追封子智積 滕  
 穆王璿文帝弟子綸煬帝時廢徙珠崖歸唐封懷化縣公  
 說綸弟襲滕王宇文化及所殺 道宣王嵩文帝弟蚤卒隋  
 初追封子靜世澄 衛昭王爽文帝弟子集煬帝時罪徙不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八  
 知所終 河間王弘文帝從祖弟子慶後降李密歸唐封郟  
 國公 義城公處綱文帝族父周時封其父隋受禪處綱嗣  
 爵 房陵王勇初立為太子後廢為煬帝所殺追封房陵王  
 長寧王儼平原王裕安城王筠安平王嶷襄城王恪高陽王  
 該穎川王暕俱勇子坐廢悉為煬帝所殺 秦王俊開皇元  
 年封子浩宇文化及所殺並其諸子 蜀王秀開皇元  
 年封坐罪廢為宇文化及所殺 漢王諒開皇元  
 年封煬帝即位坐反誅右皆文帝子 晉王昭仁壽初封煬帝即  
 位立為皇太子後薨 代王侑昭長子唐高祖立之後禪唐  
 崩諡恭帝 燕王俊昭次子為宇文化及所害 越王侗昭  
 幼子王世充立之東都世充篡遇害 齊王東開皇中立封



趙王泉大業九年封並煬帝子為宇文化及所害

隋列侯 高穎輔文帝封義寧縣公平陳封齊國公煬帝初

坐誅 牛弘周時紹封臨涇公 李德林隋受禪封安城縣

子 梁士彥周平齊封郟國公隋初反誅 元諧文帝以舊

恩封樂安郡公罪誅 虞慶則開皇初討突厥封彭城郡公

元胄文帝腹心封武陵郡公煬帝時坐事死 達奚長壽

文帝封戴郡公 賀婁子幹討尉遲回封鉅鹿郡公子善柱

史葛歲太平縣公坐事誅子懷義 劉方贈盧國公子通

仁 杜彥襄城縣公子虔寶 周搖襄國公 獨孤楷積功

封汝陽郡公 乞伏慧河西郡公 張威積功封晉熙郡公

和洪廣武郡公 陰壽趙郡公子世師 楊義臣舊恩封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

九

秦興公 劉昉佐命功封舒國公反誅 柳裘周時封昌樂

公子惠童 皇甫績義陽郡公子思 郭衍周時封武強縣

公煬帝即位預奪嫡謀封真定侯 楊汪平鄉縣伯 趙照

進聖拔功封金城縣公子義臣 趙芬周時淮安縣男子元

恪 王韶周平齊封晉陽縣公隋改項城郡公子士隆 元

巖周時封國縣伯文帝進平昌郡公子弘 宇文弼周時濟

陽侯隋受禪進封公子傑 李圓通少給事文帝家以佐命

功封萬安縣公子孝常 郭榮周時平陽縣男文帝以龍潛

舊人進蒲城郡公 龐晃周時襲爵比陽侯文帝以舊人進

為公 李安趙郡公子瓊 楊尙希周時高都侯文帝進為

公子旻 張暉周時北平縣子文帝進為侯 蘇孝慈周臨

水縣公隋安平郡公子康 元壽周龍城縣公 段文振周

襄國縣公為宇文化及所殺 樊子蓋陳封上蔡縣伯 周

羅暉陳將來降擊突厥封義寧郡公 周法尙仕陳降周封

歸義縣公加譙郡公 衛玄周時襲封興勢公隋封同軌郡

公 劉權平陳封宋城縣公 李景封寇縣公煬帝時破高

麗封滑國公 李諤文帝封南和伯 鮑宏周平齊封平遙

縣伯隋初進封公 梁毗周時易陽縣子隋進封侯 杜整

周平齊封平原縣公隋進長廣郡公子楷 張定和破突厥

封武安縣侯 張齋從平陳封文安縣子 麥鐵杖戰死遼

東贈宿國公子孟才 權武周時以父戰死紹封齊國公

吐萬緒周時襲爵元壽縣公隋進穀城郡公 董純周平齊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

十

封大興縣侯從平漢王諒進郡公坐罪死 王辨武陵縣男

陳稜破楊玄感功封信安縣侯 宇文述周時封陵郡公

文帝進褒國公子化及 智及以父功封濮陽郡公後為竇

建德所誅 王世充煬帝遇弒奉越王侗為主封鄭國公後

篡號鄭唐討平之 蕭該梁郡陽王恢之孫開皇初封山陰

縣公 王頌僧辨子開皇初平蠻封虢縣公 劉弘平陳

封護澤縣公子長信 盧楚越王侗時封涿郡公王世充篡

楚死之 來和周以相術封涇水縣男隋進爵子

唐諸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兄子初封任城王貞觀更封永

徽初罪流象州子景恆盧國公 道興道宗弟封廣陵郡王

降縣公 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封為賊所害 道立以兄

子嗣高平王降爲公 淮陽王道玄武德初封討劉黑闥  
 沒 道明以弟嗣坐罪奪爵 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封子  
 孝協范陽王降卯國公思訓中宗封隴西郡王 新興郡王  
 德良叔良弟罪免 長樂郡王幼德良弟罪賜死 蔡烈王  
 蔚子安武德時封琛儉降公 河間元王孝恭安子崇義  
 降譙國公 濟北郡王瑛安子武德初封 漢陽郡王環安  
 子武德初封降公 盧江郡王瑗蔚孫武德初封反誅 淮  
 安靖王神通子道彥嗣降公 孝警高密王 孝同淄川王  
 孝慈廣平王 孝友河間王 孝節清河王 孝義膠西  
 王孝逸梁郡公 右並神通子後並降 襄邑王神符神通  
 弟子七人並封郡王降公 隴西恭王博又高祖兄蜀王湛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子 勃海敬王奉慈博又弟 右太祖世祖子孫 息隱王  
 建成初爲太子後爲太宗所殺追封息王 太原王承宗建  
 成子蚤卒 安陸王道河南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  
 明鉅鹿王承義俱建成子坐誅 衛懷王玄霸孫武德初  
 追封諡秦太宗 保定宗室西平王子秦徙封復以保定  
 巢刺王元吉初封齊王爲太宗所殺追封 梁郡王承業  
 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俱元吉  
 子並坐誅 楚哀王智雲隋大業末送長安見害武德初追  
 封寬太宗 靈龜福俱降 承況神龍中同節愍太子死難 荆  
 王元景武德三年封坐預反謀賜死國除 鄧悼王元亨無  
 子國除 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封無子國除 徐廢王元禮

子茂坐罪 羅延年坐貶 諷再嗣 韓王元嘉武德四年封武  
 后時遇害訥元嘉第五子神龍初嗣爵叔瑋煒 彭思王元  
 則武德四年封絢霍王 志諫 鄭惠王元懿武德六年封子  
 璩希言 霍王元軌武德四年封武后時廢死緒元軌子封  
 暉純亦元軌子安定王 毓莊王鳳子翼寓邕巨 道孝王  
 元慶子誘微諫 鄧康王元裕貞觀五年封旻孝先 舒王  
 元名武后所殺直元名子豫章 津萬藻 魯王靈夔坐謀討  
 武氏見害子誅清河王 藹子范 道堅 江安王元祥子暉  
 罪欽 皎元祥子封武陽王子繼宗 密貞王元曉子穎昂  
 曇微 滕王元嬰子修琦涉湛然 右高祖子孫 常山愍  
 王承乾太宗子武德三年封常山王太宗立爲太子謀逆廢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徙黔州死 楚王寬出後 哀王早薨貞觀初追封 吳王  
 恪長孫無忌諸殺之子仁貶鬱林縣男中宗改王成紀子祚  
 祗獻 濮恭王恭子欣嶠秦太子新 齊王祐坐反廢死  
 蜀悼王愔以吳王恪母弟得罪廢徙俄復封涪陵子璠瑜  
 蔣王暉子煒爲武后所害紹宗欽福 越王貞起兵討武  
 氏不克死子冲同死開元初追復王爵琳 紀王慎武后時  
 請死證行同 東平王績慎子 義陽王叔慎子爲武氏所  
 殺 趙王福出後隱太子思順 曹王明出後巢刺王高宗  
 時坐太子賢事廢死子俊武氏 胤戢皋 右太宗子孫 燕  
 王忠高宗太子後降爲王爲許敬宗譖死 澤王上金武氏  
 所殺子義詢神龍 許王素節武氏所殺子璿神龍 封益

李故皇帝弘初封代王立為皇太子為武后所鳩追諡帝  
 章懷太子賢始王濬立為太子忤武后廢死守禮承宏樂  
 安王光順健為王守義並賢 右高宗子 懿德太子重潤  
 中宗立為皇太孫後廢封邵王為武氏所殺神龍初追贈  
 譙王重福神龍初以譙廢徙睿宗立召還謀亂不克死 節  
 愍太子重俊初封義興王立為皇太子與李多祚等殺武三  
 思敗死睿宗追諡子宗暉湖陽郡王 右中宗子 讓皇帝  
 憲睿宗立為皇太子後改壽王又改王宋玄宗徙王寧薨追  
 諡帝子進汝陽王莊憲子濟陰 琳憲子關 瑀憲子漢中  
 惠莊太子攜封恆王開元時贈太子子珣瑋 惠文太子範  
 初封鄭王開元中贈太子子瑾珍坐罪 死 惠宣太子業封趙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李

王進王薛開元中贈太子子瑗安樂 瑒樂陽 瑛瑒 右睿宗  
 子 奉天皇帝侖初封許昌郡王天寶中贈太子肅宗諡帝  
 子侗 太子瑛初封貞定王立為皇太子為武惠妃所構賜  
 死寶應初賜太子子儼新平 伸平原 侗嗣度 棣王瑛開元  
 二年封坐罪幽死子儼南 儵南 俊南 俊南 鄂王  
 瑤開元時封武惠妃諡死 靖恭太子琬始王郵天寶末追  
 諡太子子俯王濟 偕王北 倩王 光王偁開元中封武惠妃  
 諡死 儀王 開元十三年封子伋王鍾 鍾王廣 穎王璣  
 子神王榮 儼王高 永王璘後謀反死子儼王餘 壽王瑤  
 子儼王德 伋王濟 偕王廣 延王玢子倬王彭 倬王中 盛  
 宣王琦子儼王貞 佩王武 濟王環子儼王承 儼王平 信王

瑛子倬王新 儼王晉 義王玘子儀王舞 儼王晉 陳王珪  
 子倫南安 佗王臨 佼王安 右元宗子 越王係玄宗末年  
 封肅宗寢疾作亂坐誅子建王武 道王興 承天皇帝俊初  
 封建寧王坐譖賜死大曆三年追諡 衛王佖始王西平蚤  
 卒 彭王僅始王西城子鎮王常 兗王們始王頴川 涇  
 王挺始王東陽 鄆王榮始王靈昌早卒追封 襄王儼子  
 宣王伊 采王安 杞王儼 召王思 恭懿太子紹始封興  
 王上元初贈太子 定王侗並至德二年封 右肅宗子  
 昭靖太子邈上元二年封益封昌王卒贈太子 均王遐早  
 卒貞元中追封 睦王述丹王逾恩王連韓王迥簡王邁並  
 大曆十年封 益王迥大曆十四年封 隋王迅大曆時封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李

荆王選蚤卒建中二年追封 蜀王勣忻王造韶王暹嘉  
 王運端王遇循王通恭王通原王遠雅王逸並大曆十年封  
 右代宗子 舒王誼昭靖太子子德宗取為子永貞元年薨  
 通王謙虔王諒肅王祥並大曆十四年封 文敬太子諒  
 順宗子德宗取以為子貞元初封十五卒 資王謙大曆十  
 四年封 代王謹早卒建中二年追封 昭王誠貞元末封  
 欽王鄂珍王誠並順宗即位封右德宗子 鄭王經均王  
 緯淑王縱莒王舒貞元四年封密王稠郗王綽邵王約宋王  
 結集王湘冀王絳和王綺衡王綯福王緒珍王緒並貞元四  
 年封 撫王絃會王縉岳王緝袁王紳桂王綸並貞元二十  
 一年封 右德宗子 翼王綽靳王緝並咸通二年封欽王

續失封年號 右順宗子 惠昭太子寧貞元十一年封平  
原王元和四年立為太子卒 禮王暉憲宗封子漢王東源  
陸安演王廣 深王棕元和初封子潭王何淑與 吳洋王始  
密進王 絳王悟元和初封為王守澄所殺子洙王新滂  
平王 建王恪元和初封 鄭王憬子溥王平 瓊王悅子  
津王河間 汜王郇子瀛王晉陵 葵王懌子清王新平  
茂王情子憲王武 淄王協子澣王許昌渙王馮翊 衡王  
愔子涉王晉平 澶王悅子澹王雁門以上並長慶六年封  
棣王惲無子 彭王惕為韓建所殺 信王愔以上並大  
中六年封 榮王愔咸通三年封子令平 右憲宗子 懷  
懿太子湊初封漳王王守澄陷以罪出為巢縣公開成三年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去

宣宗子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涼王侹咸通三年封 蜀  
王佶咸王偁並咸通六年封 吉王寶咸通十三年封 恭  
哀太子倚初封睦王為劉季述所殺天復初追封 右懿宗  
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封 益王昇光啟三年封 右僖宗  
子 德王裕大順二年封乾寧四年立為皇太子劉季述等  
幽昭宗立裕為帝昭宗反正復為王後為朱溫所殺 棣王  
祜處王稷並乾寧元年封 景王祕遂王禕初王祺並乾寧  
四年封 沂王禛乾寧元年封 雅王禎瓊王祥並光化元  
年封以上八王並為朱溫所殺 端王禎豐王禎和王福  
登王禛嘉王祐並天祐元年封 頴王禛蔡王祐並天祐二  
年封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去

日知錄德宗貞元二年八月以睦王府長史嗣虢王則之  
為左金吾大將軍謂宰臣曰朕欲獨用外戚故選宗室子  
有才行者獎拔之昭宗乾寧二年六月丁亥朔以京兆尹  
嗣薛王知柔兼戶部尚書判度支兼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制曰支度牢籠之務弛張經制之宜當擇通才俾繼成績  
僉曰叔父膺予簡求匪私吾宗示張王室故終唐之世有  
宰相十一人房有勉夷簡宗則恆山王房有程石福小鄭王  
有規惠宣太而舊史贊之曰我宗之英曰臯王與勉唐  
末屯田郎中李衢作皇室維城錄其有感于宗枝之不振  
乎史言自元宗以後諸王不出閣不分房使得自樹功名  
如曹王臯者三五人參錯天下為牧師亦何至大盜覆都

弼臣問鼎而十六宅諸王竝於逆豎之手也

唐中葉以來皇子弟封王者不出開諸臣封公侯者不世襲封建之制已盡廢矣至肅代而後武夫強臣私其土地甲兵而世守之同於列國故取唐書藩鎮傳錄其傳授次第列于諸王之後

田承嗣隸安祿山麾下郭子儀平東都來降俄復叛再降于僕固懷恩遷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軍曰天雄封雁門郡王悅承嗣弟子為留後遷節度使德宗立悅舉兵僭號魏王帝詔赦其罪復順命封濟陽郡王從弟緒殺之請為留後節度使封雁門郡王傳子季安至孫懷諫軍中廢之而立弘正弘正承嗣從子既立舉六州版籍請吏於朝詔除節度使移鎮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七

成德軍亂遇害子布河陽節度使詔鎮魏博牙將史憲誠脅布叛不從自殺憲誠遂擅軍務穆宗因授節度使後請納地軍中攻而殺之何進滔起軍校為留後乃斬作亂者數十人詔受節度使子重順復為留後節度使金暉重順子嗣拜節度使軍眾叛而殺之以韓君雄總軍事加節度使子簡襲留後節度使封魏郡王時黃巢亂簡北畧邢洛東攻鄆兵敗死時樂彥禎為澶州刺史簡卒魏人立之進節度使後軍亂殺彥禎推羅弘信為主擢留後節度使封臨清郡王後為朱全忠李克用所攻子紹威襲節度使為劉仁恭所攻朱全忠救之加封魏王與全忠謀盡誅魏牙兵自此勢弱為全忠所取

右魏博據七州

貝博魏相衛磁洛

傳五姓

李寶臣安慶緒時為

恆州刺史來降封密雲郡公後復叛事史思明思明死挈恆趙深定易五州以獻封趙國公軍曰成德拜節度使封隴西郡王為妖人毒死子惟岳軍中推為留後求襲位德宗以張孝忠代之惟岳拒命其將王武俊殺惟岳以降詔授武俊恆冀觀察使惟岳將楊政義等以深定二州來降武俊怨不得節度反僭號趙王興元初黜偽號請命詔授節度使破朱滔封清河郡王子士真嗣節度使子承宗憲宗欲折藩鎮遣使諭之承宗上德棣二州詔以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棣承宗拒命囚昌朝帝削承宗官爵遣兵討之無功而淄青盧龍數表請赦承宗乃罷兵以故地畀之承宗復拒命吳元濟平乃恐遣子入侍歸德棣二州詔復官爵其弟承元為義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七

成軍節度使武俊養子廷湊時承元以成德軍請命詔田弘正為節度使庭湊以軍作亂害弘正自稱留後又取冀州穆宗詔弘正子布討之會布死乃赦庭湊庭湊復拒命討之無功後庭湊上書請上景州穆宗赦之復其官爵封太原郡公子元達襲節度使討劉稹功加太原郡公子紹鼎嗣為節度使弟紹懿嗣留後封太原縣伯紹鼎子景崇嗣節度使討龐助功進常山王子鎔嗣節度為李克用擊敗後附于朱全忠封趙王全忠謀取河北鎔附克用為其將張文禮所殺滅王氏族文禮自為留後李存勗討誅之 右鎮冀據六州 恆定易趙 傳二姓 李懷仙史朝義時為幽州節度使朝義敗懷仙使其將李抱忠來降授盧龍節度使封武威郡王為朱滔所

殺族其家時朱希彩自稱雷後代宗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希彩副之縉至度希彩不可制卽還乃授希彩節度使封高密郡王尋爲其下所殺眾推朱泚爲雷後詔拜節度使封畿寧郡王泚弟滔攝雷後泚入京師滔遂領節度討李惟晉取深州德宗賜以德棣二州以康自知爲深趙二州國練使滔不平與王武俊等同叛僭號冀王涇原兵變泚僭逆武俊等乃叛滔攻之泚誅滔兵敗上書待罪詔洗數未幾卒眾推雄武軍使劉忬總軍事詔爲節度使彭城郡公子濟嗣節度討王承宗功進中書令爲其子總毒死總卽領軍政詔嗣節度封楚國會元濟李師道平總恐上疏願奉朝請免髮爲浮屠詔張弘靖領其軍總入朝至定州卒朱克融者滔族孫雷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九

將日張公素會允伸死以兵夾會喪軍士附之允伸子簡會乃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後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眾因推茂勳主州務以聞卽拜節度使其子可舉嗣節度使爲其將李全忠所攻自燔死全忠遂爲雷後拜節度使子匡威領雷後爲弟匡籌所逐奔趙謀取王鎔趙人殺之匡壽卽自爲雷後詔授節度使後爲李克用所攻奔京師盧彥威殺之克用取幽州以劉仁恭爲帥仁恭後叛克用擊之不利仁恭獻捷于朱全忠因以兵取滄景德三州其子守光囚之晉王存勗討守光取幽州誅仁恭守光自爲盧龍節使僭號大燕皇帝晉討平之 右據盧龍九州傳入姓 李正己從侯希逸討史朝義有功後逐希逸出之解代爲節度使饒陽郡王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

十

京師不得調請宰相求自試不聽忿張宏靖赴鎮乃還幽州軍變囚弘靖推克融領軍務朝廷薄其罪拜節度吳興郡王後軍亂殺克融子廷嗣領雷後大將李載義殺而代之族其家載義自稱恆山愍王之後克融死子延立叛命殘虐載義率眾殺之敬宗授載義節度使封武威郡王後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載義自爲雷後詔以爲節度副使後爲其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雷後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次將張絳殺行泰張仲武者范陽人爲雄武軍使會絳殺行泰求節宰相李德裕請用仲武乃以爲雷後絳果爲軍所逐仲武子直方嗣雷後舉動多不法畏變乃奔京師後爲黃巢所殺時張允伸爲都知兵馬使眾推爲雷後遷節度使燕國公其別

兵敗伏誅 右滄景據四州滄景傳二姓 劉玄佐永平軍  
牙將攻李靈耀于汴州襲取之建中初宋毫穎節度使為假  
子樂士朝鳩死朝命吳湊代之軍中不受命推元佐子士寧  
為爾後請命詔襲節度使大將李萬榮逐士寧自為爾後遷  
節度使卒以兵屬鄧惟恭惟恭執萬榮子送京師董晉代為  
節度使 右宣武據四州汴宋傳二姓 吳少誠李希烈將  
陳仙奇毒殺希烈函首獻朝詔仙奇為淮西節度使少誠殺  
仙奇德宗因授少誠中蔡光節度觀察爾後進節度使後拒  
命圍許州討之師不利乃赦其罪順宗封濮陽郡王卒其養  
弟曰少陽殺其子元慶自稱爾後詔拜節度使子元濟少陽  
死匿不發喪請于朝求世襲不許遂反詔諸路軍討之李愬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三

俘元濟入京師 右彰義據三州申光 一姓三世 劉悟事  
李師古為將王師討師道師道以悟拒守復疑悟悟還兵殺  
師道傳首京師拜義成節度使彭城郡王子從諫領爾後請  
命拜節度使子稹復領爾後拒武宗詔命因討之稹兵敗郭  
誼等殺以降 右澤潞據五州邢澤 一姓三世 李茂貞  
為軍卒成鳳翔破黃巢功遷武定軍節度使會僖宗命討鳳  
翔節度李昌符等因擊殺之即以茂貞為鳳翔隴右節度使  
封隴西郡王昭宗時徙山南節度以徐彥命鎮鳳翔茂貞不  
奉詔帝討之兵敗茂貞遂犯京師後與韓建等再舉兵犯京  
師李克用討之乃退改封岐王韓全誨等劫昭宗帝幸鳳翔  
朱全忠圖之逾年茂貞與和帝乃出茂貞初取興元及郿

邠坊有二十州及被梁圍興元入于蜀後邠靈邠坊又入于  
梁秦鳳階成又入于蜀所有七州而已莊宗破梁遣子入朝  
改封秦王子從暉嗣鳳翔節度使 右鳳翔據二十州岐隴  
渭武秦成階鳳邠靈 二傳 李仁福不知其世家唐僖宗時  
慶行邠坊丹延梁洋 拓跋思敬破黃巢賜姓李拜夏州節度使弟思謙繼之唐末  
四方兵起獨靈夏未嘗為唐患梁開平初思謙卒軍中立其  
子彝昌為爾後拜節度使明年高宗益作亂殺彝昌時仁福  
為蕃部指揮軍中迎立之奉梁正朔拜節度使朔方王子彝  
超自為爾後唐明宗徙彝超延州刺史以安從進為夏州節  
度使弟彝興嗣封西平王宋追封夏王子克殷襲靜難節度  
使傳子繼筠繼捧太平興國七年捧來朝以夏銀綬宥靜五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三

州來歸其弟繼遷居銀州為寇奔入番詔繼捧為定難節度  
令招繼遷歸款以為銀州刺史繼遷寇靈州詔以五路兵攻  
之繼遷遁去真宗時復寇陷靈州為番部射死子德明歸款  
拜定難節度使西平王進夏王卒子元昊入寇陷瓜沙肅三  
州盡得西河之地僭號改元帝遣兵討之慶歷四年遣使稱  
臣冊為夏國主卒子諒祚立祚卒子秉常立秉常子乾順紹  
聖後歲寇邊初夏國恃橫山諸族帳強勁用以抗中國種鄂  
謀取橫山故興靈州之師及王師失利李憲獻進築之策及  
童貫進築軍壘建立堡砦遂得橫山地夏人失恃納款國自  
此衰矣金滅遼乾順禮事金以天德雲中金肅清河四軍  
及八館地賂之未幾復奪其地建炎時遣使入夏乾順僭稱

制自後用敵國禮紹興九年乾順卒子天祈立金遷汴宿重兵鞏州夏畏之使來議夾攻四川宣閬安丙從之遣董紹等攻鞏不利

右靈夏據五州夏錄

馬端臨曰唐末宇內皆爲節鎮所謂節鎮者非卒殺主帥則盜賊逐牧守朝廷不能討因而命之互相吞噬廣自封殖以爲子孫傳襲之計江淮以南之蠶起者其地非英雄所必爭又值中州多故無暇遠畧皆能傳世故西北方節鎮其驟興忽敗不能以一世多爲宣武河東所併獨鳳翔之初起也據地最多故能強壯汴晉之間相爲長雄後雖日削而傳襲亦及再世靈夏僻在一隅據五州之地世事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五

中朝及宋興四方僭偽節鎮悉已削平獨不能取其地蓋自繼遷以來教化外藩戎之俗犷悍難制雖繼以女眞之強暴而亦能自存傳世三百餘年然其地則唐之地而其初亦唐之節鎮也故敘鳳翔靈夏以繼唐史藩鎮傳所載八鎮之後

論曰唐貞觀中魏徵房元齡顏師古李百藥封德彝之徒各爲一書討古證今以辨定封建得失太宗採其要旨遂罷州鎮世及之法至柳宗元論唐之事以爲有叛將而無叛州夫所云叛將者謂當世之藩鎮也唐自安史之變作武夫悍將崛起細微而立功名朝廷既賴其力因而授以方州之任其後各逐其主而代立傳襲

邑互相吞噬天下爲之搖動展轉相仍百有餘年若是者卽與春秋七國之事何以異哉然而唐室雖弱而不至于亡者以其兵力足以自強討伐之威猶克伸于天下方田承嗣李希烈朱滔王武俊之叛非其勢足以抗唐也由德宗之姑息實釀成之及憲宗一舉而誅劉闢斬吳元濟魏博澤潞相繼歸命是其中興戡亂之功足以繼美于高祖太宗而非肅代以下諸君所能追也夫藩鎮之初或出于軍校或階于盜賊非若漢晉諸王肇自天潢帝室之胄卽唐之命之也不過使之臨莅其土拊循其人如郡縣守宰之類未嘗遂從而封建之也然因循既久彼各挾其眾以請命天子勢不能制不得不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

五

因而許之耳由是私其人民擅其財賦據其甲兵無封建之名而享封建之實脫令唐無憲武諸主奮發于積懦之餘吾恐藩鎮羣起而并唐亦將如周之王叔晉之懷慈坐受戎狄之俘虜而已故卽唐之事觀之而知封建之不可行郡縣之不可革斷斷然也是以柳宗元之論出而諸家之說盡廢豈非言之深切于時變而有曲當乎人心者與

梁親王 廣王全昱太祖兄開平初封子友諒初封衡王後嗣廣王坐弟友能反廢囚京師爲唐所殺 友能封惠王坐反敗死弟友誨邵王坐友能反廢爲唐兵所殺 安王友寧密王友倫並太祖兄存子受禪後封 郴王友裕太祖子受



禪後追封 博王友文本姓康太祖養子受禪後封郢王友  
珪弒逆並殺友文 郢王友珪太祖子乾化二年弒太祖篡  
位均王討之自殺廢為庶人 福王友璋賀王友雍建王友  
徵並太祖即位後封 康王友孜末帝封後反誅右太唐  
親王 邕王存美同光三年封莊宗敗不知所終 永王承  
霸同光三年封莊宗敗為軍卒所殺 薛王存禮莊宗敗不  
知所終 申王存渥莊宗敗與劉皇后同奔太原為部下所  
殺 睦王存義以郭崇韜為莊宗所殺 通王存確莊宗  
敗為霍彥威所殺 雄王存紀莊宗敗為霍彥威所殺右太  
子並同光 魏王繼岌莊宗長子同光三年封伐蜀回至渭  
南聞莊宗敗自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曉並莊宗子未封莊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章

宗敗不知所終 秦王從榮明宗子長興元年封反敗死廢  
為庶人 許王從益長興四年封晉封郇國公為二王後奉  
唐祀契丹犯京師復封許王番將蕭翰立為帝漢高祖入洛  
遇害 雍王重美末帝子清泰三年封晉兵入自焚死 洋  
王從璋明帝從子長興四年封晉降隴西郡公 兗王從溫  
明宗從子晉忠武軍節度使 涇王從敏明宗從子晉降秦  
國公 晉親王 韓王敬暉高祖弟天福八年追封子曦  
楚王重信高祖子天福初范延光反遇害追封 陳王重景  
蚤卒追封 壽王重義張從賓反遇害追封並高漢親王  
魏王承訓高祖子早卒追封 陳王承勳高祖子周廣順  
元年追封 周親王 郊王侗太祖子杞王信並太祖子漢

末同遇害顯德時追封 越王宗誼世宗長子漢末遇害顯  
德時追封 曹王宗讓紀王熙謹新王熙誨並世宗子顯德  
六年封

論曰唐失其政羣雄並起而爭于時九州之地分裂為  
十三四大抵與東晉之劉石符姚隋末之王李賀薛無  
以異馬氏通考概列之封建且從而為之說予竊疑焉  
夫封建者王者所以報德酬庸非臣下之所得專命也  
晉室東遷夷羯亂華惟張軌保有河西之地奉晉正朔  
不失臣節是以晉史別出于載記之外而列之以傳蓋  
亦春秋內諸夏獎齊晉之意也唐末諸國其始皆盜賊  
也遭五代之亂或滅或微先後纒數十年中國之君凡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

美

入易姓幸而忝稱名號于其間不過蟬螻之朝夕耳惡  
得與東晉張氏之事比論乎或曰唐之方鎮出于盜賊  
夷狄者往往而有抑亦十國之流與夫方鎮者本節度  
使之職固嘗有功于唐而受天子之封爵若十國之興  
其迹微矣雖嘗服屬于唐而備方州之選然其後或篡  
弒相代或帝制自為未有一人終守臣節者且上無天  
子下無方伯政令自擅靡所稟承其不得齒于建國之  
數復何疑乎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宋親王 邕王光濟太祖兄蚤亡建隆三年追封 秦王廷

美太祖弟子太宗即位封齊王繼封秦後以罪降封涪陵縣

公眞宗追復官爵 廷美十子 德恭 平樂 德隆 長寧 德雍

臨沂 德彝 追封信 德均 追封安 德欽 追封雲 德潤 追封金 德

原 追封姑 德存 追封兆 德文 東平 夔王光贊太祖幼弟

早卒建隆三年追封 右宣祖之世 燕王德昭太祖子太

平興國元年封武城郡王四年以譴自殺贈中書令追封魏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王陳傳良曰國史乾德二年以皇太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禮非舊典也夫貴州屬廣西下州防禦使從五品耳皇子始

命以此出閣封王後世之夸心也藝祖起百世之後獨追古

意自王禮殿而為防禦使非聖人能之乎 惟正德昭長子 安

郡子從謙 生罪死 贈 世程 贈 世智 贈 世繁 贈 世惟 吉

德昭次子早卒 守節 追封丹 守巽 贈 守度 贈 世延 彭

城郡 世靜 北海 贈 世長 贈 世茂 贈 惟忠 德昭子早卒從

恪 東萊 從 萬 追封 世綱 南康 從 質 博陵 從 信 贈 惟和 德

昭子早卒 從 審 郡 從 誨 襄陽 岐王德芳太祖子開寶

九年出閣太平興國中進同平章使六年薨惟憲德芳子 追

從 昭 公 世 逸 惠 國 惟 憲 德 芳 子 公 英 國 從 演 遂 寧 從 郁

世 奕 南 康 惟 能 德 芳 子 張 掖 從 古 楚 國 從 贊 南 陽 世 瑞

華陰 安定郡王從式太祖曾孫英國公惟憲子熙寧元年

詔以太祖肇造區夏令中書門下攷太宗之屬籍近行尊者

一人裂土王之使常從縣于郊廟于是從式最長乃拜彰化

軍節度觀察雷後封安定郡王薨追封榮王 世清世開世

雄世福令盪令話令時令在令應令讓令矜令德令禮子棟

子彤子恭子觀伯相伯祝伯澤 安傳秀王子稱岐王德芳

之後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

侯世將世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繪令繪生子偁偁生子是為

孝宗紹興中孝宗既正儲宮贈子偁中書令秀王 伯圭 陽

郡王先宗時 師夔 新安 師揆 禮 師禹 和 信王璩太祖七世

孫紹興五年選入宮憲孝慈烈皇后以為己子九年封崇國

公五年封恩平郡王清熙中追封信王 右太祖之世 楚

王元佐太宗子初封衛王後徙封楚坐罪廢為庶人眞宗復

封爵 允升延安郡王 宗禮 成 國 宗道 贈 宗楷 東 漢

回 漢 宗 默 安 康 宗 秀 華 陰 仲 翹 通 義 昭 成 太 子 元 偁 初

封廣平郡王後封許王追贈太子 陳王元份初封冀王景

德二年追封陳王 允靈 信 安 宗 敏 會 著 宗 孟 臨 汝 允 讓 元

份子 漢 安 宗 懿 豫 章 宗 詠 和 國 宗 師 高 密 宗 逸 濟 陽 宗 沔 廣

侯 宗 望 密 郡 安 王 元 傑 初 封 益 王 密 王 元 偁 端 拱 元 年 封

徐國公眞宗封安定郡王贈曹王 鎮王元儼初封廣陵郡

王仁宗封鎮王後改荆王 允迪 贈 永 嘉 允 熙 博 平 允 初

郡王 代國公元億早卒至道三年追封 嗣濮王宗暉安

懿王元讓之子神宗時嗣封濮王 宗晟安懿王子紹聖元年嗣封 宗愈 宗綽 宗楚並紹聖三年嗣封 宗祐四年嗣封 宗漢五年嗣封 仲增安懿王之孫大觀三年嗣封 仲御政和五年嗣封 仲爰宣和四年嗣封 仲理靖康時襲封北遷 仲良建炎二年嗣封 仲儻建炎八年嗣封 士俊安懿王曾孫紹興二十五年嗣封 士輅隆興初嗣封 士歆消熙時封 不粘安懿王玄孫慶元二年嗣封 不登慶元六年嗣封 不儔開禧三年嗣封 不嫖嘉定十一年嗣封 不凌嘉定十五年嗣封 右太宗之世 周王玄祐封信國公追封周王 右眞宗之世 襄王昉 豫王昕 鄂王曦皆早卒追封 右仁宗之世 吳王顥初封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二

東陽郡王神宗封昌王哲宗徙楚王子孝壽豫章郡王 益王顥初封安樂郡王進封嘉王 潤王顏早卒追封 右英宗之世 成王侑 惠王僅並早卒追封 唐王俊初封永國公追封王 襄王仲早卒追封 冀王儻初封景國公追封王 豫王介初封建國公追封王 徐王儻早卒追封 吳王億初封儀國公哲宗封太寧郡王徽宗封陳王 儀王偉早卒追封 燕王僕初封成國公哲宗封咸寧郡王徽宗時積封至燕王靖康從北狩不知所終 楚王似初封和國公哲宗封寧郡王徽宗時封蔡王 越王德初封所國公後積封至越王靖康從北狩不知所終 右神宗之世 獻懿太子茂初贈越王再贈太子 右哲宗之世 兗王樞早卒

追封 鄆王楷初封魏國公進封高密郡王積封至鄆王靖康從北狩 荆王楫初封楚國公進封南陽郡王 肅王樞初封吳國公積封至肅王靖康中與張邦昌同質于金 景王杞初封冀國公積封至景王靖康從北狩 濟王相初封魯國公積封至濟王靖康從北狩 濟陽郡王械初封陽國公進封濟陽郡王 邠王材初封魏國公追封 祈王謨初封鎮國公積封至祈王靖康從北狩 華原郡王朴初封雍國公進封華原郡王 徐王棣初封徐國公積封至徐王靖康從北狩 沂王樞初封冀國公積封至沂王靖康從北狩 鄆王拱初封定國公追封王 和王械初封廣國公積封至和王 信王榛初封福國公積封至信王靖康從北狩得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四

脫馬廣以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奉榛爲主後虜破山寨不知所終 漢王椿初封慶國公追封王 安康郡王樞初封衛國公追封安康郡王 廣平郡王樞初封韓國公靖康時追封 陳王機早卒追封 相國公樞政和四年封 瀛國公政和五年封 建安郡王橫初封惠國公宣和時追封 嘉國公樞政和八年封 溫國公棟政和八年封 英國公樞宣和二年封 儀國公桐宣和三年封 昌國公柄宣和四年封 潤國公樞宣和七年封 右徽宗之世 元懿太子勇初封魏國公苗傅劉正彥爲逆立勇爲帝改元明受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卒贈元懿太子 右高宗之世 莊文太子楷封鄧王乾道元年立爲皇太子追謚子挺 魏惠獻

王愷初封慶王復封魏王子吳興郡王贈 右孝宗之世

景曦太子獻藝烈十世孫燕懿王後壽泰二年封衛國公

開禧元年封榮王立為皇太子卒追謚 華沖穆王恆 申

沖懿王愷 順沖懷王忻 肅沖昭王怕皆早卒追封 濟

陽郡王玆沂靖惠王子嘉定十四年立為皇子封祈國公再

封濟國公追封濟陽王 右寧宗之世

日知錄宋子京以為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惟

本朝不立此格於是為宗屬者大抵皆立於富貴安自驕

矜不知禮義至其貧者則遊手逐食靡事不為名曰天枝

實為棄物宋時凡宗室之不肖曹罔所謂今之州牧郡守

古之方伯諸侯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會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五

無一人閒廁其間六代 正有明當日之事也宋史趙希羅

傳宗姓多貧而始生有訓名為人後有過禮吏受賂無

莫敢自陳雲麓漫鈔言宗籍凡祖免親以上皆賜名乃有

寓不典之言及取怪僻字樣以為戲笑明代之弊同此

遺諸王 楊珠元祖第四子追封蜀國王 實嚕字蘇呼元

祖第三子追封隋國王 伊德實字愛新德祖第四子追封

許國王 安圖字猥隱德祖第五子以功王東丹國賜號明

王 雅斯哈太宗第二子封太平王景宗封齊王贈皇太叔

諡欽靖 迪里字博斯齊太宗第四子寶靈初封冀王 必

舒字珍猷太宗第五子穆宗時封越王 北穆字呼喇濟世

宗第三子景宗時封寧王保寧八年奪爵統和元年復舊爵

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努景宗第二子初封恆王徙王梁

國開泰初更王晉國進王泰追贈皇太弟 隆祐小字古齊

一字和爾沁景宗第三子封鄂王統和中徙王吳更王楚開

泰中改王齊諡仁孝改諡孝靖 重元小字博齊希聖宗第

二子封秦國王興宗立為皇太弟道宗冊為皇太叔 布古

德字薩蘭聖宗第三子封柳城郡王 海古勒字勒額本聖

宗第六子封饒樂郡王咸雍中徙混同郡王 烏格字洪隆

聖宗第四子封燕王 和囉噶字阿尼雅興宗第二子封越

王清寧初徙王得進王宗魏乾統三年冊為皇太叔 濬小

字伊囉幹道宗第一子封梁王立為皇太子卒諡懷乾統初

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 額嚕溫晉王 雅里字薩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六

蘭天祚欲立為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天祚奔夏眾推稱帝

改元神歷 塔魯燕國王 實訥姆趙王 定秦王 寧許

王右天祚 金封王大國號二十恆舊為 邵舊為 汴舊為 鎬

舊為 弁舊為 益舊為 彭舊為 趙越舊為 鄧舊為 魯冀豫絳

舊為 兗鄂舊為 夔舊為 宛舊為 曹次國三十涇舊為 鄭衛韓

舊為 潞幽藩岐代澤徐滕薛紀昇舊為 邢翼豐畢鄧鄆霍蔡瀛舊為

舊為 格葛當 沂荆榮英壽溫小國三十濮逐舊為 道定景舊為 申

舊為 崇宿息莒鄆郟舒潞鄭萊舊為 耶鄰杞向管舊為 日耶興

舊為 密昨任戴鞏蔣舊為 蕭莘芮舊為 後之制其云舊者則大定

舊為 格也故大金集禮云天定元年定到國封等第大國二十

舊為 宋梁宋秦晉漢齊魏越許楚魯冀豫陳曹次國三十

二十九日奉定大國從上添唐殷商周為二十四餘仍舊是  
大定以前已有封爵三等國名大定格于大國去燕殷商周  
魏而增吳蜀改為韓唐次國改岐為鄂紀為紀又增荆壽  
小國改應為杞與舊稱有異同志止舉大定格而不及天眷  
皇統之制未宜漏落矣明昌二年以漢遼唐宋之類皆昔有  
天下之號不宜封臣下故皆改之則虞之改澤亦當與同時  
志于澤下不云舊為虞亦漏也世宗初封葛王章宗初封原  
王故臣下不敢居其名宗為睿宗名景為章宗之 劫者韓  
嫌名濟為衛紹王名卯為宣宗嫌名故亦改之

國公撒改國論忽魯勃極烈金原郡王幹魯西南路都統金  
原郡王 劫孫沂國公 劫真保代國公 麻頗虞國公

襲都訶阿捨勃極烈鄭國公 右景祖子 幹帶魏王 泉

本名斜也請班勃極烈遼王 賽鄭王 幹者魯王 烏故

乃漢主 闊母魯王 查刺沂王 昂本名烏特平章政事

韓王 右世祖後 壽酷款温國公 蒲魯虎崇國公 右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七

肅宗後 勗本名烏也太師領三省事 蒲察齊國公 蒲

里迭崇國公 右穆宗後 按答海太子太保金原郡王

右康宗後 忠幹太師領三省遼王克左丞相代王 宗望

本名幹里不左副元帥宋王文大名尹荆王 宗弼本名兀

尤梁王亨廣寧尹韓王 烏烈豐王 宗傑趙王爽會寧牧

鄧王 宗雋右丞相陳王 訛魯濟王 訛魯朶幽王 宗

強衛王爽本名阿鄰太子太傅榮王 宗敏左丞相曹王衰

舒國公阿里罕密國公 習泥烈紀王 寧吉息王 燕孫

葛王 幹忽鄧王 右太祖後 宗磐太師宋王 宗固左

丞相幽王 宗雅代王 阿魯補虞王 斛沙虎 宗懿薛

正 宗本左丞相陳王 鶻懶翼王 宗美豐王 神土門

鄧王 斛亭東霍王 幹烈蔡王 宗哲畢王 宗順徐王

右太宗後 元本名常勝胙王 右景宗後 道濟魏王

右熙宗後 元壽崇王 矧思阿不宿王 廣陽滕王

右海陵後 吾里補齊王 右睿宗後 永中鎬王 孰輦

趙王 斜魯越王 永功越王壽壽孫密國公 永成豫王

永升夔王 永蹈鄭王 永德曹王 右世宗後 琮承

慶鄆王 環歡暗瀛王 瓚阿鄰霍王 琦吾里補瀛王

玠謀良虎温王 右顯宗後 洪裕絳王 洪靖阿虎懶荆

王 洪熙幹魯不榮王 洪衍撒改英王 洪輝訛論壽王

武靈葛王 右章宗後 守純荆王 訛可曹王 亨德

鞏王 右宣宗後 石土門金源郡王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八

日知錄金史密國公璿世宗子越王永功之子也天興初

國事危急曹王出質璿已臥疾求入見哀宗於隆德殿上

問叔父欲何言璿奏曰聞訛可曹王欲出議和訛可年幼

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宣

通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

置之冷地無所顧藉有急則投之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

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哀宗雖亡國

之君而其言有足悲者章宗防制刻削兄弟而其禍卒至

於此豈非後王之永鑒哉

元諸王 燕王珍馔中統二年封後冊為皇太子 喇特納

達喇天麻二年封三年立為皇太子 秦王莽噶拉木至元

十年詔安西王益封秦王別賜金印其府在長安者為安西  
在六盤者為開成皆聽為官邸次子阿勒坦布哈襲秦王印  
詔阿南達既為安西王其秦王印宜上之然後猶稱王阿南  
達 晉王噶瑪拉由梁王改封出鎮大鄂爾多薩設獻武即  
顯宗 伊蘇特穆爾大德六年襲封後立為帝 巴特瑪雅  
爾藏布泰定元年封 梁王噶瑪拉至元二十七年封改晉  
王 薩克繖至元三十年封以皇曾孫出鎮雲南 旺沁泰  
定元年由雲南王進封天祿元年帥師與太平王雅克特穆  
爾戰于柳林兵敗見殺 越王圖喇平內亂有功封坐怨望  
誅 營王額森特穆爾由雲南王進封 鄒王尼古爾台駙  
馬由北平王進封 哲古納駙馬至大元年襲封 寧王唐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九

庫楚由寧遠王進封 色徹圖由寧王進封 阿都齊 齊  
王班布爾實大德十一年封 永隆特穆爾由恩王改封  
伊魯特穆爾泰定元年封 楚王伊克圖由鎮遠王進封  
圖烈特穆爾至大二年封尋被黜後復故封 巴圖爾圖王  
徹伯爾由武威西寧王進封 納古爾延祐七年襲封 濟  
王圖烈納大德十一年封改吳王 魏王阿穆爾克博囉特  
穆爾 魯王曼濟岱駙馬由濟寧王進封 阿巴岱駙馬大  
德十一年襲封 阿哩雅實哩至大四年紹封 僧格巴勒  
駙馬元統元年襲封 定王永和爾由威王進封 色徹肯  
至治三年封 徹爾台泰定四年封 隴王呼魯蘇至大元  
年封呼魯岱根敦札卜 趙王珠赫駙馬至大元年封 阿

魯圖延祐元年封滿濟勒噶駙馬泰定元年封 嘉王鴻和  
特穆爾延祐四年封後徙并王和爾雅刺王伊蘇 伯奇托  
克托穆爾托和齊至德元年封 昌王和琳駙馬阿實克駙  
馬延祐四年封巴拉實哩駙馬延祐十年封寶喇卜多爾濟  
至德元年由懿德王進封 衛王諤勒哲由衛安王進封  
亮王滿濟勒噶至大三年封 吳王圖烈納由濟王徙封普  
爾普至德十年封改濟陽王 瑪納濟由濟陽王徙封 壽  
王托哩珠奈曼岱至大元年封 周王和實拉延祐二年封  
後立為帝 安王諤特古斯布哈延祐二年封降順陽王被  
殺 遼王托克托延祐三年封爾爾實哩 冀王博囉由鎮  
遠王進封 恩王伊魯特穆爾延祐四年封永隆特穆爾由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十

保恩王進封 岐王托克托穆爾駙馬由濮陽王進封索諾  
木袞布泰定四年封 并王鴻和時穆爾由嘉王徙封 懷  
王圖卜特穆爾泰定三年封後立為帝 豫王喇特納實哩  
天祿元年封 肅王庫春天祿二年封 鄭王齊克圖由武  
寧王進封 邠王布延台布哈至順二年封 鄜王伊塔哲  
伯天祿二年封後立為帝 慶王 濟王 高麗王距以駙  
馬封 高麗王璋以駙馬襲封 無國名者昂吉濟達大王  
駙馬高麗國王 王謀至元十年封 緬國王 安南國王  
陳光晒 西平王鄂囉齊至元二年封巴勒瑪爾袞布巴勒  
鎮西武靖王特穆爾布哈大德元年封吹巴勒 雲南王  
和克齊至元五年封出鎮雲南 旺沁延祐七年封進封梁

王特穆爾布哈泰定元年襲封 威順王庫春布哈泰定三年封分鎮武昌 宣靖王遊努由泰寧王徙封鎮益都 綏寧王阿都齊泰定三年封 安靖王扣布哈泰定四年封 廣平王穆哩庫馬喀巴天祿二年封 靖恭王托琳和塔拉至順元年封 懿德王實喇卜多爾濟駙馬至順元年封 進昌王 寧海王 南平王 廣寧王卓多中統二年封 建昌王無國邑名巴爾達噶大王至元七年賜印仍賜海青金符 旺丹大王特穆爾大王拜特穆爾大王博囉齊大王 伊魯特穆爾大王延祐六年封 安西王莽拉木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阿達南至元十七年襲封坐罪誅伊魯特穆爾至治三年封 北安王諾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諡昭定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十一

鎮南王托歡至元二十一年封出鎮揚州 婁章至大五年襲封卜圖布哈大德六年襲封特穆爾布哈大德五年襲封改宣讓王博囉布哈天祿二年封 懷寧王哈尙大德八年封出鎮青海後立為帝 北寧王德勒格爾布哈大德十一年封徙湘寧王 拉實哩至治三年襲封 陽翟王圖們至大元年封庫春王太平泰定元年襲封特穆爾齊原雲陽王缺 恩平王塔斯布哈至大四年封 北平王尼古爾台駙馬進封鄒王諾木罕至元二年封改北安王 安遠王綽哈駙馬皇慶元年改封 汝寧王徹伯爾延祐元年封呼喇台泰定元年封 宣德王布達實哩皇慶二年封 文濟王曩濟 保恩王永隆特穆爾延祐三年封進恩王 武寧王齊

齊克圖泰定三年封改鄒王 威順王庫春布哈不知何年賜金印 威靖王浩里烏齊爾駙馬泰定皇后父泰定二年封 西安王喇特納達喇實哩天祿九年封 宣讓王特穆爾布哈由鎮南王改封 西寧王和塔拉默色天祿二年封 斯隆瑪天祿二年封 柳城王琳沁巴勒天祿三年封 西靖王阿魯至順元年封 廣寧王卓多中統三年封賜印徹爾特穆爾阿因察至順元年封 保寧王沃濟天祿二年封 無國邑名 伊遜克大王不知何年賜印 河間王烏爾古岱至元二年封 河平王錫里濟至元四年封 雲南王和克齊額森特穆爾至元十七年襲封羅丹至大二年封 濟南王伊奇哩至元二十四年封 威武西寧王徹伯爾大德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十一

八年封進封幽 鎮寧王博囉大德九年封進冀王阿海至大三年封 衛安王謬勒哲大德九年封進衛王 威定王永和爾由定遠王徙封 寧肅王托克托至大元年封 襄寧王伊蘇布爾罕至大元年封鄂爾和 安南王德勒格爾布哈至大四年封 武陽王原 安定王多爾濟巴勒托歡皇慶二年封 永豐郡王綽哈駙馬皇慶元年封改安遠王 安德王布達實哩皇慶二年封 永寧王巴延時穆爾瑪展至順元年封 汾陽王拜特穆爾延祐七年封 威遠王巴圖特穆爾至治三年封 武平王特古斯布哈泰定三年封圖們特穆爾延祐五年封布哈特穆爾至順元年封 寧海王庫庫楚伊蘇瑪勒巴圖爾俱延祐五年封阿海原 昭

武王赫伯駙馬大德十年封 順陽王諤特古斯布哈由安  
王降封見殺 延安王額布根 濟寧王曼濟岱駙馬後進  
魯王 高唐王奇爾濟蘇駙馬 高昌王納琳德濟延祐三  
年封特穆爾布哈至治三年封讓其弟沁結天祿二年封  
大平努至順三年封 白蘭王索木諾蘇布至治元年封無  
國邑名伊蘇布哈至元二年賜印永隆喇實大王至元三年  
賜印特克實特穆爾大德二年封訥默古哩至大元年封鄂  
羅木烏遜延祐二年封察必達爾延祐四年封帕克巴拉延  
祐元年封巴克實特穆爾泰定元年封  
明諸王 太祖二十六子懿文太子外皇子楠未封成祖以  
燕王踐帝位其二子王曰秦愍王煥晉恭王稠周定王構楚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昭王植齊王博潭王梓趙王杞魯荒王檀蜀獻王椿湘獻王  
柏代簡王桂肅莊王模遼簡王植慶靖王楠盛獻王權岷莊  
王棟伊厲王櫛而靖江王以南昌嫡孫受封附後 秦愍王  
棟洪武三年封就藩西安府傳隱王尙炳培王志垣懷王志  
均初封渭南王永樂康王志塙初封富平王宣惠王公錫簡  
王誠泳昭王秉機臨潼王誠深庶子初紹臨潼封秦定王  
惟焯宣王惟堧將軍惟燾子嗣秦靖王敬鎔定庶子由隆敬  
王誼涵誼澍紫陽王存樞崇禎末陷賊 永興懿簡王尙烈  
愍嫡子傳恭憲王志堦昭僖王公銘榮惠王誠淵莊定王秉  
傳榮惠從恭定王惟燾 保安懷僖王尙煜愍嫡子傳悼順

王志垌莊簡王公鍊榮穆王誠潢昭和王誠深靖和王誠敬  
恭懿王秉機右三王並以鎮興平恭靖王尙焄庶子傳  
莊惠王志垣 永壽懷簡王尙煜庶子傳安惠王志垣康  
定王公鋌莊僖王誠淋恭和王秉樞榮靖王懷培王敬鑄王  
誼況存桑 安定王尙焄庶子削為庶人守愍王墳 宜  
川莊靖王志塙隱庶子傳榮順王公銳康僖王誠灌思裕王  
秉樞 臨潼惠簡王公銘康庶子傳和僖王誠深 郃陽惠  
恭王公鐘康庶子傳溫穆王誠泓悼安王誠澹安息王秉樞  
汧陽端懿王公銳康庶子傳安裕王誠淵莊靖王秉樞崇  
信王誼涉  
日知錄英宗實錄載景泰三年七月甲辰陝西布政司言  
秦愍王子故庶人尙焄男女十人皆未有室家請詔于軍  
民之家自擇昏配從之時其長女年四十長子年三十六  
矣此去開國八九十年太祖之曾孫而怨曠之感不得上  
聞已如此又況數傳而下者乎於其請名請昏無不有費  
而不副其意即部中為之沈開  
晉恭王稠洪武三年封就藩太原府定王濟熿永樂中為弟  
守恭王墳嗣後 憲王美圭坐濟熿誣廢隨父守墳後莊王鍾  
事明仁宗賜王 銘王知祥懷庶子簡王新煥端從弟新化王知  
鉉靖王奇源端王知祥懷庶子簡王新煥端從弟新化王知  
年嗣封晉王追諡祖秉 敬王慎鏡惠王慎鋗皆簡弟新穆王  
惟安王父知燾康王 敬王慎鏡惠王慎鋗皆簡弟新穆王  
敏濟王求桂以庶子紹封高平懷簡王濟燁平陽王濟熿  
皆恭庶子濟熿廢紹晉封 慶成莊惠王濟炫恭庶子傳恭



僖王美靖溫穆王鍾鑑端順王奇湏恭裕王表樂安穆王知  
 謙新堤王安穆嫡子以子慎鍾紹封追謚悼懷榮懿王悼懷  
 庶子以長孫紹封傳王敏范王求榆 宣化懿簡王濟煥恭  
 庶子傳順王美壤鍾鈞悼康王奇濇追封康和王表操恭端  
 王知燧莊定王新堃溫裕王慎鑿王敏濟 永和昭定王濟  
 根恭庶子傳王美塢順僖王鍾鈇榮懷王奇育靖惠王表栴  
 安簡王知煥莊定王新堃恭懿王慎錡王敏霍 廣昌悼平  
 王濟煥恭嫡子安僖王美堅 交城榮順王美坭定庶子傳  
 莊僖王鍾錄榮惠王奇滄榮僖王奇瀟子表机嗣封恭簡王  
 奇伊子表机嗣封端和王表相以弟承兄爵自首冒封不再  
 襲 陽曲榮靖王美坭定庶子鍾鑲以鎮國將軍加封 西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五

河靖恭王美塢定庶子傳順簡王鍾錄恭定王奇湖康懿王  
 表相王知燧王新甄 方山莊憲王美垣定庶子昭僖王鍾  
 誕以鎮國將軍加封 臨泉莊簡王美塔定庶子傳悼昭王  
 鍾錄榮穆王奇滄表拾以鎮國將軍加封莊靖王知燭 雲邱簡靖  
 王美塢定庶子傳端惠王鍾誕恭僖王奇湏王表樟以鎮國  
 將軍加封 寧河康僖王美塢定庶子傳安憲王鍾鑲溫簡  
 王奇沄榮莊王楠恭懿王知戾定惠王新暉 徐溝悼僖王  
 鍾鐸憲庶子 河東昭靖王鍾鐸憲庶子傳榮安王奇淮恭  
 憲王表枋以子知燭榮懿王知燭端穆王新堃安裕王慎鑿  
 王敏恂王求杞 太谷懷僖王鍾鈇憲庶子 義寧榮康王  
 奇洪傳僖裕王表楓端靖王知燧康定王新堃安僖王慎鑿

安僖王慎鑿王敏滄求橋 河中悼懷王奇浴莊庶子傳康  
 簡王表梓恭靖王知炬王新堃慎鑿襄陰安惠王奇濇莊  
 庶子傳宣懿王表鍵 新化恭裕王表棟靖嫡子端和王知  
 燧 安溪王表栴靖庶子 靖安康僖王表秩靖庶子傳恭  
 懿王知燧王新環慎敏沒 旌德懷安王表指靖庶子傳  
 榮穆王知燧 榮澤安懿王表櫻靖庶子傳端簡王知燧  
 周定王楠初封吳改封周就藩開封府傳憲王有燧簡王有  
 燧靖王于屋懿王子墮通許王惠王同鑲由惟陽悼王安漢  
 紹封追謚恭王陸樞康王勤燒以子朝朝莊王朝桐敬王在  
 誕端王肅漆恭枋 汝南王有燧定嫡子 順陽懷莊王有  
 烜新安王有僖並定庶子 永寧靖僖王有坭定庶子傳安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六

惠王子場莊和王同鈺榮穆王安法恭定王穆燃端順王勤  
 燭敏懿王朝塢溫簡王在鏗 汝陽恭僖王有煇定庶子傳  
 安惠王子學安和王同經康肅王安洩宣思王陸樞榮定王  
 勤蒸莊簡王朝塢 鎮平恭定王有煇定庶子傳榮莊王子  
 煇端裕王同璽昭順王安封 宜陽康簡王有煇定庶子  
 遂平悼恭王有頴定庶子榮靖王子墟恭安王同鑿康穆王  
 安樂端靖王陸燧以子勤燧安僖王勤燧惠懿王朝塢以孫  
 紹封懷恪王在鈇紹封裕王肅澤王恭權 封邱康懿王有  
 煇定庶子傳溫和王子紜僖順王同銘端惠王安混肅安王  
 陸詠莊靖王勤美 羅山悼恭王有煇定庶子 丙鄉恭莊  
 王有燧定嫡子懷靖王子埭子同鎮紹溫穆王同鎮溫定王

安潼莊順王陸檄端惠王勤煇王朝繼王在鑿 牂城莊簡  
王有燾定庶子傳榮順王子據昭僖王同鑿宣靖王安瀾恭  
懿王睦槐端惠王勤煇王朝登 原武安懿王子城簡庶子  
傳康僖王同鐵恭順王安洪莊惠王睦楸端和王勤煇温穆  
王朝瑜王在鉞 鄖陵安僖王子暨簡庶子靖簡王同綏端  
僖王安沅恭昭王睦拘勤征康懿王朝琬莊和王在穆王肅  
泗 河陰懷僖王子巖簡庶子傳康簡王同鑣莊定王安近  
恭肅王睦橋温恪王勤烜王朝赴 項城恭和王子堰簡庶  
子 宜陽悼和王子堯簡庶子 潁川温僖王子墟簡庶子  
榮莊王同鑣安惠王安潛子陸採細封恭順王睦採王勤煇  
王朝登 義陽康靖王子圻簡庶子榮安王同鑣恭端王安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七

汝陰懷懿王子掩簡庶子 臨汝  
端懿王子博簡庶子傳恭康王同銜王安侍王陸陸 沈邱  
榮戾王同鏡傳和靖王安浩榮定王睦栲莊懿王勤煇王朝  
奇王在鏗 上洛莊惠王同錄懿庶子傳榮定王安瀆康裕  
王睦楹恭靖王勤樵王朝睦 魯陽恭惠王同鈺懿庶子靖  
肅王安永安定王睦嘉追封莊憲王勤灰穆懷王朝拱後追  
端懿王在鐵王肅沃 臨澧榮惠王同鈞懿庶子傳端簡王  
安瀆莊毅王睦榮端靖王勤綏 堵陽安懿王同鈺榮憲王  
安瀆後追康裕王睦楹追封端簡王勤煇恭懿王朝燁王在  
錄 清河昭和王同鑣懿庶子傳端穆王安沈莊憲王安泗  
榮僖王睦棧王勤燦 新會恭簡王同鑣懿庶子傳端簡王

勃王睦密 義寧昭安王安溪惠庶子傳榮懿王睦樺恭簡  
王勤福王朝堦王在鏡 平樂王安泛惠庶子 崇善恭順  
王安瀆惠庶子傳端懿王睦樺王勤燦王朝墉 海陽康瀝  
王安瀆惠庶子傳靖康王睦杲莊恪王勤焯王朝陞王在鎮  
安定懷簡王安瀆惠庶子 曲江恭和王安瀆惠庶子傳  
榮定王睦捨端靖王勤燦王朝鼓 博平恭裕王安瀆惠庶  
子傳温簡王睦柯端順王勤焯榮和王朝基王在鈞王肅澳  
聊城懷和王安潛惠嫡子 汾西靖安王安潛惠庶子傳  
端惠王睦栲康懿王勤煇榮靖王朝垌 魯陽康王安深惠  
庶子傳榮安王睦樺康憲王勤炳 信陵懿簡王安潛惠庶  
子莊安王睦樺端和王勤焯 邵陵恭順王安瀆惠庶子傳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末

王睦梓勤榮王朝勝王在鏡後為李自成所掠 萊陽榮康  
王安瀆惠庶子傳端定王睦枕莊懿王勤煇王朝燾王在劍  
東會莊懿王安瀆惠庶子傳莊惠王睦栲王勤煇王朝堡  
王在鑑王肅采 富陽昭穆王安瀆惠庶子傳端僖王陸樺  
王勤焯 會稽康敬王安瀆惠庶子傳宣懿王睦杉恭裕王  
勤燾王朝難 浦江懷隱王安瀆惠庶子傳安簡王睦樺康  
惠王勤煇王朝郢王在敘 麗水恭順王安瀆惠庶子 應  
城恭穆王睦樺悼庶子傳端康王勤煇温惠王朝均王在鏡  
王肅落 益陽康定王睦樺悼庶子恭憲王勤煇追封端裕  
王朝墉 奉新榮憲王睦樺悼庶子傳恭僖王勤煇莊靖王  
朝廷王在鏡 南陵莊裕王睦樺悼庶子 京山温惠王勤

炫恭嫡子安肅王朝壁王昭憲王在株王肅沛王恭樸  
 華亭榮安王勤熾恭庶子傳王朝垣王在錯王肅濤 寶坻  
 端順王勤炬恭庶子傳王朝垣在鈴 湯溪榮憲王勤熾恭  
 嫡子傳簡靖王朝型恭安王在登王肅濟 瑞金榮簡王勤  
 煥恭嫡子傳溫靖王朝煥端惠王在鈞 商城榮簡王勤熾  
 恭庶子傳康靖王朝塢王在鈞 臨安王勤煥恭嫡子 柘  
 城端惠王勤燦恭嫡子傳昭定王朝塢在鈞未襲 王肅濤修  
 武肅簡王勤燦恭庶子傳莊恪王朝塢在鈞未襲 王肅濤  
 安吉莊憲王勤燦恭庶子傳榮順王朝塢王在登 汝寧端  
 肅王勤熾恭嫡子傳榮簡王朝塢王在陰 彰德康懿王勤  
 煥恭庶子王朝塢 順慶莊惠王朝塢康庶子傳榮簡王在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九

錚王肅澈 保寧恭簡王朝塢康庶子傳端和王在鍛王肅  
 溟王恭 王紹杞 儀封恭端王在鑾莊庶子莊簡王肅  
 濤王恭 安昌恭惠王在銑莊嫡子王肅澄 遂寧康信  
 王在鈺莊庶子王肅清 洧川王恭樞寧陽王恭樞並端庶  
 子 楚昭王植洪武六年封就藩武昌府傳莊王煥憲王季  
 現靖王均鈿東安恭定 端王榮滅愍王顯裕恭王英煥王華  
 奎 巴陵悼簡王孟煥昭庶子 永安懿簡王孟炯昭庶子  
 傳莊惠王季塾悼懷王均鏗道靖懿王榮澹昭定王顯梧恭  
 順王英煥榮惠王華珠王蘊鍾王盛落王容析 壽昌安信  
 王孟焯昭嫡子傳靖和王季埈莊穆王均鐵無子 榮陽靖  
 簡王孟焯昭庶子傳莊信王季堞端懿王均燾端隱王榮羅

進王顯休 通山靖恭王孟煥昭庶子莊簡王季瑋溫惠王  
 均鏗道溫定王榮濤端穆王顯楮莊懿王英煥榮悼王華垣  
 進王植鈺王盛英王容柄 景陵順靖王孟昭昭庶子 岳  
 陽悼惠王孟灌昭庶子恭信王季境 江夏康靖王孟炬昭  
 庶子傳悼順王季塾安惠王均燾端信王榮澹莊定王顯梧  
 恭懿王英煥王華垣王植鈺 東安恭定王季堞莊庶子昭  
 簡王均鈿恭懿王榮淑康惠王顯梲王英燧 大冶悼信王  
 季煥莊庶子 縉雲懷信王榮淋靖庶子 保康榮康王顯  
 禧端庶子 武岡 王顯槐端庶子王英煥王華垣 宣  
 化 玉華壁恭庶子 漢陽 王植鑄 庶子 齊王樽  
 洪武三年封就藩青州建文初廢為庶人永樂元年復封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十

潭王梓洪武三年封就藩長沙後以妃坐事召王自焚 趙  
 王杞洪武三年封 魯荒王植洪武三年封就藩兗州府靖  
 王肇輝惠王泰堪莊王陽鑄懷王當從道悼王健杙道端王  
 觀煥恭王頤坦敬王壽鎰憲王壽鈺肅王壽鋪以派肅嫡子  
 兵破寇以海肅第五子寄居台州監國於紹興順治三年  
 州自縊以海王師渡浙航海依鄭成功成功使人沈之海中  
 鉅野信順王泰燈靖嫡子傳恭定王陽鑿莊憲王當涵端  
 肅王健樞惠榮王觀燁 鄒平莊靖王泰隆靖嫡子傳恭懿  
 王陽鏞莊定王當煥榮安王健樞道恭靖王觀煜康順王頤  
 在王壽楹 安邱靖恭王泰圻靖庶子傳莊簡王陽鑿道榮  
 順王當遠靖惠王健樞榮恪王觀熾溫信王頤塢壽鎰以弘  
 檀 樂陵恭惠王泰舉靖庶子傳宣懿王陽館端簡王當淦

莊康王健概恭僖王觀燾裕穆王頤棧王壽鎬王以泛  
 東阿端懿王泰塔靖庶子傳悼和王陽鐔追榮靖王陽鏞康  
 惠王當澆 東甌端肅王當泚莊嫡子傳恭恪王健楸 郊  
 城康僖王當滋 館陶宣恩王當恣莊嫡子 翼城恭安王  
 當雲莊嫡子康僖王健柵王觀燾頤堪頤堦 滋陽榮莊王  
 當清莊庶子懷懿王健楠追恭裕王觀煒頤堦昭順王壽復  
 王以洪 陽信安僖王當清莊庶子傳安懿王健社榮康王  
 觀燃恭簡王頤埔王壽鈔王以樹王弘福 高密康穆王當  
 渭莊庶子傳安簡王健杖昭和王觀煥王頤封 歸善王當  
 沔莊庶子康肅王健柵 新蔡端穆王當汗莊庶子傳昭和  
 王健柵恭惠王觀燾王頤掛 東原溫懿王頤增端庶子王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三

僖安王友城和庶子傳恭裕王申銓榮康王賓濶 石泉榮  
 穆王友墳和庶子傳恭簡王申鏗康惠王賓清王讓楷王承  
 燭王宣現 汶川懿簡王友墻和庶子傳榮康王申銷恭僖  
 王賓沙讓地安惠王承燭王宣鏗奉銜 慶符恭僖王友墻  
 和庶子端順王申鏗恭和王賓沾康定王讓棧王承幼王宣  
 壑 南川安靖王申鏗定庶子賓澧王讓樺承燭王宣鏗王  
 奉錄王至湘 江安莊裕王宣址庶子王奉鈔王至沔  
 新寧王奉鈔端嫡子 東鄉王奉鈔端庶子王至瀘 隆昌  
 王奉鈔端庶子 富順王至深恭嫡子 太平王至淶恭庶  
 子 湘獻王柏洪武十一年封就藩荊州府建文元年謀反  
 自焚 代簡王桂初封豫洪武十五年改封代就藩大同府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三

壽鎡王以源 福安憲惠王壽鈔宣德王壽鉞長泰昭和  
 壽鎡承福王壽鉅皆恭庶子 蜀獻王椿洪武十一年就藩  
 成都府悼莊王悅燾獻嫡子靖王友墻僖王友墻和王悅燾  
 獻庶子定王友城懷王申鈺惠王申鏗昭王賓瀚成王襄相  
 康王承燭端王宣圻恭王奉銓王至澗 華陽悼隱王悅燾  
 獻庶子洪熙元年別城崗州尋遷澧州康簡王友輝悼康王  
 申燾恭順王賓証讓核恭順嫡子莊靖王承燭溫懿王宣塔安  
 惠王奉鈔王至澗 崇寧王悅燾崇慶王悅圻並獻庶子  
 永川莊簡王悅燾獻庶子友墻莊簡嫡子 黔江悼懷王友  
 崑悼莊世子嫡子 內江莊懿王友墻和庶子申錫康靖王  
 賓証讓粉王承燾恭穆王宣塔王奉銓王至沂 德陽

悼辰王遜端追隱王仕壘惠王成鏗聰沐懿王俊杖昭王充  
 燿恭王廷琦定王孫鈺王孫鈞康王渭王彝王傅燾 廣靈  
 榮虛王遜焜簡庶子傳莊裕王仕堪順簡王成鏗宣和王聰  
 漢康定王俊觀榮昭王充燾王廷壘孫鈞燾簡 潞城  
 僖順王遜焜簡嫡子傳安簡王仕壘榮安王成鏗宣惠王聰  
 蕩端憲王俊校康定王充燾恭恪王廷壘王孫鈞 山陰康  
 惠王遜焜簡庶子傳端裕王仕壘榮靖王成鏗僖順王聰以  
 王俊樹王充熙王廷理 襄垣恭簡王遜焜簡庶子仕壘  
 死安惠王仕壘成鏗 靈邱榮順王遜焜簡庶子僖靖王仕  
 壘莊和王成鏗端懿王聰滿康悼王俊格追悼懿王充燾追  
 懷僖王延址追孫鏗 宣寧靖莊王遜焜簡庶子傳和僖王

仕瀛恭安王成鈞康靖王聰澈昭榮王俊相溫簡王充燦

懷仁榮定王遜灼簡庶子安僖王仕境追諡恭和王成紀溫惠

王聰淑僖庶王聰烈追諡莊簡王俊榭 隰川懿安王遜燦簡

庶子傳恭僖王仕境莊隱王成恭康肅王聰蒙莊惠王俊柏

昌化溫憲王仕境庶子傳榮僖王成鏗端襄王聰澧

定安悼隱王成鏘子聰滿 博野悼恭王成鎮隱嫡子傳端

穆王聰漆 莊憲王俊檟 和川悼僖王成鏗隱庶子傳宣

懿王聰潛恭惠王俊 康王充焯昭順王廷城端簡王勳鈺

王鼎棟王彝禱 宣津懷康王成鈞隱庶子傳懷莊王聰滿

溫穆王聰洽王俊椽 棗強靖安王成舒隱庶子傳康惠王

聰滋榮和王俊棟追封恭懿王充燭王廷坑王鼎錡 饒陽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悼昭王成鑿隱庶子傳榮莊王聰澈康僖王俊棧追諡充燦

樂昌康懿王聰涓惠庶子榮簡王俊樞追諡溫靖王充燭王廷

壩王勳鈺 吉陽恭順王聰注惠庶子傳端惠王俊權順僖

王充燭 溧陽榮定王聰澈惠庶子傳恭懿王俊樞王充燭

進賢莊惠王俊樞思庶子傳恭懿王充炆王廷堦 河內

莊安王充燭懿庶子恭憲王廷堦 富川悼定王充燭懿庶

子傳康簡王廷堦王勳錡王鼎漸 寶豐悼順王充炆懿庶

子 陽山悼懷王充炆懿庶子 永慶懿簡王勳鈺恭庶子

王鼎澆王彝板 肅莊王模洪武二十五年封康王瞻灼簡

王祿坤恭王貢鏘靖王貢淤追諡定王弼枕昭王緝焯追諡懿王

緝焯追諡庶子嗣封追封懷王紳堦憲王紳堦王識鈺 涇

化端惠王眞泓恭庶子傳康穆王弼果王緝勳王紳在 鉛

山榮和王眞瀚恭庶子傳康裕王弼幹恭莊王緝簡王紳那

金壇恭裕王眞洵恭庶子王弼燦 會寧莊惠王眞潤恭

庶子端憲王弼禮追諡恭懿王緝勳王紳域 延長莊懿王眞

境恭庶子傳王弼棟王緝綬王紳封 開化王弼叔靖庶子

王緝燦王紳 王識鑒 會昌王弼棟靖庶子王緝振王紳

增 延安恭靖王緝焯定嫡子 遼簡王植洪武十二年封

衛後改封遼就藩廣寧州永樂二年改任荊州府肅王貴煥

新王豪盛惠王恩鐸恭王寵濛莊王致格王寵燭 長陽王

貴煥簡庶子傳昭和王豪塢安靖王恩劬恭裕王寵游悼莊

王致楹追諡王憲煥王術雅 遼安王貴變巴東王貴煥簡庶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子潛江王貴焯宜都王貴燁並簡庶子 松滋安惠王貴焯

簡庶子傳靖簡王豪理榮和王恩鈞昭憲王寵冽恭肅王致

棟莊懿王憲燿王術經 益陽安僖王貴焯簡庶子懿簡王

豪煥恭和王恩銅康格王寵溜榮惠王致樞莊懿王憲燿

湘陰安僖王貴焯簡庶子傳康懿王豪煥恭簡王恩鐸端靖

王寵浦恭定王致栢莊順王憲烟王術稷王儼舒 衡陽莊

和王貴燾簡庶子靖僖王豪煥悼僖王恩鐸追諡安僖王寵淹

應山悼恭王貴燾簡庶子端順王豪煥和信王恩鐸 宜

城康簡王貴燾簡庶子傳榮僖王豪煥懷靖王恩鈺懿定王

寵瀆榮昭王致振 枝江莊惠王貴燾簡庶子傳靖僖王豪

壁溫穆王恩錢悼懷王寵潤端憲王致樞 沅陵恭憲王貴

嫡簡庶子傳昭安王豪堯宣穆王恩鈺莊恪王恩鈺榮簡王  
 龍深恭僖王致批 麻陽悼僖王貴煥簡庶子 衡山恭惠  
 王貴焮簡庶子 蕪水靖和王貴燮簡庶子傳安穆王豪桂  
 康順王恩鉅僖簡王寵澍端懿王致楹榮順王憲煜王術禮  
 肅憲悼靖王恩鈔靖嫡子傳榮順王寵汕恭憲王致拊王  
 憲燦王術授 長垣恭順王恩鈔靖嫡子王寵泐 光澤榮  
 端王寵灑惠嫡子傳恭僖王致楹莊懿王憲燿王術堯 廣  
 元康僖王致楹恭嫡子端恪王憲嫺王術桐 慶靖王撫洪  
 武二十四年封傳康王秩燿懷王選璧莊王選塤恭王真整  
 定王台浚追和王齋檀惠王齋枋以相封端王倪煥憲王伸  
 域王帥鋒王倬淮 靖憲王秩燾靖庶子 眞寧莊惠王秩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榮靖庶子傳康簡王選塤溫穆王真鏡榮僖王台淳安惠王  
 齋樺恭簡王倪煥 安化惠懿王秩焄靖庶子恭和王選塤  
追封王真鐸叛伏誅岐山悼莊王秩煉靖庶子 安塞宣靖  
 王秩貞靖庶子 弘農安僖王選塤康庶子傳榮惠王真鏞  
 恭定王台洋康僖王齋樺恭順王倪煥王紳繼王帥鎧 豐  
 林溫僖王選塤康庶子傳安簡王真鏞端康王台澹恭懿王  
 齋械王倪燦 鞏昌王真鏞莊庶子 壽陽和靖王台濠恭  
 庶子傳端懿王齋昂僖憲王倪燦王伸捏王帥登 延川端  
 穆王齋檀定庶子王倪煜 華陰端懿王倪焯惠嫡子王伸  
 塤王帥銳 鎮原王伸宣端庶子王帥鋒 蒙陰王帥鉅憲  
 嫡子 龍祥王倬源潭水王倬灑並帥鋒嫡子

王鴻緒曰有明宗系日削月削雖支子代有封立而恩澤  
 遞降規制無加其舊封遠者宗派蕃昌祿秩難給未胄疏  
 庸不免飢寒卽號稱雄藩而牽于文法長吏得以束縛之  
 所謂維城之寄無有也初太祖建藩東宮親王各錫嘉名  
 以示傳世久遠當萬厯中葉僅及祖訓之半而不億之屬  
 宗祿虧乏議者遂有減歲祿限宮媵且限支子之請由是  
 支屬承祧者親王無旁推之恩羣從繼世者郡封絕再襲  
 之例以及名婚不時有厲禁本折互支無常期啟禎時軍  
 餉告絀大農蒿目日憂難支安能顧瞻蕃維親王或可自  
 存郡王以至中尉仰給不賙一旦盜起無力禦侮徒手就  
 戮宗社爲墟惜哉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一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湖西閩鎮新輯

建國考

歷代建國

宣獻王權洪武十四年封惠王盤斌道靖王奠培康王觀鈞

王宸濠 臨川王盤輝獻庶子道康信王奠埈 宜春安簡

王盤姚獻庶子傳宣和王奠站懷簡王觀鎔道康信王宸滄

王拱樞 新昌安信王盤炷獻庶子 信豐悼惠王盤煊獻

庶子 端昌恭信王奠輝惠庶子傳榮安王觀錫悼順王宸

觀道王拱楛 樂安昭定王奠壘惠庶子溫隱王觀鎰道封

靖莊王宸湔端簡王拱樞王多煥王謀顛 石城恭靖王奠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堵惠庶子端隱王觀鎬道封安恪王宸浮 弋陽榮莊王奠

監惠庶子傳倍順王觀錄莊信王宸沔端惠王拱楛恭懿王

多煥 鍾陵王觀錐靖庶子 建安簡定王觀鍊靖庶子傳

莊順王宸肅昭靖王拱樞康懿王多煥王謀權王統鑲 岷

莊王棟洪武二十四年封傳恭王徽錄順王音堃簡王膺鈺

靖王彥法康王譽榮憲王定燧倍靖世子幹跬王企鈐王禮

洪無子叔企鑣紹立 江川恭惠王徽媚莊庶子傳榮懿王

音堃王膺鏗 廣通王徽濞莊庶子 陽宗王徽楷莊庶子

南渭榮順王音堃恭庶子懷簡王膺鈺道封安和王彥濱

莊順王譽樞 安昌懷信王膺鋪順嫡子傳榮和王彥滋王

譽柳定宸王幹理王企銅 充城王膺錕順嫡子 黎山安

懿王膺鈐順嫡子傳康靖王彥灝榮信王譽枚王定羨王幹

礪王企鏗 沙陽端靖王膺鈞順嫡子王彥淵 唐年恭裕

王膺錄順庶子王彥淵王譽鑾 南安王彥泥簡庶子 南

豐王彥激簡庶子王譽樹定斐幹臺道王企厥 善化康

簡王譽楛靖嫡子王定煥王幹瑒王企鈺王禮暉 建德榮

安王譽楛靖嫡子傳王定炯王幹瑒王企鈺禮沛 漢川康

定王譽榛靖嫡子王定焯 遂安王譽樞長壽王譽楛並靖

庶子 綏寧王定光康庶子王幹址王企鈔 南漳王定燿

康庶子 祈陽王定燧康庶子王幹娃王企鈔王禮汙 廣

濟王定濂康庶子王幹腫 青林王幹垣常寧王幹坤並憲

庶子 谷王棟洪武二十四年封 韓憲王松洪武二十四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年封傳恭王冲煥懷王範圮靖王範抑惠王徽鈔康王偕滿

昭王旭樞定王融燧安王謨煥道封端王朗錡敬安世子環

浚王遠杞王直瑋 襄陵莊穆王冲秋憲庶子恭惠王範址

安穆王徽鈴端和王偕洌道封懿簡王旭樞道封順清王融

焚恭懿王謨塏溫恪王朗鑽王環洗 樂平定肅王冲焚憲

庶子偕安王範塏道封恭安王徽鈺溫定王偕源安和王旭

樞道封昭順王融煥莊簡王謨淵王朗鑾 臨汾王冲燭憲

庶子 襄城昭裕王範塏恭庶子傳宣惠王徽鉅安信王偕

源康順王旭樞溫靖王融丞信和王謨垣 通渭莊簡王範

暨恭庶子傳榮靖王徽鈔恭裕王偕源安定王旭樞端順王

融煥惠穆王謨塏王朗鈺 平利懷簡王範壑恭庶子 漢

陰恭惠王徵銳靖庶子 高平榮和王偕灤惠庶子傳昭簡  
 王旭樽王融烜 西德昭僖王偕澗惠庶子悼昭王旭縱追  
 康惠王融燿端靖王謀植王朗鈺王璟辰 隴西安懿王旭  
 林康嫡子 宣道宣和王旭桢康嫡子傳恭懿王融煥恭靖  
 王謀堯王朗鏡王璟稟 長泰榮和王旭橫康庶子恭簡王  
 融焯謨墳 永福端僖王旭樺康庶子恭靖王融燮 建寧  
 恭安王旭椅康庶子王融焯王謨堂王朗鏡 辰州恭定王  
 融煥昭庶子簡靖王謨堦追王朗鏡王璟茂 崑山榮康  
 王融校昭庶子恭順王謨堦莊簡王朗鏡 長樂康懿王融  
 焯簡庶子傳榮安王謨斗王朗鏡王璟溥 高渚莊懿王謨  
 堪定庶子王朗鏡王璟渾王達朴 休寧安靖王謨堪定庶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子端惠王朗鏡 慶陽莊懿王謨墊定嫡子恭恪王朗鏡  
 通安端裕王謨堪定庶子王朗鏡王璟淮 崇明懷莊王璟  
 清端嫡子 長吉莊靖王璟澗端庶子王達植 保德王璟  
 誠端嫡子 綏平安穆王璟洛端嫡子 咸陽王璟澗商邱  
 王璟澤固原王璟渭汶陽王璟余並端庶子 藩簡王模洪  
 武二十四年封傳康王偕焯莊王幼學恭王詮鈺靖王助澗  
追王詮憲王允橙追王詮宣王恬焯王理堯王效鏞 陵川康肅  
 王偕焯簡庶子懷懿王幼墜追王詮康簡王詮瑋悼康王助漢  
追王詮莊安王允臬温穆王恬燾王理堦 平遙僖靖王偕焯  
 簡庶子懿安王幼墜 黎城昭僖王偕燾簡庶子莊惠王幼  
 墜 稷山悼靖王偕焯簡庶子傳莊靖王幼洪榮和王詮鑿

水悼懷王偕焯簡庶子傳安惠王幼燾端懿王詮鏞榮穆王  
 助澗莊和王允穰昭定王恬衍康僖王理堦王效鏗 沁源  
 恭定王偕焯簡庶子端懿王幼琦榮靖王詮鐘康僖王助澗  
 悼和王允楊追王詮康裕王恬焯憲肅王理堦王效鏞王效鏞  
 清源莊簡王幼圩康嫡子傳榮僖王詮鏞端和王助澗恭  
 裕王允仍王恬焚王理堦 遼山宣穆王幼墜康嫡子傳靖  
 和詮鏞恭靖王助澄王允杞王恬輝王理地 丙邱恭僖  
 王幼墳康嫡子悼順王詮鏞追王詮端靖王助澗安裕王允秘  
追王詮莊懿王恬熙王理堦王效鏗王迴瀟 廣宗懷靖王幼  
 珠康嫡子 唐山悼僖王幼墜康嫡子傳榮康王詮鏞恭懿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王助澗王允穰莊惠王恬燾王理野王效鈺 永年榮安王  
 幼恭康嫡子懷僖王詮鏞追王詮悼順王助澗追王詮恭裕王允  
 櫛 靈川榮懿王詮鈺莊庶子恭裕王助潛 宜山康僖王  
 詮鏞莊庶子傳榮端王助澗王允魁王恬燾王理壘 宿遷  
 榮簡王詮鏞莊庶子傳端惠王助澗王允杼王恬燾 吳江  
 昭和王詮鏞莊庶子傳榮順王助澗王允杼王恬燾 定陶  
 恭靖王詮鏞莊庶子王助澗王允杼王理持 雲和王詮鏞  
 莊庶子 德平榮順王允杼惠嫡子傳端和王恬燾王理雖  
 鎮康恭裕王恬焯憲嫡子 安慶端懿王恬燾憲嫡子王  
 理垣 保定順惠王理垣宣嫡子王效鑿 德化温簡王理  
 璣靈壽王理璣六合王理璣並宣庶子 安惠王楹洪武二



十四年封 唐定王極洪武二十四年封靖王瓊煇憲王瓊  
 烜莊王芝址成王彌錡敬王宇溫文城王彌錡子順王宙標端王  
 碩熿裕王器盛諡王津健新野悼懷王瓊煒定庶子傳恭  
 簡王芝城榮僖王宇滬康靖王宙統王碩燦王器垌 三城  
 康穆王芝堉憲庶子 新城王芝坦憲庶子 承休榮和王  
 芝垠憲庶子昭毅王彌振安僖王宇淵端惠王宙枝諡封端  
 王碩鯨 湯陰昭安王芝堉憲庶子傳端肅王彌鐸悼懷王  
 宇澄諡封榮簡王宙榮 浙陽溫僖王彌錡莊庶子 文城  
 恭靖王彌錡莊庶子 鄆城恭端王彌銀莊庶子昭憲王宇  
 清諡封榮康王宙桃 衛輝恭懿王彌鈞莊庶子端順王宇  
 清榮昭王宙桐諡封溫僖王碩煥 福山王器塽清源王器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五

挺安陽王器垠寶慶王器增永興王器培永壽王器圻德安  
 王器壘以上並端庶子

日知錄宗室之子固鮮修飭而朝臣視之若非其同類者  
 唐書言德宗初政諸王有官者皆令出閣就班岳陽等一  
 十縣主在諸王院久而未適人者悉命以禮出降二百年  
 來無有以建中故事為朝廷告者崇禎中唐王作書述關  
 老于文定之言曰唐元宗十王宅百孫院皆在京師凡有  
 所請皆賂韓號而後得憲宗時諸王久不出閣亦必厚賂  
 宦官始得所請彼以宗室近屬且聚居都邑猶不免於賈  
 緣況以千里外之藩封二百餘年之支屬有不結納左右  
 以為倚託哉嗚呼文定之言結納左右而得請猶未喪也

今之懇乞下僚卑哀吏胥不知是則終不得請不念甚乎  
 又曰漢臣之言曰有白頭老人教臣言嗚呼余繼之矣夫  
 一夫吁嗟王道為虧今且窮閭蒿屋猶得被雲雨之施而  
 耳目之所不及恩澤之所不周未有甚於皇族者杖杜作  
 而晉徵角弓刺而周替可以為後王之殷鑒矣

鄧靖王棟洪武二十四年封 伊厲王棟建文三年封簡王  
 顯煥安王勉堡諡封悼王諶欽定王諶鈺莊王許淵敬王許  
 消王典模 光陽榮靖王勉圻簡庶子 方城懷僖王諶鏞  
 安庶子昭和王許注懷順王典榕諡封溫僖王哀煥王珂墻  
 王采筠王鳳灘 西鄂安僖王諶欽安庶子恭靖王許際  
 萬安康懿王典楨敬庶子傳昭和王哀煥恭宣王珂佳王采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六

鑑 安樂王襄熿典模庶子 靖江王守謙太祖嫡兄南昌  
 王孫洪武三年封傳悼僖王贊儀莊簡王佐敬懷順王相承  
 諶昭和王規裕端懿王約麒安肅王經扶恭惠王邦蓋康僖  
 王任昌憲定王任展溫裕王履濬榮穆王履祐王亨嘉諡祖  
 壽春王有四子五孫皆追王太祖上有三兄及二姪亦  
 追王謂之十五王廟食于廟惟壽春王有後餘皆無考 吳  
 悼王允熿懿文太子嫡子 衡愍王允燧徐哀王允熙並懿  
 文太子庶子 漢王高煦成祖嫡子 趙簡王高燧惠王瞻  
 塢悼王祈鏞靖王見潯莊王祐採康王厚煜恭王載培加封  
 安王翊鎰諡穆王常清由松王慈憐諡光王由 臨漳恭安  
 王祈整惠嫡子傳榮和王見滄悼懷王祐杙諡康端王厚灼  
 杜惠王載塏王翊鏞王常海 湯陰莊僖王祈鈞惠嫡子王

見率 襄邑恭定王祈銓 子傳懷簡王見清 樂惠王見  
沂昭和王祐 擢端順王厚焮 洛川靖懿王祈鉅 惠庶子榮  
恪王見源 康定王祐 架懷順王厚焮 恭簡王載堉 莊憲王  
胡懿 端惠王常渲 王由 例王慈焜 南樂安懿王祈釗 惠嫡  
子傳榮 僖王見潤 宣靖王祐 檣康順王厚焮 恭恪王載堉 王  
胡鎬 王常汰 平鄉榮順王祈鈞 惠庶子傳榮 康王見洸 僖  
穆王祐 楸王 恭和王厚焮 安莊王載坊 汝源榮昭王見  
淇 悼庶子懷和王祐 桐端僖王厚焮 載堉 昆陽溫穆王  
見洽 悼庶子 廣安端裕王祐 枳靖庶子傳溫 懿王厚焮 康  
裕王載堉 王胡鎬 江寧恭懿王厚焮 莊庶子傳莊 惠王載  
堉 王胡鎬 光山康靖王厚焮 秀水憲穆王厚焮 並莊庶子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七

成皋端穆王載堉 康庶子昭裕 王胡鎬 王常洵 王由  
朴 壽光王由桂 穆庶子 鄭靖王瞻 峻仁宗庶子 永樂二  
十二年封傳簡王祈鏐 僖王見滋 王 康王祐 杓懿王祐 樺  
東垣端惠王 恭王厚焮 端清世子載堉 王胡鎬 新  
平懷僖王祈銳 靖嫡子 涇陽安靖王祈鈞 靖庶子王見溢  
朝邑榮簡王祈鎔 靖嫡子 盟津王見濬 簡庶子祐 樺厚  
焮 載堉 東垣端惠王見湏 簡庶子祐 樺 榮昭王  
厚焮 康僖王載堉 恭懿王胡鎬 王常澤 王由彬 世子載堉 孫  
常潔 立王常潔 端清次子胡汰 嫡子 河陽懷簡王見滄 簡  
庶子 信陽悼懷王見湏 簡庶子 宜章懷順王見洸 簡庶  
子 繁昌恭定王見濬 簡庶子 榮辰王祐 枳端順王厚焮 王

載堉 廬江懿簡王見清 簡庶子傳穆 王祐 楊王厚焮 允王載  
禪 丹陽靖和王見洸 眞邱榮 隱王見滄 並簡庶子 德慶  
恭惠王載堉 恭庶子王胡鎬 崇德恭簡王載堉 恭庶子  
越靖王瞻 埔仁宗嫡子 襄憲王瞻 培仁宗嫡子 傳定王祈  
壻 簡王見淑 懷王祐 材康王祐 檣莊王厚焮 陽山王祐 樺庶  
子 王 靖王載堉 忠王胡鎬 王常澄 宣鄉莊憲王祈鈞 憲  
嫡子 東陽安穆王祈鈞 憲庶子傳僖 順王見洸 榮肅王祐  
樺 恭靖王厚焮 王載堉 王胡鎬 陽山恭和王見滄 定庶子  
傳榮 康王祐 樺 鎮寧恭靖王見源 定庶子安懿王祐 樺 恭  
懿王厚焮 王載堉 郎城王載堉 莊庶子王胡鎬 永城王  
載堉 莊庶子 蘭陽王胡鎬 靖庶子 貴陽王常法 進賢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八

常澄 並胡鎬 庶子 劉憲王瞻 桐仁宗庶子 傳靖王祈鎬 王  
見滿 和王祐 樺 樺 梁王見端 王厚焮 莊王載堉 樺 王胡鎬  
敬王常清 康王常澄 王由 樊王慈焜 都昌惠靖王祈鈞 憲  
嫡子傳懷 順王見潭 悼僖王祐 樺 王厚焮 王載堉 胡鎬 都  
梁悼惠王見溥 靖嫡子 樊山溫懿王見源 靖庶子傳莊 和  
王祐 構恭恪王厚焮 王載堉 杓王胡鎬 王常滄 富順王厚焮  
和庶子王載堉 王胡鎬 王當 滔王由 燭 永新安莊王厚焮  
莊嫡子王常滄 淮靖王瞻 煥仁宗庶子 傳康王祈鈞 安王  
見濬 王 定王祐 榮 王 莊王祐 樺 庶子 憲王厚焮 恭  
王載堉 順王載堉 王胡鎬 王常清 鄱陽懷僖王祈鈞 靖庶

子 永豐恭和王所敘靖庶子傳懷順王見淨榮和王祐相  
 安傳王厚焮王載址莊裕王翊鈺王常淵王由桐 清江端  
 裕王見澂康嫡子 南康莊惠王見治康嫡子榮僖王祐祠  
 追封 安懿王厚燾王載趨王翊鉉 德興莊僖王見渚康庶  
 子傳恭簡王祐棟端順王厚誠王載保王翊鍊 順昌恭懿  
 王見渚康嫡子王祐樞王厚煊王載圭 崇安榮穆王見洵  
 莊庶子昭和王祐幹 高安恭僖王厚昃莊嫡子傳端惠王  
 載塔王翊鈺王常洪 上饒恭惠王厚煊莊庶子王載塔王  
 翊鈺 吉安肅簡王厚縉莊庶子王載堞王翊鈺 廣信順  
 恭王厚燾莊庶子王載堞 嘉興王厚燾莊庶子 紹興王  
 厚燾莊嫡子王載封王翊銓 金華王載塔憲庶子王翊銷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九

王常澗 華王載域憲庶子 榮昌昭王翊鏡順庶子 滕  
 懷王瞻塏 梁莊王瞻培衛恭王瞻堃並仁宗庶子 德莊  
 王見麟英宗庶子傳懿王祐榕懷王厚燾 追封恭王載墩定  
 王翊館王常翺世子由杭王由樞 大清兵克濟南見義 泰安恭簡王  
 祐樞莊庶子傳端懿王厚煊康惠王載堞 濟寧安僖王祐  
 樞莊庶子 恩城榮和王厚燾懿庶子 臨朐榮簡王厚燾  
 懿庶子傳懷莊王載堞王翊鈺王常亮 高唐悼僖王厚燾  
 懿庶子 臨清溫懿王載堞懷庶子傳順王翊鈺王常懋  
 寧海恭和王載埈懷嫡子王翊鐸王常泗 堂邑端順王翊  
 鐵恭庶子 利津安和王翊鏞恭庶子王常瀟 安陵王常  
 濤定嫡子 紀城溫裕王常澍定嫡子王由樞 嘉祥王常

注定嫡子 清平昭裕王常澍定嫡子年封王由燦 永年  
 王由楫寧陽王由椅並常翺庶子 許悼王見渚秀懷王見  
 澍並英宗庶子 崇簡王見澤英宗嫡子靖王祐樞恭王厚  
 燾莊王載境端王翊鐸王常澍王常灃王由楨 端安恭簡  
 王祐桓簡庶子王厚燾莊惠王載堞 慶元榮康王祐樞簡  
 庶子王厚燾莊懿王載圻 懷安莊惠王厚燾靖嫡子傳溫  
 穆王載荆懷安王翊鑽王常淵王由札 歸德端惠王載堞  
 莊庶子 吉簡王見浚英宗庶子祐扶初封常王後諡曰悼  
 定王厚燾端王載均莊王翊鎮宣王翊鸞王常瀉王由棟王  
 慈 長沙王翊鈺端庶子王常澗 穀城昭憲王翊鈺端庶  
 子王常濫 德化王常汶福清王常激並宣嫡子 忻穆王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十

見治英宗庶子 徽莊王見沛英宗庶子傳簡王祐樞恭王  
 厚燾王載堞 太和端僖王祐樞莊庶子傳清安王厚炬恭  
 莊王載犁王翊鈺 遂昌恭惠王祐樞莊庶子王厚燾王載  
 堞 景寧恭裕王祐樞莊庶子傳莊僖王厚燾工載堞 建  
 德康和王祐樞莊庶子傳安簡王厚燾恭穆王載塔王翊鈺  
 王常澗 陽城恭僖王祐樞莊庶子傳懿簡王厚燾王載堞  
 王翊鈺 嘉定宣惠王厚燾簡庶子恭順王載堞 新昌端  
 僖王厚燾簡庶子王載堞 慶雲安僖王厚燾簡庶子莊靖  
 王載堞 隆平悼康王厚燾簡庶子 伍城恭利王載堞太  
 康王載堞陽夏王載堞並恭庶子 德平王載堞恭庶子王  
 翊鐸 榮陽裕安王載堞恭庶子王翊銘王常澗 懷慶莊

惠王載遼恭庶子 咸平溫裕王載塔恭庶子王翊鏞王常  
茂 延津端惠王載垣恭庶子王翊錚王常食 孟津昭順  
王載堃恭庶子王翊鏞 上蔡溫裕王載城恭庶子昭敬王  
翊鎮王常澄 安陽王翊錡萬善王翊鈞並載瑜庶子 興  
獻王祐杭憲宗庶子 岐惠王祐楡憲宗嫡子 益端王祐  
積憲宗庶子傳莊王厚煥恭王厚炫昭王載增追宣王翊鈞  
敬王常遷王由本 金谿莊惠王厚煌端庶子傳榮靖王載  
堉恭憲王翊鏞王常洽王田楮 玉山恭安王厚煥端庶子  
安東王載環恭嫡子王翊鏞王常澄 舒城康簡王載堃  
恭嫡子傳懷莊王翊銀王常泚王由權 阜平懿簡王載堃  
恭嫡子王翊鏞王常泚 銅陵恭簡王載環恭嫡子傳端信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二

十一

王翊鈺王常派王由楨 黎邱莊懿王常濬宣嫡子 浦陽  
肅安王常榮宣嫡子王由楨 涇河懷信王常洎宣嫡子王  
由栻 華山王常汎宣嫡子王由楨 筠谿王常深宣嫡子  
羅川懿王常潛宣嫡子王由栻 安仁昭憲王常深宣嫡  
子王由栻 德化王常淙宣嫡子王由楨 德安王常洞宣  
嫡子王由栻 鄖西王常湖豐城王常澍澧溪王常溜峽江  
王常澗安義王常淙新建王常泣奉新王常澍以上皆宣庶  
子 仁化王由條敬庶子王慈劬 興安王由權和順王由  
棟永寧王由棟嘉祥王由權以上皆敬庶子 衡恭王祐樺  
憲宗庶子傳莊王厚煥康王載圭安王載封定王翊鏞王常  
濬 玉田懷簡王厚煥恭庶子王載塘王翊鏞 新樂端惠

王厚煥恭庶子傳憲王載重王翊銘 高唐端裕王厚煥恭  
庶子恭王載堃追和王翊鏞王常澤 齊東溫惠王厚煥恭  
庶子傳安和王載堃王翊鏞王常泛 邵陵王厚煥恭庶子  
王載增王翊鏞王常濬 漢陽溫惠王厚煥恭庶子王載堃  
平度康惠王載邳莊庶子王翊鏞王常濬 宣陽王載堃  
莊庶子王翊鏞 昌樂王載堃壽張王載鼎並莊庶子 商  
河康順王載塔莊庶子王翊鏞 雍靖王祐樺憲宗嫡子  
壽定王祐樺汝安王祐樺涇簡王祐樺均憲宗庶子 榮莊  
王祐樺憲宗庶子厚煥恭王載堃王翊鏞王常濬憲王由栻  
福寧懷信王厚煥莊嫡子惠安康和王厚照莊嫡子傳宣  
懿王載堃王翊鏞 永春榮簡王厚烈莊庶子王載堃 富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二

十二

城康定王厚煥莊庶子王載堃王翊鏞 貴溪端靖王厚煥  
莊庶子王載堃王載堃 肇慶王由楨常滾嫡子 申懿王  
祐樺憲宗庶子 景恭王載別世宗庶子 潞簡王翊鏞穆  
宗嫡子王常泚 寶豐王常潛簡庶子 福恭王常洎神宗  
庶子由松 穎上王由架恭庶子 瑞王常浩惠王常澗並  
神宗庶子 桂端王常瀛由權 定哀王慈炯永悼王慈昭  
並莊烈嫡子  
論曰自唐革舊制諸王雖云分茅食邑然不過如漢末  
名號侯之例未有克享實封者也至宋則止王其身子  
孫不得承襲故鄆陽馬氏謂自燕王薨而祖宗之後未  
有封王爵者其恩誼視唐又薄矣明初太祖定制皇子

封親王歲祿萬石護衛多者至萬九千人冕服車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莫敢與之鈞禮親王嫡長子為王世子長孫為世孫冠服視一品諸子封郡王其嫡長子為郡世子長孫為世孫冠服視二品諸子孫為將軍四世以下為中尉祿之終身不替蓋其親親之義遠與周漢比隆隋唐而後未有若是者也然虛糜之以藩封而不得擅其土地財賦厚饒之以爵祿而未嘗治其人民政事則又以矯漢晉末大之弊而使之謹守貴富不敢自恣原其立法之意豈非冀其枝葉扶疏與本根相維係者乎願傳世無幾浸以淫侈驕溢殞厥身命祚既不永綱亦密焉其猜忌而多防也比于宋齊之二明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三

其峻垣而幽閉也甚于金源之鎬厲蓋魏令諸侯遊獵不過三十里明則就藩以後歲時不得定省出城省墓必上請而後許又二王不得相見名為優遊逸樂而實則束縛箝制之與罪囚無二豈固朝廷之寡恩哉抑由諸王多行不義隙開而讒與事會故也自燕王以臣伐君篡取大統至宣德時之漢煦趙燧正德中之安化上高率皆阻兵安忍躬踐大逆與鄭段衛吁之行無以異乘輿勞動僅乃尅平其他潛為伍被貫高之謀而事泄中敗者比比有矣至於黷亂宮闈僭擬不道怙勢作威凌財病民則靡世而無之及夫末葉大盜蜂起所在宗藩之裔半為寇酋俘戮宏光南渡曾不再稔唐魯二王

相繼監國紹武延息于閩海永歷通命于湘梧大抵庸軟下材智不逮遠既無少康一旅之勤又乏姬平守府之度自植自仆任人斬伐如草木焉雖曰大福不再天命有歸毋亦童昏荒佚之世胄不足以光復舊物云爾功臣 魏國公徐達初封信國公加封魏國公輝祖欽顯宗承宗備鵬舉邦瑞維志弘基文爵 鄂國公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忠茂昇改開國公繼祖靈復世襲錦衣指揮使經風懷遠侯元振嘉靖中續封文濟 韓國公李善長初封宣國公進韓國公 曹國公李文忠景隆璿世襲指揮使濂臨淮侯性嘉靖中續封沂庭竹言恭宗城使朝鮮逃回不得封邦鎮弘濟 宋國公馮勝 衛國公鄧愈鎮改申國公源鎮弟銘子挺柄指揮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古

使定遠侯繼坤嘉靖中續封祖錫世棟紹煜文明 信國公湯和鼎早卒贈信世子辰文瑜倫靈璧侯紹宗嘉靖中續封佑賢世隆之誥國祚國祥文瓊崇禎中俱延安侯唐勝宗 吉安侯陸仲亨江夏侯周德興 淮安侯華雲龍中 濟寧侯顧時敬長興侯狄文炳臨江侯陳德鏞 鞏昌侯郭興振 六安侯王志威 滎陽侯鄭遇春平涼侯費聚 江陰侯吳良高 靖海侯吳禎忠 南雄侯趙庸德慶侯廖永忠權 南安侯俞通源廣德侯華高 營陽侯楊璟通 蕪國公康茂才追封諡武康錫新 永嘉侯朱亮祖 穎國公傅友德由穎川侯臨川侯胡美 東平侯韓政追封勳 宣春侯黃彬宣寧侯曹良臣追贈安國侯汝南侯梅思祖河南侯陸

聚 忠勤伯汪廣洋文臣 誠意伯劉基正德入年追贈 應

鷹法桓晏祿世襲五瑜處州衛指揮使 世延毅臣孔昭 永

城侯薛顯公諡桓義 以上皆洪武三年封 西平侯沐英追

封黔寧王諡昭靖春諡惠襄昂景泰中贈定邊伯黔國公晟

永樂六年征安南加封追封定遠王諡忠敬斌諡崇康琮諡

武僖崑贈太師諡莊襄紹助贈太師諡敏敬胡輔諡恭僖融

藍玉 永平侯謝成 鳳翔侯張龍傑初除 安陸侯吳復

靖寧侯葉昇景川侯曹震會宜侯張溫雄武侯周武追封汝

定遠侯王弼以上並洪武十二年封 崇山侯李新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五

普定侯陳桓 東川侯胡海又名 武定侯郭英與弟追封

洪武十七年封 航海侯張赫追封恩國 舳舻侯朱壽

海西侯納哈出察罕 東筦伯何真榮 全寧侯孫格與祖

子 德浪公濮英璵 徽先伯桑敬世傑子 永定侯張銓

越國公胡大海金華死事追封諡武莊泗

國公耿再成處州死事封高陽郡公諡武莊洪武十年改

蔡國公張德勝龍江戰歿追封諡忠毅梁國公趙德勝南昌

死事追封諡武桓濟陽郡公丁普郎鄱陽湖歿河間郡公俞

廷玉郎國公廖永安使吳不屈追封楚國公諡武閔洪武十

三年改 東海郡公茅成伐吳戰歿虢國公俞通海廷玉子

卒于平江軍追封豫國公洪武三年改諡忠烈 濟國公丁

德興卒于平江軍追封天水郡公嚴德討方谷珍戰歿追封

姑熟郡公陶安追封 東郡侯花雲太平死事高陽郡侯王

鼎太原郡侯許瑗同死太平太原郡侯王道同處州死事南

陽郡侯葉琛死祝康宗之難忠節侯張子明南昌死事高陽

郡侯韓成穎上郡侯陳兆先下邳郡侯余祖潁川郡侯陳弼

東海郡侯徐光輔京兆郡侯宋貴汝南郡侯昌文貴隴西郡

侯李信太原郡侯王勝清河郡侯李志高並死 隴西郡侯李

繼先彭城郡侯劉齊天水郡侯趙國旺以上同死南昌 永

義侯桑世傑代吳戰 燕山侯孫興祖北征戰歿 安遠侯蔡儂

王簡追封 沂侯王真諡桓 汝陰侯高顯諡武 富春侯孫世忠

合浦侯陳清諡崇 東海侯陳文諡孝 英山侯於顯諡襄

樂侯邱廣諡景 以上皆追封 天水郡伯趙天麟臨江 隴西

郡伯牛海龍南昌 安定伯程國勝鄱陽 太原郡伯王咬住

前縉雲郡伯胡深取戰 康安郡伯孫虎落馬 譙郡伯戴

姜潤梁縣子石明合肥縣子王德懷遠縣子常德勝含山縣

子丁宇盧江縣子汪澤巢縣子陳冲定遠縣子王喜仙逮德

山宜遠縣子裴軫以上皆陽湖戰歿當塗男王愷金華 丹陽

縣男孫炎處州 合肥縣男徐明南昌 五河縣男王理鄱陽

舒城縣男王仁定遠縣男史德勝萬春縣男常惟德含山縣

男曹信虹縣男鄭興隆男羅世榮並見前 右洪武朝侯封

陳理歸義侯明昇崇禮侯樂城侯李堅尚太祖女大名公主

從建文伐燕封于莊襲封 歷城侯盛庸伐燕功封 右建

文朝 洪國公邱福建文中靖亂功封 成國公朱能永樂

四年追封東平王諡武烈勇沒于土木追封平陰王諡武愍

儀太子太傅輔贈太傅諡恭禧麟鳳贈太保榮康希忠萬曆

初封定襄王諡恭靖尋追奪王時泰應楨自殺應槐鼎臣無

子純臣加大傅降賊被殺 成陽侯張武贈潞國公諡忠毅

無子除 泰寧侯陳珪追封靖國公諡忠襄璽瑜灝瀛沒于

土木追封寧國公諡恭愍涇桓璇璣璠無子叔璉襲良弼加

少保 武安侯鄭亨追封漳國公諡忠毅能宏英綱崑維忠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七

維孝之俊死于賊 保定侯孟善追封滕國公諡忠勇瑛奪

爵流雲南世襲指揮俊子伯爵昂子達仍襲指揮使 同安

侯火真北征戰歿 鎮遠侯顧成追封夏國公諡武毅統興

祖削爵復封翰清溥清從弟加太子太保諡襄恪仕隆太子

太傅諡榮靖寔加少保諡榮信承光寔從子大理太子太保

肇述少師後死于賊 靖安侯王忠北征戰沒無子除 武

城侯王聰北征陣亡追封漳國公諡威毅 永康侯徐忠追

封蔡國公諡忠烈瑛安昌錡溥源溥庶兄喬松文煒應坤錫

印應垣錫登死于賊 隆平侯張信追封鄖國公諡恭信鏞

清福弟祐祿璋猷桐炳坤國彥拱薇太子太傅陣亡 安平

侯李遠北征陣亡贈莒國公諡忠壯安奪爵復襲 成安侯

郭亮世伯爵追封興國公諡忠壯晟昂鑛璣璣從子應乾

邦柱邦相邦棟祚延祚久祚永 思思侯房寬世指揮使

興安伯徐祥世督都僉事永亨 正統九年勦寇功進封侯卒

諡武襄賢盛良盛從子勳夢賜汝誠繼榮無子叔汝孝襲加

太子太保繼本治安死于賊 武康伯徐理楨勇無子除

襄城伯李潛世襲指揮同知進封侯隆珍贈侯諡悼僖瑾平

都掌蠻功進封侯加大保追封芮國諡壯武黼廓隆孫黼從

兄全禮贈太子少傅諡恭敏應臣成功守錡國楨太子太保

城陷賊執殺 榮國公張玉東昌戰死追封諡忠顯洪熙元

年追封河間王改忠武英國公輔由信安伯進新城侯安南

公封英國公加大師沒于土木追封定興王諡忠烈懋加太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八

保進封寧陽王諡恭靖銳嵩贈太保諡壯和溶加少保元功

元德維賢加大保進太師之極世澤城陷被殺 新昌伯唐

雲世指揮使 崇安侯譚淵夾河戰死追封諡壯節 新寧

伯忠環裕祐加大保諡莊僖給功承國佐懋助弘業崇禎末

死于賊 應城伯孫巖追封侯諡威武亨襲伯英傑罪下獄

尋復繼先鉞岱永爵文棟允恭廷勳加少保後死于賊 富

昌伯房勝世指揮使 忻城伯趙彝諡武毅榮溥權武祖允

祖征錄泰修世新之龍大清兵下 雲陽伯陳旭無子除 廣

恩伯劉才世指揮同知 忠誠伯茹瑋推戴功封罪下獄死

順昌伯王佐推戴功封世指揮使罪下獄死 平江伯陳

瑄推戴功封子世伯追封侯諡恭襄佐銳贈歸國公諡壯敏

熊忬劉瑾削爵瑾敗復爵堯從子圭贈太傅諡武襄王謨允

兆啟嗣治安 定國公徐增壽徐達次子成祖追封武陽侯

諡忠愍又追封公世襲景昌罪停祿顯忠永諡毀制世英光

祚加太師諡榮僖延德文璧太子太保諡康惠廷輔希準允

頑太子太保城陷死于賊 永春侯王宣尚太祖女懷慶公

主成祖入立封罪下獄停襲 廣平侯袁容尚成祖女永安

公主以功封世襲追封沂國公諡忠穆頑瑄瑋瑋瑋停襲 富

陽侯李讓尚成祖女永平公主功封世襲追封景國公諡恭

敏茂芳削爵與 豐城侯李彬贈茂國公諡剛毅賢追封豐

國公諡忠憲勇太子太保翼旻璽庶兄太子太傅諡武襄熙

旻從子儒熙從子環承祚開先死于賊 涇國公陳亨成祖追封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九

諡襄敏寧陽侯懋父亨歸附功封寧陽伯進封侯加太保追

封濟國公諡武靖晟潤瑛晟子輔罪下獄無子繼祖維藩大紀

應詔光裕太子太保封金鄉侯王貞成祖追封諡忠壯洪熙

元年追封寧國公成山侯通初封武義伯進封成山侯仁宗

加太保子世侯正統四年削爵琮復爵成山伯鏞太子太傅

洪維熊應龍允忠國柱太子太保道寧道允 清遠伯王友

征安南進世侯坐誹謗削爵 榮昌伯陳賢智罪削爵 安

鄉伯張興勇興兄安東寧恂坤鐸鏞世恩光燦死于賊 遂

安伯陳志以上皆永春英墳沒于土木諡榮懷韶加少保鏞

太子太保謝璋秉衡長衡 永新伯許誠永樂三年以發奸

封世襲指揮使 西寧侯朱晟永樂三年征西功封琥削爵

瑛戰沒追封鄆國公諡忠順侯諡讓愷良臣天剛公度世恩

光夏裕本太子太保裕德死于賊 安遠侯柳升永樂六年

安南功封安遠伯世襲追封侯沒于交趾進融國公諡襄愍

溥諡武肅承慶景罪削爵旋復文珣贈太保諡武襄震懋助

昌祚紹宗 建平伯高士文戰沒交趾追封世襲福遠進露

無于除 寧遠侯何福北征功封罪自殺除 恭順伯吳允

誠本名把都帖木兒永樂十年北征功封世襲贈鄧國公恭

順侯克忠永樂十六年襲洪熙元年進封侯世襲戰沒宣府

瑾死曹欽之難贈 國公諡武壯鑑世與繼爵汝蔭惟業惟

英 廣寧伯劉榮永樂十七年封世襲諡忠武追進侯湍安

天順元年進封侯加太子太傅追封嶧國公諡忠僖瑾淮子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十

安姪璇信泰諡康順允中允正嗣德無子叔嗣爵嗣恩 安

陽侯郭義世襲指揮使 陽武侯薛祿永樂十八年封三代

皆侯爵仁宗加太保子世侯追封鄆國公諡忠武勳說琮倫

翰翰從子鉅濂太子太師京師陷死于賊 會安伯金玉與

薛祿同日封世襲指揮使 永順伯薛斌與薛祿同日封世

指揮使綬父功襲伯後戰沒追封侯諡武毅輔勳 武進伯

朱榮永樂二十年以北征功封洪熙元年追封侯諡忠靖冕

戰沒陽和追封侯諡忠愍瑛雲霖潔江海本無子叔承勳世

雍無子天爵自洪加太傅 安順伯薛貴初名脫火赤與朱

榮同日封世指揮使進封侯追封濱國公諡忠壯弟可帖

兒世襲指揮使山忠瑄子昂仍襲指揮使 忠勇王金忠



本名也先士干永樂二年來歸封賜姓名 榮國公姚廣孝  
追封諡恭靖 景城伯馬榮追封諡壯武 新泰伯張欽追  
封諡剛勇 萊陽伯周長追封諡忠毅 成武伯陳亨追封  
諡忠勇 平陰伯朱崇追封諡武襄 保昌伯程寬追封諡  
忠威 右永樂朝保定伯梁銘仁宗封世襲瑤進封侯世襲  
伯爵追封翁圖諡襄靖傳任永福罪革繼藩世勛天秩 忠  
勤伯李賢洪熙元年封卒除 廣義伯吳管昔世襲玘琮從  
從罪除 清平侯吳成初名買驢進封侯追封榮國公諡壯  
勇英靈傑家彥國乾遵周 右洪熙朝 崇信伯費瓚宣德  
元年封世襲劍淮柱焯坤甲金天澤贈太傅尚樞 會寧伯  
李英宣德二年封罪革 新建伯李玉宣德四年封世指揮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三

使 奉化伯滕定宣德七年封追封侯 順義伯金順宣德  
四年封 安陽伯曹隆追封諡忠毅 邵陽伯馬聚追封諡  
壯勇 清源伯冀傑追封諡忠壯 西和伯吳守義追封諡  
忠順 營山伯高成追封諡武毅 湯陰伯郭資文臣追封  
諡忠襄 榆次伯張廉追封諡忠敏 臨漳伯郭義追封  
右宣德朝 會川伯趙安正統三年封 寧遠伯任禮世襲  
封侯諡僖武壽罪除 定西侯蔣貴由定西伯進封侯世襲  
追封涇國公諡武勇義琬加太保追封涼國公諡敏毅驥胤  
傅右建元承勳維恭加少保秉忠 修武伯沈清封世襲  
襄榮榮沒于土木追封侯諡僖懋煜罪除削爵無子坊世  
襲指揮使 永寧伯譚廣追封侯子襲指揮使 清遠伯王

驥追封侯諡忠毅瑞添憲瑾學詩學禮繼芳永恩 平鄉伯  
陳懷沒于土木追封侯諡忠毅輔信世襲指揮使 招遠伯  
馬亮與陳懷同日封諡榮毅子襲指揮使 忠勇伯蔣信追  
封侯諡僖順善無子除 蒙瑛伯李英追封諡襄毅 綿谷  
伯高文追封諡莊靖 懷遠伯山雲追封諡忠毅 威遠伯  
方政追封諡忠毅 泌陽伯韓信追封諡榮襄 臨武侯蕭  
授追封 萊陽伯孫榮追封伯山陽伯金純 追封 荏平  
伯吳中以文臣追封諡榮襄 右正統朝 昌平侯楊洪景  
帝封昌平伯進封侯世襲追封穎國公諡武襄傑俊珍 定  
襄伯郭登世襲追封侯諡忠武嵩登從子襲指揮使 撫寧  
伯朱謙追封侯諡武襄保國公永進封侯又進封公追封宣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三

平王諡武莊暉襲公子孫仍世侯撫寧侯麒岳崗繼勳自殺  
國弼加少傅削爵尋復 南和侯方瑛政子封伯世襲追封  
侯子毅世襲伯諡忠襄罪革爵壽祥諡康順東炳煜炳從應  
奇無子襲 一元 南寧伯毛勝追封侯諡莊毅榮文良重器  
邦器國器祖德孟龍 鉅鹿侯井源駙馬都尉沒于土木景帝  
追封 任邱伯梁成左都督沒于土木追封 山陽伯武興  
追封 溧陽伯紀廣追封諡僖順順寧 汝陽伯金濂文臣  
追封 右景泰朝 忠國公石亨景帝封武清伯進封侯天  
順進封公罪下獄死除 太平侯張軹輔弟世襲追封裕國  
公諡勇襄瑾 文安伯張軹軹兄與軹同日封世襲罪除  
興濟伯楊善世襲追封侯諡忠敏 海寧伯董興無子除

懷寧侯孫堂封懷寧伯進封侯世襲追封涑國公諡武毅  
泰應爵瑛瑁秉元世忠承恩承蔭繼濟維藩 豐潤伯曹義  
世襲追封侯諡莊武振愷棟松棟庶文炳允成匡治太子太  
師 東寧伯焦禮與曹義同日封追封侯諡襄毅亮壽俊成  
淇洵棟洵從太子太保文耀夢能加太師 懷柔伯施聚與  
曹義同日封追封侯諡威靖榮鑑瓊瑾燾嵩光祖壯猷兆麟  
武功伯徐有貞文臣世襲指揮使尋罪除 武平伯陳友  
世襲進封侯子孫仍世襲追封河國公諡武僖能綱勳熹大  
策永壽世恩 武平首陳如松世次襲年無考 安定侯石  
彪與陳友同日封進封侯罪除 高陽伯李文與陳友同日  
封追贈伯爵子襲指揮使 武強伯楊能洪從子與陳友同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二

左都督追封 右成化朝 廣昌伯劉寧弘治中追封 涇  
陽伯神英正德五年封附劉瑾除 咸寧侯仇越初封伯進  
封鸞罪除 洛南伯馮禎追封 邢臺伯馮斌追封 新建  
伯王守仁文臣封隆慶元年追封侯諡文成正億承勳太子  
太保先通承勳死于賊 忠誠伯陸炳嘉靖中追封 寧遠  
伯李成梁萬曆七年封如松死事追贈加少保諡忠烈尊祖  
寧南伯左良玉崇禎十七年封 定西伯唐通靖南伯黃  
得功均與良玉同日封 右自弘治至崇禎朝 恩親侯李  
貞尚太祖姊孝親公主子文忠功進封曹國公 揚王陳公  
逸其名太祖母高皇后父 徐王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追  
贈 惠義侯劉繼與高皇帝葬地追封 彭城伯張麟昭皇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二

二十年封伯追封伯追封源父鎮阜國公進源爵侯贈太師  
 證榮靖 長寧伯周或前子成化二十一年封瑯大經例除  
 壽寧侯張繼敬皇后父弘治四年封伯進封侯贈昌國公  
 設莊肅鶴齡太師進昌國公罪除 建昌侯張延齡繼子弘  
 治八年封伯進封侯加太傅罪下獄死爵除 崇善伯王清  
 源弟弘治十年封例除 安仁伯王濬清弟正德二年封贈  
 侯 慶陽伯夏儒毅皇后父正德二年追封三代世臣太子  
 太保例除 永定伯朱泰本姓許正德中以義子賜姓封  
 泰安伯張富內臣張永弟正德五年封尋除 安定伯張容  
 富弟封尋除 永壽伯朱德賜姓正德五年封尋除 平涼  
 伯馬山內臣馬永成兄與朱德同封除 鎮安伯魏英內臣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蓋

魏彬弟封除同 高平伯谷大寬內臣谷大用兄封除同  
 永清伯谷大亮大寬弟正德八年封 鎮平伯陸永內臣閻  
 弟封同前 平虜伯朱彬本姓江賜姓正德十三年封下獄  
 伏誅 安邊伯朱泰彬弟與彬同日封尋除 京山侯崔元  
 尚永康公主嘉靖元年封停襲 昌化伯邵喜世宗祖母孝  
 惠太后弟嘉靖元年封無子杰惠從弟 尋除 玉田伯蔣翰  
 世宗母獻皇后弟嘉靖元年封榮翰從子 例停 泰和伯陳萬  
 言宣皇后父嘉靖二年贈太保停襲 安平侯方銳世宗孝  
 烈皇后父嘉靖間封伯進封侯贈太保諡榮靖承裕停襲  
 恭誠伯陶仲文以方術幸嘉靖二十九年封 慶都伯杜繼  
 宗穆宗母恪太后弟 德平伯李銘穆宗孝懿皇后父

李德神宗母慈聖太后父封武清伯尋封侯安國公文公  
 銘誠進侯加太師國瑞借餉慘死存善 永年伯王偉端皇  
 后父萬曆五年封棟明輔 永寧伯王天瑞光宗母孝靖太  
 后父光宗封 博平侯郭維城光宗孝元皇后父泰昌元年  
 封伯天啟進封侯 新城侯王昇熹宗母孝和太后弟天啟  
 元年封伯尋進侯 太康侯張國紀熹宗后父天啟元年封  
 伯進侯死于賊 寧國公魏良卿內臣忠賢姪天啟六年封  
 肅寧伯進侯又進封公加太師 安平伯魏鵬翼忠賢從孫  
 天啟七年加少師 東安侯魏良棟良卿弟與鵬翼同封莊  
 烈帝即位三人並伏誅 新樂侯劉效祖莊烈帝母孝純太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二

美

后弟贈侯予三代誥父應元追封瀛國公 嘉定伯周奎莊  
 烈后父崇禎三年封京城陷被執  
 史臣曰古之受命有天下者時庸論功列爵崇報剖符析  
 珪爰及苗裔德意厚矣唐宋以來稍異曩制房喬遠勢首  
 讓世封英衛子孫前於毗隸宋代動階祇崇虛號初無世  
 及之文至明祖曠然復古茅土之頒殆逾百數季年黨獄  
 殞起存者不及三四然觀鐵榜所列訓誡之辭則河山之  
 誓白馬之盟初意固不其然高危滿溢亦其自取焉耳若  
 乃文皇差靖難之勞英宗懋奪門之賞跡參佐命籍次元  
 功以視開國諸臣曷可同年而語乎世宗中葉興滅繼絕  
 鄂曹衛信之裔復列徹侯延其世緒天下翕然歸厚雖宋

顧韓洪終於勦絕而自餘推誠宣力者奕葉貂蟬保守祿位寄隆方岳階晉公孤家分典瑞之榮朝無耐金之罰較諸西京世胄殆將過之已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一

毛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湖西閭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古者大刑用甲兵陳諸原野黃帝涿鹿阪泉之師是也唐虞盛世命伯禹總征伐啟興有扈大戰甘野乃召六卿解者以爲天子六軍將皆命卿四代立官其制一也夏德中衰少康起于漣亡之餘一成一旅光復舊物商亳肇基武湯載旆有虔秉鉞三葉就翦征誅受命自此始焉周始小侯窶在戎翟公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王季文王世專旄鉞赫怒振旅亂畧式遏及於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商辛戰於牧野遂黜殷祀享有大命天下既定歸馬放牛包戢干戈藏在府庫然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衰王靈不肅武備廢弛征討會盟出自羣后強者務以力爭弱者困于蠶食故離為十二合為六七末大不掉職兵之由今列周制於首其行軍講武之要載在經傳者類次如左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伍一比其師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詩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統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經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有事則置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右軍制通論 陳氏兵制周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

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左傳成國不過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三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唯無侯作帥卿帥之以奉天子諸侯率教衛以贊元侯伯子男帥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征同之勞各從其國制而寰外禮書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鄉萬二千五百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為一車士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車四乘三旅車二十乘三師車百乘三軍車五百乘至天子六軍則車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絡之法也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思足相恤義足相救設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同捕

盜賊也鄉之田制與遂同乃均土地以藉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鳩作可任謂丁壯可任力役之事者羨饒也追追寇賊也鳩作盡行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謂造都鄙也賦謂出車徒給縣役也賈公彥曰匠人正義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按司馬法有二甸方八里出長穀一乘成方十里亦出長穀一乘甸據實出稅者言成據通治溝洫言蓋八里為甸出甸稅緣邊一里井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開有洫故使治洫也正義又云方百里為同同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四

之至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也遞征之法非徧摘也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計之使勞佚遞均也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調不離部曲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皆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旅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於師長闕里故不失守備傳紀少康一旅出于一成魯頌僖公千乘賦于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春秋書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謂兵之制也魯三郊三遂可六軍而止三軍亦遞征也秦蕞田曰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穀一乘是專以乘為甸出矣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五

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按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洫也古或以甸字邱乘之政令禮記惟社邱乘乘盛是也或以乘為甸春秋衛長夫乘乘甸兩社是也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陳氏兵制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千五萬人為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討兵七十萬億者通畿皆發隨處蒐狩自成什伍案禮惟為里民惟田竭作此大司馬遞而征之有縣鄙家鄉官野之見蒐狩比屋作兵大司馬遞而征之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等物有諸侯軍吏都鄉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二人所謂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三人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

不出車賦也案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分明無疑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鄴五鄴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鄉里指鄉也田野之居其此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載師以公邑之田任何地孔疏遂曰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邱乘法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大司馬凡令賦邑邱甸縣都之溝洫云邱甸者舉中言之是掌令都鄙修治井溝洫之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者家二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眾寡為制如六遂矣

孔穎達曰據司馬法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

鄉遂之眾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

二頭恐非力所能蓋是國家所給故巾車職毀折入齋于

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買馬死

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

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

一甸之民同共若鄉遂車馬甲兵之屬皆國所共 劉敞

曰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為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萬

人為十二軍而庚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

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罔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差操縱之而進退用命為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

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職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

王邦四方 逸周書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伍兵一卒居前曰

開一卒居後曰敦敦謂服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皆

名伯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右伯也二右一長曰正三

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伯卒則右于卒則正三千詩

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 小雅采芑其車三千

美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美卒蓋起

右王國軍制 春秋孔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

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

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

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之兵

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有事命卿為將無事兵亦不

專屬司馬是故國子宿衛之士屬冢宰虎賁宿衛之兵

屬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地官又屬秋官至國有大

事國子游卒雖屬諸子而弗征於司馬是衛兵無專司

也鄉遂之民皆軍屬司徒四時之出皆兵屬司馬閭師

戒軍旅則受法於司馬鄉師致政令必攷辟於司空是

畿兵權各分也蓋寓兵於農無兵可統寓將於卿無將

可名况兵權不屬一人有事則天子遣使以牙璋發之

雖兵滿中外若無兵然及後代司馬世官遂以命氏至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列侯專征世卿帥師春秋皆書而譏之惡侵上也夫聚

民為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得不驕唐府兵號

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且兵有

定額將有定員其能久而無患乎

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之坊記制國不過

千乘家富不過百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

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時尚費誓魯人三郊

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

內三遂之民分在郊外疏三郊謂三鄉三鄉之民分在郊

鄉遂在郊故以郊言 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隔原

徹田為糧美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

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信王 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

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晉本一軍 襄公十四年晉侯舍新軍

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

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襄亦幼皆未

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荀齊士勳卒其子皆幼未任 論

語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

國法甲士多步卒少司馬法革車一乘甲士三十人 孟子百

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 漢書刑法志成十

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

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

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八

右侯國軍制 孔疏諸侯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此出賦之法也及臨敵時則同鄉法五人

為伍五伍為兩之屬故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

云以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同鄉法也牧誓武王戎車三

百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此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

長謂對敵時也春秋正義邦國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

五人與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等不同蓋大司馬所言鄉

遂出軍及臨敵用兵之法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

邦國出兵時所徵之兵觀左傳桓五年戰於繻葛先偏後

伍及宣十二年廣卒偏兩與牧誓所云千夫百夫長知臨

敵皆用五兩卒旅師軍也

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二鄉二遂子男一鄉一遂大

宗伯頌祀於都家鄉邑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邦

國有鄉遂明矣孔穎達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夏殷

大國三軍出于一國是夏殷之賦比周特重非確論也

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由此差之上公遠郊五

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耳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

百里革車千乘革車兵車千 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朱英

緣滕二牙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烝徒罔罔千乘大國之

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

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六十里有奇也

朱英所以飾牙緣滕所以約弓也二牙夷牙首牙也重弓備

折壞也徒步卒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九

二千入其用之不過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五萬七千五

百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貝冑貝飾冑也朱綬所以綴也

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

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 左傳為

齊難故作邱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 公羊傳作邱甲

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作為也邱為甲也邱

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邱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

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

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為也邱作甲非正也

襄公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中軍萬二 季武子將作

三軍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 告

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也 穆子曰政將及于子



必不能國之制貢賦必重受不能堪大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

則盟諸乃盟諸倍閱之門宮詛諸五父之衢在魯國正月作三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

公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孟氏使半為臣若子弟取

征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

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

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

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為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季氏稱左師孟氏

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氏勸二家會諸大夫發初

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

叔孫氏臣其子弟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

分公室季氏擇二擇取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盡屬

三家三家隨三家三家隨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

乘言千乘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鄉人告吳曰魯賦八

右魯軍制

大國三軍上公為大國魯侯爵而頌三公徒三萬注大

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或數也然當倍公時

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是前無三軍矣然魯

公伯禽時則三軍魯語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

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時有三軍矣

齊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

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一鄉凡四萬二千

此管仲所制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士鄉十五五鄉合三

非周法也工商各三士鄉十五五鄉合三萬

人為三軍農野處而公帥五鄉焉是謂中軍國子帥五鄉

焉高子帥五鄉焉各帥五鄉為左右軍桓公曰吾欲從事於

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

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

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

政事戎事隱匿也寄託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

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

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四里為

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以為軍令為軍

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十軌為

里故十五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今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

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

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穆振旅日春田

振整也秋以彌治兵日彌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

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

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

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相救

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

疆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

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齊有革車八百乘法齊

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管仲制齊三軍軍萬人止三萬人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

先驅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擊為右申驅次前軍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

為右貳廣公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疏為右左翼肱商子車

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

右齊軍制 陳氏兵制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參

法車增三百乘徒增三萬人蓋如鄉之法五鄙三十家為

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三鄉為縣十縣為屬五屬各一大

夫自邑積至于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

萬九千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為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

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蓋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

參用周 畿之制

管子雖變古法然與周制無大異在鄉五家為比以營

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為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

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

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帥在鄉為

大夫在軍為軍將凡此皆本周禮

晉獻公十六年公作二軍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

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士蔣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

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

在下不亦可乎士蔣對曰下不可以貳上手足左右各部

貳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也左右各部成而不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

變更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

敵入聲也有數過數則有隙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

陵小國難也 昭公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

右晉軍制 通典晉曲沃武公并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

伯以一軍為晉侯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

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至僖十五年惠公見獲

呂甥言于眾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眾說

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

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傳二十七年卻縠將中軍卻縠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二軍則上軍為尊三軍則中軍為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人楚為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為六軍按吳子晉文公始為前行四萬以合其志意即三行清原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西

蒐遂作五軍三十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備故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爭置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鞏之戰成二年卻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鞏之功上中增新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躒趙旃皆為卿備更王度成三軍襄八年若此厲公鄆陵之戰罷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止四軍襄八年伐鄭子展曰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蓋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晉悼公復霸精究兵制任用得人時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司馬使訓卒乘

杜氏以為皆命卿而為將軍是猶得先王遺意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始於此參用戰為陳 傳公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守日無從晉師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武王之祖父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文公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鄆伯為左孟孟田 孟期思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楚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尋在車之右者扶轅為戰備在左者追取草蓐為宿前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左

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謂伏皆持以絳及白為標或曰時楚以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戒勅令欒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馬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邲之戰王乘左廣遂出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夫工尹齊楚大使藩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戶止軍中易乘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得勝故 襄公二十五年楚為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治數

甲兵閱數 為掩書土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函數疆

潦規假豬町原防牧隰阜并衍沃注見田制考 量入脩賦量九土所入理

賦賦車籍馬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車兵徒兵步卒 甲楯之

數使器械既成以授于木禮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

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 分貧

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也 救災患宥孤寡寬其救

罪戾詰姦懲濼滯滯而未救者 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

物官物事 使屈罷高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 亦如之

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

之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 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右楚軍制 陳氏兵制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尸以伐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夫

隨戎分二廣而為三軍隨伯比曰我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

之戰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

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于傳往往非古公子

嬰齊為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為掩始并衍沃

牧隰陽賦卒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

大陳蔡不遠邑賦于乘于是有五帥吳人敗諸豫 至平王

又始為舟師

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

蔡人衛人拒方 為右拒以當陳人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

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

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馬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 戰于

縫偏之陳而彌縫彌彌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昭公四年鄭子產作邱賦邱賦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

定 燭望之如墨黑漆甲也向為帶甲三萬帶甲以勢攻雞鳴乃

右吳 陳氏兵制吳王僚伐楚空國而授二將夫差伐齊

可見者四軍其後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

軍皆萬人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秋

越王句踐以甲士五千人保於會稽哀公十七年越伐吳

王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

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

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亦令右

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

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六

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

鼓不諫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

又大敗之於沒

右越 陳氏兵制句踐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

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名不一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

右私卒吳越春秋亦云中分其私為左右軍安廣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

相夸視而秦更名角觥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

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

鞅皆禽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疆孟康曰

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秦昭以銳

士勝師古曰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武為宗唯荀卿

非之曰孫吳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蠱之君臣有

間上下離心故可變而詐也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之

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上身一牌一經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

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中試試之而中科條如此其氣力數

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也復謂免其賦稅

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右六國 陳氏兵制戰國相并諸侯斥地益廣而邱乘之

法壤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戶而

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為技擊以兼桀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三 七

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

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

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城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

栗腹兵二十萬李牧收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

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凡

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比縣勝甲以上為戎士三十萬

韓地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

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

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

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壯

皆藉爲兵

論曰古者因國授地因地制賦凡民在國中者家出一人在郊遂外者旬出一乘或遇九伐討詰之事則有司遞征而用之留其羨卒以備守衛蓋未嘗空六鄉之甲而盡出也周室中衰五霸代興管仲首變舊制舍周人繁重之法而徑趨於簡易之方遂以得志天下魯本二軍增爲三軍有車至八百乘晉始一軍增爲六軍有車至四千乘觀其僭竊自用弁髦王章豈復先王封建之初制哉荆楚吳越奮迹蠻荒悍然與齊晉諸國爭主夏盟惟其兵力強盛故天下莫之與京楚有莫敖實基戎政吳因巫臣遂通上國越之生聚教訓者更二十有餘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三

子

年蓋天下務以武畧相勝久矣力政圖強并弱兼小其斥地廣大則人徒益增人徒益增則車甲馬牛之數日以滋多積威漸之勢然也自齊桓晉文始爲召募料民之法見吳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被甲組練越有私卒君子六千流及戰國謀詐並用而孫臏商鞅吳起之術行焉干賞蹈利者焱起雲會胡服騎射者矯革本俗六國由此破亡秦亦隨以踣斃善乎孫臏氏之言曰齊之技擊不可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太史公曰形勝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故謀國而矜言武備者其亦有鑒於此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湖西閭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禮至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戰之役三帥置陷陣吳子秦置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爲戶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後田不易居遂破井田開阡陌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爲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二卒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微小子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萬戶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間之道南北爲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阡東西爲陌此風俗通文河南以阡經陌緯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通一易再易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田疇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詳考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卽材官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鐘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眾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又七十餘

萬兵不足而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連亡人贅壻買人  
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宮徒刑者隱宮次以嘗有市籍者次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  
左之戍未即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  
咸陽教射禽獸令自資糧民不聊生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  
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  
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又發關中卒東擊盜而阿房不罷章  
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餘萬  
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唱於利浦公入而秦遂亡

大事記始皇九年嫪毐恐禍起乃與其黨謀發兵矯上御  
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二

兵制略見於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四也舍人五也秦國太后用事故太后璽亦可發兵  
年宮爲亂 班固曰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  
劫之以勢隱之以阨秦地多隱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  
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  
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勝於  
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  
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鯁鯁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  
軋已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  
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  
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讐森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  
漢高祖因秦之屯衛置京師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

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壘校尉  
主北軍壘門壘垣在未央宮北以一校守之有事屯兵其中  
事已輒罷中尉秦官主南軍調于郡國北軍調于三輔南北  
軍衛士缺以材官騎士補之蓋寬饒傳衛卒願留更一年是  
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是文帝即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  
北軍二年罷之是歲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以代羽檄時  
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  
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而太尉常主  
北軍至武帝改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  
八校尉置胡越騎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  
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三

騎其次日期門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萬數民多買復  
徵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而又  
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  
將軍尙屯關中至元鼎六年發中尉卒征西羌邊兵不贖且  
出武庫而京師兵始遠調矣昭帝始元間募犇命及惡少年  
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  
應募伏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焉  
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曰奔命曰仇健曰  
募吏曰應募其罪徒曰謫民曰惡少曰亡命曰徒曰犯刑曰  
募罪人曰應募唐杜佑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  
募天下豪族驍居三輔陵邑以爲彊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  
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

瀨威因事立稱畢事則削雖衛霍勳高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  
百人右九百人入校各七百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  
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百人衛尉所  
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  
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  
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可知高祖  
晚征豳布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滿上惠帝  
末年始以呂氏故屯兵榮陽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  
變太尉周亞夫乘六季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資嬰監軍榮  
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吏都尉領如郡國亦  
無營壘俗謂重兵初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  
悉在京師非也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四

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亦習戰射行  
船令丞尉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玉海漢兵散於郡國雖郡守不得擅發其屬縣  
又謂國不捐斥騎士趙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  
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安汝南巴蜀多材官江  
淮以南多樓船武帝時粵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二十餘丈加旗幟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凡民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  
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鄉劉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  
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王尊傳常以季冬或正月  
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魏書漢承制三時不講惟十二歲  
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入陣名曰乘之二歲  
為材官騎士材官自秦有之周勃申屠嘉俱以材官積功至  
已有功賜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  
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  
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

得免為民就田里民應令選為亭長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  
出賦人百二十為一算為治庫兵車馬秦孝公十四年始更  
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  
一月一更為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  
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  
也雖丞相子亦任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  
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  
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文  
帝十三年除戍卒令自後有謫乃戍邊一歲陳傅良曰漢制  
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  
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為給賦見孝惠元年詔宰相之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五

子均調戍邊是以繇有復算有減逋有更貸至於將相廢置  
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為護軍韓安不  
為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辛武不為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輒格屯田  
上奏以六月戍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  
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廉饋悉皆有量京  
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石六斗有奇東漢亦人廉  
卒備禦奏具南征北攘兵連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王莽置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分鎮天下而命十二將帥偏裨  
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填名都



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填邊郡而內置司命軍正  
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鄉六尉六校六隊音  
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夫屬正又內置大將外  
置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仍賜  
州牧及縣宰皆兼將軍傷稭校尉之號又有豬突豨勇銳卒  
虎牙五威兵竟音尉九虎將軍捕盜都尉之屬

論曰三代兵農之制遭秦破滅至漢初而復近于古南  
北之軍分衛宮城而皆以畿輔郡國之民充之有事則  
置屯無事則歸農馮唐所謂吏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  
軍者是也其罷遣衛士必勸以農桑先農而後兵猶得  
古者井田遺意後之論者謂三代漢無養兵之費而財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六

用自給不其信乎且又調發有定限將帥無常員高帝  
發中尉卒止軍灞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是畿  
兵未嘗遠出也魏邀為北地將軍周竄為隴西將軍各  
因其地而置帥是閭閻未有專官也終漢之世下無悍  
卒外無叛將豈非法制之善足與三代媿休者乎及武  
帝分北軍為八校揀習知胡越者以備其選由是有召  
募之兵南軍增設羽林期門因其家世父死子代由是  
有長從之兵軍立恆額歲資常廩水衡少府殫費億萬  
而京師之軍制壞矣元鼎以還中尉之旅遠擊南越西  
羌而舊兵之屬在都尉者不足以供徵調于是選募之  
卒罪徒之隸廁迹行間不嫻伍符而郡國之兵制又壞

矣昭宣以降其弊日滋或羽林期門胡越之騎出詣金  
城或沛郡淮陽汝南之師西征羌虜甚者募奔命調惡  
少發刑徒選及二百石吏天下騷然疲于徭役人不堪  
命古制蕩廢無一存者其後王鳳以大將軍竊弄朝權  
新莽以大司馬闡干天位推厥由來皆武帝倒授人以  
柄而命官不衷于古之過也

後漢將軍主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  
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  
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  
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  
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為副貳其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七

營領屬為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  
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  
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器械稟假掾史主稟  
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光武以幽冀并州兵騎定天  
下故於黎陽立營領騎千人以調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  
雍縣將兵衛園陵號雍營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并胡  
騎虎賁二校為五營置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領於大將  
軍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衛士領于  
太尉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  
師肄兵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永初四  
年安帝以羌入犯三輔有園陵之守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

虎牙都尉靈帝中平元年始置八關都尉五年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馬芳爲助軍右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于碩而帝自稱無上將軍舊郡國有材官騎士遇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謂之奔命五原雲中漁陽上谷等十郡皆有突騎建武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應劭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碎碎皆首首然不及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日擊之以即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曳射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忿驚橫縱多疆良喜事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先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八

是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尙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諸侯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永平時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妮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所以重蕃輔也明帝初野無風塵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復置度遼營永平八年南蠻叛置象林兵永元十年鮮卑寇居庸置漁陽營建光元年其

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置屯多失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虎牙之士迭出征戍順帝永建元年鮮卑犯邊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校尉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

章俊卿曰自建武訖于漢衰北邊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北伐留兵伊吾盧城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至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充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九

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爲陷陳任向募召爲積射鄒遠以召爲義從東漢有羌胡義從取西邊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旣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

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  
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閣宦外重州牧實  
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閣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  
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為之

論曰光武起布衣戡亂積苦兵間久矣天下既定遂務  
休息內省五營之校外罷徵候之司且自西京以來都

試講武往往生患韓延壽試士東郡坐僭擬不道見誅  
至翟義之叛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因

秋試之日勒車騎誅守長兵緣以起光武有懲于此故  
一切停罷不講而漢之兵制實自此壞焉昔者三代聖

王之得天下歸馬放牛戢弓韜戈聊以示不用而已至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其六軍之眾自在田野車輦馬牛歲時簡稽未嘗一日  
忘戰備也始皇之銷鑄鋒刃光武之省罷都尉自以為

混一區宇天下無敵徃目前之近安失磐石之遠剛卒  
之秦不二世遂亡其國東都寇殞累世相仍夫始皇無

足論矣以光武之賢曾不能燭見未萌致以兵不夙備  
之故貽子孫百年之憂甚矣作法之難也

魏因漢制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  
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

衛營于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  
壘二營以領軍將軍并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

之曰治兵然訖魏一再講而已文帝延康元年自納司馬朗

之言復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蓋太守或刺史兼帥明為丞  
言天下土崩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  
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  
軌于策 初文帝時王朗奏言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  
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情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

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或兵既久屯而不務  
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當今

諸夏已安雖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大豐寄軍政於農事黃  
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

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兵大  
數不過殘老二百人復時時徵調天子親兵唯殿中蒼頭黃

門是以高貴鄉公徒手遇禍 蜀置五軍其左右將軍督護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一人其中師監護典參軍各一人其前師將軍監護督軍各  
一人其後督將軍兼一人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

資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別不全用蜀人也是時戶籍士民異  
號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諸葛治兵之法師十二更下

張郃之戰在者八萬去者願留亮卒後士卒亡命更相重冒  
竊巧非一吳多舟師營校略異於漢而兵有解頰敢死兩部

非一調度亦最無法大率強者補兵羸者補戶至有六百餘  
家觀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然孫權時兵猶不給他

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皓以後始以戰士兼充軍  
役於是家有五三人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

官亦開召募陸抗都督欲足兵百萬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  
抗卒以其  
漢末天下戶口纔百四十餘萬曹公案冀州藉得兵三

十萬赤壁之敗兵八十萬濡須之屯兵四十萬吳僅四州有兵二十三萬計其兵數畧與戶數相當而魏武作錯役法使天下人役與戶各居一方則民之困于徵調者無已時矣時惟諸葛孔明勤恤人隱用兵不過八萬而存者四萬以爲更代猶得周人羨卒不發之意其後蜀亡尙有兵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耗三萬人而已由孔明不盡用之故也

晉自文王建國置中衛後衛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強弩以中領軍領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左衛虎賁羊琇爲將軍命右衛虎賁趙序爲將軍中虎賁驍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爲五督皆領於魏明帝時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有左軍首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三

因之武帝初置前軍右軍泰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始八年又置後軍是謂四軍永嘉中改中領軍其後更制殿中典兵中軍將軍羊祜統之祜罷改中領軍以寵陳總步兵校尉以寵王濬而東宮亦備三率初置中衛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將相加前後二衛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凡五率將相諸王始給兵衛義陽王望給兵二千人賈充伐吳給兵萬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羊祜以衛將軍出齊王兵遂爲後例凡在權寵必給多者兵三萬騎二千及罷去親從如故故有司徒歸第家兵一千餘者方鎮去官送兵十餘家者由是空校牙門虛立軍府動以百數禁兵外散於四方矣初武帝深懲魏氏孤立而州鎮太盛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自始

封至於子孫漸減罷吳平後詔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都纔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惟山濤陶璜以爲不可既而並遣諸王假之節鉞各統方州軍事都督監軍至于盈千參軍司馬皆得增置由此諸王擅兵內相爭攻京師數擾羣盜乃起州縣無備不能擒制

論曰晉氏平吳之後廣建親戚削弱方州蓋有懲于魏之孤立無援故矯其失而更易之然曰嗣統非人參商起于骨肉本根互相戕賊由是禁衛單弱而方鎮轉強得非立法偏重末大不掉之咎乎惠懷失馭羣盜四起中原千里莽爲戎墟江東草創軍實益寡鎮衛營校咸苦不充于是温嶠建并省之說刁協獻奴兵之議臧獲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三

驟遷或躋守令流品猥雜人情嗟嘆卒之簡閱無術攖鋒輒靡于事罔有濟也及王敦敗亡從三番衛士之制乃令民年十六爲全丁十二爲半丁苛征繁徭疲人無已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者且又武臣上功遲久不封一愆之累謫辱終身賞既不足以動罰又病于過刻是以叛劫相仍公私婦地終晉之世訖無甯宇惟謝安淝水一戰功爲東晉之冠然所用者北府兵而已

宋高祖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將增殿中將軍領員二十八二年置東宮三校尉限荊州府置兵不得過二千人其調役一如晉舊元嘉以來王宏始議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

全丁文帝銳志中原盡戶發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遂致于助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婦女供役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閣門皆屯兵復置衛尉官初宋雜將軍往往貽為寄祿而掌禁兵自二衛將軍下有隊主仗主幢主鎧主細仗細鎧主軍主至是有直閣將軍防閣將軍開主齋帥直寢左右捉刀之類六見龍任而中郎將驍騎諸營又為外兵矣

陳傅良曰孝武以藩州重大荆揚別置二州分揚州五郡置東揚州分置鄂州鎮王從兵無過六隊而封內官長皆不臣於封君尋皆刺史守宰須手詔乃與軍且自謂弱主弱臣庶幾略定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既掃地於此事歸近習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古

勢輕天下廢帝遇害不出房闈秦始之初晉安傳檄尋陽而徐蘇安 崔道 青 沈文 益 蕭惠 湘 何慧 廣 袁曇 梁 柳元 豫 殷 稽 孔 岷 山 薛 常諸州郡響應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朝廷號令不出百里當是時十萬四出宮省危懼吳喜請定東吳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胤以槍楚壯士三千黃回以江西快手八百來赴將以為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非徒無益祇以滋禍雖賴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時軍功當官者眾板不能供使用黃紙明帝晚運益念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近侍至有僕隸皆獲不次之除捉車人為中郎將馬卒為員外郎馴使左右御刀專主天下紀綱法度蕩然矣

齊太祖得位廢諸王屯邸而外斷諸眾募先是內外多虞將帥設募部曲李安民以為非淮南常備外餘軍悉可罷遣乃詔設募縣實蓋皆權宜今可斷眾募東昏以閱武場為芳樂苑百姓歌曰閱武場種楊柳玩習兵火昏淫肆虐於是梁武帝起義潛謀伐齊然志事征伐恢拓境宇州郡雖多戶口日耗而又調民止於徐揚二州三丁取兩自徐州南據於蕭勃惟荆益所部尚完既而元帝棄益於西湘巴兼失荊州號令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陳祖因而取之

梁陳依宋元嘉蒐宣武場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官幕先期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其日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四

五

續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大建六年增六騎游擊七年建雲旗義士論曰晉室板蕩九土分裂三百年間姓凡五易綜其法紀類無足觀雖兵制亦然大抵得國之初身握強兵權傾人主鷹犬奔湊盡力搏噬及其衰也大柄去而國亦隨之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重器不可以示人故兵者凶器也一入好豪之手其勢有不可復還者自莽操至于二蕭陳楊先後一轍興亡之機可以鑒矣有陳末造君臣荒嬉責軍人之正以修宮室奪故將之兵以配文吏及隋師南下江中無一鬪艦自謂敵軍數至無如我何慢不設備飲酒賦詩國遂以亡

後魏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一戶韓諱疏百姓遷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

太和中從李冲言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

黨長至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為族二十五

家為閭五家為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

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京師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

史庶事無缺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

止為二比計族省十一丁事下尚書寢不行初州鎮戍兵資

絹自隨孝文時薛虎子上表以為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

之絹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捐費宜置屯田初

魏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

以死防遏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據廣陽王深疏又魏蘭根說李崇徵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發中原強宗子弟或既遷洛後邊任始重置官頗眾源懷所國之肺腑寄以爪牙

謂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者也中年以來有司號為

府戶役同廝養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伍本鎮驅使但為虞

候白直推遷不過軍主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

邊任一輕惟孱弱凡材乃出為鎮將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

齒永平之後良法浸壞外則眾將選舉官不擇人任城王澄

奏重其選袁翻亦以為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置

貪污之人廣開成邏多置帥領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

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實絹給

其虛粟綿冬歷夏死什七八內則勦書竊階故盧同檢括冒

軍者至三百餘人而是時張仲瑀上言請排抑武人選格不

均沃野鎮民執戮長帥于景朝廷不能討

北齊初基不用周禮百保鮮卑自樹種落願以華人簡備邊

要別內外之領二曹以唐舊典外兵曹白建典內兵曹雖厥後十八受田二

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而其亂已兆

後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

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

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郡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

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

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眾不滿五萬人克齊

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為七總管自隸戶有還奴虜有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畜以家

備民力日以裕矣

隋仍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立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

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

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統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

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

衝果毅及取江南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

之地凡八所或出六合晉王或出襄陽秦王或出永安清河

以至江陵劉仁斬春王世廬州韓擒廣陵賀若東海榮皆

列兵分戍旌旗舟楫巨數千里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

則歸之高頊各相統攝焉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役

車歲動未嘗休息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朕甚愍之  
凡軍人可悉屬州縣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遵舊  
式

論曰拓跋魏起自荒裔所向剋捷考其行軍經武之法  
史不能盡詳大抵適逢世亂寇莽林立與之抗衡而為  
敵國者多非其人故能倖勝而有成功未必盡由其立  
法之善也高齊竊命與宇文氏爭時于河隴之間勝敗  
不常迭相雌雄其時所謂百保解卑者不過因事立號  
精飾威強非果有絕人之藝高世之能也後周經理偏  
隅銳意復古蠲除租調與民更始一方之困賴以少蘇  
蓋自蘇綽襄謀師法姬典而府兵之制遂成當時壤狹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四

末

民單其利賴在人者尙微至隋平江南盡取其制而推  
廣之有唐因襲遂為一代良法夫兵不難于多而難于  
養聚億萬不耕之民而坐飽生人之廩粟此國之所以  
患貧也故善制兵者不煩國家之養而使民自相為養  
如後周之府兵蓋猶得三代遺意焉然周文始開相府  
創立十二將軍沒後以授宇文護使總大權而護遂盡  
撤禁衛之卒臣主相圖殘危其國豈所謂君以此始必  
以此終者乎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五

湖西閩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唐因隋為府兵之制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  
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參旗軍長安道鼓騎軍富  
平道元戈軍醴泉道并鉞軍同州道羽林軍華州道騎官軍  
甯州道折威軍岐州道平道軍幽州道招搖軍西麟州道苑  
游軍涇州道天紀軍宜州道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後改  
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  
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五

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唐會要府六百  
百六十一通鑿從此數而陸贄奏議諸府八百餘所在關中  
殆五百杜牧罪言外關果毅折衝府五百七十四通典折衝  
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成三百九十三其數左右衛皆領六  
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凡府三等兵一千  
二百人為上十人為中八百人為下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  
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  
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孟布槽鋪鑊鑿確筐金鉗  
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胃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  
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觶毬帽毬裝行膝皆一  
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

則視其人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凡兵馬在府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之屬教其軍陣戰鬪之法捉捕持更者晨夜有行人必問不應則彈弓而嚮之復不應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晝以排門人遠望暮以持更人遠聽有眾而驚則告主帥東宮有左右十率府左右衛左右司禦左右清道左右監門左右內率府每府有率有副猶天子之十六衛也有親衛勳衛翊衛等府猶天子之五府三衛也番上宿衛之制略同折衝亦有番上於東宮者所謂外府旅賁外府直盪之類是也案春秋世楚有東宮卒故太子無兵官惟有中盾主周衛微子商臣以宮甲戡成王漢皇道衛卒主門衛而已唐制非也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先天二年詔曰往者分建府衛計戶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幕六十一出軍多憚勞以規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屢征鎮者十年免之高宗以後府兵之法浸壞番役更代多不時衛士稍稍亡匿至開元間宿衛不能給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

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明年更號曰曠騎然自是諸府事宜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曠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六百岐州六千河南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首長自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錫幕棧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辱罵必曰侍官而六軍衛皆市人富者販緡絲食梁肉壯者爲角觝拔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貞元中帝與常侍李泌議復府兵泌力陳府兵之善且言國家初制將帥按閱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或罪及刺史其征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始有久戍之役自後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牛仙客以積財得宰相邊將之山東戍卒多齎緡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畫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戍卒還者十無二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自擅者誠願繼田園恐累宗



族故也及李林甫奏募人爲兵兵不土著又無宗族忘身徇利禍亂自生至今爲梗歸使府兵之法常存安有下陵上替之患哉後帝復問泌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成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食二百四萬斛今粟斗直錢百五十爲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亟減戍卒歸之何如對曰今吐番久居原藪間以牛運糧糴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悉緡染爲絲纈因黨項以市之每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詣治鑄農器羅麥種分賜緣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餘據時值五分增一官爲羅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四

粟麥無所售其價必賤又邊地官多闕募人入粟補之可足今歲糧從之帝因問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卒三年而代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爲永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報本道如此戍卒皆土著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疲弊爲富彊也帝大喜旣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置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使凡親王總戎則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奉使則曰節度使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萬人以上置司馬倉曹兵曹參軍皆一人五千千人以下減司馬凡

諸軍鎮使副使以上皆四年一替約管以上六年一替押官隨兵交替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自此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兩都淪陷肅宗起靈武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旣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爲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驕蹇難制莫肯奉命初開元時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歲用衣千二百萬匹糧百九十萬斛民始困矣先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五

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向所謂三鎮徒能始禍而已其它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唐有南衙主諸衛兵北衙主禁軍南衙領於金吾北衙統于羽林李揆所謂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伺察者也唐南北衙衛南衙北衙漢都尉尉史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定天下悉罷遺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北騎又置左右屯營於元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高宗始取府兵越騎步射

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改千騎曰萬騎分  
左右營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開元十二年  
詔羽林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末年禁兵寢耗祿山反天子  
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復北衙六軍又置衛前射生手  
分左右廂總號左右英武軍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  
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神策軍  
之名始  
于哥舒翰及伯玉將兵赴  
難卽召名其軍爲神策軍代宗卽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  
皆賜名實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  
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永泰  
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寢盛分爲  
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德宗初年神策兵雖處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五

內而多以神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  
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鬪死者及涇卒之變帝出奔  
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它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  
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軍  
爲左右神策軍俄又改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自肅宗以來  
北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  
盛總曰左右十軍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散處甸  
內皆恃勢凌暴中書御史府兵部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  
敢總舉名實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益  
肆爲暴吏禁之輒得罪邊兵衣餉不給諸將詭辭請遙隸神  
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

於中人矣元和二年省神武軍明年又廢左右神威軍以其  
兵分隸左右神策軍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  
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  
使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  
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  
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  
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遂李固謹乃引去乾寧元年  
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磾  
乃去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驩劉景宣請  
天子幸邠州縱火東市帝敕諸王率禁軍扞之帝出幸莎城  
石門月餘乃還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五

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  
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  
二萬餘人皆罷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  
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  
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  
晦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  
而神策左右左右軍繇此廢矣諸軍皆隸六軍以崔允判六  
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名存而已久奏置  
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  
六千六百人允死全忠兼判六軍十二衛于是天子無一人  
之衛唐亡

論曰自秦漢以來國之安危鮮不以兵而兵之強弱又未嘗不存乎其法其法良則兵強而國安其法敝則兵弱而國危蓋周衰井田不復者千有餘年至於西魏後周肇立府兵之制唐興踵而行之人用不擾國以殷富論者謂寓兵于農庶幾三代之遺意焉方其無事力耕以活妻子人不失業而朝廷無養兵之費一有重警提戈以扞仇虜將樂用命而士卒無離上之心及事已罷還兵散於府將歸於朝中府下盈尺之書而四方莫敢違其憲令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延及中葉成法漸壞其制屢變一變為驍騎再變為召募上下惰嬉相習為安大盜一呼徒旅四潰于是武夫悍將因時立功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八

徵爵賞而方鎮之勢盛矣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兵騎則逐其帥帥強則叛其主父死子代繼為侯王貢職不修號令自擅討伐侵奪靡歲不有天子安坐而熟視之莫敢誰何由是一切姑息之政行焉此大厯建中之所以憊而不振也當是時段秀實上言天子萬乘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將何以待已而涇卒構叛京都淪陷果如秀實言云自肅代以還乘輿數出神策一軍匡復實賴故天子加恩寵異不與他等然而畜奸徒招亡命市井蒲博無賴之子弟挾貨賈鬻占兩軍伍籍存虛名戰陣靡實用又使

中官制柄貴遊豪戚因緣為奸畿甸內外屯營相望陵暴貧弱小民專斷廢立大舉國勢安得而不屈哉故自府兵廢而方鎮強方鎮強而天子益樹禁軍自衛至禁軍統于宦官則方鎮倚為輕重而賄賂通行其間及其末也驕溢橫恣兩不相下分黨仇爭浸成水火天子袒庇中官則外侯與兵而犯關天子援結外臣則九關深閉而見辱毀積惡稔卒就誅夷狐鼠既空國亦隨焉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原唐之所以致亂亡者未大而本小倒柄以授人一誤於方鎮再誤於宦官而皆由於廢府兵之過後之有國者可不以此為鑒哉

梁太祖精於兵算遣將受略及與晉戰河北以楊師厚為招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九

討使勁兵矜倨難制置銀槍效節軍其攻兗鄆州也宋瑾募驍勇黥雙手號燕子都太祖勇士數百人號落鴈都又選富家子材武者置帳前廳子都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士卒主將者多亡逸不敢歸帝乃命凡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劉守光傳天佑三年境內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文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萬人蘇明允兵制篇曰燕帥劉守光為之黥面混手自後以為常法然陶岳五代史補乃云健兒文面自梁太祖始按歐陽之刑古者以待罪人自劉仁恭朱全忠加之無罪平民使終身不得去可謂不仁甚矣

後唐莊宗定山東梁以魏博兵強欲分為兩鎮魏兵不願縱火大掠效節軍校張彥通賀德倫求援於晉晉王軍於臨清張彥選效節銀槍軍五百人自衛謁晉王王以其陵省主帥

誅之卽其卒爲帳前銀槍都明宗以所將騎五百號橫衝都帝嘗問范延光馬數幾何對曰三萬五千帝嘆曰太祖在太原時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三萬五千馬多奈何延光曰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五千匹馬十五萬人之食也帝曰肥戰馬而瘠吾人吾所愧也

晉初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閉軍旅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桑多聚山林爲盜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民不堪命所在盜起攻陷州縣長吏不能制出帝籍民爲武定軍與契丹絕盟雖連戰敗之及梁漢璋王清繼以敗績而晉卒滅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十

周世宗既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初宿衛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由是庸老者居多遇大敵不走則降其失國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當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眾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又以驍勇士多爲諸蕃鎮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

歐陽修曰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震懾夷夏英武之材可謂雄傑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殊不知料強弱較彼我而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先之機此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哉

宋兵額四曰禁兵廂兵鄉兵藩兵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揀選遷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太祖懲累朝藩鎮跋扈盡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其分營於外者曰就糧本京師兵而廩食於郊外聽其家往其邊防要郡須屯守卽遣自京師諸鎮之兵亦皆戍更禁衛立營有龍虎日月之號州郡節察防團刺史盡行軍制守臣通判銜必帶軍州其佐曰僉書軍事及節度觀察軍事惟帑庫獨推曰軍資庫出銅虎符以發兵驗其機括不得擅與節度觀察州三印節度印隨本使所在關則納於有司觀察使印則長吏用之州印則書付錄事掌用暮歸長吏凡節度使在鎮兵杖田賦之屬則屬官用本使印簽狀焉故命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十一

帥必曰某軍節度某州軍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史言軍則專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風俗言刺史則治州軍逐縣置尉捕盜賊濟以巡檢之兵不足則會合數州巡檢使之兵又不足以資之守臣兼兵馬鈴轄者禁兵天子衛兵也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而下皆番戍諸路有事卽以征討建隆元年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練其驍勇升爲上軍老弱怯懦置剗圓以處之剗圓給官符宮觀圖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其後代以木梃爲高下之等散給諸州軍委長吏都監等召募教習俟其精鍊卽送闕下將兵者熙寧之更制也神宗部分諸路將兵總禁旅使兵

知將將練士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有事則遣熙寧七年始詔總開封府畿京東西河北路兵分置將副總天下為九十二將而鄜延五路又有漢蕃弓箭手亦附諸將而分隸焉凡諸路將各置副東南兵三千人以下唯置單將凡將副皆選內殿崇班以上嘗歷戰陳親民者充又各以所將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各有差又置訓練官次諸將佐春秋部試擇武力士凡千人選十人皆以名聞待旨解發其願留鄉里者勿遣廂兵者諸州之鎮兵也太祖鑒唐末方鎮跋扈詔選州兵壯勇者部送京師以補禁衛餘留本城或戍更而罕放閱多給役而已元豐末總天下廂兵馬步指揮凡八百四十兵凡二十二萬七千六百二十七人而府界及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主

諸司或因事募兵之額不與焉元祐二年太師文彥博言廂軍舊隸樞密院新制改隸兵部本兵之府豈可無籍樞密亦以為言乃詔本部進冊以其副上樞密院鄉兵者選自戶籍或土民應募所在團結訓練以為防守之兵也河北河東有神銳忠勇強壯河北有忠順強人陝西有保毅強人寨戶強人弓手河東陝西有弓箭手河北河東陝西有義勇麟州有義軍川峽有土丁壯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廣南東西有槍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壯丁慶曆二年河北帥臣李昭亮等議唐澤潞兩節李昭亮等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精卒二萬既無廢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送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無廢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事時分義勇為兩路置官統領以張兵勢使敵於中軍今當無內亦搖動眾心非計之得姑令所在點集訓練二三年間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抱負者統製其陳隊示以賞罰

何敵不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陝西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鄜府其大首領為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其次為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俸給有差慶曆二年知青澗城神世衡奏募蕃兵五千請募熟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成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以蕃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詐畏強陵弱有以制之則服從如倚為正兵心至驕恣又今蕃部都虞侯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若長行遠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且錢入熟戶蕃部責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非策也若遇有警以金帛募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征役多亡命梁祖合諸軍悉鑿面為字為良征之兵初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贈視然後為鑿面賜以緡錢衣履而隸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主

諸軍宋以來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團立或取營伍子弟從本軍或歲凶募饑民補本城或有罪配隸給役伉健者遷禁衛短弱者為廂軍有警勇者力戰鬪弱者給漕輓廩給之制內外廂禁諸軍百萬費最鉅唐時兵分藩鎮得專租稅天子禁兵中外不過十餘萬人宋收天下甲卒悉萃京師歲漕江淮粟六百萬石縑帛貨泉齒革百物不可勝紀初太倉纒支二三歲承平既久常餘數年之食蘇軾策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數千里月歲給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一遷往來累累難數百為輩無異數十萬之兵三歲一出征也農力安得不竭運卒屯戍之制凡遣上軍軍頭司引對賜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犒以飲食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諸州禁廂兵亦皆戍更隸州日屯駐隸總管日駐泊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

上日習武技三百或給役或習技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軍成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日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在外諸軍教以陣隊五伍爲隊五隊爲陳陳橫列騎兵二隊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中者有賞馬步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豫籍人馬強者隱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在京校試技藝步射六發三中爲上二中爲中一中爲下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如步射法弩射六中至二中牀子弩及砲三中至一中爲及等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棚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蹶不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古

上牙或攫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爲不合格罷之咸淳九年臣僚言比召募軍兵徒取充數以觀賞格淫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若以勞役少遠卽罷因圖榜掠之酷兵不堪命死者逃者接踵今請以新招軍分隸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諸隊使熟習事熟揀選之制有自廂軍升禁軍禁軍升上軍上軍升班直班上軍及班直者皆臨軒親閱非材勇絕羣不以應召募餘皆自下選補云李師中言前年熟羊等堡募其牛具農器旗鼓之屬並官予置堡之法諸屯併力遷補之自近及遠築爲堡以備寇寇退則悉出掩擊從之謂之轉員轉員至軍都指揮使遷爲遙領刺史又遷爲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卽罷軍職爲正團練使其老疾過失者爲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副軍頭隸軍頭司黜則爲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副凡軍主闕以軍都指揮使遞遷餘闕

以諸軍都虞侯指揮使副指揮使行首軍使副行首副兵馬使十將遞遷凡軍頭十將節級轉補謂之排連有司案籍閱試如列校轉員法弓射六斗弩曠一石七斗槍刀手稍練並取之寶祐五年樞密院言應從軍職事必立戰功并隊伍中俟年及方升正統制近年任子流冒授者幾無差遺便請從軍歸後領至總管超躡而進前得總管御軍職祿稱私計不便或託父母老疾巧計離軍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令又筋力未衰求差正任甚非法意景德元年班臨軍賞罰令北面諸路駐泊兵馬使臣等臨陣能率先殺賊者與賊鬪戰生擒賊者臨陣獲賊首領者使斫營寨能驚賊令擾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戎人鬪能用命策應殺退賊者戎人爲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能擒殺者用命深入被傷者臨陣用命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主

賊刺其首領分散其旗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如賊已敗走所奪軍帳人畜財物並給與之若剋日會戰不齊者夜喧眾者不俟罪稍前而亂射者陣成列而監軍諸校使臣擅簡一卒一騎者後馬有犯者下行陣大寨不齊者旗槍交錯隊伍者賊至可出軍而不出者戰鬪觀望不救者兵器不脩至臨陣不堪施用者巧詐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貨畜而不赴殺賊遣入賊境而規避既復命言不以實者爲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棄其餘箭者遺失鎧甲兵器者賊棄仗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及傳令不密漏泄者受命逐賊至某處輒過者部署下牙隊軍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從人使臣軍校下押前隊回窺軍

頭十將并從人臨陣輒離左右不受節度者並斬凡軍中皆計斬級行賞其後頗有梟路人首以希賞者帝聞詔戒之又令緣邊凡獲蕃寇須辨問得實當行殺戮者許給賞如非理以軍法論皇祐中河北水災農民流入京東三十餘萬安撫使富弼募為兵拔其尤壯者得九指揮教以武技雖廩以廩兵而得禁兵之用且無驕橫難制之患詔以其騎兵為教閱騎射威邊步兵為教閱壯武威勇分置青萊淄沂密淮陽七州軍征役同禁軍陳傅良曰禁兵者三司之卒分屯更戌吳越西北有保毅王倫張東南有宣毅照衛按天下府軍軍騎五十萬人亦不足殿於是別為兵額排立在此權禁軍下由是禁兵嘉祐二年三司使程琳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軍儲數匱而招募不已且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未

三兵昔養萬兵者今三萬兵矣河北歲費芻糧千二十萬其賦入支十之三陝西歲費千五百萬其賦入支十之五自餘悉仰給京師計騎兵一指揮所給歲費緡錢四萬三千步兵歲費緡錢三萬二千宅給賜不預合新舊兵所費不啻千萬緡國用所以日屈也今同華汾河州軍積粟紅腐不用沿邊入中粟價常踊貴而未嘗足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增置遇闕即選廂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糧餉無事番戍於邊緩急即調發便近嚴戒疆臣毋侵軼生事違者重置之法帝嘉納之時范鎮建議以為河北連歲招兵皆坊市無賴子弟及隴畝力田之人求刺為軍今國用不足者兵多故也議者以是為契丹備夫契丹五十年不入寇貪我

金縉之利就使棄利為害則大河以北婦人女子皆乘城之人其城市無賴隴畝力田者將焉用之今自京師至天下州郡率無儲蓄邊城或無三數月之備不幸連年水旱何以養此兵乎陳傅良曰祖宗時兵少而至精建威平西北邊境兵孫朱論本朝內外兵百餘萬別為三四又雜為六七別為三四者禁兵廂兵蕃兵也雜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戰者也給清觀服工役繕河防供廢廟養國馬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前前世兵制未有煩於今日者當率計天下戶口千有餘萬自皇祐一歲之入一倍於今日者當率計天下戶口千有餘萬一廂兵十萬而給一散卒矣衛士之給又浮費數倍加以積習則弊教習不精士氣不振揀兵則點數而已宣借則重疊妄罷逃亡而衣糧自如疲瘁而虛名具數神宗嘗謂宰相吳充曰祖宗以來制軍有意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則軍眾自奔責之嚴遇之優故軍校轉員有由行伍至練團使者多則兵仰民者不少而民重困故張齊賢欲聚益民兵呂蒙正曰兵非取於民不可真宗深念擾動近人遂止韓琦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七

備邊欲制陝西民為義勇司馬光力論其不可照宣七年宰中命天下教閱保甲旋亦廢蓋兵難可練而重擾也相韓琦上言祖宗以兵定天下有征伐則募置事已則省併故兵精而用不廣今二虜雖號通好而西北屯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給又三路就糧之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踊貴常苦難贍若其數過多常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東南廣而易供其數多乃強幹弱枝之勢也祖宗時就糧之兵不甚多邊垂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兵馬幾何然後立為定額某路馬步一營若干人仍覈祖宗所養之兵視今數多寡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裁制為

定額治平元年宰相韓琦上言古者籍民爲兵數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若稍加簡練與唐府兵何異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皆控西北請於陝西亦點義勇止涅手背乃遣官陝西路籍義勇得十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熙甯中王安石行保甲法聯比其民以相保任十家爲一保五十家爲大保十大保爲都保平日捕盜賊肆武事有事爲民兵元豐八年司馬光上疏乞罷保甲曰古者八百家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鄉村之民丁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六

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也又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塲五日一教是三路稼穡之事幾廢也自唐開元民兵法壞今民間何嘗習兵一旦獻敵之民戎服執兵奔驅滿野耆舊嘆息以爲不祥且調發無法比戶騷擾民勞如此終何所用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不教之民使之當敵鳴鏑始交奔北敗潰豈不誤國事乎自元豐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闕額則收其廩給以爲民兵教閱之費自後民兵亦衰元祐初司馬光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州郡全無武備長吏侍衛所募禁旅盡屬將官多與州郡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寇乘間竊發豈不爲朝廷憂祖

宗以來諸軍常分番出戍欲使之勞筋骨知艱難習知山川險阻也自置將以來惟全將起發然後與將官偕行其餘常在本營飲食嬉遊養成驕惰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而諸州又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復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等崇寧大觀間蔡京用事兵弊日滋受逃亡收配隸猶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廢蒐補軍士死亡之餘老病者徒費金穀少健者又多冗占童貫握兵勢傾內外河北兵十無二三多爲闕額以其封樁爲上供陝右諸路兵亦無幾種師道將兵入援止得萬五千而已靖康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賴及操馱行乞之人固嘗申抑招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六

令明減尅之罰重末作之禁嚴竄亡之罪詔詞痛切亦已無及高宗開元帥府募兵近萬人王旅寡弱招潰卒收羣盜以補之既卽位始置御營司以大臣主之初制禁軍隸三衙更戍於外廂軍所在以守臣節制若禁軍在邊則文臣爲經畧使者統之武臣但爲總管熙寧間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後闕而不補軍興以來所存無幾上既立五軍後又得王淵楊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以爲御營五軍二年更置御前五軍劉光世所領西兵謂之巡衛軍在五軍外是歲又改爲神武五軍紹興元年又改爲行營四護軍張俊稱前軍韓世忠稱後軍岳飛稱左軍劉光世稱右軍併楊沂中中軍入殿前司而吳玠軍如故七年光世軍叛降偽齊於是川



陝軍更以右護軍為號十一年三宣撫司罷改其部曲稱某  
 州駐劄御前諸軍十八年川陝軍亦如之其軍不隸三衙并  
 歸樞密院云葉適論曰自靖康破壤抗越草創國家無威信  
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稟稍惟其所賦功動惟其所奏將校  
之祿多於兵卒之數隨意誅剝無復顧惜仇疾互生上下同  
患及張俊收兵光世兵柄制取無策呂社殺帥卷甲而遁其後  
秦檜憂諸將兵未易收沒成疽發故約諸軍支道之數分天  
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  
軍中易置皆由人主向之措置者為大功盡而後江左得以少  
安然槍慮不及遠直以所措置者為大功盡而後江左得以少  
西大兵備愕然常有不足之患槍死後來者習見以為當然  
故朝廷以四大兵為命而民財四都副統制因而侵刻兵  
食內臣貴倖因而握制將權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氣勢便弱  
加以役使回易交趾責負生養不足怨嗟嗷嗷昔祖宗竭天  
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固前世所無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  
養四屯駐之兵開禧元年興元都統秦世輔言本司諸軍闕  
又繼宗所無也  
 額頗多紹興末管二萬九千餘人乾道三年以二萬七千人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辛

為額今管二萬五千四百餘人所差發出成官占實一萬一  
 百四十三人點閱所部堪披帶者僅六百二十七人乞許本  
 司酌紹興末年元額招刺補填從之

馬端臨曰宋以兵革削平海內傳世一再兵愈多而國愈  
 弱元昊稱兵構逆王旅所加動輒敗北卒于因循苟且置  
 之度外女直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援河北則  
 潰援京城則潰舉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  
 左建炎紹興之間驕兵潰卒充滿東南聚為大盜攻陷城  
 邑行都數百里外率為賊藪若是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  
 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輔佐中興究其勳庸多是  
 削平內寇撫定東南一遇女直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

補過而卒不免用講和之策以成宴安之計及其末也夏  
 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皆以數十萬眾不戰自潰  
 於是賣降効用者宋之將也先驅倒戈者宋之兵也蓋兵  
 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已亡矣古者  
 籍民為兵因其戶田丁口可賦者賦之可任者任之民固  
 不容倖免而亦不可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  
 言戶盡為兵則君子小人賢不肖俱出其間自募兵法行  
 所願應募者非游手無籍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良民不  
 為兵也故世之嘗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言其賤而可羞皆  
 不肖之小人夫兵以耗國而皆不肖之小人則國之存者  
 幸也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辛

論曰自唐衰驕將悍卒羣起而叛天下患藩鎮之權重  
 久矣故宋祖矯而革之使兵不識其將將不習其兵南  
 北萬里之人更易番代奔走往來訖無休暇謂如是可  
 以杜其叛逆之萌矣而不知邊備之弱自此始昔三代  
 盛世計井畝出車而將皆鄉遂之吏其制尚已至漢之  
 南北軍唐之府兵其立額猶未若宋之多其糜費亦不  
 如宋之甚然武帝遣師四出匈奴遠遁韓南遂無王庭  
 祿山吐蕃之亂南京失守不旋踵而恢復豈非用將得  
 人不失其禦侮之權者乎宋自真仁以來惟澶淵一戰  
 稍能自振其後割幣請盟者累世元昊小豎子耳韓范  
 為經畧使不能與之角勝而當時中外兵卒多至一百

十餘萬人病國疲民亦已極矣論者謂漢唐之將多木  
故夷狄不能爲中國巨患北宋一代求如霍段渾李之  
比者果有其人乎抑無其人乎至若韓琦之刺義勇安  
石之行保甲名爲汰兵省費而實不免侵擾其民及童  
蔡得志邊關日駭方且收集市井無賴子弟以增虛額  
戰鬪不嫻糜儲坐耗虜馬南牧汴城爲墟故宋之所以  
亡者將不能御其兵兵不知畏其將平居無事誰曉叫  
號於城郭之間一旦驅之使就疆場皆疲懦不任介冑  
司馬光所謂奔北敗潰可以前料者也南宋區區孤守  
一隅雖有忠勇如韓岳之選而任用不終其所召募之  
兵半皆棄爲盜賊開禧以後財窮國蹙益兵無已而究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三

未嘗獲一兵之用故北虜長驅深入如踐無入之境蓋  
其致亡非偶然矣

遼制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正軍一名馬三匹打  
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  
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  
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覈籍次第點集軍馬  
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唯共點軍馬訖又以  
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其打草  
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斫伐園林然後驅掠老  
幼運土木填壕塹攻城使先登矢石楛木併下止傷老幼又  
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

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旣陣料其陣  
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  
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  
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  
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  
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  
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箒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中  
旣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  
中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每軍行鼓  
三伐不問晝夜大眾齊發未遇大敵不乘獸馬俟近敵師乘  
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三

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資散而復聚善戰能寒兵所以強也  
金起漠北諸部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漁佃射獵習勞  
苦有警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亭堇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  
取備焉其部長曰孛堇行兵曰猛安謀克猛安者千人長也  
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  
喜部卒無定數皇統五年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  
爲上餘次之海陵削上中下之名但稱諸猛安謀克間以徵  
發補老疾死亡之數貞元二年諸猛安謀克兵與舊軍皆分  
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番衛京國世宗時徙  
戍邊漢軍於內地定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  
一猛安又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五以上許以其子及同居弟

姪承替以奴代者罪之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東北路部族乳軍曰迭刺部承安三年改爲土魯唐古部承安間改爲部度二部五乳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它部族數皆稱是西北西南二路之乳軍十曰蘇謨典乳曰耶刺都乳曰骨典乳唐古乳霞馬乳木典乳萌骨乳咩乳胡都乳凡九其諸路曰曷懶曰蒲與曰婆速曰恤類曰胡里改曰移懶移懶後廢皆在上京之鄙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至明昌間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定其科甲高下泰和間又制武舉渤海軍者渤海入猛安之兵也奚軍者奚人遙董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五

都永固軍大定所置鎮防軍在西北邊者有分番屯戍及永屯軍驅軍之別驅軍者國初所免遼人奴婢使屯守秦州邊鋪軍則河南陝西居守邊界者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宗所置諸路効節軍京府節鎮設三十人掌同弓手諸路所募諸糧軍五年一籍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隸籍兼充雜役京師防城軍世宗改爲武衛軍掌京師巡捕其牢城軍取嘗爲盜者充防築之役土兵司警捕之事凡漢軍有事簽取於民事已放免初天會間郭藥師降有長勝軍皆遼水側人久而愁怨思歸乃罷還之正隆間又罷諸路漢軍存者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之軍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宣宗南遷乳軍潰兵益弱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

總管府統之器械既缺糧糈不給乃行括糴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令其家盡入京師不數年無以爲食乃聽其出而國亦屈矣正大二年議選諸路精兵先設總領六員分路揀閱每總領司率數萬人軍勢既張乃易總領爲都尉天興中取河朔歸正人授以官馬名曰忠孝軍已又別爲一軍閱習然後試補謂之合里合軍又招集義軍曰忠義皆燕趙亡命沒不可制擅殺北使唐慶以速金亡禁軍者貞元時立侍衛親軍司海陵置左右驍騎謂之從駕軍大定中省親軍爲二千五百人上京亦設守衛軍章宗增親軍至五千人又設護衛控鶴各二百人初金置六部路都統司每司五六萬人又以渤海軍爲八猛安猛安上有軍帥萬戶都統軍帥或亦稱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五

猛安猛安則稱親管天會元年立兩路都統府旋改爲元帥府置元帥及左右副恆居守不出海陵以元帥府爲樞密院罷萬戶官大定中設三招討司鎮邊以重臣知兵者爲使樞密院行兵則更爲元帥府罷則復爲院宣宗南遷諸城置行樞密院正光間招義軍三十人爲一謀克五謀克爲一千戶四千戶爲一萬戶四萬戶爲一副統四副統爲一都統又設總領提控故時稱元帥爲總領云軍須錢始于大定三年歲支一千萬貫舊例州縣有司吏弓手錢世宗詔罷弓手錢而司吏仍舊與定二年節度使張行信言一軍充役舉家糜給至無軍之家無丁男而妻女猶受給何耶時京東西南二路屯軍四十萬戶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故混源劉祁謂金之

兵制最弊征伐及邊釁下令簽軍遠近騷動民家丁男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以此勝敵難矣初貞祐時簽軍宰執取任子赴選者爲監軍官皆憤愠號懇臺省至衝宰相鹵簿以告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自見居官外無文武小大皆充軍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選爲十戶祁父從益以前監察御史亦爲千戶餘不可悉紀物議紛然後亦罷之

元初兵官有萬戶千戶百戶以兵數多寡爲差世祖內立五衛以總宿衛外則萬戶下置總管千戶下置總把百戶下置彈壓總之以樞密院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美

符符跌爲伏虎形首爲明珠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其後皆世官以罪去則否初國人曰蒙古軍曰特默齊軍諸部族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備戰闕下馬屯聚牧養孩幼稍長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曰漢軍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二三戶出一人爲正軍戶餘爲貼軍戶初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又令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家爲富商大賈又取一人曰餘丁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諸侯將校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圖嚕古軍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

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成所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所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虜軍契丹軍女直軍高麗軍雲南寸白軍福建畬軍皆不出成蓋鄉兵也又有礮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曰達而罕軍其兵籍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惟長官一二人知之始太祖令武官子弟入朝充圖嚕古萬戶圖嚕古一名馬十匹牛二具種田人四名千戶見管軍五百或五百以上者圖嚕古一名馬六匹牛一具種田人二名或軍不及五百而家富強子弟健壯者亦出圖嚕古一名馬匹牛具種田人同中統四年立樞密院凡蒙古漢軍並聽樞密院節制統軍司都元帥府除遇邊急就便調度外公事並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美

須中覆初亡宋多招納北地蒙古人爲通事軍戰皆列前行効死力及宋亡無所歸于是從宣慰司之請招列行伍備征戍鎮戍之兵初制無考世祖混一字內始命宗王將兵鎮邊而河洛山東則以蒙古特默齊軍屯列大府淮江以南名藩列郡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多與富民樹黨奪民田宅張鐸上言以爲皆不遷易之弊請更制限以歲月遷調庶初附之民得安業焉元初用兵征討邊陲城大敵則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各衛及行省皆立屯田或因古制或以地宜大抵勺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不減於舊和琳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宜肇爲之其雲南八番海南海北本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制兵屯旅以

控扼云凡郡邑皆設弓手防盜京師有南北兩城兵馬司諸路府州縣設縣尉司巡檢司捕盜所皆置巡軍弓手至元八年御史臺言諸路宜選年壯熟閑弓馬人以備巡捕弓手數少者宜增置十六年分大都南北兩城兵馬司各主捕盜之任自燕京至開平府自開平府至京兆立急遞站鋪十里或十五里設一鋪簽民戶為鋪兵每鋪置丁五人

論曰秦漢以後中國弱而夷狄強在南北朝有拓跋魏氏自唐末歷五代及宋有契丹女真皆崛起朔漠奮其威強陵駕中國幾有天下之域大半至元人遂并江南而取之衣冠文物塗炭于左衽者四五百年雖曰天命使然未始非人事所致焉考四代之初不過部落酋長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五

夫

非如匈奴突厥席地廣大控弦數十萬眾然用兵如神舉天下莫敢與敵者何也蓋其人生長寒露之野天性勁悍習騎射耐勤苦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又饒畜牧水草之聚輕騎肥馬逐利爭先而為之將率者類皆號令一而節制嚴故俾之摧堅陷陣無不如志且是時中國罷敵人才乏弱天將假手于異類以荼毒生靈而殺戮之慘于是極焉至若魏之文帝金之世宗皆有經營天下綏定生民之志其英姿茂畧雖中國不常有而元世祖命伯顏取江左戒毋輕戮一人甚有合于孟子不嗜殺人之旨其混一天下不亦宜乎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明京軍三大營曰五軍三千神機太祖初建統軍元帥府尋改大都督府節制中外諸軍京城內外置大小二場分教四十八衛卒已又分前後中左右五軍都督府洪武四年兵數二十萬七千八百有奇成祖增京衛為七十二又分步騎軍為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亦謂之五軍歲調中都山東河南大盜兵番上京師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外為長圍周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一

二十里樵採其中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景帝用于謙為兵部尚書謙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于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提督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一其餘軍歸本營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成化三年分為十二營凡十二萬人曰舊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効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武宗集九邊家將突騎數萬人聚京師號曰外四家立兩官廳選團營及勇士四衛軍於西官廳操練所選官軍操於東官廳自是兩官廳軍為選鋒而十二團營為老家矣世宗立王邦瑞攝兵部因言國初京營勁旅不減七八十萬自三大營變為十二團營又變為兩

官廳額軍尚三十八萬有奇今武備積弛見籍止十四萬餘而操練者不過五六萬支糧則有調遣則無比敵騎深入戰守具稱無軍即見在兵率老弱疲憊市井遊販之徒衣甲器械取給臨時其弊不在逃亡而在占役不在軍士而在將領蓋提督坐營號頭把總諸官多世胄執袴平時占役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乞大振乾綱遣官稽核帝是其言悉罷團營兩官廳復三大營舊制更三千曰神樞在京各衛軍分隸三營分之三十三營合之三大營其後中軍哨掖之名亦罷但稱戰守兵兼立車營故事五軍府開府給印主兵籍而不與營操營操官不給印自仇鸞總督戎政始設府鑄印又請選各邊兵六萬八千人分番入衛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二

與京軍雜練復令京營將領分練邊兵於是邊軍盡隸京師塞上有警邊將不得徵集邊事益壞楊一清疏士卒股實者出錢包班其名徒存貧難者饑寒困苦其形徒在衣食氣息奄奄平居不能自行安能禦百戰之敵哉遇有兵欲撥一二萬兵必于各營通行挑選欲再選撥一二萬不能足數夫軍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官軍月支米八萬一千五百餘石歲食米九十七萬八十餘石及選用戰兵求二三萬而不足至統兵將官亦皆臨期選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遲緩日月將官已至關口士卒向在京城都人相傳為笑正德年間山東北直羣盜縱橫調宣大陝西遼東邊軍征之踰年始平使邊民不可掣調則內盜將置之不問乎乞敕提督官中教練之法加優卹之思禁剝削之害嚴役占之條痛革宿弊修復舊規萬曆時張居正當國綜核名實羣臣多條上兵事營務願飭久之帝厭政廷臣漸爭門戶遂日廢弛崇禎時營將率內臣私人不知兵兵惟注名支糧買替紛紜朝甲暮乙雖有尺籍莫得而識也流賊入居庸關至沙河京軍出禦聞聲潰而歸賊

長驅犯闕守陣者僅內操三千人京師遂陷親軍上二十二衛舊制止十二衛後增設金吾左右以下十衛又設騰驤等四衛亦繫親軍并武功永清彭城及長陵等十五衛俱不屬五府在京二十二衛錦衣至虎賁為上十二衛金吾至北平都司衛為上十衛凡二十二衛為親軍指揮使司武功三衛以匠故隸工部長陵景陵獻陵茂陵泰陵康陵七衛為陵衛不隸都督府亦不稱親軍餘分隸五府初太祖為吳王罷諸翼統軍元帥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宣武羽林等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天下既定度要害地設所衛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三

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其取兵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從征者諸將所部兵既定其地因以留戍歸附則勝國及僭偽諸降卒謫發以罪遷隸為兵者其軍皆世籍自洪武定制後至永樂增改天下都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內外衛四百九十三守禦屯田羣收千戶所三百五十九儀衛司三十三宣尉招討宣撫安撫長官司共一百有二番邊都司衛所等四百六十三重鎮特官主之總鎮一方曰鎮守獨鎮一路曰分守守城堡者曰守備與主將同城者曰協守又備倭提督提調巡視等官稱掛印專制者曰總兵次副總兵次參將遊擊班軍者衛所之軍番上京師初永樂十三年詔邊將及各都司留守司諸衛官簡所部卒赴京以俟臨閱京操始此景

秦初邊事棘班軍悉留京間歲乃放還取衣裝于謙石亨議  
三分之留兩番操備保定河間天津放五十日河南山東九  
十日淮揚中都百日紫荊倒馬白羊三關及保定諸城戍卒  
屬山東河南亦如之逃者官鑄秩三等卒盡室謫邊諸郡縣  
有民壯邊郡有土兵太祖循元制立管領民兵萬戶府後聽  
邊民自備軍械團結防邊閩浙苦倭指揮方謙請籍民丁多  
者為軍弘治二年立僉民壯法州縣七八百里以上里僉五  
人五百里四三百里三百里以上僉二人有司訓練遇警調  
發給行糧而禁役占放買之弊富民不願則上直於官官自  
為募或稱機兵在巡檢司者稱弓兵正德中流賊擾山東巡  
撫張鳳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民不勝擾兵部侍郎楊潭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四

為言都御史甯臬所募多無賴子為御史張璿所劾嘉靖二  
十二年增州縣民壯額大者千人次六七百小者五百隆慶  
中張居正復請籍畿甸民兵謂直隸八府人多健悍總按戶  
籍除單丁老弱者父子三人籍一子兄弟三人籍一弟州與  
大縣可得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中分之為正兵奇兵登  
名尺籍隸撫臣操練歲無過三月月無過三次練畢歸農復  
其身歲操外不得別遣鄉兵者隨其風土所長應募調佐軍  
旅緩急其隸軍籍者曰浙兵義烏為最處次之台寧又次之  
善狼笮間以義梁戚繼光製鴛鴦陣以破倭及守薊門最有  
名曰川兵曰遊兵崇禎時多調之勦流賊其不隸軍籍者河  
南嵩縣曰毛葫蘆習短兵長於走山而嵩及盧氏靈寶永寧

並多礦兵曰角腦又曰打手山東有長竿手徐州有箭手并  
陘有螞螂手善運石遠可及百步閩漳泉習鏢牌水戰為最  
王圻曰明初破陳友諒帥舟師二十萬取姑蘇二十萬平中  
原二十五萬下雲南三十萬馮國公北征以三十萬乃戰建  
文初李景隆北征兵百萬至永樂中命淇國公以十萬騎北  
伐步騎五十餘萬而討安南兵又八十萬兵力之盛雄視千  
古自嘉靖八年桂萼上天下兵籍僅九十七萬至胡松考輿  
地又止八十四萬五千八百然又虛數也今西北騎少漸不  
支而東南拒倭征苗全籍調狼土募民兵不能得一卒之用  
也蓋北兵所以削者耗於攻戰敵於調發中土及東南所以  
削者上班也運糧也屯政不修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五

論曰明祖奮自布衣提一旅以定天下其經營措置規  
模宏遠幾出漢唐二祖之上內之京師建五都督府而  
以三大營隸之兵無定將將無專官番上之卒近調於  
輔郡鎮守之戎遙受其節制此昔人所謂強幹弱枝之  
術也外之郡縣立十七都司衛所三百九十遇有征伐  
隨時調遣功成而還則上其佩印於天子是故無唐藩  
鎮之禍亦無宋積弱之患此昔人所謂重內而不輕外  
之義也太宗經歷行間東剪西討武功茂著仁宣繼體  
兵休不用頗習惰玩及土木難作而京軍之斃於行列  
者幾盡焉于謙以忠勇之才為救時之策創立團營簡  
精銳一號令使兵狃其將將習其兵上下震奮國以再

安論者謂太祖屯田以給軍費通商以裕邊餉多得唐  
人府兵遺意而于謙之改制新法能使將士一心無潰  
離叛散之患抑亦近代之苴武頗牧也其後憲宗立十  
二團營武宗置東西官廳舊制浸壞武威遂衰其兵自  
外入衛者宿留京師而邊將之呼召不應其在內者額  
者日疲工作而丁壯之簡閱無時於是統綽之子弟冒  
占伍籍空名之文簿虛支稟餉一有警亟倉皇無措不  
得已搜取老嫗僮卒使之輕嘗勁敵班軍困于折乾市  
兒肆其呼笑戎政之不肅若此國尚能自立乎故古之  
兵家有言將驕而卒惰者敗明之中世驕不在將而在  
卒惰抑其末矣黃懋官督儲河池營卒多無賴子懋官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六

欲抑削之卒聞大譁遂毆懋官至死李光祚為協理侍  
郎奏革老弱補以強壯怨者手瓦石投之竟不果革其  
他玩令俟罰者又不可勝數也推其由皆中官主兵之  
過平日怙勢以陵其長剋貨以餒其卒鳴并黥隸視猶  
蟻壤大盜一呼羣情士崩逆豎欵降於關門禁旅潰軼  
於城下而明之九廟遂為灰燼矣史臣謂文皇北遷內  
臣觀兵履霜伊始在易師之上九曰開國承家小人勿  
用文皇惟不遵大易謹始之戒而俯蹈漢唐末流之弊  
是以輕任凶奄以貽累世噬臍之憂自成化間汪直總  
督團營正德中張永將兵討賊權倖隆赫莫敢與爭及  
魏忠賢用事增設內操益置軍監而元氣摧剝已盡遂

至舉天下之大無一將可倚無一兵可練豈不悲哉故  
漢唐與明皆任用中官以亡其國然而中官之得志于  
君未有不先盜兵柄者也

應代兵器

附

黃帝之世葛盧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  
以為劍鎧矛戟雍狐之山發而水金從之蚩尤受而  
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苗戈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此五兵所自助也公劉遭夏衰克修  
舊業自幽涉渭取鍛鞞容刀以飾武威詩人壯而美  
之曰弓矢斯張干戈戚揚戚揚者斧鉞之別名也武王  
伐殷渡河左杖黃鉞右秉白旄紂卒皆倒戈以北天下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七

既定包藏干戈載囊弓矢偃革為軒示不復用其後成  
王顧命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宿衛王宮又命二人  
執惠惠三四人執戈上刃劉劉鉞鉞戮戮夾立階陛  
良以防不虞也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作費誓以戒其人曰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秦襄公歲修戰  
備以討西戎詩人述其事曰公矛鋈鏞蒙伐有苑虎韞  
鏞膺交韞二弓竹閉緄騰又曰龍盾之合謂畫龍于其  
盾也蓋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與存亡皆兵之由故月  
令天子以季秋教五戎春秋魯以甲午祠五兵其為國  
之重務審矣自管子淮南以五兵分配五方四時異說



互起幼官篇曰春兵向矛夏兵向戟秋兵向劍冬兵向  
脇盾時訓曰春其兵矛夏其兵戟中央其兵劍秋其兵  
戈冬其兵鏃孝經緯曰東夷持矛助時生南夷持弓助  
時養西夷持鉞助時殺北夷持楯助時藏諸儒有謂弓  
助夏鉞助秋楯助冬有謂兵助秋甲助冬其言枝蔓  
不足據也考工廬人職曰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  
長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五兵之用長以衛  
短短以救長不可偏缺其一自秦以銷兵為錄亡天下  
漢立武庫職掌特重歷代相承不易至唐宋而火器漸  
興鎗炭之禍極于今日有志經世之君子可無修器以  
思戒乎作歷代兵器考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八

王府掌王之兵器凡王之獻兵器受而藏之 內府掌受良  
兵器凡四方之幣獻之兵器入焉諸侯朝聘所獻 職金入其金  
錫於為兵器之府攻金之工 掌受士之金罰入於司兵給治兵 司  
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開五  
兵者戈及戟 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  
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  
出給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車之五兵同前步卒攻  
衛守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桃氏為刃多錫為下齊大  
也少錫為上齊刃刃則殺失  
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刀之齊凡金多錫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

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松猶柄也八尺曰  
長短名酋之言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  
道也酋夷長矣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  
已又以害人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故攻國之兵  
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  
之阻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飲食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  
之阻是故兵欲長壯健宜長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  
無娟是故句兵稗刺兵擗向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彈謂掉也  
人謂刺句兵擗為擗則 般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  
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改句言數容受無  
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刃同強上下同也  
探細以般則疾探重以刺則正然則為矜句兵堅者在後刺  
兵堅者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既其娟也灸諸牆以既其橈  
在前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九

之均也橫而搖之以既其勁也置猶樹也灸猶柱也以柱兩  
於肅肅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六建五兵與人  
禮運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迫脅之君也兵革君  
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國名 左傳密須之  
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密須姑姓國文王伐 闕鞞之甲  
武所以克商也闕鞞國 唐叔受之 吳語官帥擁鐸拱稽稽  
也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國也文犀 十行一雙大夫建旌  
提鼓折羽 挾經秉枹經兵 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  
日月為常鼓音故也

戈盾戟 釋名曰戈句子戟也戈過也所刺擗則決過  
所鈎引則制之不得過也盾遷也跪其後避刀以隱遷

也狹而短者曰子盾子小稱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以木作之曰木盾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于吳為魁帥者所持也隆者曰須盾本出于蜀須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者而鄒者曰陷虜言可以陷破虜敵也今謂之曰露見是也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車戟曰常長丈六尺車前所持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故稱常也手戟手所持捷之戟也增韻曰雙枝為戟單枝為戈方言曰戟楚謂之子凡戟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鈇或謂之鏃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鏃胡其曲者謂之鈇鈇鏃胡三刃枝今戟中有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南楚宛郢謂之區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十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軍旅會同授武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乘車王所乘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則金路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藩盾盾可以藩衛者如今之扶蘇與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胡六寸援八寸謂胡以內接秘者也胡其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已倨謂胡多也以倨人則不入已句謂胡曲多也以倨人則創不決胡之曲直鋒本必橫而取則於折前謂援也內長則援短短則於折後謂於折後則引之與胡並鈞內短則援短援則長長則倨於折後則引之與胡並鈞內短則援短倨則長長則倨於折後則引之與胡並鈞內短則援短外博也廣其本以除四而用也重三鈇鈇緩也今東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鈇戟今三鈇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援

長七寸半三鋒者胡直中矩言方正也刺者善秘直前如鋒者也戟胡橫貫之胡中矩則援之外句懸折與曲禮進戈者前其鏃後其刃孔疏曰戈如戟而橫安刃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刃當頭而利鏃在尾而鈍禮書曰戈句兵也胡曲而下垂援直而上達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頭皆指胡名之戟或作棘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胡則正方中矩而下垂者援則折而上達者杜預左傳注云子者戟也孔安國書傳殘瞿皆戟屬則戟之異名與盾一曰櫓一曰中干又謂之伐詩蒙伐有苑鄭箋云蒙龐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龐伐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十一

受矛 釋名曰受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控於車上使殊離也說文曰受以投殊人也禮受以積竹八尺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矛冒也刃下冒矜也下頭曰鏃鏃入地也松檟長三尺其矜宜輕以松作之也檟速檟也前刺之言也矛長丈八尺曰稍馬上所持言其稍稍便殺也激矛激截也可以激截敵陣之矛也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言常而云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殺矛長九尺也殺霍也所中霍然即破裂也方言曰五湖之間矛謂之鏃或謂之鏃或謂之鏃其柄謂之鈇記曰進矛戟者前其鏃注去矛三隅孔安國書傳惠三隅矛銳子屬說文銳小子也則矛制非一

人凡為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  
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被把中也圍之圍  
凡為首牙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  
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晉謂牙戟下解  
曾也首及上鎗也為戈戟之矜所圍如受夷牙如首牙詩  
二牙重喬又曰二牙重弓朱英絲膝箋云二牙首牙夷牙也  
各有畫飾喬毛矜在上及室題所以  
縣毛羽疏矜謂牙柄也室謂牙之登

弓弩矢 釋名弓穹也張之穹隆然其末曰箭箭言稍  
又謂之弭以骨為之滑弭弭也中央曰附附撫也所撫  
持也箭附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弩怒也有勢怒  
也鉤弦者牙似齒牙也牙外曰郭為牙之規郭也下曰  
懸刀其形然也含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主

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向迅疾也  
又謂之箭前進也其本曰足其形似木木以下為本以  
根為足又謂之鏑鏑敵也言可以禦敵也齊人謂之鏃  
鏃族也言其所中管族滅也關西謂之鈺鈺鏃也言有  
鏃乃也其末曰括括會也言其弦會也括旁曰又形似  
又也其受矢之器以皮曰箠牙服之義也織竹曰箠相  
迫窄之名也步又人所帶以箭又於其中也馬上鞬鞬  
建也言弓矢並建立其中趙書云石虎破劉曜獲方言  
曰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凡箭  
鏃胡合羸者胡鏃在於喉四鏃廣稜或曰拘腸三鏃者  
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鏃謂之錐或謂之鈹其小而長

中穿二孔者謂之鈹鏃金箭鏃鏃空兩邊其三鏃長尺  
六者謂之飛鏃此謂今瓜者謂之平題今戲射箭頭所  
以藏箭弩謂之箠箠或謂之釐丸既夕禮薦于  
亦箠也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  
出入法曲直長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箠盛矢器及其頒  
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楛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豸侯鳥

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在體多來灋日土  
夾庾在體多來灋日土武也射侯五十步及射鳥獸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  
侯者用王弧射參侯者用唐大矣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  
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  
文侯文公受王 其矢箠皆從其弓每弓者一凡弩夾庾利攻  
弓矢之賜者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主

守唐大利車戰野戰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  
王孤王孤恆服弦往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  
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弗矢用諸弋射恆矢痺矢用  
諸散射枉矢殺矢矰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矢是  
也或謂之兵矢矰矢者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矢是  
前於重後微輕行疾也殺矢言中則死鏃前尤重中深而不  
可遠也結鏃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刺也二  
者皆可以弋飛鳥刺羅之也前於重又微輕行不低也恆矢  
安居之矢也痺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  
也痺之言倫比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  
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體往來之  
弊者則合少而圓弊猶惡也 凡師役曾同頒弓弩各以其物  
從授兵甲之儀箠之屬凡亡矢者弗用則更也更償繕人

掌王之用弓弩矢箠籍弋扶拾扶謂引強也拾謂籍打也右手巨指籍打著左臂裏以韋爲之凡乘車充其籠箠載其弓弩充籠箠也則斂之無會計亡敗多橐人享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工者給市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矢八物皆三等箠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作秋成書其等以饗工謂饗酒肴勞之也上工作上等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乘計也計其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橐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闕之皆在橐人者及弓弩矢箠出入其籍書橐人藏之籍除也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取幹以夏筋膠未聞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古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櫟次之槩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爾雅曰柘櫟桑山桑國語曰凡相榦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陽猶清也木之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執謂形執類近根者奴凡析榦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曲執則宜薄薄則力少直則居榦之道菑栗不迤則弓不發菑栗謂以可厚厚則力多迤謂邪行絕理者凡相角秋網者厚春網者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絪而昔昔讀爲錯謂牛疾疾險中則角裏傷瘠牛之角無澤少潤角欲清白而豐末也豐大夫角之本蹙於割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徵也蹙近讀爲欲其形之自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燒燒反以爲弓色白則執畏謂弓淵角之夫角之末遠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中央與淵相當

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宋之大者割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黃三色木白中青末豐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牛數牛角直一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膠而搏廉取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凡昵之類不能方謂膠善爲制割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割以爲弓則豈易於其難謂筋條也筋欲徹之徹當執漆欲測測猶絲欲沈如在水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膠絲寒奠體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冰析澗大寒中下於幹則易理滑春液角則合合讀夏治筋則不煩煩秋合三材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五

則合合堅寒奠體則張不流流猶冰析澗則審環審猶弦則一年之事期歲乃析幹必倫順其析角無邪亦正斲目必茶茶讀爲舒舒徐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備猶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瞻恆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瞻恆由此作摩猶隱也故角三液而幹再液重醇治之厚其幣則木堅薄其幣則需需謂不充滿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幣厚猶節猶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伴不皆約纏之繼不相斷擊必中膠之必均擊之言致也斷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恆由此作幹不均則凡居角長者以次需需謂不充滿稱其幹短者居衛恆角而短是謂逆燒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恆讀爲極極竟也竟

之角縱不用力若欲反繞然校恆角而達臂如終繼非弓之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疾

利也達謂長於滿幹若達於箭頭繼弓較角過滿接則送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箭臂用力異校疾也於挺臂中有枅焉故剽骨刺亦疾也枅側恆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變譬言謀

橋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於火而無燭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嚮膠欲執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早亦不動居溼亦不動贏過軟也燭炎爛也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之柔善者在內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

生也溼猶凡為弓方其峻而高其枅長其畏而薄其做宛之無已應

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下枅之弓末應將與宛謂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應弦言不下枅之弓末應將與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六

中弓而羽綱末應將發羽謂為尾屬也接中動則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

體謂內之於防深淺所止謂體定張之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負弦釋戾也負弦則不如環亦巧為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

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有三謂為又參量其力又參均者筋而勝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勝三石引之中二石被三尺勝其弦以繩緩環之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

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鈔絲三郎漆三剽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權平也倅猶等也角幹既平筋三而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材良則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

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凡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之性情

豐肉而短寬緩以茶若是者為之危弓危弓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言損氣滿不足危奔猶疾也骨直謂強毅教茶古文舒假借字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

言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不能以愿中愿怒也三疾不能怒而去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與之屬利射侯與弋

射遠者用弋五而成規侯非必遠願執弓者材必薄薄則弱弱則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而或規弧弓亦然革謂干盾質木樞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七

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深其次有濶而疏其次角無濶

大和無濶其次筋角皆有濶而合濶若背手文弓表裏濶合處若和弓較矢和猶調也較拂也將用蠖濶

蠖濶蠖泉質也斥和弓較矢和猶調也較拂也將用角至謂之句弓

句於三體材敵惡不用之弓也覆猶察也謂不能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善射侯之弓也幹又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善則矢疾而遠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銜十之重三坑

殺矢殺矢與戈也短箭足入彀中者也坑量名讀為九

矢人為矢鏃矢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謂箭葉中鏃居參分殺一在前

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鏃居參分殺一在前

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鐵又差參分其長而殺其一尺殺其前

一尺令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以其筈厚為之羽深筈者

謂矢俾厚水之以辨其陰陽陰沈而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

其比以設其羽夾其陰陽者可矢比在稟兩旁弩矢參分其

羽以設其羽比在上下設羽於四角比謂括也參分其

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垓刃長寸前弱則俛後弱則

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趨言幹羽之病使

也翔過順也紆曲也揚是故夾而遙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

飛也豐大也趨旁掉也捷是故夾而遙之以眠其豐殺之節也

今人以指夾捷之以眠其鴻殺之稱也捷凡相筈欲生而

搏同搏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舉也生謂無取也搏謂圍

禮書說文曰質旁曰捷中曰蔽籥或作稍又曰弭曰弩方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反曰峻許氏云弩弓長也詩象弭魚服注謂以象骨飾弓

稍也然籥之飾不特以骨爾雅以金者謂之銚以鬚者謂

之琫以玉者謂之珪郭璞曰琫小蚌也荀子接人用柶

韓氏云柶者檠柶正弓弩之器說文檠榜也一作檠儀禮

作秘蓋以竹為之狀如弓然詩竹閉緹藤秘以閉之故謂

之閉繩以繫之亦謂之緹詩曰四鍤如樹爾雅金鍤剪

羽謂之鍤骨鍤不剪羽謂之志郭璞曰金鍤金鐔箭也骨

鍤金骨也說文鍤矢鋒也禹貢荆梁貢弩注石弩石中

矢鍤者魯語肅慎氏貢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魏志挹婁

國矢用楛石為鍤然則鍤之名非一鍤鍤鐔鉞弩是也

甲冑釋名曰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亦曰介亦曰

函亦曰鎧皆堅重之名也廣雅曰函說文曰首鎧謂之

兜鍪亦曰冑冑鎧謂之鈎頸鎧謂之鍤鍤兜鍪亦曰鞬

蓋長楊賦鞬鞬生蟻蝨是也書正義曰經典皆言甲冑

秦以來始有鎧兜鍪之名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

鐵上旅為衣下旅為裳飾甲以組鞬甲之衣曰鞬魯頌

此

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注之注

之數也革堅者札長合甲制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

甲壽三百年又支久凡為甲必先為容容者之然後制革

札之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上旅謂要以上以其長

為之圍圍謂札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做則撓撓謂擊也革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大孰則革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窻也窻小眠其裏

欲其易也無敗眠其朕欲其直也朕謂囊之欲其約也直囊

也舉而眠之欲其豐也大衣之欲其無斷斷謂如眠其鑽空

而窻則革堅也眠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眠其朕而直則制善

也囊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周

也變隨人身便利記輝者甲吏之賤者

劍削釋名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刀到也以斬伐

到其所乃擊之也其末曰蜂言若蜂刺之鋒利其本曰

環形似環也短刀曰拍牌帶時拍牌旁也又曰露拍言

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

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也所剪稍進前也書刀給書簡

札有所刊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鉸口

鎗衣也亦曰

桃氏為劔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刃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

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去一以為首廣而圍

之首圍其徑一寸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鈞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鈞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

長重五鈞謂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長三尺重三斤十二兩

中制長二尺五寸重二斤十

兩三分兩之二下制長二尺重二

斤一兩三分兩之一此今之七首也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

合六而成規今之欲新而無窮利也其做盡而無惡其金如

至敵盡無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劔遷乎其地而

弗能為良地氣然也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金鼓鑿錫 釋名金禁也為進退之禁也鐸度也號令

之限度也字彙曰鉦鏡也獨似小鐘鏡似鈴有大

小之異獨鏡通謂之鉦詩曰鉦人伐鼓凡軍行鉦鐸曰

金左傳曰師有金鼓曰伐無曰侵說文鞀騎鼓也釋名

鞀裨也裨助鼓節也軍法千人之師執鞀百人之師執

鐸卒長執鐸

大司馬辨鼓鐸錫鏡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

鼓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鏡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獨

鼓辨鼓錫錫鏡之用謂錫錫之屬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

立馬鬣上者故謂之提公司馬謂五人為伍伍之司馬也王

不執賁鼓向 太僕凡軍旅贊王鼓王通鼓佐擊 鼓人以

之於諸侯也 大鼓謂之賁 鼓長八尺以金鐸和鼓以金獨節鼓以金鏡

止鼓以金鐸通鼓錫鑄錫鑄考鏡如鈴無舌有秉執而

國語趙宣子曰伐備鍾鼓聲其罪也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

做其民也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鐸于 會于黃池吳王秉

枹親就鳴鍾鼓丁寧謂鉦也唐尚書云鐸于 司馬法鼓聲不過聞鞀聲

不過聞鐸聲不過聞

旌旗 釋名旌精也言其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眾期

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雕鸞鷹為旗幟蓋

旌旗之始也龍旗黃旗朱雀旗黃旗黃旗畫白獸旗畫元

武若加雲其旗物在軍亦書其事號加之以雲

氣微微亦如之旗節又畫白獸而折羽其上

大司馬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

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注見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考司常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詳見 曲禮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

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也前舉舉於首以警眾

有所舉各以其類象之首青雀水鳥也鳴則天將風風生

埃起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眾虎取其有威勇貔貅亦

擊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司馬法旂夏后氏

元人之執也殷白天之義也周黃地之道也章夏后氏以日

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雜兵器

鉤鑿古兵有鉤有鑿引來曰鉤推去曰鑿 棒六韜曰方首

鐵楯維盼重十二斤柄長五尺以上千二百枚一名天楯占

天之杖也 推六韜曰方首鐵楯重八斤柄長五尺以上千

二百枚一名天棧敗步騎羣寇椽杵大棧重五斤柄長二尺  
以上百二十具 櫟稍起於秦漢櫟擊聲也形如劍而三刃  
連柄及鋒長三尺五寸以虎豹皮爲袋 槍刺木傷盜曰槍  
晉天文志天槍三星在北斗杓東 麾古今注曰麾所以指麾武王右執白  
旄以麾 牙兵書曰牙旗者將軍之精凡始豎牙必以剛日

雲梯詩與爾鉤援注鉤梯也鉤引上城所謂雲梯也 彭

排釋名曰彭旁也在旁排敵禦寇也纂文曰鹵大楯也今謂  
之彭排 枚狀如箸橫銜之縑繫於項蓋爲結紐而繞項也

角崖尤氏率颺颺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始命吹角爲龍  
鳴以禦之 旛釋名曰旛幡也其貌幡幡也

漢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武庫令丞屬中尉若盧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三

考工室令丞屬少府若盧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兵器武庫兵  
器天下公用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邊吏職在距寇亦賜  
武庫兵武帝時邊兵不足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諸侯王不  
得私作兵器外郡有工官所作皆輸武庫尉游微亭長皆  
習設備五兵五兵弓弩戟盾刀劍甲鎧也舊法弩十石以上  
不得出關昭帝始元五年罷其禁初文帝時鼂錯請募民徙  
塞下以便爲高城深塹具藟石布渠荅藟石城上甬石也又  
上書言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坵  
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  
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  
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  
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  
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  
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  
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  
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  
不當一

百官表羽林孤兒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戈矛  
戈戟也與漢官舊儀所述五兵不同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三

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諸葛亮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  
爲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在成  
都作七首五百枚以給騎士又教作部皆作五折剛鎧十折  
矛到武都鹿角壤刀斧千餘枚唐六典云亮帳下持彭排百  
枚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  
百具吾不能有十具

晉宣帝敕圍土守者皆作棒人一枚當頭施紐挂臂賊衝突  
圍以楛楛之武帝命馬隆討鮮卑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  
令與以魏時朽仗隆與忿爭事聞于帝帝命惟隆所取夏主  
勢約以此于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  
成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殺工匠  
數千由是器  
械皆精利

隋煬帝征遼東置騎兵四十隊隊置一羣十隊爲團第一團



青絲連明光甲鉄具裝青纓拂建校猊旗第一團絳絲連朱犀甲獸文具裝赤纓拂建猊旗第三團白絲連明光甲鐵具裝素纓拂建辟邪旗第四團烏絲連玄犀甲獸文具裝建六駁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長鳴中鳴等各十八具擗鼓金鈺各二具後部鏡吹一部鏡二面哥籥及笛各四具節鼓一面吳吹篳篥橫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隊分四團第一團每隊給青隼盪幡第二團黃隼盪幡第三團白隼盪幡第四團蒼隼盪幡長槩楯弩及甲胄等各稱兵數受降使者給二馬輶車一乘白獸幡及節各一唐軍器監掌繕造甲弩之屬辨其名物審其制度以時納于武庫武庫令掌藏天下之兵仗器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凡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鏡鼓銅鼓南中所戰鼓有金之制有四一曰鐔二曰鐃三曰鐃四曰鐃弓之制有四一曰長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長弓以桑柘弓以筋角騎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於近射格弓綵飾之弓羽儀所執弩之制有七一曰擘張弩二曰角弓弩三曰木單弩四曰大木單弩五曰竹竿弩六曰大竹竿弩七曰伏遠弩漢書有遠望連弩射法十五篇華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人有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萬勝之方然要有機牙其射至十發十中皆全孔今擘張弩步兵所用角弓弩騎兵所用木單弩之制有四一曰竹竿弩二曰木箭三曰兵箭四曰弩箭通俗文曰骨鏃曰龍鏃鏃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箭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為箭唯利射獵兵箭剛鐵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射堅刀之制有四一曰儀刀二曰鄣刀三曰橫刀四曰陌刀儀刀古班

劍之制宋晉以來謂之御刀後魏曰長刀皆施龍鳳環至隋謂之儀刀裝以金銀羽儀所執鄣刀蓋用鄣身以御敵橫刀佩刀也步兵所佩名亦起於隋陌刀槍之制有四一曰漆槍長刀也步兵所持蓋古之斷馬劍二曰木槍三曰白幹槍四曰樸頭槍漆槍短騎兵用之木槍林所執樸頭槍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鏡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水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明光光要細鱗山文烏鏡鎖子皆因所用彭排之制有六一曰膝排二曰團排三曰漆排四曰木排五曰聯木排六曰皮排膝團漆木皮皆古制也旗之制三十有二一曰青龍旗二曰白獸旗三曰朱雀旗四曰玄武旗五曰黃龍負圖旗六曰應龍旗七曰龍馬旗八曰玉馬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旗九曰鳳凰旗十曰鸞旗十一曰鷄鶉旗十二曰太平旗十三曰麒麟旗十四曰飛麟旗十五曰飛黃旗十六曰馱驥旗十七曰白澤旗十八曰五牛旗十九曰犀牛旗二十曰金牛旗二十一曰兕旗二十二曰三角獸旗二十三曰角端旗二十四曰吉利旗二十五曰驪騮旗二十六曰騶牙旗二十七曰黃鹿旗二十八曰白狼旗二十九曰赤熊旗三十曰辟邪旗三十一曰菑文旗三十二曰刃旗今白澤朱雀辟邪元武白獸麒麟角端赤熊等旗左右衛隊所執鳳凰飛黃吉利兕騶牙等旗武衛隊所執應龍三角玉馬白狼龍馬金牛等旗軍隊所執黃龍負圖黃鹿騶牙蒼鳥等旗威衛隊所執菑文旗火燭幡也袍之制有五一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皂袍袍皆繡畫以武豹鷹器用之制有八一

曰大角胡角者本以應胡旋之聲有長鳴中二曰蘇漢書有  
天子行幸及征三部今唯有大角金吾主之  
伐建于旗上三曰鉞斧鉞黃帝所造塗以黃金行則載以  
大柯斧刃廣八寸重八斤名爲天鉞即今四曰鐵蒺藜揚帝  
布鐵蒺藜于五曰棒六曰鉤越絕書云船軍之備必備長斧  
地亦其類五曰棒六曰鉤越絕書云船軍之備必備長斧  
曰鐵孟之鐵鑄也八曰水斗軍中用斗凡諸道行軍皆給鼓  
角三萬人以上給大角十四具大鼓二十面二萬人以上大  
角八具大鼓十四面萬人以上大角六具大鼓十面萬人以  
下臨事量給其鎮軍則給三分之一凡大駕親征及大田巡  
狩以羝羊狻猊雄雞鸞鼓若皇太子親征及大將軍出師則  
用狻猊庫部郎中員外郎掌邦國軍州之戎器甲仗皆辨其  
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京官五品以上征行者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美

假甲蠶旗幡稍  
後梁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  
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

通典火攻篇有火兵火獸火禽火盜攻城有火箭火杏  
皆舊法也周亮輔纂孫子解火壁爲火隊以通典所載  
前四者當之是唐以前火器已行特不如後世礮之害  
烈耳考礮之名肇見唐書李密傳密城洛口造雲礮二  
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按說文解字礮建  
大木置石其上發爲機以拒敵也春秋傳曰礮動而鼓  
詩曰其礮如林此礮所自昉然皆不用火宋史兵志咸  
平五年知甯化軍劉永錫造手礮以獻疑此用火之始

元初得西域礮破金蔡州後又用其術破襄陽因目曰  
襄陽礮明正統時猶秘其法不欲外造使人傳習其後  
乃徧行四方殺機一發駭駭乎不可遏抑矣

後晉天福二年禁諸道不得擅作器甲

宋南北作院成造塗金脊鐵甲等三萬三千弓弩院造角肥  
弓等六百二十餘萬諸州作坊歲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  
二十餘萬凡兵幕甲袋梭衫等什物皆備焉太祖令京師所  
造十日一進謂之旬課親閱視貯之五庫嘗試牀子弩矢及  
七百步又令造千步弩真宗製傳信牌漆木爲之長六寸闊  
分之置於柄可合又穿二眼仁宗頒銅符木契符鑄虎豹篆  
容單墨紙札鳴陳分而持之仁宗頒銅符木契符鑄虎豹篆  
五符作四款可勘合右五符作虎豹又以篆文相向刻十千  
字古符留京師左符軍官高者掌之樞密院下符發兵五千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六

美

人以下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雙虎豹符木契上下題識  
而中制之上三枚刻魚形下一枚刻空魚可勘合總管鈐  
掌印之三枚兵百人以上先發第一枚貯以革熙甯初張若水  
獻李宏所造神臂弓壓身檀梢鐵鞭子鎗頭銅爲馬面牙發  
麻繩札絲爲弦弓身三尺二寸弦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  
射三百數十餘步帝善而頒用之五年造斬馬刀數萬口賜  
邊臣鐔長尺餘刃三尺餘首爲大環時王雱上疏曰漢宣帝  
號中興賢主而史稱技巧工匠獨精於元成之時今天下歲  
課弓弩甲冑入武庫無一堅好精利可爲備者諸州作院兵  
匠乏少拘市人以備役所作形質而已武庫吏未嘗責其實  
用所積雖多大抵敝惡如此而欲抗威決勝未見其可也聞  
今武庫有太祖時弓尙如新而近世所造不可用可見法禁

之張弛矣元豐五年以劈陣大斧五千給西邊諸將帝性儉約有司造皮甲欲以生絲染紅代羗牛尾為憑水帝代以他毛弓曰關閃促張弓罷長稍舊法矢曰減指箭牌以藥竹穿皮為之改素鐵甲為編挨甲大觀三年姚古奏曩時甲二副今折造三副曩手刀太重今皆令輕便易用曩神臂弓硬二石三斗今硬一石四斗從之自政宣以後歲督中外軍監修造而輒稱弊壞靖康初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賞刑卒亦無補初神宗設軍器監徽宗置軍器所軍匠三千七百人為額東西作坊工匠五千渡江後役兵纔千人久之增五千六百餘諸道增三千九百餘自是內庫兵械山積建紹間造弓必用良工善價改馬黃弩為手射弓軍器所言甲葉千八百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美

二十五表裏磨銍內披膊葉五百四甲身葉三百二十二骸裙鷓尾葉六百七十九兜鍪葉三百一十并兜鍪孟子肩子皮線結頭等凡一甲重四十九斤十二兩今請更為新式甲葉分兩輕重通融詔全甲無過五十斤淳熙中湖北京西獻無羽箭先是韓世忠造克敵弓發可至百步勁可穿重甲歲久損壞至是帥臣請補造如類紹熙以後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始開寶中馮繼昇進火箭法咸平三年隊長唐福獻火箭火毬火蒺藜既而知靈化軍劉永錫製手砲開慶初壽春府造突火槍鉅竹為筒內安子窠燒放燄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聞百五十餘步咸淳九年沿邊州郡製回回砲且為破砲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

二十條為束繫於樓後柱垂至地或四層或五層周樓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名曰護陣籬索遼軍人鐵馬九事馬鞮轡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鎗錄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孟紗一斗紗袋搭鈺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備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重熙四年詔礮弩弓劍手以時閱習金用師行征旗尚黑雖五色皆具必以黑為主其選弩手造等杖長六尺取身與杖齊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開習及善射者試補之其火槍以勅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滅火燄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完

元軍有弩手礮手始太祖太宗攻破州縣招取鐵木金火等匠充礮手西域人亦思馬善造礮世祖時從攻襄陽置礮城東南隅重百五十斤機發聲振天地入地七尺宋呂文煊遂以城降後每戰用之皆有功至元十六年括兩淮造回回礮軍匠六百人至治三年遣回回礮手往汝甯新蔡教習礮法明洪武四年造用寶金符及走馬符牌用寶符為小金牌二中書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詔發兵省府以牌入內府出寶用之走馬符牌鐵為之共四十金字銀字者各半藏之內府有急調發使者佩以行成祖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為最西鐵

次之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守小利戰  
正統六年邊將黃真楊洪立神銃局帝恐火器傳習漏泄止  
之嘉靖二十五年總督軍務翁萬達奏所造三出連珠百出  
先鋒鐵棒雷飛及母子火獸布地雷礮御史張鐸亦進十眼  
銅礮大彈發及七百步小彈百步四眼鐵鎗彈四百步其後  
西洋船至得巨礮曰紅夷長二丈餘重者三千斤能洞裂石  
城震十里天啟中錫以大將軍號遣官祀之明置兵仗軍器  
二局分造火器號將軍者自大至五又有奪門將軍大小二  
樣神機礮襄陽礮蓋口礮碗口礮旋風礮流星礮虎尾礮石  
榴礮龍虎礮毒火飛礮連珠佛郎機礮信礮神礮礮裏礮十  
眼礮三出連珠礮百出先鋒礮鐵棒雷飛礮火獸布地雷礮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字

腕銅鐵銃手把銅鐵銃神銃斬馬銃一窩鋒神機箭銃  
景泰時應  
神機師製銃有機頭  
刻三發可及百步外  
大中小佛郎機銅銃佛郎機鐵銃木  
廂銅銃筋繳樺皮鐵銃無敵手銃鳥嘴銃七眼銅銃千里銃  
四眼鐵鎗各號雙頭鐵鎗夾把鐵手鎗快鎗以及火車火傘  
上用鐵鎗頭環以響鈴置九龍筒一線然九箭齊發之屬凡  
火藥箭二發之可潰敵馬麓川破賊用之  
數十種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千  
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貯藥  
置腹中發及百餘丈  
正德末廣東白沙  
巡檢何備得其制最利水戰駕以蜈蚣  
船所擊輒糜碎其他刀牌弓箭槍弩狼筈蒺藜甲冑戰襖內  
有兵仗軍器鐵工鞍轡諸局屬內庫中官掌之外有盔甲廠  
屬兵部掌以郎官京省諸司衛所又有雜造局

論曰漢霍光任丞相子爲武庫令以爲天下精兵所在  
當擇人以守之至唐開元作六典於武庫令一職既審  
辨其器物又詳稽其制作豈不以工能善事則器無不  
利故開元初政號爲修理幾與貞觀侔盛宋王雱當神  
宗時極言武庫兵器弊惡不堪用以爲雖有司之事而  
實繫朝廷政紀莫若更制法度募良工爲匠師察其精  
窳而賞罰之判軍器監呂惠卿亦言有司持舊說不肯  
更張其智慮未必能知作器之意也是時帝欲利戎器  
患諸司苟簡乃詔中書樞密院覈實其事而王韶王安  
石陰設巧辯惑帝事遂中止自是以後繕修靡有虛歲  
而器具日益剝敝人心日益惰玩至于靖康之初援師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字

四集其軍人過河陽者盡鬻戎器于市肆以博易食物  
名爲寄頓實則棄逃未幾而北狩之禍作矣嗟乎衰亂  
之朝上下相蒙方其無事殫天下之財作浮巧之器因  
循苟簡姑以空文塞責而已及其與強敵交綏或先自  
毀折或臨陣摧破幾無一物可適于用始知向所作者  
皆虛器所費者皆中飽至是雖欲嚴申賞罰罪有司之  
欺罔而勢已無可補救靖康之事是也西域火器萌始  
宋元間至有明中世而礮之籍在軍府者匪一類其創  
制之巧日新月異而殺戮之慘愈不忍言孔子曰始作  
俑者其無後乎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自礮  
火興而生人之爲芻狗久矣吾獨惡夫作俑者之方與

而未已也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六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七

湖西閣鎮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車

記曰兵車不式武車綴旌自黃帝畫井授田命民也車以備戎行三代相承不改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武王滅殷車三百五十乘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書傳曰百夫長載其車蓋其事也及宣王中興出車以備撥玃方叔為將有車三千乘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又曰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言其厥盛也周禮戎車五等亦曰革路在諸侯謂之戎路左傳襄十四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年晉欒鍼曰吾有二位于戎路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王賜以戎路之服又乾時之戰魯莊公喪戎路漢淮之軍楚鬬丹獲戎車皆國君之所乘也或謂天子曰元戎諸侯曰小戎元戎之制于經無考獨小戎詳見于詩秦風曰小戎伐收五檠梁輈游環脅驅陰鞞蓋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解者謂收軫也車前後兩端橫木收斂所載故名收凡車廣六尺六寸其大車任載者軫深八尺兵車則軫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伐收五五束檠檠錄也從前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鉤之衡橫于軾下而軾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又以皮革五處束之其文章檠錄然也游環者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

背上游移無定處引兩驂馬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使  
驂馬不外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是也舊驅亦以皮爲  
之前係于衡兩端後係于軫兩端當服馬脅之外驅驂  
馬使不內入陰揜軌也軌在軾前以板橫側揜之陰揜  
此軌故謂之陰鞞以皮二條前係驂馬之頸後係陰板  
之上蓋者陰板上自續鞞處消白金沃灌其環以爲飾  
也蓋車衡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之頸不當衡故  
別爲二鞞以引車左傳曰兩鞞將絕是也文茵車中所  
坐虎皮褥載者車輪之中內受軸外持輻大車轂一尺  
有半兵車轂長三尺三寸故曰暢轂暢長也詩又曰四  
牡孔阜六轡在手馭驂是中馭驂是驂龍盾之合蓋以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履納蓋車駕四馬內兩馬謂之服外兩馬謂之駢兩驂  
服各兩轡驂內轡納於履故惟六轡在手也畫龍於盾  
台載車上以爲衛履環之有舌者鞞驂內轡也置履軾  
前以係鞞亦消沃白金以爲飾也素起附庸用兵車以  
基强大列爲諸侯其後子蒲子虎救楚帥車五百乘至  
商鞅作轅田用騎卒而車戰之法廢矣然周禮大司馬  
教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春秋時鄭爲魚麗先偏  
後伍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巫臣舍偏之一兩于吳教之  
乘車晉與翟人戰于太原荀吳毀車爲行五乘爲三伍  
後世曹公李靖之徒猶放用之蓋雖舍車而法自存焉  
凡士卒之車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將帥之車馭

者在左戎右在右將帥居中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  
而下言左右下則御在中不下也楚樂伯曰致師者左  
射以故是左人持弓之證欒鍼爲晉侯右曰寡君使鍼  
持矛焉衛太子自稱刺贖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是右人  
持矛之證蓋之戰卻克將中軍解張御鄭邱緩爲右卻  
克傷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則將在鼓下矣解張傷手  
血殷左輪則御在車左矣若持矛在右則士卒將帥一  
也太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之乘車有御與戎右又  
有太僕是謂駟乘春秋時候叔夏御莊叔絲房甥爲右  
富父終甥駟乘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  
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是皆四人共乘一車也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以卽戎戎僕掌馭戎車  
出王乘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戎車者之衣服也掌凡戎車  
以自將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戎車者之衣服也掌凡戎車  
之儀凡戎車凡車僕掌戎路之萃闕車之萃萃車之萃輕  
車之萃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  
所用馳敵致凡師兵革車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爲  
師之車也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車象路之副  
馭逆之車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  
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  
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及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  
等車戟常崇於及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  
尺謂之六等此所謂兵車也軾與後橫木崇高也八尺曰尋

於車邪倚也會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威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

已痺則於馬終古登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附著堅

固貌齊人有名疾爲威者速疾也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

常也地阪也詩采芑方叔泣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

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夷簟第魚服鉤膺鋒革

也卿士受命爲將干杆試用方叔泣止其車三千旂旒中央方

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瑯瑯軼長較之軼也朱而約之錯衡

旒爲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與穎考叔爭車考叔執

輶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鞞鞞

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日鞞在背日鞞楚子爲乘廣三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

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

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

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車逆之輶車兵楚子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游車補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王見右廣

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

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基之

脫肩基放也肩少進馬還又基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

也拔旆投衡上晉楚戰于鄢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車使不帆風差輕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

百乘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繡齊侯伐衛先驅申驅貳廣

啓肱大殿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齊侯衛侯

次于垂葭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

曰晉師至矣

禮書杜預左傳注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尤大者又

有二十五乘之偏鄭魚麗之偏是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

之偏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

偏之兩兩從其偏也或謂晉人以什其車必克房瑄以車

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

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瑄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

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詩稱叔段多才曰叔善射忌

又良御忌房瑄之用車有是人乎章潢曰古者車戰之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元帥未易動搖至春秋列國往往

軍伍不整而元帥以車逐利故敵人得以及之如韓原之

戰駱秦伯將止之鞍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

卻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郊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

車以戰而使敵人得與吾元帥相接是環衛之車不設也

惟孺葛之戰二拒用事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

動搖深得古法

六韜車者軍之羽翼也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

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置車之

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卒百乘而一將

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

車必循道十里為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三  
步隊車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  
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  
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毅八石弩射前後  
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 孫子有車有益謂之武  
剛車為先驅也輕車為後殿也

顧炎武曰古制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  
人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隨車而動如足之腓  
也步乘相資短長相衛行止相扶此所以為節制之師繻  
葛之戰鄭原繁高渠爾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  
伍伍乘彌縫卒不隨車遇闕即補斯已異矣 古時營陳遇  
闕處仍以車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十七

六

補周禮車僕注闕車  
所用補闕之車也 大鹵之師魏舒請毀車以為行五乘  
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  
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 為五陳以相離  
兩於前伍於後車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專任步卒  
以取捷速然亦必山林險阻之地而後可用也步不當騎  
於是趙武靈王為變服騎射之令而後世因之所以取勝  
於敵者益輕益速而一敗塗地亦無以自保然後知車戰  
之謀遠矣

漢因周制有輕車同朱輪輿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轉輻  
輹藏在庫庫夏侯嬰破李由從高帝擊章邯皆以兵車趣攻  
戰疾破之灌嬰將車騎追項籍破之東城文帝命馮唐主天  
下車士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為營

也縱五千騎當匈奴霍去病從軍上為遣大官齎數十乘既  
還眾車餘奔梁肉而士有饑者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  
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引士出營外為陳連戰士卒  
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為持兵戰 車戰之制漢  
實不過以車載輦器械立則環以爲營耳所  
謂甲士三人左右弓矛中執緩之法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為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前車一隊左右角一隊其守車  
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獲勝 李靖兵對漢魏  
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  
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  
晉輕車建麾幢馬隆擊鮮卑樹機能因其山地陘隘乃作扁

六典通考 卷一百五十七

七

箱車地廣則為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轉戰而  
前行千餘里殺傷甚眾遂平涼州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  
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敗之既而伐秦假道  
于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旡帥仗士七百人車百  
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  
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靈朔將軍朱  
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齋大弩百張  
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于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稍  
千餘張禦之魏師奔潰  
宋殷琰與劉劭相持劭以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  
推以塞壘



後魏眞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開皇二年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

唐初李靖用偏箱鹿角車以擒頡利及調露初裴行儉討突厥先是饋糧數爲賊鈔行儉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

五輩齋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敵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

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玄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狡狴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

光弼徹民屋爲礮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死傷十二房瑄將兵復兩京至便橋陳濤斜瑄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謀牛悉髒栗賊縱

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狡狴象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

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構進擊大破之宋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法曰衛青李陵田豫馬隆皆

以車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非連車無以禦其奔突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車

接其衝輒駕以牛車上置鎗刃外向列士卒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且戰用車行止可爲營陣賊至斂兵附車賊退則乘勝擊之故人不懼胡騎之陵突也景德初契丹入寇

大將李德隆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壘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

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舊法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

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用于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脚可令固

費車式進呈于是以固爲衛尉寺丞范仲淹上議延安之西里使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甯中周士隆營陣此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熙甯中周士隆

請爲車以禦交趾象陣文彥博非之王安石以爲士隆策可用因論古車戰法甚辯請以車騎相當觀其孰利帝亦謂北

邊地平可用車爲營乃詔沿河采車材三千兩軍器監定法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式造戰車時傳北虜將入寇上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以問沈括括曰古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民車

重大挽以牛日行不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上喜罷籍車令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

車之議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爲害崇寧

三年都轉運司奏兵車用許彥圭式車大而費財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省費詔用許彥圭式熙河轉運副

使李復先奏曰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說遇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行而敵不敢輕犯今

用兵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進退

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不及收且戎馬間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況車乎臣聞此議出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朝廷以麟遊人熟邊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時在畿邑平地尙如此況欲用于峻坂溝谷之闕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輒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顧差夫匠之擾既成又艱于運致計其費不知幾千萬矣臣今乞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其後彥圭卒得罪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募兵河北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別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十一

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衛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運車一人登車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皆不及施用蓋東南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爲主也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不可用罷之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駝紐而止之類席益曰古戰彼此皆用車至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慮而後人以車敵騎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隆興初辛臣言陳敏在軍教習車陣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借馳突爾亦卒不用開禧初厲仲方守厯陽造

戰車九牛弩未及用罷去周虎繼之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金宗翰攻西京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闔毋與麾下乘車先登諸將繼之遂克西京

明洪武五年造獨轅車北平山東千輛山西河南八百輛永樂北征用武剛車三萬輛皆以供餽運至正統十二年從總兵官朱冕議用火車備戰已而給事中李侃請以贏車千輛鐵索聯絡騎卒處中每車翼以刀牌手五人賊犯陣刀牌手擊之賊退則開索縱騎帝命造成祭而後用以七馬駕之靈夏多溝壑總兵官張泰請用獨馬小車時以爲便箭工周四章言神機鎗一發難繼請以車載鎗二十箭六百車首置五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十一

鎗架一人推二人扶一人執纜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制偏箱車轅長丈三尺濶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出則左右相連前後相接鉤環牽互車載衣糧器械并鹿角二屯處十五步外設爲藩每車鎗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載大小將軍銃每方五輛轉輸樵採皆在圍中又用四輪車一列五色旗視敵指揮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畫獸而鑿口置椀口銃四鎗四神機箭十四樹旗一行爲陣止爲營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長丈五尺高六尺四寸四圍箱板穴孔置銃上闕小牕每車前後占地五步以千輛計四方可十六里芻糧器械輜重咸取給焉成化二年從郭登言製軍隊小車

每隊六輛輜九人二人挽七人番代車前置牌畫虎首遠望若城巖然八年寧都諸生何京上禦敵車式上施鐵網網穴發鎗弩行則斂之五十車為一隊用士三百七十五人左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與鹿角參用以登高涉險不便罷之甘肅總兵官王璽奏造雷火車中立樞軸旋轉發礮宣大總督余子俊以車五百輛為一軍每輛卒十人車隙補以鹿角既成而遲重不可用時謂之鷓鴣軍弘治十五年陝西總制秦紘請用隻輪車名曰全勝長丈四尺上下共六人可衝敵陣間住知府范吉又獻先鋒霹靂車嘉靖十一年南京給事中王希文請做郭固韓琦之製造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為櫓三層各置九牛神弩傍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為營陣總制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三

劉天和復言全勝車之便稍為損益用四人推挽所載火器弓弩刀牌以百五十斤為準箱前畫虎首列虎盾以護騎士至四十二年京營教演兵車共四千輛每輛步卒五人神鎗夾靶鎗各二隆慶中戚繼光守薊門奏練兵車七營每營重車百五十六輕車加百步兵四千騎兵三千穆宗命給造費然特以遏衝突施火器亦未以戰也後遼東巡撫魏學會請設戰車營做偏箱之制上設佛郎機二下置雷飛礮快鎗六每車步卒二十五人萬曆末經畧熊廷弼請造雙輪戰車每車火礮二翼以十卒皆持火鎗天啟中戶部主事曹履吉製鋼輪小衝等車皆罕得其用

論曰古者用車為戰其行列甚整其作止有節所持長

兵不過弓矢利刃不過戈鋌而未嘗爭急速以求利尤不欲迫人於險隘之間春秋之世遺風猶存宋襄公與楚人戰敗績公曰古之用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鞏之役韓厥與齊侯遇執繫縶首于馬前奉觴加璧卻至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問之以弓曰有韎韝附注君子也觀其臨陣之間意氣閑暇如此豈直以果于殺敵為能者乎若夫鄭突之敗北戎中行之克羣翟則皆舍車而用徒彼見夷狄輕捷焱忽無常故設覆以待之未陣而薄之其意專在用奇以制勝而非古人行師之正法也自井田既廢無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車遂不可施用而胡服騎射之俗中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三

方從而效之由秦漢以降言兵者多謂車不如步步不如騎於是舍中國之長技而強效夷狄之能事亦可謂惑矣夫時有古今地有險易車戰宜於古不宜於今利於易不利於險因而舍之可也若必盡舍其步而從騎則中國之畜牧豈能如西北水土之良而吾法之所謂進退擊刺者不幾為贅旒乎沿宋及明士大夫講車戰之便者多矣矜意創造虛糜國儲責其成效百無一二故陳濤斜之敗李先復之奏足為千古炯鑒而拘儒闕于時務者猶斤斤然欲復古車戰之法是昔人所謂趙括之論兵猶膠柱而鼓瑟也

攻城車

大雅皇矣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車也衝者衝也臨者在

不同晉使解揚如宋楚子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

其君命樓車車上望檣衛公兵法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

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

能敗謂之轅輜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

勿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

有四梳梳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

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爲

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胜胜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

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以窠盆石大小多少隨竿

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西**

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作軸

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鈎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

滿弦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鏃

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

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

謂之車弩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潤而

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溼牛皮蒙之蔽其下昇直抵

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

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即孫

也整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間

而燒之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

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

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巢車如鳥之巢

即今板屋也以板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

使趨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即謂之木幔袁紹爲高橋

公營營中告蒙橋最大權曹公乃爲發禮書臨車高衝車大高可以臨下大可以突前故荀卿曰

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齊皆言其大也衝或作輶

說文曰陷陣車孫武曰攻城之法修其楯輶輶四輪車

蓋衝車之類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宋人蓋臨車之類

**歷代舟師**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五**

古之王者多起西北其征戰先車馬而舟楫之利無與

焉楚辭天問舟覆斟鄩何道取之蓋竹書紀年載帝相

二十七年澆伐斟大戰于灘覆其舟滅之六韜武王伐

殷先出於河呂尚爲後將以四十七艘船濟於河二事

不見經傳且年代湮遠未足據也周衰東南諸國漸盛

而吳楚最强舟師之興自此始秦人造太白之船西取

巴蜀蜀既滅自汶浮江而下用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

人故漢因其制有樓船楫檣士其後賦吳都者盛稱民

習水嬉使舟如馬而諸葛孔明說孫權亦言北方之人

不習水戰故曹操以八十萬之眾敗于赤壁自晉都江

左南宋繼之瀕海爲國而倚長江爲天塹往往與夷狄

盜賊爭雄於崩濤駭浪之中於是舟師之制始大備焉  
嘗考三代諸侯之用兵多在大河南北其軍阻於水險  
不過具舟楫以待濟而已傳稱諸侯之師及涇魯叔孫  
穆子賦鮑有苦葉者是也晉以來天之運漸由北而南  
氣機所至人爭趨之而江海之安流又不若濁河之險  
駛不可以栖舟楫故智者因勢利便以制勝於天下蓋

古之所未備而今之所不能廢也作舟師考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無  
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為令尹戰於長岸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艘舟名使隨人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環周  
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吳公子光請於眾曰喪先王之乘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夫

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長鬣  
者三人長鬣鬣與吳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艘則對師夜  
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艘以  
歸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吳踵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越公子  
倉歸王乘舟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王及圍陽而  
還陽陽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  
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水過自  
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  
之上下沿漢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

阨三者漢宋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行武成黑謂子常黑武城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  
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三戰皆敗 哀公

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

伍子胥水戰法大翼一艘廣丈六尺長十二丈容戰士二

十六人櫂五十人舳艦三人操長鉤矛斧者四吏僕射長

各一人凡九十一人當用長鉤矛長斧各四弩各三十二

矢三千三百甲兜鍪各三十二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越人于水中負人舟又有蛟龍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七

胥書有戈以載干 有下瀨瀨流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有橫

海江淮青濟皆有樓船軍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見兵元鼎

五年南越王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瀨水中為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

船十餘萬人越馳義侯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

咸會番禺唐蒙上書言自豫章長沙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

粵一東越數反覆上拜朱買臣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

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元封

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

後漢建武十一年帝遣吳漢劉隆討公孫述與岑彭會荊門

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時述遣將任蒲田戎據荊州橫江作浮橋閣樓上攢柱絕水道岑彭募人攻浮橋魯奇應募鼓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船不得進奇乘勢因飛炬焚之橋樓崩燒船順風並進蜀兵大敗建安十三年曹公作元武池以肄舟師既而克荊州復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之遇於赤壁初一交段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天

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燦煙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明年探復東征大興水軍浮船萬艘孫權使呂蒙襲關羽于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艤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以城降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惟獸于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于江濱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伯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

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東晉義熙六年盧循作八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又以芙蓉艦千艘來襲京邑方艦而下時劉裕方北伐引兵還拒之出輕利鬪艦射提幡鼓眾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悉焚之賊眾大敗裕將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晉令云水登船飛鳥船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天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日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舳舻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陳將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先破其柵徐去其鎖又遣巴蠻卒千人乘五牙四艘以柏檣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先是梁濬請伐陳帝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命水龍終當相屈隋謂戰艦爲水龍也唐李荃陰經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檣棹篙櫓帆席纜索沈石調

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懸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堡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不及非戰船也關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舫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舫上置漿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三

非戰船也海鶴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鶴之狀舫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鶴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中戰船也

自唐以前史家不著兵志南北分裂江淮多故其間用水戰立功者不少諸將傳中頗舉其一二方畧而不詳舟制云何隋平陳後六年賀若弼上平陳七策其五謂塗戰艦以黃與赭與枯荻同色使陳人不覺考隋書本傳不載而稍見其畧于北史其他缺漏必多矣至馬氏通考于有唐一代獨引李靖平蕭銑一事以此類求之尚不乏人予故無取焉惟陰經雜記水戰之具數條雖非唐事頗有裨于實用今備錄之以待採擇

後周顯德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池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初周師南征造齊雲船數百艘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舟大不能過乃開老鵠河以通之遂至大江

宋乾德初鑿大池于京城南引蔡水注之造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名其池曰講武池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三

為迴旋擊刺之狀願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真宗朝歲習不輟建炎初李綱請於沿江淮河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都別置水兵一軍次要郡別置中軍招善舟楫者充立軍號曰凌波樓船軍其戰艦則有海鯨水哨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楫日行千里三十一年金主亮既敗于采石磯移重軍屯滁河築插儲水塞瓜州口時虞允文屯京口諸將援兵不下二十萬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

駐下蜀為援亮聞有備遂還揚州尋為其下所殺楊萬里湖  
 采石戰艦日蒙衝大而雄曰海船小而駛其上為城堞屋壁  
 皆至之紹興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眾欲濟我舟  
 伏於七寶山後令日旗舉則出江先使一騎偃旗于山之頂  
 伺其半濟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師自山下河中兩旁突出大  
 江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如飛而不見有人虜以  
 為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蓋以紙為之而實之以石灰  
 硫磺自空中落下落水中硫磺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聲  
 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為烟霧昧其耳目人物不相見吾  
 舟馳之壓賊舟人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于手上  
 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做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  
 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北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  
 三千人為額五年冬又改為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  
 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為額五年秋又  
 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權筭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于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  
 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在翼軍亦  
 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  
 康府池江鄂州御前駐劄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  
 餘人其後殿司又有激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  
 軍皆冠以御前之號

建紹間金師屢渡淮負隅大江與宋相抗諸將如韓世  
 忠之于黃天蕩虞允文之于采石磯李寶之于石曰張  
 榮之於泰州皆能用水戰取勝俾強虜奪氣惟兀朮購  
 榜得閩人王某用其策載土穴板以覆海舟而世忠遂  
 為金將所困棄舟而陸奔還鎮江故中國未嘗無才我

不能用反為敵用於我為奸民在敵則良臣也方周世  
 宗宋太祖盛時南方未平皆穿渠浚池以教北人水戰  
 而李允則為刺史當南北媾成之日歲修禋事召界河  
 戰棹為競渡隱寓兵法可謂無忘武備矣願宋自隆興  
 以後江淮堡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至咸淳末廣  
 東籍蠶丁閩海拘船船民公私交弊而元人方盡地  
 為舟練習水戰由是取襄鄧下鄂岳竟成滅宋之謀凡  
 中國所以不如夷狄者彼能竭力以求實效而我則隨  
 事情玩耗財病民于國無分毫之益為政若此其不亡  
 者幸也

元世祖命阿朮劉整經襄陽整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七

惟水戰不如宋耳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  
 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明太祖于新江口設船四百太祖敗陳友諒兵於龍江獲四  
 萬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  
 蘇永樂初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又命江楚兩浙及  
 鎮將諸府衛造海風船成化初濟川衛楊渠獻槳舟圖皆江  
 舟也海舟以舟山之烏槽為首福船耐風濤且禦火浙之十  
 裝標號軟風蒼山亦利追逐廣東船鐵栗木為之視福船尤  
 巨而堅其利用者二可發佛郎機可擲火毯大福船亦然能  
 容百人底尖上潤自昂尾高柁樓三重帆桅二傍護以板上  
 設木女牆及礮牀中為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  
 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



設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發可順風行海蒼視福船  
稍小開浪船能容三五十人頭銳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  
風潮順逆撞觸船視海倉又小蒼山船首尾皆濶帆櫓並用  
櫓設船傍近後每傍五枝每枋五跳跳二人以板開跳上露  
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為戰場中寢處其張帆  
下旋皆在上層戚繼光云倭舟甚小一入裏海大福海蒼不  
能入必用蒼船運之術敵便捷溫人謂之蒼山鐵也戚繼光  
濟水法  
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如船形火乾再用羊繫助之  
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兩皮船合縫可乘三人沙鷹二  
船相背成用沙船可接戰然無翼蔽應船兩端銳進退如飛  
傍釘大茅竹竹間聽可發銃箭聽內舷外隱人以盪槳先駕  
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接戰無不勝漁船至小每舟三人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青

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烏嘴銃隨波上下可掩賊不備網梭  
船定海臨海象山俱有之形如梭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  
風濤輒昇入山麓可哨探蜈蚣船象形也能駕佛郎機銃底  
尖面濶兩傍楫數十行如飛兩頭船旋轉在舵因風四馳諸  
船無逾其速嘉靖中鎮守浙江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  
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戰令樓船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船  
遇之輒摧壓焦爛因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  
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以多  
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數歲不除之賊皆勦

顧炎武曰吳徐承率舟師自海入齊此蘇州下海至山東  
之路越王句踐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沂淮以絕吳路此

浙東下海至淮上之路唐太宗道強偉於劍南伐木造舟  
艦自巫峽抵江揚趨萊州此廣陵下海至山東之路漢武  
帝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擊朝鮮魏明帝遣汝南  
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討公孫淵秦苻堅遣石越  
率騎一萬自東萊出右遼襲和龍唐太宗伐高麗命張亮  
率舟師自東萊渡海趨平壤薛萬徹率甲士三萬自東萊  
渡海入鴨綠水此山東下海至遼東之路漢武帝遣中大  
夫嚴助發會稽兵浮海救東甌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浮  
海擊東越此浙江下海至福建之路劉裕遣孫處沈田子  
自海道襲番禺此京口下海至廣東之路隋伐陳吳州刺  
史蕭焜遣燕榮以舟師自東海至吳此又淮北下海而至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七

青

蘇州也公孫度越海攻東萊諸縣侯希逸自平盧浮海據  
青州此又遼東下海而至山東也宋李寶自江陰率舟師  
敗金兵于膠西之石白島此又江南下海而至山東也此  
皆古人海道用師之效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八

湖西閣鎮珩輯

軍禮考

軍禮通論

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同謂威其不大師之禮用眾也用其  
 大均之禮恤眾也均其地政地大田之禮簡眾也因田習兵  
 數大役之禮事民力強弱大封之禮合眾也正封疆  
 穀梁傳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來服者不苞人  
 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宋襄公及楚人戰于  
 泓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  
 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魚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亦可  
 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裔獲則取之何  
 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  
 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穀梁傳古者  
 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  
 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  
 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  
 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  
 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  
 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

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  
 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  
 行勢也道有時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聞  
 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  
 不伐喪也此受君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不伐齊喪大夫  
 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禦外臨事製檀弓  
 吳侵陳斬祀殺厲祀神位有屋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  
 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  
 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太宰行人官名嘗猶試也夫太宰嚭曰  
 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獲謂係今斯師也殺  
 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子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其所獲 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家語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  
 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報弓又及  
 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拚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  
 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子路拂  
 然而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  
 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 荀  
 子王者之軍制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  
 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  
 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服者不禽格者不舍奔命者不獲  
 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

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貢 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是欲其至也

司馬法古者成軍三年不典親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則愷歌喜也偃伯靈臺答民之勞示休也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情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事極修則百官給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三

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習慣成則民體俗矣教化之至也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陳傳良曰禮司馬法即古軍禮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惟謀變詐者所能為 孔叢子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於朝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五日太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齊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

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將戰太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所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于所征之地柴於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皆至舍于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四

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若主命則卒奠斂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敵告大享於羣吏用備樂享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此天子親征之禮也 唐六典三日軍禮其儀二十有三一日親征類於上帝二日宜於太社三日造於太廟四日禱於所征之地五日較於國門六日告所過山川七日露布八日勞軍將九日講武十日田狩十一日射于射宮十二日觀射于射宮十三日遣將出征宜于太廟十四日遣將告于大公廟十五日遣將告于太廟十六日祀馬祖十七日享先牧十八日祭馬社十九日祭馬步二十日合朔伐鼓二十一日合朔諸州伐鼓二十二日大雩二十三日合

諸州大雉

蒐閱

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夏苗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爾雅出爲治兵入爲振旅出則使勇力者犯難入則使尊者居前故告于廟習于巷雖名講武而禮義行焉賈誼新書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者何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眾故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春日蒐夏苗秋獮冬曰狩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蒐苗獮狩之義也周之王業肇于公劉爾雅之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五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穢獻豸于公釋者曰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豨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也其後成有岐陽之蒐宣有東都之狩國語載仲山父之言曰王治農於藉蒐於農隙獮於既蒸狩於畢時皆習民數者也及管仲相齊首制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振旅秋以治兵故卒伍整于里而軍旅整于郊蓋猶得周禮遺意自公羊穀梁傳春秋稱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是直以饁禽獲獸供膳宰刀匕之需而非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義也故自秦漢以降人主廣開苑囿馳騫東西如上林長楊之屬專以校獵誇示胡人其于整軍

經武或有所未暇焉若夫臨戰習戎是爲權禮則與周

官所云師田簡稽者各不相蒙蓋其判然爲兩事久矣

今取大司馬之文總合經傳爲蒐閱考而以史家所述

大閱禮次之其田役聯事別在官聯考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以旗旗期民於其下也春習振旅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兵入收軍專於農平猶正也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蒐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春田爲蒐有司大司徒也表貉立表而貉祭也誓民誓以犯而不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立旌遂圍禁禁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禁者虞衡守禽之屬禁也既誓令鼓而蒐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田止虞人植旌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六

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法撰讀曰算謂數釋之以州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所被徵識如在其門所樹者也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鄙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門則襄仲右師明矣鄉則南鄉甄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某之事而巳夜事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酌爲苗戒夜守之事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酌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云車弊擊獸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前宗廟之夏祭也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長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  
 大夫也載旗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畫畫為畫遂以獨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  
 祀也秋田為獨獨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  
 祀也秋田為獨獨殺也羅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  
 中冬教大閱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司常佐司馬時也前期  
 羣吏戒眾庶修戰法師以下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百步則  
 一為三表又五十步為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  
 羣吏以旗物鼓鐸錫鏡各歸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步之中央表所以識正行列也四  
 表積二百五十步左右之廣當容三軍步羣吏聽誓於陳前  
 數未聞致致之司馬弊也皆坐當聽誓羣吏聽誓於陳前  
 斬牲以左右御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陳前南面鄉表也斬牲  
 甘誓湯誓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  
 之屬是也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七

車徒皆作鼓行鳴錫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據鐸羣吏弊  
 旗車徒皆坐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以  
 也司馬兩司馬也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行之伍長鳴錫  
 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  
 者鼓人也掩上振之為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  
 據據者止行息氣也  
 錫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趨者起敵向疾之漸也乃  
 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第三前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鼓戒戒攻敵鼓一闕車一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  
 轉徒一刺三而止象服敵乃鼓退鳴鏡且卻及表乃止坐作  
 如初退自前表至後表鼓舞則同習戰之禮遂以狩田以旌  
 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陳車徒有  
 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門  
 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叙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  
 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

行列也分地致其部曲疏數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  
 牽相去之數也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陣險野人  
 為主易野車為主易野人居前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  
 貉於陳前驅逆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中軍以鼙令鼓鼓  
 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  
 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為相疑惑也進行也大獸殺之  
 於公小禽以自昇也獲得也及所弊鼓皆賊車徒皆謀弊之  
 處田所當於止也天子諸侯蒐狩有常至其常處吏徒乃弊  
 士鼓譟象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賊譟誰也徒乃弊  
 致禽盜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物多眾得取也致禽盜獸于  
 于郊入又以禽祭宗廟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八

止舍其中設周衛而立門焉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  
 孔穎達曰獵者大芟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或復  
 為門中之兩傍門南開為二門用四旃四褐又以裘纏樞質  
 為門中之兩傍門南開為二門用四旃四褐又以裘纏樞質  
 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握握人四指為四寸是門廣於  
 軸八寸也以教戰試其能否故令驅馬若驅之其軸頭擊  
 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罰不正也天子六軍同舍防內分  
 為左右屬左者之左門屬右者之右門  
 司常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旛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旐道車載旒旂  
 車載旒仲冬教大閱司馬主其禮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  
 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六鄉六遂  
 大夫謂之師都民所取也畫熊虎者鄉遂之官五約言之鳥隼象其捷勇  
 也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游

車木路也王以田以路全  
小子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  
示犯誓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鄙循行 掌佐車之政設

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  
夫馳 月令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因田獵之禮教 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旆授車以級整設于  
屏外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駟謂趨馬主為諸官駕說者也司

徒摺扑北面誓之誓眾以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厲飾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習之仲冬之神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  
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習之仲冬之神也 孟冬之月天子乃

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 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  
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九  
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 詩小雅吉日美宣王

也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  
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慶慶溱沮之從天

子之所瞻彼中原其所孔有僊僊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  
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豨殪此大兕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 車攻宣王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  
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騶職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

闕圃之樂焉騶職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於狩奉時  
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於北園四馬既閑輶  
車鸞鑣載獫狁 魯隱公五年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

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  
制也公羊傳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穀梁傳春曰田

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也四用三焉  
秦蕙田曰周禮左傳四時皆田公羊注夏時不田周禮蒐

苗獮狩歲歲皆行左傳治兵振旅三年一舉周禮左傳以  
蒐苗獮狩分春夏秋冬公羊春苗秋蒐穀梁春田秋蒐買

誼書亦謂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攪  
驚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說

似近理然周禮明有夏苗則亦不足據當以左傳為正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十

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魯人懼齊故以 公羊傳大閱者  
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

徒謂之 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以道也平  
而修戎事非正也平謂不因田獵 莊公四年冬公及齊人

狩于禚公羊傳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  
諱與微者將一議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諱焉莫重乎其與

馬議于微者將一議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諱焉莫重乎其與  
狩也于微者則曷為將一議而已微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

為大譏不可勝說故將一議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  
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

不復譏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

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戰公羊傳祠兵者何出

曰祠兵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入曰振旅五百人其禮一也

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

然後祠兵於是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師次于郎以俟陳蔡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

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

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昭公八年秋蒐于紅紅魯地沛國公

羊傳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

衛革車千乘皆王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

爾是故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穀梁傳正也

以後比年大蒐失禮因此以見正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牛

為防防為田置旃以為轅門旃旃之名轅門以葛覆質以

為檠質檠也檠門中流旁握御轅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

空握握四寸也車軌塵塵不馬候蹄疾相投揜禽旅

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

而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

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

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十一年五月大蒐於比蒲二十二年春大蒐於昌間 定公

十三年夏大蒐於比蒲夏蒐非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

日狩大野在魯 穀梁傳引取之也言引取之解狩地不地不

西故曰西狩 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晉文公蒐於

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作三軍使卻縠將中軍卻縠佐

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

之 晉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河東聞喜縣 晉蒐於夷

舍二軍夷晉地前年四卿 晉侯蒐於緜上以治兵為將命

新軍無帥皆遷 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 楚子將圍宋使子玉治兵于睢治兵習號令

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蔿楚邑 終日而畢鞭七

人員三人耳 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且撫其民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于召陵兵在國都 亦如之 鄭人簡兵大蒐將

為蒐除治兵于廟城內 地迫故除廣之

據周禮左傳四時皆田而何休注公羊則云夏不田至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牛

鄭康成說春秋緯又謂四時田者周制三時田者夏殷

制孔子欲改周制不敢顯露陰書于緯而于春秋仍用

周制其說穿鑿義無足取夫四時皆有農隙皆可講武

第夏苗方盛于田非宜故王制亦有歲三田之文自周

衰列國交爭其非時而蒐閱者多矣曷嘗盡與田事相

關公羊傳云蒐狩不書違禮而後書然則經之所不書

者可勝既乎

漢制常以立秋後郊禮畢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肆孫吳兵

法六十四陣每十月都試金革騎士各有員數元鼎中天子

行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

北地太守以下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

西蠻北裔頗未輯睦朕將巡邊陲釋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又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騎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涼如地名

後漢初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用鹿麋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騁送陵廟還宮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獮劉獮劉之禮獮先已烹鮮時有司告乃遄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街乘輿到公卿已下拜天子下車公卿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三

親識顏色然後還宮靈帝中平五年以天下黃巾賊起大發四方兵講武耀兵于平樂觀下起太壇上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五采華蓋高九丈列步騎軍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何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還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漢西京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延康元年曹丕嗣魏王是年秋閱兵於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執金鼓之節魏文帝踐祚頗出遊獵司空王朗上疏曰近日車駕出臨捕

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太和元年十月閱兵于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親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武帝校獵北芒下侍中角弓在輩前徑欲突出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元帝詔左右帝命濟射之應弦而倒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閱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後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眾軍兼用漢魏之禮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列奏申攝尅日校獵百官備設行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四

宮殿便座於武帳幕府山南岡王公百官便座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十二兩校獵官著袴褶有帶三品以上權乃備鞘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將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尙書僕射以下諸官曹令吏等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為重圍皇帝若親射禽變服戎服如校獵儀內外從官及武賁悉變服餞戟抽鞘以備武衛黃麾內官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誓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曰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內



不登于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不射甄會太  
司馬鳴鼓蹙圍眾軍鼓譟警角至宣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  
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  
內之右皇帝從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于獲旗  
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  
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奉車  
奉充庖厨正厨置罇酒俎肉于中達以犒饗校獵眾軍此條  
儀節互見大明七年春正月詔尅日子元武湖大閱水師并  
巡江右講武校獵二月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  
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并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  
長行事兼太常丞庾蔚之議蒐狩禮久廢今講武教人又虔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五

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  
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三殺之禮曠廢已久太宰令  
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齊永明四年閏月車駕幸宣武堂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  
禮領馭邵師可量班賜

梁陳並依宋儀其異者置行殿於幕府山南岡并設王公百  
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左領軍將軍督左右領軍將軍  
督右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中三奏一奏棐一鼓爲一嚴  
三嚴訖引仗爲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紗幘黃  
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享勞比較多少戮一人以懲  
亂法會畢還宮

後魏皇始元年春正月大蒐于定襄之虎山永興元年九月  
十月之交親行獵劉之禮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  
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  
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迴轉易  
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  
法跪起前卻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眾盡大譟  
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  
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四年七月詔曰朕每歲以秋日間  
月命羣臣講武平壤所至必立宮壇勞費非一宜仍舊貫何  
必改作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六

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  
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  
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  
禽服級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常開一  
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  
圍眾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  
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  
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  
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  
行宮命有司每會擇取三十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  
之庖其餘卽於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級者韜刃而還夏

苗秋獮冬狩禮皆同河清中定令每歲十二月半後講武至  
晦遂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至永巷南下  
至昭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從東上閣並從端  
門南出閤門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季秋皇  
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芟萊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與駕  
停觀遂命將教眾爲戰場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  
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  
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戟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  
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踪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次教士耳使  
習聽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次教士心使知刑  
罰之苦賞賜之利次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鬪之備次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七

教士足使習跪起及行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講兵嚴於場所  
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立五綵牙旗應  
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擐甲  
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  
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馬奉引入行  
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  
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  
旗物鼓鐸鉦鏡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  
軍中以集眾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  
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

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  
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  
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馮於前以太牢祭黃帝軒  
轅氏於狩地爲墀建二旗列五兵於座側行三獻禮遂蒐田  
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芟舍遂苗田仲秋練兵獮田仲冬大閱  
遂狩其致禽祀酌教習之儀並如古周法

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啟人及西域東胡君長並來  
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  
拔延山南北周二百里並立表記前狩二日兵部建旗於表  
所五里一旗分爲四十軍軍萬人騎五千匹前一日諸侯各  
帥其軍集於旗下鳴鼓後至者斬詔四十道並揚旗節分申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六

敕令即留軍所監獵布圍闕南面方行而前帝服紫袴褶  
黑介幘乘關豬車車飾如木輅重輜輹輪九龍繞轂漢謂獵車駕六黑騮太常陳  
鼓筋鏡簫角於帝左右各一百二十百官戎服騎從鼓行入  
圍諸將並鼓行赴圍乃設驅逆騎千有二百關豬停輟有司  
斂大綏王公以下皆整弓陳於駕前有司又斂小綏乃驅獸  
出過於帝前待詔再驅過備身將軍奉進弓矢三驅過帝乃  
從禽鼓吹皆振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  
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射則無鼓驅逆之騎乃止然後四  
夷百姓皆獵凡射獸自左膘而射達於右膈爲上等達右耳  
本爲次等自左膈達於右脣爲下等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  
傷獸不得重射又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將

止虞部建旗於園內從駕之鼓及諸軍之鼓俱振卒徒皆謀諸獲禽者獻於旗所致其左耳大獸公之以奉宗廟使歸腊於京師小獸私之

唐皇帝狩田之禮亦以仲冬前期兵部集眾庶修田法虞部表所田之野建旗于其後前一日諸將帥士集於旗下質明弊旗後至者罰兵部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闕其南面駕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圍乃設驅逆之騎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綬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於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綬以從乃驅獸出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九

驅過有司奉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抗大綬然後公王發抗小綬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分上次下為三等如隋制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出表者不逐田將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從譟呼諸得禽獻旗下致其左耳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獻告至於廟李靖曰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位為行列皆以金鼓為節制其初起開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虞候先擇定訖以善強矢者為圍中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有灑獸坐守圍吏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為步騎六軍營域左右廂各為三

軍北上中間相去三百步立五表表間五十步為二軍進止之節別墀地於北廂南向前三日尚舍奉御設大次於墀前一曰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墀所建旗為和門如方色都墀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卒少者在前列長者在後其還則反之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稍者次之弓箭者為後使其習見旌旗金鼓之節旗臥則跪旗舉則起講武之日未明十刻而嚴五刻而甲步軍為直陣以俟大將立旗鼓之下六軍各鼓十二鉦一大角四皇帝乘草輅至墀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入自北門黃門侍郎請降輅乃入大次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三

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諸軍將立于旗鼓之南北面以聽大將誓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諸果毅各以誓詞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行及表擊鉦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驟及表乃止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舉白旗為方陣以應次西軍鼓舉赤旗為銳陣東軍亦鼓舉黑旗為曲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黃旗為圍陣西軍亦鼓舉青旗為直陣以應次西軍鼓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舉赤旗為銳陣以應次東軍鼓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舉黃旗為圍陣以應凡陣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五十人挑戰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

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既已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其初侍中跪奏請觀騎軍承制曰可二軍騎軍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五陣畢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每歲季冬折衝都尉校閱兵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為步隊十騎隊一皆卷稍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諸校皆斂人騎為隊二通偃旗稍解幡三通旗稍舉左右校擊鼓二校合謀而進右校擊鉦隊少卻左校進逐至右校立所左校擊鉦隊少卻右校進逐至左校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三

立所右校復擊鉦隊還左校復薄戰皆擊鉦隊各還大角復鳴一通皆卷幡攝矢弛弓匣刃二通旗稍舉隊皆進三通左右校皆引還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滎水之南行三驅禮上設次於尚書臺觀之時許州長史封道弘奏言後漢南郡太守馬融講尚書於此因為名今請改為講武五年三月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召羣臣臨觀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為左軍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馬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為右軍左右威領武侯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馬一鼓誓眾再鼓整列三鼓而交前左為曲直圓銳之陣右為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延入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命將帥講

武習射御角力孟春之月不可稱兵兵者干戈甲冑之總名兵金也金性尅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今孟春講武是以陰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先天二年十月元宗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鋌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上親擐戎服持大鎗立於陣前兵部尚書郭元振以虧失軍容坐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諫言元振胡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配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禮畢召軍帥薛訥等慰勞賜從官物有差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八

三

它日語又如此

晉天福二年勅習戰講武歷代通規選士練兵其來舊制宜以每年農隙時講武仍准令式處分南唐近事烈祖補吳四姑息然羣校多從禽眾飲近野或擾擾民庶上欲糾以法而方藉其材力問於嚴求求曰易耳請赦泰興海鹽諸縣罷探鷹鷄可不令而止從其計期月禁校無復游墟落者

論曰古者四時田狩隨事異名豈惟資人主耳目之戲娛哉將以修武備而戒不虞也周宣王復文武之舊成中興之功治兵東都遂以畋獵詩人大其事而美之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言其士眾銜枚而進有若聞而無誼譁也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謂驅禽順有左右之宜以安待王射也是知大綬將下而禮固寓其間焉自

周衰迄于漢唐人主盤于畋遊惟務多殺不暇審禮故魏絳虞人之箴相如諫獵之書章在傳記播為美談暨李唐一代忠蓋之臣規納尤多武德有蘇世長之諫永徽有谷那律之對先天有魏知古之諷崔向抗疏于明皇居易獻詞于穆宗匡違裨闕情文並美至武宗聞太后之教而容受羣臣章奏遂斥遠武林小兒等罷其橫賜亦可謂誼主矣後唐莊宗既滅梁而有天下遂日從劉皇后及諸皇子縱獵馳騁以亡其國殆與齊後主三堆之事無以異故耽禽荒之樂而忘銜際之憂所謂已先自棄其禮而欲冀人之致禮於我難矣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八

十一

大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湖西閩鎮新輯

軍禮考

蒐閱

宋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為圍場五坊以鷲鷹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自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太宗將北征閱武獵近郊禁盜獵狐兔者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賞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順時令緩轡從禽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斯禮久廢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十一

今可復之遂為定式慶曆五年兵部員外郎李東之言祖宗校獵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陛下臨御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遣使以所獲麋兔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酒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六年復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時道傍居人或畜狐兔鳧雉驅場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縱之免圍內民田一歲祖其後以諫者罷獵近甸自是終

靖康不復講其閱武之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不盡用定儀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臺上構行宮前夕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賦大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遂舉黑旗以振旅軍左者畧右陣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右者畧左陣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凱旋以退熙甯五年以蔡挺教陣隊法頒行諸路其法五伍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中者有賞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預建炎元年頒籍人馬之屬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樞密院教閱法神臂弓日給箭二十射親去塚百二十步刀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鬪五十二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經兩閱者五十人爲一隊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飛鳥後軍皂旗龜左軍青旗蛟中軍黃旗神人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卻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卽

止急鳴應鼓卽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卽伏兵出其春秋大教依格推賞乾道二年十一月車駕幸白石教場閱兵三衙率將佐等導駕至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一金止燈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帝慰勞賜資請將有差四年十月度江岸東茅灘上營作教場修築將臺車駕至灘上親閱前一日諸軍皆戎裝于教場東列幕宿營至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將佐並金裝從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護聖駕馬軍八百騎分執槍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旗弓矢軍器駕入教場升帳殿殿帥執搨奏諸司人馬排立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呼拜者三殿帥奏取旨鳴角發嚴上御甲冑登臺復鳴角戒嚴殿帥奏取旨馬步軍簇隊成以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起旗槍分東西爲應敵之勢舉白旗教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青旗變直陣緋旗變銳陣緋心阜旗作長蛇陣緋心白旗作伏虎陣兩陣各遣將挑戰變八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步軍再疊鼓交旗擊刺三疊金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殿帥奏教陣訖取旨人馬排列鳴角以俟放教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靛落旗槍皆應規矩將士射生官進獻獐鹿上更戎服賜宰臣以下

秦惠田曰建隆之始先出禁軍為圍場或幸驛驛院因以射獵凡親近是役諸軍皆從獵之軍也又數罷五坊諸人安有鷹犬小兒隊長之紛紛哉又曰宋初所重者禁軍廂軍訓練必精士兵鄉兵備數而已自韓魏公刺陝西義勇而鄉兵日增至王安石行保甲法一切募荷鋤農氓遊手無賴之徒為之而鄉兵之冗甚矣於是或立集教法或立團教或頒教閱新法或遣提舉或遣近臣內侍長為保長丁為保丁元豐四年祇就河北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其時綜計義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三千二十八人歲費緡錢幾百萬又有銀樓賣錢之賜皆在常額外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四

此非熙豐之弊政而何

遼四時隨水草放漁各有行在所謂之捺鉢春曰鴨子河灤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鋌一柄鷹食一器刺鷲雉一枚于灤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繫玉束帶于上風望之有鷲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鷲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鷲拜授皇帝放之鷲擒鷲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取錐刺鷲取腦以飼鷲救鷲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鷲薦廟羣臣各獻酒果更相酬賀插鷲毛于首以為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獵網釣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四月中旬起牙帳五月初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

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起牙帳入山射鹿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掠林傷害居民畜牧景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鱗鹿又名呼鹿冬捺鉢曰廣平淀地饒沙冬稍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其常獵以十二月辰日前期詔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陞舉敵烈麻都以酒二尊盤殮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羣臣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五

兔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訖賜羣臣飲還宮應歷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歲以為常儀統和中罷之初太宗時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遊畋非徒縱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會同三年五月六月分閱步騎兵于南郊五禮通考載國主自臨閱者皆禁衛之軍其宮衛騎軍當使提轄司臨閱首領部族軍當使招討司統軍司部署司兵馬司臨閱金世宗善騎射常以九月秋獵十月冬獵十二月獵於近郊所獲薦山陵帝嘗欲幸金蓮川梁襄上疏諫曰臣聞陛下于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壯而大者纔取數十以共宗廟餘悉縱之不欲多殺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情柔臨難束手陛下監其如此

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獵不可廢即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口不可帝嘉納遂罷行各分東西而往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千餘里矣既合則漸東而小之圍中獸皆悲鳴相弔從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兔耳獵將近則開一門放半里許俾餘獸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關放生門如隊長後則其圍復合大定二十六年十月上謂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親監視並決罰之金史兵志無大閱文大約兵之訓練責成于招討安撫二司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索蘭奚還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爲之至順元年樞密院事燕不憐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無貧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出朕豈以鷹坊重困吾民不從元代最重田事史所紀御位下打捕鷹房官至一千州縣獵戶幾三萬三千餘戶延祐元年十月監察御史請命殺民多寄食其間以擾害民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軍官襲職事試以武事而後任之詔可泰定三年十二月御史言比年以衛軍供役廢武事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元校閱之事在外之或宣慰使及都元帥在內或特遣人如泰定三年遣乃馬台四年遣燕帖木兒是也

明南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按鷹臺臺旁有三海自成祖定都因元之舊開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甚多設海戶千餘守視歲時蒐獵於此永樂二十年五月車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願士卒隨朕征討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激揚武士俾作其氣耳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馳射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明史不詳田衛上直軍及四衛營皆從獵之軍大閱儀前期一日皇帝常服告於內殿如出郊儀司設監設御幄於將臺上總協戎政大臣巡視道督率將領軍兵預肅教場至日遣官祭旗纛之神三大營官軍俱甲仗將官統馬兵扈駕科道印官及禮兵二部司官糾儀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監射御史鴻臚寺供事官武臣都督以上錦衣衛南鎮撫司掌印僉書官俱大紅便服關領扈從牙牌懸帶先詣教場皇帝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官軍導從鉦鼓振作出安定門總協戎政官率大小將佐戎服序立將臺下北向駕進閱武門中軍舉號礮三各營鉦鼓振作皇帝降輦兵部官導入行宮鳴金止鼓候升座扈從官行一拜禮出降臺下東西序立兵部官奏請大閱駕登臺舉礮三京營將士叩頭畢東西侍立總協戎政官列於扈從官之北諸將列從官之南臺上吹號笛麾黃旗總協戎政及將佐等官各歸所部兵部尚書奏請閱陣舉礮三馬步官軍演陣如常法演畢復吹號笛麾黃旗將士俱回營少頃兵部尚書請閱射總協戎政官以下及



聽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俱於臺下較射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鳴鼓以報御史兵部官監視紀錄把總以下及家丁軍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於東西廳較閱鎗刀火器等藝聽總協戎政官量取一隊於御前呈驗兵部奏大閱畢臺下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諸將領俱詣臺下叩頭禮畢駕同行宮皇帝升輦中軍舉礮三各營皆鼓吹鹵簿及馬兵導從如來儀鉦鼓與大樂相應振作鹵簿大樂至午門外止駕仍詣內殿參謁如前儀兵部以將士優劣及中箭多寡教練等第奏聞越二日皇帝御皇極門賜敕勉勵將士總協戎政官捧至彩輿將士迎導至教場開讀行禮如儀是日行賞資并戒罰有差初太祖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教場在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都城外南二里小教場在國子監之右望皇城迤西文皇即位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勅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真定操練陝西甘肅甯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郡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真德州操練候赴京閱宣德四年十月帝將閱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文武各堂上官一員屬官一員扈從正統元年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成化九年十月閱武內苑公侯以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錫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十五年詔改大興隆寺為講武堂禮

部尚書夏言上奏曰周禮大司馬四時仲月教武惟冬則大閱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各做古周制思患預防未始有二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靖難之後亦時加簡練故國初名將登出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漢唐宋所未有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講修武事誠不可緩上嘉納之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時有大閱禮乞親臨校閱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請行之命於明年八月舉行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戚繼光練兵前門前兵精整者數十年繼光善練兵實紀一日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日練應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日練耳使明號令四日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日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九

秦蕙田曰明太祖初即位命元勛宿將如馮勝傅友德輩分道練兵但未有定制至洪武二十一年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景泰初始立十團營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即八陣法因用以教軍成化間增團營為十二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如之嘉靖六年申其制隆慶初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為黜陟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不教練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操協大臣獎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於是操練特重于京營矣其衛所兵操練之制史略而不言及其未造京營兵力衰弱不振蓋規制雖立而將卒惰嫻操演徒為具文故耳

師祭

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公羊傳甲午祠兵何休謂祠兵者祀兵器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而將習戎必先舉祀典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禡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而將行則又有軌祭所過名山大川則各有告祭凡此者以為兵凶戰危民之生殺與國之存亡係之故多方盡禮於神明以求福祐且致其敬謹之心示不敢自私自專焉湯將伐桀告于上天神后牲用元牡武王渡師孟津作泰誓曰類于上帝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又曰宜于冢土冢土者大社也又曰予小子受命于文考考即禡也司馬法所謂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十

將用師乃造于先王者是也禡或作貉為表祭之鄭康成周禮注云其神曰蚩尤或曰黃帝杜佑則謂師祭兼黃帝蚩尤田狩但祭蚩尤而已漢書高祖本紀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擊鼓蓋行古禡祭之禮也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其在道路必奉遷廟之主及其社主每舍皆奠書曰用命賞于祖謂遷主也不用命戮于社謂社主也社陰主殺古者誓于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征伐祭之稱其義也故曰宜管子云蚩尤制劍戟史記言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當上古時未有軍法由二人始造之後人因神而祭焉周禮言貉爾雅詩禮言禡

其實一也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曰造造祭於祖也類祭是禡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王出也歸也將有祀於此神小祝大師掌釁祈號祝釁謂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皆守而祀之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事於社及遷廟主蓋用石為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與祭有之奉謂將行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祝之屬蓋司馬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十一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田者習舍奠于祖廟禡亦如之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車金路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禡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以醯醢醢神乃敢即安也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詩大雅綿迺立冢土戎醜攸行醜也冢大雅皇矣是類是禡禡至所征始造軍法者周頌桓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尚書大傳王升舟入水鍾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惡皆謂亞亞次也觀臺太史知

天時占候者 也宗廟遷主 司馬法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與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禮書太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蓋類者類其神而造之造者即而祭之皆有所祈不若大旅但有告而已鄭康成以宗伯四類為日月星辰爾雅以詩是類是禱為師祭在禮宗廟非大裁無類祭上帝非巡狩所至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造上帝禮也巡狩將出則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三

類上帝所至則造上帝大師將出亦類上帝所至特禱於所征之地而已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雒位成用牲于郊牛二蓋類禮也舜既受命類上帝湯既受命告於上天是既事必祭祭必以類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知大抵視正祭及旅為劣耳

大司馬春振旅冬大閱皆云有司表貉是貉祭使有司為之而肆師為位甸祝掌祝號既事乃誓眾而師田馬詩既伯既禱伯通作貉亦作貉蓋行貉祭而兼禱毛傳以為禱獲是也鄭司農說周禮讀貉作禱孔叢子云已克敵使擇吉日禱於所征之地鄭元云禱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名貉又云貉讀為千百之百

於立表處為師祭祭造軍法者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那昂云貉之言百求獲百倍也案貉貉本一字讀貉為百恐未必然若謂祭貉以導獸亦屬附會蓋古讀貉與禱同音遂訛禱為貉禱祭名字從元馬諧聲義必有取或殺馬為牲或以克敵必藉馬故為禱以祈福耳考說文既伯作既禱韻會伯字亦有禱音則伯即田獵日表貉之祭無疑毛傳以伯為馬祖疏矣周禮校人注馬祖天駟天駟房也晉天文志云天駟為天馬主軍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孔氏疏云馬與人異無先祖故取孝經說房為龍馬是馬之祖一云行神未聞田獵祭馬祖亦未聞馬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三

祖稱伯也祈福曰禱說文作禱周禮甸祝職禱牲禱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注云為田禱多獲禽牲為馬禱無疾是禱牲即貉祭所禱禱馬即校人四時之祭所禱本二事也又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與詩吉日維戊符合而爾雅釋詩乃訓伯為馬祭非詩意矣

漢高祖徇沛為沛公則祀蚩尤擊旗鼓 應劭曰蚩尤好五兵 學祭也殺牲以 二年立蚩尤之祀於長安武帝伐南越告禱 泰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為泰一鍵 旗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之國 辛而畫幡為 日月龍 及星

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  
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  
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  
反亦如之

北齊天子親征慕容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  
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其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  
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  
載帝社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  
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濱川源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  
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  
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歆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古

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大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將  
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  
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  
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職勝則各報以太牢

隋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如之開皇八年  
晉王廣將伐陳太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祖廟禮畢又  
命有司宜于太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  
次於河上禡祭軒轅皇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荆城南辛乾河上築社稷  
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與告官及侍  
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袞冕玉輅備法駕禮

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  
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  
軍受胙畢帝就位親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遂  
出其大駕具是茂行幸觀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祠黃帝行禡  
祭帝及諸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  
埋坎神座西北內壇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  
轅神座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行宮  
唐皇帝親征瀛於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  
豫告官侍臣軍將與在位者皆清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  
乘革輅備大駕至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尊以太尊山  
器各二其獻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於神座前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五

北向西上飲福受胙將軍之次在外壇南門之外道東西向  
北上其卽事之位在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玉  
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社造廟皆各如其禮而一  
獻軍將飲福於太稷廟則皇考之室若禡於所征之地則爲  
壇再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壇南門之外陳  
甲冑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于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  
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於神者皆如常祀  
瘞而不燎其軍將之位如禴

宋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  
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遺著作佐郎李巨源卽北郊望氣壇用  
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祭北方天王道內侍咸平中詔

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為壇兩階綴以青繩張幄帝置軍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阜都部署初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畢焚幣燗鼓以一牢

遼將出師必先告廟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即所舍而行之或皇帝服介冑祭諸先帝宮廟乃閱兵將行北牡庶各一為禴祭將臨敵結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敵祭天地牲以白黑羊班師以所獲牡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謀者植柱縛其上于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去

謂之射鬼箭乾亨二年十月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元憲宗七年詔諸王出師征宋夏六月謁太祖行宮祭旗鼓

明親征禮前期擇日祭告天地宗社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

六軍具牲幣作樂皆行三獻禮其儀與大祀同又於國南神

祠行禡祭禮凡所過山川嶽鎮海濱用太牢其次少牢又次

特牲若行速止用酒脯祭器邊豆各一前期齋一日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視滌祭之日服武弁行一獻禮凱旋告

祭宗社禮與出師同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宜于社前期擇

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用牲饋幣帛作樂行三獻禮其儀同

春秋祭社稷儀軍將飲福太稷廟祭告太廟每廟用牲幣儀

同時享軍將飲福于皇考之室禡祭前期皇帝及大將陪祭

官皆齋一日前一日皇帝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詣神厨視鼎饌滌溉執事設軍牙六纛於廟中之北軍牙東六纛西邊豆十二盞盞各二劔登俎各三設瘞坎位於神位西北設席於坎前上置酒碗五雄雞五餘陳設如常儀祭日建牙旗六纛於神位後皇帝服武弁自左南門入至廟庭南正中北向立大將及陪祭官分文武重行班於後迎神再拜奠幣行初獻禮先詣軍牙神位前再詣六纛神位前俱再拜亞獻終獻如之惟初獻讀祝詣飲福位再拜飲福受胙又再拜掌祭官取饌詣燎所太常奏請望燎執事殺雞刺血於酒碗中酌神燎半奏禮畢駕還永樂八年以親征被於承天門遣官祭旗纛建廟於都督府治後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其二歲暮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七

享太廟日祭旗纛於承天門外其三旗纛廟在山川壇左歲仲秋祀山川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統纛之神弓弩乘第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個等風凡七位共一壇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獻官奉以從事祭物視先農帛七黑二白五絳毛血望與風雲雷雨諸神同祭畢設酒器六於地刺雞雞六懸血以奠之其四永樂後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祭於教場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內府祭則設正德十四年帝親征宸濠禮部上祭告儀注如舊帝令祭祀俱遣官代及疏請遣官有旨勿遣

古之兵祭蚩尤黃帝並祀路史稱逸周書大戴禮所云

炎帝赤帝即蚩尤也而書傳以為榆罔者失之明季氏

本謂黃帝聖人蚩尤以臣拒君為逆命不宜與於祭其

說正矣然自隋唐以來多祀黃帝罕有及蚩尤者漢武

帝始祀太乙旗象泰一三星為之而黃帝出軍訣云牙

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侯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然則祭牙者禡祭之變自漢時已然矣何休解公羊祠兵爲祀兵器邱濬以爲後世祭旗節始此晉顧愷之祭牙文云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是牙以外益以五兵與黃帝蚩尤並祭矣唐以後又有六纛之祭太白陰經云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爲之唐節度使賜旌節亦立六纛至宋時受賜者建節堂藏之祭以朔望次日謂之衙日斯平時之祭非師祭也

載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載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載行山曰載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苦芻棘柏爲神主遂驅之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餘難也王由左馭祭制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六

馬使不行也載謂祖道轡載殊大也詩云馭馭及祭酌僕僕祭指馭馭以載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載之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軹謂兩轡也軹當爲戎僕犯載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隋親征將發軹行載祭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埽有司剗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載西首又奠酒解羊并僕埋於埽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軹前乃飲受爵遂轡載上而行

唐親征載於國門右校委土於國門外爲載又爲瘞埽於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於載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剗羊郊社之屬設尊罍篚藉於神左俱右向置幣於尊所皇帝將至太祝立於罍洗東南南向再拜取幣進跪奠於神進饌者薦脯

醴加羊於載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進跪奠於神與少退北向立讀祝太祝再拜少頃率齋郎奉幣爵酒僕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并載埋於埽執尊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併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軹前餘同隋制

載道祭也古者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謂之載見於詩生民周官太馭儀禮聘禮又見于許慎說文陸德明釋文然皆與師行無涉惟隋書禮儀志及唐開元禮特係於天子親征之儀而宋明禮志均無之蓋古禮之缺亡者多矣軍行祭載雖不見於經而自可以類求之況隋唐制禮必有所本特久遠無從考證耳

大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六

祭所過山川

肆師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則爲位鄭錫曰封者累土增高爲壇以祭山川之大神書武臣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告所過名山大川前一日諸告官俱清齋執事者脩除告所又爲瘞埽太官令備牢饌嶽鎮海濱用少牢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卽用酒脯告日郊社丞設神座席近北南向設酒罍洗及執爵者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並執事者位又設奉禮位贊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罍俎豆太祝實幣篚齋

耶取豆血幣帛以丈八尺各隨方色告官即位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詣神座前跪奠幣太官引饌入設于神座前告官盥手洗爵酌酒跪奠于神座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告官再拜太祝跪奠版起還爵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告官立右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反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賓士則培東西各二人

命將

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軍令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行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其將以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辛

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眾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眾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將辭乃爪剪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大司馬軍將皆命卿 小司馬小師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小師王不別吏卒且以扶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尊者將軍杖詩

序采薇道成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成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六月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采芑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閔二年帥師者受命於廟受服於社服宜社之內公羊傳曷為或

六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辛

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齊使司馬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股栗 孔叢子問軍禮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

勿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服宣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

白虎通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春秋

傳曰此受命於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何大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

廟何示不敢自尊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

漢高帝初為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置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

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晉荀頴等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推轂之義也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

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越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

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越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

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闔曰

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

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

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毅純一豎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

唐命將出征告于太廟前期有司卜日設次設版位及樽玷

特牲一酒脯醢贊引引太祝御史以下再拜入行掃除

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

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官自東階升入開壇室奉出獻祖

以下入就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

六典通考卷一百一十九

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乃還本位諸祝取幣于篚各立樽所

官受進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出戶北向再拜訖次諸祖

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樽太公廟謁者引告官

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祝各還

樽所謁者引告官盥洗酌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福受

酢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太公廟莫幣訖謁

考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即以爵酌福酒

詣諸將之東西面北上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



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于玷諸將再拜訖謂者引諸將降復位皆再拜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還爵所奉禮曰賜胙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獻告官下皆再拜訖謂者進白告官請就望瘞位至禮畢如常儀道士培東西各二人太廟令納神主開元十九年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齊太公廟上元元年追封為武成王遣將出師則命有司告祭以牲牢幣行一獻禮

宋命將出征儀受旌節前一日儀鸞司設大將次於朝堂其日大將常服入就次執事者設褥位及制誥箱持旌節者在位南謁者引大將至就褥位東上閣門官宣有勅大將再拜躬聽口宣訖搢笏謂者二人持箱進于大將之前大將受訖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書

次少府監執事者交旌節大將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出殿門大將勒所部兵衛并偏將裨將各建旗以正行列大將旗熊虎偏將旗鳥隼執擎旌節并押節人騎士槍牌步兵樂工等

分左右前導至第引見日大將常服入就殿門外次舍人引進當殿陞大將再拜興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大將少前躬致詞歸位再拜西出少頃舍人再引大將進當殿陞再拜訖引至東階揖升殿近御前之左大將奏事稟方略訖降東階下殿再拜西出

明洪武元年定遣將禮皇帝武弁服御奉天殿大將軍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陞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節鉞授大將軍受之以授執事者俯伏興再拜出降陞復位四拜為還宮

大將軍出至午門外勒所部將士建旗幟鳴金鼓正行列擊節鉞奏樂前導百官以次送出這廟宜社之禮節命大將軍具牲幣行一獻禮與遣官祭告廟社儀同其告武成王廟儀前二日大將省牲祭日大將於幕次僉祝版入就位再拜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進熟酌獻讀祝再拜詣位再拜飲福受胙復再拜徹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將行禮兩廡陪祀諸將分獻

論曰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之難其人久矣自伊尹太公至於穰苴孫武之倫功成名立畧不世出後世籌幄之士得其一長即以智勇雄絕于天下然予考歷代開國之初武夫謀臣雲聚焱附各盡其材術以有為而及其未造兵細力竭往往患夫指作之無人豈其時天之生才獨少與夫天下未嘗一日無才才不在上則在下而士之負其所有者常不屑枉抑以求合唯開創之君崛起艱難能與賢士共甘苦一切推心而委任之故士盡感奮樂為之用至衰世則不然其在朝與共爵祿者大抵畏懦無能冒利不顧廉恥之人苟夷狄盜賊可以庇吾之身而全吾之位將不憚屈己以下之而士之稍以圭稜自見者多方摧挫使不得進戴仇敵為尊親視君父如途人極其悖逆不義之志務欲盡殺天下之忠臣義士而後快故宋之岳飛明之袁崇煥皆中于媚嫉之臣身既不免國亦蹙焉嗟乎士

大典通考 卷百五十九

書

其材術以有為而及其未造兵細力竭往往患夫指作之無人豈其時天之生才獨少與夫天下未嘗一日無才才不在上則在下而士之負其所有者常不屑枉抑以求合唯開創之君崛起艱難能與賢士共甘苦一切推心而委任之故士盡感奮樂為之用至衰世則不然其在朝與共爵祿者大抵畏懦無能冒利不顧廉恥之人苟夷狄盜賊可以庇吾之身而全吾之位將不憚屈己以下之而士之稍以圭稜自見者多方摧挫使不得進戴仇敵為尊親視君父如途人極其悖逆不義之志務欲盡殺天下之忠臣義士而後快故宋之岳飛明之袁崇煥皆中于媚嫉之臣身既不免國亦蹙焉嗟乎士

不幸而生於亂世雖抱岳袁之略老死山林而不得試者何可勝數微獨其君之不明抑由在位之不肯者多雖欲引進而無從故使天下被無才之恥而國家受覆亡之禍豈不悲哉

六典通考卷百五十九

美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

湖西閣鎮珩輯

軍禮考

出師

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振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彊角則軍擾多變矢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

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管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

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猶乘陵也言小守皆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罪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涖大小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小出兵吉凶及致建太常比軍眾誅後至者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較次之也典瑞牙

璋以起軍旅牙璋亦王使之瑞節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旗畫熊虎者徵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縣師若將有軍旅之

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眾寡遂人若起

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役謂帥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

帥而至掌政治禁令 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  
之濶作其同徒 犖犖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有軍旅會  
同田役之戒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乘兵車衣  
甲之儀有發謂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  
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願彼遠  
方 詰謂問彼之罪窮

右起兵 鄭康成曰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  
法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  
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  
都則稍人用縣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  
司徒司馬所調者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之使勞逸遞焉

野廬氏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  
者 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不物 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  
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 屬中士 遺人師役掌其道路之委  
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少日委多日積  
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 鄉師大軍旅正治  
樓可以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 其徒役與輦輦戮其犯命者 輦馬輦人輦行所以 牛人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牽傍在輦  
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 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龍勒條纓  
其旁曰傍任猶用也 典路凡軍旅以路  
五就建大白以即戎 大白殷之旗猶周

從王乘一路與路 少儀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不以刃軍  
以其餘從行 尚左 將軍有廟勝之策左 卒尚右 卒之行伍以右 太師大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師廣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  
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知天時處吉凶太師皆官  
長 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倅車戎 虎賁氏掌  
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亦如之 王出將虎賁士居前 曲

禮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禮若行師從卿  
此制士眾知所有 詩芟樸泮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 于在邁行謂 小雅秣韜有爽以作六師 秣給者  
草也一日秣給所以 常武太師皇父整我六師 太師者公  
代釋也天子六軍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疏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  
司馬法夏后氏謂輦爲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  
斧一斤一鑿一裡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  
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右師行 孔穎達曰左傳晉作諸軍以中軍之將爲元帥  
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得有中軍天子六軍亦當  
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傳曰王爲中軍號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  
將左軍是天子軍分左右之事也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壘曰壘州  
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 鼓人凡軍旅夜  
情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

鼓人凡軍旅夜

鼓鑿司馬法曰昏鼓通為大鼓夜半

鑿皆鼓之鼓之以擊壺氏掌擊壺以令軍井擊壺以令舍

擊壺以令壺擊壺以令軍井擊壺以令舍

也凡軍事擊壺以序擊壺以序擊壺以序

掌戎車之兵革使謂王使以兵詔贊王鼓

王命於陳中言之大環人察軍有為

方之故御其以事謀來伐巡邦國捕謀賊為國賊

枚氏軍旅令銜枚以相誤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

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逆軍旅反將命也曲禮野外軍

中無擊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

右軍中 司馬法在軍抗而立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

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

右也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軍將有事將

凡王之軍旅之禱祠肆儀為位肆習環人掌致師致師者

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春秋傳曰楚許伯

擊而還乘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散代御執善御下兩馬

其所問敵國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揚軍旅為之威武

而復之訟敵國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揚軍旅為之威武

小子凡師出斬牲以左右徇陳示犯誓曲禮行前朱鳥

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朱鳥元武青龍白虎以秦人欲戰秦

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必實為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

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與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 公子城以晉師救宋與華氏戰于楛邱鄭願為鶴

其御願為鶩鶩皆陳名

右戰陣 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

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敵若傷之醫樂歸之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尙書大傳諸侯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

賜弓矢者得專征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諸侯

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

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祖

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犴牛馬杜乃獲敘

乃奔無敢傷犴犴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

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墮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時

乃稷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榦甲

戊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

乃芻芟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

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  
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旄邱責衛伯也狄人逐黎侯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一州之中為長故云  
得云方伯連屬方伯請侯左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  
有被侵伐者使連屬救之也侯伯州長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  
也分殺也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  
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  
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錙于丁寧  
微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楚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人焉明  
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為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  
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

右諸侯用師 孔叢子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  
使之迎于適所從之方為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  
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三十人性  
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  
君親素服誓眾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  
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  
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  
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社三發  
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即敵  
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叩道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  
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甲教令賜吏卒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裔  
頗未及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  
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  
後漢中平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  
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為然入言之帝於是詔進  
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面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  
屯騎都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  
助軍校尉滄子瓊為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  
健有武略特任為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  
焉

後魏永興五年正月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大閱于近  
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為前軍眾三萬陽平王熙等十  
二將各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覽焉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眾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  
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又步卒八十隊分為四  
團團有偏將一人受降使者一人給二馬輜車一乘白獸轎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輜

白從十承諾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為監軍軍將發候大  
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  
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  
四面圍營然後諸圍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鑼鼓俱振第一團  
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  
隊合二百騎建旗鼓旗二張大將在其次鞞馬二十四匹  
次大角次後部鼓吹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  
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西陣分為兩  
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  
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  
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

於南面鼓吹胡大將軍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團騎陣於西面  
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為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陣  
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  
安營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  
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為兩番五日而代於  
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  
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巨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  
兩部前後先置又直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千四百里  
諸軍各以帛為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為記衛營內  
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  
題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

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  
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開元二年八月上以河隴之故命有司大募壯勇從軍既  
引見置酒朝堂享之詔曰朕光宅四海撫御百蠻屬疆場未  
甯軍國多費每欲指揮方畧親率軍師故召募爾等擬從朕  
行投石拔劍以勵威鋒裹糧坐甲待清逋寇若能因機立效  
遇敵邀勳酬以官榮必超格例然後陪朕與駕從戎塞垣俾  
爾先驅敬聽後命今賜錢三千貫可節級領取即宜好去關  
禮遣使勞軍將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門南向使  
者就次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門外列左右廂重行北向使  
者出次調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使者之北吏二人  
持制書案立使者西南大將北面再拜調者引使者持節者  
前道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幕前持節者立使者東持案者  
立使者西南又調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

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稱有制大將以下再  
拜調者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者退復位持節者加節  
衣調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大將以制書  
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入初使者出諸將以  
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門外執事者以衣物立案  
南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退  
授之次將以下  
受詔又再拜  
宋神宗語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  
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  
蛇勢也此即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  
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  
法大抵八陣即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即七軍七軍者  
圓陣也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內外俱圓方以八包一圓  
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

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九軍本朝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飛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今論兵者以唐李筌太白陰經陣圖爲法失之遠矣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無一可取如此輩所說兩敵相遇必遣使豫約戰日擇寬平地夷阜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場方可盡其法耳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酌今日營曰陣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趙高奏曰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結爲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十

隊頭左右儼旗五人卽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爲旗頭令自擇二人爲左右儼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致陷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斬之其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被重創非可救者皆不坐說與古同而法尤精密議者謂四十五人一長不若五人一長之密且以五人一長卽五十人十長也推之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間胥四兩爲卒屬

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員品亦昔之比長鬪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爲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

遼制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其南伐點兵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入南界分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遇縣鎮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十一

卽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圃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有大軍報主帥敵中虛實必知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不可攻引兵過之恐敵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閉城固守乃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陰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還集馭兵與戰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以三路往還

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合種養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攔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規邏及暮以吹角為號眾即頓舍環繞御帳折木梢屈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

明永樂十二年頒行軍號令凡交鋒突入賊陣出其背殺敗賊眾者敢勇入陣斬將擧旗者本隊已敗賊別隊勝負未決能救援克敵者受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為奇功齊力進前首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眾者皆為頭功凡奇功頭功其親管頭目即報知妄報者重罪之行營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三

營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賊一人賞銀三十兩斬一級二十兩凡行營遇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即擒之降賊所攜人口財畜不許侵犯即來報凡與賊對陣齊力殺賊不許聚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如臨陣混戰失本隊入別隊者不論凡殺賊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如所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凡對敵一隊遞看一隊不齊力前進者戰勝後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不首告者罪同凡管軍頭目不許軍士怠慢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以次報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

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人馬相應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已有馬臨戰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馱載管官時點閱有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重罪凡軍士行糧管官時點閱有過用及遺棄者并管頭目皆斬凡軍行下營各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雜入別營別隊違者併管頭目重罪凡夜行相遇即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得奸細例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覺俱重罪凡軍中夜以大小銅角管聲為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喧譁者即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重罪凡行營待大營旗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三

羸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馬軍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定方許入營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首者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羖者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失火者是與賊遞消息該管頭目重罪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下營掘井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及占藏自用凡軍中病者醫療掌藥官及醫士常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即時傳報管事官隨即飛報不許遲慢凡掠陣官臨敵



時視有畏避退後者斬之紀功過官有功即紀有過即錄凡臨陣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即與牙牌收執赴大營給勘合待賞凡軍中妄談災異妖言或漏洩軍機者皆斬首實者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突入營伍望見塵起及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牛羊與牛羊駝馬遺穢蹤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衣服首飾并文字等項不論久近隨即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煙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即報凡功次須實報虛誑者重罪報實者給勘合無勘合不准陞賞

前代出師儀制惟隋書禮儀志遼史營衛志記之特詳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南

他書未有所聞至宋神宗之論陣法明成祖之頒軍令皆臨敵交綏之事雖兵家通變不拘成例而撮其大畧頗有資于採取故備著焉

奏愷獻俘 飲至 獻捷 宣露布 受降 獻賊

鄭志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於社春官大司樂王師

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者獻捷於祖也不達異意

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

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

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

所以聽軍聲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 大祝及軍歸獻于社

則前祝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于祖 愷樂奏功之樂

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樂師主倡也 鍾師軍大獻則鼓

其愷樂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敵告 釋菜奠幣禮先

師也訊敵所生獲敵耳者 武城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

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邊奔走丁

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邊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城 詩周頌酌序酌告成大武也 魯頌泮水矯矯虎

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

捷軍得曰捷戎菽也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

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 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

捷于王者此刺齊桓驕慢特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五

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晉侯獻楚俘于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禮命晉侯宥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秋七月

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 晉侯使鞏朔

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

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

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惡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

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

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祖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去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厲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 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晉荀吳滅陸渾獻俘于文宮 孔叢子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禰舍奠于帝學以訊誠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宰

陳大建八年四月詔曰元戎凱旋羣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享宴可幸樂遊苑設絲竹大會文武

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漆竿上名爲露布彭城王勰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謂獻捷之書不

封而以告諭于天下也 露布之名始於漢案光武紀注漢制

封露布州郡都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

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

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

露布使使聞知勳績建與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某露布天

下此皆非將帥勳績所用後魏王肅獲賊二三皆爲露布韓

顯宗有高史長謙虛張功捷之謀孝文稱傅脩期下馬作露

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爲露布杜弼即書相不起草唐制下之

通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

堂中書令宣布張九齡爲崑邱道記室平寇露布爲士所

稱于公異爲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

祇奉宸闕鐘簾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歎焉東晉未有露布

隆興初以晉破符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錄起曰漢賈洪

爲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宜王征遼東及

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

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 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

隋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

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朝服朝衣各依其列內

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

唐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于太廟四年七

月秦王平東郡乘戎輅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以

王世充竇建德及隋文物輦路獻捷於太廟貞觀十四年十

二月侯君集俘高昌王以獻行飲至之禮神功初武攸宜破

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

不作王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

禮有忌日無忌月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其告廟陳俘馘軍實陳于後告奠禮與告禮同其宜露布擇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各服其服奉禮設版位於其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又設客使位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面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謁者引就位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校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以從中書令出就南面位持按者立於西南東面中書令取露布稱有制羣官客使皆再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書進受露布退復位宋制親征納降獻俘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嶽瀆山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尊邊豆各一實以酒脯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太

醴宮寺以素饌時果代用祝幣行一獻禮太祖平蜀孟昶降詔有司約前代儀制為受降禮昶至大陳馬步諸軍於天街左右設昶及其官屬素按席褥于明德門外表案于橫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屬素服紗帽北向序立昶跪奉表授閣門使表至御前侍臣讀訖閣門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屬亦起宣制釋舉昶等再拜呼萬歲衣庫使導所賜襲衣冠帶陳於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閣門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謝召昶升殿閣門使引自東階升宣撫使承旨安撫之昶至御坐前躬承問訖還位與官屬舞蹈出中書率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嶺南平劉銀就為詔有司撰獻俘禮銀至上御明德門列仗衛諸軍百官常服班

樓前有司率武士係銀等白練露布前引至太廟銀等下馬入南神門監將校官次南立俟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押至太社如上儀乃押至樓南下馬立俟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版奏外辦帝常服御坐百官舞蹈起居畢通事舍人引銀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舞蹈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宣付中書門下以所獻俘付有司上詔銀詰責銀伏地待舉詔誅其臣漢澄樞等釋銀縛與其弟保興等舉仍賜襲衣冠帶鞞笏器幣鞍馬各服其服列謝樓下南唐平帝御明德門露布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素服待舉初有司請如獻劉銀帝以煜奉正朔非若銀拒命寢露布弗宜遣閣門使承制釋之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帝幸城北陳兵衛張樂宴從臣於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

先

城臺繼元率官屬素服臺下遣閣門使宣制釋舉召繼元親勞之時以在軍不備禮繼元至京師詔告獻太廟太尉解劍脫烏升室進奠太祝讀祝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繼元及官屬詣室前西階下北向立舍人贊云皇帝親征收復河東偽主劉繼元及偽命官見贊者曰再拜訖退位自第一室至第五室皆如儀博士引太尉降階佩劍納履復立贊者曰再拜太尉與繼元等皆再拜退焚祝版繼元既命以官故不稱俘焉元符二年西蕃王擺撈逸川首領賸征等降詔具儀注以受降日御宣德門設諸班直上四軍仗衛諸軍素服陳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見審問訖有旨放舉賜首服袍帶百官稱賀再御紫宸殿賜宴政和初議禮局上受降儀節次頗繁今不書開禧二年安丙兩遣

臣吳曦首來獻詔禮臣定獻儀首函至殿前司差甲士二百人同大理寺官監引赴都堂審驗奏獻太廟別廟差近上宗室南班奏獻太社太稷差侍從官各前一日赴祠所致齋至日行奏獻之禮禮畢梟于市三日付大理寺藏于庫

遼下城克敵班師以所獲牡馬羊各一祭天地  
明軍凱還皇帝率諸將以凱樂俘馘陳於廟社門外告畢以俘馘付刑部協律郎導樂以退其告祭用三獻禮儀與出師同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午門樓以露布詔天下百官具朝服以聽儀與開讀詔赦同大將奏凱儀先期大都督以露布聞內使監陳御座於午門樓上前楹設奏凱樂位於樓前皇帝常服升樓大將於樓前四拜諸將隨之退就侍立位贊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

辛

奏凱樂協律郎執麾引樂工就位司樂跪請奏凱樂協律郎舉麾鼓吹振作編奏樂曲樂止贊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受露布官引禮引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訖付中書省頒示天下將校引俘至位刑部尚書跪奏曰某官某以某處所俘獻請付所司奏訖退復位其就刑者立於西廂東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樓上承制官宣旨有赦釋縛贊禮贊所釋之俘謝恩皆四拜三呼將校以所釋俘退如有賜旨賜之大將以下就拜位舞蹈山呼如常儀百官復四拜禮畢還宮洪武三年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北征大捷遣官送所俘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寶冊至京師百官請行獻俘禮帝不許止令服本俗服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十月大

將軍徐達及文忠等師還車駕出勞於江上明日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帝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達文忠奉表賀禮成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入賀四年七月蜀夏明昇降表至京師太祖命中書議受降禮省部請如宋太祖受蜀主孟昶降故事儀見前帝以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禮惟命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朝賀凡大捷擇日以宣其日不奏事百官吉服賀遣官薦告郊廟中捷以下止宣捷不祭告慶賀永樂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聞大將在軍則進露布官行禮次日開讀第三日慶賀餘如前儀武宗征宸濠還禮部上獻俘儀值帝弗豫不果行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叛賊王三屢導吉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

辛

襄入犯大同官軍討擒之遣官謝南北郊景神殿太社稷擇日獻俘百官表賀天啟二年四川獻逆犯樊友邦等山東獻逆犯徐鴻儒等俱遣官告祭郊廟御樓獻俘  
古者師行奉遷廟主及社主故其成功而反也告于太廟設奠反主又反社主如初迎之禮大司馬云愷樂獻于社是也其訊囚獻馘則釋奠於太學既乃舍爵策勳於廟享用備樂左傳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是也詩小雅吉甫燕喜箋云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考唐宋明三代禮志均有凱還燕羣臣之文蓋其從來遠矣詩小序又謂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二者皆先王推至誠以待其下之義也後魏始宣露布

大張功伐而宋開禧之獻誠明慶曆之奏捷大抵緣飾  
浮文以盪耀人耳目今綜次為篇除其複冗削其雷同  
俾覽者便於稽閱焉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圭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軍禮考

賞功

司勳戰功曰多

楚敵出奇若韓信陳平  
司馬法曰上多前崩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  
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

王祭之詔謂告  
其神以辭也

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成家小人勿

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詩六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鼂膾

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江漢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

人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也秬黑黍鬯香草榮煮合而鬱之曰鬯自器也九命錫圭瓚  
秬鬯文人文德之人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桓公二年冬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

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

既飲置爵則書勳勞  
于策言速紀有功也

漢高祖有天下論功定封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

存爰及苗裔於是定十八侯之位次以蕭何為第一

後漢光武中興定封功臣詔曰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于無

窮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於

是封高密侯鄧禹等二十八人

晉太元十年論淮淝之功封謝安廬郡公謝石南康公謝元

康樂公謝琰望蔡公桓伊永脩公自餘封拜有差

唐高祖武德元年論太原建義功以秦王世民為首長孫順

德劉宏基等次之太宗即位定功臣封戶自裴寂以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

宋定天下賞功臣石守信等有差乾道中以中興十三處戰功列於銓法

明制凡凱還中書省移文大都督府兵部具諸將功績吏部具勳爵職名戶禮二部具賞格中書集六部論定功賞奏取上裁前期陳御座香案於奉天殿設寶案詔書案於殿中誥命案於丹陛正中之北宣制案於誥命案之北吏戶禮三部尚書位於殿上東南大都督兵部尚書位於殿上西南應受賞官拜位於丹墀中序立位於丹墀西南受賞位於誥命案之南受賞執事位於受賞官序立位之西每官用捧誥命捧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二

禮物各一人俱北向餘陳設如朝儀是日鼓三嚴執事官各就位皇帝袞冕昇座皇太子諸王袞冕自殿東門入侍立受賞官入就拜位四拜承制官跪承制由殿中門出吏戶禮尚書由殿西門出立於誥命案東承制官南向稱有制受賞官皆跪宣制曰朕嘉某等為國建功宜加爵賞今授以某職賜以某物其恭承朕命宜畢受賞官俯伏興再拜唱行賞受賞官第一人詣案前跪吏部尚書捧誥命戶部尚書捧禮物各授受賞官受賞官以授左右俯伏興復位餘官以次受賞訖承制官吏部尚書等俱至御前復命退復位受賞官皆再拜三舞蹈山呼俯伏興復四拜禮畢皇帝還宮各官出至午門外以誥命禮物置於龍亭用儀仗鼓樂各送還本第明日表

謝

師不功

大司馬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奉猶送也送主歸于廟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師敗王親弔士庶子之死與社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助助大司馬也師無功肆檀弓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素謂為敵所敗赴車不載囊輶兵不載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孔叢子若不幸軍敗則之謂還告於國甲衣甲衣孔叢子若不幸軍敗則驛騎赴告不載囊輶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天子使使迎於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秦師敗于殽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三

射禮

易庖羲氏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夏商周之盛率遵斯典不廢書曰侯以明之捷以記之孟子曰序者射也蓋凡選士建侯莫不稽其材之能否與中之多寡而進退之周初諸侯預朝會者尚千八百國春秋時見講習禮文乃立五善之目崇三射之制一曰大射天子將有郊廟之事與其來朝諸侯及畿內諸侯王之子弟卿大夫士及諸侯所貢之士行之三公將有宗廟之事與其卿大夫士及公之子弟卿大夫所選鄉之俊者行之孤卿大夫將有己宗廟之事亦率其家臣而行之二曰賓射諸侯來朝于王或自相朝聘或孤

卿以下禮賓而射謂之賓禮皆行之於朝或行于廟三  
日燕射天子諸侯無事燕息或燕勞來朝使臣或自與  
已臣共相勞息於時燕飲既畢設次較射昔之君子謂  
燕禮以明君臣之義三射以辨尊卑之節上下交修不  
失其事然後暴亂息而國家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  
也自周衰禮多亡失重以秦滅典籍天子之禮夷為煨  
燼其存於經可考者獨諸侯大射鄉射禮二篇而已劉  
向別錄列之吉禮鄭氏儀禮目錄云于五禮屬嘉禮宋  
史禮志實因之然射本武事義取戡敵雖曰容比于禮  
節合于樂而安不忘危之意存焉是以唐六典開元禮  
特係諸軍禮中而歐陽修作唐志杜佑述通典及明代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四

撰次集禮皆無異說今依唐禮為準採摭經傳輯為天  
子射禮至儀禮大射儀乃諸侯之禮其鄉射禮別見賓  
興考均不入此篇

大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射人以射灑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射法王射之禮治射儀謂肆之也三正二正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與賓射於朝之禮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元居外三正損元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錄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

二尺曰鶴鳴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射胡犬也士與  
士射則以射皮節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節侯以雲  
氣用采各如其正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樂師凡射王以  
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  
節騶虞采蘋采芣皆樂章名在國風召南唯狸首在樂記鍾師凡射王奏騶虞諸侯  
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聖賦司弓矢天子之弓  
合九而成規諸侯台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  
成規體往來之衰儀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翺旌獲白羽與朱羽糝于郊則闔中以旌獲于竟則虎中龍旌大夫兕  
中各以其物獲士鹿中翺旌以獲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  
射義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卿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會時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五

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  
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  
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

天子射禮

司几筵大饗射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縹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射人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  
三侯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十弓五節者五十弓之制長六尺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參七十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也參也列國之  
君大射亦張三侯數與天子同大侯也參也列國之  
讀為慘慘雜也雜者豹飾而麋飾下天子大夫  
共三乏乏之乏司常凡射共獲旌獲旌獲者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贊佐也大射禮曰命量人巾

獲以 掌次射則張耦次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 笙

師凡射共其鍾笙之樂相鍾與笙之樂 典庸器祭祀帥其屬

而設筍虞陳庸器寶射亦如之設筍虞陳庸器 牛人賓射

共其膳羞之牛羞進也所 司服射則驚冕射與諸侯射也

章裳也其衣三進賓之膳 大司樂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 既際賓射

皆奏其鍾鼓擊桴以奏之其登 鑄師祭祀鼓其金奏之樂

賓射亦如之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雁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賓射士

大夫皆入門北面東上士立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

謂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 司弓矢恆矢痺矢用諸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六

散射恆矢安居之矢也痺矢象馬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

并夾如數如當射之數也每人 大司馬若大射則合諸侯

之六耦大射王將祭射於射宮以選賢 小司馬凡射掌其

事如大司馬之灋 大史凡射事節中舍算執其禮事舍讀

中所以盛算也設算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鄉射

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闕中於竟則虎中大夫

中士鹿中天 繕人掌王之用弓矢挾拾詩曰挾拾既次挾

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麻若檠棘 掌詔王射

則天子用象骨與拾撝也左臂裏以韋爲之 大僕王射則贊弓矢 小臣

賓射掌射如大僕之灋賓射與諸侯 射人王射則令去侯

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鄭司農云射人主令人去侯所

以矢行告於公下日留上日揚左右日方杜子春說以矢行告

告白射事于王王則執矢也杜子春說不與禮經合疑非是

也卒命取矢謂射卒射人令當取矢者使取矢也元謂令去

侯者命侯者去侯也鄉射侯者命侯者去侯也鄉射

日司馬命侯者去侯也鄉射侯者命侯者去侯也鄉射

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日服不與太史數射中

日司射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佐司馬治射正

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鼻射鳥氏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

射鳥氏射則取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鄭司農云王射

其矢在侯高者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

夾鍼箭具夾讀爲甲故司弓矢職日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 詔諸侯以

弓矢舞舞謂執弓挾矢 樂師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射夫

也故書燕爲舞帥爲率射夫爲射矢鄭司大師大射帥

而歌射節射節主 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

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七

者不得與於祭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

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

祭 詩大雅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

也天子敦弓銀矢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

參亭已均中藝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

侮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四鍤如樹言皆小雅車攻決拾

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決鈞也拾遂也

天子養老太學先與羣臣行射禮選其可與者亦謂之

大射故樂記與祀于明堂並稱天子巡狩諸侯從王田

罷則有賜射餘獲之事二事並見于詩足以補周官所

未備



諸侯以下射禮

諸侯大射之儀君有命戒射以觀其體射中得與祭不中者不與前射三日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之以狸步大侯

凡九十糝侯七十豨侯五十侯道謂去堂遠近也狸之何物每舉足止視遠近發必中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於糝

糝見鵠於豨豨不地武不繫左下綱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巾車於天子室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燕禮君與射

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小臣以巾授矢稍屬不以樂志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上射退於物一笥既發則

答君而俟若飲君燕則夾爵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射義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八 禮言則尊卑老釋然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

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

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

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詩曰孫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資獻公獻卿獻大夫乃

後樂作而射也莫慮無安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曲禮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

言曰某有負薪之憂使士射請以備小雅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穀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

以祈爾爵

以祈爾爵初筵也秩秩有序也楚列貌穀豆實也核又遷於下也大射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于下以避射

也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侯白質諸侯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其外

則丹地畫以雲氣抗張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束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射禮選驂臣爲三耦

三耦之外其餘各自取匹謂之眾耦獻猶奏也發發矢也的質也爵射不中者左傳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射者三耦爲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鄆鼓父黨叔爲一耦

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九 白虎通天子所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弱恐

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

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臣也諸侯射

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

者人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

者則射之所以不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



其鬼神或若女不靈侯不歸于王所故抗而射女也抗舉也  
有神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後世為諸侯者

虎侯虎皮飾布侯之側其鵠以虎皮方制之著于侯中其  
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中亦身也侯身廣丈八尺  
鵠六尺三分其侯而鵠居一下皆放此樂以騶虎九節 熊侯以熊皮飾  
侯側兼方制其鵠侯道七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廣丈四  
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諸侯射之樂以狸首七節 豹  
侯以豹皮飾侯側兼方制其鵠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  
侯中廣一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孤卿大夫射之樂以  
采蘋采蘋並五節 諸侯熊侯豹侯亦以熊豹皮飾侯側  
方謂之鵠其弓道鵠居與王之熊侯豹侯同 麋侯王朝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十一

畿內卿大夫君臣共射焉亦以麋皮飾侯側方為鵠侯道  
五十弓中廣一丈鵠之尺寸同王豹侯 三侯畿外諸侯  
所射大侯九十弓穆侯七十弓豢侯五十弓穆雜也豢胡  
犬也諸侯自射大侯與天子同穆豢二侯助祭者射之用  
皮為別 穆侯以豹為鵠以麋為飾侯道七十弓鵠方丈  
尺之數如王熊侯 豢侯以豢皮飾侯方制為鵠侯道五  
十弓侯鵠方廣如王豹侯 五正之侯九十弓三分其侯  
正居一焉凡畫正五正五采三正三采二正二采五采者  
先從中畫朱方二尺次白次蒼次黃次黑皆充尺寸使大  
如鵠畫此五色雲氣飾其側樂以騶虞九節 三正侯七  
十弓去元黃以朱白青三色畫雲氣飾其側諸侯于已國

射三正樂以狸首七節 二正侯五十弓但用朱綠二色  
畫雲氣飾其側凡畫雲氣用丹為地丹淺于卿大夫聘會  
赤于丹上得見赤色之雲  
于王共射之侯 熊首獻侯五十弓畫獸為侯天子熊侯  
白質白質者以蜃灰塗之使白為地正面畫熊之頭狀象  
正鵠亦各畫雲氣其側燕飲時王自射 麋首獸侯五  
十弓諸侯麋侯赤以赤塗之使赤為地正面畫麋之頭  
狀王燕勞時諸侯亦以此亦畫雲氣飾其側 虎豹首獸侯  
五十弓卿大夫布 以畫以虎豹謂不采其地于布上畫虎  
豹頭狀亦畫雲氣其側王燕射則卿大夫射此 鹿豕  
首獸侯五十弓亦不采其地于布上畫鹿豕及畫雲氣飾  
其側王燕射則士射此 鵠取名于鵠鵠正取名于題肩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十一

皆鳥之捷點難中自故以中為雋其義鵠者直也正者正  
也故記曰賢者不六正鵠大射侯棲鵠賓射侯正燕射之  
侯畫獸以象正鵠如眾馬融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  
內皆無據鵠之丈尺居侯三分之一  
鄭眾謂鵠尺曰鵠誤矣  
禮書司裘共王及諸侯卿大夫之侯皆設其鵠此大射之  
侯梓人所謂張皮侯而棲鵠是也射人王射三侯五正諸  
侯梓人所謂張五采之侯是也鄉射記天子熊侯諸侯麋  
侯大夫士布侯此燕射之侯梓人所謂張獸侯以息燕是  
也大射之侯飾用熊虎豹麋之皮而中又制皮以為鵠賓  
射之侯亦用熊虎豹麋之皮而中畫五色以為正燕射之

侯則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以爲鵠此三射之別也然司裘所共畿內諸侯大射之侯畿外諸侯則大侯穆侯豕侯大射禮曰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是也大射側中皆皮故曰皮侯賓射側皮而中五采故曰五采之侯王三侯皆五正諸侯二侯皆三正鄭康成以爲兼用五正三正二正其說非也

容謂之防爾雅如小曲屏從廣七尺以牛革鞣漆大射禮謂之乏注唱獲者所蔽以禦矢也言之者矢至此乏匱不去也乏皆用革并夾矢箭矢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鹿中長尺二寸首高七寸背上四寸穿之容算長尺二寸士射所用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鹿兕而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西

伏鑿背容算 兕中大夫射所用兕似牛一角大小之制如鹿中 皮樹獸名中人面獸形君國中射所用 閭中諸侯大射于太學所用閭獸名如驢一角或曰如驢歧蹄虎中諸侯與鄰國君射用之禮書鹿中鬃前足跪鑿背容入算皮樹虎兕之制亦然 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蛇交幅鬃鄭氏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鬃赤黑漆幅猶幅也所以揚筈齊矢也長三尺無足置章當于背 章當長二尺廣一尺置幅背上藉以箭鄭氏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章爲之 獲旌獲者所持旌 算長尺二寸以實于中人四算一偶八算鄉射記云算長尺有握握四指也一指一寸是尺四寸 楚扑長如筈刊木尺鄭氏云刊其可持處扑刑

器 射物在庠之楹間若丹若黑而午畫之從者長三尺橫者曰距隨長尺二寸先以左足履射物東頭爲距後以右足來合而南面並立曰隨 決朱極三鄭氏云猶闔以象骨爲之著右三指食指將指所以鈞弦而闔之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朱韋爲之決亦然 遂臂捍朱韋爲之遂射韜所以遂弦也其非射時則曰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遂著左臂 次所設帷幄之地若今更衣處射則張耦次王有大次小次大次大幄也小次小幄也帷在下幕在上共爲室幄

漢石渠議曰鄉請射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居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五

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失其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合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鄉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公卿以元成議是

後漢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禮依古周制親執其事 宋武帝爲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後相

承為準

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騮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塔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一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塔正三品已上第一塔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塔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二十七發五品第三塔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塔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塔二十一發八品第六塔十六發九品第七塔十發大射置大將射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塔各置塔將射正參軍各一人塔士四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未

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塔士等員以司其事

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前一日太樂令設宮縣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按於射殿之庭東面縣在東階東西面縣在西階西南北二縣及登歌廣開中央避射位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之於侯西十步北十步設五福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位之南東面布獲者位於東東面布侍射者位於殿階下當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侯於

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設罰設能於尊西南肆寶爵加羈其日質

明皇帝服武弁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之儀酒二徧侍中一人奏請有司謹具請射侍中一人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於西階下於射之後東面北上持級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及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站於執弓者之前又置御決拾筈於其上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指乘矢帶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中郎一人奉決拾以筈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向郎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七

將跪奠筈於御榻前少東遂拂以巾取決與贊設決又跪取拾與贊設拾以筈退奠於站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謂弓面上下以衣袂麾拭上面再下面一西面左執附右執簫以進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奏樂騶虞五節御及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日獲下日留上日揚左日右方謂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退付千牛於東階上千牛郎將以筈受決拾奠於站侍御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披矢協律郎舉旌乃作樂不作鼓吹樂奏狸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

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  
耶偃麾樂止弓右旋東西弛弓如面立乃退復西階下立司  
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以御矢付  
千牛於東階下侍射者釋弓於位庭前北面東上有司奏請  
賞罰侍中稱制曰可有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矢者  
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  
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有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酌者於罰  
尊西東面跪奠爵於豐上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爵立飲  
卒爵奠豐下酌者北面跪取虛爵酌奠不中者以次繼飲皆  
如初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皆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  
拜訖引出持級隊復位皇帝入奏樂警蹕有司以弓矢出中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六

門外侍射者出若特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福不陳賞罰燕  
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縣貞觀元年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  
數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曰木心不正則脈  
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遺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弘  
矢定天下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之日後得爲理之意故  
未及乎弓弓猶失之何況於理自是遂延者老問以政術  
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百僚射自貞觀至麟德七年行三月  
景雲二年諫議大夫源乾曜上表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  
請行射禮直至先天元年二年官射給事中許景先駁奏曰近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  
令猶降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眾官既多鳴鏑亂下以  
苟獲爲利以偶中爲能素無五善之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  
一箭偶中是費一丁庸調用之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  
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勅下大射展禮先王躬儀雖沿革

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鑿大典無忘舊章  
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維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  
闕何以示後其三九日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  
日賜於安福樓下自此以後  
其禮又息

宋初太宗詔羣臣定大射禮未及行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  
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官再拜奉觴貢馬爲賀預射官中者  
帝解賜襲衣金帶散馬苑中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招箭班  
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帽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節序賜宴則  
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外國使入朝亦令  
帥臣伴賜射於園苑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  
繫鞵射官窄衣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一

六

執弓矢謝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  
分立皇帝初射中舍人再拜凡左右祇應臣僚除內侍外並  
階上下再拜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諸司祇應人並自贊再拜  
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梳射官先傳弓箭與殿侍側立內  
侍接梳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牀天武引進奉馬  
列射堞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閣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  
姓名以下進酒飲訖揖與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  
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進  
奉中扁梳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引降階再拜訖  
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梳如上儀舍人再引射中官  
當殿揖躬宜有敕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再拜過殿側服所

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再拜立招箭班殿上官奏訖下殿舍人宣有敕賜銀碗跪受執碗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有敕賜銀碗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示醴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消熙元年九月復幸玉津園行宴射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矢皇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三

帝中的皇太子及宰執以下射中者各受賜有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採蒭柳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洪武三年定凡郊廟祭祀先期行大射禮工部製射侯等器其射鵠有七虎鵠五采天子用之熊鵠五采皇太子用之豹鵠五采親王用之豹鵠四采文武一品二品者穆鵠三采三品至五品用之狐鵠二采六品至九品用之布鵠無采文武官子弟及士民俊秀用之凡射時置乏於鵠右及韋當射時置於前以齊矢設射中五皮樹中天子大射用之闕中天子宴射用之虎中皇太子親王射用之兕中一品至五品文武官用之鹿中六品至九品及文武官子弟士民俊秀通用

之其職事設司正官二掌驗射者品級尊卑人力強弱而定耦其中否則書於算兵部官職之司射二掌先以強弓射鵠誘射以鼓眾氣武職官充之司射器官二掌辨弓力強弱分為三等驗人力強弱以授工部官職之舉爵者掌以馬撞授中者飲光祿寺官職之請射者掌定耦射射畢再請某耦射侍儀司職之侍獲者掌矢納於司射器者以隸僕供其役執旗者六人掌於容後執五色旗如射者中的舉紅旗應之中采舉采旗應之偏西舉白旗偏東舉青旗過於鵠舉黃旗不及鵠舉黑旗軍士二人掌之引禮二掌引文武官進退侍儀司舍人職之太祖又以先王射禮久廢弧矢之事專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乃詔國學及郡縣生員皆令習射頒儀式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一

三

朔望則於公廡或間地習之其官府學校射儀畧做大射之式而殺其禮射位初三十步自後累加至九十步射四矢以二人為耦

論曰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先使之習射于澤宮而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士及其子弟有朝祭燕享之事亦皆講肄射禮人人務為持正審固德成行立是以內無暴亂之禍外無夷狄之虞此三代致治之隆所以刑錯而兵革不試也秦漢以來射禮寢廢宋武帝以九日出射著為令格後齊亦以三月上巳君臣習射于其庭唐遂兼而用之然鳴鏑雜容節無聞苟

利賞賜期于偶中倖獲許景先所謂既無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者是也開元制禮酌儀禮大射鄉射之文垂爲憲典終古不刊明太祖詔郊祀之日羣臣先行大射禮又詔天下郡縣弟子員各以朔望校射可謂有志于復古矣至北宋軍中有打毬之儀明永樂時諸王大臣擊毬射柳中者賜以布幣是皆一時遊閑娛嬉之樂近于角抵蹋鞠之戲而違失古經遠甚故畧而不著焉

王政考

王都禁令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易曰后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萬民故金木水火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王者六府惟修三事惟和是以上順天時中協人情下達物理生者獲所養而死者獲所葬凡在鰥寡孤獨老癯廢疾者靡不適其所欲下至陰陽含生之類喘蠕肖翹之倫取之有節而畜之以時書稱虞舜命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垂作工益掌虞其時草木允

殖鳥獸咸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時惟乃功夏德肇興天畀洪範九疇初五行次八政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徒五曰司空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周自文王布行王化闢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此四者及靈臺之役澤被枯骨六州由是歸心焉孔子筮仕于魯爲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異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



封不樹行之期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語孔子曰

學乎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

魯國故曰有聖人之德行王者之政治天下猶運諸掌

非空言也周官六典政典居一大司馬掌之以平邦國

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而校人十二閑之政屬焉秦以養

馬汧渭之間始胙得土衛室中興駮化三千魯道復古

頌歌垌野蓋馬之牧養蕃息實國之富強所係抑王政

之大綱也用述歷代馬政以附王政後云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夜時謂夜晚早若

主行夜微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備其遺寇害及

禁也謂過止之無刑法也晨先明也宵定昏也書曰宵中星虛春秋傳曰夜中星隕如雨 修閭氏掌比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國中宿互椽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國中城

養也國所遊養謂養卒也追逐寇也宿謂宿衛也與其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銜枚氏掌司

臨察國者為其語禁詔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

之道者為之惑眾相野廬氏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橫行安

徑踰射邪趨淫氏禁川游者備波洋卒媒氏禁遷葬者

疾越隄渠也與嫁殤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

亦亂人馬質禁原蠶者詳馬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

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存

取之日獲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人民謂刑人奴隸逃亡

者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庭大者公之小

物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

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時向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收斂之乏

門關之政

周制天子有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

有四法四時合為九門一曰關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

郊門四曰國門五曰臯門六曰庫門七曰雉門八曰應

門九曰路門皆從外而數諸侯七門一曰關門二曰遠

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五曰臯門六曰應門七曰

路門魯以周公之故雉門兼天子應門制庫門兼天子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臯門制鄭康成云王有十二國門及十二關出入皆有

稅月令章句曰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也春秋時魯有

六關杜預云塞關陽關之屬魯城凡十有二門北名上

東左傳公斂處父帥邾人自上東門入是也西五門一

曰鹿門滅紇斬鹿門以出是也三曰稷門圍人犖能投

蓋於稷門是也南曰雩門左傳自雩門出蒙臯比而先

犯之是也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管謂鑰也幾出入不物者正其

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不物衣服視瞻不與眾同及所操

犯禁謂商所不資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

政之老死國事者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貨節謂商

之父母也孤其子本所發同

市之墜節也自外來者則案其節而書其貨之多少通之國門  
通之國門通之司市自內出者司市爲之墜節通之國門國門  
聯以檢捐商相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墜者貨  
賄之稅與所止耶舍也關下亦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  
其人不出於關謂從私道出時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  
之商或取貨於民間無墜節者至關關爲之墜節及國凶札  
則無關門之征猶幾門無租稅猶幾謂無租稅猶苛察姦人  
不得令奸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有送令謂奉貢  
事往來賓客來至關則王制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爲節與傳以相通之古者關譏而不征月令仲夏門閭毋閉關市毋  
索不難物仲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  
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四

旅賈客也孟冬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謹關梁鍵杜閉北也管籥搏鍵器也梁橋也易先王以至日閉關繫辭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備之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廢六關不仁也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按家語作置六關王注云六日廢六關非也季孫攻臧氏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季孫用孟椒之言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于國之紀犯門斬關孟子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嚴察非常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出稅入衛衛嗣公使人爲客過關市苛難之因爭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汝金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爲明察秦昭王囚孟嘗君變姓名

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居下坐者能爲雞鳴於是羣雞皆鳴遂出關商君至關不得舍曰秦法舍人無驗者坐之秦西以隴關爲限東以函谷爲界二關之間是爲關中顏師古曰秦都咸陽東函谷南嶢關武關北蕭關西散關故咸陽曰關中此外大震在隴州瓦亭在原州駱谷在盩厔子午在長安同之蒲津洋之華陽雖建置在後其設險守國一也漢都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廟記亦曰青綺門東出第二門曰清明門一曰藉田門以門內有藉田倉一曰凱門漢宮疏第二門名城東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郭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門又號杜門其南有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五

下杜城故名下杜門南出第二門曰安門亦曰鼎路門南出第三門曰西安門一曰便門即平門也西出南頭第一門曰章城門亦曰光畢門又曰便門西出南頭第二門曰直城門亦曰龍樓門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其水北入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北出東頭第一門曰洛城門又曰高門又名鶴雀臺門第二門曰厨城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城門皆有掌侯掌侯時謹啟閉也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僞遊用傳出以終軍初從濟南嘗請博士入關關吏與軍繆問西遊終不復傳還乘編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乘繆生也太初四年徙宏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舊制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昭帝時罷其禁初

秦末南粵趙佗移檄告橫浦陽山湮谿關及高后時有司請  
禁粵關市鐵器武帝時粵王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  
邊關天子許之

後漢城門校尉一人秩比二千石掌洛陽城門十二所司馬  
一人千石主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其正南一門曰平城

門北宮門屬衛尉其餘上西門雍門廣陽門津門小苑門開

陽門耗門中東門上東門穀門夏門凡十二門又有司馬門

門南掖門北掖門東掖門西掖門止車門南端門金門九龍

門白虎門春興門青瑣門金商門雲龍門神武門宜秋門

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

蒼龍司馬主東門朱雀司馬主南掖門元武司馬主元武門

北屯司馬主北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凡七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六

門洛陽四關東成臯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建武

九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元和二年十二月

南至初閉關梁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籍也舊

出入關皆用符傳須因裂籍帛分持後復出

合之以為符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

信非真符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轅轅旋門小平津孟津八

關都尉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

魏武封於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

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廣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

門鳳陽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廣莫門漢教門也建春門即

上東門關門即上西門

正始元年弘農太守孟康上言移函谷關更號大嶠關又為

金關六年何植為弘農太守表省嶠關蜀有陽平關江關白

奏言西陵國之關首宜置其備備

重則敵不敢輕備輕則為敵所侮

晉都洛陽有大夏門長春門朱明門青陽門江左不復晨賀

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午刻皇帝

乃出

北魏郢州司馬彭徵等叛魏潛引梁兵赴義陽三關魏中山

王英出汝南救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

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而破且先攻東關又向西關

以分其勢

後周宣帝復市門之稅至隋高祖除之詳市

唐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關出入之籍及關遺之物凡著籍

月一易之流內記官爵姓名流外記年齒貌狀非遷解不除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七

凡有名者降墨敕勘銅魚木契然後入監門校尉巡日送平

安凡奏事遣官送之晝題時刻夜題更籌命婦諸親朝參者

內侍監校尉泄索凡葦輦車不入宮門關遺之物揭於門外

榜以物色期年沒官凡關二十有六而為上中下之差京城

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上關六藍田潼關蒲

津散關大震關山餘關有驛道

及四面關無驛道者為中關中關十三他皆為下關下關七所以

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閉邪止暴者也凡關呵而不征司

貨賄之出入其犯禁者舉其貨罰其人古書帛為簿刻木為

契二物通為之傳傳

過所凡度關者先經本部本司請過所在京則省給之在外

州給之雖非所部有來文者所在給之若私度關及越關至

給過所若冒名請過所與人及不應受而受者若家人相冒

及所司無故稽留若領人度關及別人妄隨之若賈禁物私

度及越度緣邊獵手所過給長藉三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  
關其罪各有差獵手所過給長藉三月一易蕃客往來閱其  
裝重入一關者餘關不譏關令掌禁未遊何好惡凡人車  
馬出入往來必據過所以勘之上關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  
人典事六人中關錄事一人  
府一人史二人典事四人下關府一人史典事各二人典事  
掌巡獲及獲當初諸關置都尉亦有它官奉教監者上津置  
尉一人掌舟梁之事府一人史二人津長四人下津尉一人  
府一人史二人津長二人永徽中廢津尉上關置津吏八人  
永泰元年中關置津吏六凡天下十道有關一百四十三關  
內二十一京兆之藍田庫谷大橫華之潼渭津同之龍門商  
之武關鳳翔之大散駱谷隴之安戎安夷原之木峽石門驛  
藏制勝石峽木嶺并渭州六盤爲七關又有瓦亭蕭關靈之  
定安舟之烏仁延之合嶺蘆子會之會靈烏蘭紱之魏平勝  
之榆林河濱豐之中受降城單于之雲伽河南十五河南之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之石門與之興城隴右六秦之大震河之河藍鳳林蘭之金  
城沙之陽關玉關淮南十二廬之故東光之木陵定城安之  
故黃峴武陽百雁平靖黃之大活白沙木陵陰山申之故平  
靖江南一度之橫浦劍南十二彭之靜塞鷺崖漢之鹿頭嘉  
之平羌雋之青溪瀘津雅之靈關雞棟叩嶸茂之古桃綿之  
松嶺龍之涪水嶺南四廣之康浦賀之荔平連之故秦湟溪  
容之鬼門羈縻莊州之桂嶺武后時有司議關市盡征之崔  
融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雖斂士商不及往來天下之關  
必險道或致騷動議遂寢大中六年詔隴州薛達移築故關  
三月奏移要會之中臨水挾山當川限谷危牆深塹克揚營  
壘之勢乞改爲定戎關功畢畫圖以進上勅云新置關成得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其要害

後周世宗伐契丹不血刃取益津瓦橋及高陽關三關者晉  
人棄之爲契丹元首非特右臂而已  
宋東京舊城南門曰朱雀崇明東門曰麗正望春西門曰宜  
秋闔闔北門曰景龍安遠天波祥符五年作保康門於朱雀  
門東新城南門曰南薰普濟宣化廣利安上東門曰上善通  
津朝陽寅賓西門曰順天大通開遠金耀咸豐北門曰通天  
景物永泰安肅西京宮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東曰興教西曰  
光政東一門曰蒼龍西一門曰金虎北一門曰拱宸京城南  
三門中曰定鼎東曰長夏西曰厚載東三門曰羅門建春上  
東西一門曰關門北二門曰安喜徽安宮城東南有夾城東

二門曰賓耀啟明西二門曰金櫃乾通皇城南三門曰端門左右掖東一門曰宣化西三門曰麗景開化應福其宮門出入啟閉每門給銀符鐵牌為信以皇城司主之其城外則司門郎中員外郎掌門關津梁道路之禁令及其廢置移復之事應官吏軍民輦道商販議察其冒偽違縱者凡諸門啟閉之節及關梁餘禁以時舉行又設六部監門以掌門鑰其關隘之要四曰古北口曰居庸曰喜峰口曰松亭關烽相望者一百九十六處仁宗時富弼上封事言三關為中原要隘且河朔士卒精悍與他道不類宜亟留意于此奉使行程錄幽州沃野千里北限大山有渝關居庸松亭金坡古北口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倍以買幽薊五州之地而平瀛管三州不與焉是五關我得其三金得其二以天下視燕為北門失幽薊則天下不安幽燕視五關為襟喉無五關則幽燕不守五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關止得其三邊患終無甯歲 康定元年詔潼關設備慶厯元年毀潼關新置樓櫓王堯臣陳其不可乃詔撤之二年從守臣韓琦之請築秦州東西關

遼南京城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普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內門曰宣教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羣臣朝貨入殿門則門仗官以木契勒合皇帝還宮門則東上閣門使執內箭勒合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羅易

金四城十二門每面分三門其正門四旁又設兩門以刑部員外郎掌城門啟閉及關津議察都城所有提舉官掌門鑰又設十四門尉副尉曰收支器物使諸關置關使兼議察官

掌關禁及管鑰啟閉議察奸偽居庸關紫荊關會安關通會關及他關皆設使其秦藍兩關又設提舉同提舉

元大都城門尉屬留守司掌門禁啟閉管鑰之事以六衛禁軍參掌凡十一門曰麗正曰文明曰順成曰崇仁曰齊化曰光熙曰和義曰正則曰肅清曰健德曰安貞每門尉二員副一員至元二十一年置東西南北四關巡檢司掌巡捕盜賊奸宄之事海門第一關在宿松縣小孤山元立鐵柱于此長五丈有奇

明初置皇門官設皇門使副皆五品洪武二年午門等十三門各設門正一人副一人東宮春和等四門亦設門官正副各一人二十八年定門官為四品午門東華門西華門元武門奉天門左右紅門左右順門及皇城內外諸門設門正副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各一員管事無定員司晨昏啟閉關防出入文武官朝參驗其牙牌無者止之兵部掌親軍衛畫前後左右四門為四行日夜巡警之守衛皇城前午門為一行後元武門為一行左東華門為一行右西華門為一行在外以關津詰奸細凡使人出關必驗勘合各府州縣關津要害處俱設巡檢司率徭役弓兵警備不虞初洪武二年以廣西地接獠獠始于關隘要害之處設巡檢司以警奸盜後遂增置各處成祖遷都順天府展山帶海自真定北至永平不下百餘關而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口古北口黃花鎮險要尤著云宣德五年設山西巡撫提督雁門等關成化八年分居庸關以東為順天等府巡撫西為保定等府巡撫提督紫荊倒馬龍泉等關天啟元

年置遼東經畧以孫承宗督師經畧山海關稱樞輔

道路之政

釋名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雅一達謂

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

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駢八達謂之崇期

九達謂之達淮南齊俗篇曰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

子於路者拂之于四達之衢今之國都男女切跣肩摩

于道其于俗一也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

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絕野廬氏掌達國道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三

路至於四畿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比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井樹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

地之人聚椽之有相翔者誅之守涂地之人道所出廬宿旁

聚椽之聚擊椽凡道路之舟車輦互者敘而行之舟車輦互

處也車有輓輓抵間舟有砥柱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

辟辟行人亦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詳政令篇凡國之大

事比脩除道路者比校治道者名若掌凡道禁禁謂若今絕

杖之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道治治

令備姦寇也以設候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

人者選士卒以為之若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

竟方治其方來治國事也春秋傳曰晉樂掌節道路用

旌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

達詳符遣人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羈旅過行凡國野之

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

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詳出委人以甸聚待羈旅

聚凡蓄聚匠人營國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

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

禮書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涂言經緯猶所謂廣輪阡陌也

賈公彥曰王城面有三門門有三涂男子由右婦人由左

車從中央三者非各由一塗也詩曰宛然左辟是謂婦人

由左日知錄古之王者于國中之道路則有條很氏滌

除道上之很廛而使之潔清于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

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絕而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三

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險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

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道傾危塗潦偏于郊關汚穢鍾于

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瞻言

願之潛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遠物九州之外無治其委積館舍飲

食積食其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往則

按節以送之來則月令孟春端徑術季春命司空

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建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廣平曰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

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木在水上也致遠楚莊王伐陳舍于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霸主

可知其勤民單襄公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穰塞路為候不在疆送迎賓

者司空不視塗道空掌澤不陂古不賈澤川不梁古不防川野有庾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懇田若執

膳宰不致餼膳宰掌賓客之牢禮司里不授館司里掌國無寄寓廬舍以寄羈縣無施舍廬舍資客負任之處單子歸告王曰陳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西

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馴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

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教謂月令之屬也九月草木節解而備藏備藏備收藏也月令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清風

至而脩城郭宮室謂火見之後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夏令夏后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破障川無舟梁舟梁以舟為梁也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制法也表識也鄙四鄙國有郊牧

國外曰置有寓望寄寓之舍藪有圃草藪無水曰圃有林池所以禦災也今陳國道路不可知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

孔子用魯三月男子行乎途右女子行乎途左財物之遺者

民莫之舉 殷之法刑棄灰于公道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于道必掩人掩人必怒怒則

人之所惡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罹所惡此治之道也 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

濠汭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

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者橋也徒杠可也輿梁可車輿者周十一月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

人人而濟之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故為政者每人而況之日亦不足矣

郭璞爾雅注云梁即橋也或曰梁石橋也石杠謂之荷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五

亦石橋也廣志曰獨木之橋曰樅曰約樅水上橫一木為渡約今謂之畧約初學記曰凡橋有木梁石梁舟梁

詩曰造舟為梁今之浮橋是也文王造舟于渭秦公子緘奔晉造舟于河在蒲坂夏陽津今蒲坂浮橋是其處

秦造渭橋及橫橋南渡長樂宮漢作便橋以趨茂陵並跨渭水以木為梁漢又作霸橋以石為梁

秦法十里一亭為停留宿食之所亭有長主之始皇既并天下都咸陽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

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又治蹕道廣五十步東窮燕齊南極吳越隱以金椎隱築樹以青松三丈而樹厚築其外

漢都長安四城十二門皆通達九遠以相經緯衢路平正可

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閣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  
爲往來之徑行道升降有上下之別凡郡國各有朝宿之舍  
以通奏報在京者謂之邸黃國云京兆府賓館一百郵騎傳  
四十五所三輔四十五所遞之館在四方者謂之驛驛馬三十里一置古者以車謂之  
置馬謂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  
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  
者皆持尺五寸本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三封之  
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兩端  
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一馬一封凡縣道國邑因秦  
法十里一亭五里一郵其傳送文書之所謂之郵亭武帝征  
四夷通西域日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元光六年唐蒙通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六

西南夷治夜郎道于是南夷始置郵亭比內地焉元封中通  
大宛諸國使者相望于道漢列亭障至玉門矣宣帝神爵初  
趙充國上奏計度臨羌東至浩聲音羌虜故田及公田可二  
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木六萬餘  
枚在水次臣願罷兵屯田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一名置亭馮奉世傳  
羌虜燒置亭是也充國又奏治湟陜中道橋七十  
所令可至鮮水左右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地壞不治者不勝任武帝幸  
甘泉卒至義縱爲右內史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  
行此道乎衡之其冬坐楊可事棄縱市元鼎中天子行  
獵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微遂誅北地太守以下自是郡

國望幸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薛宣子惠爲彭  
城令宣過之橋梁郵驛不修知其不能則當時郡縣以  
此爲亟務可見矣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  
近之間置之也然有官置者有私置者鄭莊置驛長安  
諸郭請謝賓客夜以繼日王温舒爲河內太守令郡具  
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奏事不過二日得可  
河內皆怪其神速顏師古曰以私馬于道上往往置驛  
二者皆私置也古人以三十里爲一舍詩言我服既成  
于三十里周禮遺人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故漢因其  
制三十里一置驛史記田橫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  
至尸鄉廐置是也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七

後漢光武時衛胤爲桂陽太守三縣去郡遠且千里每一吏  
出徭及數家輒乃鑿山通道列亭傳置郵驛由是役省勞息  
建武十二年王霸爲上谷太守與杜茂修飛狐道治亭障自  
代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十四年馬成繕治障塞自西  
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  
烽燧十里一候建初八年鄭宏爲大司農舊交阯貢獻轉運  
皆泛海而至風波艱阻宏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至今爲常路  
陽嘉八年詔建春門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  
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蜀李冰建  
七星故光武謂安  
軍在七星橋間也  
魏文帝迎薛靈芸大道旁一里置洞表五尺以志里數吳天  
紀二



年衛尉岑昏表修百府自宮門至朱雀橋夾路作府舍  
 又開大道使男女異行夾道皆築高牆瓦覆或作竹藩  
 晉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眾論以為周所都經聖賢而不  
 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  
 成上從百官臨會舉杯勸預曰非君橋不立也預答詔曰非  
 陛下之明臣亦不獲奉成聖訓也眾咸稱善符堅滅燕趙之  
 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  
 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資販於道  
 後周韋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  
 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墩處植槐樹代之既  
 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  
 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  
 百里種五樹焉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大

日知錄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  
 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  
 之棠召伯所芟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謠流恩  
 後嗣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  
 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  
 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剪  
 之思民鮮侯甸之芘矣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  
 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  
 昔人固有專職三輔皇國長安御溝謂之冊府元龜唐元  
 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內種果樹審  
 有奉使巡檢兩京路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內六街樹  
 種果樹事畢入奏詩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大

隋煬帝于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賓客掌方國互市  
 唐制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有九所二百六十  
 所水驛一千貳百九十七所陸驛八十六所水陸相兼若地  
 勢險阻及依須水草不必三十里每驛皆置驛長一人量驛  
 之閑要以定其馬數都亭七十五疋諸道之第一等減都亭  
 之十五第二第三皆以十五為差第四減十二第五減六第  
 六減四其馬官給有山險峻之處及江南嶺南暑濕不宜  
 大馬處兼置蜀馬凡水驛亦量事閑要以置船事繁者每驛  
 四隻閑者三隻更閑者二隻凡馬三各給丁一人船一給丁  
 三人凡驛皆給錢以資之什物並皆為市凡乘驛者在京於  
 門下給券在外於留守及諸軍州給券若乘驛經留守及五

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  
 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章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  
 應映金 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有司植榆以補之湊曰  
 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  
 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然則今日  
 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李肇國史補度支使欲取兩京道上槐樹為薪更栽小  
 樹先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憇尚不  
 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當時小吏猶知敬重官  
 樹若此趙書載石勒自幽州大道至滹沱河造浮橋植  
 榆五十里置行宮彼倉皇戎馬而有暇為此亦可謂能  
 矣

軍都督府過者長官抑若不應給者隨即停之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三洛一河則蒲津大陽盟津一名河陽洛則孝義也石柱之梁四洛三灞一則天津永洛齊中橋灞橋也木柱之梁三皆渭川也便橋中渭橋東渭橋此京都之衝要也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河梁橋所須竹索令宣常洪三州役工匠預支造宣洪二州各大小索二十條常州小索一千二百條大陽蒲津竹索每年令司竹監給竹令津家水手自造其供橋雜匠料須多少須申所司其匠先配近橋人充浮橋脚船皆預備半副自餘調度預備一副河陽橋船於潭洪二州造送大陽蒲津橋於嵐石隰勝慈等州材木送橋所造河陽橋置水手二百五十人大陽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津

水手二百人仍各置木匠十人蒲津橋一十五人孝義橋所須竹索取河陽橋退者以充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白馬津船四艘龍門會靈合河等關船並三艘渡子等皆以當處鎮防人充渭津關船二艘渡子取永豐倉防人充渭水鴻渡船四艘涇水涇合渡韓渡劉控坂渡陸城坂渡覆籬渡船各一艘濟川津平陰津風陵津興德津船各兩艘洛水渡口船三艘渡子皆取側近殘疾中男解水者充會靈船別五人興德船別四人自餘船別三人蘄州江津渡荊州洪亭松滋渡江州馬頰檀頭渡船各一艘船別六人越州杭州浙江渡洪州城下渡九江渡船各三艘船別四人渡子並須近江白丁便水者充分爲五番年別一替唐

改津尉爲津令掌天下津濟舟梁灞橋永濟橋以置官置官一人涖之天津橋中橋則以衛士拚掃凡舟渠之備皆先經其半柳塞竹籬所在供馬令有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三人津吏五人橋丁各三十人匠各八人京兆河南諸津隸都水監便橋渭橋萬年三橋有丞一人府一人史七人典事二人掌固二人貞觀中廢左右街使掌分察六街徼巡凡城門坊角有武侯鋪衛士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循行踞諱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搥辨色而止初制京城內金吾曉暝傳呼以戒行者自馬周獻封章始置街鼓俗號鑿鑿公私便馬貞觀二十一年鐵勒回紇等十三部內附諸酋長奏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津

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食以供過使歲貢貂皮充租稅開元十六年七月敕傳驛因御史出使察之二十五年御史鄭審檢校兩京館驛猶未稱使驛門前十二辰堆即審創馬大厩中各以御史知驛遂稱使及憲宗寵任內官以充館驛使有曹進五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或至掉辱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爲使裴潏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迭相監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關若今宮闈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竊恐寒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言雖不用帝意嘉之柳宗元記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節以聽有司

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旬服而後按行成列以  
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於清  
南其驛六其館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商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之而至於關內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復而至於關外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而望其驛曰華州其驛曰華州  
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飲  
有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為  
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尚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  
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戶其事者  
有勞馬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  
調之數又其次者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  
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長慶元年河朔用兵補授行營諸  
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三

命繁併館遞匱乏鞍馬多闕又敕使行李人數都無限約其  
衣緋紫乘馬者二十三匹衣黃綠者不下十匹五匹驛吏  
不得視券牒隨口即供驛馬既盡遂奪路人鞍馬衣冠士庶  
驚擾怨嗟伏望聊為定限乃下中書條疏人數自是吏不告  
勞初東都城洛水天津之東立德坊西南隅有中橋及利涉  
橋以通行李上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中橋置於安眾坊左  
街當時夏門都人甚以為便因廢利涉橋所省萬計

日知錄唐書百官志凡三十里有驛白居易詩從陝至東

京今陝州至山低路漸平風光四百里在今代為車馬十

二程是也桑維翰對晉高祖言其行或一日而馳十驛岑

參詩一驛過一驛驛騎如星流平明發咸陽暮及隴山頭

韓愈詩銜命山東撫亂師日馳三百自嫌遲是也天寶六  
今左降官日又如天寶十四載十一月丙寅安祿山反於  
范陽壬申聞於行在所時上在華清宮在今臨六日而達  
至德二載九月癸卯廣平王收西京甲辰捷書至行在時  
上在鳳翔府一日而達而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則又不  
止於十驛也古人置驛多故行速而馬不弊後人以節費  
之說歷次裁併至有七八十里一驛者馬倒官逃職此之  
故蓋一考之前史乎且如通州潞河驛四十里至夏店驛  
陽驛今以夏店公樂二驛併於三河則一驛七十里矣豈  
不勞乎又如定州永定驛五十里至西樂驛四十五里至  
伏城驛四十里至真定府恒山驛猶讀孫樵書褒城驛  
仍舊貫使併為三驛亦不堪其數矣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二

三

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隸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  
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  
舊制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  
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苟且十百於前代  
矣

後唐長興元年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車牛不許於天

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王周為義武

橋壞覆民租車周日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宋道化四年始置四方館使列於內職元豐二年明州及定

海縣作高麗貢使館賜名樂賓紹興六年以廣州奉真觀為

來遠驛從市舶司之請以備招來諸國貢使宋史職官志有

志唐有銀牌宋熙寧有金字牌急脚遞岳飛奉詔班師一日中十二金字牌是也

遼燕京城外永平館舊名碣石館清和後易之檀州五十里至金溝館其地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於此過冬自此入山詰屈登涉無復里埃但以馬行計日約其里數自檀州北行百六十里為虎北口館古北口路狹僅容車軌口北有鋪設弓連繩為控扼要隘出口度得勝嶺八十里至新館又過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

金街道司掌洒掃街道修治溝渠延津渡河橋官掌橋船渡口議察濟渡給受本橋諸物四方館使掌諸路驛舍驛馬初穆宗前諸部長各刻信牌交互馳驛訊事擾人太祖議禁革之大定末制合遞文字牌送各部付馬鋪轉遞日行二百五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十里泰和六年初置急遞鋪腰鈴傳遞日行三百里元制展齊者驛傳之譯名也凡站陸以馬以牛以驢以車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軍務急則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掌之天府外則國人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托克托和斯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總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以時僉補加振恤焉世祖時自燕京至開平自開平至京兆始驗地里遠近立急遞站鋪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鋪中統元年詔隨處官司設傳遞鋪驛每鋪丁五人各處縣官置文簿有傳遞文字當傳鋪所即注名件到鋪時刻及所轄轉遞人姓名本縣官司時復照刷稽滯者治罪其文字緘袋封記以牌

書號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以綠油黃字書號若邊關急速事用匣子封鎖別題號及發遣時刻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用黑油紅字書號凡鋪卒皆腰革帶持鎗挾雨衣夜則持炬火道狹則車馬及負荷者聞鈴避之夜亦以驚虎狼所至鋪人聞鈴則出以俟之囊板以護文書指小漆絹以禦雨雪鋪兵凡一晝一夜行四百里至元九年改急遞鋪為通遠鋪至治三年每十鋪設一郵長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明制郵傳在京師者有會同館本選金舊館名在外曰驛曰遞運所皆以符驗關券行之驛丞典郵傳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糗庖饌稠帳視使客之品秩僕夫之多寡而謹供應之支直于府若州縣而籍其出入其符驗之制上織船馬之狀起馬

用馬字雙馬用達字單馬用通字起船者用水字並船用信字詳考成化八年順天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洑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為民害乞敕巡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日知錄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徒藉以為利濫河渡子勒索錢至煩章劫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况于邊陲之遠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隴以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  
顧炎武曰國初凡驛皆有倉洪熙元年六月丙辰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谷土瘠民貧遇歲不登公私無措惟南關驛有儲糧臣不及待報借給貧民一千七百二十八石上嘉其稱職即此一事而當時儲畜之裕法令之寬

賢令益下之權明主居高之聽皆非後世之所能及矣然則驛之有倉不特以待賓客使臣而亦所以待凶荒艱阨實周禮遺人之掌也帖括後生何足以知先王之政哉今時十里一鋪設卒以遞公文孟子所云置郵而傳命蓋古已有之史記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漢書黃霸傳注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二

表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三

湖西閩鎮珩輯

王政考

恤窮之政

傳稱堯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又稱舜之時天下無窮人文王以聖德治岐不能使下無鰥寡孤獨然仁政行而四者各得優游以卒歲焉及周公相成王設肺石以達窮民良以窮民者盛世所不能無要在使之各得其所而已蓋仁人之視天下如一身一家疾痛疴癢切其身必思所以療救之一人向隅滿堂不樂必求所以解慰之人情窮急則呼天勞苦則呼父母君之覆民猶天與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父母也無辜者得以上聞而有訴者靡不見憐使四海之內無隱不達此王者之政所為能贊天地之化育也與

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詳復大司徒以保息六養

萬民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詳民朝士掌建邦外

朝之灋右肺石達窮民焉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肺石亦石也

凡遠近惻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無兄弟曰惻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上謂王與

六卿也報之者若上書詣公府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而

賙萬民之窮阨以王命施惠歲時者隨其事之時不遺人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慈  
鄉里鄉人所出入易以取餽也  
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  
鄉里鄉人所出入易以取餽也  
司門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

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詳門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

間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頌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

其政令  
用之謂恤民之慈  
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

三者之粟也平頌之不得偏頗有少縣官徵聚物日與今

云軍興是也以明衣食日惠以作事業日利均其政令者皆

以國服凡用粟春頌而秋斂之  
詳委  
司稼掌均萬民之食

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

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

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也  
餼康  
瘠聾跛躄斷者侏儒

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斷謂支節絕也侏儒  
月令季春天子布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  
振猶  
立冬之日迎冬

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孫禹  
人類深歎也孤寡其妻子也

國語文公曰奈夫八疾何  
入疾遺餘  
胥臣曰官師之所材

也  
材古戚施直縛直主擊縛  
遺條蒙瑯  
玉瑯也  
不能使

之戴  
侏儒扶盧  
侏儒短者扶緣也盧  
杖  
蒙瑯

無眸子  
聾聵司火  
聾聵別五聲之和  
僮昏  
僮無知  
瞽瘖  
瞽無目  
瘖  
瘖無口

信之言為  
信之言為  
信之言為  
信之言為  
信之言為

子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病五曰

令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乏九曰採絕  
齊師將興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  
屬會死事者之子  
晏子曰春省耕

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

是始興發補不足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  
吳闔閭在國天

有苗厲親巡孤寡而供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日寡人朝飢時酒二醜重裘

而立猶愀然有寒氣將奈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

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漢文帝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駢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

吾百姓飢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陷于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

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元狩六年遣謁者致賜餼寡

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縣鄉即賜毋贅聚地節三年詔曰餼

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帛二千石嚴敕吏

謹視遇無令失職初元元年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天下存問耆老  
餼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

後漢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餼寡孤獨篤癯及

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永

元五年詔曰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一人數往

者郡國上貧民以衣履釜鬻為資而豪右得其饒利  
詔書實

覈欲有以益之而長吏不能躬親反更呼召會聚令  
農作

愁擾百姓復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八年詔刺史二千石  
詳刑

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十二年詔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

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元初六年詔曰夫政先京師

後諸夏月令仲春養幼小存諸孤季春賜貧窮賑乏絕省婦

使表貞女所以順陽氣崇生長也其賜人尤貧困孤弱單獨

穀人三斛貞婦有節義十斛

自漢以後人主多以小惠市美名或車駕行幸或國有大慶輒推恩于俾獨無告之民前史所載不可勝數雖衰亂之世亦有之孟子所謂有仁心仁聞而不行仁政者也茲皆畧而不錄

唐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養鰥寡恤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務知百姓之疾苦知匭使掌申天下之冤滯以達萬人之情狀

宋京師置東西福田院廩老疾孤窮囚者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之後增為八百萬又詔州縣大雨雪蠲餼舍錢三日歲毋過九日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四

著為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者聽給錢收養至春稍煖止九年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初一日起支至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有餘即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足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僱乳母女使其道路遇寒僵仆及無衣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孤貧小兒可教者令入小學讀其衣襦於頭子錢內給造遺棄小兒願人乳養聽宮觀寺院養為童行宣和二年詔安濟坊錢本依居養院法

醫藥如舊制

元至元二十二年京城設鋪六所遣官吏發海運糧減市直以賑糶焉紅貼糧者大德五年始行初賑糶糧多為豪強嗜利之徒計取弗能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文貼各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之一

明初太祖設養濟院收無告者月給糧遇歲災盡蠲二稅且貸以米甚者賜米布若鈔在位三十餘年賜予布鈔數百萬米百餘萬蠲租稅無數宣宗時民有鬻子女者官為收贖令富人蠲佃戶租大戶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為息豐年償之皇莊湖泊皆弛禁聽民採取建官舍以處流民給糧以收棄嬰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五

養濟院窮民各注籍無籍者收養蠟燭旂竿二寺振米之法明初大口六斗小口三斗五歲以下不與永樂後減其數恤死之政 墳墓附

詩稱凡民有喪勿匄救之禮稱無服之喪以畜萬邦先王于民有死喪而無告者為給棺槨以斂藏之西伯之澤及枯骨月令之掩骼埋胔是已宋漏澤園之設始于蔡京至明太祖猶遵行之故君子不以其人而廢其法蟄氏掌除骹曲禮四足死者曰潰謂死人骨也皆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若有死于道路者則合埋而置榻書為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榻欲令其識取之今時榻槨是也有地之官有新界之吏今時鄉亭是也掌凡國之骹禁禁謂孟春掩骼埋胔之屬大司徒以本俗

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四閭為族使之相葬 墓大夫掌凡

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地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

令族葬各正其位掌其度數位謂昭穆也度使皆有私地域

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爭墓

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同容 帥其屬而巡墓居其中之室有

城區 王制墓地不請 月令孟春掩骼埋胔內腐曰骸

孟冬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薄厚厚薄之度實賤之等級 國語管仲曰

聖王治天下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為之終葬也 孔子初

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

邱陵為墳不封不樹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六

願炎武曰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

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

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此類

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妻資 若傲無存死而

齊侯三稷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錡死而

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概隋

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

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

之意傷人臣之心興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

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外戰亡之徒宜入墓域

可謂達古人之意又攷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

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

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于 司門死政之老如史記平原

君傳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後漢書獨行傳小吏所輔

扞賊代縣令死除父奉為郎中蜀志龐統傳統為流矢所

中卒拜其父議郎遷諫議大夫是也若父子並為王臣而

特加恩遇如光武之於伏隆先朝之於張五典天啟初張

死遂加其父五 又不可以常格論矣

漢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

之郡為水所流歷死不能自葬令郡國給構槨葬埋已葬者

與錢人二千綏和二年秋詔曰河南潁川郡水出流殺人民

敗壞廬舍遣光祿大夫循行舉籍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元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七

二年四月民疾疫者舍空邸第為置醫藥賜死者一家六尸

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

後漢元初二年遣中議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槨朽

敗者皆為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延光

元年詔賜歷溺死者年七歲以上人二千若一家皆被災害

而弱小存者郡縣為收斂之質帝即位以兵疫連年死亡流

離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令遣使者案行若無

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本初元年詔曰九江

廣陵二郡數離寇害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方春屆

節掩骼埋胔之時其徵比郡見穀收葬枯骸務加埋恤以稱

朕意建和三年詔曰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縣阡陌處處有



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若無親屬可於官墻地葬之表識姓名為設祠祭永壽元年南陽大水詔被水死流屍骸者令郡縣鉤求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永康元年詔州郡溺死者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一家皆被害者悉為收斂

晉泰始七年六月伊洛河溢流居人四千餘家殺三百餘人有詔振貸給棺

唐制凡功臣密戚諸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墳高四尺以下三丈以上若祖父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宮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寶應元年四月詔浙江水旱民疫死不能葬者為瘞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之太和六年五月詔諸道應災荒處疾疫之家有一門盡歿者官給凶具其餘據其人口遭疫多少與減稅錢疫疾未定處官給醫藥

宋天聖七年河北水瘞溺死者給其家緡錢明道二年二月詔江淮民饑死者為之葬祭至和元年春正月詔京師大寒民多凍餒死者有司其瘞埋之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疫二月詔民有疫死者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崇寧三年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畿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

人並深三尺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諸城皆鎮市戶及千以上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漏澤園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饑寒又為之醫藥以救其疾病其隕于戈甲斃于道路者給度瘞埋之紹興十四年復置漏澤園嘉定二年出內庫錢十萬緡為臨安貧民棺槨費

明太祖設漏澤園葬貧民天下府州縣立義冢永樂六年令福建瘟疫死絕人戶遺下老弱婦女兒男有司驗口給米稅鹽糧米各項暫且停徵待成丁日立戶當差

草木鳥獸之政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班固曰先王之制辨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及至魚鼈鳥獸蘆蒲材幹器械之資所以養生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以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於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後隧既順時而取物然猶山不墜蘗澤不伐天雅古槎字也槎邪所木也此魚鼈卵咸有常禁蛛小蟲也所曰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之備也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猛獸虎豹熊羆之屬

氏掌射鳥鳥雁鴉羅氏掌羅鳥鳥謂卑居射鳥

謂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羅氏掌羅鳥謂謂卑居射鳥謂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羅氏掌羅鳥謂謂卑居射鳥謂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

一書... 升... 第... 反... 內...

遺教 中春維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屬是時應化爲鳩與春鳥變舊 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

擾之鳥之可養使盛大蕃 歲時貢鳥物以四時來 閩隸掌

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 置臣使掌其家事

而以閩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 曉鳥獸之言或 貉

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養之掌與獸言 獸不可服又不

生乳於 雍氏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不得植爲苑阻於山

及水蟲 泮氏掌國之水禁 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 冥氏

掌設弧張 弧張置 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之 靈鼓六面

除毒蠱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 毒蠱毒物而病害人者賊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十

說新名所其神求去之也嘉草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使爲之

食之物於穴外以 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羸氏掌攻猛鳥各

以其物爲媒而掎之 於箱中鳥來下則掎其所食之物 以時獻

其羽翮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

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刊剝互言耳皆謂研去次地之皮

其水之則使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化猶生也謂時

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起

之 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若今

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 謂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

掌凡殺草之政令 碧族氏掌覆天鳥之巢 若鳴之鳥 以方

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

以攻崇攻之以莽草熏之 蟲物穿食人器物者蠶魚亦是也

之則 凡庶蠱之事 庶除毒蠱者蠶蠱之類 赤艾氏掌除牆

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酒毒之 除牆屋者除其炭以坊之則走

之則死 凡隙屋除其狸蠱 狸蠱蝨鼠 蝨鼠氏掌去蠱蝨焚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鼓之以焚石投之 水蟲狐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十一

炮土之鼓瓦鼓也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樺午貫象齒而沈之

則其神死淵爲陵 讀爲枯枯榆木名 庭氏掌射國中之

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不見

謂夜來鳴呼爲怪者獸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於宋太廟諸諸出出者 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二曰園圃

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山虞

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物爲之厲每物有蕃

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陽木生山

生山北者冬斬陽 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季猶穉也服與

服車之材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入出有日數 凡邦工入

山林而掎材不禁 掎猶擇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 凡竊木者有刑罰 林衡掌巡  
 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平其地之民守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  
 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林麓之部分 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  
 之 則有賞不則罰之 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  
 令 法萬民入出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  
 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其守者時按視守 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  
 府頒其餘於萬民 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  
 有時日 獸人掌宰田獸辨其名物 所畜田之獸 冬獻狼  
 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凡獸入於腊人皮毛筋角入於玉府凡  
 田獸者掌其政令 獸人掌以時獻爲梁 梁水假也假水爲  
 春獻王簡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玉府 鼈人掌取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三

互物 互物謂有甲萬 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物 籍謂以杖刺  
 狸物謂鱧刀 春獻鼈蜃秋獻龜魚掌凡邦之籍事 獸醫掌  
 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  
 所發而養之 療畜獸必灌行之者爲其病狀難知灌以緩之  
 乃以脈視之 且強其氣也節灌之節也氣謂脈氣既行之  
 以知所病也 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  
 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迹人禁廢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廢子 圃人掌固遊之獸  
 禁 圃遊圃之禁宮小苑觀處也養 牧百獸 備養眾 場人掌  
 國之場圃而樹之果麻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果麻李之  
 之屬珍異蒲 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

蟄不以火田 野小網也昆明也明也 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歿  
 夭 夭斷殺少 不覆巢 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  
 北 爲傷 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天飛鳥毋麝毋卵  
 仲春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助生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  
 山林 畜水曰陂 季春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  
 盡達不可以內 不可收斂也句屈 田獵罝羅網畢翳餒獸  
 之藥毋出九門 爲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罝曰罝罝  
 自隱也凡諸罝及毒藥禁其出九門謂之畢翳射者所以  
 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  
 近郊門也遠郊 孟夏毋伐大樹毋大田獵季夏命漁師伐蛟  
 取鼈登龜取鼈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  
 以日鼓 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季秋草木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三

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冬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  
 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大澤曰藪草木 季冬  
 命漁師始漁 檀弓路馬死埋之以唯 狗馬君所乘者其他  
 穀梁傳莊二十八年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  
 也虞之非正也 虞典禽獸之官言規固而築之又置 宣公  
 夏濫於泗淵 濫謂以取魚也 里革斷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汛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  
 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猶  
 魚鼈以爲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  
 羅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  
 禁鼈龜 龜魚子也 獸長鹿麋鳥翼鷩卵 生哺曰鷩舍蚺

蠶蠶子也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

行網罟貪無藝也別則于雄定公以孔子為司空乃別五

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晏子曰山林之

木衡鹿守之澤之荏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蛟虞侯祈望皆官名也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

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

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賈誼新書聖主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食於死聞其聲不

當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

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南

不鷲眚而不逮不出類羅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

蟲不蟄不以火田不麇不卵不剝胎不天魚肉不入廟門

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物莫不多

詩曰王在靈囿鹿攸伏麇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

沼於仞魚躍言德志也聖主所以在魚鼈禽獸猶得其心

況於人民乎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矣逮至

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燼物時熟民心不挾

詐賊氣脉滄化搜摭搏擊之獸鮮毒蠶猛切之蟲密毒山

不蕃草木少薄矣饒乎大仁之化也

漢上林苑養百獸禽鹿嘗祭祀祀賓客用鹿千枚麋兔無數

伏飛具繕繳以射鳧雁應給祭祀置酒每射收得萬頭以上

給太官天子秋冬射獵取禽獸無數實其中武帝時使上林

苑中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徙置苑中養鹿因收

撫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萬以給軍擊西域終軍

從上幸雍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支旁出軌復合上異

之終軍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

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

由是改元曰元狩後越地及匈奴名王率眾來降元康三年

六月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

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探卵彈射

飛鳥其為令

後漢元和二年正月詔三公曰方春生養萬物孳甲宜助萌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五

陽以育時物三年二月己丑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

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駢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禮人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

知順人莫知順天其明稱朕意

後魏彭城王勰與帝昇金墉願見堂後桐竹曰鳳凰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曰鳳凰應德

而來非桐竹能降帝曰朕亦望降之

唐虞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凡

採捕敗獵必以其時冬春之交水蠶孕育捕魚之器不施川

澤春夏之交陸禽孕育餘獸之藥不入原野夏苗之盛不得

蹂藉秋實之登不得焚燎若虎豹豺狼之害則不拘其時聽

為檻穿獲則賞之大小有差諸有猛獸處聽作檻穿射擊等及狼每一賞絹一疋若在牧監內凡京兆河南二都其近為獲豺亦每一賞絹一匹于各半匹四郊三百里皆不得弋獵每月皆禁屠殺採捕凡殿中太僕所管閑廐馬兩都皆五百里供其芻藁其關內隴右西使北使南使諸牧監馬牛駝羊皆貯藁及芟草高原藁支七年芟草支四年平地藁支五年芟草支三年其柴炭木植進內及供百官蕃客下土藁支四年芟草二年並於農隙納之供內及宮人起十月畢二月供上林署令掌苑園池之事丞為之貳凡植果樹蔬菜以供朝會祭祀其尚食進御及諸司常料亦有差諸司吏執抄旁詣園然後給之京都苑總監掌宮苑內館園池之事副監為之貳凡禽魚果木皆總而司之凡給總監及苑內官屬人畜出入皆為差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六

降之數典廐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為之貳凡象一給貳丁細馬一中馬二駑馬三駝牛騾各四驢及純犢各六羊二十各給一丁純謂色不雜者若飼黃禾及青草各準運處遠近臨時加給也乳駒乳犢十給一丁凡象日給藁六圍馬駝牛各一圍羊十一各一圍每圍以三尺為限也蜀馬與騾各八分其圍騾四分其圍乳駒乳犢五共一圍青芻倍之凡象日給稻菽各三斗鹽一升馬粟一斗鹽六勺乳者倍之駝及牛之乳者運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鹽鹽三合牛鹽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鹽六勺象馬騾牛驢青草白粟豆各減半鹽則恒給飼禾及青荳者粟豆全斷若無青可飼粟豆依舊給其象至冬給羊皮及故氈作衣也典牧令掌諸牧雜畜給納之事丞為之貳凡羣牧所送羊犢皆受之而供於廩犧尚食之用諸司合供者亦如之諸牧監

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五千匹為上監三千匹以上為中監已下為下監凡馬牛之羣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羣以七十羊之羣以六百二十羣牧長牧尉牧子八考白丁十考隨文武簡試與資也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羣良以數紀為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羸馬之監稱右其雜畜牧皆同下監仍以上地為其監名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羣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為一諸羣牧別立南使北使西使東使以分統之常以中秋上於寺凡馬以季春遊牝于牧其駒犢在牧三歲別羣若與本羣同牧不別給牧人馬牧牝馬四遊五課駝四游三課牛驢三游四課羊三游四課羊則當年而課之其課各有率牛馬騾之牝百而歲課駒犢各以六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三

七

十馬二十歲則不課三歲游牝而生駒者仍別簿申騾駒牛之若馬從外蕃至者初年課以四十二年課五十三全年課牝駝百而三年之課七十羔羊之白者七十殺者八十凡監牧孳生過分則賞馬贖駒一賞絹一匹駝騾之贖倍於馬驢牛之贖三白羊之贖七殺羊之贖十皆與馬同其賞物二分入長一分入牧子牧子謂長上專當者其監官及牧尉各通計所管長尉賞之尉官十五長者贖駒十五匹賞絹一匹監官管尉五者贖駒七十五匹賞絹一匹計加亦準此應賞準印後定數先填死耗足外然後計酬之其有死耗者每歲亦以率除之駝馬百頭以七頭為耗騾以六牛驢殺羊以十白羊以十五從外蕃新至者馬牛驢殺羊皆除二十二年除十五駒除十

四二年除十驪除十二年除九白羊除二十五二年除二十三年皆同耗也若歲疫以私畜準同者以疫除準物側近私畜疫死數同則聽以疫除馬不在疫除之例即馬牛一十一歲以上不入耗除限若緣非時霜雪死多者錄奏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給程以訪過日不獲估而徵之給訪百日不獲準失處當時估價徵納牧子及長各知其半若戶奴無財者準銅依加杖例如有闕及身死唯徵見在人分其在廐失者主帥準牧長飼丁準牧子其非理死損準本畜徵納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左膊以小官字右脾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尙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量其力又以飛字印印其左脾膊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送尙乘者尾側依左右鬮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尙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右脾鬮馬驢則官名誌其左膊監名誌其右脾驢羊則官名誌其頰羊仍割耳若經印之後簡入別所者各以新入處監名印其左頰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每歲進馬應良有差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匹敦馬一百匹進之法諸監細馬生駒以其數申所由司次入寺其四歲以下廐馬每年簡充衛官馬凡馬牛皮脯及筋角之屬皆納于有司每年終監牧使巡按孳課之數以功過相除爲考課焉

宋養象所掌調御馴象駝坊車營致遠務掌分養襍畜以供負載般運牧養上下監掌治療病馬及申駒數有耗失則送

皮剝所祥符三年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之交所在長吏申明之元祐初程頤爲崇政殿說書聞上在宮中雖而遊獵聞有是乎日然恐傷之爾願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紹興三十年二月禁民春月捕鳥獸

遷設羣牧使司及監養鳥獸等官有監鹿詳穩司監雉詳穩司道宗清寧二年詔曰方夏長養鳥獸羣育之時不得縱火於郊

金大定二十五年十月禁止上京等路大雪及含胎時採捕十一月詔射未祭獸不許採捕冬月雪尺以上不許用網及速撤海恐盡獸類

元世祖時禁春夏田獵孕字野獸又勅禽獸字孕時毋田獵文宗至順元年詔凡立營司境內所屬山林川澤其鳥獸魚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籠悉供內膳諸獵捕者坐罪

明上林苑監掌苑園池牧畜樹種之事凡禽獸草木蔬果率其屬督其養戶裁戶以時經理其養地栽地而畜植之以供祭祀賓客官府之膳羞凡苑地東至白河西至西山南至武清北至居庸關西南至渾河並禁圍獵良牧牧牛羊豕蕃育育鵝鴨鷄皆籍其牝牡之數而課孳卵焉林衡典果實花木嘉蔬典蒔藝瓜菜皆計其町畦樹植之數而以時苞進焉虞衡典山澤採捕之事凡鳥獸之肉皮革骨角羽毛可以供祭祀賓客膳羞之需禮器軍實之用歲下諸司採捕水課禽十八獸十二陸課獸十八禽十二皆以其時冬春之交且風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

燎若害獸聽為陷筭獲之賞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  
三代聖王為治之具無所不備由天以及人由人以及  
物觀於周官月令王制所記凡飛潛動植之類生之以  
道取之以時順天地自然之序而和氣翔洽於上下中  
庸所謂盡人性則能盡物性盡物性則能贊天地化育  
者是也讀漢帝諸詔及唐人六典猶見三代遺義至秦  
隋五代之亂人且不保其生何有於物語曰豺狼當道  
安問狐狸方有明之末造野犬化為狼相率而食人雖  
曰兵戈之後沴氣相為感召亦由王政不修而人不足  
以勝物之過也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三

辛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四

湖西閻鎮珩輯

王政考

酒政

戰國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君興避席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  
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  
者三禮圖曰射為罰爵名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以酒  
亡因載孟以戒酒故崔駰酒箴云豐侯沈酒荷罍負缶  
自侈於世圖形戒後記曰豢豕為酒非以為禍而獄訟  
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為酒禮一獻之禮賓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  
也

萍氏幾酒詩察沽買過謹酒使民節多及非時者酒誥王若曰明大命

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  
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  
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考惟君爾乃飲

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  
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棊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  
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越百姓里居罔敢溲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  
越尹人祇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  
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  
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二

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羅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  
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  
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有言曰人無於  
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  
曰汝劼愆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  
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詰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  
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溲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  
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愆勿辯乃司民溲于酒  
日知錄水爲地險酒爲人險故易爻之言酒者無非坎卦

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黃魯直作黃彝字說云  
酒善潤人故六彝皆以  
足舟爲徐尙書石麟有云傳曰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焉酒之禍烈於火而其親人甚於水有以夫世盡灰於酒  
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談言頃年  
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  
乎巖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巖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  
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烟酒興焉則眞變而爲火矣  
漢文帝元年詔曰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  
者其咎安在無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與景帝中三年夏旱  
禁酤酒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三

後漢永元十六年二月詔竟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傷稼禁  
沽酒漢安二年十月禁沽酒永興二年詔曰朝政失中雲漢  
作旱蝗蟲滋蔓饑饉薦臻趣不糜爛則爲國寶其禁郡國不  
得賣酒祠祀裁足建安時年饑兵興曹操表制酒禁孔融頻  
書爭之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  
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  
旨酒之德堯不干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  
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王  
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  
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醪膠之力無以脫其命定  
國不酣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  
屈原不餽糟歆醪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蜀先  
主時



天旱禁酒醴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醴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舊與先主遊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注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齊封曰夜有其具與欲醴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醴者

顧炎武曰邴原之游學未嘗飲酒大禹之疏儀狄也諸葛亮之治蜀路無醉人武王之化妹邦也

後魏大安四年醴飲者皆斬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醴酒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饑復禁醴非光祿祭祀燕蕃客不御酒貞元二年禁京城畿縣酒元和時楊惠元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御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動建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四

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饋於道路唯惠元一軍餅屬不發上稱歎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御河奪三橋皆惠元功也會昌六年九月敕聞禁止私醴過於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不免資怨今後如有私沽酒及置私醴者舉止一身并所由容縱任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不知情不得追擾其所犯之人任用重典不得沒入家產

五代漢初犯醴者并棄市周至五斤者死

宋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犯私醴至五十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刑餘論學有差私市酒醴者減造人學之半

三年下酒醴禁戶私造差定其舉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處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醴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沈括筆談太宗朝禁本有熙寧三年詔諸郡遇節序毋得以酒相饋初知渭州蔡挺言陝西有醴公使酒交遺至贖二十驛道路煩苦詔禁之至是都官郎中沈行復言知莫州柴貽範饋它州酒至九百餘瓶用兵夫贖一百人故并諸路禁焉

金海陵正隆五年制朝官飲酒者死

元至元二十年定令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日知法太過故不久而弛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五

顧炎武曰先王之於酒也禮以先之刑以後之周書酒誥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子其殺此刑亂國用重典也周官萍氏箴酒謹酒而司醴禁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此刑平國用中典也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則未及乎刑而坊之以禮也故成康以下天子無甘酒之失卿士無酣歌之愆至于幽王而天不酒爾之詩始作其教廢矣漢興蕭何造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曹參代之自謂遵其約束乃國中聞吏醉歌呼而亦取酒張飲與相應和是并其畫一之法而亡之也坊民以禮鄧侯既闕之於前糾民以刑平陽復失之於後宏羊踵此從而權酷夫亦開之

有其漸乎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昭帝始元六年用賢  
良文學之議罷之而猶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遂  
以為利國之一孔而酒禁之弛實濫觴於此因學紀開謂  
榷酤之害甚  
於魯之然史之所載自孝宣已後有時而禁有時而開至  
唐代宗廣德二年十二月詔天下州縣各釐定酤酒戶隨  
月納稅除此之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自此名禁而實許  
之酤意在權錢而不在酒矣宋仁宗乾興初言者以天下  
酒課月比歲增無有極極非古禁羣飲節用之意孝宗淳  
熙中李燾奏謂設法勸飲以斂民財周輝雜志以為惟恐  
其不多而課不羨此榷酤之弊也至今代則既不榷而  
亦無禁令民間遂以酒為日用之需比于饔飧之不可闕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六

若水之流滔滔皆是而厚生正德之論莫有起而持之者  
矣 陳兆崙曰孫公嘉淦以高粱祗堪供造酒之用推論  
禁止之弊謂於生計有損此說誠矯枉過當夫使果重其  
罰而立致其效則家有益藏巷無羣飲豈非為治者至願  
所慮者在不能禁止耳天下承平日久狃於休養之樂安  
知耗穀之患而但以爲大欲所在日用之常也

冰政

韓詩外傳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為伏陰詩  
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夏之十  
二月三之日夏之正月周以十一月為正二之日當夏  
之正月  
冲冲聲也凌陰冰室也十二月之時天地大寒水化為

冰鑿取堅冰至正月納藏于室之中人君春夏祭祀及  
其掌食卒有凶事則得以斂人臣無冰室其終卒君錫  
之以冰故左傳云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正歲季冬火星中  
大寒冰方盛之時  
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杜子春春始治鑑口以盛冰  
讀掌冰為主冰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凌春始治鑑口以盛冰  
置食物於中 凡外內饗之饔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以禦溫氣 凡外內饗之饔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酒醴見溫氣亦失味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不以鑑往嫌  
使停膳羞  
喪共夷檠冰夷之言尸也實冰于夷檠中置之尸牀之下所  
以寒尸漢禮器制度大檠廣八尺長丈二尺深  
三尺漆 夏頒冰掌事暑氣盛王以冰秋刷用可以清涼其室  
赤中 頒賜則主為之秋刷用可以清涼其室  
月令季春之月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鮮當為獻獻  
羔謂祭司寒  
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 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腹厚也此月  
日在北陸冰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七

堅厚之時也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  
北陸謂虛也 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  
事將 幽風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  
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  
昭公四年大雨  
霜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霜可禦乎也 對曰聖人在上無霜  
雖有不為災古者只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  
在虛危冰堅而藏之  
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蓋出而其藏冰也  
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  
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沍問也必取積陰之冰所  
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  
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  
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秬黍黍也  
司寒元冥北方之神 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桃弓棘箭所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食肉  
謂在朝廷治事 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  
獻羔

而啟之謂二月春分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

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

山人虞官與人納之隸人藏之與隸皆夫冰以風壯而以風

出順春風其藏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霖雨為人雷出不震無霜霜雹

疾不降病惡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

冰又火出不畢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陽陰

賦有餘則棄之之為災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

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

如火之著于物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涸而未發

其盛在下則納冰于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事則始啟冰而廟薦之至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

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

漢藏冰之室謂之凌室

晉冰室在宣揚門內恒有冰天子用賜王公眾官

宋大明六年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

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地以納

於凌陰務令周密無洩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

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啟冰室先薦

廢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大官

膳羞竝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祕器自立

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繕制夷槃隨冰供給凌室在

樂遊苑內置長一人吏一人保舉吏一人

唐制先立春三日用黑牡秬黍祭司寒祭訖鑿冰萬段方三

尺厚尺五寸納諸冰井仲春開冰祭如藏禮加以桃弧棘矢

每歲藏冰一千石所管州于山谷鑿而取之

後唐長興元年冬十月丁酉始藏冰

後周太祖詔藏冰開冰依唐禮祭司寒俟冰室成即行之

宋淳化三年祕書監李至言按詩幽風四之日獻羔祭非蓋

謂周以十一月為正其四月即今之二月也春秋傳日日在

北陸而藏冰謂夏十二月日在危也獻羔而啟之謂二月春

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也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謂四月中

也又按月令天子獻羔開冰先薦廢廟是知開冰當在春分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乃有司之失也帝覽奏曰今四月非可苦屋矣何謂薦新遂

正其禮天聖新令春分開冰祭司寒於冰井務卜日薦冰於

太廟季冬藏冰亦如之

明禮部精膳司凡歲藏冰出冰移所司謹潔之

火政

昔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

改火由是燔炙之利興焉炎帝因之以火紀官為火師

而火名在黃帝時命甯封子為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烟

及于重黎為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號曰祝融堯火帝

而王其色尚赤伊尹說湯五味九沸九變火為之紀風

俗通曰火者南方陽光輝為明聖人嚮之而治取其象

也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注云陽燧金也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寸餘有頃焦吹之則得火周官司烜氏所掌是也日知錄云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

司燧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本時昏心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本黃昏心星伏在戌上使民內火時則施火令焚萊凡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野焚萊民焚萊也司烜氏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春將出火也火禁謂用火之處及備風燥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出以秋入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天時而以戒王氏詳說曰周禮有民火有公火司燧掌火之政令民火也司烜以夫遂取明火於日公火也賈氏徒見司燧有季春出火季秋內火之文遂以為春秋火禁之證非也蓋宮正修火禁於宮中而出納火者民火耳至司烜中春修火禁於國中言春而不及秋以出火為主耳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謂焚萊也凡禮書建辰之月鶉火見于南方則令民出火所謂季春出火是也建戌之月火伏于日下故令民納火所謂季秋納火是也司烜仲春修火禁以火未出而不可以作火故也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以火伏而后蟄者畢故也然孟春啟蟄而周禮中春之田有火弊者焚圃草以田可也焚山林以田不可也月令仲春禁火禮也郊特牲季春

出火為焚非禮也春秋之時楚子田使齊侯載燧此火田之所用者歟管子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惠士奇曰羽獸南方朱鳥火烟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烟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烟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烟青倮蟲中央黃龍火烟黃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柳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春青冬黑又以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柳為鳥喙衝散為榆蕪夷也在地赤心者良則榆柳為南方之木信矣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東也秦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淮南子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期柄中曰其次序土先於金金先於火與十二日為丙子丙子後七十二日為戊子戊子後七十二日為庚子庚子後七十二日為壬子其序如此蓋以董子繁露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次序秩然原文錯誤特正之羅泌路史古者鑽燧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櫨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

時疾嘗攷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  
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之卯為心之  
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成周盛  
時每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為季春將  
出火而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  
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  
則隨之以刑罰夫然後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  
疵癘而民以寧

襄公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  
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  
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辰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主

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  
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高辛氏之子辰大火謂出內  
為宋星商邱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  
故商主大火代閼伯之後居商人閱其禍敗之變必始於火  
是以自知其有天道也閼猶數也商人數說曰古之火正謂  
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  
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  
嘗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為火祖配祭火  
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據諸典  
曾孫未詳其意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  
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  
可必也 昭公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

火乎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  
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感而致災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  
而鄭以三月作火鑄刑刻刑辟書目為民約是為刑器爭辟  
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為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占  
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鄭裨竈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水妃也火畏水故而楚所相也相治  
之先祀也故為高辛  
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  
推前年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與陳與則楚妃以五成故  
曰五年如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歲五及鶉  
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  
而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主

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月四十  
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火  
衰水 董仲舒曰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  
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  
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 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  
為三月謂昏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謂天若火  
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 陳  
大暉之虛也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  
之虛也火正居鄭皆火  
房也房舍星孛天漢漢水祥也天漢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  
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其星為大水營室水也水火之牡  
也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  
相薄水少而火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今茲歲在星紀  
多故水不勝火

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  
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曰一生水地曰  
二生火天曰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位皆曰五  
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  
八金九土十故水曰天一爲火二牡木曰天三爲土十牡土  
曰天五爲水六牡火曰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  
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  
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  
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  
衰故曰天之道也 二十九年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 顛頊  
氏有子曰犁爲祝融 火正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左傳正義服虔云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  
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其說虛而不經  
不足信

漢武帝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

後漢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  
禁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移書于子推廟云春中寒食  
一月老小不堪今則三日而已

晉人爲子推禁火見于後漢書荆楚歲時記及周斐先  
賢傳陸劇鄴中記然考左傳史記並無介子推被焚事  
案周禮司烜氏修火禁于國中注云爲季春將出火也  
今寒食准節氣在仲春末清明當三月初然則禁火蓋

沿周之舊制不曰子推也

魏武帝明罰令曰問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百五日皆  
絕火寒食云爲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  
堪之患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  
令長奪一月俸

東晉初有王離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于祖母王有遺書  
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  
聖火

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瘡姬死人爲葬之號  
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家間今號其處爲聖火巷

隋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曰古者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四

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興聖人作法  
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人以雒陽火渡江世世事之相續不滅  
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輛今溫酒炙肉用石炭火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荜火氣味  
各自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  
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楊中曰晉之東也  
未聞三百年而色轉  
青此必有官主之

唐朝于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也長安清明尙  
食內園官小兒于殿前鑽火先得火者進上賜絹三匹金碗  
一口都人聚門外以觀會要曰禁火乃周之舊制唐宋清  
明日賜新火亦周人出火之義  
羅泌路史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爲必災六月而

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煙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耶夫火惡陳薪惡勞自開闢時已然晉代荀勗進飯亦知薪勞而隋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亦復青而不焚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必以是蓋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為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方石勒之長鄴也於是不禁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六

餘人禽死以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為為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為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錯行不毗和所致唐時以清明日取火杜甫詩云朝來新火起新烟白居易云節過藏烟時當改火是也又張說清明日應詔詩承恩如改火蓋唐制以是日取火賜近臣故也宋時亦然蘇軾詩云且將新火試新茶又云石泉榆火一時新志林稱東坡在黃州夢中語參寥曰火固新矣泉山新答曰俗以清明日淘井

宋仁宗康定初南京鴻慶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大火之祀而以闕伯配焉禮官議闕伯為高辛火正實居商邱主祀

大火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為重祀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闕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師長吏致奠成秩之典未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寶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邱之舊為壇兆祀大火以闕伯配建辰建戌出內之月內降祀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建中靖國元年又建陽德觀以祀熒惑時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天下崇甯觀竝建火德真君殿詔正殿以離明為名太常博士羅疇請做太一宮遣官薦獻或立壇于南郊如祀靈星之儀有司請以闕伯從祀離明殿又請增闕伯位案春秋傳曰五行之官分為土公祀為貴神祝融高辛氏之火正也闕伯陶唐氏之火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七

正也祝融既為上公則闕伯亦當服上公衮冕九章之服既又建熒惑壇于南郊亦帝壇壇外令有司以時致祭增用圭璧火德熒惑以闕伯配俱南向五方火精神等為從祀紹興七年六月壬辰命歲辰戌月祀大火配以闕伯十八年禮部侍郎沈該言國家乘火德之運以王天下先朝建陽德觀專奉火德配以闕伯而祀以夏至舊典可舉望詔有司于宮觀內別建一殿專奉火德配以闕伯以時修祀益固災圖詔禮部太常寺討論太常寺言應天府祀大火繫以季春秋擇日差官于本廟致祭今道路未通從宜于行在春秋設位臣僚言多事以來大火之祀弗舉比年多災雖緣有司不戒然預防之計宜無所不用其至望命有司參酌舊典即行在每建

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豈特昭炎德昌熾之福亦弭災之道尋太常寺請以季春出火日于東郊季秋納火日于西郊各建壇壝以大祀之禮禮火神禮料依感生帝乾道五年太常少卿林栗等言九月十四日依旨設位望祭應天府大火以商邱宣明王配二十一日祀大辰以闕伯配大辰即大火闕伯即商邱宣明王緣國朝以宋建號以火紀德推原發祥之所自崇建商邱之祠府曰應天廟曰光德加封王爵錫諡宣明所以追嚴者備矣今有司旬日之間舉行二祭一稱其號一斥其名義所未安乞自今祀熒惑大辰其配位稱闕伯祝文位版並依應天府大火禮例改稱宣明王以稱國家崇奉火正之意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六

程子曰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戛用力極則陽生金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

金宣宗與定中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祭之

元光祿卿以陽燧取明火供爨執炬者以炬燧火

邵學史曰古有火正之官語曰鑽燧改火此政之大者也

所謂光融天下者于是乎在周禮司烜氏所掌及春秋宋

衛陳鄭所紀者政皆在焉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

缺焉欲知擇水而亨不擇火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或

曰庭燎則有司矣雖然此火之末也顧炎武曰古人用

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

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

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減有自來矣雷學洪曰自水正失官商多河患周禮亡司空之籍小正亡杆井之文于是左氏內外傳每以天象言火而言水者恒畧周秦以後不修火政呂覽十二紀刪周書改火之文故漢儒改小正左傳之出火內火不復陳述古義坎離之未濟此民生之所以多患也

唐虞以前五行各有專官洪範初五行一曰水二曰火天一生水其于物為精地二生火其于物為神孟子云民非水火不生活故聖王調燮陰陽尤以二者為先務漢以來火政不修其烹飪之失宜者固多矣而官府雖時有火禁之頒往往不足以弭天災而絕人患董仲舒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六

劉向述春秋災異皆以為人君失道所致京房易傳亦

云唐柳宗元有逐畢方文曰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

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

人咸無安處老弱燔死晨不爨暝不燭皆列坐屋上左

右視罷不得休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

實其狀山海經云章義之山有鳥如鶴一足赤文白喙

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

而人有以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禱而磔

之為之文而逐之詞曰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回祿屏氣太陰施滅兮元冥行事蓋亦左氏禳火

于元冥之義也明代崇奉元武真君及火府天將二神



而出內之政不舉無以節宣其氣是以陽愆陰伏時或  
溢出而為災雖多方祈禱無所應驗考明史五行志火  
災視前代為獨多其致此良有由矣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四

十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湖西閣鎮所輯

王政考

馬政

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無所與司馬法  
曰甸方八里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周禮鄉師以時辨其  
馬牛之物此皆馬之畜養於民以待軍旅田役之徵調  
而官初無所與焉者也若校人所掌王馬之政與月令  
所載養馬之法則以給公家車御之用而官之所自養  
也當成周盛時天子十二閑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  
六匹諸侯六閑之馬不過千二百九十六匹而畿內六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十

十四萬井之賦出車萬乘戎馬四萬匹所謂國馬足以  
行軍者皆民自養之而官無與是以徵發雖繁而民未  
嘗受其擾也漢有五監六廄以養馬而武帝時馬至四  
十萬匹唐置八使十六監在麟德間有馬七十萬匹可  
謂極盛矣然皆官所自具而未嘗苛斂於民至宋始為  
戶馬保馬括馬之令而民困矣蓋馬既係於官而民以  
為非民之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  
安得而不敝民安得而不窮其極也上下交相欺隱以  
爭取利而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考唐宋史志多以馬政  
繫之於兵然周有公馬漢有家馬唐有仗內仗外之廄  
是皆於戎政無與焉者而要其牧養以時阜畜有方則

王者所以順四時之氣盡百物之性而利官民之用固亦仁政之大端哉

校人掌王馬之政謂差擇養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

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謂上善似母

路駕馬田路駕馬戎路駕馬金路駕馬象路凡頌良馬而養乘

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阜一趣馬三阜為駸駸一馭夫

六駸為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馮馬三良馬之數

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二馭夫

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廐其數二百一十六匹至

校變為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廐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

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四匹然後

王馬大備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百四匹與三良馬之

數不相應八皆宜為六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馭夫四

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也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

種降嚴之差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凡馬居四之

一四之一者春執駒二歲日駒三歲日駒執駒也春通淫

夏頌馬攻特馮其蹄蓄之後攻其特秋臧僕臧僕謂簡練馭

獻馬講馭夫馮其車從車使車者凡大祭祀朝觀會同毛

馬而頌之頌馮其色也飾幣馬執扑而從之校人主飾之

人國人夾牽之馭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將也凡將事於四海

者執策立於馮後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疴凡國

之使者共其幣馬用私親凡軍事物馬而頌之物馬齊等馭

夫之祿宮中之稍食見上下稍食師圍府史以下

鄭志趙商問校人職天子十二閑馬六種為三千四百五

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為二千五百九十二匹家四閑

馬二種千七百二十八匹商按天子之卿采地食小都大

夫食縣不審所由當能共此馬數故禮記家富不過百乘

謂其多也以司馬法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

乘今大夫采地四甸一甸稅又給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

二匹今又就校人之職相校甚異何答曰邦國六閑四種

其數適當千二百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又當八百六

十四匹今子以何術計之乎此馬皆君之所制為非謂民

賦畿內百里之國者居四都五十里之國居四縣二十五

里之國居四甸而引天子卿食小都大夫食縣欲何以難

又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為民出軍賦無與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於天子國馬之數事條未理而多紛紜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簡差也節猶量也

等掌駕說之頌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用馬之第次居謂

馭攻特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頌之頌馮其色也孟春焚

牧中春通淫焚牧以除陳生新草中春陰陽交掌其政令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馭攻駒及執駒散

馬耳圉馬阜盛壯也散謂括馬耳無令善驚也佚者用之不

蹄驚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正校人員選也校人謂師圍

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也選擇可備

平之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騂六尺以上為馬異大小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毒夏始牧夏房馬冬獻馬馬

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養馬神茨牆則剪鬣茨蓋也鬣苦也

園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園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久

陳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 厥馬亦如之 馭夫分公

馬而駕治之 乘調六 馬質掌質馬量馬三物一曰戎馬二

曰田馬三曰獵馬皆有物賈 無種也皆有物色及賈直 綱惡馬

綱以麻索維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

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更謂償也旬之內

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

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論二十日而死不在用

非用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若有馬

訟則聽之 訟謂賈買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

攻馬疾受財于校人 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馬死則使其賈

弼之入其布于校人 賈謂其屬官小吏 月令季春乃合累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四

牛騰馬遊牝于牧 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

牲駒積舉書其數 以在牧而校數書 仲夏遊牝別羣 孕妊之

則繫騰駒 爲其壯氣有班馬政 謂養馬 記夏后氏尚黑戎

事乘驪 馬黑色 殷人尙白戎事乘翰 翰白色 周人尙赤戎事

乘驪 驪馬 大戴禮四月執陟攻駒五月頒馬 明堂位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書王來

白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

野示天下弗服 華陰縣潼關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

得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驪驪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

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

於是孝王曰昔柏醫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

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

詩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天子十二

開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魯僖公務農重穀牧于

坳野 坳地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騶有

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臧 駟良馬腹幹肥張也騶馬

騶黃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坳者有騶有騶有騶有

駟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騶黃白雜毛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騶以車釋

釋思無斃思馬斯作 青驪驪曰騶白馬黑鬣曰騶赤 駟駟

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有魚以車祛祛思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五

無邪思馬斯祖 陰白雜毛曰騶形白雜毛曰 秦風有車鄰

鄰有馬白顛 爾雅駟駟馬 北海有駟狀如 野馬出塞外

駟如馬偃牙食虎豹 山海經外有駟名駟狀如白馬 駟蹄跗善

陸厥 厥山形似飯上大下小駟蹄蹄 駟蹄枝蹄跗善陸厥駟

亦似馬 小領盜驪 盜驪千 絕有力駟 駟馬高 膝上皆白惟鼻

四散皆白駟 散膝 四蹄皆白首 俗呼爲 前足皆白駟後足皆

白狗前右足白駟 左傳曰 左白蹄 前左 後右足白駟左白鼻

後左脚白鼻 駟馬白腹駟 駟赤色 駟馬白跨駟 駟黑色 白州

驪州 尾本白駟 尾林 尾白駟 尾白駟 駟類白頭馬也 白達素縣

素鼻也俗所 面類皆白惟駟 額回毛在膺宜乘 俗呼官府

謂漫體微齒 如乳者干里馬 在肘後減陽在幹第方脊在背闊廣皆駟

所在逆毛居駟逆刺駟北駟牡馬七尺以玄駒褒驂玄駒小  
 之名或曰此即駟今江東呼駟曰駟黃  
 駟詩云駟馬黃脊駟黃脊駟皆背脊青駟駟今之青  
 駟駟今有深淺班駟隱青駟繁鬣駟兩被毛或云美鬣鬣  
 駟白雜毛搗今之連錢總黃白雜毛駟今之桃陰白雜毛駟今之泥  
 蒼白雜毛駟形白雜毛駟今之赭白馬黑鬣駟夏后氏  
 白馬黑脊駟黑駟駟今之淺黃色一目白矐二目白魚似  
 也日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尙戎事齊力強田獵齊足尙疾  
 伯樂相馬經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光脊為將  
 軍欲得強腹協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  
 高有紫豔光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膺門欲開汗溝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六  
 欲深口中欲得赤權頰欲滿如月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  
 近而前腎小而厚膺門馬前胸汗又曰伏龍骨欲得成頸  
 欲得長雙跌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  
 尾骨欲得高而垂眼下懸鬣懸鬣欲得成 埤雅舊說相  
 馬眼欲得有紫豔口欲得有紅光上脣欲得緩下脣欲得  
 急上齒欲鉤鉤則壽下齒欲鋸鋸則怒耳欲如破竹睛欲  
 如懸鈴頭欲高如剝兔項欲起如飛龍又曰人眼鳥目鹿  
 背麟腹虎胸龜尾擎頭如麝垂尾如彗又曰望之大就之  
 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傍視見腹後  
 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  
 天下之馬也又曰口中紅白間色者壽鼻中紅色如朱點

書者壽眼中赤色如字形者壽  
 國語古者聚馬不害民之財用馬多則求者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公馬足以稱賦公之戎馬稱左傳新作延廐書不  
 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  
 秋作故 穀梁傳延廐者法廐也法廐者六開每底一開言其  
 日不時 言新有故也而改故晉惠公與秦戰于韓乘小駟鄭入也鄭  
 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  
 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  
 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  
 繼中乾乾枝戾也憤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必周身進退不  
 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澶而止澶泥也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七  
 也秦獲晉侯以歸 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駟  
 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國策秦馬之良探前跌後  
 蹄間三尋三尋三尺也烏氏倮烏氏倮名也畜牧及眾斥賣求奇  
 緡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  
 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林駟曰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  
 給糝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  
 之家未嘗不自畜馬蓋在官養之爾周禮天子十二閑先  
 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狄亂後新造之國未年  
 亦至駟牝三千若以制度論衛侯國又殘亂之餘安得如  
 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天子十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

騾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  
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  
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歸有光曰周禮牧馬之事皆自古  
以來傳其法所以能盡物之性者也或謂周蓋令民間養  
馬考其實不然邱甸之馬國有賦調民自具馬以即戎民  
之平日養馬官何與焉唯校人以下之職乃為王馬而天  
子使人自養之者也牧師所謂牧地皆在草莽水澤之中  
若今之苑馬然其後天子亦不盡如其制而自以其意使  
人養馬穆王時造父馭入駿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  
皆非如周禮有一定之官也春秋時魯衛弱國而魯僖公  
坰牧之盛衛文公騾牝三千詩人歌頌之秦起西北牧多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八

健馬其詩曰騾鐵孔阜六轡在手又曰騾駟是中騾驪是  
驂言秦馬之良也諸侯力政各國有馬至千萬騎後秦併  
六國馬皆入之秦及山東豪俊起章邯以百萬之師數進  
數卻竟以敗降秦馬無聞焉

漢因秦置太僕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  
令各五丞一尉主供天子私服非大祀戎又車府路輪騎馬  
駿馬四令丞主乘輿路車及凡小車又龍馬閑駒橐泉駒駘  
承華五監長丞橐泉廐在橐泉宮下開西北邊郡有六牧師  
諸苑三十六所以即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頭  
又牧橐昆驥令丞牧橐昆驥見前皆屬太僕漢舊儀云天子  
駒駘天子車馬所在中廐皇后車馬所在文帝詔太僕見馬

遺財足也遺財餘皆以給傳置又用冕錯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武帝修馬復令即此孝景

二年始造苑馬以廣用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中四年御

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中

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武帝即位國家無

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乘字札者損不得聚會建元元

年罷苑馬以賜貧民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時大將軍衛青

數出擊胡漢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

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降胡

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

以贍之匈奴渾邪王帥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日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九

然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

不滿三百疋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元

狩五年天下馬少平杜馬匹二十萬平杜馬賈欲兵革數動

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元鼎元年

令民得畜邊縣畜牧于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

告緡用充入新秦中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

也明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封君以下

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杜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四

年秋馬生渥洼水中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遺刑屯田燉煌界

馬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幹于水旁後馬玩習久之

代土人持勒幹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作天馬之歌時張騫爲天子言大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大宛國有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子皆汗血  
馬子云漢使烏孫烏孫使獻馬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  
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使者往既多言宛  
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使壯士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不肯  
與漢使天子大怒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  
馬是歲太初元年也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  
擇取其善馬圍其城宛大恐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  
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貳師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十

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  
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乃還自是宛王與漢約歲獻天馬  
二匹漢使采蒲陶首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眾  
益種蒲陶首宿離宮館旁極望焉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征和中詔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馬復因養馬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方略補邊狀與計對金  
免徭賦也  
神駿黃門養馬奉馬過殿下馬又肥好拜爲馬監上官桀遷  
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  
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昭帝始元四  
夜憂懼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  
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五  
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元鳳二年詔曰朕聞百姓未  
贖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苑馬以補邊郡二輔傳

馬其令郡國毋飲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錢出飲錢今省元帝卽位省苑  
馬以振困乏時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廐  
馬百餘匹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今民大飢而廐馬食粟苦  
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食穀馬從之初元二年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五年詔大官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  
乏政事而已成帝詔減乘輿廐馬

林駟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  
有一疋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事則當三  
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  
烏氏居塞馬數千羣橋姚居塞致馬千匹時內郡之盛則  
眾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十一

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  
往來食長安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  
令則內郡庶民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縣  
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蓄牧者難矣  
又列侯匿馬而腰斬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殺坐死  
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騾馳  
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根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歸有光  
曰漢馬莫盛於孝武之世後以馬耗故爲假馬母歸息諸  
一切法此後世民養官馬之始也然不久而罷漢太僕所  
領若車府路輪騎馬駿馬龍馬閑駒駟駘諸監廐皆內馬  
也邊郡六牧師苑及漢陽流馬苑此皆在外而諸牧師苑

分在河西六郡中北地靈州有河奇苑號非苑歸德有培苑白馬苑郁郅有牧師苑襄平有牧師官鴻州有天封苑太原有家馬官其後又置越雋長利高望始昌三苑益州有萬歲苑健為有漢平苑皆太僕屬也

後漢太僕卿掌車馬丞一人未央廄令主乘輿及廄中諸馬長樂廄丞一人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建武中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主

近之難昔有騏驎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儒傳茂林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鞞中帛氏口齒謝氏唇著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四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兩間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紅而有光此馬千里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前向牙去齒一寸則四百里牙餘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腰欲小季肋欲長膝欲厚而緩膝薄股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而長膝本欲

起肘腕欲開膝欲方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永初元年詔廄馬非乘輿常在御者皆減半食六年詔越雋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郡置萬歲苑健為置漢平苑順帝時遠近獻馬眾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時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廄馬萬匹其可減乎蓋當光和中四時畜馬非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粟而已發也 豪右宰推馬一匹至二百萬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督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魏因漢有未央廄令長樂廄丞及驛驢廄令丞又置牧官都尉

晉太僕統典牧乘黃驃龍馬廄等令元帝渡江太僕或省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主

或置哀帝時驛驢并為門下之職

梁置太僕卿與太府少府為夏卿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內外廄班第十列為十二卿

北魏永興五年詔諸州六十戶輸戎馬一匹泰常六年調民二十戶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又制六部民滿百口者輸戎馬一匹太延二年行幸柁楊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太和十七年車駕遷洛敕宇文福檢行牧馬之所福規洛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里為牧所帝自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耗損遂以將軍兼領太僕典牧令正始四年禁天下畜牝馬延昌元年通河南北馬之禁初世祖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用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

萬匹彘馳將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以河陽爲牧場恆置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於并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爲羣盜所盜掠焉爾朱榮有馬十

後齊太僕寺掌諸車犖馬牛畜產之屬統驛驩掌御馬及左右龍左右牝掌駝等署令丞驛驩又有奉承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百一十統驛驩乘黃龍廐等署各置令隴右牧置總監副監丞以統諸牧其驛驩牧及二十四軍馬牧每牧置儀同及尉大都督帥都督等員驛驩牧置帥都

督及尉苑川十二馬牧每牧置大都督及尉各一人帥督二人緣邊交市監及諸屯監置監副監各一畿內者隸司農自外隸諸州馬場帝即位太僕減驛驩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有左右駁阜二廐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唐太僕卿掌邦國廐牧之政令統乘黃典廐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歲會羊馬籍帳上于尚書駕部駕部郎中掌天下之廐牧官私馬牛之簿籍出入關逸之政令司其名

數凡牧監六十有五皆分使而統之南使十五監西使十六監北使七監東使九監鹽州使入監嵐州使三監則廐牧及諸司若畜養之宜孳生馬牛雜畜各隸於籍帳以時受而藏之諸衛每日置承直之數皆載太僕之職凡諸衛有承直之馬諸衛每日常備其使諸衛官諸州府馬每月常差赴京都爲承直諸府常備其數甚多開元二十五年勅以爲天下無事勞費頗煩宜隨京

都近便量置三千正充扈從及衛使乘直餘一切並停審其制以定數焉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辨其盛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爲之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駒駘五曰駃騠六曰天苑

左右凡十有二閑分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馬今仗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鷓鴣鑿吉良六郡等六廐奔星內駒等兩閑仗外有左飛右飛左方右方等四閑東南西北內

等兩廐凡御馬必敬而式之非因調習不得捶擊諸閑廐上細推得廐內乘習其進御制而爲出入之禁隴西諸牧監使每駒不得出年簡細馬五十疋進共祥麟鳳苑廐所須雜給馬牛別簡孳壯敦馬一百匹與細馬同進仍令牧監使預簡敦馬一十匹

別牧馬殿中須馬任取充凡秣馬給料以時爲差春冬日給葉一圍粟一斛鹽二合秋夏日給青芻一圍粟減半凡外牧

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爲誌焉細馬次馬送尚乘局者於尾側依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髀以飛字印印左髀奉乘掌率習馭掌閑駕士及秣

飼之法凡馭馬必視其齒厯勞逸而調習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翻八年而上下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上兩齒翻十二年盡翻十三年下兩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翻十七年上四齒翻十八年上盡翻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獸醫掌療馬病凡馬病灌而行之觀其病之所發療馬病有五勞一曰筋勞二曰骨勞三曰皮勞四曰氣勞五曰血勞久步則生筋勞久立則生骨勞久汗不



乾則生皮勞汗未差燥而飼飲之則生氣勞驅馳無節則生血勞有傷寒者有傷熱者咸據經方以療焉高祖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圍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閏四曰北普閏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而不能容又析入監列布河西豐廣之野凡馬五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六

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牧監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諸坊若涇川亭川關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峽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益置入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第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

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案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四營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其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廐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貴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明皇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馬於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為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七

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緇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吐蕃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庶士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廐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

隋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地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計都領其間善水草腴田皆隸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廐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廐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爲龍陵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二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卽位岐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案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州監以源爲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州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六

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州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駟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疋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給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唐兵志曰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號曰彊雖致乃給以監牧諸州府馬闕乏官私共補之今兵貧牧馬餘見兵志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鳩括殘騎僅得壯牝三千疋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其後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餘匹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大

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歸有光曰漢以來牧官後世不聞唯唐張萬歲王毛仲此兩人名最著而馬特盛議者以爲唐得人專其職初置監牧秦渭二州北會州蘭州狄道西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漢志云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習俗頗殊地廣民稀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皆唐之牧地之所包絡也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師敵戰得商人之馬必納官故出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九

匿者有罪長興四年勅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者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勅清泰三年勅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疋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抄借但勝衣甲並仰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疋小指揮使兩都頭一疋其餘凡五疋取兩疋十疋取五疋更有多者並

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軍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據長興時范延光所奏方忠官馬太多至清泰相去未遠遂下括馬之令如此豈前馬盡耗而無存耶

後晉天福九年遣使之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契丹

宋御馬之等三入殿祇候十五匹別給用之等十有五匹不得支使日添價日明信日臣僚日諸班日御龍直日捧日

龍衛日拱聖日駝騎日雲武騎日天武龍猛日配軍日雜吏

日馬羣號之字十有七日左日右日王日方日與日來日吉

日小日毛物之種九十有二此繫八青二白一烏五赤五紫

官日退五輪八駝太祖始置左右飛龍二院及養馬二務又與

房六駝三驃七舊馬務四以為牧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太宗平太

原觀兵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內阜充初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三

分置諸坊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院為天廐坊尋又改為騏

驥院左右天駟監四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洎化二年詔圍

人畜馬于便殿教以秣飼之法且以其法頒于諸軍復出醫

馬良方賜之嘗從趙守倫之請於諸州設牧龍坊畜牝馬萬

五千匹逐水草牧放守倫又言諸坊牧馬萬匹歲當生駒四

千今歲止二千五百典司失職當嚴責罰若馬百匹歲得駒

七十則加遷擢諸坊產駒即籍以聞牧放軍人當募少壯充

役並從之真宗置羣牧使景德二年改牧龍坊為監賜名給

印在外之監十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廣平衛州曰淇水河

南曰洛陽鄭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陽澶州曰鎮

寧邢州曰安國中牟曰滄澤許州曰單鎮凡廐牧之政皆出

於羣牧司自騏驎而下聽命焉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歲以十分為率死一分以上句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快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

兵校而下賞緡一匹是時內外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匹

飼馬兵校萬六千三十八人每歲京坊草六十六萬六千圓

糞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油藥糖九萬五千餘觔石諸州

軍不預焉左右騏驎六坊監馬二千餘匹春季出就牧孟冬

別其羸病就棧阜養飼其尙乘之馬備用者在馬天禧初宰

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

度數出賣散于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廐耳乃詔十三歲以上

配軍馬估直出賣天聖七年羣牧司言舊制知州軍通判領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三

同羣牧事歲終較馬死數及分已上并生駒不及四分並罰

奉死數少生駒多即奏第賞三歲都比以該賞者聞今請申

明舊制通判始到官書所轄馬數歲一考之官滿較總數為

賞罰詔從之嘉祐八年羣牧司言孳生七監每監歲定牝馬

二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為定數嘉祐中從韓琦之

請遣官括河北牧地得間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得穀十

一萬七千八百石絹三千二百五十四匹草十六萬一千二百

束羣牧司言諸監牧地間有水旱每監牧放外歲刈白草數

萬束以備冬飼今悉賦民異時監馬增多及有水旱無以轉

徙牧放詔遣官相度除先被侵冒已根括出地權給租佃餘

委羣牧司審度存畱有間土即募耕佃羣牧使歐陽修言唐

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函涿  
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今則沒入蕃界淪於侵佃不可  
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間山荒甚多汾河之側旱地亦廣其間  
水草最宜牧養此唐樓煩監地迹此推之則樓煩元池天池  
三監舊地尙冀可得臣往年出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  
定軍其地閑曠河東一路水草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  
京西唐汝之間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審度  
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可廢罷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  
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河北六監二萬三千凡支配驕驥院  
估馬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數毋過一百神宗初立詔文  
彥博等曰昔唐用張萬歲典羣牧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三

今自提總官屬至坊監使臣既非銓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  
道欲使官徇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今當簡其勞能課其  
功而第進之以爲勸于是樞密副使邵元請以牧馬餘田修  
稼政以資牧養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  
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  
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  
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言舊制左右驕  
驥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羣牧使副都監以領牧政使  
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故馬不蕃息今  
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乃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  
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在河陽者爲羣生監凡諸外監並

分屬兩使時上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冒占  
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以增賦入爲  
務二年詔括河南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今籍  
五萬五千餘數皆隱于民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而諸  
監尋廢是歲天下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熙寧五年樞  
密使文彥博論監牧疏曰周官牧田任遠郊之地宣王有考  
牧之詩僖公有在坰之頌蓋日中而出所以遂物性而生息  
也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陛下擬置南北  
監牧使其制益嚴今議者多不詳利害欲賦牧地與民而歛  
其租散國馬于編戶責其孳息不知所賦之地肥瘠皆可畊  
乎所斂之租豐凶皆可得乎且戶配一馬繫之維之皆可蕃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三

息乎或謂監牧之馬各有驚良量材用之所得不少張萬歲  
典牧馬直一縑若計所直豈皆良馬又謂緣牧所費殆將不  
貲歲月計之有損無益臣嘗計河北監戶歲入牧地之租可  
充吏兵之費唯河南諸監所入尙少漸增地利亦可自充大  
率草馬二萬歲牧六課爲駒一萬二千三歲中失其半猶得  
六千匹驚良相參匹直十五千歲獲九萬貫所得不少矣今  
廢之甚易他時復之甚難坊監廄庫棚房井泉官廨營房七  
八十年經營成就若廢罷之後蕩然一空猝欲復之功費愈  
大乞委臣寮博求利害而審處之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賦  
牧地與民其事非便而中書樞密院則言河南北十二監起  
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可給騎兵者二

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襍費及所占地租為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元豐八年曹誦言自溫從吉建議創孳生監迨今二駒不蕃而死者益眾乃命御史臺校覈自置監以來得駒不及一分四釐馬死十分之六於是責議者及提舉官而罷畿內十監元祐初議興監以復舊制右司諫王巖叟言牧地賦民為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紹聖初韓琦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畜

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且謂上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陝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者為優試之一監一縣當有利樞密院是其請且言熙寧中罷諸監以賦民歲收緡錢百餘萬元祐初罷熙豐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毀伐監牧官吏為費不貲牧卒擾民棚井抑配為害非一蓋自復監以來臣僚屢陳公私之害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久當益弊且左右廂今歲籍馬萬三千有奇堪配軍者無幾惟沙苑六千匹愈於它監今赴等所陳授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者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為條畫下太僕寺應監牧州縣悉行之

曾布敘曰元祐中復置監牧兩廂所養馬止萬三千匹而不堪者過半今

以租錢置諸藩落十指歸於陝西養馬三千五百人戶願養者數千而所存兩監各可牧萬馬馬數多于舊監而省費非一近世良法未之能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不訾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頃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兩年中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不中用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適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田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頃直五百餘緡以一頃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于農之意請下諸路州府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則六路以次推行政和二年詔京東西河北舊牧地募人牧馬且推行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頃至三四頃度高下肥磽而授之蠲一頃之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五

畜

賦而牧一馬北則三年出一駒牧五年者請官再易馬盡括澤潞京西山東河北等田即陝右軍蕃羗馬一分給之宣和二年詔給地牧馬本以蕃息國馬為言今損失千計而無出駒之數歲糜賞資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為害非一其罷給地牧馬條令收見馬以給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後北事興郭藥師在燕山盡發河北諸軍及係官馬聽其所擇而國馬盡矣宣和末金人塞盟始悟闕馬乃復給地牧馬既無馬以給民又不得元田州縣強民出馬以收取文具而已屬金人犯闕詔盡括內外馬及取在京騎軍不及二萬且授內臣梁方平扼大河於濟州至則大敗馬復殲焉靖康

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置監三十六所比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善者今請軍闕馬宜復舊制權括天下馬量給其直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高宗渡江無復國馬紹興中始措置牧監于饒州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又置於臨安之餘杭南蕩上曰春秋列國不相通馬皆取於其國中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雖吳亦自有馬今必于產馬處求之是馬政不修也十九年詔馬五百匹爲一監壯一牝四監分四羣歲生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買馬歲付鎮江軍養牧至是未見孳生之數歲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鄧鄂之間壯牝千餘十餘年纔生三十駒而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馬

論曰古者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天子畿方千里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卿大夫大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則先王戎馬之賦未爲不多矣唐堯暨晉皆處河北畜馬饒多夷狄畏伏不敢與爭及秦廢井田開阡陌戎馬悉待給于官接手漢初匈奴遂大爲邊患絲其時中國馬少故也武帝之始眾庶街巷有馬成羣衛霍因其資力攘卻強胡斥地千里自是厥後馬之盛無踰于後魏之世祖唐之麟德開元道五代之亂馬又衰耗宋初太祖始置二務歲市馬于邊以充皂櫪之選太宗時漸立坊監總以官司然而孳生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五

馬

之數比于前代相去遠矣景德天聖之間號爲極盛其馬多不過二十餘萬匹方之開元尙不能及其半則一代廩牧之政大略可想也當端拱初李覺上言曰今秣飼仰給于官費或不充馬母日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令輟灰而死此馬之所以不蕃也是時西北二虜方張太宗銳志武備然其吏卒狃于積習以慢棄國家之令其弊已不可勝言其後承平日久兵寢不用言者謂養馬無益于國而徒耗公家之費于是盡廢諸路坊監而收其地以爲民田及西事驟起馬不足用乃權立搜括之令而一切苟且之政行焉熙豐變法至于崇宣小人相承亟復亟變迄無一是之政已而女直寒盟軍馬告乏倉卒之間無所取辦遂致靖康蒙塵之禍夫夷狄之能爲中國患苦者惟其騎兵勝耳燕代冀北馬之所生中國于是乎取給漢唐收河西之地土性高涼水草豐美故畜牧常獲其利至宋之世其地大率陷沒于戎虜而中國所存之草場或已藉爲官田或被侵于豪右而馬之能得其養者無幾矣至事勢旣迫行權以濟一時之急則括私馬以應官用而教訓之未安服習之無素欲以當強悍不可制之虜其能無及於敗亡乎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湖西閩鎮行輯

王政考

馬政

凡收市馬戎人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  
官給芻粟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  
場市蕃漢馬團綱遺殿侍部送赴闕或就配軍曰省馬陝西  
廣銳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眾復哀金益  
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馬唯  
河東陝西川峽三路招馬唯吐蕃回紇黨項藏牙族白馬鼻  
家保家名市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則麟府豐嵐州岢嵐火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六

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  
保安軍制勝關浩靈府河西則靈綬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  
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河南其收市  
唯麟府涇原儀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  
場則止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太祖時歲遣中  
使詣邊市馬先是兩河之民入蕃界盜馬入中國官給其直  
時方畱意撫綏詔禁之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  
匹六年詔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首領縣次續食且禁富  
民無得私市又詔蕃部鬻馬官取良乘駕又禁其私市歲入  
數不充且無以懷遠人自今委長吏謹視馬之良駑駘卽印  
識之許民私市馬先是以銅錢給諸蕃馬直有司言戎人得

錢銷鑄爲器乃以布帛茶及它物易之初市馬以三歲已上  
十三歲以下爲率天聖中詔市四歲已上十歲已下既而所  
市不足羣牧司以爲言乃詔入券并省馬市三歲已上十二  
歲已下明年詔府州岢嵐軍省馬三歲四歲者不以等第五  
歲已上十二歲已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許綱送估馬司餘非  
上京省馬並送并州揀馬司景祐元年御史中丞韓億言蕃  
部以馬抵永康軍市賣所得至少徒使羌人知蜀山川道路  
非計之得乃詔罷之四年羣牧司奏河北諸軍關馬請製等  
杖六府天雄軍真定府定瀛貝滄州市上生馬十二歲以下  
視等第給直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二寸凡六等其直自二  
萬五千四百五十至萬六千五百五十課自萬三千四百五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六

十至八千九百五十凡六等取備邊兵戶絕錢充直以第一  
等送京師餘就配諸軍康定初陝西用兵馬不足詔京畿京  
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  
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二年詔河北州軍置場市馬除等  
樣加增直第一等二萬八千第二等二萬六千第三等二萬  
四千四等以下及牝馬依舊直慶曆五年出內藏庫絹二十  
萬市馬於府州岢嵐軍六年詔陝西河東社馬死者鬻錢以  
助馬直至和元年詔蜀馬送京師道遠多病瘠自今以春秋  
冬部送陝西四路總管司嘉祐元年詔三司出絹三萬市馬  
于秦州以給河東軍五年薛向言秦州券馬至京師給直并  
路費一馬計錢數萬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其券馬

姑存以來遠人歲可別得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宰臣韓琦言秦州永寧舊以鈔市馬自倚古渭若在永寧之西而蕃漢多互市其間因置買馬場凡歲用緡錢十餘萬流入虜中實耗國用詔復置場永寧置古渭若場蕃部馬至徑鬻于秦州治平元年薛向請州軍買馬官及養馬務各軍州同判三年爲任以所市馬多少爲殿最又言秦州山外蕃部至原渭州德順軍鎮戎軍馬充塞商賈至秦州所償止得六百今請以鹽鈔博易使得輕齎至秦州易蜀貨以歸蜀商以所博鹽引至岐雍換監銀入蜀兩獲其便羣牧司請如向言施行是歲河東陝西廣銳蕃落關馬復置社買一馬官給錢二十千久之馬不至乃增置如慶曆詔書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三

四年以成都府路歲輸紬絹三萬給陝西監牧司自是蕃部馬至者眾官軍仰給焉神宗時提舉茶場李杞乞以茶易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專以茶市馬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亦兼用金帛近歲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馬至稍眾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蓋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中蕃部省馬至三萬四千九百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市馬萬七千一百正秦州券馬歲萬五千正崇寧四年詔曰神宗皇帝厲精庶政經營熙河路茶馬司以致國馬法制大備其後監司欲侵奪

其利以助糴買故茶利以專而馬不敷額近雖更立條約令茶馬司總運茶博馬之職猶慮有司苟近利而不慮遠害三省其謹守已行毋輟變自元豐成法自是提舉茶事兼買馬其職任始一凡茶之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于西陲直隸可備行陣皆甘肅岷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羣馬產西南諸蠻短小不及枹黎敘等五州所產是也紹興三年置邕州提舉司市於羅殿自杞大理諸蠻然自杞本自無馬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隆興初張浚爲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疋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疋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之然淮南馬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四

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容齋隨筆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過於帳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踰萬疋使臣將校得逐秋轉資沿道數十州縣社券食處圍薪芻之費不貲而江淮之閩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樞密議其事文彥博吳充言國馬不可闕今法馬死者責償恐非民願王安石以爲令下而京畿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出于驅迫持論益堅乃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匹襲逐盜賊外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



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進償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于是保甲養馬行于諸路矣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十年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議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計不當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輸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五

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卽異時當減正軍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四匹邊防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爲限而中書謂官養一匹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極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錢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年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爲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極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

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之令尙養戶馬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長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四匹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民貧之益不堪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匹限以八年山縣限以十年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一匹以贖失補之罪哲宗嗣位言新法不便者保甲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嘗手詔詰責今又未能遵守其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六

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馬端臨曰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獨其科賦保馬獨其征役法行之初民皆樂從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實事然當時賦役繁重苟有一役於官得以免亦不暇詳慮御顧而離然從之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營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重爲民病矣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爲言始參考行之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朝廷以乏馬爲憂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詔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

杖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限八歲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籍於提舉司於是諸道各上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一十二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以羣牧司驍騎以上千匹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今坊監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部地宜馬且以畜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瘁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至是復詔閱實馬及格者一匹支五緡郵延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七

秦鳳涇原路準此時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一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給地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歸有光曰宋自熙寧未變法以前然苑馬之政亦未稱善世之害馬者有三曰選吏曰繁法曰易地吏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一也法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二也地非馬之所宜其害馬三也古有秦龍氏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馬非異獸必有能訓之者非世官不可也羌童項髻徒

跳隨水草畜牧馬與人意相喻非有書生文學法度理也法數變馬與人皆不自適何以能遂其生況置之磽陁無所穀畜或禾稼稻稔之田溝塍封限遊騰莫逞非所以適其走墮之性也昔元魏起代北故馬爲特盛雖唐馬未必能及也故曰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摩怒則分背相踉此馬之眞性也

遼太祖爲迭烈府夷離堇懲遙輦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忘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卽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糾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馬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八

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于雄霸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遊牧餘則分地以牧至末年累與金戰番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增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牧私賣日多田獵亦不足用遂爲金所敗以訖于亡松漠以北善馬皆爲大石林牙所有

金太宗天會三年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天德間置迪河幹朶幹里保蒲速幹燕恩兀者五羣牧所皆仍遺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輦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

其數為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武滿武滿幹親只滿速梳滿速梳本幹親只之地大定七年分其地置之承安三年改為板底因烏魯古里本承安三年改為烏魯古魯合魯梳耶盧梳在武平縣臨古魯古者言滋息也大定二十年三月更定羣牧官詳穩脫朶知把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賑貧戶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二十八年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明昌五年散駝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驗民物力分畜之又令佗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九

則悉以送官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羣官之餘騎以供戰士馬興定元年定民間牧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上等馬一匹銀五十兩中下遞減十兩不願酬直者上等二匹補一官雜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如之令下十日陳首限外匿及殺並絞又遣官括實民馬立賞格以示勸五百匹以上鈔千貫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兩官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大都以至玉珍伯牙折連祛呆兒周迴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火印之馬牧人曰哈赤哈刺赤有千戶百戶父子

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守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于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瓊置撒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烏木丹來京師烏木丹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為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每烏木丹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給減半以小稻充芻粟每旬取給于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廐閱肥瘠凡御位下正宮位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十

隨朝諸色目人及甘肅土番等處草地內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駝騾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千戶百戶等名目  
明制馬之屬內廐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于大壩蓋做周禮十有二閑意牧于官者為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衛即唐四十八監意牧于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于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于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鎮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為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

牧馬十疋五十夫設圍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借御史印烙驚其羸劣以轉市邊衛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于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蕃以貨市于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既曰種馬案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初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鎮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洪武六年設太僕寺于滁州統于兵部後增滁陽五牧監領四十八羣已爲四十監旋罷惟存天長太興舒城三監置草場于湯泉滁州等地復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衛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一歲解京既而以監牧歸有司專令民牧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復其身太僕官督理歲正月至六月報定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十一

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駒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凡壯曰兒牝曰騾兒一騾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後又設北平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寺定牧馬草場永樂初設太僕寺于北京掌順天山東河南舊設者爲南太僕寺掌應天府六府二州四年設苑馬寺于陝西甘肅統六監監統四苑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所統視陝西甘肅十二年令北畿民計丁養馬選居閒官教之畜牧民十五丁以下一疋十六丁以上二疋爲事編發者七戶一疋得除罪尋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其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

養馬亦以丁爲率十八年罷北京苑馬寺悉收之民洪熙元年令民牧二歲徵一駒免草糧之半自是馬日蕃漸散于邦省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也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也已而也先入犯取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景泰三年令兒馬十八歲騾馬二十歲以上免算駒成化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四年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是時民漸苦養馬六年吏部侍郎葉盛言向時歲課一駒而民不擾者以芻牧地廣民得爲生也自豪右莊田漸多養馬漸不足洪熙初改兩年一駒成化初改三年一駒馬愈削民愈貧然馬卒不可少乃復兩年一駒之制民愈不堪請勅邊鎮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十二

俗所宜凡可以買馬足邊軍民交益者便宜處置時馬文升撫陝西極論邊軍饋馬之累請令屯田卒田多丁少而不饋馬者歲輸銀一錢助賠償雖皆允行而民困不能舒其後陝撫蕭頤請省行太僕寺兵部覆云洪永時凡茶馬蕃人貢馬悉收寺苑放牧常數萬疋足充邊用正統以後北敵屢入抄掠馬遂日耗言者每請裁革是惜小費而忘大計于是勅諭頤但令加意督察而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民年十五卽養馬太僕少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而課駒無窮請定種馬額會文升爲兵部尚書奏行其請乃定兩京太僕種馬兒馬二萬五千騾馬四之二年納駒著爲令時宏治六年也久之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奏言我朝以陝

右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廢惟存長樂靈武二監今牧地止數百里然以供西邊尚無不足但苦監牧非人牧養無法耳兩監六苑開城安定水泉便利宜爲上苑牧萬馬廣甯萬安爲中苑黑水草場逼窄清平地狹土瘠爲下苑萬安可五千廣甯四千清平二千黑水千五百六苑歲給軍外可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足供三邊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疋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支太僕馬價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不足請編流亡民及問遣回籍者且視恩軍例凡發邊衛充軍者改令各苑牧馬增爲三千人又請相地勢築城通商種植榆柳春夏放牧秋冬還廩馬既得安敵來亦可收保孝宗方重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三

邊防詔如一清所奏遷總制仍督馬政諸監草場原額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不及半一清覈得荒地十二萬八千餘頃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後一清去官未幾復廢時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間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飢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遺母求子矣初邊臣請馬太僕寺以見馬給之自改徵銀馬日少而請者相繼給價十萬買馬萬匹邊臣不能市良馬多死太僕卿儲懌以

爲言請仍給馬又指陳各邊種馬盜賣私借之弊語雖切不能從而邊鎮給發日益繁延綏三十六營堡自宏治十一年始十年間發太僕銀二十八萬有奇買補四萬九千餘疋甯夏大同居庸關等處不與馬至正德七年遂開納馬例凡十二條九年復發太僕銀市馬萬五千于山東遼東河南及鳳陽保定諸府嘉靖元年陝西苑馬少卿盧璧條上馬政請督逋負明印烙訓醫藥均地差以救目前而開場廣蓄爲經久計帝嘉納之自後言馬事者頗衆二十九年俺答入寇太僕馬缺復行正德納馬例已稍增損之至四十一年遂開例至捐馬授職隆慶二年提督四夷館太常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爲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遂省今備用馬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三

已足三萬宜令每馬折銀三十兩解太僕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則直隸山東河南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謂祖制所定關軍機不可廢兵部是廷傑言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穆宗可金奏下部議部請養賣各半從之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及張居正作輔力主盡賣之議自神宗九年始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以供團營買馬及各邊之請然一駒馬輒發三十金而州縣以驚馬進其直止數金且仍寄養于馬戶害民不減曩時又國家有興作賞賚往往借支太僕銀太僕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羅應鶴請禁支

借二十四年詔太僕給陝西賞功銀寺臣言先年庫積四百餘萬自東西二役興僅餘四之一朝鮮用兵百萬之積俱空今所存者止十餘萬況本寺寄養馬歲額二萬疋今歲取折色則馬之派徵甚少而東征調兌尤多卒然有警馬與銀俱竭何以應之章下部未能有所釐革也崇禎初核戶兵工三部借支太僕馬價至一千三百餘萬蓋自神宗以來問政大壞邊牧廢弛既而遼東督師袁崇煥以缺馬請于兩京州縣寄養馬內折三千匹價買之西邊太僕卿徐國鼎言祖宗令民養馬專供京營騎操防護都城非爲邊也後來改折無事則易馬輸錢有警則出銀市馬仍是爲京師備禦之意今折銀已多給各鎮如并此馬盡折萬一變生奈何帝是其言卻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去

崇煥請蓋明世馬政始盛終衰其故由草場興廢太祖設草場于大江南北復定北邊牧地自東勝以西至甯夏河西察罕腦兒以東至大同宣府開平又東南至大甯遼東抵鴨綠江又北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至雁門關西抵黃河外東歷紫荆居庸古北抵山海衛荒閒平楚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以近邊軍民樵採牧放在邊藩府不得自占永樂中又置草場于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百三十餘里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令懷來衛卒百人分牧後增至萬二千疋宣德初復置九馬坊于保安州兵部奏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皆困于羣養宏治初兵部主事湯冕太僕卿王

霽給事中韓祐周旋御史張滄皆請清駁而旋言香河諸縣地占于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占佃已久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兵部尙書張瑩請復之以御史胡海言遂止京師團營官馬萬疋與旗手等衛上直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坐營官領下場放牧草豆住支秋末回給事御史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嘉靖六年武定侯郭勛以邊警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買馬于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至十八萬戶部爲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茶馬司洪武中立於川陝聽西番納馬易茶賜金牌信符以防詐僞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去

每三歲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劬中馬七十劬下馬五十劬以私茶出者罪死雖助賊無貨末年易馬至萬二千五百餘匹永樂中禁稍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氓冒禁私販者多成化閒定差御史一員領敕專理宏治閒大學士李東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有司又屢以敝茶給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贏馬應宜嚴救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理院馬遂命并理鹽茶一清申舊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疋而茶尙積四十餘萬劬靈州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懼後無專官制終廢也於正德初請

令巡茶御史兼理馬政行太僕苑馬寺官聽其提調報可御  
 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  
 靖初戶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戶部印發府州縣不得  
 擅印三十年詔給番族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馬市者始  
 永樂間遼東設市三二在開原一在廣甯各去城四十里成  
 化中巡撫陳越復奏行之後至神宗初不廢嘉靖中開馬市  
 于大同陝邊宣鎮相繼行隆慶五年俺答上表稱貢總鎮王  
 崇古市馬七千餘疋為償九萬六千有奇其價遼東以米布  
 緡宣大山西以銀市易外有貢馬者以鈔幣加賜之初太祖  
 起江左所急惟馬屢遣使市于四方正元壽節內外藩封將  
 帥皆以馬為幣外國土司番部以時入貢朝廷每厚加賜予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七

所以招攜懷柔者備至文帝勤遠畧遣使絕域外國來朝者  
 甚眾然所急者不在馬自後徃於承平駕馭之權失馬無外  
 增惟恃孳生歲課重以官吏侵漁牧政荒廢軍民交困矣蓋  
 明自宣德以後祖制漸廢軍旅特甚而馬政其一云  
 歸有光曰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  
 馬一疋江北五戶共養馬一疋以丁多之家為馬頭專養  
 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  
 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  
 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  
 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  
 法之敝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令民養馬國家

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  
 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  
 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  
 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  
 已又何以責之馬戶于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  
 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  
 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買俵為急矣且夫折色之議本因  
 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  
 遂移之河北今又變賣種馬而征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  
 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  
 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為姦偽而為利己之圖有駒不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六

報而工于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朕  
 其乳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衛文秉心塞  
 淵致駮牝之三千魯僖以思無邪致馬之斯祖夫官民一  
 於為利以相欺何望于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  
 新意以變賣馬之半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  
 征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為太息也夫河北之人  
 驍健良馬冀之所產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  
 不得為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  
 西邊之馬可得以為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  
 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  
 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

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征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省也行馬復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長亦以爲己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爲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注之產至矣弛草地而坳牧之息繁矣郵編戶恣芻牧而烏僕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衛邢洛皆有馬監卽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盡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埽堆以爲監牧之地而盡歸于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沿其末流而日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六

五

事紛更乎 日知錄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色目人謂女直畏兀兒吾欲察契丹等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實錄言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臣曰比聞民間馬價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諭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諭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申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至宣德六年有陝西安定衛土民王從義畜馬蕃息數以來獻此則小爲之而小效者然未及修漢唐馬復之令也

馬祭

馬質禁原蠶者原再也蠶與馬同氣物莫能校人春祭馬祖馬祖天夏祭先牧先牧始養馬秋祭馬社馬社始乘馬者冬祭馬步馬步神爲庾人掌祭馬祖祭閉之先牧先牧者甸祝禱牲馬皆掌其祝號爲牲祭求肥充

鄭鄂曰馬未嘗有祖此言馬祖者賈氏謂天駟也以天文考之天駟房星也房爲龍馬馬生者其氣實本諸此則馬祖爲天駟可知於春則祭春者萬物始生之時先牧始教人以放牧者也夏草方茂馬皆出而就牧思其始教以養牧之法故祭於夏阜廐所在必有神焉賴乎土神以安其所處故祭馬社寒氣總至馬方在廐必存其神使不爲災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六

辛

唐人之頌曰冬祭馬步存神也馬之難育也必祭諸神以爲之助四時之順其時各有蕃馬之法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預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仲春祭馬祖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用剛日牲各用羊一籩豆各二籩簋各一設壇於長安四十里外龍豪澤中其制高三尺周廻九步

宋政和禮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二尺四出陛



一 遼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三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明洪武二年建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於後湖祀馬祖諸神禮官奏言周官牧人掌天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土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于馬者隋用周制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擬春秋二仲月甲戌庚日為宜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簋簋登象尊壺尊各一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於天地之初而司馬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廐得所歷代興邦載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圭

定禍亂咸賴戎馬人民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推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案儀載崇明享爰伸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齊式陳明薦尚享自後定於春秋仲月十五日遣兵部官祭歲以為常四年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白者長丈餘不可加鞵勒太祖曰天生英物必有神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囊沙四百斤歷之令人騎而遊苑中久之漸馴帝乘之以夕月於清涼山比還大悅賜名飛越峰復命太常祀馬祖五年并諸神為一壇歲止春祭永樂十三年立北京馬神祠於蓮花池其南京馬神則南太僕主之宏治九年三月詔修通州馬神祠祠在治之北地名壩上安德鄉也初文皇帝靖難兵起戰其地覺有神相之因詔作馬神祠久之祠廢

至是順天府尹彭禮等修之嘉靖二十八年以先牧廟建自永樂歲久頽弊修之

歸有光曰天文辰為馬精龍與馬同氣古之聖人非通天地萬物之理其孰能與於此是以制祭祀而國家受福百物皆昌也余觀秦趙史記自益為朕虞佐舜調馴鳥獸其後費昌仲衍世為御有功列為諸侯而造父幸於周穆王得驥溫驪驪騶騶耳之駟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造父御穆王日馳千里以歸造父由此封於趙城其後奄父為宣王御而非子以善養為孝王封之犬邱豈以柏翳為虞而子孫世世善御能息馬哉上古聖賢皆神靈通於萬物不可以後世測度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六

圭

也穆王造父奇矣夫社祀以句龍稷祀以棄若造父非子豈今所謂先牧耶太僕秦官主奉車又掌馬事意秦制蓋有所本抑周禮軼而不備不然何前世御者皆能養馬太僕職兼奉車與馬其出於古非秦官明矣

論曰自唐盛時官府以畜牧為國利故孳息之繁溢于海甸車騎之雄天下無敵由五季及宋內地之產不足乃多鬻諸邊夷其來者遠非盡趨捷奔軼之材又其水土之性不遂芻粟之欲不充肥者或化而為瘠強者或變而為孱于是物力日減一日而中國不勝支絀之患矣夫馬之為用非特服重致遠已耳戰勝攻取率將賴焉惟其平居馴習而阜擾之進退操縱罔不如意一旦

驅之于戎行庶無蹉突驚蹶之虞是以古者鄉田同井馬牛車輦取具其中有事則鄉官率之以至初未嘗他有所求也夫井田行則八家共出車牛而力有餘井田廢則官雖資民以馬而民日困宋之戶馬保馬寄養民間當時言者指爲弊政良以免役之利小而貽累之害大也至于互市之法自唐已然宋室中葉始以茶易馬秦蕙田氏謂明代之而有效然中國自廢監牧之利而專假勾于夷狄則彼將深匿其壯健而出其罷劣者以誑我此中國往往受制于夷狄也夫物不素備而惟人之是求緩亟將有時而不應況以中國而俯求于異類乎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六

圭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職方考

周初職方

騶衍之書稱天下有大九州其一曰赤縣神州今之中國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其名見于河圖括地象是謂大九州自神農以上帝者皆兼而治之後世德薄不能及遠止治神州神州者東南一州耳百家傳記有謂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其說虛誕不足信也黃帝旁行天下作爲舟車以濟不通于是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萬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十一

九千八百八步以周天之度推之積二億三萬九百一十三里徑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里所謂東西爲經南北爲緯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經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也少昊德衰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后土實能平之然其制無聞及顓頊改建帝嚳受之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蹈流沙東極蟠木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焉堯遭洪水天下裂絕乃分冀州東北以爲幽州分青州以北謂之營州故書曰肇十有二州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荆及衡陽爲荊州荆河爲豫州華陽黑水

為梁州黑水西河為雍州九州之內析為五服畿內五百里曰甸服百里賦納摠二百里納銜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畿外五百里曰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三百里侯侯服外五百里曰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曰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曰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浮于江而朔南暨聲教窮暨亥所步莫不率俾會羣后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桀亂德諸侯相兼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矣殷湯革夏亦建九州自兩河之間至于江南濟東皆仍禹舊號而以燕為幽州齊為營州幽則冀州北境也營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二

則禹貢青州也周黜殷配監于二代以徐并青以梁并離分冀州為幽并于時虞夏舊封尚存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曰侯畿又外曰甸畿又外曰南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其後王室浸衰諸侯征伐互相吞并不可勝數自平王東遷迄于獲麟之末其名著見春秋經傳者僅百七十國焉百三十九知其所居魯邾鄭宋紀衛西虢莒齊陳杞蔡邢邲晉薛許鄧秦曹楚隨黃梁虞鄆小邾徐燕邵糜舒庸邾萊吳越有窮三苗瓜州有虞東虢共宿申夷向南燕滕凡戴息郟丙魏淳于穀巴州蓼羅

賴牟葛譚蕭遂滑權鄧霍耿江冀茲道柏微鄆厲項密任須句顛史頓管雍畢豐邗應蔣茅胙夔介焦沈六巢根牟唐黎邠瑕寒有鬲斟灌斟尋過有過戈邾鑄豸章唐杜楊幽鄆觀扈邳胡黎大庭貽鍾吾蒲姑昆吾房密須甲父鄆桐毫韓趙三十一國盡亡其處祭極苟賈貳軫絞於餘丘陽箕英氏毛羽莘偃封父仍有仍崇鄆庸嬈奄商奄衰姒蓐有緡闕鞏颺夷窮桑蠻夷戎狄不在其間陵夷至于戰國七雄鼎立攻城爭地更百餘年而其後卒為暴秦所殘滅秦既得志患兵爭不休乃分天下為郡縣罷侯王而置守宰漢氏因之雖頗有改作然不能復古也至唐廢繼世之法而郡縣遂為永制其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三

間增易沿革詳錄在史氏今不能悉舉姑撮其大凡著之以為職方考至于屯戍防守險要之區或阻關塞或倚江海古今之事勢不同各隨其宜而設之備亦言地利者所宜審辨也作險因考係于職方後云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天下之圖如今司空輿地圖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貉狄閩蠻之別也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爾雅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日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鎮名山安地德者也會稽在山陰大澤曰藪具區五湖在吳南浸可以為陂灌漑者錫鐵也箭篠也鳥獸孔雀

象之屬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菅其川

江漢其浸頰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

其穀宜稻衡山在湖南雲菅在華容頰出陽城宜屬豫河南

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澆

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在華陰圃田在中牟滎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沃為滎滎在

滎陽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播既都滎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

竹木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

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

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望諸明都也在睢陽沭出東

曰兖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維

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岱山在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四

在鉅野虛雜當為雷雍禹貢曰雷夏既澤 正西曰雍州其山

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嶽吳嶽也及弦蒲在

懷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貍養其川河

沛其浸薶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

種醫無閭在遼東薶表在長廣薶出萊蕪河內曰冀州其山

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

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霍山在魏楊紆所在未

歸德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恆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序

池嘔夷其浸涑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

穀宜五種恆山在上曲陽昭餘祁在鄆序池出鹵城嘔夷祁

夷與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此州界揚荆豫

兗雍冀與禹貢畧同青州則徐州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

其邱陵墳衍遼隲之名地名謂東原物之可以封邑者謂相

其土地可以 居民立邑

金履祥曰李氏心傳辨周禮五嶽謂周都豐鎬華山乃中

嶽嵩高不得為中嶽據爾雅河西嶽河南華河東岱江南

衡河北恆則嶽山乃西嶽而華山乃中嶽爾以嵩高為中

嶽蓋東遷之後也予考禹貢冀州自有太嶽今謂之霍太

山則堯都冀州以太嶽為中嶽爾雅河西嶽周禮雍州其

山鎮嶽山即禹貢岍山又名吳嶽竊意唐虞時當以岍山

為西嶽霍太山為中嶽而東岱南衡北恆爾衡山最遠黃

帝以潛霍為山之副然則秦以岍山為西嶽漢武徙衡山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五

神於霍山歷代加封岍山多以西嶽為言有自來矣 顧

炎武曰幽并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先儒謂以冀青二

州地廣而分之殆非也幽則今涿易以北至塞外之地并

則今析代以北至塞外之地營則今遼東大寧之地其山

川皆不載之禹貢故靡得而詳凡漢之上谷漁陽右北平

遼西遼東山川皆不載之禹貢惟碣石為右北平驪城縣

山然此但島夷之貢道耳然而益稷之書謂弼成五服至

于五千則冀方之北不應僅數百里而止遼史地理志言

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營衛志

言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夏后始制城郭其人土著而居

并營以北勁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或其

說之有所本也劉三吾書傳謂孔氏以遼東屬青州隔越巨海道里殊遠非所謂因高山大川以為限之意蓋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今亦未有所考 閻若璩曰周禮職方氏并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先儒知分冀東恆山之地為并州則以周并州鎮曰恆山故知分冀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則以周幽州鎮曰醫無閭故又知分青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則以爾雅釋地齊曰營州故也不然微周禮爾雅二書欲於禹九州外故舉舜三州之名且不可得况疆理所至哉舜本紀稱其地北發息慎息慎即肅慎為今寧古塔去京師三千二百四十二里下訖三代武王通之來貢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六

楛矢成王伐之遂來賀況在有虞盛世其為營州之地無疑

東周列國分野

周地極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為在于上中故立京師至幽王淫衰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至於王赧乃為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通在二封之地共千里也宗周雒邑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里雒邑方六百六十三里雒邑方六百六十三里雒邑方六百六十三里雒邑方六百六十三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其分墜小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秦昭王時西周盡獻其地邑三十六口二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

王滅東西周王 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陵淮之下相睢陵僅取慮皆魯分也周以少昊之虛曲阜封伯禽為魯侯三十四世為楚所滅然本大國故自為分野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 宋地房星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為宋所滅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為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南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為分野 衛地營室東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七

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為狄所滅文公徙封楚邱子成公又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虛故謂之帝丘成公後十餘世為韓魏所侵盡亡其旁邑獨有濮陽秦滅濮陽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并天下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為庶人凡四十世九百年最後絕故自為分野 魏地觜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潁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許偃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舊都周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詩風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畔周

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遷邶庸之民于維邑傳十六世  
懿公亡道為狄所滅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是為文  
公而河內陰虛更屬晉河東土地平易本唐堯所居成王滅  
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故參為晉星魏  
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  
封大夫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  
原晉於是始大文公伯諸侯始有河內之士後十六世為韓  
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為諸侯是為三晉

日知錄晉自武公滅翼今翼縣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攻之於傳滅楊今洪洞縣滅霍  
州今霍州滅耿今河津縣滅魏在今蒲州重耳居蒲在今陽州夷吾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居屈在今吉州太子居曲沃今聞喜縣而公都絳今太不過今平陽

一府之境國語宰孔謂晉侯景霍以為而滅絳在今陝州  
在今陝州則跨大河之南史記晉世家言獻公時晉疆西有河  
內今平陸內河曲也內音至惠公敗韓之後秦征河東則內及  
解今臨猗狄取孤廚今鄉涉汾而晉境稍蹙文公始敗南陽  
得今之懷慶襄公敗秦于殺自此惠公賂秦之地復為晉  
有而以河西為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都皆狄地不屬於晉  
文公作三行以禦狄襄公敗狄於箕而狄患始稀悼公用  
魏絳和戎之謀以貨易土在文公後平公用荀吳敗狄于  
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洞雒陰之間而鄆並今平  
陵今清源縣梗陽今榆次縣塗水今榆次縣馬首孟今孟縣為祁氏之邑晉陽今太

原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  
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晉之滅狄其用  
兵有次第宣公十五年滅潞氏十六年滅甲氏及雷呼成  
公十一年伐唐咎如而上黨為晉有矣昭公元年敗無終  
及羣狄於大鹵而太原為晉有矣然後出師以臨山東昭  
公十二年滅肥二十二年滅鼓於是太行以南之地謂之  
南陽太行以東之地謂之東陽水經注引馬季長曰晉地  
陽自朝歌以南至朝為南陽

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  
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  
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是分焉鄭國今河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榮陽潁川之  
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食采畿內是為桓公其  
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自武  
公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陳本太昊之虛  
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為  
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  
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趙地昴畢之分野也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真定常山  
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  
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  
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大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

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雁門亦同俗於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壘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雁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也 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菑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干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荊湯時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十

有逢公柏陵殷未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其後二十九世為疆臣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為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來奔齊齊桓公以為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

國語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于紀鄒案杜預注鄒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臨淄縣東十九里有安平城有鄒亭即其地也是桓公初年齊國東地尚迫狹而管仲云東至于海者特誇詞耳及後滅紀滅鄒稍并莒紀之地以自益至襄六年晏弱滅萊棠則盡有登萊之地東

至于海矣

楚地翼軫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荊蠻為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為武王寤以疆大後五世至嚴王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 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太伯初奔荆蠻號曰句吳太伯卒弟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仲於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為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至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為越王句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十一

踐所滅越既并吳後六世為楚所滅後秦又擊楚徙壽春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 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爭強用范蠡大夫種計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周元王使使命為伯後五世為楚所滅子孫分散君服於楚後十世至閔君搖佐諸侯平秦

太史公述十二諸侯年表始于共和終于周敬王二十四年其時曹陳先亡而史公以六國表繼之晉衛附于魏鄭附于韓魯蔡附于楚宋附于齊各述其國後事當三家分晉魏獨得晉故都是已魏惠王周霄皆自稱曰

晉國而韓趙則否史公附晉于魏以此及班固作地志載周末諸國分野亦多准此例今並錄如右

七國疆域

史記作六國年表以秦後得天下故不列于表中今總誌七國疆域仍以秦冠首

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嵩益州皆宜屬焉秦之先曰非子周孝王封為附庸邑之子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亥孫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救周有功賜受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邽鄠之地後八世穆公稱伯以河為竟至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政并六國稱皇帝其國都咸陽河山四塞右隴蜀隴鳳翔府隴州西北六十里皆古蜀左關坂關函谷關古關在陝州靈寶縣南十里今日南府永甯縣華陰縣東四十里坂南在河北六十里北有甘泉谷口甘泉山在西安府涇陽縣北百東南四十里南帶涇渭韓滅鄭徙都陽翟分并東周兼有亦曰寒門陳之潁川陽夏地方九百餘里北有鞏洛成皋之固成皋即西有宜陽商坂之塞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商坂即商宛穰洧水穰今南陽府鄧州洧水出禹州密州新鄭縣南三魏都安邑惠王畏秦徙都大梁遂割西河外七百餘里以與秦然地尚千里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

長城秦紀魏築長城自鄭濟洛以北有上郡固陽今陝西榆林今延安縣北廢豐州境有稽陽古塞鄭今西安府華州上郡魏惠王時河西之地舊為魏有南有鴻溝陳汝許鄆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蓋即汴河矣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河外趙分晉地得晉陽後自中牟徙都邯鄲并戎滅代取中山與匈奴接境地方二千餘里西自常山至代上黨南臨河漳東有河薄洛之水北踰句注之塞燕都薊今順天東有朝鮮遼東朝鮮今遼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今陝西榆林衛勝州東北境南有淳沱易水齊都臨淄戶不下七萬地方二千里南有泰山東有琅邪琅邪山在百五十里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楚滅陳蔡并吳越取魯及宋地方五千里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夏州城北數里州名夏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州在今武昌府城西楚并吳越地南有洞庭蒼梧洞庭湖在東至海海陽蓋謂楚之東南境西有蒼梧蒼梧在今西南府南遠南六十里北有陜塞郟陽今漢中府興安州郟陽縣東南有洧水流入漢曰洧口

秦置郡縣

秦始皇并兼六國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內史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其後南平百越置桂林南海象郡閩中合四十四郡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繫南帶皆臨大海王伯厚曰三川漢河內河南梁國泗水漢沛郡薛郡漢魯國九原漢五原郡黔中漢武陵郡內史漢三輔及恒農郡



呂祖謙曰春秋時郡屬于縣趙簡子誓眾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于郡秦紀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是也孝公用商鞅并小鄉為大縣縣一令時向未有郡牧守稱及魏納上郡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之歟案戰國策楚王以新城為主郡蓋郡之所治必居形勝控扼之地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又三川河東在諸郡首者所以陪輔關中地勢莫重焉漢分三川為河南河內與河東號為三河史記貨殖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顧炎武曰漢書地理志言秦并兼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古

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之郡縣邊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子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十二年鄭伯逆楚子之辭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楚滅諸小國為九縣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二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遠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十年叔向曰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二十八年晉分邢氏之田以為七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古

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襄公十七年子穀曰彭仲舒申佯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者先君桓公子管仲與毅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吳世家王餘祭三年子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按昭二十九年傳魯縣則夏后氏已有縣之名周禮小司徒四甸為縣遂人五鄙為縣縣土注距王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亦曰寰國語管子制齊三鄉為寰寰有寰帥十寰為屬屬有大夫顏師古曰古書縣邑字皆作寰以縣為縣挂字後人轉用為州縣字其懸挂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蠡對之縣又加心以別之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世固已有郡矣周書作維篇有四郡古時縣大而郡小說文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至秦初置二十六郡以監其縣今按史記吳王及春申君之事則吳起為西河守馮亭為上黨守李伯為代郡守西門豹為鄴令荀況為蘭陵令城渾說楚新城令衛有蒲守韓有南陽假守魏有安邑令蘇代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守千戶封縣令趙封馮而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則六國未入於秦已先為守令長矣故史言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而齊湣王遺楚懷王

書曰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張儀說燕昭王曰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安得謂至始皇而始罷侯置守邪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并而爲十二諸侯又并而爲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矣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中西河上郡則因魏之故雲中雁門代郡則趙武靈王所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則燕所置史記不志地理而見於匈奴傳孟堅志皆謂之秦置者以漢所承者秦不言魏趙燕爾梁玉繩曰韓世家有上黨守馮亭則上黨郡韓置而巴蜀漢中上郡置於惠文王河東南陽黔中上黨南郡置於昭襄王三川太原置於莊襄王俱見本紀不得全屬始皇初置也但三十六郡之目史不詳載攷始皇置國中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海桂林象郡皆在後不在三十六郡內據漢志所云自河東至長沙止三十三向缺三郡續漢郡國志則云秦有郡郡黔中郡前志無黔中誠爲脫漏而郡非秦郡劉敞辨之甚悉是向缺二郡也有以郡郡楚郡充其數者前人已辨之始皇紀集解言郡凡三十五無內史爲三十六所缺向有一郡考水經卷十三廣陽縣注云秦始皇滅燕以爲廣陽郡于是三十錢大昕曰秦四十郡之說昉于唐初人然其去秦漢遠矣史記書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未嘗實指爲某某郡也班氏地理志列漢郡國百有三又於各郡國下詳其沿革其非漢置者或云秦置或云故秦某郡或云秦郡并之正合三十六之數是即始皇所分之三十六郡也志末又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漢興以其地太大稍復開置又立諸侯王國武帝開廣三邊故自高帝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

八昭帝一迄于孝平凡郡國一百三以秦三十六郡合之高文景武昭所增置正得百有二是秦三十六郡之外更無它郡安得有四十郡哉司馬彪郡國志本沿東觀舊文亦云漢承秦三十六郡後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國百三自後漢至晉史家俱不言秦有四十郡也許叔重說文應劭風俗通高誘淮南子注皇甫謐帝王世紀述秦郡皆云三十六諸人博學洽聞豈有不讀史記者使南海三郡果在三十六郡之外何故舍多而稱少自裴駟誤解史記以畧取陸梁地在分郡之後遂別而異之其注三十六郡與漢志同者二十三別取內史鄣郡黔中三郡當之而秦遂有三十九郡晉志又增閩中一郡合爲四十嗣後精于地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理如杜君卿王應麟胡三省輩皆莫能辨四十郡之目遂牢不可破矣或曰始皇分三十六郡據史記在二十六年而置桂林象郡南海則在三十二年是三郡固在三十六郡外矣應之曰史公記事言其大者始皇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丞相綰請封諸子李斯言封諸侯不便遂廢封建之制諸郡置守尉監皆領于天子此秦變古之一大端故特於是年書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猶言廢封建爲郡縣耳言三十六郡則統乎天下矣非謂三十六郡盡置于是年也且始皇即位之初已并巴蜀漢中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五年又置東郡十七年又置潁川郡二十五年又置會稽

郡此諸郡者皆在裴駟所舉三十六郡之數不疑前文之重沓而獨疑後文之預數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數以六為紀郡名三十六蓋取諸六自乘之若四十郡則漢人無言之者無徵之言勿聽可矣或又曰史記東越列傳秦已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郡閩中為始皇置史公有明文而漢志不載豈非班氏之漏應之曰漢志丹陽郡故鄣郡不云故秦鄣郡則非秦置可知志凡稱故者皆據漢初而言如故齊故趙故梁故楚故淮南並漢初封國也泗水國云故東海郡與此文正同東海郡既高帝置則鄣郡必漢置矣又漢志稱秦置者二十有七稱秦郡者一稱故秦某郡者八此外無稱秦者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九

漢十三部

漢祖革秦之敝分內史為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勃海廣漢涿郡及三內史河上渭南中地凡二十有六文帝增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景帝加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平西南夷置牂柯越檣沈黎汶山犍為益州西置武都又分立零陵郡其後拓土分疆又增十四恒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元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金城之郡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七

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初武帝改雍曰梁梁曰益又置徐州及交趾朔方于是兼禹貢職方州名有司隸并荆兗揚荆河冀幽青徐益交涼十三部元封五年置刺史傳車周流匪有定鎮魏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元書云故刺史稱元光三年初置部刺史十三人居無常所後漢則皆有定所間若疎云通鑑齊孝王孫謀發兵臨淄青州刺史此刺史適在臨淄非必治所胡三省乃云臨淄青州刺史此刺史史治豈知西漢刺史稱傳車居無常處者乎元始元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凡縣邑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四年置西海郡漢志郡國一百三十一從晉書作百一十一閩若疎曰郡國志凡縣名先書郡所治惟東漢則然西漢不爾歷攷志傳為治者二十有六江陵平襄宛陽翟劭彭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九

城邯鄲臨淄雒陽廣陵昌邑吳壽春鄴相成都長子濮陽無鹽魯江州涿樊道故其蘭邛都滇池不為治者三梁國首陽卻不為治治雒陽王國以內史治民而梁內史韓安國從王於睢陽汝南郡首平輿亦不為治治上蔡見翟方進傳左馮翊首高陵亦不為治治長安見趙廣漢傳景帝紀注及百官表又韓延壽傳延壽為左馮翊出行縣至高陵尤明證也胡三省注通鑑不知此例如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域縣豈可乎又云漢五原郡治稠陽不知稠陽都尉治太守不與都尉同治也廿二史攷異漢志謂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六與晉書地志不合攷漢志梁國即秦碭郡非高帝所增信都國亦無高

帝置之文河上渭南中地三郡雖高帝置然未幾而廢三輔之分實自武帝始廣平非文帝置當在武帝初王溫舒為廣平都尉其證也文帝建國九其一乃濟北武帝時并入泰山郡膠西國宣帝改曰高密景帝建國九濟川濟東山陽濟陰江都中山廣川清河常山置郡一北海中山清河常山皆高帝置濟川後廢故漢志云景帝增六也晉志失舉江都廣川又誤以濟東為濟北不知濟北乃文帝所置也廣川即信都信都國立於元哀之世而晉志謂高帝時有之亦誤廣陵即景帝所置江都國非武帝所置武帝建國三平干即廣平真定泗水晉志皆失舉按漢志載郡國一百三正元始二年以前之制晉志云百一十有一誤也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辛

珠崖儋耳沈黎汶山四郡後廢南海鬱林日南即秦之南海三郡而閩中郡則漢未嘗置王伯厚謂除此八郡正合漢志一百三之數愚謂分內史為三輔視秦僅增二梁國即秦碭郡不當重出而武帝所置真定泗水晉志猶遺之秦泗水郡漢改為沛郡漢之泗水國則分東海置非一地也王鳴盛曰周勃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得二十二縣泗水郡即沛郡也今地志沛東海二郡共七十五縣蓋元始時漢新置之縣比秦多再倍有餘又云降太原六城今地志太原二十一縣亦比秦多再倍有餘高紀六年以太原後而其餘與勃傳及地志皆不同又云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今地志雁門十四雲中十一比舊反少

又云定代郡九縣今地志代郡十八比舊多其半又云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遼東二十九漁陽二十二今地志上谷十五多舊三縣惟右北平數相符而遼東十八漁陽十二少于舊幾半高紀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今地志常山屬縣僅十八比舊少七斬歙傳降邯鄲郡六縣今地志趙國即秦邯鄲郡屬縣僅四比舊少二其詳不可考矣

後漢光武中興以郡國蕭條官多役繁乃并省其十廣平真定河間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廣陽建武六年詔并合郡縣凡省四百餘縣十三年省州牧復置十三州部刺史司隸治河南豫治譙兗治昌邑徐置郟青治臨淄涼治隴并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壬

治晉陽冀治鄆幽治薊揚治歷陽益治雒荆治漢壽交治廣信明帝置永昌郡改信都曰樂成臨淮曰下邳國章帝置任城阜陵國晉志以為吳郡者誤和帝復廣陽又增置濟北國安帝置蜀廣漢犍為張掖居延遼東屬國順帝又改淮陽曰陳楚曰彭城濟東曰東平干乘曰樂安天水曰漢陽樂成曰安平桓帝置高陽高興博陵靈帝置南安郡陽廬陵又改高興曰高涼獻帝置永甯改居延屬國為西海據劉昭續漢志注與平二建安十五年孫權分豫章立郡陽都二十五年分合浦立高梁郡行在獻帝世而高陽國則晉泰始元年置晉志以為高靈增置者誤也後漢書西南夷傳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又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劉昭以為安帝延光三年置凡郡國百五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二十郡國比前志增二縣邑道侯國比前志少三百九十七東樂浪郡西

敦煌郡南日南郡北雁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涼州以其郡國并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充豫青徐荆揚冀益雍後漢書劉焉傳靈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刺史居其任從之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錢大昕曰前漢郡國百有三自光武至順帝并省者八真定城陽泗水淄川高密膠東六安廣平省而復置者二河一問廣陽分置者四永昌任城濟北吳郡改舊名六因舊八十九又屬國別領比郡者六廣漢屬國後為陰平郡蜀郡屬國後為漢嘉郡犍為屬國後為朱提郡居延屬國後為西海郡遼東屬國後為昌黎郡張掖屬國後不見故續志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三

云郡國百五晉書地志作百有八者誤 王鳴盛曰九江郡歷陽侯國續志云刺史治而于壽春縣又引漢官云刺史治去雒陽千二百里二說不同何氏焯謂志據中興以後漢官據末年攷志據永和五年而交州注引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治羸陵縣元封五年移廣信縣建安十五年治番禺縣元封乃武帝號據此則漢官亦不專據末年太守所治注去雒陽里數而刺史反無故劉昭采漢官補之然竟之昌邑徐之鄴縣青之臨菑揚之歷陽益之雒縣并之晉陽皆不注去雒陽里數以其刺史太守同治一縣故省文耳

三國疆域

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郡新與五原朔方置樂平折上西平折金城新平折安定右略陽折陽陰平折廣漢帶方折樂譙折沛樂陵折平原章武折河間南鄉折南襄陽折南曹公向未得政帶方則公孫度所置與魏無涉又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置永陽郡興平二年文帝置七朝置西海郡建安三年置城陽郡晉志皆失之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三

歌內地陽平郡地○考魏志稱文帝分魏郡東部為陽平郡西安豐郡故廣平郡此不數廣平者焉也又田豫為七陽太守在太初時則建安之末已有七陽郡而劉靖黃初中為廣平太守亦嘗置廣平郡矣 明帝置上庸蜀置西城房陵上庸三郡魏文并為新城郡降將孟達為太守明帝誅達復分其地為上庸錫郡錫郡旋廢 少帝置平陽郡凡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彭城荆治襄陽涼治武威餘並因前代得漢郡者五十四焉 通典作齊王嘉平中郡國縣道多所置省俄或還復不可勝紀 晉志魏置者尚有廣平城陽汝陰昌黎四郡 王鳴盛曰東漢不置雍州魏置雍當在建安中操統事後魏志張既傳太祖時不置涼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杜恕傳太和中恕以為古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乃上疏曰今魏有十州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漢人但名司隸魏人往往稱司六朝司州之名始此杜恕疏云天下猶人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無患今兗豫司冀天下之腹心也又荀彧傳建安九年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

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或以為不可遂止其後建安十八年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梁習傳并土新附習領并州刺史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文帝踐阼始復置并州彼時又嘗并涼于雍張既傳所言是也餘所并三州則無考通典雖言魏十有二州而荆揚正吳地魏不得有特緣邊有鎮戍聊立此名耳杜恕言有十州蔣濟言十二州二者不同大約一數荆揚一不數荆揚耳蓋魏得漢之司隸豫冀兗青并六全州徐州但得其西境涼州但得其東西及北境幽州但得其西南境其東北境則公孫氏據之至景初二年始為司馬懿所滅

蜀先主全制巴蜀置益都治成梁治漢二州又置九郡巴東巴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西梓潼漢地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巴東巴西沓析  
魏為江都尉此三郡皆置於劉璋時汶山郡漢武所立後廢靈帝復立漢嘉即蜀郡屬國亦靈帝所立非始於先主也朱提即犍為屬國亦稱犍為南部涪陵後主建興三年分建初稱巴東屬國與宕渠皆析巴郡地  
益永昌置雲南郡分建寧牂牁置與古郡得漢郡十有一巴蜀漢中廣漢犍為牂牁益州永昌及蜀郡犍為二屬國共有二十二郡蜀後主傳注引王隱蜀記但  
廿二史攷異建寧漢之益州郡也晉地志云劉禪改廣漢屬國為陰平郡此以陰平為魏武所置故不數又華陽國志稱劉氏延熙中分置東廣漢及南廣郡晉志皆不及  
吳主北據江南盡海有交治龍廣孫權置荆治南郢夏揚

治建五州晉陽秋曰王滿收其國籍領州四案領州四者漢無鄂州且文紀黃初三年以荆州江北諸郡為鄂州旋復故然則此州乃魏所立且旋廢矣不知杜佑何以云然大  
帝初置郡五臨賀梧地武昌夏地珠崖新安折地廬陵南部  
即晉之南康郡也○漢武置珠崖儋耳二郡元帝時罷孫氏置郡亦不見于陳壽志惟陸凱傳云赤烏中除儋耳太守意者合珠崖儋耳為一郡乎孫權嘗改合浦為珠官郡孫亮時復舊名此珠官非珠崖也廣陵郡陽高涼三郡亦孫氏所置志誤以爲桓靈時置故不及權又嘗置西陵郡以甘肅為太守置彭澤郡以呂範為太守置東安郡以全琮為太守皆不入而少帝置臨川即豫章臨海即會稽衡陽即長沙湘東即沙東景帝置天門即武寧建安即會稽建平即宜都合浦北部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北部尉領平山與道寧浦三縣晉志靈浦郡吳置即此合浦北部也廣州記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靈林立靈浦郡治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即零陵始平山縣與吳錄異  
興南郡邵陵即零陵安成即長沙豫新昌折地武平地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七

九德真地吳興折地丹東陽折地桂林折地樂陽宜都本劉南郡置張飛孟達樊友相繼為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入吳在孫權時非皓所置也樂陽非吳地或以爲營陽之譌良然志云穆帝分零陵立營陽郡宋志亦得漢郡者十有八共有云江左分零陵立則亦非漢所置矣得漢郡者十有八共有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晉陽秋曰郡四十三太平御覽引三御覽誤  
錢大昕曰續漢志所載郡國百有五蜀得其十一吳得其十八其餘七十有六魏武省其七則魏所得漢郡當為六十九矣漢司隸部之河南河內河東恆農京兆馮翊扶風豫州之潁川汝南梁國沛國陳國魯國冀州之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國勃海兗州之陳留東郡東平任城泰山濟北山陽濟陰徐州之東海琅邪彭城下邳

廣陵青州之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荊州之南陽揚州之九江并州之上黨太原西河雁門涼州之隴西漢陽即天水武都金城安定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居延二屬國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元菟樂浪昌黎即遼東屬國皆魏所有不止五十四也吳得漢郡者十有八謂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丹陽會稽吳豫章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實十七郡而云十八未詳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七

美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八

湖西閭鎮珩輯

職方考

晉十九州

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邱荆河治項冀治房子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榮陽析河南地即漢末榮陽都尉上洛析京兆地頓邱析東郡地臨淮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十一

析下東筦析郡地襄城析穎川地汝陰析汝南地長廣析東萊地廣甯析上谷地黎即遼東屬國新野隨義陽地陰平毗陵地宣城陽地南康即廬陵郡晉安析建安地寧浦即合浦郡始平析京兆地略陽即廣魏郡樂平南平因吳南郡改名義陽樂平皆魏置陰平亦魏置立高陽國分勃凡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所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三縣千一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僅有其二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荆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

錢大昕曰後漢郡國一百五并省者八陳漁陽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張掖屬國改舊名者十二濮陽即東郡高平

一 卽山淮南卽九天水卽漢范陽卽深建寧卽益州

陰平卽廣漢屬漢嘉卽蜀郡屬朱提卽犍爲屬西海卽居

未改昌黎卽遼東屬漢末增置者六博陵新平西平西郡

南安汶山魏置者十五平陽廣平陽平譙七陽安豐樂陵

帶方本公孫新興襄陽新城魏興上庸廣魏南鄉蜀置七

巴東巴西江陽皆劉梓潼涪陵雲南與古吳置二十六廬

陵郡陽宜都本劉天門建平衡陽湘東邵陵武昌安成吳

與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臨川新昌武平九德臨賀始安始

興桂林高涼高興寧浦新置二十二晉志作二十三又改

廣魏曰略陽南鄉曰順陽吳新都曰新安仍漢舊名者八

十五郡耳又其司州統郡國十二兗州八豫州十冀州十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一三幽州七平州五并州六雍州七涼州八秦州六梁州八

一益州八寧州四青州六徐州七荊州二十二揚州十八交

州七廣州十合計止一百七十二益青州脫北海一郡

十六國疆域

前趙劉淵有雍幽冀青劉聰有司隸雍豫荆永嘉之後司州

洛陽爲荊州案晉地志司州統郡十二以平陽爲雍州

復以洛陽爲荊州又分置左右司隸部則左司隸蓋部司

益部荊州河南諸郡殷衛東梁西河陽北兗并幽冀劉曜有

雍秦涼朔幽益并諸州案前趙僅二十七年方州所統凡經

未隸屬若以歷時爲斷又無平陽以東今據晉書地志永嘉二

年劉淵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淵遂僭帝號於平陽曜平

陽大尹周置降於石勒河瑞元年太史令鮮于修之言於淵

曰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唐堯晉都願陛下上應乾象下

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後趙有司洛豫兗冀青徐幽營并

朔雍秦荆揚十五州晉書石虎克十有三州今共得十有五

州內前趙嘉平二年張賓說石勒云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

山憑險形勢之固可擇此二邑而都勒於是進據襄國先是

勒爲郭敬客時襄國有謠曰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或入口

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爲襄也或入口爲國也至是

勒始都之後趙石祗鎮襄國晉永和六年祗聞石覽死僭號

於襄國冉閔來攻圍之七年石祗大敗冉閔於襄國四月劉

顯殺石祗僭帝號於襄國八年冉閔追劉顯至襄國顯將曹

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公卿已下百餘人焚襄國宮室遷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其民於鄴前燕有平幽中洛豫兗青冀并荆徐十一州附

郡二初咸寧二年置平州以慕容廆爲刺史永嘉之亂廆爲

眾所推及其孫儁移都於薊大興四年拜廆平州牧晉書元

進平州牧咸和九年拜旣平州刺史已又遣謁者陳沈拜

儁幽冀并平四州牧儁光壽元年慕容垂爲平州刺史鎮遼

東前秦有司隸雍秦南秦洛豫東豫并冀幽平涼河梁益

寧兗南兗青荆徐揚二十一州苻健初僭號於雍州置司隸

校尉苻堅時分司隸爲雍州建元六年省雍州入司隸通鑑

雍州於分京兆爲咸陽郡後秦亦稱東秦胡三省云時乞

爲東秦以別之有司隸部雍秦南秦涼河并冀荆豫徐兗

梁南梁十三州白爵二年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



之建初元年苻儁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改長安為常安八月以太子興鎮長安六年大敗苻登於長安七年苻儆疾遣鎮東姚碩德守長安皇初元年興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後蜀有益梁荆靈漢安六州永寧二年李特攻陷益州尹州刺史宋岱擊特斬之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初特僭號於蜀稱漢益州郡縣皆沒於特特又分漢嘉蜀二郡立沈黎漢原二郡前涼有涼河沙定商秦六州永寧中張軌為涼州刺史鎮武威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為前涼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合十一郡實止十郡為梁州其子天錫又分置廣源郡凡統舊郡五增置郡六縣四十二晉咸康五年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四

張駿以太子重華行涼州事太和二年苻堅將王猛寇涼州天錫拒之猛師敗績太元二年苻堅將苻萇陷涼州虜天錫盡有其地西涼涼州庚子元年晉昌太守唐瑤移檄六郡推李暠為大將軍涼公秦涼二州牧屬雖在秦涼二州牧實止一涼州凡統舊郡五前涼郡三後涼郡二增置郡八縣可攷者四十三北涼有涼秦沙三州晉隆安五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號大都督北涼州牧魏遣使拜遜太傅涼州牧涼王加九錫至子茂虔為魏所并凡統舊郡四前涼增置郡九後涼增置郡一新置郡二共郡十六縣可攷者四十後涼涼州建元二十一年張天錫降于秦呂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護羌校尉太安元年羣僚上光為侍中中外都督隴右諸軍事大將軍

涼州牧酒泉公神鼎二年秦遣鴻臚欽拜呂隆征北大將軍都督河西諸軍涼州牧建康公凡統舊郡六增置郡二十一又新置郡四新改郡一護軍三南涼涼州宏昌四年六月秦遣使署禿髮傉檀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鎮姑臧禿髮之先曰匹孤率其部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隰羅南至澆河北至大漠匹孤曾孫樹機能盡有涼州之地晉太元二十二年烏孤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以弟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隆安二年利鹿孤即偽位徙都西平以弟傉檀為涼州牧五年傉檀徙都姑臧後為乞伏熾磐所并自武威西平樂都三郡曾經建都餘畧同後涼凡統舊郡十三增置郡一護軍一縣可攷者五十後燕西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五

附 有冀雍平營克青徐豫并雍十州晉太元九年慕容垂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明年定都中山僭位號改元建興移冀州牧于信都燕永康元年慕容寶遣使持節受司空范陽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寶將慕容詳守中山遂僭尊號慕容麟率眾殺詳復僭尊號魏師入中山麟敗走凡統舊郡十九新置郡四南燕有青并幽徐兗五州晉隆安四年慕容德入廣固殺幽州刺史辟閭渾遂定都僭帝位是為南燕改幽州為青州及慕容超移青州于東萊郡後為劉裕所滅北燕有平幽冀并青五州太元十二年馮跋僭稱天王於昌黎改元太平國號燕以馮素弗傳初為京尹鎮營邱弟宏為魏所并凡有郡十一西秦有秦東秦河北

十 卷百六十八 反文小

河沙涼梁南梁商益定十一州晉太元十年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置武城等十二郡實止十一郡改元建義符登拜國仁大將軍苑川王弟乾歸復僭偽位自號秦王乾歸卒子熾警襲位自稱河南王改元永康至暮末為夏主所殺凡統前涼郡一新置郡十一 夏國有幽雍朔秦北秦并梁豫荆九州晉義熙二年赫連勃勃僭號大夏天王大單于改元龍昇置幽州牧改築都城號曰統萬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鎮之水經注赫連龍昇七年改築大城則改秦統萬後亦屬幽州後破長安僭帝號于定為魏所滅凡統都城一餘城十

洪亮吉日十六國竊據久者不過數十年少止十數年劉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六

一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苻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考晉宋諸紀傳又多與載紀不合晉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為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不載此郡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於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且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恆山為界既涉張皇慕容郡冊援唐國為稱

亦慚假借甚有指南為北葦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為荆州乞伏也以灕川為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勿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又王彌曹山疑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為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又竟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既不隸於諸方又不歸于江左徒有郡縣空名因戰爭而附見列為實土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僑邦將位置之失當即云魏收鄴元李吉甫樂史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並錄入之以存故事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七

七代地形

宋武北平廣固晉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西定梁益九年朱齡石平譙縱又克長安盡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柴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以孝武大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南荆河治歷陽荆河治汝南江治潯陽青治臨淄初治後治廣固又移治臨淄翼治歷城司治義陽荆治南郡郢治江夏湘治臨湘今長沙府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益治建寧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鄞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漢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并省廢置雜合非一不能詳誌焉今紀其所治經久者郡凡二百二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得魏碣磬滑臺武

牢洛陽四城未久復失至元嘉二十七年王元謨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拔弘農關方及元謨敗亦棄而退明帝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為魏將慕容白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瓠並降魏于是長淮為北境倚徐兗於淮南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後十餘年而宋亡

沈約曰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部分為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荆豫今隸司兗朝為零桂之士夕為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為之渾淆職方所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越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八

首免身於荆越者百郡干城流寓比室人竹鴻雁之歌土畜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訖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啟邊隙淮北五州翦為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 王鳴盛曰東漢揚州之境東至海南盡閩越控制數千里壽春地在西北鞭長莫及故永和以後徙治歷陽在壽春東南八九百里且直臨江岸烏江亭下一葦可杭於制馭江南為便矣漢季大亂孫氏有進逼中原之勢魏人相度地利移制合肥反退至歷陽西北三四百里考劉馥滿寵傳魏時揚州始終治合肥

沈約以為壽春非也吳人據有揚荆揚治故在江南然立國江南者必跨江而有淮南方足自立故晉宋以後漢之揚州治變為豫州治矣

齊初淮北地多淪于魏青州治胸山冀治渦口荆河治壽春荆河州自東晉以後或治淮南或治淮北不恆其所今舉其要害之地北兗治淮陰北徐治鍾離又置巴東治巴餘州郡悉因宋舊凡有州二十三郡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益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魏援師至敗還永元二年荆河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遂失壽春後三年齊亡齊七主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畧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九

梁武帝除暴盜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是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劍閣以北並陷沒魏將元英又破將軍馬仙埤於義陽遂失淮西之地四年以後張惠紹剋魏宿遷城韋叡剋合肥裴邃剋程邱城胸山城尋皆敗沒惟合肥獨存六年魏軍主白早生荆河州刺史胡遜以懸瓠來歸至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以彭城內屬未幾悉復於魏七年夏侯竄元植等剋壽春獲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定二年陷後魏至是始復中大通初魏有爾朱榮之亂遣將陳慶之大舉北伐淮

北城鎮相次尅平既至河陽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數日敗退所得地亦失之其後蕭欽又尅復漢中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爲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建康陷沒及元帝平定景亂而齊將辛術南伐取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承聖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於是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北盡武寧與岳陽王誓分界西拒硤口與武陵王紀分界王鳴盛曰江左立國東倚淮南數郡爲屏蔽中資荆襄樊鄧爲藩籬而西則巴蜀阻險其右臂也吳楚溯流直達由漢中窺關陝晉滅蜀吳不能救失犄角之勢晉之取吳易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十

矣自晉惠帝時李特據蜀後爲桓温所滅義熙中譙縱又據之九年爲朱齡石所滅自此歷宋齊梁蜀爲江左有矣梁天監元年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二年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四年魏王足攻涪城邢巒規定巴西已而自卻蜀仍梁有至侯景大亂武陵王紀尙據有全蜀前後在蜀十七年南開益州越雋西通資陵吐谷渾士馬殷富若梁子弟多賢有此藩翰國豈易亡乃侯景之難紀不赴援侯景已平反東下欲圖尊位骨肉相殘卒爲元帝所誅西魏乘其虛遂取蜀矣陳氏土宇彌楚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城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文帝天嘉初湘

川之地爲周軍所陷二年侯瑱尅平之宣帝大建五年北伐諸將累捷吳明徹克壽春斬齊將王琳盡復淮南之地遂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而齊亡九年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梁淮北城士彥固守彭城明徹攻未下周將王軌來伐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爲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來降又遣將周羅暉攻克新野尋並失之周書杜杲傳陳文帝時杲奉使往陳分界陳人以魯山歸周魯山今湖北漢口鎮江岸山俗以爲大別者時江北地已盡入周魯山豈能獨守隋書文帝本紀開皇九年陳平合州三十郡一百零三當作四十地理志言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十一

陳初有州四十二郡一百九杜氏通典同及亡又少二州九郡故止四十州一百郡後魏起自北荒始遷盛樂後徙馬邑兼有代常山二郡地稱代至什翼犍改都雲中道武下山東拔慕容寶中山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天興中遣將南畧地長孫肥等克滑臺許昌又得彭城明元帝泰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太武帝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得蒲坂長安又克統萬遂滅夏神龜三年宋將劉彥之等伐碭碭滑臺武牢成將皆不守尋並復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眞君十一年宋王元謨來侵碭碭至滑臺敗退帝乘勝南征遂

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獻文天安初河南淮北皆為魏有時因宋晉安王子勛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略地破宋將沈文秀畢眾欽薛安都崔道固常珍奇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太和十九年徙都頻歲親征皆渡淮沔二十年屯八公山二

野及樊城新景帝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又元英破

梁將馬仙埤於義陽遂有淮西之地莊帝時梁將陳慶之至洛陽數旬敗走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國遂分為東西武

定中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魏收曰正光已前時推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

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恒代而北盡為北墟峭嶺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生民耗滅且將大半永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三

安末年逆賊入洛文簿散棄編戶無徵今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焉魏自明莊寇難紛糾攻伐既廣啟土逾眾王公錫

社一地累封不可備舉故總以爲郡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縮籍無者不錄

高齊起自晉州東有殷冀遂滅爾朱劫魏遷鄴于是河北自晉州之東河南自洛陽之東皆爲齊境又因梁侯景之亂遣

將略地南際于江有州九十七郡百有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後主武平中陳軍遣吳明徹連歲來侵盡失淮南之地周

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疾班師幼主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鄴都遂亡

周書武帝本紀六年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一百六十

二縣三百八十五隋書地理志序後齊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其數各不同杜佑通典

准隋志今從之 宇文周起自高平據有關隴魏主西奔漸移其社大統十六

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州內附廢帝初尅平漢中又遣尉遲迥平蜀文帝西征至姑臧其將于謹又平江陵殺梁元

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于江明帝武成二年尅陳湘川之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地三年失之

於高齊至武帝建德五年東征攻拔齊晉州城使梁士彥守之齊後主來攻不克尋又破齊後主軍於晉州城下乘勝平

齊後遣將王軌破陳軍於呂梁其東南之境盡於長沙通計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三

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 蘇轍曰晉以下天下紛紛強者不能以相并弱者不能以

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爲南北北又自離而爲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

而爲七代至於隋而後合爲一蓋其間百有餘年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其時南

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亦其勢之有所不可也七代之際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

齊取之後魏此五轍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救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不敢以乘其倉卒也嗟夫七代之際天下

將合之際也姚興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

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強悍之虜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昔者曹操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使武帝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內因關兵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定何江南之足以芥蒂夫吾心哉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四

隋改州郡隋書楊尚希傳出為河南行臺見天下州郡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官多民少十羊九牧請存要去開并小為大文帝嘉之遂罷天下諸郡考西漢盛時州不過十三部更宋齊州尚止二十有二至後魏割據中原新州名凡五十有奇後周并齊有州二百一十有一時陳尚未滅州亦四十有二及隋平江南州郡又倍于前矣考漢晉時每州管郡甚廣至魏書地形志所載則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者有不領郡者梁陳齊周地理無致而州郡總數見隋地志大約承歷代分析之後州郡什倍於漢晉之數故隋文帝懲其煩弊不得不因時而更制焉

隋文帝開皇初以官煩民弊廢五百餘郡以州治民及九年廓定江表復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都洛陽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並省諸州三年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分別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

東北至五原即九原郡北境唯至于河漢之盛極於此矣杜佑曰自三代以前為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至於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煩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

日知錄漢時止十三州至梁時南方一偏之地遂置一百七州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以州統縣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後雖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有時改郡為州則謂之刺史有時改州為郡則謂之太守非舊刺史之職理一郡而已由此言之漢之刺史猶今之巡按御史魏晉以下之刺史猶今之總督隋以後之刺史猶今之知府及直隸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五

知州也

唐十道此唐初制開元中改十五道今據唐六典

唐職方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一曰關內道古雍州之境京兆華同岐邠隴涇寧坊鄜丹延慶監原會靈夏豐勝綏銀凡二十有二州焉其原慶靈夏延慶州東拒河西抵隴坂南據終南之山北邊沙漠河歷銀同華六州之界隴坂在隴州之西終南其名山有太白九峻山在京兆之南沙漠在豐勝二州之北吳山岐山梁山華山之嶽在焉奉天縣吳山在隴州岐山在岐州梁山在同州華其大川有涇渭灃澇涇水出涇州至京州涇水出涇州至京州灃水出涇州至京州灃水出涇州至京州澇水出涇州至京州澇水出涇州至京州入于河灃澇並出京兆入渭厥賦絹綿布麻京兆同華岐四州厥貢岱楮鹽山角弓龍鬚席荅野皮麋香京兆榮草席

秦人華州扶芬花神細辛同州數文吉莫皮岐隴涇靈劇坊  
 丹等州鹿角膠鹿胎鹿茸等州白鹿茸州角弓鹽州鹽山會州  
 州女穠布邠州火筋刀草豆丹延慶等州麝香遠夷  
 則控北蕃突厥之朝貢焉二曰河南道古豫兗青徐四州之  
 境河南府陝汝鄭汴蔡許鄆鄭毫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  
 兗泗沂青萊登密海凡二十有八州焉東盡于海西距函谷  
 南瀕于淮北薄于河海在青州登密海泗六州之境函谷  
 之南境黃河歷魏陝河南府鄭毫宋曹滑濮鄆濟齊淄徐  
 滑濮濟齊淄青十州之北境名山則有三峭少室砥柱蒙  
 山嶧山嵩岱二嶽在焉三峭在河南永寧縣界少室在登封  
 嶧在東岳泰山一名岱山在河南宜大川有伊洛汝  
 蕙沂泗之水淮濟之瀆伊洛在河南宜  
 汝州蕙水在蕙州沂泗二水在河南宜  
 源在唐州桐柏縣濟水在河南濟源縣厥賦綿綿布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

陳許汝潁州調以緇綿唐厥貢絀絀文綾絲葛水蔥蕉心席  
 州麻布餘州並以緇及綿緇綿唐厥貢絀絀文綾絲葛水蔥蕉心席  
 州麻布餘州並以緇及綿資石之器鄭許陳毫宋曹濮鄆徐等州緇綿汝州絀絀文綾  
 綾著草葛子類川綿充州鏡花綾齊州絲葛淄州齊等州防  
 風青州仙文綾鄭州麻黃許州鹿心蓆登州水蔥蓆陝州栝  
 蓆根柏子仁曹州蛇牀子齊州阿膠泗水寶布沂兗等州紫  
 石英萊登密等州牛黃登州文石器海沙密州布海州楚布  
 萊州石器河遠夷則控海東新羅日本之貢獻焉三曰河東  
 道古冀州之境太原潞澤晉絳蒲統汾慈隰石沁儀嵐忻代  
 朔蔚雲魏州或  
 屬河南凡十有九州焉東距恒山西據河南抵首陽  
 太行北邊匈奴恒山在太原之東河水逕嵐石隰慈絳蒲六  
 州之西境首陽在蒲州南大行在澤州南其名山則有雷首介山霍山崢山雷首在蒲州介山在汾州  
 霍山在晉州崢山在代州一名五其大川有汾晉及丹沁之水  
 晉絳蒲五州入河晉水  
 出沁州歷晉絳澤三州至懷南入河厥賦布縹州布麻厥

貢類扇龍鬚席墨蠟石英麝香漆人參太原龍骨甘草石  
 密兔絲子澤州白石英黔雞禹餘糧晉州蠟燭絳州防風蒲  
 州龍骨竹扇絳州現民地骨白皮汾州石膏慈州蠟石二  
 州胡女布晉州二州龍鬚帶儀譯潞等州人參嵐州折等州  
 肅州折州豹尾代州熟青熟絲朝代二州白雞翎蔚州松子  
 雲州四曰河北道古幽冀二州之境懷衛相洛邢趙恒定易  
 幽莫瀛深冀貝魏博德滄棣媯瀘營平安東凡二十有五州  
 焉其幽營安東並于海南迫于河西距太行恒山北通渝  
 關荆門海在隸滄州平營五州之東河水經懷衛相魏博德  
 在平州東迫其名山有林慮白鹿封龍井陘陽石之山恒嶽  
 在焉林慮在相州西白鹿在營州北封龍在趙州西井陘  
 在相州在恒州西陽石在營州北大川有漳淇呼海之水漳水在營州與青水合  
 州與漳水合呼海在定厥賦絀絀及絲餘州絹綿厥貢羅  
 滄二州界亦與漳水合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七

綾平細絲布絲絀鳳翽鞞席墨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定州  
 等州平細邢州資器魏州綿絀莫等州羅深冀德  
 棣等州絹相州紗鳳翽胡粉邢州絀布恒州羅定州絀絀  
 幽州范陽絀貝州白德滄州鞞席柳箱媯營歸順等州麝香  
 檀州安東府人參平州蔓荆子薊州鹿角膠易州墨麝州墨  
 豹尾安東單遠夷則控契丹奚靺鞨室韋之貢獻焉五曰山  
 南道古荆梁二州之境荆襄鄧商復郢隨唐峽歸均房金夔  
 萬忠已上十六州  
 屬山南東道梁洋集通開壁巴蓬渠涪渝合鳳興利閬  
 果西道凡三十有三州焉東接荆西抵隴蜀南控大江北據  
 商華之山江水自蜀歷渝信忠  
 萬夔歸峽荆八州界其名山有岷蒙熊耳巫峽銅  
 梁荆山峴山岷蒙在梁州金州熊耳在商州上洛縣巫峽  
 在夔州峴山在夔州巫山縣銅梁在合州石鏡縣荆山在襄  
 州荆山縣峴山在襄州大川則有巴漢沮洳之水江水在合州界入  
 在襄州襄陽縣  
 金牛縣初名漾水壺名沔水歷洋金均襄鄧荆復七州至荆  
 州入于江沮水源自房州永清縣至荆州界入江清水出鄧

州南厥賦絹布綿細... 梁利隨均荆襄雜編絹... 厥貢金漆密蠟

蠟蠟銅鐵芒硝麝香布交梭白殼絨絳葛絲綸蘭干... 貢金

銅鐵州交梭絳子方殼絨綾襄州漆鄂隨唐潯真鄧利果... 等絲布襄均房商等州麝香復鄧開等州白紗隨州綾唐州

州文紅花洋州白交梭壁巴達通忠渠等州綿細渠通合等... 州藥子通州絳香渠州買子木拜子倍州連頭豫布渝峽隨

等州葛合州牡丹皮閩州重運後襄州白殼鳳州蠟蠟巴州... 等州布房州絳襄州烏漆碎石文

津器白輪山興鳳集夔等州蜜蠟六曰隴右道古雍梁二州... 之境秦渭成武洮岷疊宕河蘭鄯廓

北庭安西已上凡二十有一州焉... 其秦涼鄯洮北庭安

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 流沙在沙州已

名山有秦嶺隴坻西傾朱圜積石合黎崆峒三危鳥鼠同穴... 秦嶺在秦州上郡縣隴坻在清水縣西傾在洮州之西南朱

圍在秦州伏羌縣積石在河州抱罕縣合黎在甘肅張掖縣...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其大川則有洮水弱水羌... 洮水出西羌中歷岷蘭二州界入河弱水

澤在焉... 厥賦布麻厥貢麩金礪石碁

石密蠟蠟蠟毛毳麝香白麝及鳥獸之角羽毛皮革... 厥貢

全宥州散麝香沙州葶子雷州礪石成州武州蠟蠟洮州毛... 既涼州麻布甘肅瓜涼等州野馬皮西州白麝瓜州吉莫皮

伊州陰牙角胡桐淚鄯州特羊角野馬皮岷秦二州龍鬚席... 蜂牛尾雞翎秦州芍藥鄯州肉菘菘柏脈根瓜州草鼓子北

庭州速霍角陰牙角阿魏藏根安西排氈碗... 遠夷則控西域

番戎之貢獻焉七曰淮南道古揚州之境揚楚和滁濠壽廬... 舒蕪黃沔安申光凡一十有四州焉東臨海西抵漢南據江

北距淮... 其名山有八公濶大別霍山羅山塗山... 八公山在壽陽縣大

一名天柱在舒州懷寧縣... 其大川有滁肥之水巢湖在

在申州塗山在濠州鍾離縣... 厥賦純絹綿布火麻等布壽州以

馬湖在合州肥州三縣界... 厥賦純絹綿布火麻等布壽州以

州布綿麻安光二... 厥貢交梭絳縹孔雀熟絲布青銅鏡

州綿細申州綿細... 厥貢交梭絳縹孔雀熟絲布青銅鏡

和州紵練除沔二州... 州貢綿葛楚州貢孔雀布

烏蛇安州紵布壽州... 八曰江南道古揚州之南境

石解壽州葛布壽州... 八曰江南道古揚州之南境

潤常蘇湖杭歙睦衢越婺台温明括建福泉汀已上宣饒撫... 虔洪吉郴袁江鄂岳潭衡永道邵澧朗辰叙錦施南溪思黔

費業巫夷播溱珍凡五十有一州焉... 黔中又管

蜀南梅嶺北帶江... 水經岳鄂江宜澗常蘇七州之北入海

其名山有茅山蔣山天目會稽四明天台括蒼縉雲金華大... 庾武夷廬山而衡岳在焉

山一名鍾山在江寧縣天目在於...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潛縣會稽在山陰縣四明在餘姚縣天台在台州括蒼縉雲... 皆在括州金華在婺州大庾在虔州武夷在建安縣廬山在

尋陽縣衡山... 其大川有浙江湘灑沅澧之水洞庭彭蠡太湖

之澤... 浙水有三源一出歙州一出衢州一出婺州

州界入洞庭湖... 厥賦麻紵絳縹孔雀熟絲布青銅鏡

布... 厥貢紗縹絳縹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朱砂水銀零陵

香州白葛... 州貢紗縹絳縹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朱砂水銀零陵

州生石解鄂江二州... 州貢紗縹絳縹葛練麩金犀角鮫魚藤朱砂水銀零陵



綿劍梓遂普資簡陵印眉雅嘉榮瀘戎黎茂龍扶文當松靜  
 柘翼悉維嶺姚凡三十有三州焉其黎戎瀘戎松茂姚又皆  
 並管東連梓犸西界吐蕃南接羣蠻北通劍閣劍閣在昔安  
 其名山有峨眉青城鶴鳴岷山岷山在嘉州青城在蜀州  
 在岷州劍南其大川有涪雅及西漢之水江瀆在焉涪水歷  
 梓遂合六州界入江雅水出漢州什方縣經益簡眉四州  
 界入江西漢水歷利州果合江州界入江大江自松州甘  
 松嶺經翼茂彭蜀益陵眉嘉岷賦絹綿葛紵餘州綿絹及紵  
 布厥貢麩金羅絞綿紬交梭彌牟布絲葛屬香羚羊犛牛角  
 尾益蜀二州單羅益州高杆衫段彭州交梭簡州綿紬漢  
 州約布羅年布綿州雙綉梓州遂州縹緗或普道等葛  
 印劍嶺等州絲布龍雅眉嘉資等州麩金姚茂扶靜文悉松  
 維當柘翼等州麩香劍州蘇藍席普州天門冬前榮州班布  
 黎州蜀椒龍州羚羊角當靜和等州當歸羌活松遠夷則控  
 州狐尾悉州當歸犛牛尾維州犛牛尾姚州金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三

西河羣蠻之貢獻焉十日嶺南道古揚州之南境廣循潮漳  
 韶連端康岡思高春封辨龍新潘雷羅僑崖瓊振已上廣  
 昭富梧賀龔象柳宜融古嚴已上桂容藤義寶周白廉繡黨  
 牢巖鬱林平琴已上容府管內邕賓貴橫欽潯濃龍田武  
 瓊澄已上安南驩愛陸峯湯萇福祿龐已上安南管內凡  
 七十州焉其五府又東南際海西極羣蠻北據五嶺其名山  
 有黃嶺及鬱之水靈洲焉黃嶺在廣州寶安縣靈洲其大川  
 有桂水鬱水桂水出桂州臨源縣鬱水出鬱州其水  
 厥賦蕉紵落麻廣州等紵布端州蕉厥貢金銀沈香甲香水  
 馬翡翠孔雀象牙犀角龜殼鼈殼絲藤竹布融象二州貢金  
 十餘州貢銀桂州銅盤連州細布鐘乳崖欽二州高良薑廣  
 州竺席生沈香水馬甲香鼠鼯皮藤簞廣州安南並貢龜殼

循振二州五色藤盤振州班布欽安南及潮州蕉安南板  
 柳鮫魚皮翠毛愛麗等州孔雀尾驪州象牙藥犀角金箔糖  
 香廣湖高嶺峯等州及安南嶺地應春詔龍廣等州石斛  
 雷州絲雷富州班布石英蒙州越金古州蠟容州朱砂銀欽  
 州翡翠毛陸州瑋瓊龜皮翠毛甲香峯州豆蔻福祿郡二州  
 白蠟福祿郡二州其遠夷則控百越及林邑扶南之貢獻焉  
 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羣蠻之州蓋八百焉京兆  
 河南太原為三都潞揚益荆幽為大都督府單于安西安北  
 為大都護府安南安東北庭為下都護府涼秦靈延代充梁  
 安越洪潭桂廣戎福為中都督府夏原慶豐勝營松洮鄯西  
 雅瀘茂雋姚夔黔辰容邕為下都督府同華岐蒲為四輔蒲  
 升陝懷鄭汴魏絳為六雄州絳新汝汾晉宋許滑衛相洛  
 為十望州汾新安東平營檀鳩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雲勝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三

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鄯廓疊洮岷扶  
 柘維靜悉翼松當戎茂雋姚播黔驪容為邊州四萬戶已上  
 為上州陝汝汝後仙澤那龍涇靈郡三萬戶已上為中州不滿  
 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奉先同城外曰畿縣又  
 望縣有八十五焉其餘則六千戶已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  
 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初隋  
 季分割州府倍多高祖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襟帶  
 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又改總管為都督府太宗并省州  
 縣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為十道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三百  
 五十八縣一千五百五十一明年平高昌又增州二縣六其  
 後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北隴陰山西抵大漠其地東極

海西至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睿宗時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景雲二年以江山湖遠奉使者艱難乃分江南山南皆為東西道又分隴右為河西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分關內置京畿道分河南置都畿道又分江南西置黔中道而并河西於隴右為十五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開元二十八年戶部帳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天寶盜起中國用兵而河西隴右不守陷于吐蕃至大中咸通始復隴乾符以後天下大亂至于唐亡

顧炎武曰自古郡縣之制惟唐為得其中攷地理志屬縣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之數京兆河南二府各二十河中太原二府各十三魏州十四廣州十三鎮州桂州各十一其他雖大無過十縣者此其大小相維多寡相等均安之效見於前事後王可取而鏡也但其中一二縣之郡亦有可并憲宗元和元年割屬東川六州制曰分疆設都蓋資共理形束壤制亦在稍均將懲亂以銷萌在立防而不素故賈生之議以楚益梁宋氏之規制荆為郢酌於前事宜有變通此雖一時之言亦經邦制郡之長策也 錢大昕曰自武德至開元有州無郡天寶元年改州為郡乾元元年復改郡為州綜唐二百九十年間稱郡者僅十六載耳志凡稱某州某郡者謂本是某州中間曾改為某郡非州郡之名同時並立也乾

元以後新置之州未經改郡故無郡名宋承唐制以州領縣而仍留郡名以備王公封號之用故地理志每州亦有郡名然有名無實較唐志似同實異

方鎮州境

至德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軍戎遂有防禦團練制置等使要衝大都有節度使寇盜稍息易以觀察使東都畿汝防禦觀察使 領汝州東都 河陽三城節度使 治孟州領 度使 治汴州管 義成軍節度使 治滑州管 忠武軍節度使 治許州管 天平軍節度使 治鄆州管 兗海節度使 治陳蔡三州 武寧軍節度使 治徐州管 平盧軍節度使 治沂密四州 陝州節度使 治陝州管 潼關防禦鎮國軍使 治華州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同州防禦長春宮使 同州刺史 鳳翔節度使 治鳳翔府管 靈節度使 治邠州管 涇原節度使 治涇州管 朔方節度使 治靈州管 河中節度使 治河中府管 昭義軍節度使 治潞州管 河東節度使 治太原管 州大同軍防禦使 治雲州管 魏博節度使 治魏州管 州大義昌軍節度使 治滄州管 成德軍節度使 治恒州管 義武軍節度使 治定州管 幽州節度使 治幽州管 州山南西道節度使 治興元管 山南東道節度使 治山南管 劍南西川節度使 治成都管 劍南東川節度使 治梓州管 扶文龍戎翼印楊桃柘 劍南東川節度使 治梓州管 奉當悉奉豐靜等州 劍南東川節度使 治梓州管

武昌軍節度使

治鄂州管鄂岳等州

淮南節度使

治揚州管揚楚等州

浙江西道節度使

治杭州管浙西等州

浙江東道節度使

福建觀察使

治福州管福建等州

宣州觀察使

江南西道觀察使

治洪州管洪饒吉江袁信

湖南

黔中觀察使

治黔州管黔中

嶺南

容管經略使

治容州管容

西道桂管經略觀察使

治桂州管桂

安南都護節度使

治安南管交武

涼州節度使

治涼州管西

瓜沙節度使

治瓜州管瓜

魏博傳五世至田弘正入

朝十年復亂更四姓傳十世有州七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

王承元入朝明年王庭湊反傳六世有州四盧龍更三姓傳

五世至劉聰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十二世有州九淄青傳

五世而滅有州十二滄景傳三世至程權入朝十六年而李

全略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宣武傳四世而滅有州

四彰義傳三世而滅有州三澤潞三世而滅有州五

歐陽脩曰唐之盛世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勢未分既其

衰也置軍節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

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干戈

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

衰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其利害之

理然歟

五代州域

梁初天下別為十一南有吳浙荆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

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汴洛都雍兗沂密青淄齊棣登萊

徐宿鄆曹濮宋毫單潁陳蔡許汝鄭滑襄均房鄧隨郢唐復

安申蒲孟懷晉絳陝統華商同耀邠靈慶衍鄜坊丹延夏銀

綏宥靈鹽魏博貝衛澶相邢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新置州

一曰輝州

廿二史攷異李茂貞不列世家而入雜傳至職方攷仍

以岐與閩蜀諸國並舉拓拔李氏世有夏綏銀宥靜五

州之地與荆南高氏同俱非五代所得有也梁初幽涿

檀薊順營平滄景德瀛莫諸州為守光所據僭號稱燕

尋為唐莊宗所併于梁無與歐公職方表列梁州八十

有一而序文云七十八者不數金虔韶也其實鄭冀深

趙屬王鎔易定屬王處直夏綏銀宥屬李仁福靈鹽屬

韓遜皆自擅其地與吳越荆湖無異然則朱氏所有實

六十餘州耳

後唐莊宗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

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

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

洛磁鎮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

雲應新鎮儒武儀代嵐石憲

麟府并汾慈恩澤潞沁遼

岐山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八

六典通考

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

二州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後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平二州隸之

又增置寰州府州合一百二十三州長興三年吏部侍郎王權奏伏見諸道州府每閏年准例送尚書省職方地圖

頃因多事郡邑或遷館遞曾改添增鎮戍狃造城池如以舊

規錄為正本必有差殊請頒下諸州所送職方地圖令按目

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經新舊移易者並載於圖其有

山嶺溪湖步騎舟楫各便於登涉者亦須備載奉敕諸道州

府據所管州縣各進圖經一本點勘文字無差悞其間有古

今事迹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風俗所向皆須備載不得漏畧

石晉入立路契丹以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蔚十六州而得蜀金州又增置威州合一百九州置德清軍於晉州

後漢初秦鳳階成復入于蜀隱帝時增置解州合一百六州

後周代漢十州入于劉昞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

四州揚秦滁和海楚泗濠壽光廬舒蕪黃又增置濟濱雄霸通五州而廢衍武

景三州合一百一十八州置保順軍於無棣漢陽軍於漢陽

定遠軍威州及幼主禪位于宋凡州府軍監一百二十九縣

六百六十一軍監始自置屬縣

十國疆域

自江以南昇潤常欽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

自江以北揚楚泗和滁光黃舒蕪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

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秦州筠州又取

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其後周師來伐亡淮

北十四州閩又取漳泉二州以迄于亡右吳及南唐宋平江

十九軍三縣成都府漢彭瀘蜀綿眉嘉劍梓遂果閬普陵

資榮簡印黎雅維茂文龍黔施夔安忠萬興利開通涪渝瀘

合昌巴蓬集壁梁潯戎興元府洋源金秦鳳階成右劍以南

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為蜀通鑑唐紀莊宗克蜀得節度十

太祖取蜀凡得州四興王府本廣州南韶潮順循齊昌府

十六縣二百四十封端英雄敬康恩思瀧勤新高潘雷羅辨邕春貴鬱橫賓欽

潯容牢白廉常樂黨繡鬱林藤竇義禺順瓊崖儋萬安振思

唐交右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為南漢開寶四年南漢主降凡

錢大昕曰宋史地理志開寶四年平廣南得州六十較五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代史多者十四潮循龔恭思唐澄貴蠻九域志作蠻恐誤

蠻牢黨繡順振宋志誤禹九域志禹州領縣四開寶五年

容州北流縣少者一榔潮循皆嶺南名郡不應缺畧明係

史家絀漏其餘十二州或因開寶五年省併故畧而不言

然職方攷所列嚴春羅潘勤瀧諸州亦開寶中省併何以

有書有不書郴州唐時屬江南西道五代為馬氏所有馬

氏滅郴入於南漢宋志建隆四年平湖南得州十五郴州

一似誤又攷唐書地理志嶺南道為州七十三都護府一

五季安南都護府及管內十一州不在南漢封域內其餘

六十二州皆南漢有也職方攷祇列四十有七而郴州不

在嶺南部內化與辯本是一州英雄二州又劉龔新置實

止四十三州耳其四十二州皆唐志所有惠州卽循州所  
 分南漢本名潯州歐公避宋諱依宋時州名名之又潮州  
 之程鄉縣南漢嘗立爲敬州宋志作恭州避諱改宋初改梅州唐嶺  
 南道又有義州宋初加南字太平興國初改曰南儀至熙  
 寧四年始省入藤州二州亦南漢所有而職方攷及宋志  
 皆失舉其名嶺南止東西兩道攷稱嶺南北殊非其實  
 長沙府本潭州衡澧朗岳道潭至長十州周時屬永邵全辰周行達已而爲南唐  
 所錫溪敘唐爲播敘二州之境後周時周行達死敘州刺史  
 取奔志奔武陽而楊正巖以十洞稱敘誠二州卽  
 其右湖南北十州爲楚南舊地凡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  
 錢大昕曰按宋史地理志建隆四年平湖南得州一十五  
 謂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蔣辰銅溪敘也歐史郴屬南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八

天

漢與宋志異蔣溪等州以蠻地故略之

西府抗州安國衣錦軍東府越州蘇湖温台明處衢婺睦秀右浙  
 東西十三州爲吳越續通鑑長編錢俶上表獻所管南都  
 長樂府福州閩龍啟元年改長樂府天德二年以福州爲南  
 都領福泉建汀漳鏞鐔七州後唐保大三年取汀建漳泉四  
 長編太平興國三年閩平海節度使陳江陵府州荆門軍  
 洪進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  
 歸峽三州爲南平續長編高繼冲以三州太原府并汾嵐  
 尙嵐軍憲忻代寶興軍遼沁隆石右太原以北十州爲北漢  
 續長編太平興國四年四月北  
 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九

湖西閭鎮珩輯

職方考

宋二十三路

宋太祖開寶末年有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十六太宗收  
 閩取北漢吳越西夏入朝天下爲一雍熙中天下上閏年圖  
 州府軍監幾於四百其未入職方氏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  
 至道三年分天下爲十五路初太祖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  
 使領諸路事分合未有定制京西或爲兩路河北分南路又  
 分東西路陝西分爲陝西河北河南兩路又爲陝府西北路  
 淮南分兩路江南分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一

爲東北路其西南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峽路西  
 川又分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制焉京東領府二州十  
 西領府一州河北領府三州二河東領府一州陝西領府二  
 五軍四領州十八江南領府一州湖南領州七湖北領  
 監二領州三二福建領州六西川領州二峽路領  
 軍二領州四兩浙領州十廣西領州二天聖析爲十八按十八  
 一州十八領州十六廣西領州二天聖析爲十八按十八  
 軍二領州十六廣西領州二天聖析爲十八按十八  
 明文以志傳參攷蓋分江南爲東西兩路川峽兩路爲益卽  
 成都梓利夔四路也夔路卽峽路是時移轉運司於夔州而  
 以峽州屬荆湖北路自元豐八年定天下爲二十三路京東  
 後遂無峽路之名矣  
 東路青州京東開封京西南路襄陽京西北路  
 河南守臣兼領京東宋志仁宗時常分京東河北東路大名河  
 京西兩路置京畿路後仍罷歸本路  
 北西路眞定河東路太原陝西永興路永興路永興路永興

與秦鳳路秦州守臣兼領初陝西分四路神宗建熙河路又  
入永興涇原分置永興路為六路至是定為兩路以鄜延環慶  
熙河入秦鳳臣兼領淮南東路揚州守臣兼領淮南西路廬州守臣兼領江南東路江甯守臣兼領江南西路洪州守臣兼領兩浙路仍以杭州守臣兼領宋志  
路西治杭州守臣兼領荆湖南路潭州守臣兼領荆湖北路江陵守臣兼領西川成都路成都守臣兼領梓州路梓州守臣兼領陝西利州路興元守臣兼領夔州路夔州守臣兼領  
福建路福州守臣兼領廣南東路廣州守臣兼領廣南西路梧州守臣兼領  
黔南路凡府州軍監三百二十有一縣一千一百六十二  
州縣不在此列東南皆至海西盡巴夔今馬湖府北極三關東西六  
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萬三千六百二十里崇寧四年復  
置京畿路大觀元年別置黔南路三年并黔南入廣西以廣  
西黔南為名四年仍舊為廣南西路宣和四年又置燕山府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起中原板蕩故府淪沒職方所記漫不可攷  
司馬光曰自周室東遷王政不行諸侯逐進凡五百五十  
年而合于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  
合于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  
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有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  
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三年董卓擅朝州郡更相吞噬  
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于晉晉得天下  
纔二十年惠帝昏愚羣臣乘釁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  
百八十有八年而合于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  
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于唐唐得天下有一百三十  
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漁陽竊發四海橫流肅代以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降方鎮跋扈陵遲至于五代朝成夕敗有如逆旅太祖起  
而拯之東征西伐大勳未集太宗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  
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由是觀之上下一千  
七百餘年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

高宗渡江駐驛吳會中原陝右盡入于金東盡長淮西割商  
秦之半以散關為界其所存者東盡明越西抵岷嶓嶓家山  
府甯羌州沔縣南戶瓊崖北至淮漢補短截長分路十六浙  
西統府四州浙東統府一州江東統府一州江西統府七州淮東  
統府六州統府一州湖南統府三州湖北統府二州京西統  
軍二州統府二州瀘州統府二州利州統府一州夔  
州統府一州成都統府二州廣西統府一州廣東統府一州  
州軍三監一統府一州福建統府二州廣東統府一州

凡府州軍監一百九十縣七百有三

日知錄漢曰郡唐曰州州即郡也惟建都之地乃曰府唐

初止京兆河南二府武后以并州為太原府元宗以蒲州

為河中府益州為成都府肅宗以岐州為鳳翔府荊州為

江陵府德宗以梁州為興元府惟興元以德宗行幸於此

其餘皆建都之地也昔書田悅傳朱滔自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又請李納稱齊王

以幽州為范陽府魏州為大名府恒州為真定府鄆州為東平府李希烈傳僭號以汴州為大梁府是則以州稱府

也後梁以汴州為開封府後唐以魏州為興唐府鎮州

為真定府冊府元龜載長興三年中書省奏本朝都長安府舊以魏州為首府今今都魏州請以河南為上其五

魏博為興唐府鎮州為真定府皆是創業興王之宜升在五代府之上

至宋而大郡多升為府王明清揮塵錄曰太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四

祖皇帝以歸德軍節度使創業升宋州為歸德府後為應

天府太宗以晉王即位升并州為太原府真宗以壽王建

儲升壽州為壽春府仁宗以升王建儲升建業為江寧府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以齊州為興德軍神宗自穎王

升儲升汝陰州為順昌府哲宗自延安郡王升儲升延州

為延安府徽宗以端王即位升端州為肇慶府欽宗自定

王建儲前已升定州為中山府太上以康王中興升康州

為德慶府今上以建王建儲升建安為建寧府宣和元年

六月邢州民董世多進狀以英宗嘗為鉅鹿郡公又知岳

州孫繼進言英宗嘗為岳州防禦使詔加討論時邢州已

升安國軍遂以邢州為信德府岳州為岳陽軍是歲十月

又詔以列聖潛邸所領地再加討論以真宗嘗為襄王升

襄州為襄陽府仁宗嘗為慶國公升慶州為慶陽府英宗

嘗為宜州刺史以宜州為慶遠軍神宗嘗為安州觀察使

以安州為德安府又嘗為光國公以光州為光山軍哲宗

嘗為東平軍節度使以鄆州為東平府嘗為均國公以均

州為武當軍徽宗嘗為靈國公以靈州為興靈軍又嘗為

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并升為府又以太宗嘗為睦州防禦

使升睦州為遂昌軍今上即位之初升隆興靈國常德諸

府皆以藩藩擁麾之地也隋煬帝大業九年詔曰博陵昔

基王化斯遠故以道冠幽風美高姚邑朕巡撫境庶爰屆茲邦瞻望郊墟懷德思止可改博陵為高陽郡故境內死

罪已下給復一年於是召高祖時故吏皆量才授職此代升郡故事然以先皇蒞任之邦追思舊德有此特詔至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五

宋則但列空銜 玉照新志曰徽宗嘗封遂寧郡王升遂州

為遂寧府嘗封蜀國公升蜀州為崇慶府沿至於今無郡

不府而陘小之處如滁和澤沁郴靖瑯眉之類猶以州名

又有隸府之州特異其名而親理民事與縣尹無別縣之

隸於州者則既帶府名又帶州名而其實未嘗管攝於州

惟到任後必由州體統乖而名實淆矣竊以為宜仍唐

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

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楊公曰此即唐制

遼金疆域

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

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冷陁

屏右遼河塹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饒蒲葦當元魏時有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蠶食沃餘室韋奚靺鞨之區地方二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置之州尋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涪州紇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無逢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州墜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爲使持節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防於此迨于五代關地東西三千里遙輦氏更八部曰皇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尼部頻沒部內會雜部集解部奚嗚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刺史縣置令于是西兼突厥取陰山以西地東併渤海渤海大氏初據有遼東及朝鮮濊貊諸國地至是爲契丹所有有城邑之居百有二初有中華營平二州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六

地劉守光稱燕帝求援于契丹遂割營平二州界之太宗立契丹又分平州地置灤州即今永平府灤州也晉有幽涿等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并營之境而兼有之周伐契丹復闢南地以白溝河爲界白溝今保定府新城縣南三十里下流合衛河入海亦曰界西至金山在今陝西甘肅德外哈密衛北迄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在漠北今名飲東至海延袤萬里建五京臨潢曰上京遼陽曰南京亦曰東京遼西曰中京幽州曰南京雲中曰西京有府六府率寶府鐵利府安定府長嶺府鎮海府開州亦曰開封府霸州亦曰興中府龍州亦曰黃龍府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有二屬國六十張毅曰契丹五京爲五路而黃龍與中及平州共爲入路云錢大昕曰遼史太宗紀會同元年十一月晉遣趙瑩奉表來賀以十六州并圖籍來獻有瀛莫無營平地理志平州

下云太祖天贊二年取之營州下云太祖以居定州俘戶是營平非石晉所賂明矣瀛莫二州得而旋失後周顯德六年取州莫州即遼應曆九年而營平元係唐故地後人因以當十六州之數地理志謂營平亦太宗立晉所得蓋相沿之誤遼分劑之遼化縣爲景州而易州則聖宗統和七年侵宋所得遼史南京析津府統州六謂順檀涿易薊景也宋徽宗宣和五年四月金人來歸燕京六州即此太祖本紀神冊元年十一月攻蔚新武媯儒五州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遂改武州爲歸化州本漢下洛縣元魏改文德縣唐升武州晉高祖割獻于遼改今名太宗紀亦云會同元年改武州爲歸化州正在石晉賂地之後此紀云云恐非其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七

實太祖攻蔚新武媯儒得而旋失其改名可汗亦富在石晉賂地之後也五代史職方攷序云唐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于契丹文獻通考營州平州自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既滅梁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是二州之失在唐同光時石晉安得取而賂之考營州本隋所置煬帝改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尋爲都督府萬歲通天元年陷李萬榮神龍初徙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奚所據遼太祖平奚乃完葺柳城唐書地理志平



州下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通典營州柳城郡下云  
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  
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  
十里西南到契丹界九十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至柳  
城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蓋營州去契丹最近  
在唐盛時已沒入于叛酋久而始還平州去契丹稍遠  
至五代之亂阿保機乃乘間而取之及石晉立國二州  
之亡久矣考薛歐二史五代會要胡三省通鑑注樂史  
寰宇記所書十六州之名未有兼數營平者也其為史  
志之誤決矣

金之攘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興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曠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婆盧  
火所浚界濠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  
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塞出臨洮  
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  
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并山入京兆終商  
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金既滅遼遂  
侵汴都還取兩河地繼又畧關陝攻山東殘西京粘沒喝兀  
及山東南州郡乃移師入汴宋人棄城南走屯田募兵增設守  
備與宋分疆西循大散東限長淮襲遼制建五京會甯為上  
京遼陽為東京燕山為南京大同為西京大定為中京置十  
四總管府共為十九路會甯遼陽燕山大同大定五京為五

路而于河東置河東南路治平河東北路治太于河北置河  
北東路治河河北西路治真于山東置山東東路治益山東  
西路治東于關中置京兆路治長熙泰路治鳳慶源路治慶  
鄭延路治延又于宋之東京置汴京路于宋之北京置大名  
路而于遼東東境置婆娑路黑水北境置蒲興路是為十四  
路總管府按大金國志云二十路多臨潢一路據大定以前  
之制言之也大定中能臨潢路入北京路故云十  
九間散府九山彰德歸德德寧昌臨洮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  
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定軍高陽軍信安軍定海軍河平  
軍金州六州瀋州宜州復州蓋縣六百三十二城塞堡關百二  
安軍州六州瀋州宜州復州蓋縣六百三十二城塞堡關百二  
十二鎮四百八十八東極海西逾積石今陝西西甯衛西南  
百餘里大積石山是  
北過陰山南抵淮漢地方亦萬餘里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錢大昕曰金初沿宋舊制每路有州有軍至大定二十二  
年始盡升軍為州地理志所舉節鎮防刺之數亦大定以  
前之州郡故與每路總計之數不能盡合然志所計節鎮  
防禦郡刺史郡之數實多舛誤今據大金國志云京都六  
留守司五處上等二處中京大興府 南京開封府中等四處北京大定  
府 西京大同府 總管府十四處上等七處 平陽府 定益都  
府 上京會寧府中等四處河間慶陽 下等三處 延安咸 散府八處上等  
大名 中等四處 臨洮鳳翔 下等三處 平陽 廣靈 節鎮三十  
二處 齊南 中等三處 歸德 河 下等三處 中彰德 節鎮三十  
九處 上等十處 滄州 濟寧 鄆 中等十處 代同 雄保 兗 邢 下  
等十九處 蔚 義 許 徐 豐 冀 鄆 鄆 鞏 隆 防 禦 二 十 一 處 上 等  
七處 博 德 洛 林 中 等 七 處 鄭 泗 宿 下 等 七 處 陝 寧 順 河

刺史七十五處上等十四處原景天深澤石耀環中等二

十五處深刺濼瀋曹瀋登嵩單唐那破遠下等三十六處

易通順霸遂利信安慶安肅澄復宏韓離貴德壽建莫十

六軍並改作州上處三州泰安隆中等三州平定下等十

州尚南靈化保德懷綏德總京府州軍計之正合百七十

九之數是足以訂史文之誤矣史所云散府九者并臨潢

數之若定州之為中山府奉聖州之為德興府皆明昌以

後所升故不在此數也上京路之肇州西京路之撫州南

京路之蔡州後皆升節鎮北京又增置全興兩州皆為節

鎮又西京路之昌州南京路之裕息二州皆明昌以後所

置刺史州若并增置州言之京府州當為百八十有四也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一夫安以後疆宇日蹙所升置州郡史家不入計數之內故

亦存而不論

元十一行省

元起于和林和林在幹離河之南大盡取漠南山北遼海河

朔山東關右地太祖滅西域四十餘國又渡海收富浪國西

域之地悉歸蒙古云兼西夏降高麗太宗六年甲午滅金得

中原州郡七年乙未詔籍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民戶世祖

為諸王時開府漠南率兵入大理滅之又取鄯闐烏爨等國

定吐蕃殘交趾取江南遂一天下初襲位于開平以開平為

上都尋遷燕京曰中都又改稱大都立中書省一統河北以

東山西地謂之腹裏行中書省十有一嶺北治和林路元初

元昌路亦曰和林路又為和林行省仁宗時改和遼陽治遼

林路曰和甯改和林行省曰嶺北統漠北諸城鎮陝西

統遼西河南順帝時又于揚州路分建淮南行省陝西

遼東地今西安府統四川治成都路分建四川及順甘肅

關中及漢中地四川治成都路分建四川及順甘肅

西及甯浙江後又于福州路分建福建行省江西

夏地統江西湖廣治武昌路分建江西及順江西

昌府統江西湖廣治武昌路分建江西及順江西

及廣東地征東治東甯路分建廣西行省雲南

今雲南地征東治東甯路分建廣西行省雲南

統雲南地征東治東甯路分建廣西行省雲南

州三百五十九軍四長甯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

十七東西萬餘里南北數萬里史臣曰自封建變為郡縣有

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

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

併西域平西夏滅女貞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

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

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

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

鄭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統縣統郡始于周郡統縣始

于秦州統郡郡統縣始于漢割據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

天下為州煬帝改州為郡而州郡相等唐乃混州郡為一

于建置京邑之州則始命為府宋又府州並列矣元始建

為路州府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幾與縣同列云 王氏曰

戶口之多與地之廣雖漢唐極盛之際有不逮焉何也元起于沙漠遂兼西域其西北所至浩邈無垠不可以里數計也

明十三布政使司

明太祖奮起淮右首定金陵西克湖湘東兼吳會然後遣將北伐并山東收河南進取幽燕分軍四出芟除秦晉訖于嶺表最後削平巴蜀收復滇南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洪武初建都江表革元中書省以京畿應天諸府直隸京師後乃盡革行中書省置十三布政使司分領天下府州縣及羈縻諸司又置十五都指揮使司以領衛所番漢諸軍其邊境海疆則增置行都指揮使司而於京師建五軍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三

都督府俾外都指揮使司各以其方附焉成祖定都北京北倚翠山東臨滄海南面而臨天下乃以北平為直隸又增設貴州交趾二布政使司仁宣之際南交屢叛旋復棄之外徼日知錄交趾自漢至唐為中國之地在宋為化外州雖貢賦版籍不上戶部然聲教所及皆邊州帥府領之永樂間平定其地設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各一衛十千戶所二府十三州四十一縣二百八十八市舶提舉司一巡檢司百稅課司局等衙門九十二而升遐之日上尊謹議以復交趾郡縣于數千載之後驅漠北殘寇于數萬里之外為言既述武功之成亦侈輿圖之廣後以兵力不及而棄之乃天順中修一統志竟以安南與占城暹羅等國同為一卷疆域中之見而忘無外之規吾不能無恨焉天順八年實錄甯遠州本中國地國初屬雲南布政司宣德初黎利叛朝廷予之故地乃并甯遠州及廣西太平府之蘇州為終明之世為直隸省所占當時有司失于檢察今遂陷于夷

者二曰京師曰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曰山東曰山西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湖廣曰浙江曰江西曰福建曰廣東

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其分統之府百有四十州百九十有三縣千一百三十有八羈縻之府十有九州四十有七縣六編里六萬九千五百五十有六而兩京都督府分統都指揮使司十有六行都指揮使司五曰北平曰山西曰陝西曰四川曰福建留守司二所屬衛四百九十有三所二千五百九十有三守禦千戶所三百一十有五又土官宣慰司十有一宣撫司十安撫司二十有二招討司一長官司一百六十有九蠻夷長官司五明初封畧東起朝鮮西據土番南包安南北距大磧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萬零九百四里自成祖棄大寧徙東勝宣帝遷開平於獨石世宗時復棄哈密河套則東起遼海西至嘉峪南至瓊崖北抵雲朔東西

六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三

萬餘里南北萬里京師北至宣府東至遼海南至東明西至阜平府八順德廣平大名永平直隸州二延安屬州十七縣一百一十六南京北至豐沛西至英山南至婺源東至海府十四鎮江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直隸州四徐海和屬州十七縣九十七山東南至鄒城北至無棣西至定陶東至海府六濟南兗州東昌屬州十五縣八十九山西東至真定北至大同西南皆至河府五太原平陽汾直隸州三澤州遼屬州十六縣七十九河南北至武安南至信陽東至永城西至陝州府八開封河南歸德汝寧直隸州一汝屬州十一縣九十六

顧炎武曰古之所謂山西即今關中史記太史公自序蕭

何填撫山西方言自山而東五國之郊郭璞解曰六國惟

秦在山西王伯厚地理通釋曰秦漢之間稱山北山南山

東山西者皆指太行以其在天下之中故指此山以表地

勢正義以為華山之西非也王鳴盛曰後漢鄧禹傳禹率

定河東光武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斬將

破軍平定山西是謂河東為山西也漢河東太原上黨諸

郡皆在太行之西即今山西省太原平陽蒲州潞安汾州

澤州等府自漢以來名稱不易或謂惟河東一郡在山西

殊非又鄭興說更始曰陛下朝建號山西雄傑爭誅王

莽開關迎云云注山西謂陝山以西也陝隘也侯夾切

大約即謂關中今陝西西安等府是若吳蓋陳城傳論山

西既定威臨天下注謂誅魏諸公孫述則隴蜀皆得名山

西又不但如與傳古所謂山東者華山以東管子言楚者

以關中為山西矣

山東之強國也史記引賈生言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

郡後漢陳元傳言陛下不當都山東謂光武都雒陽蓋自函谷關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以東總謂之山東唐人則以太行山之東為山東杜牧而

謂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是也

非若今之但以齊魯為山東也 錢大昕曰漢書儒林傳

伏生教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

不涉尚書以教酷吏傳御史大夫宏曰臣居山東為小吏

時甯成為濟南都尉若今山東乃宋之京東東西路金改

為山東 王鳴盛曰河北之山莫大於太行故謂太行以

東為山東鄧禹傳光武安集河北在鄴及王郎起兵光武

自荆至信都使禹別攻樂陽從至廣阿以上所說皆在今

河北之彰德大名廣平真定等府而其下文則言赤眉西

言鄭興傳更始諸將皆山東人勸留洛陽弗遷都長安大

約亦是指陝山以東而言與禹傳據太行分西東白則

陝西東至華陰南至紫陽北至河套西至肅州府八西安鳳

涼鞏昌臨洮屬州二十一縣九十五

顧炎武曰續漢郡國志陝縣有陝陌即今之二伯所分故

有陝東陝西之稱水經注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

七里宋書柳元景傳龐季明率軍向陝西七里谷北史魏

孝武帝紀高昂率勁騎及帝於陝西舊唐書太宗紀貞觀

十一年九月丁亥河溢壞陝西河北縣今平肅宗紀乾元

三年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將軍郭英又為陝州刺史陝

西節度潼關防禦等使肅宗諸子傅杞王倕可充陝西節

六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度大使李渤傳澤潞節度使郝士美卒渤充弔祭使路次

陝西按其疏云已回紇傳廣平王副元帥郭子儀領回紇

兵馬與賊戰於陝西皆謂今陝州之西後人遂以潼關以

西通謂之陝西晉時以關中為陝西晉書宗帝紀西屯長

安天子命之曰昔周公旦輔成王有素雉之貢今君受陝

西之任有白鹿之獻張實傳愍帝末拜都督陝西諸軍事

張華祖道梁王彤應詔詩三跡陝西實在我王是也東晉

則以荊州為陝西南齊書曰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周世二

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為陝西也

宋書荊州刺史下云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

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

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考之於史桓沖為

遂治江陵而晉孝武於襄陽僑立雍州

荆州刺史安帝詔曰故太尉冲昔藩陝西忠誠王室毛穆之傳庾翼專威陝西劉毅為荆州刺史安帝詔曰劉毅推轂陝西南史宋文帝紀命王華知州府雷鎮陝西宋書蔡興宗為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荆州事袁顛曰舅今出居陝西鄧琬傳晉安王子勛檄曰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萬數是也

四川北至廣元東至巫山南至烏撒東川西至威茂府十三成都保寧順慶夔州重慶通遠義軍民敘州龍安馬湖鎮雄東川軍民烏撒軍民烏蒙軍民直隸州六眉邛嘉宣撫司一安撫司一屬州十五縣一百一十一長官十六唐時劍南一道止分東西兩川而已至宋則為益州路後改為成都府路梓州路後改為潼川府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今保寧府廣元縣夔州路謂之川西北至九江東至玉山南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至安遠西至永甯府十三南昌瑞州九江南康饒州廣信建昌撫州吉安臨江袁州贛州南安州一縣七十七

顧炎武曰江西之名殆不可曉全司之地並在江南不得言西考之六朝以前其稱江西者並在秦郡今六歷陽今

州廬江今廬州府之境蓋大江自歷陽斜北下京口故有東西之名胡三省通鑑注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清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史記項羽

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楚分江西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谿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今壽斬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穆帝紀江西乞活敦傲等執陳留內史劉仕而叛

時分北漢 郗鑿傳拜安西將軍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桓伊傳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

五郡軍事今之所謂江北昔之所謂江西也王鳴盛曰項

西皆反陳涉世家發閭左適戍滎陽九百人屯大澤鄉為屯長徐廣往大澤鄉在沛郡斬縣然則所謂江西乃指江北而言項梁收會稽兵得八千人召平矯立梁為上柱國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羽軍敗於烏江烏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謂江西東則所謂江北蘇州松江在牛渚以上則所謂江西東則所謂江北

之江西南齊書州郡志左僕射王儉啟江西連接汝穎今人以江饒洪吉諸州為江西是因唐貞觀十年分天下為十道其八曰江南道開

大典通考 卷百六十九

元二十一年又分天下為十五道而江南為東西二道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後人省文但稱江東江西爾始見於舊唐書李暉傳乾元初兼御史大夫持節都

建中三年十月辛亥以嗣曹王皋為洪州刺史江西節度使劉禹錫和吳方之詩今歲難中無雨雪眼前風景是江西亦是中唐以今之作文者乃曰大江以西謬矣 閻若璩曰南史文學祖皓傳大同中為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

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是今揚州亦名江西則江西有三顧氏僅知其二

湖廣北至均州南至九疑東至蘄州西至施州府十五武昌黃州承天德安岳州荊州襄陽歸州直隸州二靖屬州十七縣陽長沙常德衡州永州寶慶辰州

一百有八宣慰司二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二十一蠻夷

長官司五浙江西至開化南至平陽北至太湖東至海府十

一杭州嚴州嘉興湖州紹興甯波台州金華衢州處州温州屬州一縣七十五福建北至

嶺西至汀州南至詔安東至海府八福州興化建甯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直隸州

隸州一甯屬縣五十七廣東北至五嶺東至潮州西至欽州

南至瓊海府十廣州肇慶韶州南雄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瓊州直隸州一定屬州

七縣七十五廣西北至懷遠東至梧州西至太平南至博白

府十一桂林平樂梧州潯州柳州慶遠南甯思恩軍民太平思恩鎮安州四十有八縣五十

長官司四通廣東廣西亦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之省文也文獻

三路其十七日廣南西路雲南北至永甯東至富州西至干崖

南至木邦府十九雲南曲靖尋甸臨安徵江廣西廣南元江軍民楚雄姚安軍民武定景東鎮沅大理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鶴慶軍民麗江軍民永甯北勝州永昌軍民蒙化順甯禦夷府二州四十禦夷州三縣

三十宣慰司八宣撫司四安撫司五長官司三十三禦夷長

官司二貴州北至銅仁南至鎮甯東至黎平西至普安府十

貴陽軍民安順軍民都勻平越軍民黎平思南思州鎮遠銅仁石阡州九縣十四宣慰司一長

官司七十六

浦士衡曰國朝建立府州多踵勝國其最異者則以州統

縣而省縣入州刺史而下行縣令之事所謂名存實異與

宋以前不同者也 顧炎武曰自古以來畫疆分邑必相

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則州縣所屬鄉村有去治三四百里

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則幅員不可不更也下邳在

渭北而併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併於富平若此之類俱

宜復設而大名縣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則大小不可

不均也管轄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宮屬真定屬廣平威縣屬廣平之間

有新河縣屬真定屬廣平威縣之間有冠縣屬東地鄆

城屬兗范縣屬東之間有鄆縣屬兗地青州之益都等縣

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遷縣有開封之祥符縣地大同之

靈丘廣昌三縣中間有順天之宛平縣地或距縣一二百

里或隔三四州縣數紆誨逋恒必繇之而甚則有如沈丘

屬開之縣署地糧乃隸於汝陽屬汝者則錯互不可不正

也衛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與民地相錯浸久而迷

其版籍則軍民不可不清也水濱之地消長不常如蒲州

之西門外三里即以補朝邑之垣使陝西之人越河而佃

大典通考卷百六十九

至於爭鬪殺傷則事變不可不通也周禮形方氏掌制邦

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有王者作謂宜遣

使分按郡邑圖寫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經界地邑民居必

參相得庶乎獄訟衰而風俗淳矣洪武十七年八月丙戌

者皆改為縣改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洪武十七年閏十

月進其中如上都大甯遼東郡並載前代沿革而云本朝

未立內地如河間府之莫州莫亭會川樂壽亦具前代沿

革而云本朝未立不以一時郡縣之有無而去歷代相因

之版籍甚為有體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

湖西閭鎮珩輯

一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頌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也眾庶民遷守固者也設其飾器郭門之器亦然分其財用均其稍食吏之用也稍食祿廩任其萬民用其材器民之材用墾築及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者兵甲役財難易多少轉移相給也其書三巡之夜亦如之他非是不得妄離部署國有司掌固也夜三蠶以號戒蠶行夜戒守也若造都邑庶之解情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則治其固與其守法為都邑亦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竟界民皆有職焉職謂守若有山川則因之山川若散泉河漢

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山林之阻則開墾之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川澤之阻則橋梁之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為阻固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開絕之

之道備掌疆謂月令孟冬坏城郭戒門閭修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坏益也鍵牡閉北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後徑禽獸之道也易坎豕

傳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詩小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

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施央央築城于朔方為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 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隸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虢魏晉沁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統節為大統叔特勢節仲特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敢不許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眾奉

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緊歷莘君之士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芟驪而食漆洧修典刑以守之雖

是可以少固 鄭莊公曰制巖邑也統叔死焉統叔東畿也而不修德鄭滅之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僕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蒞君

伐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 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乎

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吾師死必於殺之嶽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其處險阻隘勢一人可要百故文王過之馳驅常若辟風雨蹇叔所當由也吾

將尸爾馬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主哀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

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鄧伯之命而特師焉或曰其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

唐人帥羣蠻以叛楚唐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

伐楚選楚地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楚人謀徒於阪

高楚險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 晉侯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邱公立于池上渠邱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渠邱邑名莒縣有蓮里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勇夫重閉况國乎

楚子重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

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日也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輩

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

發縣門蓋城門之捍發聊人紇扶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

紇聊邑大夫叔梁紇也狄厲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

為楛狄厲彌魯人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備陽

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其勇故

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也

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

向余恐亂命以不汝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率老夫以至

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

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五月庚

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 晉司馬侯

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恆

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南荆山在新城縣南

中南在始平武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恃險與馬也 楚囊瓦為令尹



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境之壁壘

親其人民明其伍俟使民有步伍相為保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備不貪不懦不奢強弱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劓冑至於武

文國君皆先土不過國方百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國君皆先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趙襄子出曰吾何走乎

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別長子晉襄子曰罷民力以完之又

勞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邯鄲晉襄子曰

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先主簡子尹鐸之所覓也民必餘矣乃走晉陽晉師圍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五

而灌之沈窳產龜民無畔意沈窳縣金而炊也產龜龜生於窳也龜蝦蟆也管子

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輟輟之險謂路形若輟而又還曲濫

車之水其水深渺能汎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邱阜之所在

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茂能有所覆蔽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

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地境不可種藝必盡知之凡此者兵主所當知也地形之出入相錯盡藏藏謂苞藏如心然後可以

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孫子凡行有絕

澗過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鄰必亟去之勿近也山地天大

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水大澤葦葦蒙龍所隱為天

牢可以維絕人者為天羅波湖泥溢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

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或邱陵坑坎地形繞塢為天鄰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

之六者當迎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石崇者為山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天窳無當龍頭

天窳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

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射騎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

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城造陽地名在上谷界置上谷滎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李牧者趙之北邊

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

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再入烽

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六

秦據天府之險地形便利始皇既并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

眾北逐戎狄收河南謂靈勝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

洮洮屬隴至遼東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長延袤萬餘里又使

蒙恬渡河取高關水經注趙武靈王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

山中斷兩岸若望關焉陶山北假中地名築亭鄣以逐戎人自榆中屬陰

山為三十四縣徙謫實之又渡河據陽山陰山在河南透迤

而北十餘年匈奴不敢犯邊南取揚越遺五十萬人守五嶺

嶺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陽桂陽輿地志云一日

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曰都龍四曰萌諸五

嶺

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

先發吏有謫及贅婿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

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也

日知錄春秋之世田有封洫故隨地可以設闢而阡陌之

間一縱一橫亦非戎車之利也觀國佐之對晉人則可知

矣至於戰國井田始廢而車變為騎於是寇鈔易而防守

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史氏蘇代傳燕王曰齊有長城

鉅防足以為塞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

以為長城續漢志濟北國盧今長清縣有長城至東海泰山記

秦山西有長城緣河經泰山一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此

齊之長城也史記秦本紀魏築長城自鄭今華州濱洛以北

有上郡蘇秦傳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竹書紀年惠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七

成王十二年龍賈帥師築長城于西邊此魏之長城也續

漢志河南郡卷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名云卷縣所理垣雍城也有

長城經陽武到密此韓之長城也京都考古錄以續漢志一條亦屬魏而無韓之

句長城水經注盛宏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隸縣東至瀕水

達泚陽南北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郡國志曰葉

縣有長城曰方城括地志云故長城在鄧州內鄉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穰縣北連翼望山無土之

處累石為田楚襄王作霸南土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通華夏號為方城此楚之長城也

若趙世家成侯六年中山築長城又言肅侯十七年築長

城劉伯莊云從雲中以北至代非也武靈王時始有雲中正義曰此長城疑在滹水之北趙南界則趙與

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之中國多有長城不但北邊也

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

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

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陽括地志云柰陽漢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柰陽有連

南至夏會等州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

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按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

有長垣若頽毀焉沿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武靈王所築也自代竝陰山西安陽縣北

在河南陽山在河北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絕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在朔方地

其山中斷兩峯俱峻俗名高闕而置雲中雁門代郡此趙

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

城自造陽地名在上谷按至襄平章昭云今遼東所理置上谷漁陽

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八

塞太康地記秦塞自五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經利賁山南漢陽西是也築四十四縣城臨

河徙適成以充之而通直道蘇林云去長安千里自九原

至雲陽章昭云九原縣屬五原括地志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秦之林光

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故道在慶州華池縣因邊

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山險澗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章昭云

西縣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

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袤萬餘里東入遼水又度

河據陽山北假中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人故云北假

漢五原郡河日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在河北括地志云

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五原北假齊壤殖穀此秦并

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

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

恬所為塞因河為固魏明元帝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築長

城于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太武

帝太平眞君七年五月丙戌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

城北史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齊文宣帝

天保三年十月乙未起長城自黃龍嶺北至社平戍四百

餘里立三十六戍通鑑注此長城蓋起于唐石州北武州之境六年發民一百

八十萬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通鑑注

口即居庸下口也幽州軍都縣西北有居庸關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

于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

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

至于塢紇戍凡四百餘里而斛律羨傳云羨以北鹵屢犯

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于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九

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塹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

戍邏五十餘所周宣帝大衆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

長城五亭障西自雁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元年四月

發稽胡修築長城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

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距黃河西至綏州南至勃出嶺綿歷

七百里六年二月丁亥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萬于朔方

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七年發丁男十萬餘人修長城

大業三年七月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踰榆林東至紫

河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餘萬築長城自榆林谷而

東此又後史所載續築長城之事也

漢高帝起巴蜀定三秦出關擊楚兵敗退保鞏洛酈生說漢

王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即泗水杜太行之道

距飛狐之口上黨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帝用其

策遂滅楚天下既定徙都關中漢六年田肯賀上因說曰陛

下治秦中秦形勢之國也帶河阻山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

得百二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

瓴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

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懸隔千里之外

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

於是詔以齊爲諸侯國十一年上破陳豨還詔曰代地居常

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爲國

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爲雲中郡則代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十

受邊寇益少矣文帝時匈奴數寇北邊帝患之晁錯上書論

邊守備請徙民實塞下曰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

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

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藺石布渠荅後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

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

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

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曰自增至卿

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

止其所驅者以其半子之縣官爲贖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  
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  
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室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  
置醫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  
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有假士  
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  
材有謹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  
敵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時漢遣三將軍軍  
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數月  
匈奴亦遠塞兵罷武帝建元中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  
南越上書請救帝爲遣兩將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十一

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  
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  
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  
寸之間而數百里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  
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今發兵行數千里負衣糧入越地輿輻而險嶺托舟而入水  
夏月暑時嘔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接刃死傷者必眾  
矣且越人寡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  
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南方暑濕近

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蠶蟲疾疫皆作兵未血刃而病死十  
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陛下垂德惠以覆育  
之使元元之吐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代傳之子孫夷狄之地  
何足以爲一日之間開讀曰開得其地物不而煩汗馬之勞  
乎帝不從兵未逾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至  
元鼎中南越相呂嘉反遣將討平之遂以其地爲九郡置交  
趾刺史以領之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爲郡而西逐諸羌  
渡河湟築令居塞列置酒泉武威燉煌張掖四郡通道玉門  
隔絕羌胡于是障塞亭徼出長城外數千里又頗置使者校  
尉領護田卒焉元朔二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城募徙民十  
萬口居之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以爲固太初元年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十二

築塞外受降城三年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  
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  
秋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其後  
李廣利伐大宛西域震恐漢又逐羌去湟中因山爲塞徙人  
實河西空地于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障時軍旅  
連出海內虛耗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  
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益  
漕溝渠種五穀遺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獲  
各舉國地形通利溝渠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  
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

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爲本業益墾溉田  
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爲便上乃下詔曰前  
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去  
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  
民也朕不忍聞由是不復出軍昭帝卽位霍光輔政徵天下  
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關議曰  
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烏折  
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  
人之心實社稷也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  
利人富兵強衍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雁門郡一名西陘山而上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三

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  
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席饒之地建張  
掖以西今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  
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  
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  
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  
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殺塞而亡於諸侯晉有  
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  
天下兼於鄙薄秦主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  
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  
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眾則

句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其  
以強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自後頗置  
都護增屯田官而邊郡候望烽火精明寇患漸希元鳳六年  
募郡國徒築遼東元菟城宣帝本始中匈奴大發十餘萬騎  
南旁塞至符奚廬山欲入爲寇遣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  
九郡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北平上谷神爵元年先  
零羌叛充國將兵往討至金城上奏曰竊見北邊自燉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  
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  
之便部曲相保爲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  
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乃請罷騎兵留弛刑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四

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  
人分屯要害處明年羌平元帝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帝  
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  
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  
以爲不可其畧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邊  
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出師  
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  
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  
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甚  
不可也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

外城省亭隨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木柴殫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廣袤可千里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元帝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幸

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卻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爲郡更移營塞制南海以爲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涓涓之忿欲歐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

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去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理皆可且無以爲至初元三年遂罷之凡二郡六十五部

班固曰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尙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

幸

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不忘危遠見識微之明矣

後漢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夷犯塞建武初西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請依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敵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至十三年匈奴寇河東

州郡不能禁止乃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居庸關在州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

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前書音義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臯桔臯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燧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零龍

也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二十五五年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

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嬾雁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

偵邏耳目永平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明帝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

西域于閼諸國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隄隳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七

相曹鳳上言險慶縣名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近自建武以來其犯

法者常從燒當種起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盡塞內諸

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存別以廣其眾北阻大

河因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

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黨援壞沮親屬離叛

餘兵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時建復

西海郡縣漢武帝時諸羌置西海郡今欲復立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

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植穀富邊省委輸之役

國家可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徒出

屯龍耆龍耆即龍支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

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郡屯田五部那水名分流左增逢右在今盛塞郡

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安帝永初四年羌轉寇襄中太守李勤戰死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虞詡曰不

可今羌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若棄

其境域徙其人眾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

而東雖虎賁為卒白起六公為將亦恐不足禦今宜令四府

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效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

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如此可無患於是四府皆

從詔議明年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

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

繕作塢堠六百一十六所元初元年更遣兵屯河內通谷衝

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馮翊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七

之北洛堠塢五百所初帝即位西域背叛攻圍都護任尙段

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其

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

關以絕其患尙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

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

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

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

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為燉煌宜置校尉按舊

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

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

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富焉耆龜茲徑路南強鄯善于闐心  
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便於是從忠勇議先是朔方  
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  
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  
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元年詔幽并涼州刺史嚴飭障塞  
繕設屯備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  
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  
利漢上郡龜茲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扼據險因  
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  
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河西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九

被災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  
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尚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  
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  
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  
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  
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  
伊吾司馬一人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  
前爲十部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  
永和五年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以賢爲征西將軍將左右

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  
扶風新平等郡地漢隴道天水郡地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  
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歿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  
又叛桓帝以段熲爲校尉將兵討之帝問熲策對曰狼子野  
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  
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即漢匈奴  
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  
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  
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  
徙郡縣得反本土至靈帝建甯初熲復上言曰先零雜種累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

十

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  
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非爲深險絕  
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  
絕其本根不使能植二年熲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  
在平涼郡蕭關縣羌眾潰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  
令千餘人於西縣天水郡上邽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  
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  
九千級於是東羌悉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自函谷太谷廣  
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尉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尙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  
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



信故永初中羣種盜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  
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蜀漢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  
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并涼之士持衝殘弊自西  
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  
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  
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  
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懸土之  
心燔破齒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尙馬賢皇  
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驅東西奔救首尾  
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  
引金錢縑絲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三

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克酋徼摧破附落降俘載  
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  
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  
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  
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鼠草石自脫於鋒鏃  
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  
汗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根是養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  
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  
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禦狄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

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  
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王鳴盛曰西南夷傳冉駹夷武帝開  
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  
豈夫識微者之為乎王鳴盛曰西南夷傳冉駹夷武帝開  
尉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十餘丈為邛籠李賢曰今彼  
土夷人呼為難也案今四川微外大金川小金川諸土司  
有邛房邛字不見字書殆李賢所謂難矣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

三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魏氏據中原與吳蜀鼎足而立更相侵伐疆境之守彼此不常漢建安十三年曹公兵敗於赤壁引軍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明年曹公復大治水軍南伐自渦入淮軍於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史開芍陂屯田十六年馬超韓遂等反公西征超等屯潼關公與夾關而軍潛遣將夜渡蒲坂津據河為營公自潼關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潛軍渡渭起沙為城引水灌之一夕冰結而城立公軍盡得渡遂大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敗超等關中平留夏侯淵屯長安二十年張魯將楊昂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能拔乃引軍退公密遣將乘險夜襲大破之巴蜀皆降復漢甯郡為漢中文帝即王位始置涼州拜張既為刺史既至金城欲渡河擊胡諸將守以為地險兵少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騎逆拒于鷓陰口既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日次出至武威進軍擊胡大破之頃之酒泉羌豪及丁令胡攻邊縣既又與夏侯儒擊破之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文帝踐祚孫權遣命車駕南征至廣陵臨江觀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其要地東自廣陵黃初六年魏征幸廣陵故

城及楚師留張遼屯江壽春母邱儉諸葛合肥明帝云先帝守廣陽西而臨山賊來輒破於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三城之守者地有險必爭也夏太守鎮馬其後吳軍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之蜀將關羽攻不下

重兵以備吳先是太祖徙江淮民十餘萬眾皆驚走江西遂合惟有皖城明帝太和三年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曹休希用兵所從道背湖江東進難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疆口宜深為之備休入無疆口斷夾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吳軍趨揚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營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易而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倚其歸路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道也故能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憚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釋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詔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城陰處待之

權果上岸耀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二年春權遣兵佃  
 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  
 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  
 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魏自太祖時失漢中其西邊患蜀為  
 甚自隴西南安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祁山太和二年諸葛  
 亮漢陽來伐遣兵備於此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數萬人  
 二十餘日不拔皆設重兵以備守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  
 田於蘭坑時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  
 之且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  
 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壅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  
 之正始中曹爽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三

王林夜襲景王營堅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  
 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還軍為後圖爽等引退禕果  
 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正元二年蜀將姜維破王經于洮  
 西後連為鄧艾所敗退駐鍾提艾策維必來曰狄道隴西南  
 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且彼南安隴西因食  
 羌穀若趨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  
 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  
 維與艾爭險不克遂緣山趣上邽為艾所敗退還成都  
 蜀先主以建安十四年領荆州牧尋入蜀取劉璋遂有成都  
 先是諸葛亮說先主曰荆州北據漢沔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士高祖因之以成

帝業者也至是兼有其地阻褒斜之險倚扞關為固漢中  
 既取漢川以魏延鎮守興勢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  
 夜蔣琬姜維相繼鎮之將軍曹爽攻不剋今洋州郡與  
 道白帝章武元年先主屯之遂為重鎮建興十並為重鎮初  
 曹公既降張魯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犯暴巴界先主進  
 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作營淵將兵來攻其地  
 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大破淵軍斬之曹公聞自長安南征  
 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  
 至先主斂眾據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  
 引軍退還漢中遂為漢有後主景耀六年魏鎮西將軍鍾會  
 自駱谷治道來伐時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會  
 遣將分圍之而自領兵西出陽安口姜維自沓中退趣白水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四

與廖化等合守劍閣會攻維不克鄧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  
 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  
 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  
 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  
 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  
 難艾以氍毹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崖緣木魚貫而進先  
 登至江由蜀守將馬邈降艾至成都後主面縛詣軍門蜀遂  
 亡

廿二史攷異建安二十年曹公始得漢中分其地立西城  
 上庸二郡其時尚有房陵郡亦漢中所分攷續漢志房陵  
 縣注建安十三年別屬新城郡房陵即新城所治故亦稱

房陵郡矣魏志太祖紀云上庸置都尉而蜀志劉封傳言  
封與孟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則上庸亦置太  
守也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取漢中西城三郡亦歸于蜀  
其明年孟達背蜀降魏文帝并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為新  
域郡以達為太守治上庸又以申儀為魏興太守屯洵口  
自是漢中入蜀而新城魏興入魏一郡之地分屬兩國矣  
吳主據有江東以荆州假劉氏而與魏爭淮北之地後復使  
呂蒙襲取荆州屯兵夷陵守峽口建安二十五年自公安都  
鄂改名武昌黃武元年破蜀先主軍克取建平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來伐守將吳彥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請蜀兵結不從其重鎮曰西陵襄陽陸遜為宜都守鎮此黃  
武初蜀先主伐魏通大破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之後步關陸抗並鎮焉樂鄉孫皓建衡三年陸抗築樂鄉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五

鄉獲水軍首領景平南郡自勉關羽後蜀將糜芳來降得之  
西將軍諸葛亮以臨降南郡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之考宣平吳當陽巴邱建安十九年孫皓遣孫皓  
侯村元凱趨於此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之遂罷兵鎮天紀元年孫皓遣孫皓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趨於此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王成趨於此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大將軍王渾濡須塢建安十七年孫皓遣孫皓  
建於此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屯守邾城以三萬兵戍之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廣陵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  
世山越數梗故賀齊于建安立都尉府孫權更置新都郡  
王鳴盛曰諸葛恪傳恪以丹楊山險民多果勁出之可得  
甲士四萬眾議以丹陽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  
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遠民人未嘗入城邑皆仗兵  
野逸征伐為難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恪移營四

郡屬城長吏令各保界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不與交鋒候  
其穀熟縱兵焚刈山民饑窮漸出降首人數皆如本規權  
遣薛綜勞軍曰山越恃阻不賓皇帝命將西征元惡既梟  
種黨歸義故遣迎致犒賜案自周秦以來南蠻總稱百越  
伏處深山故名山越攷吳有揚荆交廣四州交廣山越必  
多然距京師遠彼既不來我亦不往任其獸伏鳥窟而已  
荆州南境零陵桂陽等郡亦稍遠惟丹楊一郡是秣陵所  
都之地稅斂調發舉足輒及而山越為梗故吳世恆以為  
事秣陵今江蘇江寧府而漢丹陽郡之境兼今安徽之靈  
國池州太平徽州等府廣德一州又得浙江湖杭二府之  
西北境郡之東南境皆與吳會稽二郡為界吳人於建安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六

十三年分丹楊之黟歙為新都郡又於十五年分豫章郡  
為鄱陽郡故恪傳言丹楊與四郡鄰接也然山越頑抗尤  
在與新都鄱陽鄰接處今徽寧二府與江西饒州界萬山  
環繞正山民負固不服地故孫策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  
西六縣未服太史慈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  
自攻討始見囚執程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塘徙丹楊都尉  
居石城石城今池州府貴池縣漢丹復討宣城涇安吳陵  
陽春穀諸賊破之又歙賊屯安勤山及烏聊山黟賊屯林  
歷山賀齊破之建安鄱陽新都二郡山民作亂鍾離牧為  
監軍使者討平之各見本傳陳壽作賀全等傳評云山越  
好為叛亂難安易動是以孫權不遑外禦卑詞魏氏蓋山

越為害如此

晉武帝時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為患魏初人穿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及元康末劉元海等叛亂中原盡沒于戎狄元帝渡江都建業建武初命祖逖鎮雍邱大興四年逖死北境漸蹙於是荆河自淮青兗四州及徐州之半陷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七

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淮陰劉隗鎮守壽陽石勒季龍死後復之泗口劉暹鎮守角城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為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咸陽初魏諺屯鄧為劉曜將黃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為苻丕所陷尋又復穆帝永和三年桓溫討擒李勢平蜀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益則蜀又遣軍西入關至灊上十年桓溫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討慕容儼破廢帝三年溫又討所得郡縣軍旋又失孝武太和五年苻堅東平慕容暉西南陷蜀漢西北尅姑臧張天錫敗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九年將郭益蜀郡太守任權斬益持堅益州刺史李平益青徐兗荆河之地安帝崇安三年青兗陷於慕容德州刺史李州刺史許閭其年荆河司陷於姚興以彭城為北境藩捍州詳賦方篇

義熙初益梁又陷於譙縱當劉石苻姚衰亂之際進兵屯成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其刺史所至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是重鎮他皆類此

南燕慕容超聞劉裕來伐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難與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沿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擊賊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眾多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今宜出峴逆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八

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于鄧艾以為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苻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晉師度峴超懼率兵就臨朐戰敗奔還廣固晉師圍之數月而拔齊地悉平 後燕慕容寶困于中山時并州潞川悉為魏取寶引羣臣議之尹苻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鬪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為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睦遂曰魏多騎軍馬上齎糧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

資食既罄自然窘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天下之勁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鋒方銳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積粟爲久計魏攻中山不克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賄風奔退郡縣悉降于魏

宋初雖失關中然淮汝潁洛皆在武帝欲開拓河南割揚州

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

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爲豫州晉咸和四年僑立

蘇州刺史庾亮治

史趙胤鎮牛渚四年刺史謝尚進壽春尋又鎮歷陽十一年

進馬頭安元年刺史謝奕成姑孰太元十年刺史袁真退守

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成姑孰文帝元嘉中後魏屢來侵境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九

敕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

嚴尤申其要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

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亭漾

溪濡須在慈陽郡西南百八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

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襄陽南沮皆前

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

之邑故堅壁清野以禦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人全境

約言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城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

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移東萊

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移泰山以南至下邳左洙右沂田

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嶠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情重遷

閭於圖始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卅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修理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里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陣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兵二千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纂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還保輸之武庫出行請以自衛弓箠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十

利鐵人不辨得者官以給之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

兵農並備在於疆場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

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

甲作刺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

苦亦深未若卽用彼眾之易也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爲

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今移人實內浚理城

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明其勳捷表言

州郡則吏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

同憂等樂情因習親義因事著畫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

聲足以相救斯敵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

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但欲先定民居營其

國術精堅存者因則增之其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  
邊遠騎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  
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扞城之用  
千室之宰總倍族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眾兵強而敵不  
滅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  
較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鋒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  
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宜消壤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又  
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  
邊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檢此亦禦狄  
之要也文帝不能用元嘉二十七年分軍北伐其將柳元景  
西克弘農開方二城王元謨東攻滑臺不剋而平碯礮守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十一

尋元謨敗退元景亦棄而歸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  
臨江屯於瓜步廣陵郡六退攻盱眙不剋而還師攻圍三旬  
不剋今淮陽郡縣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荆河  
州西境悉陷沒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  
珍奇以懸孤並降魏常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立  
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東海郡其後十年而宋亡然  
初強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  
日魏人積屍與彭城歷城東陽後魏攻圍數旬不剋皆為  
宋氏藩捍

宋書索虜傳虜主至瓜步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為  
之備劉遵考尹宏守橫江劉興祖守白下蕭元邕守裨

州孟宗嗣守新洲上秦容守新洲下向柳守貴洲到元  
度守蒜山沈曇慶守北固褚湛之守西津蕭尚之守練  
壁管法祖守譙山武仲河守博落劉伯龍守採石遊邏  
上接于湖下至蔡洲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  
蓋江皇太子出戍石頭城乘輿數幸石頭及幕府山觀  
望形勢當時舉國驚皇竭力籌備其情可見考隋志江  
都六合有瓜步鎮在縣東北二十五里瓜步山下六朝  
使始渡瓜步江詩是也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瓜步在  
吳中吳人賣瓜于江畔因以名焉時魏主由盱眙渡淮  
出橫江橫江即采石也與瓜步相對而顧氏日知錄引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十一

唐書五行志以今瓜洲為瓜步誤矣  
齊初因宋失淮西地而淮東尚存建元二年魏寇壽陽為垣  
崇祖所敗太祖以江北蕭索欲省并二豫左僕射王儉啟言  
江西速接汝穎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使州任  
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假令或慮一失醜羯之來聲  
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  
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孰與方鎮常居軍府  
素正帝不從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永元初沔北  
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益城魏馬圈城  
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去襄陽三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荆河州刺史  
餘日不投魏援師至敗還裴叔業以城叛入魏  
後三年齊亡齊氏七王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畧及

東晉梁肅北境彌盛然始全盛時南鄭建元二年後魏大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陽平城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陽平城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陽平城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

王鳴盛曰淮西為豫淮東為南豫壽陽介東西之間南北兵爭專以壽陽為關鍵自宋末劉石苻姚慕容俱敗魏都遠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府劉裕直取關洛所向無前關中得而旋失乃分置二豫裕崩魏盡取司竟豫三州地然河南洛汝雖失淮北猶宋有宋文帝頻舉兵皆不利乃議和明帝又啓兵毀敗亡相繼泰始三年並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皆失之然壽陽猶南屬故南齊初太祖并二豫為一至永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明仍分置二豫明帝建武元年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冬即入寇四年又入寇取樊鄧南雍州入魏東昏元元中壽陽亦為魏取南齊江北城戍惟廣陵淮陰梁武帝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劍閣以北並陷沒其年司州刺史蔡道恭卒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琕義陽城陷司州移鎮關南梁遂失淮西之地四年以後張惠紹克魏宿遷城韋膺克合肥城裴遠克程邱及胸山城尋皆敗沒惟合肥獨存七年魏人以懸瓠城內附詔馬仙琕以兵赴之既而魏人破懸瓠仙琕退走魏軍進據三關於是司州自南義陽徙鎮安陸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興以彭城內附旋復入於魏七年夏侯元植等克壽春獲魏

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元元二年陷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齊始復大通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詔改為北司州梁失義陽二十有五年至是復得已而除陳慶之為南北司二州刺史義陽復為重鎮中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為魏主入河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自爾朱榮敗慶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其後爾朱欽又遣中自天監二年失漢川經四十二年復得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建康陷之及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復失大抵雍州今襄陽下差成陽縣東南夏口白芍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為南境守將雄曰白芍堆梁之北而重鎮請之破石城汝陰下合州即合鍾離將康絢淮陰胸山為重鎮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年東魏守劉所以胸山並降入魏王鳴盛曰梁武帝志欲恢拓天監中連歲舉兵至十二年壽陽圍大雨城壞魏揚州刺史李崇堅守不去十三年梁人寇壽山堰堰淮水以灌壽陽十五年四月堰成九月大水灌壽山堰堰本康絢功會絢被讒召還以張豹子代之豹子不修堰故堰當堰初成魏師大潰而歸魏人深以為憂假堰不壞可取壽陽而逼汝洛矣至普通五年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伐魏遂取壽陽汝穎響應時魏



方衰亂故梁人得志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  
後送元顥入洛梁之開境幾埒永初淮西屬梁三十餘年  
至侯景大亂復陷北齊入陳三世不能復太建五年吳明  
徹始擊齊取江北數郡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進  
逼壽陽殺王琳明徹遂以豫州刺史鎮壽陽及後攻呂梁  
大敗為周所俘則豫州又入於周史臣明徹傳論云蹙境  
喪師金陵虛弱頑明淪覆蓋由其漸是則江左之興亡繫  
乎壽春之得失故豫治必以壽春為主

陳承梁室之亂淮南地並入齊宣帝大建初志復舊境授律  
出師諸將累捷吳明徹克壽春斬齊將王琳盡復淮南之地  
諺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足稱要害又經畧淮北大破齊軍於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五

呂梁屬周滅齊乘勝畧地還達江際又大敗周軍於呂梁悉  
得梁淮北城鎮自大建五年北伐七年旋為周將所敗全軍沒於清口十年周將王執來伐明徹退師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為界之邇來降又遣將周羅喉攻剋新野尋並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荆門安蜀城公安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隋軍自采石京口渡江而平之先是隋賀若弼鎮淮南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眾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覺遂滅陳

王鳴盛曰隋文帝時崔仲方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蜀漢二

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荆門延州  
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  
天決楊素傳隋大舉伐陳素引舟師趨三峽至流頭灘陳  
將威欣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素夜掩之衝  
枚而下威欣虜其眾遂率水軍東下陳呂仲肅據荊州之  
延洲素遣卒碎其艦大破之陳顧覺鎮安蜀城陳紀鎮公  
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案蜀漢二江謂江與漢  
也觀仲方言下抵益城其地在今九江府德化縣自梁末  
失蜀隋取陳將順流東下故陳人防江西則峽口東則漢  
口至益城無可防矣

後魏初由定襄徙雲中自杏城以北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六

晉分界道武東征西伐克定中原滑臺許昌雖得不守至元  
帝時始置鎮戍焉泰常八年刁雍遷濟陰鎮將置二十七營  
延和二年立徐州于外黃又以雍為刺史鎮之太武神麴三  
年宋將到彥之王仲德等伐碣破攻陷滑臺虎牢洛陽遺安  
頡叔孫建等擊敗走之太延三年取馮宏於遼東五年滅沮  
渠蒙虔境土益關真君十一年宋師敗于滑臺帝乘勝自碣  
礮南出臨瓜步江岸至廣陵而還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  
州天安初又因宋亂盡取河南淮北之地及齊東昏之初魏  
復取南陽沔北諸郡又得壽春自後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  
利進取不常所守是時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南賊遊魂江  
揚職為亂逆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東

襲上流之眾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斯實天啟之期乘厥豐隙東據懸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取若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鄴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利諳脫江湖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清蕩江區寔在今日詔褒用其策會蕭衍事克乃止初太平眞君中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臣鎮所館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兵人散居無所依恃脫有妖奸必致狼狽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七

鎮自建立更不煩官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名其城曰刁公城顯祖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以備北寇征南將軍源賀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畧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成並耕兵不勞而有盈蓄矣專寢不報獻文帝皇興中蠕蠕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六鎮勢分倍眾不關

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四代之君皆同此役非智術之不足長兵眾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卻敵多設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習弓射二萬人習刀楯二萬人習騎稍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器械精堅將有定兵兵有常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六

主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飭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馬邑雲中單于界宜蕃更立三成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邊防之苦利一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利二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利三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利四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利五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孝文延興中尙書奏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給事中韓秀曰此

蹙境之事非關土之宜愚謂燉煌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竊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規塗退塞西夷之闕路若徒就姑臧慮人懷異意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關一朝發置是啟戎心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焉孝明帝熙平中蠕蠕主婆羅門爲高車所逐其故主阿那瓌居在塞上國人相率來迎高陽王雍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卽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九

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河西捍禦強敵惟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堅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四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要衝漢家行軍之舊道士宜耕殖非但處婆羅門爲便卽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若婆羅門能自勵勵收合餘燼復興其國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反覆背德不過遁逃之

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陲卽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今似小損計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假令稱臣外加優納內備宜固朝議是之自孝文遷洛去北邊遠沃野懷朔恒代之間遠被寇患正始初使持節侍中源懷出拒北蕃懷至恒代視諸鎮要害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去歲復鎮陰山庶事蕩盡遣尚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檢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如此威形增廣兵勢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二十

亦盛且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眾要待秋冬因雲而動若至冬日冰沙凝厲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世宗從之  
後齊神武自太原舉兵逼洛陽魏孝武帝遣將守虎牢神武渡河帝不能禦遂西奔長安自是與周文帝爲敵國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神武自總大眾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抵潼關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周文軍廣陽僞引還而潛出軍至潼關擊秦斬之東師遂還周文帝乘勝下陝州擒其刺史李祥伯其年冬神武再西征至許原大敗于沙苑而歸西魏將獨孤如願陷洛陽據金墉城明年西軍又至于河陰時潘相樂守河陽北城高永樂守南城周文親征不能克西師敗歸如

願亦棄金墉遁走神武遂毀其城興元四年神武圍攻玉壁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不克武定初周文來伐敗于芒山後三年神武又圍玉壁西魏將韋孝寬守之仍不克明年文襄嗣政遣高岳攻穎川王思政堅守不下岳乘高築土山以臨城中反爲思政所奪置折堞以助防守文襄親率眾來攻堰洧水以灌城水壯城壞思政被擒文宣天保二年遣將辛術南征得梁夏口武成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鞏關守之其年周將楊標等攻鞏關敗走後主武平二年斛律光破周軍于姚襄城以其地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二國所必爭因置鎮焉周嘗遣將來伐齊使段韶禦之至西境有柏谷城者絕險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三

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至且城雖高而中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遂鳴鼓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仍城華谷置戍而還自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不守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及崇化末晉陽傾覆鄴都遂亡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東西爭戰十三四年互有羸負文宣之後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洪洞平陽縣北控據要險崇化末周師既越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州崖所築鞏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洛陽北荊州陸渾城北故孔城防伊闕縣東汝南郡梁縣南魯城汝南郡魯置兵以防周寇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

要害未遑制置也

後周文帝敗竇泰于潼關遂克東魏陝州兼得邵郡宜陽郡大統四年文帝東征至河陰殺魏將高敖曹旋敗退洛陽復入于魏八年遣將王思政築玉壁守之十六年得梁雍州廢帝初遣將達奚武平漢中又使尉遲迥平蜀遂有全蜀之地武帝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明年齊亡後又遣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于呂梁悉虜其眾于是湘川以東盡于長沙皆爲周境當全盛戰爭之際玉壁邵郡齊于嶺在王東二十里周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黃植三城永寧縣齊分界處保定中改名黃植三城西北宜陽郡陝州主剗長水部西北三荆將獨孤信署定北荆州即伊州今三鷄鎮汝州魯山縣西置兵以備東軍初魏末突厥強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三

盛周齊爭欲連結以爲外援保定初武帝遣使結婚突厥遂請東伐于是詔楊忠率兵度陁嶺與突厥合師伐齊明年正月攻齊主于晉陽不克而反是歲復請東伐詔忠率兵出沃野宇文護趨洛陽以應之會護戰不利突厥引還宣政元年突厥寇幽州其冬又圍酒泉武帝謀將北伐會帝崩乃止始魏正光中梁遣將圍廣陵楚城諸蠻並爲前驅自汝水以南恣其暴掠又有冉氏向氏者隕落尤盛屯據三峽斷遏水路周文畧定伊瀍聲教南被諸蠻向附武成中冉令賢等作亂攻陷白帝天和元年詔陸騰等討之令賢率其卒固守水邏城又于江南險要之地置立十城騰遣王亮率眾渡江攻拔其八城騰遂簡銳分攻水邏路經石壁城險峻四面壁立故

以名焉唯有一小路緣梯而上蠻蠻以為峭絕非兵眾所行騰被甲先登眾軍繼進備極危阻累日可得舊路又有石勝城者亦險要令賢使其兄龍真據之騰遣二千人銜枚夜進龍真力不能禦遂平石勝城至水邏蠻眾大潰令賢遁走而獲之又別下其二十餘城信州舊居白帝騰更於劉備故宮城南入陳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並築城置防以為襟帶焉

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籩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三

詔丑亞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眾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眾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氏羌分散各還本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為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正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斃面如其國臣其為

夷狄所屈辱也如是

隋文帝受禪待北夷之禮甚薄北夷怨之合軍攻陷臨渝關帝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以備之開皇中突厥寇蘭州遣將賀樓子幹拒之師至可洛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為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奮擊大破之至煬帝初令觀王雄擊吐谷渾大破之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大業中置西戎校尉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一

書

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蒲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內地故漢戍已校尉更互屯焉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劉昺武指曰自昔禦夷之術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叛不為之勞師降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殲戎之勳斯禦戎之良策禁暴之上算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方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

塢壁未遠得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  
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  
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故曰秦得中策  
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  
則覆亡居又畏逼收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尊宗周之  
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  
慮費二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尙不計焉皇室淑  
女施於宮廬掖廷良人降於沙漠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  
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悉母報子從其汚俗  
夫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父子男女之別也今不能革孽  
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重

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  
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食王侯之奉者相半於朝遊  
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未耨之所利絲枲之所  
生方三千里植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  
勞國焉得不貧胡夷蔑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竭人力以  
役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  
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  
移其爵以餌守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  
無傳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卽異俾夷亂華變上國之  
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故曰漢無策焉夫奇貨內來則華夏  
之情蕩穢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是以聖人慎之不貴奇

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飲  
食聲樂不與彼共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  
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朝廟  
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  
亦宜然漢氏習頑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雅質甘大官之  
八珍六齊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  
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  
食肉而縱其獵噬疲人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纈而得毛革  
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得士人許和規則毀禮義而順戎俗  
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  
晉樂則胡笛篳篥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一

重

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  
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  
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  
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譬之蟲  
豸方乎虺蜴何曲直之與爭哉

大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二

湖西閩鎮圻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唐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邇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板籍偕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凡天下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凡烽候所置六率相去三十里若有山岡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通邊境者築城以置之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而為差焉通鑑注唐凡烽候之所有烽望警急而舉烽者也杜佑曰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舊關內遷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卒知文書符辭轉牒舊關內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敕以邊隅無事寰宇又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計烽帥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唐書元和中京兆尹李鄜奏三原高陵涇陽興平等四縣共管烽二十八所每年差烽子烽師九百七十五人今遠近無虞畿內烽疑請停從之凡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鎮曰城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

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使謂之節度使或謂之經畧使凡鎮萬人已上置司馬倉曹兵曹參軍各一人五千人已下減司馬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一千人置子總管一人五千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使已上皆四年一替總管已上六年一替押官使兵交替副使總管取折衝已上官充子將已上取果毅已上充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鎮西節度使原安西長壽元年王孝傑破吐蕃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以兵三萬鎮守都護以政績稱者田揚名郭元振張孝嵩杜甯西域統龜茲于闐疏勒國高宗時滅龜茲徙安西都護府于其都統碎葉于闐疏勒為四北庭節度使理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長安中以阿史那蘇特為北庭都護與北庭都護湯嘉惠等特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吸部皆突厥管瀚海軍北庭城內開元中置兵七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千五 建康軍 副聖初王孝傑置兵五千三百開元中薛訥寇軍 天寶二年置 玉門軍 武德中楊恭又 墨離軍 朔初以阿 難軍 討擊使 豆盧軍 煨焜郡城內 新泉軍 大足初郭元 掖郡守捉 兵六千 烏城守捉 兵五百 交城守捉 兵千 白亭守捉 兵千 朔方節度使 理靈武郡管兵六萬四千七百肅宗初郭 上捍禦北狄統經畧軍 靈武城內兵 豐安軍 兵八千開元二 年豐安軍使王海 定遠城 兵七千 西城 兵七百 安北都 護府 亦曰中受降城 仁原置兵六千中宗時 振武軍 單于都護城內兵九 河東節度使 理太原府管兵五 修 把頭七十 犄角朔方總天兵軍 太原城內兵二萬中宗 烽寇不敢入 犄角朔方總天兵軍 太原城內兵二萬中宗 大總管 雲中郡守捉 置兵七千七百 大同軍 千七百天寶中

張守... 橫野軍... 開元中張嘉貞... 定襄郡... 雁門郡... 范陽節度使... 密雲郡... 北平軍... 高陽軍... 盧軍節度使... 鎮撫室韋... 安東都護府...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崖白水軍... 開元七年... 杜希望... 守捉... 軍... 千... 李德裕... 蠻獠... 雅州... 邛州... 章仇... 蓬山郡... 交川郡... 平戎城...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戎城... 乃改名... 先置兵... 川守捉... 署使... 軍... 略使... 命軍... 愈... 與... 心... 據... 百...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畏又有... 郡守捉... 邊朝臣... 亡在旦夕... 安地斥土... 朔方地... 奴於河南... 方之地... 州左置... 化郡立... 分置單...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愕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為都督刺史睿宗時突厥默啜屢寇邊命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龍二年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醮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眾西擊婆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滅鎮兵數萬人初羣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五

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呂溫三受降城碑昔秦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矯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與回纥未暇經略域中請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環突如其來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郊構怨境而戰漠南空虛朔方總管韓公張仁愿蹕而謀請築三城據其地跨大河以制胡馬之南牧睿宗詔許橫議不捷於是留及瓜之成斬殺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滅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大略方選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今天子誕敷文德戡兵和親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拆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嗣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畧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顯慶二年天子已登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

平百濟遂遣李勣薛仁貴等破滅高麗分其地為九都督府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為都督刺史以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武后聖歷二年狄仁傑表請捐安東復其君長曰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為愛人今以海中分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准兵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秣鞬遐方更為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為其主復其故地不從貞觀十四年高昌平以其地為交州先是西突厥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歲調千人更發內地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疏言今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六

誅滅高昌收其鯨鯢以為州縣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敗肆終於情業犯禁違公必擾邊城所遣之內復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且河西者方已腹心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今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長為藩翰傳之永代不從自突厥亡回紇與薛延陀最強貞觀中遣使獻款太宗受之乃即故單于臺置燕然都護府統有六都督七州以李素立為都護龍朔中以燕然都督府領回紇更號瀚海都護府大曆十三年回紇襲振武攻東陞入寇太原河東節度使鮑防與戰陽

古防漢代州都督張光晟又戰羊虎谷破之虜乃去元和三年回紇以三千騎至鵝鵝泉振武以兵屯黑山治天德城備虜禮部尚書李絳奏言回鶻盛疆北邊空虛一為風塵則弱卒非抗敵之夫孤城為不守之地儻增甲兵飾城壘中夏長策生人大幸也北狄貪沒惟利是視比進馬規直再歲不至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一可憂兵力未完斥候未明戈甲未備城池未固節天德則虜必疑虛西域則磧道無倚二可憂夫城保要害攻守險易當謀之邊將今乃規河塞之外裁廟堂之上虜猝犯塞應接失便三可憂自修好以來山川形勝兵成滿虛虜皆悉之賊掠諸州調發在旬朔外其係累人畜在旦夕內比王師至則虜已歸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七

寇能久留役亦轉廣四可憂北狄西戎素相攻討故邊無虞今回鶻不市馬若與吐蕃結約解仇則將臣閉壁憚戰邊人拱手受禍五可憂臣謂宜聽其婚使守蕃禮帝不聽自高宗時吐蕃雄霸西土屢敗王師武太后如意初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議者請棄之右史崔融獻議曰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茵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吞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表二千

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渡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其後大論欽陵乞和請去四鎮防兵通泉尉郭元振以為國家本置四鎮以扼蕃國之尾使不得并力東侵若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為東擾非制馭之算不可許后從之哥舒翰築神威軍於青海上更築龍駒島號應龍城翰青海馬相其川原宜畜牧譴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所出入者懸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麟德元年於昆明之橋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五百人鎮守武太后時蜀州刺史張柬之表言昔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率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鎮守臣竊以亮之策得羈縻蠻夷之術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為羣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八

惠戰死其州遂廢諸葛亮所謂設官置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拱四年從郎將刺史之請復置州後錄事參軍李懷又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鎮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至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焉府不從孫樵書田將軍邊事曰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沈黎越嶲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為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敗於岷江其眾如蟻前鋒魁健皆擄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戢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關如植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彗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況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日眾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為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暨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風土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嶲以北八十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

言自是以來羣蠻皆居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  
諸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閒隙察兵賦之虛實或  
開蜀之細民若於重征且將啓之以幸非常吾不知羣蠻此  
舉大綱以南爲國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  
頑民飽和餼豕十九如孤雖知鉅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加  
以爲將者刻薄以自入饒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  
以隨而力戰乎樵曰誠如將軍言苟爲國家計者孰若詔嚴  
道流黎越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  
守之且兵籍於郡則易爲屯卒出於邊則習於險而又各於  
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爲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食秋冬則  
嚴壁以俟其寇窮如此則縣官無饒運之費奸吏無因緣之  
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尹源唐說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于理夫  
弱唐者諸侯也唐既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之也燕趙  
魏首亂唐制專地而治若古之建國此諸侯之雄者然皆  
恃唐爲輕重何則假王命以相制則易而順唐雖病之亦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九

不得而外焉故河北順而聽命則天下爲亂者不能遂其  
亂河北不順而變則姦雄或附而起德宗世朱泚李希烈  
始遂其僭而終敗亡田悅叛於前武俊順於後也憲宗討  
蜀平夏誅蔡夷鄆兵連四方而亂不生卒成中興之功者  
田氏稟命王承宗歸國也武宗將討劉稹之叛先正三鎮  
絕其連衡之計而王誅以成如是二百年姦臣逆子專國  
命者有之夷將相者有之而不敢窺神器非力不足畏諸  
侯之勢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  
以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是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諸  
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巢蔡之亂

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屬其勢  
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過取霸於  
一方爾安能彊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之疆也唐之  
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諸侯疆則分天子之勢子何議  
之過乎曰秦隋之勢無分於諸侯而亡於唐何如哉不獨  
此也契丹入大梁而不能有者亦以藩鎮之勢重也王應  
麟曰郡縣削弱則戎 日知錄岳飛說張所曰國家都汴恃河  
北以爲固苟馮據要衝時列重鎮一城受圍則諸城或撓  
或救金人不敢窺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文天祥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除藩鎮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  
國以衰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殘今宜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十

分境內爲四鎮使其地大力眾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  
無退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  
於其中則敵不難卻也嗚乎世言唐亡于藩鎮而中葉以  
降其不遂併于吐蕃同紇滅于黃巢者未必非藩鎮之力  
宋至靖康而始立四道金至元興而始建九公不已晚乎  
錢大昕曰舊史地理志序自東都畿至安南凡四十四  
鎮蓋據太和中方鎮言之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國計簿云  
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開成元年王彥威進所撰供軍  
圖畧云至德乾元之後迄于貞元元和之間天下有觀察  
者十節度二十有九防禦者四經畧者三據舊史志凡三  
十二節度七觀察三防禦二經畧也又考唐六典天下節

度使有八一朔方二河東三幽州四河西五隴右六劍南  
七鎮西八嶺南蓋併平盧幽州爲一積西北庭爲一也至  
杜氏通典稱開元中凡八節度積西即安西而不別出北  
庭之名舊史蓋本此

後梁開平元年敕建國稱都俾新其制況山川之險表裏爲  
防今二京俱在關東以內仍以潼關隸陝州復置河潼軍命  
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敕改虎牢關仍置虎牢關軍使

容齋隨筆古今言險地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  
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劍門瞿唐之阻楚國方  
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  
立國惟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十一

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  
劉表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  
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黃舉雄覆漢  
祚議者尙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  
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宏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  
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  
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  
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  
區區以汴宋毫穎畿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  
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劉季裴曰自古守淮  
莫難於謝元又莫難  
於楊行密泥水之役謝元以八千人當苻堅九十萬之眾  
清口之役楊行密以三萬人當朱全忠八州之師眾寡殊

絕而卒以勝者扼淮以拒敵而不延敵以入淮也孫  
仲謀以江守江楊行密以淮守淮晉人以淮守江

後唐莊宗既卽位於魏州梁將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  
揚劉彥章圍之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  
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  
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圍也乃遣崇韜與毛彰  
將數千人夜行所過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  
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不克所失大半還  
趨揚州莊宗迎擊遂敗之長興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據十  
道圖有大都護府除單于北庭等府久不置外今節度使中  
見有兩員守安北都護安東都護今請以四大都護爲定額  
仍以安東大都護爲首其安南安西安北次之詔依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十二

後晉天福三年移澶州及頓邱縣于德勝以防河津懼契丹  
南牧也初高祖割莫州于契丹蕃戎立爲秦州至少主開運  
初克復秦州二年以滿城縣當路衝要宜立郡庭用威戎虜  
其舊秦州復爲清苑縣宋改置後升爲保州嘗五代時保州  
廣信安肅軍別領兵萬人號沿邊都巡使亦曰策先鋒以知  
州軍爲使析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鄰道

胡三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縣之西乃  
居庸關順州之地乃古北口景州之東北乃松亭關平州  
之東乃渝關數關天造地設以分蕃漢之限一夫守之可  
以當百然關內之地平灤營三州自後唐陷于阿保機改  
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至石晉之

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十六州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  
號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

後周廣順四年西京留守王思同擬開路谷路上指山險謂  
侍臣曰如此之險何以開道左右奏曰據興元關內兵戎交  
審及轉餉大散修開斜谷路迂迴校五百里加從駱谷自雍  
京直抵興元糧成稍便然此路險阻尤甚以此竭力開通將  
來霖雨亦慮營壘上勉從其奏竟無成功而止顯德二年以  
李晏口為壽安軍其地當契丹入寇之路築城屯軍為邊防  
人甚賴之

宋景祐三年詔廣桂荆潭鼎澧六州各置雄畧一營與歸遠  
軍更成嶺外康定元年呂夷簡言自元昊反被邊城若各自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三

為守計萬一賊有奔衝即關輔驚擾雖夏竦等屯永興其實  
兵少自永興距鄭延環慶諸路皆數百里設有緩急內外不  
能相救請募勇敢士三萬訓以武技分置十隊以有謀勇者  
三人將之分營永興西寇至則舉烽相應或乘勢討擊進退  
不以地分並受夏竦等節制詔從之初趙元昊反以夏竦陳  
執中知永興軍節度陝西諸軍久之無功乃析秦鳳涇原環  
慶鄜延為四路以秦渭慶延知州分領本路馬步軍六年契  
丹使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兵屯程琳  
自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數千里連城三十  
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邊數有警官軍雖眾罕  
有成效蓋定州真定府高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接召發之

際交錯非重況建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  
勢何置請以河朔兵為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為一路合兵十  
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為  
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為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  
鈐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分  
天子下其軍劄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二路當內外之衝萬一  
有警者藉重兵控守要害迭為應援若合為一則兵柄太重  
減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久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  
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居民非賊蹊徑萬一有警可  
決漳御河東灌塘淀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一路惟  
北京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四

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隸德博州通利軍建  
為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總管副總管一人鈐轄二人都監四  
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  
營都總管擇管任兩府重臣為之議未決竦入為樞密使賈  
昌朝判大名府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巡檢  
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強勁今未  
有所隸請立沿邊巡檢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宣  
和七年詔廣南東西路地遠山險盜賊間有竊發內郡戍兵  
往彼屯守多緣瘴癘疾病不任捕盜又不諳知山川道里林  
壑曲折故盜不能禁可令每巡檢下招置土人健勇輕捷者  
參戍兵之半互相關防易於禽捕令樞密院行之紹興間邊

境弗靖故以大軍屯戍而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二年逮和議既成諸軍移屯者漸歸營矣惟防秋仍用移屯更戍之法沿河備禦亦倚重焉開禧初復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成邊地一二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不講而常屯之兵益多逮夫端平破川蜀咸消失襄樊裂淮甸靈宇蹙而兵法壞葉適曰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視爲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間比其室處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捍於垣墼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帖然蚤臥晏起無朝夕之憂矣羅泌曰方至和之二年范蜀公爲諫院建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者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馬練習安可得也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皆材勇知慮可責辦治乞令久任然事勢非昔今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五

不從其大而徒舉三三州爲之以一簣障江河猶無益也請以昔者河東之折靈武之李與夫馮暉楊重勛之事言之馮暉節度靈武而重勛世有新秦藩屏西北他日暉卒太祖乃徙其子馮翊而以近鎮付重勛於是二方始費朝廷經畧折李二姓自五代來世有其地二寇畏之太祖於是俾其世襲每謂邊寇內入非世襲不克守世襲則其子孫久遠家物勢必愛吝分外爲防設或叛渙自可理討縱其反噬原陝一帥禦之足矣況復朝廷恩信不爽奚自而他斯則聖人之深謀有國之極算非流俗淺近者之所知也厥後議臣遠以世襲不便折氏則以河東之功姑令仍世而李氏遂移陝西因茲遂失靈夏國之與郡其事固相

懸矣議者以太祖之懲五季而解諸將兵權爲封建之不可復焉竊以爲不然夫太祖之不封建特不隆封建之名而封建之實固已默圖而陰用之矣李漢超齊州防禦監關南兵馬凡十七年敵人不敢窺邊郭進以洺州防禦守西山巡檢累二十年賀惟忠守易李謙溥刺隰姚內斌知慶皆十餘載韓令坤鎮常山馬仁瑀守瀛王彥昇居原趙贊皆重邊海屯環武守琪成晉何繼筠牧隸若張美之守滄景威累其任管權之利賈易之權悉以畀之又使得自誇驍勇以爲爪牙軍中之政俱以便宜從事是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虞深機密策蓋使人由之而不知爾胡爲議者不原其故遂以兵爲天子之兵郡不得而有之故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二

六

自寶元康定以中國勢力而不能抗一偏方之元昊靖康寇難長驅百舍直擣梁師蕩然無有藩籬之限卒之橫潰莫或支持繇今日言之奚啻冬水之冰齒 日知錄藩鎮既罷而州縣之任處之又不得其方真宗咸平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于是知黃州王禹偁上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十五人以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爲強幹弱枝之計亦匪得其中道也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

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不可膠柱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墮汜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掠之虞矣嗚乎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於數百年而未已也元祐八年知定州蘇軾言漢晁錯與文帝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國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高下戶出一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七

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長技與北敵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遇有警急擊鼓集眾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甚畏之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以示懲勸奏凡兩上皆不報此宋時弓箭社之法雖承平廢弛而靖康之變河北忠義多出於此

遼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金路各設兵馬都總管府州鎮置節度使沿邊州則置防禦使又設三招討以鎮邊陲東北路者初置烏古迪烈部後置于秦州秦和間以去邊尙二百里宗浩乃命分司于金山西北路者置于應州西南路者置于桓州以重臣知兵者為使列城堡濠溝戍守為永制及南遷河北封九公因其兵假以便宜從事沿河諸城置行樞密院元帥府大者有便宜之號小者有從宜之名

元世祖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太府以屯之淮江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六

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初制郡邑鎮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士疲于轉輸至元十六年以上都民充軍者四千人歲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其年礪門魚通及黎雅諸處民不奉法議以兵戍其地調軍千人往鎮焉又調江南新附軍五千人駐太原五千駐大名五千駐衛州又發特默齊軍一萬及夔府新附軍戍鄂端自江南平兵戍列城軍官皆世守多與富民樹黨奪民田宅為蠹害同知浙東道張鐸上言謂由不遷易之弊請更限月遷調庶民得安業其年調兵五百守居庸關南北口又發礮卒千人入甘州備戰守十八年行省言金州合浦固城全羅州沿海上下與日本正當衝要宜立鎮邊萬戶府

屯兵從之二十五年遼陽行省言懿州地接賊境請益兵鎮  
戍從之又增兵戍咸平府以地介邊徼用兵備不虞故也至  
大四年四川省言本省東南控接荆湖西北襟連秦隴阻山  
帶江密邇番蠻素號天險古稱極邊重地乞調二千人往戍  
從之泰定四年河南行省言所轄地東連淮海南抵大江北  
限黃河西接關陝洞壑草賊出沒爲民害本省軍馬均在瀕  
海沿江遠者二千近或千餘里乞以礮手弩軍移于汴梁並  
各萬戶府摘軍五千隨省鎮邊詔十一衛軍及所轄十九翼  
軍均聽河南省調發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二

九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三

湖西閭鎮珩輯

職方考

險固 邊防 鎮戍

明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統以後敵患日多故終明之世邊防  
甚重東起鴨綠西抵嘉峪綿亘萬里分地守禦初設遼東宣  
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而太原總兵治  
偏頭三邊制府駐固原亦稱二鎮是爲九邊初洪武二年命  
大將軍徐達等備山西北平邊諭令各上方畧從淮安侯華  
雲龍言自永平薊州密雲迤西二千餘里關隘百二十有九  
皆置戍守于紫荆關及蘆花嶺設千戶所守禦又詔山西都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衛於雁門關太和嶺并武朔諸山谷間凡七十三隘俱設戍  
兵九年敕燕山前後等十一衛分兵守古北口居庸關喜峰  
口松亭關烽墩百九十六處參用南北軍士十五年又於北  
平都司所轄關隘二百以各衛卒守戍二十年置北平行都  
司於大寧其地在喜峰口外故遼西郡遼之中京大定府也  
西大同東遼陽南北平馮勝之破納哈出還師城之因置都  
司及營州五屯衛而封皇子權爲寧王調各衛兵往守先是  
李文忠等取元上都設開平衛及興和等千戶所東西各四  
驛東接大寧西接獨石二十五年又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  
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自遼以西數千里聲勢聯  
絡永樂初改北平行都司爲大寧都司徒之保定調營州五



屯衛於順義薊州平谷香洞三河以大寧地界兀哈自是遼東與宣大聲援阻絕又以東勝孤遠難守調左衛於永平右衛於遵化而墟其地先是興和亦廢開平徙於獨石宣府遂稱重鎮然帝於邊備甚謹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緣邊皆峻垣深濠烽墩相接隘口通車騎者百戶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成化元年延綏總兵官張傑言延慶等境廣袤千里所轄二十五營堡每處僅一二百人難以應敵宜選精銳九千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庶緩急有備又請分布鄜慶防秋軍二千餘人於緣邊要害從之先是東勝設衛守在河外榆林治綏德後東勝內遷失險捐米脂魚河地幾三百里正統間鎮守都督王禎始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二

榆林城建緣邊營堡二十四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軍分戍天順中阿羅出入河套駐牧每引諸部內犯至是巡撫余子俊乃徙治榆林由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二百餘里墩堡相望橫截套口內復塹山堙谷曰夾道東抵偏頭西終寧固將勇士力北人呼爲橐駝城云十二年兵部侍郎滕昭英國公張懋條上邊備言居庸關黃花鎮喜峰口古北口燕河營有團營馬步軍萬五千人戍守請益軍五千分駐永平密雲以策應遼東涼州鎮番莊浪賀蘭山迤西從雪山過河南通靖虜直至臨鞏俱敵入犯之路請調陝西官軍益以甘涼臨鞏秦平河洮兵戍安定會靈遇警截擊以涼州銳士五千扼要屯駐彼此策應詔可初大寧之棄以其地界朵顏福餘泰

靈三衛蓋兀良哈歸附者也未幾遂不靖宣宗嘗因田獵親帥師敗之自是畏服故喜峰密雲止設都指揮鎮守土木之變頗傳三衛助逆後因添設太監參將等官至是朵顏獨盛情叵測嘉靖初御史邱養浩請復小河等關於外地以扼其要又請多鑄火器給緣邊州縣募商糴粟實各邊衛所詔皆行之十八年移三邊制府鎮花馬池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烟火蕭然巡撫都御史陳講請以兵六千戍老營堡東界之長峪以山西兵守大同三關形勢靈武爲中路莫要於神池偏頭爲西路莫要於老營堡皆宜改設參將雁門爲東路莫要於北樓諸口宜增設把總指揮而移神池守備於利民堡老營堡游擊於八角所各增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軍設備帝悉許之先是翁萬達之總督宣大也籌邊事甚悉其言曰山西保德州河岸東盡老營堡凡二百五十四里西路了角山迤北而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鎮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西路西陽河迤東歷中北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治凡一千二十三里皆逼臨巨寇險在外者所謂極邊也老營堡轉南而東歷靈武雁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界歷龍泉倒馬紫荆吳王口插箭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界歷高崖白羊抵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皆峻嶺層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敵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未有不經外邊能入內邊者乃請修築宣大邊牆千餘里

堪三百六十三所後以通市故不復防遂半為敵毀至是兵部請敕邊將修補科臣又言垣上宜築高臺建廬以栖火器從之兵部言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惟薊獨無渤海所南山陵東有蘇家口至塞離村七十里地形平漫宜築牆建臺設兵守與京軍相夾制報可時兵力孱弱有警徵召四集而議者惟以據險為事無敢言戰者其後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調遣防禦益疎朵顏遂乘虛歲入及萬曆之季西部不靖土蠻部落東西煽動將士疲于奔命矣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調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永樂間始命內地軍番戍謂之邊班其後占役逃亡之數多乃有召募有改撥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四

有修守民兵土兵而邊防日益壞洪武時宣府屯守官軍殆十萬正統景泰間已不及額宏治正德以後官軍實有者六萬六千九百有奇而召募與土兵居半他鎮率類此初邊政嚴明總兵官總鎮軍為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為奇兵遊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為遊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為援兵營堡墩臺分極衝次衝為設軍多寡平時走陣哨探守瞭焚荒諸事無敢惰稍違制輒按軍法其後皆廢壞云

日知錄守邊將士每至秋月草枯出塞縱火謂之燒荒唐書契丹每入寇幽薊劉仁恭歲燎塞下草使不得留牧馬多死契丹乃乞盟是也其法自七國時已有之戰國策公孫衍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于秦則秦且燒燔獲君之國

英宗實錄正統七年十一月錦衣衛指揮僉事王瑛言禦虜莫善于燒荒蓋虜之所恃者馬馬之所恃者草近年燒荒遠者不過百里近者五六十里虜馬來侵半日可至乞救邊將遇秋深率兵約日同出數百里外縱火焚燒使虜馬無水草可恃如此則在我雖有一時之勞而一冬坐臥可安矣翰林院編修徐有貞亦請每年九月盡敕坐營將官巡邊分為三路一出宣府抵赤城獨石一出大同抵萬全一出山海抵遼東各出塞三五百里燒荒哨瞭如遇邊寇出沒即相機勦殺此先朝燒荒舊制誠守邊之良法也

海防

東晉時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沿海諸縣朝廷以為憂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五

蔡謨遣徐元等守中州開設募取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十餘處蓋季龍謀出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其要津也宋建炎四年金虜退呂頤浩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預辦然備寇之計尤不可緩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太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可成功詔從之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海道當防言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湍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為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廟謨早定詔付頤浩先是創沿海

制置使以集撰仇愈爲之建司於浙西呂頤浩言近創此司最爲得策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愈專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爲直指山東之計三十一年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防海道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正修等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曰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卽南不知我師猝至寶禱于石曰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眾喜爭奮引帆頃間過山薄虜虜驚失措虜帆皆錦纜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搖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六

元無復行次寶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猶前拒寶命健士登其舟短兵擊刺殪之降者三千人獲完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衡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詢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爲虜嚮道者寶聞亮已濟淮駐東海視緩急爲援是時葉義問爲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險夷海之食利能役使船戶若雜以官軍彼此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爲寨主令各隨便使土豪撓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於塘岸之口策之上也

章俊卿曰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瞰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爲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卽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許浦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爲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爲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遠遠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翅百里定川抵浙江往來亦兩三日何以相援耶今日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揚州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

元至元十八年十月高麗王并行省言金州合浦固城全羅州等處沿海上下與日本正當衝要宜設立鎮邊萬戶府屯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七

鎮從之尋詔以征東留後軍分鎮慶元上海澈浦三處上船口十九年命松江州郡視便宜置軍鎮戍自歸州及江陰至三海口凡二十八所二十六年江淮行省言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請以三萬戶鎮守合刺帶一軍戍沿海明台赤怯烈一軍戍溫處扎忽帶一軍戍紹興婺州其靈國徽州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今盡遷之江北更調高郵泰州兩萬戶漢軍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艦二十艘今增置戰艦百艘海船二十艘從之

明沿海之地自廣東樂會接安南界五千里抵閩又二千里

抵浙又二千里抵南直隸又千八百里抵山東又千二百里  
踰寶坻盧龍抵遼東又千三百餘里抵鳴綠江島寇倭夷在  
在出沒故海防重洪武五年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明年  
從廖永忠言命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增置多櫓快船無  
事則巡徼遇寇以火船薄戰快船逐之總兵官每春以舟師  
出海防倭迄秋乃還二十年命周德興抽福建福興漳泉四  
府三丁之一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  
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  
江之小官場及青村南漚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衛於紹  
興及三山瀝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温台並海地先已置八千  
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霽衢大松錢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八

屠仲律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平陽港黃花澳據海門之險  
使不得北温台守寧海關湖頭灣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窺寧  
紹守蟹子門乍浦峽使不得近杭嘉守吳淞劉家河七了港  
使不得掩蘇松且宜修飭海舟小大相比或百或五十聯爲  
一掠募慣習水工領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諸海口量緩急  
置防部是其議未幾兵部亦言浙直通泰間最利水戰往時  
多用沙船破賊請厚賞招徠之防禦之法守海島爲上宜以  
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倉東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陳  
錢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  
害地宜督水師固守報可已又令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鎮  
江圖山五總添設遊兵三十七年都御史王詢請分福建之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九

守二十一年命湯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置福建沿海指揮  
使司五日福寧鎮東平海永寧鎮海領千戶所十二日大金  
定海梅花萬安莆禧崇武福全金門高浦六齋銅山元鍾二  
十三年造蘇州太倉海衛舟旋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  
司皆置船二巡海上盜賊從山東都司周彥言建五總寨  
於寧海衛與萊州衛八總寨共轄小寨四十八永樂六年命  
李彬等緣海捕倭兵防益嚴自後朝廷閱數歲一令大臣巡  
警至嘉靖中倭患起始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  
務都御史已改巡撫爲巡視未幾倭寇益肆增設金山參將  
分守蘇松海防尋改爲副總兵調募江南北徐邳官兵兵充  
戰守而杭嘉湖亦增參將及兵備道倭復犯蘇州南京御史

會哨改三路參將為守備分新募浙兵為二班各九千人春  
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  
者以時閱視帝皆是之狼山故設副總兵至是改為鎮守總  
兵官兼轄大江南北萬曆三年設廣東南澳總兵官後又設  
天津巡撫防畿甸又分淮安營兵守廖角嘴而自浙入閩之  
三江及劉澳皆置兵焉天啟中築城於澎湖設遊擊一把總  
二統兵三千築礮臺以守先是萬曆中許孚遠撫閩奏築福  
州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錢金塘玉環南  
麋諸山俱宜經理遂設南麋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遙  
峙海中透迤如修蛇多歧港零嶼中空濶可藏巨艘初為紅  
毛所據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乃奪而守之自世宗世倭患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部副使及總兵官參將  
游擊等員而諸所防禦於廣東則分東中西三路設三參將  
於福建則有五水寨於浙則有六總一金鄉盤石二衛一松  
門海門二衛一昌國衛及錢倉爵溪等所一定海衛及甯衛  
大嵩等所一觀海臨山二衛一海鹽衛分統以四參將於南  
直隸則乍浦以東金山衛設參將黃浦以北吳淞江口設總  
兵於淮陽則總兵駐通州遊擊駐廟灣又於揚州設陸兵遊  
擊待調遣於山東則登萊青三府設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  
民兵之參將總督沿海兵馬備倭之都指揮於薊遼則大沽  
海口宿重兵領以副總兵而以密雲永平兩遊擊為應援山  
海關外則廣寧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汛以寧前參將為應援

而金復海蓋諸軍皆任防海三岔以東九聯城外創鎮江城  
設遊擊統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參將陸營相接共計  
凡七鎮而守備把總分守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

沈彤海防考江南之要害四曰金山衛以迫近海塘北接  
吳淞口也曰吳淞江以蘇松二郡之要害也曰劉家河由  
太倉入犯之徑道也曰白茆港自常熟入犯之要口也江  
北之要害三曰新港即三江口以逼近揚州也曰北海所  
從以通新插港又有鹽徒聚艘于此也曰廟灣以其為巨  
鎮而可通大海口也翁大立言海防惟三策出海會哨毋  
使入港此為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此為中策出水列  
陣毋使近城此為下策不得已而至于守城則無策矣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陳倫炯曰天下沿海形勢從京師天津東向遼海鏡山黃  
城皮島外對朝鮮左延東北山海關寧遠蓋平復州金州  
旅順口鴨綠江而抵高麗右袤東南山東之利津清河蒲  
臺壽光海倉口登州而至廟島成山衛登州與旅順口南  
北隔海對峙東懸皮島西匝兩京登萊是為遼海登州一  
郡陡出東海盡於成山衛海船往盛京天津者以成山為  
標準也成山衛轉西南則靖海大嵩萊陽鼇山靈山而至  
江南海州此皆登州西南之海也海州而下廟灣而上則  
黃河出海之口河濁海清沙泥入海則沈實支條縷結東  
向紆長潮滿則沒潮汐或淺或沈名曰五條沙中間深處  
呼曰沙行江南之沙船往山東者恃沙行以寄泊船因底

平少擱無礙閩船則底置加以龍骨二段架接高昂擱沙  
播浪立見碎折更兼江浙海潮外無藩扞屏山以綏水勢  
東向澎湃故潮汐之流比他省爲最急若乏西風開避則  
舟隨溜擱靡不爲壞是以海舶往山東兩京必從盡山對  
東開一日夜避過其沙方敢北向是以登萊淮海稍寬海  
防者職由五條沙爲之保障也廟灣南自如臯通州而至  
洋子江口內狼山外崇明鎖鑰長江沙坂急潮其概相似  
而崇明上鎖長江下扼吳淞東有洋山馬蹟花腦陳錢諸  
山接連浙之靈波定海外島而嘉興之乍浦錢塘之鼈子  
餘姚之後海靈波之鎮海雖沿海相聯要疆但外有定海  
爲之扞衛實內海之堂奧也惟乍浦一處濱于大海東達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漁山北達江南之洋山定海之衢山劍山外則汪洋言海  
防者當留意焉江浙外海以馬蹟山爲界山北屬江山南  
屬浙而陳錢外在東北俗呼盡山大澳廣可泊舟百餘  
艘山產水仙海產淡菜海鹽賊舟每多寄泊江浙水師更  
當加意於此南之海島由衢山岱山而至定海東南由劍  
山長塗而至普陀普陀直東之外出洛迦門有東霍山夏  
月賊舟亦可寄泊伺劫洋舶回權且與盡山南北爲犄角  
山脚水深非加長椗纜不足以寄普陀之南自崎頭至昌  
國衛接聯內地外有韭山弔邦亦賊舟寄泊之所此皆靈  
波郡屬自靈波台州黃巖沿海而下內有佛頭桃渚崧門  
楚門外有茶盤牛頭積穀殼石塘枝山大鹿小鹿在在

皆賊艘出沒經由之區南接樂清温州瑞安金鄉蒲門此  
溫屬之內海樂清東峙玉環外有三盤鳳皇北祀南祀而  
至北關以及閩海接界之南關實溫台內外海逕寄泊樵  
汲之區不可忽也閩之海內自沙埕南鎮烽火三沙斗米  
北焚定海五虎而至閩安外自南關大箭小箭閩山芙蓉  
北竿塘南竿塘東永而至白犬爲福寧福州外護左翼之  
藩籬南自長樂之梅花鎮東萬安爲右臂外自磁澳而至  
草嶼中隔石牌洋外環海壇大島閩安雖爲閩省水口咽喉  
海內虛海套是爲興化外有南日湄洲再外烏坵海壇所  
當留意者東北有東永東南有烏坵猶浙之南祀北祀積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穀弔邦韭山東霍衢山江之馬蹟盡山是也泉州北則崇  
武獺窟南則祥芝永寧左右拱抱內藏郡治下接金廈二  
島以達漳州金爲泉郡之下臂廈爲漳郡之咽喉漳自太  
武而南鎮海六鰲古雷銅山懸鍾在在可以寄泊而至南  
澳以分閩粵泉漳之東外有澎湖島三十有六而要在媽  
宮西嶼頭北港八罩四澳北風可以泊舟若南風不但有  
山有嶼可以寄泊而平風靜浪黑溝白洋皆可暫寄以俟  
潮流洋大而山低水急而流迴北之吉貝沈礁一線直生  
東北一目未了內皆暗礁布滿僅存一港蜿蜒非熟習深  
諳者不敢權至南有大嶼花嶼貓嶼北風不可寄泊南風  
時宜巡緝澎湖之東則爲臺灣北自雞籠山對峙福州之

白大洋南自沙馬崎對峙漳之銅山延綿二千八百里西面一片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百里西東穿山至海約四五百里崇山疊嶺野番類聚建一郡分四縣山川形勢生熟番性蜂窠蟻穴誌考備載郡治南抱七崑身而至安平鎮大港隔港沙洲直北至鹿耳門鹿耳門隔港之大線頭沙洲而至隙仔海翁隙皆西護府治而港之可以出入巨艘惟鹿耳門與雞籠淡水港其餘港汊雖多大船不能出入僅平底之艍船四五百石之三板頭船堪以出進此亦海外形勢以扞內地沿海要疆南澳東懸海島扞衛漳之詔安潮之黃岡澄海乃閩粵海洋適中之要隘外有小島三為北澎中澎南澎俗呼為三澎南風賊艘經由暫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古

寄之所內自黃岡大澳而至澄海放雞廣澳錢澳靖海赤澳此雖潮郡支山入海實為潮郡賊艘出沒之區晨遠揚於外洋以伺掠夜西向於島澳以偷泊而海賊之尤甚者多潮產也赤澳一洋自甲子門南至淺澳田尾遮浪汕尾鮑門港大星平海雖屬惠州而山川人性與潮無異故於居中碣石立大鎮下至大鵬佛堂門將軍澳紅香爐急水門由虎門而入粵省外自小星筆管沱瀘福建頭大嶼山小嶼山伶仃山旗鱗嶼九州洋而至老萬島嶼不可勝數處處可以樵汲在在可以灣泊粵之賊艘不但船艦海船此處可以伺劫而內河漿船樁船漁舟皆可出海羣聚剽掠粵海之藏垢納汙者莫此為甚廣省左扞虎門右扼香

山而香山雖外護順德新會實為省會之要地不但外海捕盜內河緝賊港汊四通奸匪殊甚且共域澳門外防番船與虎門為犄角有心者豈可泛視哉外出十字門而至魯萬此洋艘番舶來往徑由之標準下接岸門三窟大金小金烏豬上川下川咸船澳馬鞍山此肇屬廣海陽江雙魚之外護也高郡之電白外有大小放雞吳川外有礮州下鄰雷州白鴿錦囊南至海安自放雞而南至於海安中懸礮州暗礁暗沙難以悉載非深諳者莫敢內行而高郡地方實藉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聞向南幹出四百餘里而至海三面濱海幅闊百里對峙瓊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安繞西北至合浦欽州防城而及交趾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五

之江平萬靈州延長一千七百里故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風上宜北風自廉之冠頭嶺而東白龍調埠州江永安山口烏兔處處沈沙難以名載自冠頭嶺而西至於防城有龍門七十二逕逕逕相通逕者島門也通者水道也以其島嶼懸雜而水道皆通廉多沙欽多島地以華夷為限而又產明珠不入於交趾是以亭建海角于廉天涯于欽瓊州屹立海中地從海安渡脈南崖州東萬州西儋州北瓊州與海安對峙瓊山文昌樂會陵水感恩臨高定安澄邁沿海諸州縣環繞熟黎而熟黎環繞生黎而生黎環繞五指嶺七指山五指西向七指南向周圍陸路一千五百三十里府城中路直穿黎心至崖州五百五十五里萬州東

路直穿黎心至儋州五百九十里自海日港之東路沿海  
惟文昌之潭門港樂會之新潭那樂港萬州之東澳陵水  
之黎庵港崖州之大蛋港西路沿海惟澄邁之馬袅港儋  
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灣泊船  
隻其餘港汊雖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沈沙行舟實爲艱險  
內山生黎嵐瘴殊甚吾人可住熟黎而不可住生黎生黎  
可住熟黎而不可到吾地熟黎夾介其間以水土習宜故  
也此亦海外稍次之臺灣惜乎田疇不廣歲仰需於高雷  
雖產楠沈諸香等於廣南甲於諸番究非臺灣沃野千里  
所可比擬 程含章曰海船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  
十里旬日半月猶不能到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風不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六

戰大雨不戰逆風激潮不戰陰雲蒙霧日晚夜黑不戰暴  
期將至沙路不熟賊眾我寡前無收泊之地皆不戰及其  
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幸  
而得勝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一望平洋非如陸地  
之可以伏兵獲也東西南北惟其所之非如江湖之可以  
險阻隘也必其船傷行遲環而攻之賊匪計窮半已投海  
然後獲其二船而餘船已飄然遠矣倘值日暮賊從外  
洋逃遁我師不敢冒險勢必收帆回港故殄滅最難非大  
加振作未易即平也

江防淮防

日知錄史記秦始皇登會稽還從江乘渡江正義云江

乘故縣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吳徐盛作疑城自  
石頭至江乘晉蔡謨自土山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  
十一處皆以沿江爲防守之要今其地在上元縣東北  
五十里唐肅宗上元元年李暉闢北固爲兵場插木以  
塞江口劉展軍于白沙設疑兵于瓜洲多張火鼓若將  
趨北固者如是累日暉悉銳兵守京口以待之展乃自  
上流濟襲下蜀胡三省通鑑注云此自白沙渡江也昇  
州東北九十里至句容縣有下蜀戍在句容縣北近江  
津今江泉去江幾二十里以外皆爲洲渚而渡江乃移  
于龍潭隋唐之代移丹楊郡于丹徒于是渡者舍江乘  
而趨京口宋乾道四年築瓜洲南北城而京口之渡至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三

七

今因之

晉王濬將伐吳造船于蜀吳建平太守吾彥爲鐵鎖橫斷江  
路及晉師臨境沿江諸城將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彥獨堅  
守攻之不能下東晉末盧循徐道覆襲建業宋武帝引兵拒  
守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已而循  
果泊蔡洲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  
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集眾數萬屯丹楊郡眾  
慮賊過江咸謂當徑還拒戰宋武乃引軍還石頭眾莫之曉  
是日出列陣于南塘參軍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渡淮結陣  
待賊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賊短兵弗能抗死傷數百乃  
退走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壽自臨瓜步于滁口造篋筏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遣將分守陳艦列營周亘江畔又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率人民渡江明年魏軍掠民戶燒邑屋而去初虜緣江舉烽火尹宏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陳顛明二年隋兵濟江樊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採石俱是要所各須精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時毅子猛與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為水軍于白下游奔以備隋六合兵及城陷猛入于隋

唐武德中突厥頡利既和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鈞請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其入中書令溫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九

彥博曰魏為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甄綽大造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求款

周顯德四年世宗幸淮上破其水砦若在濠州東北十八里灘上灘廣表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李景遣兵據其地泊舟楫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我師必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橐駝以往眾莫喻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跨橐駝以濟帝又領騎軍繼渡一鼓盡殲之虜其戰艦而還

宋建炎三年金人南侵以韓世忠守鎮江元朮分道渡江諸屯皆敗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要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燈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

至世忠軍先屯焦山約日會戰金兵終不得渡時元朮軍江南金援兵軍江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預以鐵纜貫大鉤明日敵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繩一繩則曳一舟沉之元朮窮蹙已乃鑿渠接江口用小舟縱火敗我軍絕江遁去紹興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遊騎及江張俊議分軍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黃漢敵遠來餉必不繼可及其未濟擊之遲則淮非吾有吳越猶善良久乃許德即渡采石宿江中已而夜拔和州晨入敵遂退走三十一年金主亮來寇劉汜敗于瓜鎮命存中駐京口為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與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金主亮死存中允文輕舟渡江以伺敵金使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九

請和存中請拘之江口言不果用

元大德元年河南行省言汴梁古郡建立河南江北行省通管江淮荆湖兩省所屬之地大江最為緊要兩淮地險人頑宋亡始來歸當時沿江一帶置定三十一翼軍馬鎮遏後多遷調江南及分并各省止存原額十之一二乞照沿江元置軍馬仍前鎮遏省院議沿江安置三十一翼總軍三萬四千今令各省差占及逃亡者還充役足矣

明洪武初於成都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二千造船四百艘又設陸兵於北岸浦子口相犄角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盜賊及販私鹽者悉令巡捕兼以防倭成化八年令江兵依

地設防于瓜儀太平留將領鎮守後又敕沿江守備官互相應援并給關防著爲令嘉靖八年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給事中夏言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已而寇平總兵罷不設十九年沙賊黃良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乃復設給旗牌符敕提督沿江上下後復裁罷三十二年倭患熾復設副總兵於金山衛轄沿海至鎮江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時江北俱被倭乃量調九江安慶官軍守京口圖山等地久之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後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圖山三江會口爲操撫分界報可隆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慶初令分汛設守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又命諸軍皆分駐江上不得居城市萬曆二十年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尚書衷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每春汛調備倭都督統衛所水陸軍赴鎮江後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長江千餘里上江列營五兵備臣三下江列營五兵備臣二宜委以簡閱訓練卽以精否爲兵備殿最部議以爲然故事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于適中地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其後多不行

論曰漢唐二代言備邊之策者大抵嚴于西北而畧于東南至晉都維揚宋都杭越而東南之事變殷矣慮循航海而犯關金人置淮以爲界所恃者天塹之巨險敵

人不能飛渡我主而彼客其來也可并力以拒之其戰也或制奇以勝之方是時門戶出入要徑無多收眾保險吾力易集此所以遷延百年之久而國勢粗足以自存者也及元政不綱東南糜沸張士誠方國珍之徒皆憑陵于海上明祖奮自側微手提一旅戡定東南遂負長江以爲固依鍾阜而作宅外建軍衛廣樹宗藩西北要隘控制畧盡區畫不爲不周矣然以文皇帝之雄材武畧北失大甯南覆交趾終乃委而棄之使中邦版籍淪喪于異域而不復其後遣官監乘輅遠出宣布威命覃被重洋而中官盜兵之殞實自此構焉中葉以還倭患劇甚一隅之寇東突西騁中國疲于奔命者數十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餘年竭天下之力糜百萬之餉莫敢薄伐而深入卒與之議欵而止豈非苦于備多力分我勞而敵反逸乎國家定鼎燕薊是爲遼之南京元之大都北阻碣石東臨渤海昔人所稱天府險塞百二之雄莫能與京焉顧自嘉道以來中外通商巨舶往還如履平地萬里長驅瞬息立至昔之所倚爲腹背喉襟者今則與敵共之矣且東南大澤門徑孔多出入之間防不勝防其來也如飄風其去也如疾雨驚颺駭浪之危無所畏怯于其中而又有機械之巧火器之利舉中土百萬之生靈供其一息之糜爛而不足此帷幄石畫之臣所爲望洋而愧歎也嗟乎昔之爲敵者一今之爲敵者十昔之防海也

少而易今之防海也多而難昔之戰于水與戰于陸一也今中國之所長在陸外夷之所長在水用敵之長攻我之短雖有孫吳韓白猶不能僥幸而况主閩者類非其人乎夫西北之防前史記之詳矣一夫當關萬人不得上以形則便以守則完若今日所以備禦東南者書契所未載開闢所未聞察其事變方興而未有已豈造物者將盡生命于塗炭乎不然江海不足以爲阻山河不足以爲固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說吾獨有深信于心將以俟夫居中而馭外者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三

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湖西閩鎮衍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上古之世風俗渾樸法令簡約刻木爲吏而民不對畫地爲獄而民不入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故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履下刑墨幪以居州里而人恥之班固白虎通義曰五帝畫象者其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其衣犯髡者以墨幪其髡處而畫之犯宮者履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尚書云五刑有服此之謂也一云以畫腕當黥草纓當劓以履扉當刑以艾髡當宮凡斬人之支體鑿其形膚曰刑畫衣冠異章服曰戮之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義及黃帝以兵定天下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肆諸市朝置法不變使民安泰堯始單均刑法爲民儀則虞舜以聖德繼之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於是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殛鯀于羽山竄三苗于三危四罪而天下咸服舉皋陶爲大理之官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命之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三居者孔安國以爲大罪居于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是也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討其罪而誅之啓伐有扈士不用命者戮于社其後又著禹刑之篇湯作官刑儆于在位三風十愆以訓蒙士凡

此皆聖哲之君出令布憲務折衷于大道以助成至治者也故自咎繇造獄後代因之夏曰夏臺亦曰念室殷曰羗里亦曰動止周曰囹圄亦曰稽留其在天文勾圓十五星杓曰賤人之牢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春秋元命苞注曰作獄圜者象斗運也殷之末紂為無道醢鬼侯脯鄂侯剝剔孕婦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炮烙之刑是時西伯獻河西地請除苛法六州之民由此歸心而身幾不免于羗里之殞然微子之書稱小民不畏國法至于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可謂民玩其上而威刑不立者矣周公相成王反商舊政首建三典懸法于象魏使萬民觀之又作誓命曰毀則

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預謂周之衰作書謂之九刑今亡已久然則三代故府之所傳守其湮廢于秦火者必多矣贖金之說雖見虞書而周官無其文至穆王耄荒命呂度作刑倣四方特著其事後之儒者疑其衰世之法非盛古明王所常行秦漢以降律令繁興尤不能悉合于古要其因時而制變據經以斷獄亦為吏者所當究心也作刑典考

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禁所以防姦刑正人也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與法也詰也也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二曰刑

平國用中典平國承平守成之法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其化惡伐滅之以五刑糾萬民糾猶察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功二曰軍刑上命糾守命將命也守三曰鄉刑上德德也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職能其事也五曰國刑上愿愿暴當為恭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正歲又縣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宣徧也憲表也謂縣之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之于門閭左右助也助其禁民為非也國城中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

門有難載下帷野有四律軍有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掌士之八成八成者行時有八一曰邦汙國汙者樹汙盜取國家密二曰邦賊為逆三曰邦謀為四曰犯邦令教令者五曰橋邦令稱詐以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九曰為邦諛使事失實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願災武曰士師掌王之八成七曰為邦朋太公對武王民有十大而曰民有百里之譽千里之交六大也又曰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諸侯諸侯害天下嗟乎此太公之所以誅

華士也世衰道微王綱弛于上而私黨植于下故箕子之陳洪範必皇建其有極而後庶民人無淫朋比德 惠士奇曰周禮邦朋注云故書朋作備鄭司農讀為朋友之朋案漢書王尊傳有南山盜備宗蘇林曰備音朋蓋本鄭司農之讀而失焉者也晉灼音倍得之說文省作備讀若倍晉音本此顏師古亦以晉音為是則備非朋審矣古有朋無黨同道為朋阿黨為備八成者四方之亂獄王命訝士成之立氣勢結私交作威福君子犯禮小人犯法無守職奉上之義有背公死黨之名故曰邦備謂之亂獄管子幼官篇所謂散羣備署也強者為團弱者為屬團屬羣徒私相署置故王命訝士以成之者散之焉備古倍字皆從人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四

以朋音得聲司農破為朋或作朋說文引虞書朋淫于家朋與備通廣雅否弗備批皆非佳語亦猶姦宄竊盜云爾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點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男子則割其勢女子則閉其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別斷足也周改贖作別殺死刑也書傳曰決關梁險城郭而畧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時寇賊劫畧奪攘擄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畧也其刑書則亡各于周則變焉所謂刑罰世輕世重者也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憲表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憲於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出宣命之於司凡邦之大事合眾寇讎書則亦縣之於門閭及都鄙邦國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五

庶則以刑禁號令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宮刑在王宮中太宰以八灋治官府七日官刑以糾邦治詳入法考以八則治都鄙七日刑賞以馭其威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詳入法考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不弟師長造言詭言惑眾亂民亂王制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左道以亂政殺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淫聲鄭衛之屬異服若聚以機定公輸般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殺皆謂虛華捷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持喪葬數文書使民此四誅者不以聽為其為害大倍禮違制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飾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眾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

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 顧炎武曰舜之命龍也曰朕暨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造言之刑次于不孝不弟而禁暴氏掌誅庶民之作言語而不信者至于訛言莫懲百宗周滅矣

禁暴氏掌司斬殺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邊訟者以告而誅之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斬見血乃為傷人耳後猶 禁暴氏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稱詐謾誣力正 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稱詐謾誣力正 以力強也 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隸女也其聚出入有所使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乃若今棄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市也謀謂盜寇反問者賊與謀罪大者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斬之小者殺之親謂服以內也焚燒也 凡殺人者陪諸市肆王之親者辜之親謂服以內也陪謂也 凡罪之麗于灋之三日刑盜于市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凡軍旅田役斬者亦如之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 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殺謂刑戮 聖者使守門聖者無妨 剛者使守關剛者無妨 以貌遠之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 掌囚掌髡者使守積不官者宮之為前其類髡頭而已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者桎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也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梏而已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

引人欲犯法者其 謂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成平時格殺之無罪 過失殺傷人 凡有鬪怒者成之不可成平 成者則書之先勸者誅之鬪怒者 司市以刑罰禁競而去鬪怒者 盜刑罰也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徇舉以示其 撻其肆也 司稽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胥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罰之使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任器貨賄皆盜賊所用傷人兵 今時得殺人所用兵器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盜賊所加責沒入縣官 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槩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春人棄人之官也今之 有鬪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有鬪者謂命士以上也 有鬪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有鬪者謂命士以上也 有鬪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不為奴有鬪者謂命士以上也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七 隸也物衣服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中國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兵器之屬 帥其民而搏盜賊役中國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物此官主為積聚之也任猶用也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類辱之事類猶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役給其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能民圜土獄城也聚能民其 凡害人者實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害人謂為邪惡已有過失麗于法者以 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 齒三年反于中國謂舍之還于故鄉里也 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出謂 以嘉石平罷民嘉石文石也 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于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暮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

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有罪過謂邪惡之人所罪過者也屬附也役其州里之人請司空坐日就使給百工之役也役自就使任之乃赦之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

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

不齒弗使冠飾者著墨鞵若古之象刑與舍釋之也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任之以事若今時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罰作矣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言其罰作矣

但知以刑罰人但任之以事耳國語曰罷土無伍罷女無家言為惡無所容入也圜土所收教者過失害人己罷于法者 司救凡民之有變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

諸嘉石役諸司空謂謂擊之也加明刑者去其冠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日任之以事而收之夜藏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八

於獄亦加明刑以恥之不使職金享受士之金罰貨罰入

于司兵給治兵及工直也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率荒度

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注為劓刑極黜越茲麗刑并制

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

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棗常鯨寡無蓋皇

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

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千刑之中以教

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彝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

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願炎武曰國亂無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

於是不得不怨之於神而詛盟之事起矣蘇公遇暴公之

譖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屈原遭子蘭之譖則告五帝以

折中命咎繇而聽直至於里巷之人亦莫不然而鬼神之

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著其靈爽於是賞罰之柄乃移之冥

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鈇常不如其畏鬼責矣乃世

之君子猶有所取焉以輔王政之窮今日所傳地獄之說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九

感應之書皆苗民詛盟之餘習也明明棗常鯨寡無蓋則

王政行於上而人自不復有求於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

不神所謂絕地天通者如此而已矣 胡承諾曰鬼神者

前聖尊而稱之百官以畏萬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

王道大明作福作災於已取之蓋無所事於神矣道之不

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於神以免意外之禍愚民小夫

緣此冀無端之福武人劇盜頓首像設之前出廟門而行

殺度九黎亂德之世大都如此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蓋折民邪妄惟當示以典禮典禮勝邪妄息矣其不度於

禮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毀淫祠折以刑之謂也

月令孟秋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

擄執順秋氣命理也 瞻傷察創視折創之也 仲秋命有司

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撓枉撓不當反受其殃當謂值

季秋乃趨刑獄毋留有罪有罪者 孟冬是察阿黨則罪無有

掩蔽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為也 仲冬築囹圄順時氣也 祭統草艾則墨

上附下附列也比也 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

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

道也 國語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

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軍戮也 中刑用刀鋸割剗用刀

其次用鑽笮鑽廣刑笮廣刑 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

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 左傳婦人無刑雖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十

有刑不在朝市 家語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

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誣

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

後漢孔融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

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

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

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斬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

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

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

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

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

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

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

骨立衛武之初筵陳鴻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漢開改惡之路蓋為此也

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

是故閉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

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

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

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

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十一

以徵於書而微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

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

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屏

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

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子產有

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

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梅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  
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  
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  
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絀  
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和之至也 鄭駟歆嗣子太  
叔爲政殺萑苻而用其竹刑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  
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  
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三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  
盟主今葉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  
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  
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  
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  
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楚無字曰周文王之法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  
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家語  
冉有問於孔子曰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  
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凡民之所  
以爲奸邪竊盜靡法妄行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

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各不知節是以上有制度則民知所  
止民知所止則不犯故雖有姦邪盜賊靡法妄行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不孝者生於不仁不仁者生於喪祭之禮不明喪  
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能致仁愛則服喪思慕祭祀不懈入  
子饋養之道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故雖有不孝之獄而無  
陷刑之民弒上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  
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  
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故雖有弒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鬪  
變者生於相陵相陵者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  
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長幼必序民懷敬讓故  
雖有鬪變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三

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男  
女既別夫婦既明故雖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此五者  
刑獄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塞其源而亂繩之以刑是謂  
爲民設筭而陷之也刑罰之源生於嗜慾不節夫禮度者所  
以禦民之嗜慾而明好惡順天道禮度既陳五教畢修而民  
猶或未化尙必明其法典以申固之其犯姦邪靡法妄行之  
獄者則飭制量之度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  
弒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鬪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  
之禮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昏聘之禮三皇五帝之所以化  
民者如此雖有五刑不用不亦可乎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  
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是

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化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焉言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孔蓋子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聽斷  
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也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與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法也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謂若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者十日乃斷之讀書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其顏色不直三曰氣聽不直而喘四曰耳聽不直則惑五曰目聽不直則眊然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中謂罪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罪定則殺之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服則墨也下服宮刑也歲終則令羣士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其所斷之數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其屬之計乃令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詔司寇若今日聽正法解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詳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鄉士掌國中其地則距王城百計法考歲終則令正要會鄉士掌國中其地則距王城百里內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士八人四鄉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其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辨其獄書也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刻矣十司寇聽之斷其獄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也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履其法以議獄訟各附致其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法以成議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法以成議也

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協日今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也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其時而往治之尸之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朝謂鄉士職聽之日三日乃反也

遂士掌四郊其地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

糾其戒令遂士十二人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

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

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

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就郊而刑殺者遂

者四郊六遂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命也縣士掌

野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日野三百里以外至四

里上郊之縣獄在四百里上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

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六

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謂縣士職方士掌

都家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疆地

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三月乃上者又變朝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

麗其法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

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凡都家之士所

上治則主之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凡都家之士所

之獄訟四方諸侯論罪刑于邦國告曉以麗罪及凡四方之

有志于士者造焉謂獄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

者尉議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

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之治聽期外之

治不聽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

聽其辭也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

之司刑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

罪之輕重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

教而有獄訟者與其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不服教不聽詔刑罰者處其所應不大司徒凡萬民之不服

有地治者聽而斷之與其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

歸之于士陰訟爭中事以觸法者勝國亡國也亡國之

情明不當宜露其罪不在赦宥司市上旌于思次以令市

市師泣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買師泣于介次而聽小治小

訟詳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質人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七

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替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齋券契

法考詳見八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栝以適

市而刑殺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士鄉士也

之也庶姓無爵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司寇秋官

者皆刑殺於市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辟罪也

必三刺以求民情斷有旨無簡不聽簡誠也有其意無其附

從輕求出之赦從重罪重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必即

天論言與罰麗於事鄭過也過人罰人凡聽五刑之訟必

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

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

重已行故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

事曰比

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大司寇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當作宥三康誥王曰嗚

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

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

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又非汝封刑

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王

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不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六

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

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

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醫不畏死罔弗愆王曰封元惡大愆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

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

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憂矧惟外

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誓弗念

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愆已汝乃其造由茲義率殺

多方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

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立政周公曰今

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又曰太

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

罰 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宥爾

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緡不宥 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

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於五刑之中惟時

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

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仲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

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九

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

慶兆民賴之其靈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

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

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

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

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

其罪墨罰之屬于劓罰之屬于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

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周語溫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手

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晉人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而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晉人乃歸衛侯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子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

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邱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檀弓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泐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家語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孔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其民而聽其訟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主

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微斂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順事言必教而後刑也既陳道德以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邪民不從然後侯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云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施刑錯而不用今世則不然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

從而制之故刑彌煩而盜不勝也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孔叢子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况為政與其賢者而廢不賢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上盜先息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五

不同德每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恕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恕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矣書曰非從惟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胥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曾子問聽訟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

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愛民而重棄之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赦宥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訟有罪則殺之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議審也不審若今仇讐當報甲見乙誠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四 三

乃欲研伐而載中人者遺忘若問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惟簿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殺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春愚春愚生而癡駘童昏者幼弱老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入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上服殺與墨劓下服宮刑也凡行八十九日耄也七年刑必先規識所刑之處乃後行之耄也七年曰悼悼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詳法也附猶著也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二曰議故之辟謂舊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五曰議功之辟謂大有功者六曰議貴之辟謂若今時七曰議勤之辟謂勤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九曰議能之辟謂能十曰議功之辟謂功十一曰議勤之辟謂勤十二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十三曰議能之辟謂能十四曰議功之辟謂功十五曰議勤之辟謂勤十六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十七曰議能之辟謂能十八曰議功之辟謂功十九曰議勤之辟謂勤二十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二十一曰議能之辟謂能二十二曰議功之辟謂功二十三曰議勤之辟謂勤二十四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二十五曰議能之辟謂能二十六曰議功之辟謂功二十七曰議勤之辟謂勤二十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二十九曰議能之辟謂能三十曰議功之辟謂功三十一曰議勤之辟謂勤三十二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十三曰議能之辟謂能三十四曰議功之辟謂功三十五曰議勤之辟謂勤三十六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十七曰議能之辟謂能三十八曰議功之辟謂功三十九曰議勤之辟謂勤四十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四十一曰議能之辟謂能四十二曰議功之辟謂功四十三曰議勤之辟謂勤四十四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四十五曰議能之辟謂能四十六曰議功之辟謂功四十七曰議勤之辟謂勤四十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四十九曰議能之辟謂能五十曰議功之辟謂功五十一曰議勤之辟謂勤五十二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五十三曰議能之辟謂能五十四曰議功之辟謂功五十五曰議勤之辟謂勤五十六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五十七曰議能之辟謂能五十八曰議功之辟謂功五十九曰議勤之辟謂勤六十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六十一曰議能之辟謂能六十二曰議功之辟謂功六十三曰議勤之辟謂勤六十四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六十五曰議能之辟謂能六十六曰議功之辟謂功六十七曰議勤之辟謂勤六十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六十九曰議能之辟謂能七十曰議功之辟謂功七十一曰議勤之辟謂勤七十二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七十三曰議能之辟謂能七十四曰議功之辟謂功七十五曰議勤之辟謂勤七十六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七十七曰議能之辟謂能七十八曰議功之辟謂功七十九曰議勤之辟謂勤八十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八十一曰議能之辟謂能八十二曰議功之辟謂功八十三曰議勤之辟謂勤八十四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八十五曰議能之辟謂能八十六曰議功之辟謂功八十七曰議勤之辟謂勤八十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八十九曰議能之辟謂能九十曰議功之辟謂功九十一曰議勤之辟謂勤九十二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九十三曰議能之辟謂能九十四曰議功之辟謂功九十五曰議勤之辟謂勤九十六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九十七曰議能之辟謂能九十八曰議功之辟謂功九十九曰議勤之辟謂勤一百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詳官掌戮考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甸師氏之同姓有

舉則死刑焉 文王世子凡作刑罰輕無赦法雖輕不赦凡執禁以齊眾不赦過將易犯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

刑罪則織刺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官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

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

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

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

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親哭之刑不上大夫 月令仲春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

肆掠止獄訟順陽寬也省減也肆謂死孟夏斷薄刑決小罪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出輕繫仲夏挺重囚益其食百官靜事毋刑罪罰之

以定晏陰之所成晏安也左傳肆大青肆失也青災也 晉樂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

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誓曰聖有暮

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

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

惑乎鯀殛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

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

公而免之 孔叢子書曰哀敬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

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先而刑之謂之

悖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積

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論曰禮以待君子刑以治小人夫小人之為不善也常

懷僥幸苟免之心是以先王制為一定之法而不可易

彼其罪既麗于法雖奸黠之巧百出而終無能以自脫

記曰凡制刑罪輕無赦良以為法令過寬則犯者將不

勝其眾也周官士師雖有三宥三赦之文而宿奸巨惡

與明知故犯者不與焉至于所議有八則先禮而後刑

緣情以立義又非苟為赦論而已後世惟諸葛孔明知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四 此意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身相蜀數十年未

嘗輕赦一人司馬光亦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以

致治是故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衷之于仁然而有斷

肢體刻肌膚以至于殺戮者勢有所不得已也宋太宗

時嘗因郊祀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請勿赦引諸葛亮

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祀

肆青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

善之遂定赦固哉普之言也乎夫法者古今共之苟有

以便一國雖治天下可也奚沾沾焉拘疆隅廣狹之分

哉斯言可謂不達治體矣

刑典考

歷代刑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武公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蓋公子三人長武公

子蓋公卒大庶長弗忌威鬻三父廢太子而孝公初衛鞅請

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

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己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

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

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初下有言令

不便者有來言令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

城其後人莫敢議令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

皆苦之初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

也衛鞅受之以相秦遂至富強始鞅欲變法甘龍非之曰聖

王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

言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

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

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

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

禮者不足多于是孝公竟變法令及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

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士卒死者皆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

刑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木車裂狗滅其宗輕者為鬼薪

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

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律論論決為髡鉗輸邊燕人

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

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

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

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懼上書

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蘇軾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

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

兵在外使扶蘇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

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刑以參夷為常法人



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執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軼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鸞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昔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三

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劓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靈死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靈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九莫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律擅與厥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

八篇初高祖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餘悉除秦苛法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為其誹謗詈詛又先砍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輕罪不髡其髮耐之字當從寸故形改為耐耐師古曰耐類傍毛也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頽繫宦皇帝而知名謂雖非五大夫爵六百石而早事著械也頽者容也言見寬容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內外公孫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四

謂王侯內外孫也取孫玄孫子城旦者且起治城舂者婦人不預外孫但舂作朱皆四歲刑也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未使正白為白案皆三歲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孝文元年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慙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

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  
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容齋隨筆曰漢誅族之  
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劫奏遂至  
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  
勿誅公孫弘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  
大夫議欲族解且假解二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  
何遂至族乎用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  
刑之蓋如此 誹謗妖言之罪高  
元年除妖言令今又有之 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  
而後相謾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 吏以為大逆祝詛  
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無實事也 直者不敢說少實也故謂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  
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五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反勃下吏恐  
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  
公主為證公主孝文女勃子勝之尚之故獄吏教引為證薄  
太后為言帝乃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  
軍安知獄吏之貴也賈誼上疏曰古者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所改容而禮之也而令  
與眾庶同黥劓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  
嘗已在貴寵之位今而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  
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等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 又感齊女滄于緹縈之  
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盜成始 又感齊女滄于緹縈之  
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答代  
別則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 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

答三百當斬左趾者答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殺  
自首得 及吏受贓枉法謂曲法 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今律  
免罪者 已論命復有答罪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殺人  
盜者 而此三罪已論命者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  
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子  
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 隸臣妾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  
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二歲 其亡逃及有  
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寔  
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答五百當劓者答三百率  
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答五百代斬 景帝制改定  
律答五百曰三百答二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六

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發察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  
論計所費而償 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非飲食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  
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 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  
捕告界其所受贓與捕告者 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罪  
今罷之若妖逆則磔 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寡人所  
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  
樂師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 死罪欲腐者許之帝文  
肉刑以髡鉗代髡以答代劓及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詔  
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  
刑除之景帝又赦徒作陽陵者罪死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  
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是景帝後宮刑復用  
特施之死罪情 中六年詔曰加答者或至死而答未畢廢甚

怡之其減管三百曰二百管二百曰一百又曰答者所以教  
 之也其定筆令也筆策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答者筆長  
 五尺其本大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臂時先  
 背毋得更人不更易人舉一罪乃更人自是答者得全然酷  
 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孝武即位外  
 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  
 酷吏繁斷姦軌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  
 見知故縱監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緩深  
 故之罪考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  
 之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寔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  
 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二千四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七

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  
 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指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  
 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自公孫弘  
 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  
 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  
 非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又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曰羣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  
 死天下歲斷獄以千萬數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  
 子監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釋子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抵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  
 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  
 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上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

預言 杜周為廷尉大抵做湯善伺上意所惡者因而陷之所  
 欲陷者久繫待問微見宛狀客謂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  
 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  
 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  
 平客不能屈孝宣本始四年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寔深是  
 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當重而輕  
 起邪之心無辜者反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  
 獄任輕祿薄廷史尉史以四辟決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  
 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求明察  
 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  
 決事宣室在前殿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疏言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八

聖王立法明刑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聽  
 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  
 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  
 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地節四年詔曰父  
 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  
 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  
 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  
 聞九月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蕭何承秦法所作為律令經  
 律上者為令甲者前帝第一律是也天子語所增損不在  
 令也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丙刑者不可息息滅也若驟則  
 此先帝所重而更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  
 瘦病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

咎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名其人姓名也丞相御史課殿最

以聞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

亦無逆亂之心或罹于文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

怜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黃龍元

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武帝時吏二千石有罪先請元帝初下

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者今律煩

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

不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

姓而已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

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

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九

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

類以比附之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

及可蠲除約省者合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

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

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

細毛舉數事以塞責而已鴻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滿七歲賊

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哀帝即位除誅

謗抵欺法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

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事發丞相翟方進等請論廷

尉孔光駁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

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

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平帝元始元年令公

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四年勅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

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

其當驗者即驗問王莽居攝程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

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

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敗之莽令劉忠收其家族以醇醪毒

藥白及叢棘埋之

班固論曰漢自昭宣元成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

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古人有言曰滿堂而

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

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悽愴於心今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十

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宛死者

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

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

不輒得獄狂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夷降典哲民惟刑言

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

刑過制生刑易犯儼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

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

知法者能損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未矣今之獄

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

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

欲陷害人亦猶此矣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

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履赭衣而不純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敢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戾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非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之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鞮而御駉突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藏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

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刑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容齋隨筆 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 考武置中都官 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 僞為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鴻臚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有別火令丞郡邸獄 漢舊儀郡邸獄治 少府有若盧獄令 王商諸若 考工共工獄 劉輔傳徒繫共 執金吾有寺互都 盧諸獄 又有上林詔獄 漢舊儀上林詔獄主 水司空 伍被傳註上林有掖庭秘獄 三輔黃圖云武帝改 水司空主四徒 掖庭秘獄 永巷為掖庭置獄焉 暴室 宣 宮人獄 請室 袁盎傳絳侯反 居室 灌夫傳劫夫繫居室 徒宮之名 漢儀註獄二十六所 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 東漢泊唐雖鞠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間蔡維章惇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後漢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 掌法律當其是非 陳寵曾祖父成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王 莽召為掌寇大夫成稱病篤乃收斂其家

律令書文壁藏之龍明習家業由郡吏轉爲解書掌  
天下獄訟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光武初

定天下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省罷中都官獄二十

六所惟廷尉及洛陽有詔獄建武三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

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

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從驗女徒

屨山歸家令甲女子犯徒還歸家每月出時桓譚疏言今法

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吏胥得緣爲奸可

令還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頒下郡國蠲除

故條書奏不省自更始赤眉大亂之後舊章罕存法網弛縱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

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法不苟務輕務

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

所以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因時施恩省去

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

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

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

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

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

之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十四年群

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姦軌不勝

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

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

得失破矩爲圓斲雕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

懷寬德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誣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

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

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

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十八年詔曰今遊郡盜殺五十斛

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二十八

年詔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蠶室宮刑獄名宮刑

室故名明帝即位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

入縲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疋全城旦春至死寇作

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二年詔有司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帝善理刑法令分

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少刑章帝

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

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結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

除文致請減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鈎校律令條法上奏曰

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

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

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

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

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罷建初五年詔二千石

理冤獄錄輕繫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六典通考 卷一七五

六五九

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二冬之月帝始改用冬初十月止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鳴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人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五

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早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帝納其言遂不復改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問也榜擊也立謂立而又令丙筆長短有數且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

之屬大辟謂楚王英等事鉗鑽也國語曰慘苦無極念其痛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風清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枕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馬端臨曰建武以來上下以苛酷為能考四九極殘忍楚王英反誅連及會稽太守尹興發詣廷尉其功曹陸績王篤梁宏駟動等五百餘人詣獄就考諸吏死者大半唯續宏動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賊罪收曹掾戴就考掠五毒參至止飯食肉焦毀墮地者殺而食之又令臥覆氈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一日不死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訖明公浮之誣乃舍之且與反形未具公浮為人誣陸載不過郡功曹非同謀之人而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安帝時法稍苛繁人重而不肯誣服者拷死不可勝計矣不堪之陳寵子忠為尚書署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五

六

比也比例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釐室刑復除釐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解賊吏三代禁錮初叔孫光坐賊抵罪遂時居延都尉范邪復犯賊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太尉劉翊獨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使賊吏禁錮子狂易殺人得減重孫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為漢儀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疑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為要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決凡二百五十篇獨去複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偉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德善

之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脩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鈇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崔寔政論曰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茲坑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筭計見其嚴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其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監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政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七

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藉勒鞿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鸞諧節奏哉昔文帝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 馬端臨曰崔寔政論作於桓帝初年司馬溫公以爲矯一時之枉然愚考漢自沖質而後政日以圯敝在人主昏庸戚闈相繼秉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國體以亡非由刑輕之咎也且二帝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止髡鉗或徙邊贖縲唯謀反大逆不用此合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二者所誅甚眾豈亦及逆乎蓋牧守皆戚闈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殲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

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所誅止黨錮之清流而不及無辜之百姓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淫威肆毒害有不可勝言者自古人主嗜殺如漢孝武唐則天寵用張湯義縱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爲威詰然不旋踵而誅滅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遂任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國設以桓靈之昏庸而欲其效二主之嚴酷則土崩瓦解當如亡秦不待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論曰漢承秦苛暴之後雖用寬仁以救時弊而囚繫大臣誅戮元功賈高趙午之徒赭衣就訊笞笞刺擗體無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六

完膚則當時操法之嚴峻可知也孝惠柔弱高后以女主臨朝謀危劉氏三趙王非罪而致斃人豕之禍尤不忍言唯孝文帝天性慈厚在位二十餘年恤刑之詔屢下用張釋之爲廷尉決獄號稱平允幾幾乎有成康刑錯之風焉自景武以還酷吏任事論囚報殺動輒累百餘人周亞夫重臣也嘔血死于獄劉屈氂丞相也厨車載以殉屍錯魏其李蔡趙周莊青翟公孫賀皆備位三公列侯或連宗受戮或引罪自裁其他九卿以下坐法而誅夷者又不可勝數矣宣帝躬親庶務最號綜核而鄭崇以忠諫死楊惲以片言誅趙廣漢蓋寬饒韓延壽奉公守正不可謂非一時良臣及其干觸憲網曾不聞



稍從末減之議得非峻刻文深之過乎故路溫舒上言天下之患莫甚于治獄之吏所謂秦有十失其一尙存者是也光武起自民間欽恤之意追蹤孝文永平而後苛察爲能郎官或至提曳九卿或遭捶撻禮義之風浸益衰矣自後奸倖得志廣構陷羅織之路興黃門北寺之獄忠臣誼士僵屍暴骨至桓靈失道而黨錮之費啓焉名捕所至根連株逮宗族殄滅郡縣殘破昔始皇坑殺儒士止于咸陽八百至曹節王甫輩流毒搢紳殆徧海內溯厥本源抑有自來矣蓋漢之立法以殊死爲輕典以深竟黨與爲能事武帝巫蠱之獄京師流血死者萬數楚王英謀逆窮治其黨明帝親錄囚徒出冤繫凡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五

九

千餘人成瑨爲南陽太守殺宛富賈張汎并收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淫刑濫罰亦已極矣當時閹豎之徒習見以爲故常是以恣行威虐無所避忌傳曰作法于貪敝將若何其漢之謂與

大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魏文帝受禪議復內刑會有軍事遂寢時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二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尙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嬖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以糾慢怠頃多以無故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又令有司剛定大辟減死罪四年詔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十

罪具獄已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所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及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凡六篇商君傳習爲秦相至漢承其制蕭何定律益事律擅興厥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

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覽者苦其繁於是詔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奏曰刑法者國家所貴重而私議所輕賤獄吏者百姓所懸命而選用者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然律文煩而事比多離本依未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論附輕法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論附重法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帝乃復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尙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二

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眾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繫囚鞠獄之法與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贓律盜律又有敦辱強賊與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

脩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與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時不辦庶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不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厨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警事律盜律有還贓界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贖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贖贖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繫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國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

繼假之隱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弟加至五  
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  
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簒囚  
棄市之罪斷兇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  
制所以省煩獄也改郡縣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凡  
魏代所改大畧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  
已出之女母邱儉之誅其子旬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顓通  
表魏帝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  
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  
沒為官婢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有  
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服而父母有罪則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四

迫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  
異姓之妻如產育則為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心且男  
既不得罪於他族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  
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秉魏政患  
前代律令煩雜科網太密命賈充鄭冲荀顓荀勗羊祜王業  
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頌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律令就  
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  
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贓詐偽水火賊亡因  
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  
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  
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

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敘違令有罪則入律也  
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逆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  
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  
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  
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  
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  
十卷故事三十卷胡寅曰明于經訓乃能用法律而無經國化民之本李斯所以亡秦也觀魏  
所以存不係于有律博士則其所以亡豈係于律文之繁省乎衛覬所言不足稱也

晉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武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駿又注律表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五

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  
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  
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  
請贓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  
本名告訊為之心舌捕繫為之手足斷獄為之定罪名例齊  
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不離於法律之中其  
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為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  
信蔽巧謂之詐虧體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鬪兩和  
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  
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  
謂之造意一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

攻惡謂之畧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眾中走馬殺人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此爲無常之格也意善功過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六

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關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罪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贓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卽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訢拱臂似自訢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賊五疋以上棄市及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七

卽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贖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輕重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誠王者立

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及劉頌為廷尉頻表請復肉刑曰今死刑眾故非命者眾生刑輕故罪不禁奸由肉刑不用所致也為徒者作役山谷志不聊生皆為盜賊其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為法若此道未盡善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于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日煩議者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聖王之制肉刑去其為惡之具使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八

姦人無所復肆其志故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宜制罰數使有常限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答答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矣疏上不見省至惠帝世政出羣下議獄各任私情法無一定尚書裴頌劉頌疏論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越成制以差輕重若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則使大臣論當釋滯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

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蓋齊法之大準也時三公議者以為執法斷事不宜求法外小善今欲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案隨以事聞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元帝初在江東承制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高下無狀主簿熊遵奏曰軍興以來臨事改制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諸委之六官非政體也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時帝以權宜從事尙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九

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敘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而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獨除詔書不可用者帝即位衛展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刑法峻重非勾踐養胎之義宜復古施行時王導刁協等議各不同大將軍王敦以為駭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以慘酷聞天下乃止其後桓元輔政復議肉刑及斬左右趾之法格不行成帝時殿吏邵廣盜官輓論東市恩請自沒為奚官奴贖父命時議者謂可特聽廣減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不為永制尚書丞范堅駁曰人之愛

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將來訴者何獨無人不以明帝太甯

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而

鄆陵縣吏陳滿射鳥矢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

天引漢張釋之事犯蹕之罪止于贖金今滿意在射鳥非有

心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况不傷乎石勒稱趙王以

命法曹令史貫制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

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成爲律學祭酒咸用法詳平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

祖之罪虧教傷義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辭便

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允之時衛將軍王弘言

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至五十疋四十疋降補兵詔許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

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

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

無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尙方窮

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元嘉中應陽人有盜發冢者近村

日山原無人之鄉非途所踐其防不得比村鄉則符在

之坐宜降且里有界域宜以遠近爲斷相去百步內赴告不

時者一歲刑此外差不及告又武康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

告官制凡劫身斬家人棄市睦既自告于法有疑尙書何

叔度議曰一人爲非罪及同產所以開相告之路出首惡之

身睦制其天屬還相縛送整券在手解腕求全于情可愍理

亦宜謝莊爲都官尙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

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

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

以事言郡並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辨必收聲吞墨然後

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

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明帝太始四年詔

定錄刑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伏拒戰邏司攻剽亭

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爲劫皆不限人數悉依舊制

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脚筋徒付交梁靈州五

人以下止相連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脚筋徒付遠州

若遇赦原斷徒猶黥面依舊補治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

總及帝崩其例乃寢

齊武帝九年令尙書刪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千五

百三十條初晉張裴杜預共注律二十卷秦始以來用之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

茲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至是植集定二註奏之詔

公卿八座議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眾議異同不能宜者制

旨平決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

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表裏冤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名流多

有法學今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

淪走吏之手矣今宜令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欲讀者策

試高第加擢用補內外官庶士流有所勸慕崔祖思言漢時

習律有官子孫傳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由

此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贖

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

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耶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盜劫四賊叛五詐偽六受贓七告劾八討捕九繫訊十斷獄十一雜十二戶十三擅興十四毀亡十五衛宮十六水火十七倉庫十八廐十九關市二十違制其制刑十五等棄市以上為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四歲刑男女四十八疋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有九等一歲刑二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一免官加杖督一百二免官三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杖督一百五杖督五十六杖督四十七杖督二十八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法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

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二等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鞣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稍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大杖頭圍寸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鞣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鞣鞭小杖其制鞭杖法杖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法鞭非特詔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笑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却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贖面為劫字髡鉗補治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治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銅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

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

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有罪逮父母建康女子住

死召其子景慈對鞠詞云母實行此法官虞僧虬啓云景慈

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俗損和景慈宜

加罪詳詔 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誦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

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贖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

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帝嘗郊祀有林陵老人遮駕

十獲貴非長久 帝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鞠獄為意姦

吏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五千人徒

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

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不奉法上厭倦萬幾篤守佛戒每

斷重罪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

家有司不敢搜捕上雖知其弊而不能禁中大同元年詔自

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疎濶貴戚恣暴

以至亂亡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

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

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

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

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

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欵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塚高一

尺上買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塚

一上測七刻日而上三七日上測七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

百五十得度不下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鑠三重

其五歲刑若不承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

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

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塞庶人唯決鞭杖囚

並著械徒並著鎖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著三械加羣

手至市脫手械及羣焉兩手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

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

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

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

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後魏初起值晉亂部落漸盛其主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

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

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

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

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

十及道武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

約定科令至神廳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

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

害其親者輶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殺

羊抱犬沉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燒炭於

山貧者役於園澗女子入春彙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園王



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鞠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賊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十疋十一年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酗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實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侯官伺察諸違犯賊二丈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六

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櫬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闢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帝勤政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或囚繫積年群臣頗以爲言帝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于倉卒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困囹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恤耳由是因係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縊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賊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賊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賂賂殄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都下

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按後列奏待報著之令宣武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制頗有定制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刑辯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卽甄削便同之餘名於例實爽愚謂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於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七

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後聽依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乘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大統十三年詔應宮刑者直沒官勿刑亡如婢應歸者止亡罪北齊文宣帝命羣官刑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帝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錡對確之刑僕射楊遵彥令憲司先定死罪囚置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應三月不殺者則免死帝嘗登臺多歡笑有司皆趨薛爲起命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願之耳上或使以管轄燒車釘毒痛誣伏左丞盧斐劫白樹樹獄中誣告斐受金詔按無其事乃劫入座議立按劫格負罪不吏不能斷又妄相引大獄動至千人多移歲月武成帝河清

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叔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名例二禁術  
三戶婚四擅興五違制六詐欺七鬪訟八盜賊九捕斷十毀  
損十一廐牧十二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  
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死刑重者輶之次梟首  
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  
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  
髡之投於邊裔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  
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刑罪卽耐罪也自五歲至一歲凡  
五等各加鞭百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  
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鑠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  
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鞭罪有百八十六五十四十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凡五等五杖罪有三十二十一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  
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  
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  
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續絹  
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  
上至死又爲十五等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  
及爵秩比親老少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  
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  
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官刑犯流罪以下合贖  
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  
刑年者鑿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流刑鞭笞

者輶其背五十一易執輶人輶鞞皆用熟皮削去糜稜輶瘡  
長一尺笞者笞臂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  
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  
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閑局六負爲一殿平局  
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重  
罪十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惡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  
孝九不義十內亂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  
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  
不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並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罪  
律無正條乃有別條權  
格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輕議欲入則  
從重法奸吏舞文出沒至後主時法益紊亂遂至于亡  
後周文帝輔政令有司酌定新律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六

拓跋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刑名二法例三祀  
享四朝會五婚姻六戶禁七水火八興繕九衛宮十市廛十  
一鬪競十二劫盜十三賊叛十四毀亡十五違制十六鬪津  
十七諸侯十八廐牧十九雜犯二十詐僞二十一請求二十  
二告言二十三逃亡二十四繫訊二十五斷獄定罪千五百  
三十條其制罪有杖刑五百自十至五十二鞭刑五百自六十至  
於百三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  
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  
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  
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  
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

里者鞭百笞九十流瀋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死刑五一磔二絞三斬四梟五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惟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奉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梏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奉而殺之市惟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以百為限加笞者一百止應加鞭笞者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贖論徒輸作者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瀋服瀋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條流苛密比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舊俗未改昏政賊盜

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宣帝虐忍誅戮無度又數行肆赦為奸者輕犯法乃令撰刑書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官一日不直即削除逃亡者死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霹靂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大杖帝性酣飲朝士有作歌謔之者立杖斃自妃后及公卿咸加捶楚上下嗟怨以至於亡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隋文帝初令高頴等定新律刑名有五死刑有絞有斬二流刑應配千里者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徒刑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四杖刑自六十至百五日笞刑自十至五十而獨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輾裂之法其流徒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五年徒刑五年改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制頗有損益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罪皆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聽贖應贖者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

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有司訊考或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蹀杖杖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柳杖大小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搗登聞鼓有司錄奏帝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尙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七賊盜八關訟九詐僞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目是刑簡網要疎而不失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罪名然後依斷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踏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二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同人小過失輒加重罪數于朝堂殺人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罰或盜一錢亦死帝嘗問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比常數百故多死帝不憚乃令殿內去杖後楚州參軍李君才上言觸帝怒索杖不得遂以馬鞭笞殺之自是殿內復置杖上下相效遞行捶楚

以殘暴爲能以守法爲懦大理丞楊遠等希順帝旨帝使主詔獄察上所不快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其赴市曹呼枉者仰天而哭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不理少卿趙綽爭曰季夏之月萬類成長此時不可誅殺帝報曰六月必有雷霆天道既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無常不復依准科條煬帝卽位病文帝禁網深刻又勅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廩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三

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十八篇謂之大業律一名例二衛宮三違制四請求五戶六婚七擅興八告劾九賊十盜十一關十二捕亡十三倉庫十四廩收十五關市十六雜十七詐僞十八斷獄其五刑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兵革歲動賦繁盜起更爲嚴制及楊元感反株連九族尤重者行輻裂梟首之刑或磔而殺之命公卿以下鬻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論曰自晉室之亂夷狄盜有諸夏惟拓跋氏享國百數十年考其開基之初法制慘厲幾與石虎符生無以異至孝文帝矜慎庶獄周罰平恕先定官祿之制然後嚴

賊吏之誅在位二十餘年寬仁惠愛彷彿漢之文景自南北朝諸君皆不逮也高氏造邦詳于法律宇文初政放行六官及其後世主恣殺戮于上往往軼出常法之外其下權幸小人又從而曲附之當時百吏庶民枉濫于桁楊桎梏間者蓋不可勝計矣隋文任用小數覬覦人國既混一字內喜怒乖常苛察羣下斬刈諍臣殿廷之間僵屍相屬其所為與齊之文宣周之宣帝如出一轍煬帝矯而更之頗飾寬緩之名然嗜慾崇侈賦斂繁重其有司之無狀者貪以濟暴賄賂公行于是無告之眾相聚而為盜賊帝既不能救正反立酷峻之制大業中詔竊盜已上罪無輕重皆斬尋又詔為盜者籍沒其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六

古

家自是渠凶蜂起連結徒黨攻剽城邑雖重誅莫能禁也卒底于亡而止自昔論者多以秦隋並稱尋文帝之雄畧不如始皇遠甚而天性猜忌果于誅殺涼德虐政先後同歸是以身沒無幾海內糜沸傳祚再世遂以絕祀所謂天道好還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不其信乎其信乎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湖西閩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唐刑部郎中員外郎掌舉典憲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律二令三格四式凡律十有二章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七賊盜八鬪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凡令二十有七一官品二三師三公臺省職員三寺監職員四衛府職員五東宮王府職員六州縣鎮戍嶽瀆關津職員七內外命婦職員八祠九戶十選舉十一考課十二宮衛十三軍防十四衣服十五儀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一

制十六鹵簿十七公式十八田十九賦役二十倉庫二十一廐牧二十二關市二十三醫疾二十四獄官二十五營繕二十六喪葬二十七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條焉凡格二十有四篇以尚書省諸曹為之目其曹之常務但留本則以為故事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設範立制格以禁違正邪式以軌物程事乃立刑名之制五一日笞二日杖三日徒四日流五日死笞刑五笞十至杖刑五習天文及官戶奴婢等犯流罪者及家無兼丁犯徒者各決二百放又犯徒刑五一年罪已發更重犯累決者計數雖多亦不過二百徒刑五以半年為流刑三自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流皆差至三年為流刑三役一年然後編所在為戶而常流之外更有加役流者本死刑武德中改為斷趾貞觀六年死刑二年改為加役流謂常流役一年比流役三年死刑二年改為加役流謂常流役一年比流役三年死刑二年改為加役流謂常流役一年比流役三年立十惡以懲叛逆禁淫亂謀反謂謀危社稷謀大逆謂謀毀宗廟

謀叛謂背國惡逆謂殺及謀殺祖父父母及伯父母不  
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不敬謂盜神御之物乘與服御  
不牢固指斥乘輿情切害及對捍詔使而無人臣之禮不  
孝謂告言詛祖父母及祖父母及別籍異財若供養有闕居父  
舉哀詐稱祖不睦謂謀殺及罵總麻已上親父母喪匿不  
受業師見內亂謂殺小功已及大功已上尊長不義謂謀殺本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孫麻議賢以篤實舊以勸功勸議親  
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麻議賢以篤實舊以勸功勸議親  
議功謂有大議貴官二品已上及爵一品議勸功勞有大議  
實謂承先代議貴官二品已上及爵一品議勸功勞有大議  
周隋皆凡贖罪以銅自答五十銅一斤至杖一百則十斤徒  
載于律凡贖罪以銅自答五十銅一斤至杖一百則十斤徒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千里銅八十斤至流三千里則其私坐也一斤為一負其公  
百斤絞與斬銅止一百二十斤其私坐也一斤為一負其公  
坐也則二之十負為殿謂在入議之條及七品已上官父母  
元孫五品已上妾犯非罪十惡八品已上至留高祖下至曾  
及年七十已上十五已下及廢疾等犯罪加役流已下罪者  
流會赦猶流已下罪者及年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及篤疾凡  
犯盜與傷人者及過誤殺人及大辟疑罪者並以贖論凡  
計贖者以絹平之其以贖定罪者並以五百五十為定估其  
並如律其贖有六一曰強盜贖自絹一疋至十疋二曰枉  
法贖其刑絞自絹一疋至十疋有五疋刑與強盜同三曰不枉  
法贖自絹一疋至三十疋加役流四曰竊盜贖自絹一疋至  
五十疋加役流五曰受所監臨贖其刑流自絹三尺至五十  
疋流二千里其法與不枉法竊盜皆同六曰坐贓其刑徒自  
絹三尺至五十疋徒二年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

馬枉法贖謂受人財為曲法處分事者一尺杖一百已上每  
者一尺杖九十二正加一等若枉法二十疋加役流若無祿人犯  
此二贓並減有祿人一等若枉法二十疋加役流若無祿人犯  
正加役流強盜贖謂以威力取人財並與藥酒及食使狂亂  
取財不得徒二年得財一疋力取人財一疋並與藥酒及食使  
絞竊盜贖者謂私竊人財不得答五十得財一疋杖六十已上  
受所監臨贖者謂不因公事受部人財物者一疋杖六十已上  
一疋加一等至八疋正徒一年又每入正加一等至五十疋止  
流三千里坐贓者謂非監臨主司而因事受財者一疋杖六十  
十疋一疋加一等至十疋正徒一年每十疋加一等至五十疋  
止徒三年自外諸條凡應減者下就輕次焉二死三流俱從  
一減應加者上就重次焉五刑皆累加雖數盈不得至於死  
凡律法外有殊旨別赦則有死流徒杖除免之差別謂有殊旨  
御宜處置宜處死宜配遠流宜流卻配流若千里及某處宜  
配流卻遣宜徒宜配徒若千里宜流依法配流依法配流若千里  
處徒依法配徒與徒罪依法處徒若千里與徒罪與徒名罪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與免官罪與免所居官凡決死刑皆於中書門下詳覆舊制  
刑部詳覆然後奏決開元二十五年敕以為庶獄既簡且無  
死刑自今以後有犯死刑除十惡死罪造偽頭首劫殺放殺  
謀殺外宜令中書門下與法官等詳所犯輕重具狀奏聞其  
左降官除逆人親並犯贖贖名教如有刻己自新以功補過  
使司應合開薦凡京都大理寺京兆河南府長安萬年河南  
洛陽縣咸置獄其餘臺省寺監凡死罪枷而扭婦人及徒流  
枷而不扭官品及勳散之階第七已上鎖而不枷動官武職  
宜議賜並七品階諸應議請減者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  
犯流已上者除免官當者並鎖禁杖笞與公坐徒及年八十  
十歲廢疾懷孕侏儒之類皆訟繫以待弊凡有犯罪者皆從  
所發州縣推而斷之在京諸司則徒以上送大理杖以下當  
司斷之若金吾糾獲亦送大理于州覆審訖徒罪及流應決  
杖若應贖者部大配微贖其大理及京兆河南斷徒及官人  
罪並依律減並申省司審詳無失乃覆下之如有不當者

事違事較正苦大理及諸州流已上若深免官當者皆連  
為家狀申省案覆理盡申奏若按覆事有不盡在外者遣使  
刑部覆以定之 凡決大辟罪皆於市無其刑但五品已上  
犯非惡逆已上聽自盡於家七品已上及皇族若婦人犯非  
斬者皆絞於隱處決大辟罪官爵五品已上在京者大理正  
監決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在京決者亦皆有御  
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濫灼然者聽停決奏聞凡決大辟罪  
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一日二覆奏  
三日三覆奏在外者初一日再覆奏若犯惡逆已上及部曲  
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方  
非惡逆者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凡京  
城決囚之日尚食蔬菜內教坊及太常皆徹樂每歲立春後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四

至秋分不得決死刑 若犯惡逆及奴婢部 其大祭祀及致齋  
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及休假亦  
如之 其死囚無親戚者給棺於官地內權殯於京城七里  
外置地一頃擬埋諸司死囚埋訖仍下本屬告家人  
命凡犯流罪已下應除免官當未奏身死者免其追奪 請不  
身若奏時不知身死奏後云先死者 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  
依奏定罪常赦所不原者不在免限 流移之人皆不得棄放  
妻妾及私遁還鄉 若妻妾在遠預為追尋待死同發配西州  
府劍南人配姚州者送府江人配嶺南者送貴州  
各差專使領送所領送人皆有限不得稽留遲緩 至六  
載然後聽仕 其犯反逆緣坐流及 即本犯不應流而特配流  
者三載以後聽仕 有資者各依本犯收效法其解見任及  
其應徒則皆配居作 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送外  
公解雜使犯流應居住者亦準此 婦人亦留常州送外  
配齊諸流徒罪居作者皆著銜若無銜者著盤枷病及有保

者聽脫不得著巾帶每月給假一日臘寒食各 凡禁囚皆五  
拾二日不得出所役之院患假者倍日役之 凡禁囚皆五  
日一慮焉 別總作一帳附朝集使申刑部 凡告言人罪非謀  
叛以上皆三審之 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虛得反坐之狀  
例告密有不於所由掩捕則從近也 謂告密人皆經當處長  
告長官佐官俱有事者經比界論告若須有掩捕應與餘州  
相知者所在準法收捕事當謀叛已上馳驛奏聞且稱告謀  
叛已上不肯言事意者給驛部送京其犯死罪囚及 凡察獄  
條邊諸州鎮附人等若犯流人告密并不在送限 凡察獄  
之官先備五聽 辭聽色聽氣 又稽諸證信有可徵焉而不首  
實者然後拷掠二十日一訊之 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鞠  
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備三若囚因訊致死者皆與 凡斷獄  
長官及訊彈官對驗其拷囚及行決罰不得中易人 凡斷獄  
之官皆舉律令格式正條以結之若正條不見者其可出者  
則舉重以明輕凡獄囚應入議請者皆申刑部集諸司七品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五

以上於都座議之若有別議所司科簡具狀以聞若眾議異  
常堪為典則者錄送史館凡枷杖扭鎖之制各有差等枷杖  
五尺已上六尺已下頰長二尺五寸已上六寸已下共濶一  
尺四寸已上六寸已下頰頭三寸已上四寸已下扭長一尺  
六寸已上二尺已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已上一斤已  
下長一尺已上一尺五寸已下鎖長八尺已上一丈二尺已  
下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徑二分二釐小  
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  
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髓臂分受杖者背髓臂分受須  
數等拷訊笞亦同願背髓均受者聽殿庭決杖者皆背受凡  
鞠獄官與被鞠人有親屬仇嫌者皆更之 謂五服內親及大

并受業經師為本部都督刺史  
縣令及府佐於府主皆同換推  
凡有罪未發及已發未斷而  
逢格改者若改重則依舊條輕從輕法凡天下諸州斷罪應  
申覆者每年正月與吏部擇使取歷任清勤明識法理者仍  
過中書門下定訖以聞乃令分道巡覆若應向會官物者加判官及典刑部  
錄囚徒所犯以授使嶺南使九月使牒與州案同然後復送  
刑部若州司枉斷使推無罪州司欵伏灼然無罪者任使判  
放其降入流徒者亦從流徒法若使人與州執見有別者各  
以狀申若理狀已盡可斷決而使人妄生節目未定者州司  
錄申辨及贓狀露驗者即決不得待使覆其餘罪皆待覆定  
使人至日先檢行獄囚枷鎖鋪席及疾病糧餉之事有不如  
法者皆以狀申若巡察使按察使廉察使採訪使皆得制命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而行凡在京諸司見禁囚每月二十五日以前本司錄其所  
犯及禁時日月以報刑部來月一凡有冤滯不申欲訴理者  
先由本司本貫或路遠而躓礙者隨近官司斷決之即不伏  
當請給不理狀至尚書省左右丞為申詳之又不得復給不  
理狀經三司陳訴又不伏者上表奏表者又不達聽搥登聞  
鼓若惇獨老幼不能自申者乃立肺石之下若身在禁繫者  
親識代立焉立石者左監門衛奏聞搥鼓者右監門衛奏聞  
凡國有赦宥之事先集囚徒於闕下命衛尉樹金鷄待宣制  
訖乃釋之都官郎中員外郎掌配沒隸簿錄囚以給衣糧  
藥療以理訴競雪冤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  
其家為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沒官皆謂之官奴婢男  
年十四以下者配司農十五以上者命遠京

邑配嶺南 一免為番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皆因赦宥  
所及則免之因恩得降一等二等或直入良人籍年六十及  
廢疾雖赦令不該並免為番戶七十則免為良人任所居樂  
處而編附之凡初配沒有伎藝者從其能而配諸司婦人工  
巧者入于掖庭其餘無能咸隸司農凡諸行宮與監牧及諸  
王分主應給者則割司農之戶以配諸官奴婢賜給人者夫  
以下聽隨母不充數若應簡其餘雜伎則擇諸司之戶教充  
進內者取無夫無男女也官戶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年十三已上在  
外州者十五已上容貌端正送大樂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  
府教習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業成準官戶例分番其父兄  
先有伎藝堪傳習者不在簡例凡配官曹長輸其作番戶雜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戶則分為番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十六  
已上當番請納資者亦聽之其官奴婢長役無番男子入于  
蔬圃女子入厨餼廼為三等之差給其衣糧春衣歲一給  
冬衣二歲一給其糧季一給凡居作各有課程丁奴三當二  
役中奴若婢二當一役中婢三當一役凡元冬寒食喪婚乳  
免咸與其假焉有疾太常給醫藥其分番及供公廨戶不在  
給限男女既成各從類而配偶之不得養良人之子及其子  
繼人每歲孟春本司疏其籍以申仲冬之月條其生息閱其  
老幼而正簿焉歲十月所司自黃口已上並印臂送都官閱  
貌大理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以五聽察其情前見  
三慮盡其理一曰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冤獄三曰



公平以鞠庶獄凡諸司百官所送犯徒刑已上九品已上犯除免官當庶人犯流死已上者詳而質之以上刑部仍于中書門下詳覆杖刑已下若禁囚有推決未盡留繫未結者五日一慮若淹延久繫不被推詰或其狀可知而推證未盡或訟一人數事及被訟人有數事重事實而輕事未決者咸慮而決之凡中外官吏有犯經斷奏訖而猶稱寃者則審詳其狀開元八年敕內外官犯職贖及私坐成殿公坐官當已上實寬濫乃錄送中書門下其有大理審詳犯狀申刑部詳覆知遠年斷雪近請除痕亦準此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尚書侍郎議其人可否則注擬大理正掌參議刑獄評正科條凡六丞斷罪有不當者則以法正之凡內外官及爵五品已上犯罪至棄市者並監決若車駕巡幸在京則都一人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八

留寺以總卿貳之職在都則京亦如之丞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六丞判尚書六曹所統百司及諸斷事五丞同押若有異見則各言不同之狀徒已上各呼囚與其家屬告以罪名問其狀欵不伏則聽其自理無理者便以元狀斷定上刑部刑部覆有異同者下于寺更詳其情理以申或改斷焉獄丞掌率獄吏知囚徒賤男女異獄五品以上月一沐暑則置漿禁紙筆金刃錢物杵槌入者囚病給醫藥重者脫械鎖家人入侍司直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評事掌出使推按凡承制推訊長吏據狀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魚書以往據所受之狀鞠而盡之若詞有反覆不能首實者別依法拷之大理斷獄皆連署焉始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

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及受禪命納言劉文靜等損益律令武德二年頒新格五十三條唯吏受賕犯盜詐冒府庫物赦不原凡斷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四年高祖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眾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又詔僕射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三條流舉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為一歲太宗即位詔長孫无忌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斷毀支體謂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斷人趾吾不忍也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受刑者當死而獲生豈憚去一趾去趾所以使見者知今以死刑為斷趾蓋寬之也其後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九

駁律令四十餘事乃詔房玄齡與弘獻等重加刪定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刑居其一及肉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又刑足是六刑也於是除斷趾法為加役流見前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藏皆近背鍼灸失所則致死歎曰夫筆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致死遂詔罪人無得鞭背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時同州人房彊以弟謀反當從坐帝錄囚為動容曰反逆有二興師動眾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連坐者皆死豈定法耶元齡等議曰祖有蔭孫兄弟蔭不相及乃令反逆者祖孫與兄弟緣坐皆配沒惡言犯法者兄弟配流而已元齡等遂增

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二流為徒者七十一一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條為三十卷又刪武德以來勅三千餘條為七百條以為格又取尚書省列曹及諸寺監十六衛計帳以為式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辜徒皆不追身其餘目纖悉必本於仁恕然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為誠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十六年又徙死辜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為更限廣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州都督黨仁弘嘗率鄉兵二千助高祖起封長沙郡公仁弘交通豪酋納金寶沒降獠為奴婢又擅賦夷人既還有州七十或告其贓法當死帝哀其老且有功貸為庶人帝自謂寬仁弘死乃弄法以負天人君有過請罪於天其令有司設藁席南郊三日朕將請罪房玄齡等曰寬仁弘不以私而以功何學之請百僚固請乃止太宗治尚仁恕而于刑罰尤慎即位之四年天下斷死辜二十九人六年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太宗嘉其誠信悉原之然嘗謂群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啗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自房玄齡等更定律令格式詔太宗世用之無所變改高

宗初即位詔律學之士撰律疏又詔長孫无忌等增損格敕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頒格龍朔儀鳳中司刑太常伯李敬玄左僕射劉仁軌相繼加刑正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章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詔敕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神龍元年中書令章安石續其後至於神龍為散頒格睿宗即位戶部尚書岑義等又著太極格元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又著開元格至二十五年中書令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明年吏部尚書宗璟又著後格皆以開元名書後大昕曰藝文志開元二十五年上開元新格十卷李林甫等刪定以宗璟後格在李林甫之前又璟以開元二十五年卒即林甫進新格之歲安得明歲更預撰述乎天寶四載又詔刑部尚書蕭奘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稍復增損之肅宗代宗無所造至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其可為法者藏之而不名書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敕為開元格後敕文宗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為太和格後敕開成三年刑部侍郎狄兼謩采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于開成制敕刪其繇者為開成詳定格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為門而附以格敕為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蓋自高宗以來格令之書不勝其煩至武氏得志而淫刑濫及無辜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為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

十九條犯者皆至死而杖未畢乃詔內有盜竊及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停自徐敬業之反后疑天下人多圖已又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之門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禮知大后意因告密召見擢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太后數召見賞賜以張其權於是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俊臣之徒效之紛紛繼起興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相與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為事欲陷一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司刑評事洛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網羅無辜構造布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三

置皆有支節太后得密告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關手足而轉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驢駒拔擻或使跪棒枷累暨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繩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盤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每得囚輒先陳械具示之皆戰栗流汗望風自誣每有赦令俊臣輒令獄卒先殺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為忠益寵任之又置制獄於麗景門內入是獄者非死不出人戲呼為例竟門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通典有以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類被推彈亦

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孫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復日即開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嚴之徒因相誣告共行深刻新開總監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選成密獄互為絞網塞戶瑾聽粗杖大枷追羅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關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微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日於斯動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眾諂之旁子然介立守法不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於仇讐矣是時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恩公直敢言時告密者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恩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相與構陷善恩坐流貶左臺御史周矩上疏曰比奸儉告訐習以為常推劾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三

爭能相矜以虐泥耳囊頭摺脅籤爪縣髮熏耳卧鄰穢溺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閉絕食餘晝夜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殘賊威暴取快目前被誣者苟求得死何所不至為國者以仁為宗以刑為助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幸甚武后不納麟臺正字陳子昂亦上書切諫不省及周興來俊臣等誅死后亦老其意少衰而狄仁傑姚崇宋璟王及善相與論垂拱以來酷濫之冤太后感寤由是不復殺戮大定元年乃詔法司及推事使敢多作辯狀而加語者以故入論開元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仲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

朝堂決杖流較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

且律有八議曰勳曰貴今伸先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

容齋隨筆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

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

爪牙使之執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

開元三年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

姚崇為宰相弗能止盧懷慎亦為相亟表言璟明時重器所

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皇有唐賢君而以杖人

輕之故加罪大將軍與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

御史大夫可謂失刑矣

人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

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

事頗為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大理少卿

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舊相傳殺氣太

甚烏雀不栖今鵲巢其樹百官以為幾致刑指上表稱賀天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西

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夷

為御史二人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

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六載赦今後所斷絞斬刑者

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又詔曰徒非重刑

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竊而捶以

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

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俛終養肅宗懲安史之亂僞官陸大鈞

等賜自盡於獄中者七人餘決重杖死者二十一人以歲除

日行刑集百官臨視家屬流竄初史思明高秀巖等皆自拔

歸命聞珣等被誅懼不自安乃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貶

相繼及王瓌為相請詔三司推覈未已者一切免之然河北

叛人畏誅不降兵連不解朝廷屢起大獄肅宗後亦悔歎曰

朕為三司所誤臨崩詔天下流人皆釋之代宗性仁恕常以

至德以來用刑為戒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故時別赦

決人無無數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

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德宗性

猜忌少恩然用刑無大濫刑部侍郎班宏言謀反大逆及叛

惡逆四者十惡之大也犯者宜如律其餘當斬絞刑者決重

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故時死罪皆先決杖其數或百或六

十於是悉罷之憲宗用刑喜寬仁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

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持杖劫京

兆界及它盜賊踰三疋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

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穆宗時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

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

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

邦國所以屢丁靈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

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

而法官不得守其職且其名不正宜廢乃罷之大和六年興

平縣民上官興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圭

御史中丞宗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與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武宗時詔竊盜賊滿千錢者死故時竊盜無死原其情迫於饑寒也至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之大中七年勅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踰判法守常規八年勅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文九十為陌計贓絹一疋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為僥倖今後應州縣官更所犯諸罪五年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史臣曰自高祖太宗除隋虐亂治以寬平民樂其安重於犯法致治之美幾乎三代之盛時考其推心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六

惻物其可謂仁矣自高宗武后以來毒流邦家唐祚絕而復續玄宗初勵精為政二十年間刑獄減省歲斷死辜纒五十八人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為而不至者自此以後兵革遂興國家多故而人主規規無復太宗之志其雖有心於治者亦不能講考大法而性有寬猛凡所更革一切臨時苟且或重或輕徒為繇文不足以示後世而高祖太宗之法僅守而存故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吳萊唐律刪要序曰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

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憫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滅先代之典籍坑修儒生猜驚強暴廢戾深刻而詔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蓋常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為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若夫隋氏初江右齊梁貴淫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幾故隋且惡其連篇風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七

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為治孟子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是殆秦之任法雖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狙詐猜疑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為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盛者雖

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譏爲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問會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漢以寬仁擴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反乎秦隋之所爲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爲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僅倖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飾粉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至唐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勳民命傷蹶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尙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六

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尙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馬端臨曰鞭朴在有虞時爲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致死者遂不復笞而

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筆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得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蓋革累朝之弊法云後梁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十卷律並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七

六

今集獄商量開元格多是條流公事開成格關於刑獄今欲請用開成格從之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按牘若準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詔曰刑以秋分雖屬刑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宜各委本司按罪詳斷輕者即時疎理重者候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繁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爲惡逆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不在此限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三千里卽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

已來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極刑者令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敕依容齋隨筆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為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對酌校成天咸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潭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戲開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一日極密使安重誨數奏方知悉是幼童為戲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敬瑭一月俸潭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骨肉賜絹五十疋粟麥各百碩如法埋葬仍戒諸道府凡有極刑并須子細裁遣事見舊五代史新書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瑑奏諸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能收瘞皆給喪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殘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并官給酒食聽親故辭決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塋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字

銘於塋內立碑塚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闕主曠欲杖御史中丞諫

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後晉天福十二年勅應天下凡關強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並宜處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蘇逢吉自草詔意云應賊及四隣同保皆全族處斬眾以為盜猶不可族况隣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逢吉文深好殺在河東幕府嘗令帝靜獄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

後漢法既嚴而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尤殘忍寵任孔目官解暉凡入軍獄者隨意鍛鍊無不自誣及三叛連兵民間震

動驚訛弘肇掌部禁兵巡邏京城得罪人不問情輕重於法如何皆專殺不請或挾口斷舌折筋折脛無虛日雖姦盜屏息而冤死者甚眾

後周廣順二年勅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請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准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勅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刪定務從簡要易為頒行伏以今奉制者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為古今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彛典朝廷所行用者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字

成格十卷大中統類十二卷及皇朝制勅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覽者難以詳明格勅則條目繁多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遠地猾徒緣此為姦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殿中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編集新格勅成部帙律令難解者就文訓釋格勅繁雜者隨事刪除詣理省文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者楯相攻盡宜改正無或率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已上官及兩省五品已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為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流類開成編勅

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使行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  
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  
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  
聞奏劾依五年勅州縣自長官已下因公事行責杖量情狀  
輕重用不得過臂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  
勅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並曾經官司推問伏罪  
者不問赦前後贓多少並決殺容齋隨筆周世宗英毅雄傑  
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享年  
不及四十身歿半歲國隨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驅除然考  
其行事失於好殺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真之  
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此其所短也舊史載翰林  
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  
本州不為勸斷帝大怒遣實儀乘驛往按之及獄成坐族死  
者二十四人儀奉辭日帝旨甚較故儀之用刑傷於深刻知  
州趙礪坐除名此事只馬氏子一人遺殺何至族誅二十四  
家他可類推矣薛居正舊史載世宗事甚備而歐陽公多受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七

三

去今畧記于此禁愛能何徵以用兵先潰軍法當誅無可言  
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  
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湜以檢田失實濟  
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以督  
脩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噉飯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以  
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尤以造軍士複襦不  
辨禁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  
皆抵極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湖西閻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宋建隆初判大理寺竇儀等上編敕四卷凡百六條詔與新  
定刑統三十卷並頒行參酌輕重世稱平允太平興國中增  
敕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條  
詔給事中柴成務等芟其繁亂定敕二百八十六條準律分  
十二門總十一卷又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  
間又增千三百七十四條仁宗定取舊令及約束在敕者五  
百餘條號曰附令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祥符敕損百餘條其法大辟十有七流三十有四徒百有六  
杖百五十八笞七十有六配隸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  
者七十有一慶曆復刪定增五百條別為總例一卷復修一  
司敕二千三百七十七條一路敕千八百二十七條一州一縣  
敕千四百五十一條大辟總三十一流總二十有一徒總百  
有五杖總百六十有八笞總十有二配隸總八十有一大辟  
而下奏聽旨者總六十四嘉祐二年又集敕書千八百三十  
四條視慶曆敕增三百餘條別為續附令敕三卷神宗時于  
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更其目曰敕令格式元豐中凡入笞  
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  
為敕自品官已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



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皆為式哲宗親政稍復熙寧元豐之制自是用法以後衝前改更紛然而刑制素矣崇寧元年臣僚言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引例破法非理也乃令各曹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尋下詔復元豐法制凡元祐條例悉燬之高宗播遷斷例散逸建炎以前所行類出人吏省記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嘉祐法與見行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輕號曰紹興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尋又詔敕令所刻定省記之文自秦檜專政率用督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中脩書者不敢刪削與成法並立後以吏部尚書周麟之言乃詔削去孝宗時刑部侍郎汪大猷等參詳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為乾道敕令格式上之淳熙初臣僚言其書尚多抵牾詔戶部尚書蔡洸詳定刪改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又患其書散漫又令敕令所分門編類名曰淳熙條法事類議者猶病其多遺缺更加詳定久而未成至慶元四年京鏗始上其書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寶慶初敕令所言自慶元新書行今二十九年其間條目滋繁無所遵守乞攷定淳祐二年書成名淳祐敕令格式已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修改百四十條創入者四百條增五十條刪十七條為四百三十卷度宗已後遵行無所更定始太祖定折杖之制

部臣李昌齡言舊制大理定刑送部詳覆得當則送寺共奏行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凡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徒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凡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凡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入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梟決而不役初唐建中令竊盜賊滿三匹者死武宗時竊盜賊滿千錢者死宣宗罷之漢乾祐以來用法益峻民盜一錢抵極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法周初懲其失復遵建中之制帝以其太重增為錢三千陌以八十為限既而詔曰禁民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不傷人者止計賊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白長吏得判乃訊之有司擅掠囚者論為私舉開寶二年詔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桎械貧病者給食與藥時言者以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盜賊罪死者不俟報帝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賊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十貫以上乃死太宗改司寇院為司理院用歷任能折獄者

太平興國六年詔曰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傍緣爲姦  
逮捕證佐踰年獄未具自今長吏五日一慮囚情得卽決復  
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須逮捕  
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後又定決獄違限準官書稽程律論踰  
四十日則奏裁事須證逮致稽緩者所在以其事聞先是罪  
人錮送闕下多非理死道路乃詔諸犯徒流罪配所在牢城  
勿復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繫  
三百人者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者咸準禁數  
件折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  
奏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御史決獄必躬親毋專任胥吏嘗  
論宰臣曰每閱大理奏案節目小未備移文案覆動涉千里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四

外禁繫淹久可憐也自今非人命所係可量舉區分勿須再  
鞫于是制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卽決勿付所司鞫  
臣受詔鞫獄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  
疑獄詳覆而無疑狀官吏並坐以違制其應奏疑案亦騎置  
以聞又令竊盜滿十貫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牢城五貫配  
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它如舊制帝每值祁寒嚴暑親  
錄係囚多所原減諸道遣官案決歲以爲常刑部張昺言官  
吏枉斷死罪者宜稍峻法責其明慎乃制斷獄失人死刑者  
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任而檢法仍贖銅十斤長  
吏停任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贖置御史臺  
推勘官二十人以京朝官爲之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刑

者爲參軍又置判官給以月俸在京獄疑者帝常自臨決之  
卽疏以聞是時諸州司理參軍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  
者遣臺使乘傳案鞫數年間刑罰清省矣眞宗尤慎刑辟黃  
州守王禹偁請諸路置病囚院以處徒流已上有疾者餘責  
保于外從之又從知審刑院朱選言官吏因公受財證左明  
白論以枉法罪死者加役流御史臺嘗鞫殺人賊獄具知謀  
王隱請懲剛之帝曰五刑有常制何爲慘毒楊守珍使陝西  
督捕盜賊請獲盜罪死者付臣凌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  
屬依法論無所凌遲凌遲者先斷支體乃抉其吭當時之極  
法太祖以來未始用也自太宗罷諸路提點刑獄歸其事于  
轉運使地遠多不能周知咸平四年詔仍復舊制命中書樞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五

密院選官帝嘗患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卽召  
災診于是令法吏有不稱職者重責舉主以懲其濫天禧四  
年詔天下死罪過十一月權住區斷遇天慶節卽決之十二  
月及春夏未得區斷侍御史趙湘言漢制大辟盡冬月乃斷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一陽始生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其奏裁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當孟春月臨軒躬覽情可閱者特從末減仁宗卽位用刑尤慎詔  
官司聽獄躬自閱實毋枉濫淹繫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  
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者烏可任法吏舉者皆罰金初眞宗  
嘗覽囚簿見死辜名數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  
至多吏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辜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  
也今宜復古制時有司慮其淹繫不果行至是刑部侍郎燕

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學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獄疑上請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學皆得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留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充滿狴犴久不得決諸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天聖四年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眾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六

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學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奉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減死矣初京師置糾察司以達冤滯而御史臺獄亦移報之或論其非體遂不報嘉祐中大理寺言炎暘之時係囚淹久請自四月至六月減期日之半詔月上斷獄數列期日以相參考是歲改強盜法不持杖不得財徒二年得財錢萬及傷人者死持杖不得財流三千里得財錢五千者死傷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財錢六千若持杖舉不至死者仍刺隸二千里外牢城能告羣盜劫殺人者第賞之及十人者予錢十萬既而有司言竊盜不用威力得財錢五千即刺為兵反重於強盜

請減之遂詔至十千始刺為兵而京城持杖竊盜得財錢四千亦刺為兵刑部言一歲之中大辟無慮二千餘犯法者眾豈教化不足以導其為善與願詔天下歲所斷大辟刑部類而上之朝廷從之慶曆五年詔三司立諸食匄取法中書請主與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凡匄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加一等千錢流二千里每千錢加一等舉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致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斤為首者配沙門賞三百千自首則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神宗嚴懲盜賊立為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賞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舉當徒流者配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七

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賞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凡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賞之半為賞盜舉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賞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鄰州雖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以重法論其知縣捕盜官皆用舉者或武臣為尉盜發十人以上限內捕半不獲劫舉取旨若復殺官吏及累殺三人焚舍屋百間或羣行州縣劫掠江海船棧非重地亦以重論至元豐時凡重法地分劫盜五人以上凶惡者方論以重法其後又令有犯即坐不計人數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以賊論舉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賊少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賊重死至於傷人

情狀亦殊以手杖毆傷肌體與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今請以賊定舉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舉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汗辱良家或入州縣鎮峒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論傷與不傷皆處以死刑及布為相從其議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刑法改重從輕者至多惟強盜之法特加重近朝廷改法強盜計賊應絞者並減一倍賊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禽捕故盜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寇貽國患請復行舊法及布罷相乃詔如舊法武臣犯賊經赦敘復後更立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生考升選帝白若此何以戒貪命改法樞密都承旨曾孝寬等定議做文臣敘法而少增損七年詔品官犯舉察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奉元祐二年制凡斷獄奏獄二十緡為大事十緡以上為中事不滿十緡為小事大事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若在京入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臺察及刑部主劾約法狀並十日省樞密院再送各減半有故量展不得過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二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在京入路大事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參之一臺察及刑部並三十日每日斷用七日議用三日凡命士死於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則部轉將校節級與首率眾者徒一年情輕杖百雖白首不免政和間詔品官

犯罪三問不承奏請追攝者情理重害而拒隱方許加訊又詔宗子犯罪庭訓示辱比有去衣受杖傷膚敗體有惻朕懷其令大宗恪守條制中書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論蓋為命官立文其後掌典去官亦因之免舉有犯則解役歸農幸免重舉詔改政和敕掌典解役從去官法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賄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措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賄者不原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賊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賊論死皆貨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毋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然懲貪之法漸寬矣日知錄宋法有三而不赦犯賊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盜益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太平興國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獄訟冤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因市慈筍園戶病創死帝聞之坐承信棄市初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殘忍特處死至是有涇州安定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絕其吭殺之乃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凡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舉當死知州張榮議取為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諭之曰

平民艱食強取餼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餓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時近臣有罪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一切出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法官安可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徽宗時御筆斷學不許詣尚書省陳訴違者以違御筆論又令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三日加一等學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奸文巧浸多及靖康難作雖知悔悟稍除奸慝然已無及矣高宗仁柔用法寬厚學或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曰朕豈不能任情誅僂顧非理耳命削杞籍大理率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十

用儒吏持法平允者獄官入對以慘酷為戒臺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為重輕也方建紹間盜起攻城屠邑至興師以討之然貸死亦眾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強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豈可盡誅之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至待貪吏則極嚴受賊者不許堂除及親民犯枉法自盜者籍其名中書舉至徒即不敘至死者籍其貲諸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賊舉人則去之日知錄高宗即位詔蔡京童貫王黼朱勳李彥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皆不收敘而章惇子孫亦不是年申嚴決賊吏法三省言故事有犯賊棄市者帝曰何至爾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實籍紳於死地耶自徽宗時用法峻雖嘗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

猶從重比中興初詔用政和遞減法迄嘉定不易至蔡京所請重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諸獄具有定式枷以乾木為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及釘飾加筋膠之類嘗給火印暑月五日一洗濯枷杻刑寺躬親監視諸獄司旬中禁獄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款奏聞法司未嘗獄坐條例錄問官檢法吏姓名於後各州編配羈管以知人及所過編配之數每年各置籍提點刑獄司各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曆而不書應申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違令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稽留者各抵學知州兼統兵者非臨陣毋用重刑州縣月具繫囚存亡之數申提刑司歲終比較死囚最多者當職

大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十一

官黜責少者褒賞舊以絹計賊者千三百為一匹竊盜二十貫者徒至是優減以二千為一匹盜至二十貫徒一年尋復詔以三千為一匹其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寤五年歲終比較御史臺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斤縣官各降一官凡禁囚無供飯者日支錢二十外路減五諸鞠獄干證人無辜遣還者每程給米升半錢十五囚病者官為支藥物錢孝宗究心庶獄歲臨軒慮囚先令有司進案披閱然後決遣法司更定律令必親訂正之至其用刑未嘗以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刻剝被罪內侍陳瑜等陰為之主帝詔以瑜付獄究其賂狀獄成決配之乾道二年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民無所措

5 反之外

手足比年獄吏多端隨意輕重朕甚患焉自今革弊明公使奸不容情罰必當辜用弛于刑之中六年詔以絹計贓者四千爲一匹議者謂犯盜以救計錢定罪以律計絹今絹定罪者遂增一千則錢定學者亦合增一千從之臨安府左右司理府三獄杖直獄子舊無所給帝始詔人月給錢十貫米六斗每歲置十二人時州縣獄禁淹延詔徒以上舉入禁三月者提刑司類申刑部置籍立限以督之清熙初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目詔頒諸路凡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紹興法鞠獄官推勘不得實故有不當者皆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即致淹延乃令先決舉人不當官吏案後收坐至是所司請更定死罪依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三

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二廣州軍獄吏畏憲司點檢送勘之害有重囚多斃於獄臣僚以爲請乃詔二廣提刑司詳覆公事若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三衙及江上諸軍各有推獄謂之後司獄成決於主帥不經屬官故軍吏多受財爲奸先宗乃詔通曉條制屬官兼管之至寧宗時刑獄滋濫嘉泰初天下上死案一年至千八百十一人而斃死者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之詔諸憲臺歲終檢舉州軍有獄空并禁人少者申省取旨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詔天下恤刑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殺人放火及偽造符印會子與官員入贓枉法外餘死舉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

徒從杖杖已下釋之大寒慮囚及有災祥請祈亦如之帝用刑雖厚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提刑委所屬決獄多要饋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令人當黥之由欲殺令證當死之舉嚴限勒招催促結款而置獄具多非法斷薪爲杖指擊手足名曰掉柴木索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辦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富室稍有胥吏動籍其貲又以月椿版帳爲名不問舉輕重並從科罰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其拘鎖者無限日不支口食死而後已又以己私推折手足拘鎖尉砦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般之甚至有飲食不充而餓死者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爲賂遺苦楚而死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八

三

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累詔切責終莫能止而國亡矣宋初詔獄不常見羣臣犯法體大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神宗以來一時承詔置推者曰制勘院事出中書曰推勘院獄已乃罷熙寧二年命都官郎中沈衡鞠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張戩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繫繫固圍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無擇坐謫獄十年乃決辭所連逮十餘人自是大獄屢興或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至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以文彥博之子及前嘗有書寄邢恕謂其語涉悖逆請差官審問詔蔡京安惇

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始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元符初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奸臣置訴理所凡得舉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以危言迫激之惇懼卽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凡案內文狀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昭雪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徽宗卽位改正元祐訴理得罪者七百餘人言者以蹇序辰安惇等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詆誣先朝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會中書省亦請治學乃詔並除名放歸田里靖康初戮梁方平殺王黼于雍邱吏以其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十四

首獻賜李彥朱勛等死追殺梁師成于道又誅馬植童貫及蔡攸蔡條以其興邊禍誤國及浚財虐民怙威亂政故也高宗首承大亂治王時雍等賣國之奸並其黨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洪芻納景王寵姬余大均納喬貴妃侍兒王及之皆辱宣德皇后女弟當流陳冲括金銀自盜與官人飲當絞周懿文張卿才李彝與官人飲卿才彝當徒懿文當杖胡思文於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詔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閱狀大怒然新莅政重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冲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餘人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僞命諸臣之比腰斬都市詔東京及行在官擅離任者各就本處

推勘之磔反逆苗信斬王世修于市及紹興中秦檜得政欲以刑嚴立威會張俊使人誣張憲收岳飛文字謀變檜因此欲誅岳命万俟卨鍛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憲汾州進士智浹上書訟飛冤決杖編管袁州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賊污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獄中自後檜權愈熾屢興大獄以中異己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諸州郡獄爲有司論駁者頗眾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全奪資產與己子大理當崇緒訟母早死太宗疑之下臺省襍議徐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卽須歸宗否卽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十五

有四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議曰法寺定斷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託身臣等議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共侍終身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熙寧中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殺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早死案旣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舉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先是詔謀殺自首並奏聽赦裁安石奏言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

若已殺者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立新制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于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卽奏裁帝是安石議詔從之尙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案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罪者以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意至于奸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詔強盜案問欲舉自首者不與減等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宜用妻毆夫死法定舉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夫

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詔如清議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舉應死又郎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祿犯死舉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紹興中宣州民葉全二盜擅借竈金借使個人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有司以屍不經驗奏御史辛炳言借係故殺眾證分明近法獄不當奏而奏者雖不論罪今宣州觀望欲並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則實有疑者亦不復奏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罰金

論曰宋承五代之亂務以仁厚先天下太祖太宗更修律令多矯革前代之失諸法吏有以苛深故入人罪者時加蠲免或終身不復齒敘其君無大失德自徽欽庸齊而外未聞有殘虐生靈如古幽厲桓靈之比者紹聖變法奸邪浸用數興大獄傾危正士安惇蔡卞之徒頗喜徵錄深文其時無辜而遭構陷者比比有矣然不敢誅戮士大夫以逞其報復之私謀至如漢唐以來所用平恕矣然而姑息相安積漸成俗雖無枉濫之咎亦多輕縱之患夫寇攘奸宄天下之極惡大罪古聖王所不待教而誅者也今宋或許其自首而減死或疑其可憫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八

七

而矜全由是鴟張之猾無所畏忌公行劫奪訟獄益繁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州縣吏不知治體務爲小仁朝廷復降敕文預言斷放是勸民爲盜也若飢民嘯聚不可禁禦必重加刑辟是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可謂切中時弊矣終宋三百年間主寬于上吏偷于下綱紀弛而不張國勢陵替職茲之由昔蘇子由論商人之政嚴肅而駿厲故其後世賢聖之君屢作周人之俗文弱而柔緩故犬戎之難轍迹遂東一蹶不振迹宋之本末與二周之事何以異其有國而不能自強也宜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湖西關鎮珩輯

刑典考

歷代刑典

宋制疑獄不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議規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請論駁者時有馬熙寧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王安石曰有司刑不當則審刑大理論正審刑大理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不當中書論奏取決人主此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如強劫盜並有死法而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亦可哀若從情輕之人別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禁軍非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過密良民傷肌體為辱終身愚頑之徒雖創痛而無愧恥若情理輕者復古居作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凶頑者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情輕者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再犯決刺充軍其配隸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從舊法編管之人迭送它所量立役限無得髡鉗其四士民有孝悌力田為眾知者州縣給帖付身偶有犯情輕可恕者議贖罰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樞密使文彥博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

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偽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強盜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強盜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救律參考裁定大理寺言律稱以賊致辜頻犯者並案科若辜犯不等者即以重賊併清輕賊各倍論案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不可用二學故案科為非一犯故倍論然六賊輕重不等若犯二賊以上者不可案輕以從重故併重以滿輕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辜等者蓋一時令文耳若辜等者盡數案併不等止科一賊則法足以為姦而人得僥倖非律之本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意也帝是其議行之司馬光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究懷耀三州民有闕死者皆當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夫闕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配是闕殺條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牌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依法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實先擬處斷門下省審覆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崇寧五年詔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令取旨今有司惟情重法輕則請加舉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舉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否則以違制論紹興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疏言漢高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亦言殺人

者不死竟舜不能致治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自去歲郊後大辟奏裁五十餘人中有實犯故殺贖殺常赦所不原者皆奏裁貸減彼般人者幸矣殺殺者爲長九原何時已邪臣恐強暴之風滋長良善莫能自保爲害非細今後大辟情法相當所司輒奏裁減貸者令臺臣彈劾帝覽奏令刑部坐條行下凡應配役傳軍籍者黥面會赦則有司上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初徒孽非有官當贖銅者在京隸將作監役兼役之官中或輪作左右校開寶中詔並送作坊役之國初諸方割據舉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太宗乃詔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凡犯死孽獲貨者配隸登州沙門島及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三

通州海島皆屯兵使者領護之而通州島兩處官煮鹽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儒者隸東州市太平興國五年始令分隸鹽亭役之而沙門如故初婦人舉至流執鍼配役至是罷免舊制僮僕有犯得私黥面帝謂僮使受傭本良民也詔盜主財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貫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貫以上奏裁初京師裁造院募女工而軍士妻有孽皆配隸南北作坊天聖初詔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委卒之無家者著爲法景祐中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地牢城廣南舉人配嶺北慶曆三年疏理天下繫囚詔諸路配繫役人皆釋之皇祐中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遇冬月聽流役本處至春遣之詔可熙寧中廣

南轉運司言春州瘴厲之地配隸十死八九願停配舉人詔應配沙門島者配春州餘勿配既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真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鄉邑多道死而護送禁卒勞費用張誠一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後罷之凡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過五分或患加役流法太重道路多有奔亡元豐中蘇頌建議請依古圓土取當流者治舉訖髮首鉗足晝居作夜置之圓土滿三歲釋之未滿歲者遇赦不原既釋仍送本鄉議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不果行崇寧中蔡京復以爲請乃令諸州築圓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役作夜拘之視舉輕重爲久近許出圓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行之尋以其法不便罷之高宗後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四

罪隸或配廣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漢四州迄度宗世無定法凡內外所止刑獄刑部審刑院大理寺參主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相審覆其後罷審刑糾察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則提點刑獄統治之官司之獄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二京府師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獄皆置樓牖設漿鋪席持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服暑則五日一滌枷杻郡縣官躬行檢視獄敞則修之元豐元年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瘦死或主者異見歲時不決朕甚怒焉其復大理獄置卿貳及丞專主鞠執應三司諸寺監吏犯

咎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應奏者刑部審刑院詳斷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時失入者重其罪至失出乃臣下小過請寬其責使有司謙議務盡忠恕詔可政和三年臣僚言總方官吏文法既疏刑罰失中願委耳目官季一分錄所部因禁遇有冤抑先釋後聞歲終較所釋多寡為殿最其微功故出有舉者論如法詔令刑部立法諸入人徒流之舉已結案而後問官吏能駁正或因事推正者案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賞乾道中諸州翻異之囚既經本州次檄鄰路或再翻異乃移隔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逮繫者困於追對乃令勒勘本路案嘗差官猶稱冤者惟檄鄰路如尙翻異則奏裁贖刑之制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五

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舉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舉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于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為時所推厯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後又定流內品官任流外職準律文徒舉以上依當贖法其餘諸司犯徒流等舉公舉許贖私舉決罰仁宗時詔別立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麥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詔下論者以富人得贖而貧者不免非朝廷用法之意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贖父罪帝矜許之自是未嘗以為比而終宋之世贖法惟輕刑而已凡大赦獲犯死舉以下其制常赦所不原舉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

德音則死及流舉降等餘舉釋之間亦釋流舉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畿內遣使往往獲犯死舉以下第降等杖笞釋之或徒舉亦得釋神宗即位詔赦令國之大恩蕩滌瑕穢納於自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摺據吏民興起獄訟苟有誣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義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內外言事察官無得依前舉劾熙寧七年帝以早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矣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徽宗在位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二十七南渡後紹熙歲至四赦自是刑政素而恩益濫矣

論曰宋之立法主于寬厚而愛人終三百年間未聞有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六

暴君酷刑桀然逞其恣睢之心以為生人患苦然其失于因循姑息者往往有矣凡天下奏案始必斷于大理詳議于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天子自天子而下逮中書自中書而移諸刑部自刑部而復還大理其文牒之往反歲月之遷延可臆揣而知也吏之守文者既便習以為常而不顧其遲吏之奸黠者方因緣以為利而惟恐其速蓋有矜貸之報已下而其人先斃于獄或犯者獲貸而親故緣坐日久而瘦死有慎恤之名而無保惠之實固由有司奉行之不謹亦其立法迂緩之過也自太祖定制三歲遇郊一赦其事蓋出于唐兵興之後郊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然古者三王歲祀園

邱未嘗輒赦則太祖之制違古而牽俗不可以爲經訓  
明矣仁宗在位久熟於人事之情僞頗以數赦爲疑然  
嘗救戒有司大辟覆奏州縣至于三京師至于五所以  
重人命而懲枉濫其意美矣然獄之因是而淹滯者亦  
豈可勝道哉

遼制刑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及籍沒  
之法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境外或罰  
使絕域徒刑一日終身決五百二日五年三日半年決者以  
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者  
以沙袋決之穆宗時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又有木劍大棒木劍面平背隆大臣時制  
罪重欲寬宥則擊之鐵骨朶之法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  
木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于椎骨之上及四周擊之拷訊之具有篋細杖及鞭烙法篋  
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  
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  
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  
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入議入縱之法  
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  
權宜立法親王從逆不磔諸甸人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  
者五車輾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棒其  
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三大者重錢五百小者  
三百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神冊六年詔大  
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達民

寃至太宗時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穆宗嗜酒及獵  
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鵝雉  
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  
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至加以炮烙  
鐵梳之刑甚者或手刃刺之斬擊射刺斷手足爛肩股折腰  
脛割口碎齒棄尸于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至百有餘人  
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初卽位未久惑女巫肖古之言取  
人膽合延年藥故殺人頗眾後悟其詐以鳴鏑射騎踐殺  
之又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  
不絕怙行無悛故及於難景宗監其失卽位之初有囚擅去  
械鎖求見自辯語之曰枉直未分焉得出獄自辯命復繫之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既而躬錄囚徒盡召釋之自穆宗廢鍾院窮民寃者無所訴  
帝乃復命鑄鍾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只王稍爲奴所  
告有司請鞠帝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近侍實魯里誤觸神籙法應死杖而釋之聖宗嗣位睿智皇  
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寬法律帝既壯銳意於治更定法  
令十數事多合人心用刑尤詳慎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  
死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統和十二年詔契丹人犯十  
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囚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後又  
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首告若奴婢  
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嘗救諸處刑獄有院不  
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獄訟覆奏

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置少卿及正主之親錄囚徒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冤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為無冤五院部民偶火延及木葉山兆城當死杖而釋之因著為法敵八哥始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及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擬以盜論止加杖罪又那毋古犯竊盜者十三次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五則處死統和中南京及易平二州以犯空聞至開泰五年諸道皆獄空故事樞密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菑董主之及蕭合卓蕭朴相繼為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相效習為狡智風俗自此衰矣太平六年詔曰國家有契丹漢人故分南北二院治之去貪枉除煩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九

擾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自今貴賤以事被告事無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為奏者以本犯人罪罪之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濶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有司奏稱詔書言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一罪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

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為辱自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頭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五則處死已而更定條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至枉法受賕詐赦走避偽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例皆免死後又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帳郎君等射鹿禁地決杖三百不微償小將軍決二百已下百姓犯者決三百聖宗之風替矣道宗初諸宮都部署凡機密事面奏餘訴事以法施行詔有投誹訕之書其受及讀者皆棄市又命諸郡長吏與僚屬同決

六典通考 卷百七十九

十

罪囚無致在死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決于朝政獄訟留滯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即決之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乃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定條制凡合律令者載之不合者別存之舊制竊盜賊二十五貫處死至是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重複者二條為五百四十五條取律百七十三條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等用事官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乙辛以聞因實其事上怒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皆籍其家賜皇后自盡乙辛又謀構昭懷太子陰令其黨告樞密院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出速撒等外補餘坐流詔告首謀逆者重加官天祚

卽位信任奸邪殺戮大臣致皇太子無辜死吏人亦多冤死者於是盜賊蜂起叛亡接踵帝益務爲酷刻而投崖砲擲釘割鬻殺之刑復興焉或分尸五京甚則取其心以獻祖廟及末年遊畋無度西狩奉聖州子敖盧幹頗負人望爲耶律撒入等劫立事覺賜死自興宗時遽起大獄仁德皇后戍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遷昭懷太子太子尋被害天祚荒暴尤甚遂至于亡

論曰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戾奸莫先于刑其始踵沿夷俗所創法或出于五流三就之外及阻午可汗命宗室雅里爲夷萬董然後刊辟始有專官而用人亦號爲得宜焉太祖太宗馳逐戎伍數設重法以錮其民意在哉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十一

之使不敢爲變然其天性過于殘暴有非可以常情論者子孫繼守流宕忘返峻文深憲日以滋甚其間能參酌輕重而猶得其平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自餘諸主皆不免于人頭畜鳴之譏而穆宗之濫誅近倖道宗之戕賊天屬非直罪浮于桀紂雖苻生石虎赫連勃勃輩未有以加此矣論者謂遼之先世貽謀不審故其子孫猖狂恣睢無所不至然其前後用刑多同而興亡互異者何哉蓋創業之君法未定而一二偶行之民猶未敢測也亡國之主法已定而又恣逞其所欲則民復何賴焉傳曰刑新國用輕典遼出于荒裔部落之族其興也當自有故而縱任淫刑以殞生人則其始基之先壞也

嗚乎此其所以爲夷狄與

金國舊俗輕罪笞以柳葭般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貨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爲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則刑以爲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太宗雖承太祖無變舊風亦稍用遼宋法天會七年詔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賊滿盡命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天眷三年取河南地約其民用刑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總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唐制參遼宋類爲書名曰皇統制初制杖百則臀背分決海陵以脊近心腹罷禁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十二

雖主決奴婢亦以遺制論正隆間又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世宗承正隆之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理尋復令有司刪定條理與前制兼用舊制品官犯賭博賦不滿五十貫者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帝曰杖所以罰小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予之又詔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爲準杖至百者臀背分受如舊制濟南尹梁肅言犯徒者當免杖朝廷以爲法輕恐滋姦惡不從嘗詔宰臣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爲民伸冤滯而所遣多不盡心審錄之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卽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懲斷不以贖論止以正隆續降制書多苛察任己意而與皇統制

並用是非淆亂姦吏得上下其手遂命大理卿移樞總中外  
明法者共校正乃以取前後制書及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剛  
繁正失制闕者足以律文制律俱闕及疑不決者則取旨畫  
定軍前權行條理內可常行者亦為定法餘未應者別部存  
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十  
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為名帝留心庶獄患有司滯滯救尙  
書省斷罪輕重各有期限不得遲留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  
或揆義制法臨御聽斷言幾于道故大定五年歲斷死囚二  
十八人近代未有也章帝即位言事者乞弛民藏制書之禁  
平章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不欲使民測其輕  
重也今若不刊之典使民曉然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三

為便時眾議多不欲詔仍舊禁置詳定所審定律令承安二  
年制軍前受財法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  
帝慮諸路枷杖多戾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  
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五年復令鈎校制律詳定所言若  
依重修制文為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  
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為姦謂宜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  
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名  
曰明昌律義別編權貨邊部權宜等集為勅條宰臣謂先所  
定令文尙未完俟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止習舊律尙  
書省奏在制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非今所宜且  
以代流律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

比男子差輕亦當例減遂以徒二年以下杖六十二年以上  
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又勅尙書省特旨事如律令程  
式者始送部自餘擬行之事但召部官赴省議是時常行杖  
樣多不能用途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且詔笞杖太輕恐  
情理難恕者訊杖可再議之泰和元年尙書省奏見行銅杖  
式輕細姦宄不畏乃改用大杖禁不得過五分其年修律成  
凡十二篇一名例二衛禁三職制四戶婚五廩庫六擅興七  
賊盜八關訟九詐偽十雜律十一捕亡十二斷獄實唐律也  
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為七削不宜於時者四  
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所損益二百八十二條餘  
皆從舊又加以分一為二分一為四者六條凡三十卷附注

大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四

明其事疏義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下祠  
令四十八戶令六十八學令十一選舉令八十三封爵令九  
封贈令十宮衛令十軍防令二十五儀制令二十三衣服令  
十公式令五十八祿令十七倉庫令七廩牧令十二田令十  
七賦役令二十三關市令十三捕亡令二十賞令二十五醫  
疾令五假監令十四獄官令百有六雜令四十九釋道令十  
營繕令十三河防令十一服制令十一附以年月之制曰律  
令二十卷又定制勅九十五權貨八十五蕃部三十九日新  
定勅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並頒行宣宗罪官失糾劾者  
論以法嘗謂宰臣律有八議言者謂應議之人即當減等何  
如宰臣對曰凡先條所坐即應議之狀以請議定然後奏裁

上然之

金史刑志序論曰金法以折杖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  
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篋篋故習由是以  
深文傅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司姦賊決其真  
犯而徵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  
以為殿最原其意欲以同疏威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  
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  
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  
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  
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忍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  
元初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平宋簡除繁苛始定新律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五

號曰至元新格仁宗又以格例條畫有關風紀者類集成書  
號曰風憲宏綱英宗時復命儒臣損益前書號曰大元通制  
大綱有三一詔制二條格三斷例凡詔制為條九十四條格  
一千一百五十一斷例七百七十五刑之目自七至五十七  
日笞刑六十七至一百七曰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隨  
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遼陽迤北地  
北人遷南方湖廣死刑有斬無絞惡逆極者凌遲處死蓋自  
漢除肉刑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則更用輕典世祖  
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  
覆奏自後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  
者亦待報然後加刑至大德間王約上言國朝制笞杖十減

為七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君臣之間輕

典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盡然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  
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誦行私而兇頑之徒數以赦宥獲  
免至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姦宄善長暗啞而  
飲恨識者病之元制五刑外有五服十惡入議之屬畧同前  
代其目別者曰衛禁職制祭令學規軍律戶婚食貨大惡姦  
非盜賊詐偽訴訟殺傷禁令雜犯捕亡恤刑平反等名凡職  
官受財枉法者除名不敘不枉法者殿三年再犯不敘無祿  
者減一等以至元鈔為則枉法一貫至十貫笞四十七不滿  
十貫以上至五十貫杖七十七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八十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六

七一百以上杖一百七不枉法一貫至二十貫笞四十七本  
等敘不滿貫者量情斷罪解見任別行求仕二十貫以上至  
五十貫五十七杖七注邊遠一任五十貫以上至一百貫杖六十  
七降一等一百貫以上至一百五十貫七十七降二等一百  
五十貫以上至二百貫八十七降三等二百貫以上至三百  
貫九十七降四等三百貫以上一百七除名不敘諸掌刑獄  
輒縱囚徒在禁飲博及帶刀及紙筆陰陽文字入禁者罪之  
諸獄具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  
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皆以  
乾木為之長闊輕重各刻誌其上粗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  
以下橫三寸厚一寸鎖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錄連環



重三斤管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罪六十七以上用之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用小頭其決筭及杖者醫受拷訊者醫若股分受務令均停諸郡縣佐貳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親臨點視枉禁及淹延者舉問月經具囚數牒次官在上都囚禁從畱守司提之諸犯徒者徒一年杖六十七一年半杖七十七二年杖八十七二年半杖九十七三年杖一百七皆先決訖然後發遣合屬帶鏡居役應配役人隨有金銀銅鐵銅治屯田隄岸橋道一切等處就作令人監視日計工程滿日放還充警跡人諸在禁囚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七

徒無親屬供給或有親屬而貧不能給者日給倉米一升三升之中給粟一升以食有疾者凡油炭席薦之屬各以時具其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諸獄囚有病主司驗實給醫藥病重者去枷鎖扭聽家人入侍職事散官五品以上聽二人入侍犯惡逆以上及強盜至死奴婢般主者給醫藥而已贖罰之例職官犯公罪輕者犯夜者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者及罪人篤癯殘疾有妨科決者聽贖

元因宋制用刑頗近于寬恕稽其條目繁碎方之前代微有增損然史稱元君臣之間惟知輕典之是尙其得在仁厚而其失在弛緩而不知檢可謂確論矣蓋彼自

謂用夷狄而得中國故一切務爲媮媮之仁以要結天下之人心而及其末流積懦相仍吏詭其法民玩其令盜賊遂起而亡其國明祖承厥弊政矯以威嚴久而人心始定故太史公稱申韓極慘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有旨哉有旨哉

六典通考卷百七十九

六

